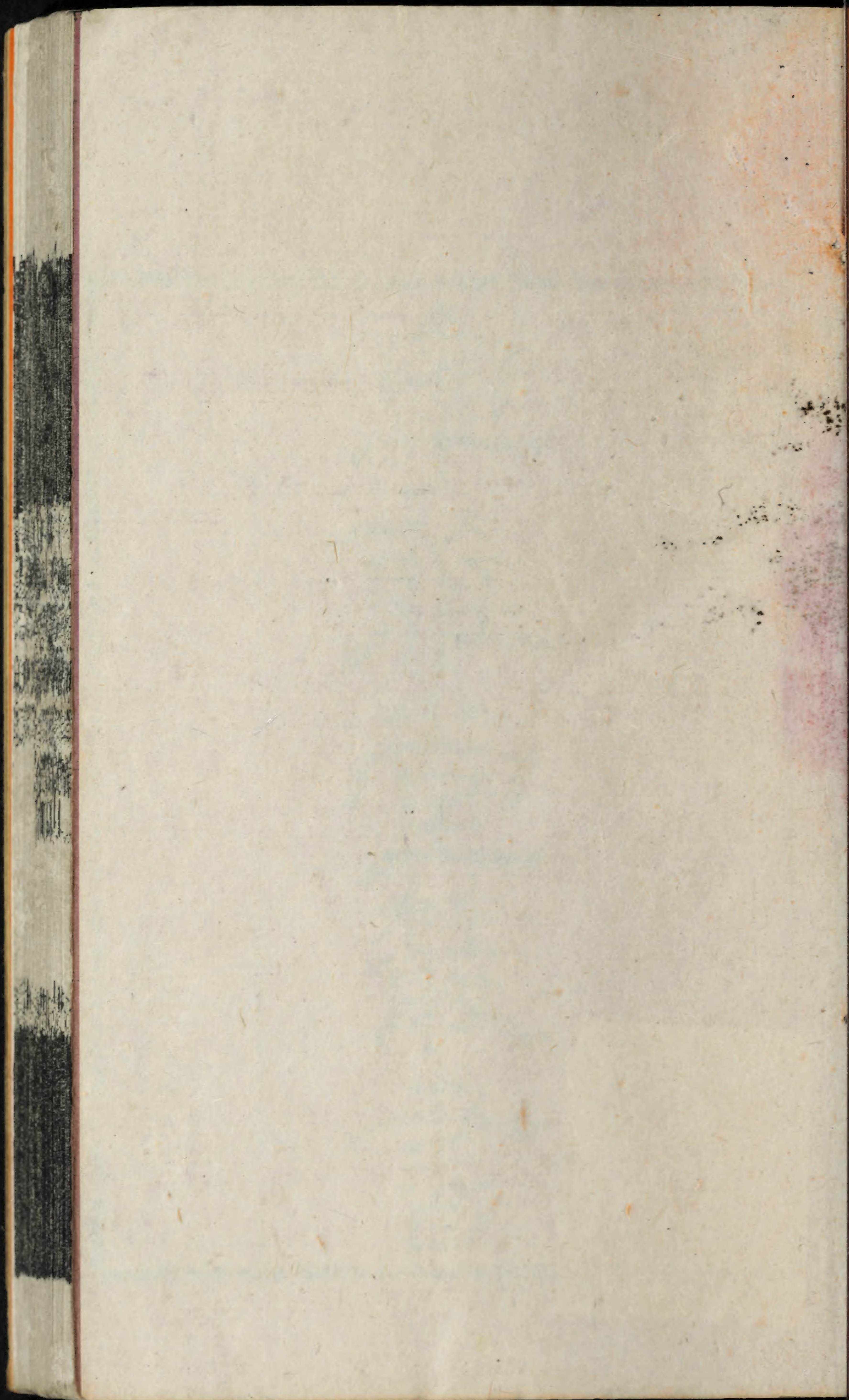






第十三集

粵雅堂叢書



粵雅堂叢書

第十三集



中興禦侮錄

中興讜論錄

粤雅堂叢書目

第十三集

中興禦侮錄卷上

無名氏撰

女眞部落初三種曰生女眞熟女眞黃頭女眞金國即生女眞之所出肅愼氏之遺種也居籍大遼之東北族帳最爲强盛其酋有楊割太師者驍勇雄毅善御其下爲諸部所推數與黃頭熟女眞爭長相攻卒服屬之因其衆稍侵畧旁近諸小國而蠶食焉雖臣屬契丹二百餘年頗叛附不常後天祚浸失道遂絕朝貢誘納叛亡潛圖異志終其世未有以發之楊割死子阿骨打立用

其弟吴乞買姪粘罕兀朮輩謀興師叛之數月之間攻陷城邑數十遼人師屢戰奔敗天祚度不能禦遂割遼東諸郡與之以議和遣使册命爲東懷國皇帝永爲兄弟阿骨打發册怒曰東懷者乃書稱小邦懷德之義是薄我耳杖其使遣之歸遂自立爲大金國大聖皇帝建元天輔時本朝政和八年契丹亦天慶八年也始金國起事之初遣使航海與本朝議夾攻約併有遼國後以五代所陷沒燕薊舊地盡還中國既得志則背其約朝廷遣使屢請復言欲得舊與契丹歲賂銀絹數外别取

燕城地歲出租稅百萬緡然後與地仍預借兩歲徽宗不得已悉從其請所有燕中戶口職官儲畜等盡席卷而東朝廷勞師累年捐金繒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地而已初童貫出師與之夾攻也金人先已得遼地十八九所未下者燕京數城耳貫不能取復藉其力始克於是遂貽彼笑故使粘罕輩有輕視朝廷南窺中原之意矣阿骨打立六年卒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爲天會元年雖謀欲南犯而猶豫未發既得吾叛臣劉彥宗及契丹叛臣耶律余覩遂與之謀二人者力勸圖南朝仍不

必以眾因糧就兵可也宣和七年（時金國天會三年）果率眾南犯燕山統帥郭藥師首以城叛降遂以連兵入寇時朝廷久安承平民不知戰一旦倉卒變起列城無與抗者故使虜眾得以長驅中原攻陷京闕既邀二帝出疆遂立宰臣張邦昌爲僞楚以主中國地然後完師遠國繼聞建炎皇帝自河北建師入嗣大統移蹕維揚復舉眾來寇江浙荆淮尤被毒螫然虜勢雖寖猖獗而我亦屢敗其師粘罕因拊髀歎曰使南宋靖康間有此兵力我安得至此耶會郭藥師有異圖粘罕因立劉豫爲僞齊

主河南地遂領兵北歸骨打之孫亶立初阿骨打開國時與弟吳乞買約兄弟子孫互相傳受阿骨打死吳乞買既得立及吳乞買死阿骨打無子故復立其孫者以遵先約也仍舊稱天會越三載始改天眷撻辣既得專兵柄再率衆南犯始攻蜀喪師於吳玠乃折箭誓曰天命所在未可圖也於是獻和親之計於亶亶亦厭兵禍遽從其議時劉豫初廢河南不順遂以其地復歸於我兀朮謂撻辣縱敵生患陰有異志矯詔殺之復舉兵以陷河南地洎順昌之役爲劉錡所敗時暑雨暴注兀朮之帳一夕三徙懸釜而炊士卒疲不能軍狼狽駭走由是兀朮大慟

而歸知未易圖也又萌古韃靼等國宿讐未除恐其中有起而謀之者故以重兵壓境因吾回使莫將韓恕通好約和太上皇帝以頻年暴師亦務休息秦檜力主和議遂從而許之時紹興十一年虜之皇統二年也亶立十四年弟亮弑亶廢爲東昏王以代立改皇統九年爲天惪元年亮梁宋國王阿里勃之子也（阿里勃靖康初同粘罕陷京城稱二太子者是也）狀貌魁梧方口牛目耳垂肩鬚過腹涉史傳便習弓馬性貪虐淫侈簒位之初東昏時功臣懿戚及所忌者屠滅無遺又置炮烙刳剔之刑以威其下國人

怨之所任信者皆吾之叛臣如施宜生馮長甯張中孚
中彥等列置臺省倚爲心腹而李成酈瓊孟綋孔彥舟
之徒各主兵務任爲牙爪與之謀爲南牧計者未嘗一
日忘也宜生尤爲亮所倚信用以爲相力陳南侵計且
勸亮都汴左右或陳不可狀亮曰使吾爲中原天子足
矣何爲不可遂下詔遷都有洛爾萬方當懷一統之語
蓋恥爲夷狄欲紹中國之正統耳時紹興三十一年虜
之正隆六年也亮以是年六月入汴方升殿受賀忽暴
風雨雹殿瓦震動宣德門鴟吻忽墜亮心惡之識者知

其必敗先是夏五月遣龍虎衛上將軍殿前都提點高
景山通議大夫尙書刑部侍郎王全來賀生辰因以欽
宗訃音聞乃請割江水以北漢水以東之地又邀求宰
臣湯思退陳康伯知樞王綸殿帥楊存中知閤鄭藻等
出疆議事冀吾不允以開兵端上不許二使所請不獲
陛辭語甚不遜上大怒馬軍帥成閔廷叱其無禮請殺
之太傅楊存中止閔曰吾黨欲忠義報國當爲朝廷宣
力疆埸今徒殺此曹何益閔奏乞出治兵願以死雪國
恥上顧謂侍臣曰二十年來卑辭厚禮罔敢不至者爲

吾生靈堅守盟好耳今其君臣不道相與謀人之國不顧巢穴忘命深入以我爲易與我豈不能以百萬之衆仗義而較曲直哉左右咸贊其說秋七月遣同知樞密周麟之知閤門事張掄往賀遷都因令覘其動息麟之辭不行請權許割地方可往貶筠州以樞密都承旨徐嚞代行及境亮不納遣中議大夫翰林侍講韓汝嘉賫金牌至傳僞旨云昨令景山全傳旨召數大臣等有所宣諭今卿等雖來卽非所召者可使回去速令元所指定人同來稱賀仍須限九月初定到闕上以虜盟既變

決意用兵始召邊臣增飭守備分遣禁旅屯據要害命
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都統劉錡進屯淮陰清遠軍節
度使建康府都統王權進屯合淝寧國軍節度使池州
都統李顯忠進屯安豐甯遠軍節度使江州都統戚方
進屯固始安慶軍節度使鄂州都統田師中進屯□□
軍尋以吳拱代之承宣使荆南府都統李道進屯□□華容節
度使金房州都統王彥進屯漢陰天平軍節度使利州
都統姚仲進屯大散關各率本部軍馬嚴兵以待之除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判興州吳璘爲四川宣撫使太尉

威武軍節度使鎭江都統劉錡爲浙西淮南江東西路制置使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爲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分護諸將亮既不獲所請憤然謂其下曰我謀南伐已久但未有其端今出師有名矣盡籤河南北女眞渤海大漢奚契丹兵號二百萬駐京洛開命大懷忠爲都督以統之將行召諸將與折三箭爲誓初折一箭曰朕此行若不下江南誓與卿等不返國次折一箭曰金玉子女悉爲將士賞不用命者殺無赦次又折一箭曰大議已定敢諫者死亮一日酒罷毋啟

曰江南自和之後執禮不缺一旦無故興師徒使生靈坐受塗炭亮謂沮師犯令殺以徇九月遂率衆分道南寇一軍攻淮甸大懷忠統之一軍攻襄漢劉萼統之一軍攻川陝張中彥統之別起一軍係簽發山東水手諸國兵浮海攻浙右蘇保衡統之亮自將女眞親屯壽春

九月十八日首以萬騎寇蜀吳璘出兵距戰對壘於寶雞河夜遣驍將彭青劫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二千人二十三日盱眙軍小校夏俊結衆數百號義兵襲破泗州僞知州安撫使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胥遁俊保西城

東城未下俊夜遣人誘其降明日官吏軍民相率以迎
海州軍士魏勝殺其守將亦舉城來歸俊補武翼郎閤
門宣贊舍人就知泗州勝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就知海
州十月初六日御史中丞汪澈充京西湖北宣諭使四
川宣撫吳璘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出隴右江淮制置使
劉錡兼淮北京畿東河北東路招討使出睢陽京湖制
置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出南陽督諸道兵三
路進討軍前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我
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道官吏軍民等恭聞惟天

無親作不善者神不赦得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遥敢
攄一切之誠用諗萬邦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
區列聖重光方啟昇平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秋
蠢茲女眞之微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間我不虞妖
氛既陷於神都虐燄殆彌於屬縣兩宮北狩迄羅胡地
之煙塵大駕南巡未正漢宮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
天王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
傷心益臥薪嘗膽之是圖甯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
至重佳兵不祥靡辭屈己以事讐姑欲安民而和衆豈

謂冥頑之虜狃於簒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無道驅我中原之老稺翦爲異類之囚俘仍輕棄於穴巢輒坐張於畿甸自謂富强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麾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壤九州四海間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孰不搴旗而抵掌幕府濫膺齋鉞盡護戎旃當陝右以啓行嘗展魚龍之効沿順昌而出戍復殲蛇豕之羣冀憑宗社之威靈一洗穹廬之穢孽待時而動歷歲於茲天亡此胡使悉身而送死人自爲戰不與賊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吳少保下蜀川之甲

劉相公興京口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亳壽馬師搗殽函之險步軍衝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爲鉅宋之懽鄰玉帛交馳尙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迴隔頓疎兩地之音郵願惇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秦晉奇士燕趙雋才抱節義之良謀志功名之嘉會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徯湯王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城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翦茅之勳侯王甯

有種平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則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毋忘舊王重建丕基檄到卽章書不盡意又朝廷降黃詔諭金虜無厭背盟失信今率精兵百萬恭行天討仰中原官吏軍民等能以一路遠者與一路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一州以一縣歸者與一縣所得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盡以給賞朝廷所留唯器甲文書而已內有願別立功効之人不次擢用令軍行秋毫不犯事平後免租稅十年一應虜人暴斂及强奪良人室女爲奴婢者當爲放還深酷之刑

如剝皮族滅油煎鋸解鉤脊之類一切除之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築山水寨結士豪起義軍自爲攻守計不藉朝廷軍需芻粟等招降到僞巡檢杜海督朝潤二萬人鞍馬器械亦如之擢果州團練使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十九日孟炤以順昌降擢忠州團練使就知順昌府奚契丹以衆二千來逼封賞各有差二十四日賊陷信陽軍二十五日吳璘將劉海克秦州擒僞安撫高同知明威將軍乞永開奉信校尉室登劉天使大郎君二郎君等俘馘萬計獲戰馬兵甲器械莫知其數二十

六日賊陷光州二十七日虜突騎數千犯光軍守將張
起迎戰於上水門北關敗之明日再戰陷之吳璘將曹
沭克兆州執僞同知昭武大將軍奧屯蟬只等張彥忠
克蘭州禽僞刺史安遠大將軍溫都烏烏等殺之彭清
張惠容克隴州與賊戰僞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竄
登涼樓淸等縱火焚之盡燒其儲積僞都統合喜勃謹
張金紫會陜西諸路兵數萬據方山原淸等乘勝攻之
賊敗棄原走劉錡軍前探報金人大發戰艦蒲臺閱習
將謀入海南寇以宣州觀察使李寶爲浙西副總管提

領明越諸州海船牽水軍七千往海州屯駐據其要津鄂州都統田師中以醴泉觀使奉朝請罷除潭州觀察使吳拱代之淮南襄漢盡行清埜十九日祀明堂十月一日下詔親征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豈勝坏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污於羶腥銜恨無窮待時而動未免屈伸而事小庶幾繼好以息民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兇流毒遍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爲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

侮釁因賀使公肆慢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素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姦詐嘯厥醜類驅吾善良妖氛寖汩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懷柔負爾萬邦於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何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克敵之規詔旨一頒驩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當成淝水之勳鬭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小大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永肩恢復之圖播告

邇遐明體朕意初三日亮親行營壘督諸軍戰衆數十
萬壁淮岸連營三百里與官軍對拒初四日攻安豐陷
之分兵四掠李顯忠將孔福迎拒于正陽遇虜萬戶郭
副留韓將軍甲士二千戰於大人洲敗之賊復召生兵
數千整陣再鼓官軍乘勝搏之虜三戰皆敗掩殺入淮
死傷略盡初五日成閔將張喜克復信陽軍初六日虜
兵數千係簽山東十三州人用火車載鵝車天橋雲梯
及砲架於渡船將攻海州去城二十里寨於新橋李寶
潛軍由他道出其背掩擊沒死於新河者十四五旗鼓

攻具坐獲之初七日吳拱將郝敦書將游擊兵於湖陽遇賊鐵騎千餘步軍七百迎戰於眞陂敗之武鉅將荀琛將民兵進攻鄧州遇賊攻於宜男村敗初九日賊潛遣舟師夜攻劉錡淮陰營錡將吳超伏弓弩射退同時又犯清河口王剛敗之黎明虜騎數千直臨大黑口吳超李橫多布剋敵弓沿流迎遏虜別遣精騎萬餘乘戰舸從十八里河入與錡決戰自卯至酉殺傷相當賊遂退艤北岸錡潛渡銳卒出其不意往襲之掩殺入淮死者不可勝計盡獲糧船軍須等初十日結筏渡淮攻濠

州陷之王權以賊勢初銳彼衆我寡未可與爭鋒退屯
廬州時劉錡方守淮東俾權屯淝水以遏淮西之衝權
旣失利退師錡亟遣姪汜將步騎五千援之別令死士
千人往斷浮橋至皆陷於賊汜單騎馳還遂陷廬州權
退屯和州留步將姚興拒之十一月與賊戰於定林斬
首數千級擒其千戸鶻殺虎賊益兵攻之興提孤軍無
援戰鬭數十合士馬饑疲旣與權相失亦復引而南且
行且戰賊遣騎語興使降興不從遂戰死十三日賊攻
和州權將戴皐勒兵迎距賊圍之數重權令任旺等應

援虜遣游兵遮絶之旺率麾下奮擊而前殺數百人救
臯出賊衆稍卻臯旺併兵追擊於尉子橋敗之遂解和
州圍十七日賊復益兵攻和州陷之權退保采石棄軍
須兵仗不可勝計軍民爭舟溺死於江者十四五權編
管瓊州以兵屬李顯忠劉汜編管英州賊衆二十餘萬
既陷淮西數郡遂分兵掠地十九日陷眞州直趨揚州
劉錡中軍統制邵宏淵將游擊兵數千遇揚子橋與之
夾水陳雨矢交下晝夜相持三日故賊不得東時錡全
軍在山陽與賊對壘而揚州無守備微宏淵則陷於賊

錡腹背受敵進退失據矣二十一日錡棄楚州陷之還屯揚州二十二日賊攻揚州陷之錡敗績退保瓜洲渡二十三日降詔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叛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朝夕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以樞密院葉義問除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朱夏卿參贊軍事戶部侍郎汪應辰充浙東沿江制置使兵部侍郎陳俊卿除浙江沿江制置使各措海船戶部侍郎劉岑充浙西淮南江東四路發運使督水陸漕運以餉諸軍張浚復

觀文殿大學士召知建康府事廿六日虜高萬戶率騎八千來犯瓜洲錡時病嘔血遂肩輿力疾督戰於皁角林前鋒將敗錡先登陷圍下馬死鬬二十餘合破之賊益生兵張左右翼掩襲於後錡遣中軍游奕統制邵宏淵併力禦之血戰自卯至申賊敗引去橫屍二十餘里侍從臺諫疏乞親征詔步軍帥李捧除御營前軍都統率本部兵駐江口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除御營宿衛使卜廿九日車駕進發右僕射朱倬楊存中固諫止曰賊狃於新勝其鋒方銳乘輿未宜輕動萬一王師小跌

或致驚擾爲害非細不若且令諸將併力禦之賊之遠
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剉其鋒俟其沮解一鼓乘之可
以得志侍從臺諫皆謂不然昔澶淵之役眞宗親幸軍
前契丹之師不戰自潰紹興之初趙鼎張浚力勸親征
敵遂退走今乘輿宜速啓行以振士氣賊聞必少卻乘
我士氣破之必矣存中曰澶淵偶斃其統軍敵遂引退
豈可因昔時之幸勝保今日之成功上猶豫未決存中
乞躬往江上覘事勢與諸將合議以聞上許之十一月
五日存中抵鎭江劉錡夜潛謁議事令李橫守瓜洲賊

覘鏑渡江輕兵來襲瓜洲橫自為先鋒擊敗進兵追之遇伏身被數鎗幾不免遂奮擊冒圍以出還保瓜洲初六日賊攻宣化渡邵宏淵擊敗之初七日復攻奪瓜洲宣化二渡甚急鏑嘔血疾篤遂弃瓜洲退守京口沿流諸處要害亦皆棄之退屯江南至是皆為虜所得葉義問召鏑責讓曰瓜洲咽衿要害當以死守促令進兵爭之鏑曰官兵連日苦戰疲勞又衆寡不敵賊新勝氣銳未可與爭宜併力守江蓄銳待之義問怒曰君為大將提十萬衆怯於一戰昔之智勇安在遂取鏑招討印舉

示諸將曰能爲跨江一戰者當以畀之功成奏以重賞數問無應者於是李横請行乞兵三千義問與之五千錡曰未見其利也更以三千爲援至皆沒於賊横僅以身免遂罷錡兵以醴泉觀使奉朝請擢其弟鋭爲鎭江都統制領錡所部兵成閔改除浙西江東淮南路制置使京畿河北東路招討使吳拱除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京西河北兩路招討使李顯忠改建康府都統制除亳壽招討使李道權節制池州軍馬亮時在和州聞王師退保親提鋭衆駐西采石分布戰艦直欲衝突濟江李

顯忠列步騎及水軍陣於采石東岸舸載甲士增以勁弓硬弩沿流禦之乘其未備濟師西岸焚爇賊舟進兵急擊大破之賊還保和州亮既下淮南諸郡獲官私儲積足以持久又以江南屯守甚堅未可輕越遂保據揚州增築濠壘嬰城自固僞改爲新德府又改眞州爲新德軍封僞元帥大懷忠爲淮南王其餘僞官皆論功遷職有差各屯駐重兵分據沿江要害擲城於瓜洲窺伺攻劫芟地植麥爲來年攻守計初劉錡之守揚州披城立營柵欲爲虜確俾淮南諸郡皆清野盡斂公私儲蓄

入城百姓咸倚錡爲安及錡出戰百姓自後負糗糒拾遺矢以助軍錡既失利皆爲賊所有强壯婦女悉驅之北去餘老弱者刳目以還錡哀痛之聲塞路亮雖據揚州遷徙不定所居之帳以木爲城其法用厚板冒以牛革鐵錮其端層壘如屛周匝環互百餘丈輦嬪妾實其內日夜宴樂以逞得志一日大宴羣下酒酣顧謂左右曰唐李靖伐蕭銑乘水潦以進師謂震雷不及掩耳朕今已詔發戈船由海道直趨杭州想大軍到日出彼不意破之必矣此司馬公所謂神兵從天而下也時亮已

簽發女眞渤海大漢軍二萬山東水軍一萬大艦四百艘遣榮祿大夫工部尚書蘇保衡爲軍都統制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鄭禮副之神鋒軍總管輔上將軍蒲輦神鋒軍副總管昭毅大將軍阿兀威震軍總管昭毅將軍都水使者孟斌威震軍副總管寶遷大將軍御前引進高什爲將佐寢殿小底武義軍將軍都水使者小名不識爲監軍并熟知海道人忠翊校尉倪詢承信校尉殷簡詢平江人簡通州人因罪捕急遂竄於虜以其熟知海道各捕官用之自密川膠西入海南寇僞札付蘇保衡等汝等端的問道途

遠近約度里數神速起發前去限十一月十四日巳後
十八日已前此五日內須管夜半過海門山天將明時
湧入杭州句當內指斥語不書莫殺無辜之人不得打虜密封
府庫訖急走馬過江奏知不得分毫怠慢候事定江南
後依等第重加賞例內有打奸不向前逃亡之人盡行
處斬諸軍等各宜盡心不得有違朕意十月二十七日
晨發膠西鉦鼓震天旌旗蔽日而下李寶率水軍七千
督戰艦往邀擊之時西北風急王師未果進泊於唐家
島賊乘風張帆順流南駛始出膠西港忽東南風轉寶

將曹洋分布戰艦遮賊要路乘風衝擊彼軍皆怯水鬬
不戰而降惟女眞軍猶力拒洋因風縱火艤艦皆著烟
焰亘天死者不可勝計餘衆捨舟登岸狼狽駭走追戮
追盡生擒三百餘人降大漢軍三千餘人山東水軍數
千盡獲器甲軍須等捷奏上大悅除寶靖海軍節度使
兩淛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西河北招討使將佐
並遷十官遣內侍陳子常賫茶藥金器等賜詔獎諭初
八日李顯忠分遣騎二萬數路攻劫賊寨部將崔定破
賊巢縣屯獲級數百禽女眞千戶會達漢軍千戶賀陽

生孛謹克復無爲軍趙端破賊三大寨於廬州西蜀山賊敗還保廬州背城堅柵以守端選士二百銜枚夜斫其營盡焚其柵賊復入保城十五日端進薄其城賊出搏戰又敗之十七日王彥拔商州禽僞知州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武騎尉馬彥千戶信武將軍渾達安遠軍阿華降女眞軍千人別將任大錫克虢州又克華州獲同知昭武大將軍韓端愿信武將軍韓鎔成閔將趙樽克蔡州戚方將張寶克光州追北賊將蕭安撫於淮口又敗之十八日順昌復陷於賊孟炤死之亮盡屠

居民邑屋戒其降於我也二十日李道敗虜將劉蕚兵數千克復光化軍二十五日賊攻泰州王剛迎戰敗之禽渤海千戶李倴僊二十七日復益兵來攻陷之剛敗奔通州二十八日賊攻通州不克是夕亮被弑年四十在位一十四年初亮之謀南犯也經營數年製造海船教閱水軍欲奪南人之長技志於必取及遣師入海也決期破臨安然後進兵渡江舟師旣爲李寶所敗遂失望又沿江屯戍甚堅未易輕越因是憤怒拔劍斫几促令作筏渡江誡以初三日畢濟不然將佐盡行處斬僞

臣有進說者謂長江之險可敵二百萬甲兵況爭舟檝之利非北軍所長安可尅期取勝當老之以歲月乘其虛隙可也亮曰當時四太子何故過得去而我不可過耶立斬以徇左右皆震讋不自保羣下相爲謀曰若至期不果我曹無逃死矣莫若先計圖之遂謀於是夜二鼓詐爲捷書入報稱前軍已渡江畢南軍皆潰亮方醉卧聞奏至喜自帳中躍出遂遇弑衆軍皆亂先是亮以女眞親軍居帳下皆給好衣糧仍不使出戰所當鋒鏑者皆中原及諸國簽軍又所給麤糲率多怨憤是夜衆

乘其亂悉舉火燒營弃兵而潰相蹈藉死者十四五喪器甲軍須糧草騾馬牛畜等不知紀極止有女眞兵數萬尚爲之屯守大懷忠盡統之閱數日虜相張浩奉僞太子光英護亮喪還汴帥其餘衆結陣而去亮一日登揚州望江亭指顧江山之勝謂其下曰朕不入浙誓不返國因改其亭曰不歸亭賦詩於壁曰萬國車書久混同江南何尚隔華封提兵百萬西湖上駐馬吳山第一峰蓋不遠之讖已是先見之矣

中興禦侮錄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中興禦侮錄卷下

無名氏撰

亮立十四年卒兄褎立改正隆六年爲大定元年廢亮爲岐王謚曰煬王褎即魯王撻辣之子葛王也始亮之簒弒也盡封諸叔兄弟及功臣戚里以安其心後疑其有圖己者漸誣以罪誅滅之褎恐禍將及己遂佯墜車傷足稱疾不朝還其封邑由是獲免亮旣遷都於汴方事南牧未暇北顧而蒙古韃靼等國連兵入寇遂起褎留守燕京督師討之亮遇弒眾遂推而立之褎性外寬

內和沈鷙有深謀當亮時刑罰過差下多離怨褒傾財
賑之結納豪右以收衆心由是士多歸之或云亮之弒
褒有謀焉時有盱眙軍老兵譚禧者為賊驅虜至燕京凡數月後逃云有耶律阿栗者亦預殺亮褒
立遷為左平章事賜姓完顏結為兄弟同謁太廟仍於宗正府著姓籍據此又出褒謀也三十日軍
前准大金都督府牒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
天下迄今四十餘年講信脩睦兵革浸息不意正隆失
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明詔
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宜各戢兵以惇舊
好軍前用督視軍馬府牒回之承來文為正隆失德廢

須事除已具錄奏聞外須議移文牒請照會十二月初三日成閔進屯瓜洲渡李顯忠進屯采石渡邵宏淵進屯宣化渡初五日邵宏淵收復眞州初六日成閔收復揚州初八日收復高郵軍初十日收復楚州十二日克盱眙凡言克者戰而得之言收復者不戰而賊自棄我得以就取之餘寇皆奔北渡淮已濟未畢閔令死士潛斷浮橋大軍三面掩擊溺淮死者不可勝計時自亮死淮東諸城守賊拔寨盡去懷忠止酋僞相張浩之子統積兵二萬據和州爲殿李顯忠依險列營瞰臨城壘薄城以攻賊引衆宵遁顯忠遣輕

騎五千追襲於橫山澗賊反旗鳴鼓縱驍騎搏戰官兵併力鏖戰虜衆大敗橫屍蔽野盡獲其輜重克復和滁州十五日成閔潛師濟淮夜攻泗州克之獲被虜老弱數千以歸邵宏淵收復廬濠州乘勝追賊戰於白陵橋敗之夜遣師追北遲明抵淮口乘賊半渡縱兵掩擊又敗之十六日趙樽拔陳州執同知完顏耶魯等吳拱將劉革克鄧州牛完克汝州十七日武鉅克嵩州降詔朕以逆亮渝盟侵犯王略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已戒嚴屬茲進發凡遠邇股肱之郡文武大小之臣宜體朕心

各修爾職毋虐善良毋事征求毋擾獄市內則輯甯於
郡部外則式遏於寇攘共濟大勳永底丕乂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初十日車駕進發以觀文殿大學士湯思退
留守宮闕二十日皇帝勞軍於鎮江李寶李橫不受賜
子寶曰海上捷非臣之功劉錡指蹤也錡既被出臣不
敢獨被上賜橫曰瓜洲之衂非錡之罪錡時疾篤實臣
橫主兵務以連日格鬬馬困兵疲度不可支遂退保江
南而葉樞密召錡責讓必欲再戰錡力陳不可狀葉不
聽遂奪錡招討印付臣橫令再戰遂致失利罪實在臣

因嚙臂流血以明錡非辜又諸軍皆不樂義問於上前率多怨言於是罷義問樞密督視軍馬饒州居住罷橫兵職爲浙西副總管二十三日勞軍于建康駐蹕行宮二十四日安豐守將孫顯忠收復壽春府二十五日德音曲赦揚泰眞楚滁和廬濠光州盱眙光化無爲安豐信陽軍僞鳳翔太守張中彥遣使詣吳璘軍納款願舉陝西五路來遠詔除少保鳳翔府節度使賜予艮渥及趣其覲則辭不奉詔任契丹以衆二萬降首令除檢校少保□□軍節度使賜姓名曰王友直既入覲擢殿帥

三十二年正月八日賊攻陳州陷之守將趙樽退屯蔡州十二日蔡州復陷於賊樽以城池不堅棄之也嵩州復陷於賊二十三日皇帝宴百官於行宮賜予各有差二月十八日車駕還自建康二十日留守湯思退判紹興府二十八日虞允文除兵部尚書川陜宣諭使鎭江都統制劉銳罷爲浙西副總管以軍節度使張子蓋代之江州都統制戚方罷以兵屬李顯忠閏月八日賊寇興元時姚仲守關與賊對壘蕁山結營益張疑兵與仲相望夜潛軍由間道入直攻興元等處分遣輕兵襲擊

仲後不虞其至蒼惶接戰賊疑兵復自關口入兩面合擊仲敗棄關走賊遂乘勝攻掠旁郡蜀爲之震吳璘引兵燒絕棧道與仲悉師夾擊大破之盡坑其餘衆復進兵守關初九日汝州復陷於賊十二日劉錡卒詔贈少師十三日僞青州總管以萬騎來攻海州李寶出兵三千接戰敗之江淮大疫人畜死者幾半褒遣驃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通議大夫尙書禮部侍郎張景仁充報諭登寶位使副來聘詔左司郎中洪邁知閤門事張掄接伴邁等次盱眙虜移劉文欲仍舊淮水中

分爲界以迓使邁等貽書謂昔兩朝通好約割淮爲境
故彼此送迓使者皆於中流接見今兩國既交兵則是
大義已絕況本朝所得州軍乃是去歲爲岐王南侵之
時用師克復者當爲我疆何疑如泗州臨淮虹縣等是
也今當以虹縣爲我界宿州爲彼界各於此處送迎使
者可也於是始從又不肯用敵國禮見邁等辭不敢納
五返介議而後定二十一日各立營幕於兩界首虞姬
墓以見三月十一日忠建等入國門十三日迓見凡有
所詢叩則辭以奉命報登極而已餘非臣敢任也又曰

本朝皇帝寬仁愛物儻賁朝遣一介之使往議則無不可矣十六日陛辭詔遣洪邁借兵部尚書張掄借山東道節度使充賀登寶位使副以報聘且以三事爲請歸欽宗梓宮及天眷一也還河南故地二也罷臣禮及歲貢彼此用敵國禮三也十七日參政楊椿罷汪澈召赴闕十九日吳璘克環州禽僞知州中憲大夫郭裔二十日克會州姚仲克原州獲同知鎮國上將軍訖石烈訛魯古等二十一日虢州復陷於賊四月十二日賊攻海州不克益兵圍之李寶來乞師張子蓋率兵五千赴援

二十一日子藎出兵接戰敗之斬首數百級解去二十三日建康府留守張浚兼經制兩淮事務五月六日汪澈除參知政事成閔李顯忠吳拱並召赴闕二十三日吳璘將王宏克熙州擒僞上將軍劉嗣初等斬首七百級二十四日殿帥趙密以醴泉觀使奉朝請罷步帥李捧以浙西副總管罷二十六日成閔除殿帥李顯忠除馬帥吳拱除步帥七月二日右僕射朱倬以觀文殿學士罷初四日册皇子建王爲皇太子十一日降詔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祖宗之福邊事寖寧國

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思不克任憂勤萬幾
靡遑暇逸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蔽自朕心亟決大
計皇太子某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
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可即
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
一應軍國大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澹泊爲心頤神養
志豈不樂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於治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是日皇帝即位十三日大赦天下二十
一日詔求直言二十三日召張浚于建康二十四日李

寶以海州孤城難援疲於轉餉盡平其城壘徙居民渡淮而南退屯楚州二十九日皇帝詣德壽宮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七月六日張浚除少傅江淮宣撫使節制諸路軍馬改封魏國公中書舍人陳俊卿參謀軍事兼權知建康府參政汪澈除督視京西湖北招討使李顯忠除淮南招撫使張子蓋除淮東招撫使李寶罷爲浙西副總管以兵屬子蓋責其擅弃海州也詔子蓋復屯海州增繕城壘以守之興元帥罷責其關口之敗也二十六日吳璘分師大出次於三

皇與賊合戰敗績喪器甲軍須莫知其數銳兵驍將亡沒略盡環原數郡復陷於賊退屯德順軍八月一日洪邁張掄使大金還初六日史浩除參知政事十二日賊圍德順軍吳璘堅距之二十日復盡銳來攻璘出兵接戰互有殺傷賊遂退引寨柵數千環城瞰守璘亦嚴守備更脩東山營堡乘城以距九月一日偽都統完顏節度使別自渭州遣精騎數萬并城下兵分為二軍攻南門一攻東山堡璘親臨戰陣分遣吳挺吳勝併力禦敵血戰自辰至酉盡焚其攻具二十日洪邁張掄並放罷

責其奉使辱命也邁等六月十日至燕京館於會同館襄遣兵部侍郎高文昇等接伴持所與國書及二使沿路謝表來還云禮數未是不敢受請依前來禮例國書用表國信稱陪臣方可不然臣下不敢奏知皇帝邁等對曰昔本朝皇帝所以不憚卑屈者以太母欽宗之故也太母欽宗既已上僊本朝皇帝又以兩國生靈之故不欲遽違盟好姑循舊例去歲岐王首覆盟信無故興師兩國既已交兵則是大義已絕安可復舊禮哉文昇等曰昨岐王無道師出無名已從廢殞矣今主上仁慈

聖德豈可復與岐王比哉若國信早換表來當卽爲奏
知有所議事庶得早畢不然恐國信卒未得見皇帝亦
未有還期邁等曰奉命出疆而擅易國書當若是耶且
如侍郎他日銜命出疆還敢以朝廷圖書擅自更易否
相與辨論至晚不決文昇等去亦不具頓膳邁等皆不
食若經夕至十二日文昇復來云不知已換書否邁等
云斷不敢易又云若國信堅執不從恐爲國別生事邁
等對曰奉命一介使耳若貴朝必欲生事無過見留及
一死耳復爭辨久之文昇怒遽揖去云國書既不可易

國信謝表亦不可易耶請更從長計議無貽後悔文昪既去邁等議曰國書既已力爭見聽如換表乃吾臣子之辱耳自可從洎晚文昪復遣介至遂署表國書與之去俄頃使押宴至日已夕矣至十五日方見褒首責以國書之禮非所請三事皆不見允且言大臣議欲留卿輩朕以卿將命遠來良勞姑且歸之遂爲朕語儻以舊境見還復篤鄰好可也邁等唯唯而退時河南蝗螟大起聞齧和尚據太原大懷忠據河南紅巾蟠結山東契丹別立新王稍侵其邊邑褒方調兵討之二十九日詔

遣中書舍人劉珙知閤門事張說充報登寶位使副往焉洎抵界虜移文若割還舊境盡復舊禮歲幣方許不然不敢納使於是遣介往來辨論幾月不納而還十月十二日張子蓋招納契丹首領七人餘衆萬餘分隸諸軍皆與金人戰敗之師也首領並除節度使子蓋除檢校少保十一日十四日張燾以同知樞密召二十七日左僕射陳康伯兼判樞密院封信國公十二月一日張燾見於內殿詔免拜上諭以時務燾占對數事率以脩內攘外爲言優詔褒之月正元日改元隆興初九日參

政史浩拜右僕射張浚罷宣撫除樞密使都督江淮軍
馬張子蓋卒復以其兵李寶統之三月一日王琪權殿
帥馬彥忠權馬帥郭威權步帥成閔落節鉞以提舉台
州崇道觀罷婺州居住閔之下泗州也寡婦孫有美色
閔私致之其兄宣訴於朝故有是命初三日同知樞密
院張燾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讀罷蓋其力辭以老屢章
乞出也二十八日詔求遺逸四月三日張浚詣闕奏事
內殿上以攻守和三事訪之浚對攻則勝守則弱和則
亡仍乞於五月進師上從之史浩固諫不可曰方今財

用匱之將士寡弱未易輕舉宜以和爲虛聲守爲實務俟數年之後兵强食足然後圖之方此盛暑進兵未見其利也浚曰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皆因天時而取勝盖機會不可失今天時向暑北人畏之南人得之此利在我若圖進取可省二十萬衆又南兵多步北兵多騎若不乘此以剉敵人至秋冬士健馬肥彼既得利豈不困哉廷臣咸贊其說遂決議進師十一日張浚陛辭詔百官祖於郊史浩既議不合力辭引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紹興府尋奉祠罷二十一日同知樞

密宰次膺罷五月二日洪遵除同知樞密院事初四日
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渡淮初六日至徒溝虜右翼統軍
蕭琦出兵迎戰敗之初七日至靈壁蕭琦復整衆來距
前鋒馬軍統制張師賢既戰被圍顯忠命曹高麥將游
擊兵往援合戰自巳至未敗之當陣殺死幷降者三千
餘人初八日邵宏淵圍虹縣克之琦將蕭僞知州蒲察
徒穆同知大周仁率官屬部落千人降宏淵除檢校少
保顯忠加開府儀同三司降詔朕惕膺睿訓祇遹炎圖
永惟國步之艱越在海隅之阻閒者亟馳於使驛庶幾

少戢於兵烽而邊候屢驚敵情未革旣搖蕩於秦隴復
窺伺於荆襄念億萬姓之黎元久遭殘虐慨二百年之
陵寢莫獲薦陳復奮勵於諸軍以肅清於舊壤靡待前
茅之警備將效細柳以勞軍副上皇與子之心攄列聖
在天之憤肆諏龜筮躬御戎軍眷言清蹕之初申飭攸
司之衆各修乃職明聽朕言毋徭役以煩民毋誅求以
剝下佇成嘉績迄底丕平咨爾內外體予至懷可令有
司排辦候秋涼擇日進發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四日
官軍圍宿州虜左翼都統提步騎五萬列陣城西南搏

戰自巳至酉賊敗引去十六日諸軍傅城下且乘霧氣
併力急攻不移晷刻拔之生禽麻葉萬戶七人補葉千
戶僞官等二十餘人女貞奚契丹等兵八千餘人盡戮
之城東隅十七日都督移屯泗州十八日僞孛撒元帥
自應天府選精銳兵十萬出城二十里立壁與官軍對
距是日督府移文軍前邵宏淵可聽李顯忠節制宏淵
怏怏不樂十九日復移文軍前顯忠宏淵同節制諸軍
自是兩將之權各專始相矛盾矣二十一日虜帥列大
陣城南與官軍合戰兩陣交鋒顯忠部將李福李寶各

擁所部兵退走櫻桃林觀望不進顯忠宏淵遂親戰陣
督將士血戰自辰至酉敗之福寶並斬首以徇二十二
日賊益生兵與官軍再戰殺傷相當顯忠見陣勢危急
遽脫去兜鍪持大斧躬入賊陣奮擊殺數十人臨陣斬
虜左翼統軍千戶等賊眾大敗退營四十里顯忠宏淵
亦斂兵入城休士是夕諸軍忽譁爭金帛委棄兵仗相
繼潰散顯忠聞亂率麾下親信揚言劫寨而出賊眾大
敗退微服雜士伍中潛奔泗上士卒亡者大半喪器甲
軍須不可勝計時虜營望見城中列炬鼓譟出兵謂將

襲已皆散走險明旦覘知稍復來集爭城宏淵遂收餘衆與賊巷戰敗績還保泗州宿州復陷於賊二十七日都督還屯揚州招集散亡頗多遠者六月四日下責躬詔張浚上表待罪詔奪兩官邵宏淵罷節鉞李顯忠責濠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始顯忠宏淵之出師也督府諭以若下城邑所得金帛盡給戰士洎得宿州府庫甚充顯忠斬之止微行犒勞而已遂具數十舟聲言將獻諸朝宏淵力爭不聽故其下多觖望而怨之一夕憤起爭攫取相攻斬關而遁顯忠聞亂微服潛奔宏淵又戰敗

績故有是命降將蕭琦蒲察徒穆大周仁並除節度使參政汪澈罷督荊襄軍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溫州居住用言者責其措克軍士也二十七日湯思退拜右僕射封榮國公周葵除參知政事七月二日太白晝見宰執抗章乞出不允八月十日督府淮虜帥移文欲脩和好張浚以其事聞詔機辨者往議督府薦布衣盧仲賢李適往並借宣教郎樞密院計議官使焉十月安遠軍節度使劉寶除鎮江都統制兼淮東招撫使十一月二日盧仲賢等使虜軍前還仲賢等以十月一日至沐

京見虜大元帥大懐忠等議欲求割河南地及所與大
金歲幣如祖宗舊與契丹數彼此用敵國禮各不還歸
附人四事爲請而虜使從其二内割地歲幣二說不見
聽謂若盡還所侵地依舊畫淮爲境及歲幣如秦檜所
許之數方可仲賢等與之辨論數日卒如其議而歸至
是還闕詣都堂白其事一一相大怒謂虜人國書用舊禮
而不能力爭又擅許割地及歲幣數遂下二人大理獄
詔遣權吏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充和議使
復往議焉中書舍人劉珙奏乞無遣使與之和上不納

明日殿中侍御史周操復如前入奏上詰其說操對今虜帥以咫尺之書至督府而朝廷遽命從臣往報之萬一見欺於彼則輕傷國體貽笑夷狄莫若止令督府貽書答之然虜謀詭祕未足深信使其強也雖求與之和亦不可得使其弱也自當羈縻之何和之有且和議乃虜自便之計方其未暇爲寇則坐享歲幣稍有餘力則背盟改圖矣宰相陳康伯湯思退曰今連年宿師國用彫弊歲給諸軍調度動億萬計較之與金人聘幣方什一而已又今歲王師有宿城之潰兵威不振豈不戒

自焚之漸哉今因其請從而許之尤爲良便若謂不可遣使則和議何由可成操與之爭累日不決上命給筆札集百官於都省各言和戰利害以聞自宰執侍從皆言和爲便餘皆首鼠唯操與諫官胡銓數人固執不可上前力抵宰相之不善處事至有倍禮要君之誚於是宰臣陳康伯湯思退參政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並乞解機政疏屢上皆優詔不允二十四日張浚召赴闕十二月一日陳康伯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尋奉祠罷初三日張浚見於內殿上以宰執臺諫互有異論

俾浚決之浚意亦不欲和但乞脩守備耳而太上皇帝深勸上令從和遂決議遣使銓等猶力爭不已初九日詔別遣胡昉楊由義充審議並借宣教郎先往焉虜人果有求和之意則遂遣王之望等往議或不然則已之二十七日昉等入虜界二年正月五日張浚拜右僕射兼樞密使領都督如故十一日昉等見虜元帥大懷忠於汴京懷忠等與數人環坐府中辭禮倨甚北鄉坐昉等於庭首問南朝已許割還我侵地歸我叛亡及歲幣如舊數今汝等復來何議昉等對曰此特元帥所欲耳

本朝初未嘗許也昨盧仲賢等還云已議定各不還叛
亡止是歲幣與契丹舊歲約爲叔姪之國耳懷忠云仲
賢已有供認文字在此遂取以示昉等云仲賢擅自妄
許豈足憑信況彼使還日持貴朝所回國書用舊禮不
爭尚且重寘憲典況此將命失辭朝廷聞之豈得不行
誅竄懷忠復云昨爲南宋所侵地我已漸取了止唐鄧
海泗尚在彼我若出師便可得但惡多殺耳宋朝若以
生靈之故善割地還我以約和此萬世之利也不然江
南兵弱民困豈所利哉昉云昉等之來止奉命審議而

已審貴朝果有尋盟之意則朝廷已差王之望至此議矣餘非昉等敢任也懷忠曰宋朝若欲求和非以此見從不可昉等曰所謂和好初非本朝求之以元帥先移文督府來故也本朝皇帝恐爲貴朝見欺初不肯遣使而太上愛惜生靈不欲杜絕來命謂旣約不還叛亡不歸侵地故遣昉等來審之今元帥復有此議是果無意於和特見欺耳又與之反覆辯論殊不少屈懷忠大怒命吏引昉等出被以桎梏幽窟室中二十餘日累使人說誘必令承伏昉等以死固執不可至二月二日以虜

王袞命釋歸之三月一日還闕見於內殿上面加慰獎
昉始以廸功郎由義以從義郎往至是並改通直郎昉
除軍器監丞由義除知審計院盧仲賢李適並除名刺
配朝廷以金人旣囚辱使命審和議不可成遂罷王之
望使命不遣初五日詔左僕射張浚復往兩淮督師經
制邊備而左僕射湯思退猶主和議屢與浚上前爭論
由是交隙浚行始逾旬思退卽奏遣戶部侍郎錢端禮
爲淮東宣諭使權戶部侍郎王之望爲淮西宣諭使俾
中飭諸軍無得妄舉又諷諫官尹穡論列浚罪章數上

皆優容之時浚方董督戎事規畫進討而兩宣諭至戒
無妄動浚大沮撓又聞穡彈章數上遂請去位乞罷督
軍仍與子栻俱丐致仕詔從之浚遂以少師保信軍節
度使判福州辭疾不行尋以醴泉觀使罷思退遂獨領
三省專意主和稍排斥異己者所有軍功賞典抑而不
推諸將之為用者盡易置閒散禁民間敢言邊事者悉
從軍法遂使降人反側不安軍士為之憤怒諸將邵宏
淵者最為忠勇得士心王之望迎合思退意劾其侵欺
官錢三萬餘緡更代之際鼓唱士卒喧嘩遂責宏淵南

安軍安置思退又將沿邊備禦之具盡廢弛之遽撤唐鄧海泗戍兵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輟脩海船毀拆浚所築水堰欲以此示信於敵人時虜主褒聞之亦命罷元帥府蓋褒自得位後一切懲亮所爲深厭兵禍曰謀脩好而二帥久握重兵不欲一朝釋去故堅持戰議後大元帥大懷忠者雖意在猖獗自顧兵糧之乏恐志不遂又以虜王決意從和不欲重違因寢其計遂議遣書來約和而副元帥紇石烈志甯者力爭不從於是二帥始相矛盾矣六月十五日錢端禮遷戶部尚書王之望

遷左諫議大夫依舊宣諭兩淮七月二日同知樞密洪遵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洪州玉隆觀罷八月懷忠遺約和書至軍前詔遣戶部郎中魏杞知閤門事康謂充通問使往焉及境志甯拒不納需索百端動輒起釁退換國書至於屢易邀求金帛必如舊數又求割唐鄧海泗之地朝廷悉皆從之又渝元約復求商秦之地遣使往來商議幾月不能決朝廷始疑之矣九月十三日賀允中王之望並除參知政事十六日張浚薨贈太保允中既與羣議不合力抗章引去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罷二虜帥既異議交鬬不復相下志常
遂憤然揮其衆壓境撫求割商秦請還叛亡不獲爲釁
復有借兩淮收馬之言乘我無備遣游騎渡淮侵掠濠
州守將孔福知盱眙軍郭淑望風奔北兩淮爲之震擾
上怒淑編管靜江府福削奪在身官爵令白身自効思
退愧悚不自安遽請出爲督軍十九日詔思退都督江
淮軍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副之淮東宣諭錢端禮
兼參贊軍事參政王之望爲淮西安撫使戶部尚書韓
仲通知鄂州兼湖北京西制置使吳璘都督川陝軍馬

王珙淮南江東西制置招討使張守忠湖北京西制置招討使撥兵待之思退自以失計誤國遷延懼不敢行俾存中等先往而徐抗章辭以母老求去上不之許又乞召陳康伯判紹興府令先赴闕康伯六上章懇辭不起降詔朕祇奉慈訓嗣有丕基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絶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爲人子而不能雪上世之恥爲人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危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爲樂也特以戰爭之後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民枉罹非命自卽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鄰帥王兵及境

不納逌行人再往始則立式邀求繼則追四國辱朕以
兵隙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不較禮儀書
辭屢易不愛四郡割以奉之乃渝元約又求商秦且索
臨陣俘虜之人是更變無厭必欲尋釁初無休兵繼懽
之意今使命逗遛議論不決積粟出船包藏罔測朕以
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羣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
式再換國書歲幣土疆亦如其議在我可從一無顧惜
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儆斷不可
從也儻或不諧前好至於交兵天實臨之非朕得已想

彼兵民厭其黷武亦當嗟怨況我將校六師受國家爵祿之大忠義所激自應奮勇捐軀爲國家雪恥夫立非常之事彰無窮之名醲賞厚賜朕不敢吝嗚呼兵凶器也朕無德以修二國之睦又無威以寢敵人之謀時當三冬而使軍士有暴露之歎人民有轉輸之勞害貽爾衆痛在朕躬凡百臣子當念興師動衆非朕本心彼曲我直動則有辭共輸報國之忠永享安居之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一月初三日虜帥率步騎數萬分兩路南寇一自渦口結筏攻濠州陷之一自清河渡船攻楚

州陷之魏勝戰死勝方陷圍而都統劉寶按兵不動及督府促令應援又以會兵爲名退屯揚州勝孤軍無援遂冒圍決戰矢中左目身被數刃猶奮擊不已且戒左右曰我死在頃刻進退所不免今日當力破此賊以報國汝等若有功富貴立可取吾亦瞑目無恨矣丁甯告戒士殊死鬬殺賊數千仆於陣衆遂潰盱眙廬滁相繼失守詔贈勝承宣使仍優加褒恤初七日陳康伯復以疾辭詔中使諭起之康伯乞候疾愈日起發赴闕初八日湯思退罷都督軍馬以參政王之望爲督視江淮軍

馬戶部侍郎李若川參贊軍事始思退欲和速成也盡取張浚備禦之具廢弛之因是大拂軍情及除督軍遷延兩月不行卒辭避之遂諷諫官尹穡入疏以之望代己而之望始與思退實相表裏又嘗妄奏張浚措畫乖謬及爲宣諭日劾罷邵宏淵深爲諸軍切齒故尤憚此行至是命下遂與思退交詈朝堂之望詰思退曰丞相除都督命下兩月顧望不行今事急卻推之望去如此則是丞相平時止要享堂食急處求自脫耳語未絕繼之以泣遠近聞之莫不嗤鄙初十日思退持疏榻前哀

鳴求引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嗚求引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罷十一月用言者落職鐫爵永州居住十二日太學生數十人伏闕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仍目之爲三賊臣寮奏乞行禁止御批如有陳獻不經檢鼓院輒行伏闕之人爲首者重寘憲典餘人次第編配事在必行仍令三省曉諭尹穡上疏自辯仍丐致仕不允王之望乞往江淮犒師從之十三日賊犯光州虜帥遣騎數千營於桐城北分兵襲奪險隘戚方帥衆爭之部將段安晨至舒城與賊遇合戰自巳至午敗之賊遂斂衆據

瓦梁等處增脩山水寨以自固時遣游騎窺伺攻掠十四日都督楊存中退屯瓜洲命劉寶守揚州郭振守眞州王彥守和州戚方守舒州連營樹柵列屯數十相望以拒十五日郭振會諸將兵數千分路夜斫賊營斬級千餘降者稱是賊稍引卻虜帥既以越淮下數城緣兵少糧乏未敢輕肆遂乞之懷忠懷忠既與志甯交隙輒沮撓不與志甯遂請於褎且云江南指日可下止候兵糧之足便當長驅而渡褎復不之許志甯請之愈力褎遣人諭之曰昨岐王圖畫累年興師百萬尚不克濟今

汝以數萬眾欲求得志難矣果若江南可下聽汝自取之我更當割河南地與若自守萬一失利而退我定不汝納已遣兵河上把截行一人一騎敢過者悉皆斬之志甯既所請不獲遂簽河南民兵又皆不應自顧兵少不能肆志遂復移文樞密院請各退復講和好仍欲得盧仲賢胡昉奉使時知和議首尾使臣一二名至軍前詔遣王柟借承節郎往十六日降旨虜帥移書執政復欲議和朕以生靈之故不憚屈己苟可以休息兵民者一無所吝而虜情變詐意有包藏遣使在途與師壓境侵

擾淮甸虔劉吏民曲直甚明神人共憤朕當擇日視師所過務從節省十七日陳康伯拜左僕射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仍催促疾速起發赴闕十九日詔左諫議大夫尹穡往浙東權兵部侍郎胡銓往浙西各措置海船坐以家屬行並放罷二十一日參政王之望往江淮犒師湯思退行至處州中風疾死於靈山寺詔許其喪歸葬二十四日王彥克復廬州二十五日錢端禮賜同進士出身除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郭振遷奉國軍承宣使劉寶謫授果州

團練副使瓊州安置韓璡編管賀州頓遇刺配吉陽軍孔福斬於市寶之屯楚州也賊自清河入寇魏勝與之力戰寶按兵不救陷勝以死既自戰又臨敵退師棄楚州陷之璡守廬州賊未及城先望風走福始者將二千人守濠州賊止遣游騎數十涉淮覘候福擁衆閉城縱賊筏橋南渡昨已削奪在身官爵令白身自效俾頓代之至是再遇賊又皆不戰而退故有是命唯郭振守六合與賊相距踰月屢戰克捷故賊不得東卒全眞揚者振之力也二十七日降詔今月二十九日冬至有事於

南郊屬邊事有警改用明年四月雩祭是日王忭等入
虜界二十八日吳璘將張光潛軍出大散關夜攻賊營
斬首數百級盡焚其積聚閏月一日左僕射陳康伯到
闕初三日赴都省視事初四日賊自海州連舸載兵二
千進攻通泰州李寶敗之於草湖口先是官軍於湖水
淺處盡樹暗柵築長堤圍之至是決其堤水賊船皆著
柵上寶率衆乘之俘獲殆盡初五日郭振與賊戰於六
合敗之時王忭已過界虜帥既許約和遂收兵北歸所
陷城邑尋收復之十八日沈介起復知鄂州兼京西湖

北制置使韓仲通召赴闕十九日參政周葵以資政殿學士參政王之望以顯謨閣學士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罷二十一日王抃自虜界還抃等於閏月一日見僞帥於潁濱與之定約並用先朝與契丹澶淵盟誓舊禮書題稱爲叔姪彼此不還叛亡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至是還奏詔遣魏杞康諝充通問和好使副往焉十二月一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並兼權參知政事十三日魏杞等入虜界十四日德音曲赦楚滁濠廬光州

盱眙光化軍十六日降詔所有來年四月雩祭改用正月一日上辛祀南郊乾道元年正月一日有事於南郊肆赦改元十八日都督楊存中還闕十九日中書舍人洪适借翰林學士知制誥知閤門事龍大淵借寧國軍承宣使充賀大金生辰使副入虜界二十六日江淮都督楊存中以甯遠昭慶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奉朝請川陜都督吳璘依舊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判興州並罷都督軍馬二十八日左僕射陳康伯薨輟朝贈太師三月初三日魏杞康諝使虜還廷見奏金人待遇使人禮甚

厚特令升法從班上又差監察御史一員祗供帳[illegible][illegible]以示殊異杞又云虜王貌甚寬和每言及太上皇帝必起立且言兩國幸已結好當彼此守之勿渝今我與皇帝既爲叔姪上皇即吾兄也願永以兄事之杞曰此南北生靈萬世之福也及辭還撫勞甚渥云當即遣報使往矣十八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二十一日大金遣驃騎將軍殿前左副都檢點侍衛親軍都揮指使完顏仲翰林直學士大夫知制誥兼祕書省著作郎楊伯雄充報問和好使副入界詔刑部侍郎

李若川知閤門事張說接伴四月九日入國門以商議禮數未定未肯朝見蓋昔持國書皇帝下御榻親受之然後付通事舍人啟緘今議止令通事舍人受之發緘以進故仲等堅持不可若川諭曰昔本朝不得已臣事貴朝故禮有加今既為敵國豈得復循舊禮仲曰今雖非君臣要是叔姪耳亦宜加禮相與辯論十餘日不決以太上皇帝命令皇子鄧王受書以進於是始從二十三日廷見既受書鄧王皇帝坐而御之仲等不悅頗多慢言參政虞允文與之爻論榻前聲色殊厲上怒將留

不遣太上皇不可羣臣皆謂兵釁未易開姑已之二十九日引辭所勞遣禮物比舊禮例差損仲等堅留館中不去必欲得如舊數既與之始行然虜王褒粤自得謀脩好每使命至必待以甘言厚禮惟恐和之不就而其羣下非所願也故仲等敢肆傲慢者正欲害其成耳和議既畢自後行事不復具載

中興禦侮錄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右中興禦侮錄二卷宋無名氏撰案是書　四庫提要著錄附存目中興兩字謂紀宋南渡後與金人搆兵及和議之事即是書也於紹興三十一年金海陵南侵及孝宗初年張浚出師提敗始末獨詳然虞允文實中興名相且有戰功而於允文犒師至采石道遇亂兵命官軍力戰大破之且町敗亮師復還京口脩戰備等事蹟均未之及又符離之敗實南渡盛衰全局所關於李顯忠力却金兵邵宏淵按兵不動師至符離遂大潰張魏公甘寢晏然稱是心學等語亦未之及則亦未足

傳信然古今野史傳聞異詞原不必意爲軒輊是在讀
史者折衷之耳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引用書目於南
渡野史搜羅略備而襄陽守城錄與是書均未見殆亦
罕覯之帙此亡友黃石溪明經鈔存本亟付剞劂以廣
其傳其於魏杞使回和議復成以後事不復載殆附於
絕筆之義噫古來中外交爭戰和異議一時事勢原各
有是非獨南宋與金則決不可和乃秦檜則竟主和議
矣湯思退實秦檜替人亡心摹手追卽壽皇亦積重難返
而謂張魏公胡澹菴王梅溪諸君子能沮之哉又況陳

康伯周葵等從而附和之也咸豐甲寅閏七夕令節南
海伍崇曜跋

襄陽守城錄

寒鄉宅杜註

襄陽守城錄

門生忠訓郎鄂州都統司同副將特差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司準備差遣趙萬年編

開禧二年四月荆鄂都統趙公淳被命提兵守襄陽五日除京西北路招撫使時皇甫副使斌已出師攻唐鄧失利公方收集潰卒申飭邊備以嚴守禦十一月三日除公兼知襄陽府先是報虜騎逼境衆號五十萬分三路而來是月五日犯棗陽統領馬珙張虎韓源等戰死遂圍棗陽統制雍政馬謹等領兵力戰潰圍而出七日犯神馬坡時副帥魏友諒統兵於彼公聞虜兵甚衆亟

命萬年往諭魏帥勿迎其鋒可斂兵且歸樊城徐爲之計萬年甫至已受敵統制楊杞等戰死魏帥拔圍而出同日犯光化統制鄭皋等戰死光化舊壘不守公恐虜乘勝鋒不可當遂令江北清野縛浮梁盡渡樊城內外軍民老幼凡數千人渡畢人人以斷橋爲請公不從急抽江北諸處把截官兵及戰退卒相繼入城幾萬人薄暮方斷橋徙門外居民入市盡除附城屋挈致城中以備薪爨城上分四隅以本司左軍統制劉津主東隅江陵左軍統制吳強統領扈立西隅江州統制林璋南隅

本司統領王世修陳簡北隅卽運防城器具列城上忽宣參譚鼓院艮顯章撫幹時可具言忠勇軍統制呂渭孫見魏帥神馬坡之戰不知存亡欲脅取副帥印公素知渭孫凶暴恐生事夜遣萬年委曲開諭之夜半忽魏帥至渭孫失望憤嫉翌早渭孫求殺魏帥幷其子曾俱被刃仍殺虞兵二人左右格殺渭孫渭孫平時虐所部刻剝掊斂人不堪命及就誅爭臠而食之公撫諭忠勇軍將士隨卽帖然皆樂爲用十一日虜至樊城見已清野竟無所得合三路之眾往來馳騁江上吏民驚駭官

屬有相繼而去者公謂弟路分内機漠曰吾家世受國恩先祖帥河陽舉家為虜所殺獨吾父得免吾今帥襄陽值虜入寇誓當死守報國内機曰漠志亦然公每語官屬必勉以盡忠死節存撫居民無得驚惶公慮城中或有姦細命索之嚴保伍之法民旅皆給號記委屬官巡警火盜又恐虜人臨城必有火砲凡近城茅竹屋幷附倉庫者悉撤去仍取市井潛火水桶上以防火箭却於庫務取酒甕十餘貯水列置市井分晝既定十七日聞虜人欲於白河口抓扎船筏過江公單騎至江頭看

虜有無船筏至中途遇統領董張珍報隔江有虜人叫言完顏相公欲請招撫打話及到江頭完顏果至緣水隔一洲公欲上船渡水閤眾言虜人多詐皆不欲公去自謂受國厚恩一死何惜卽渡往洲上相去四五十步有打紫傘稱都統相公者乃完顏也其人身材長大年約五十以上前後人從整整圍繞數重公只將數人亦張紫蓋立於洲上虜言傳語招撫管軍不易公亦回傳語虜言我已屠棗陽下光化席卷神馬坡又發人馬去取隨信德安招撫可聞早拜降公答云自古用兵有勝

有負你有軍馬我亦有軍馬所在爲備你何曾取了我
州府這般言語只是恐嚇得百姓莊農我本朝軍馬已
於下江清河口等處殺北軍甚多燒子船千百隻想你
不知虜又言你出師無名公答云兩國和好多年我本
朝亦要甯息只因南北榷貨相通商旅因買賣或生讐
隙至相殘害我朝廷曾降黃榜約束邊民如有輒過北
境者依軍法處斬緣小人喜亂南北之人互相抄掠牛
馬因而引惹生事遂至今日虜又言都是皇甫斌公答
云正緣是它容蔽此事朝廷已將他遠竄海外虜言好

好招撫說話分曉又言我得皇帝聖旨不殺南邊百姓
公答云你將我邊民殺了甚多卻如何道不殺虜言不
曾都自安業自家廝相近爲一家人又言我北軍東已
自海泗西已自川蜀有二三百萬軍馬分頭併取你州
府席卷而來襄陽雖有城你不可恃招撫太尉如此分
曉豈不察天意我得指揮取襄陽且看襄陽許多生靈
面聞早拜降若早拜降我也不入襄陽府城便自同去
公卽叱之云各事其主惟當以死報國安有降理我只
有韋孝寬故事你有軍馬我亦有軍馬我更有長江之

險無限戰船以待你來完顏語塞遂言招撫好將息上
馬擂鼓而去次日虜遣主簿向明賫完顏并副統二書
來公不容入城遣弟內機與譚宣參管伴公開緘復有
彼此一家之說擲於地大罵虜賊是何相待以書答之
曰昨日承專差董萬戶相請欲得會話雖遠覘風采一
水之隔不得從容承來云殊不曉所謂副都統書云相
公乃近侍職位何爲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我聖朝有
不共戴天之讐正以生靈之故姑守和議連年以來金
國乃縱容饑民抄掠我牛馬驚擾我邊境遣使賀正在

廷無禮又詰誚本朝信使多出榜文恣加毀辱此何理
也棗陽等處小勝小負兵家之常然爾士馬死傷十倍
我數荷堅寇晉兵非不多淝水之敗事蓋可見相公之
誇言兵多何不鑒此我今城高池深固若金湯精兵良
馬畢集要地疆埸之臣但知戮力報國不知其他欲遣
人復命緣相公告曉之事既非所當聞亦不當遣姑就
來人布答併令賫來書奉還答副統止云回語盡見完
顏書中明去二十二日薛宣撫以書來謂二帥不必俱
在襄陽欲以魏帥策應德安公方以郢州德安無備爲

慮遂遣魏帥領兵去德安公以城中兵少遂立旗募茶商勇悍之人雖經配隸者皆不問所從來名爲敢勇軍應募者翕然公厚加激犒人皆思奮襄江多灘磧公遣官兵防守虜數令人測水屢爲射退適天久不雨江流日淺二十四日虜擁眾涉小樊安陽灘過江防灘弩手併射死傷渰沒幾萬人虜酋不恤驅迫而過西自萬山華泉谷東自赤岸漁梁平連珠下寨圍繞府城軍民恐懼公慮人心不固遂將府城四門用土塡塞示之死守使人無去志公以虜賊新至營壘未定可擊二十五日

遣撥發官旅世雄部敢勇軍六千餘人刼燒虜寨焚船至五娘子廟迎見番軍在江岸驅虜人畜旅世雄登岸迎戰奪到馬六匹救同被虜百姓老小千餘口至夜又差統領扈立并敢勇軍茶商廖彥志路世忠張聚等部押千人出南門至虎頭山等處刼寨二十六日夜遣旅世雄將官裴顯領敢勇軍六千餘人往城西北江上與虜交戰奪到載糧米船二隻二十七日虜賊於城西插旗書招安字以數人守之公遣膽勇人李超下城奪旗以歸守者散走是夜又遣旅世雄裴顯將所部敢勇軍

出城駕船渡江北劫寨燒毀糧船渡江船二十八日公見城外屋宇已被虜人焚燒而土庫牆壁尚存賊每於牆外隱身以射城上官軍公遂令將官許進部官軍三十人出城毀斸牆壁虜有三百餘騎來掩襲許進殺賊五人各梟首以歸其間二人獨衣戰袍必頭目人也又遣旅世雄裴顯將所部人駕船往襄江西洲與虜賊數千人弓弩交射自辰至酉賊退走死傷甚多二十九日諜知虜賊於東津搭浮橋以便往來轉輸公令以舊船載油灌乾草遣習水人自上流放船將至浮橋焚草船

燒橋舟人即浮水登岸又遣旅世雄裴顯將所部人往
襄江西洲及江北岸與虜賊交戰射退十二月一日虜
遣被虜人劉寶於城東隔濠呼城上云相公欲令人來
打話明日主簿向明者復至公遣撫幹章時可下城應
之隔濠相議向明所言乃前日書中之意章以大義排
之而去又二日虜賊數十騎至城西一人獨前自稱天
使叫早降語不遜公命壯士自鹿角中突出擒殺之取
其首腰下得木牌貫以紅絛番書莫能辨不知爲何等
天使也至夜虜賊運竹木雲梯鵝車洞子砲石攻具草

牛土布袋至城下公密諭四隅兵官將預辦火藥箭砲石等分布三日未曉賊衆擺列步人在前馬軍在後四圍無際鼓譟發喊一擁而前仍將木牌及板門窗槅遮身般運攻城器具公親諭將士肅靜不得諠譁俟其漸近弓弩可及然後射之須臾虜箭如雨城壁之上有如蝟毛公身被兩箭射入城內者不可數計公令先用火藥箭射燒番賊所般竹木草牛幷砲木等攻具煙焰四起城上弓弩砲石一時併發自卯至申射殺虜賊幷中傷者不知其數悉皆敗走委棄器甲弓箭衣裝等物公

卽遣敢死人出城過濠提級多獲首級奪取軍器及燒毀雲梯等攻具卽具捷以聞次日虜氣頓索移寨遠去公令四隅打虜箭及於城外廟宇中得所藏備箭百餘萬犒將士白金各有差士氣大振又探聞虜賊打城中傷人多渡江而北遂遣旅世雄裴顯部弩手乘舟往所渡處要截射之虜人初犯境公命戍均州統領王宏出兵攻鄧以爲牽制王宏將所部人由淅川入內鄉燒虜沿路所積糧草百餘萬獲千戶杜天師段守忠等首級五日捷書呈至及閒探人張宏報虜人聞王宏兵入鄧境

遂抽光化虜兵數千自青泥回去救援當夜又遣旅世雄裴顯幷將官邵世忠從水路分刦虜賊旅世雄裴顯於渲馬灘刦中虜賊退走奪渡船四隻竹簰筏一坐邵世忠部弩手於灘磧上下併射虜賊入水甚多餘皆狼狽敗走又遣將官孟保張德劉彥部敢勇軍千人經萬山入伏龍掩襲其後虜賊奔走多溺死焚毀所造攻城器具三百餘件又於洞山寺前得二丐者俱言番軍有相顧泣語者云被南軍殺了駙馬如何歸得不知駙馬果何人豈非貴戚爲頭目者六日探知虜賊欲來燒濠

外鹿角遂潛伏官軍於鹿角之裏以備之果有數人徑來放火有官兵王才以槍殺一人斫到首級并奪到旗槍弓刀又令王才硬探至萬山下有虜賊三人在彼舉號火王才擒殺一人取到首級公喜其勇陞爲擁隊七日夜遣將官王橫部官兵郭旺等三十餘人出城燒燬雲梯草牛等五百餘件時有番軍在地名海子裏往來被郭旺等追趕奪到銅鑼一面八日探得虜賊欲從江北渡過南岸遂差裴顯部官兵駕船迎殺之九日遣王橫與敎頭過德部官兵四十四人過濠燒毁雲梯百餘

連并燒草牛土布袋等攻具十日遣撥發官楊建合千
人魏仲部官兵二十五人過濠燒毀雲梯并草牛二百
餘件夜至四更有虜賊駕小船六隻自上流潛來用火
箭燒北門岸下客船城上將官呂興閻船上發喊遂令
城上弩手併射虜退走十一日遣撥發官樊興教頭江
清部官兵二十四人過河燒毀雲梯一百五十餘連并
草牛等十二日遣王橫部官兵一十四人過河燒毀雲
梯七十餘連十四日遣撥發官方溥教頭許亮擁隊孫
孝忠將三十餘人過河燒毀雲梯百餘連又遣旅世忠

張聚教頭徐貴部官兵五十九人前去萬山一帶燒毀雲梯二百餘連木牌一百餘面竹木草牛無數緣累日遣兵燒毀攻具將盡十五日探知虜賊復來城南紫陽觀及於寺院等處再造攻具遂遣方溥訓練官朱建部官兵三十六人前去燒毀雲梯二百餘連奪到騾一頭幷鞍轡又遣蔡孝先部官兵五十人搶奪虜賊堆垜所造雲梯大竹有虜騎百餘來前追趕被蔡孝先等殺退奪到軍器衣甲十六日夜遣張聚廖彥忠等分四路前去燒刼賊寨張聚部領敢勇軍七十三人幷大軍弩手

三十二人過河從紫巖寺轉過虎頭山刼中賊寨奪到
披氈衣甲刀鍘等及奪回被虜人老小十人廖彥忠將
敢勇軍七十二人至是定專寺等處刼中賊寨斫虜賊
首級二顆馬二匹并鞍轡衣甲等軍器旅世雄部官軍
六十六人至萬山一帶燒毀雲梯戰牌五百餘件并燒
毀虜寨鹿角趕殺敗走又奪到造梯大竹五百餘竿將
官馬安忠部官兵四十六人至雲峯寺等處趕殺看守
攻具虜賊散走燒毀雲梯二百餘連天橋四座十七日
夜遣路世忠將敢勇軍五十八人大軍弩手三十一人

往城東雲峯寺前刼寨殺死虜賊甚多生擒番軍李八
兒稱係李㨗覽之子十八日虜以千騎擺列城西與城
上官兵矢石交戰公在城樓見虜陣中一人躍馬突出
執旗指呼引衆直前意氣驕雄公索弩親射之墜馬而
死卽令斬首乃中左目虜氣奪而退二十日遣路世忠
將敢勇軍五十六人大軍弩手三十八人至雲峯寺前燒
雲梯三百餘連造砲大木五十條殺退看守攻具二百
餘人二十一日虜遣降將王虎來公喜其歸欲詢虜中
虛實見其詞色錯愕疑有他謀命左右搜之於肘後得

紫袱繫銀十五笏送獄根究乃是虜都統與之俾入城縱火爲內應且約以出城相報時稱白旗子軍爲號公即斬之繼而被虜李適回乃知前日王虎之來正爲虜刺客也公曰吾心無愧天地王虎其如予何公探知虜欲于二十四日攻城二十二日夜果於城東南擂鼓發喊城中屋瓦皆震公令城上益加嚴備毋得諠譁既曉禱城隍諸廟以虜犯襄漢殘害生靈願求天助趕逐退卻二十三日夜虜鼓譟之聲漸近夜半雷電大震加以雨雹喊聲遂遠明日果不攻城豈非精誠所禱感格而

然自此每夜發喊莫曉其意及得被虜人回云虜專喊
東南欲空西邊示圍師必闕之意二十五日夜遣張聚
劉畋將敢勇四十三人至虎頭山刧寨見虜賊二百餘
人趕殺敗走二十八日遣廖彥忠路世忠將敢勇軍百
二十人出東門刧寨至大悲寺燒雲梯百餘連見虜賊
大寨之外有小寨約二百餘人先以弩手把截大寨又
鎌手直入小寨殺散虜賊奪到雲梯什物等二十九日
夜遣廖彥忠路世忠復將所部人出南門刧寨殺傷甚
多一人就擒防眾追逐遂斫首級而還奪到鞍馬弓槍

刀甲及救回被虜老小六口又遣排岸使臣張椿將十
四人駕船往源潭灘燒刼虜寨奪到虜客船五隻又往
萬山燒寨奪回被虜老小二十二口衣甲等物三年正
月一日夜遣旅世雄張椿將水手三十五人駕船往源
潭灘刼燒虜寨奪渡船三隻三日早虜人自城南漁梁
平一帶推擁砲座及鵝車洞子等攻具一日不斷徑抵
城之東南砲架皆九梢七梢共十餘座專攻東南隅敵
樓砲石皆重四五十斤擊中樓櫓無不損者公遂用牛
馬皮造作皮簾掛於樓櫓之上以禦砲石緣虜人砲座

盡用生牛皮蒙護拽砲人在內矢石不能入仍置車輪
推轉往來樣製突兀每砲一座如屋數間鵞車洞子亦
是牛皮蒙護洞子相接直至濠邊約長里許於內般磚
塡濠土布袋草牛竹木等物前列步人執牌遮身以射
守城官兵四向擺列不可計數自卯時城上下矢石交
戰至夜虜人攻城愈急軍馬不退公卽差敢勇千餘人
於當日半夜各持短兵仍負草一束潛出小北門由羊
馬牆分爲兩頭領一項自東門弔橋出一項自南門弔
橋出合頭徑至虜人砲人舉火發喊城上亦發喊擂鼓

仍用霹靂砲打出城外虜人驚惶失措人馬奔潰每砲下拽砲番軍約一二百餘人皆爲官兵所殺仍生擒到謀克王通等八人及奪到器甲鞍馬等死傷約一千餘人盡將虜人砲座洞子臨城煙燄不絕初四日早虜人復別推砲座洞子臨城仍前擺列馬步軍施放弓箭發打砲石及於洞子內般傳草牛土布袋之屬再來攻城矢石交戰自卯至酉虜人將砲座并洞子拽入虜寨益防我軍夜出燒之初五日早虜人又復推擁砲座洞子等攻具臨濠及擺列馬步軍復來攻城勢焰益熾公再三

籌思若不遣兵出彼不意無由退却虜人騎軍甚眾若
明出城中之兵必併來掩襲須於城上多用弩手射之
緣城上女口止立得弩手一層遂於初四日夜措置於
庫務寺觀及民戶權借卓子增接四脚令高擺列兩層
於女口之後弩手共三層仍預發敢勇官兵一千八百
餘人各持器械負草一束伏於城下羊馬牆內却於牆
外去虜人砲座洞子百餘步濟用小船於濠內繫搭浮
橋一座仍將對橋羊馬牆先次取刷令薄至初五日巳
時虜人擁併攻城之際即將所刷薄之牆一時推倒伏

兵突出虜人止防城門出兵不意他道掩擊倉皇失措
先將虜人臨濠步兵殺退次舉火燒毀砲座洞子虜人
騎馬果來掩我出城之兵公即令城上三層弩手併力
施放虜騎不能當仍於城上擂鼓發喊并打霹靂砲出
城外虜騎驚駭退走自早至暮虜人與我軍進退分合
凡數十次公亦接續發兵出城應援虜賊死傷約數千
人橫屍遍地砲座洞子雖有拽回者所存無幾如土布
袋草牛等及奪到木牌一時燒毀適值北風大作烟焰
蔽空正撲虜人之面我軍乘勢鼓譟追殺虜人敗走奪

到鞍馬器械據捉到番軍稱去年十二月三日虜人攻城之時殺死番軍甚衆射殺蒲察都統及咬兒萬戶等今次攻城又殺死葛札萬戶即具連日捷報以聞後數日有被虜人同具言虜酋元帥會諸都統登樊城指襄陽城曰趙大婁羅擺佈得好每出敢勇軍不知從何處出來這城如何打得衆都統因起身白元帥這幾番打城賠折了自家軍馬元帥點頭十六日忠義軍統領李辰㢸於隨州管下白土坡抄奪虜人糧粟殺死番賊獲到首級甚多有正將嚴整立奇功捷書至公知府城四

隅內南隅一面係江陵七軍大教場至魚梁平八里地皆坦平虜人每遇攻城多以重兵攻南隅自正月初五日攻城之後又置砲座鵞車洞子木牌草牛土布袋等日謀攻城緣虜所置砲座鵞車洞子盡用牛皮蒙護搜砲入在內矢石不能入仍置車輪推轉於城下往來攻打公遂措置於城外濠岸之南離濠四十餘步剏開濠一道以作限隔使虜人推轉砲座鵞車洞子等雖至城下十七日夜乘雨暗密遣千人出城用工內開挑濠塹六百五十人防護開濠弩手幷敢勇叉鐮手共八三百五

十八并就城上密擺三層弩手二十一日夜差二千人內開撅濠塹一千五百人防護開濠弩手并敢勇叉鐮手共五百人二十三日夜以府城之外挪挑濠塹二千人防護開濠併力開濠公料得連夜工役虜人必來衝突挑濠之人公於當夜差三千人內開撅濠塹二千人防護開濠弩手并敢勇叉鐮手一千人及於城上亦密擺三層弩手至二更果有虜人馬軍不知厚薄發喊一擁前來衝突挑濠官兵城上并濠外弩手俱發又遣敢勇人與虜人交戰直至五更我軍與虜人進退分合凡

十數次追殺虜賊當陣死傷不知數目虜人退走所開
撅濠塹自城東門團樓角至城南門外弔橋長四百一
十餘步面闊八尺以上深六尺又府城南門外元有居
民住屋土牆虜人以騎軍馳驟不便欲遣步人劚除之
後用馬軍防護公預遣茶商路世忠等部勇敢又鐮手
及弩手於土牆裏潛伏二十四日虜賊步軍果來劚除
牆壁城上舉旗爲號敢勇軍突出殺死劚牆番軍甚多
生擒番軍李元実奪到遮箭牌及燒毀共二百餘面即
具捷以聞公復謂雖已措置開濠可爲限隔若我軍出

城過新開濠攻刼賊寨奪毀攻具虜騎必來追襲雖有
弩手防護緣虜騎勢衆恐落姦便遂刱織竹籠高二尺
長六尺眼圓六寸如竹夫人狀若虜騎追襲卽將竹籠
擲於地上以絆之使虜騎不能施爲遂於二十七日夜
發敢勇官兵一千三百附帶竹籠潛出南隅自羊馬牆
所開門過浮橋銜枚而進直至虜營中虜騎接戰遂擲
下竹籠馬爲籠所絆不能馳驟多有墜馬者賊衆退走
官兵乘勢趕殺死傷甚多又將造下鵞車洞子草牛竹
梢柴薪之屬悉皆燒毀及奪到遮箭牌木牌一百餘面

弓弩器械等自受圍路梗惟西向水路可用小舟迂回傳送蠟彈文字虜知之遂於灘淺處刱立小鹿角二十八日遣水手奪除虜灘上鹿角仍遣魯邏皋領敢勇軍至灘岸及潛伏頹牆之下果有數十虜騎至牆側伏兵突出殺其先鋒者一人并奪馬二匹虜奔走又奪軍器而遁虜人見援兵不至有李元帥者自德安府提兵數萬前來與衆都統併謀攻城遂於東南隅七軍大教場內刱起土山兵法謂之距堙自遠而近自低而高欲與城齊每日用牛皮洞子兩行並列於上入于洞中往來

轉運土木前面用牛屋幷皮簾六座狀如船帆遮護工
役之人矢石俱不能入兩旁用牌手後列馬軍擁護遇
晚卽將皮洞皮簾等推往下寨遠處安頓公為見虜人
姦謀百出日為隄備之計復於濠內再搭浮橋二座預
備出兵至三十日土山約長百步恐漸次近城遂於當
夜發官軍三千四百人餘人出濠外毀壞土山內一千
餘人專用鍬钁二千三百餘人係弓弩手及敢勇軍荼
商又鐮刀斧手防護斸毀土山官兵又於城上擺列三
層弩手以為捍敵自二更以來虜騎不知厚薄果來衝

突被官兵奮擊群弩併發虜騎不得前進所有鍬钁手
併力毀斷土山約三丈闊五丈悉皆除毀是夜官兵與
番軍交戰凡數十次番軍人馬死傷不知其數奪到器
甲弓弩木牌等二月一日虜人增添軍馬仍前推運洞
子皮屋皮簾等再築土山規矩倍於前日旬日之閒幾
與城齊兼虜主重立賞格首先上城人白身與世襲千
戶官廣威正六品職事錢五千貫第二上城人白身與
世襲謀克官武節正七品職事錢三千貫所以亟㧊土
山意在必取襄陽每夜擺列軍馬仍燒火數十處明白

如晝以防斸毀公於初十日夜發官兵八千二百餘人出城南於內一千五百餘人專用鍬钁鐵鈀六千六百餘人係弩手及敢勇軍茶商又鐮刀斧手城上亦擺三層弩手公先諜知虜人增兵欲分數路前來衝突公前日出兵用竹籠絆馬恐虜人別生狡計措置令前行人各持小拒馬子一副遮攔虜人來路於內布列陣隊仍前用遮箭布牌又槍弩手迭相衛助於燈時先差裴顯邵世忠部水手於城東西江內擂鼓發喊陽爲刧寨以悞之虜人果抽兵以應至二更兵從南隅羊馬牆而出

令先以四百人銜枚各提水一桶疾走往虜人燒火去處潑滅分布前進偶當夜月暗用拒馬子截斷來路殺退虜人鍬钁手即時用工毀斷土山虜再來衝突爲拒馬子所礙不能馳騁又爲層弩併射屢進屢卻緣搠築土山之內盡用大木穿貫如屋上用排椽積柴束草牛覆土於上所以難於毀拆自二更官兵併力用工至五更方除三分之一虜人列營舉火爲號公恐天曉虜騎四集遂令濠寨余直將所辦油灌乾草名爲火牛置於土山之內以火焚之方塡草閙大風卒至煙熖障空當

夜官兵與番軍交戰二十餘合殺傷番軍甚衆人馬死者縱橫於地及奪到軍器遮箭牌等公以前次遇夜出兵於收兵之時或鳴金或舉火或鳴梆子要使虜人不能測度今次兵多於前若再用之必來追襲公於初十日先次密諭將士今夜收兵以鼓代金以進爲退及天色將曉火勢益熾城上擂鼓發喊虜人謂我軍再進倉皇奔走我軍整陣而還並無傷損十一日虜人來救撲所焚土山用土培擁至晚而去公夜半遣人再燒火勢復熾十二日虜再來救火公遂出兵二千列於濠外射

救火之人虜以火不滅遂用木牌護斸毁不盡土山以斷大路公嘗時令官兵列陣而前虜騎迎戰數合爲官兵殺退隨卽再用油灌乾草於土山斸斷處焚燒虜畏强弩拱手莫前烟焰幾日不絶悉爲灰燼自此虜氣大沮不復修築公見前後虜人每來犯城必爲官軍勦殺兼諜知虜人緣此畏懼皆不欲攻城止是元帥酋長貪功不恤士眾公遂作手榜射虜營中開陳禍福招諭來降是夜有流星墜虜營中翌日有訓武校尉諜克納合道僧以右翼副統印來降公因此卽揚聲云道僧來降

又密報欲降之人甚多及盡得萬山一路番軍虛實㓒日水陸並進勦殺番軍萬山虜人聞知遂於次日燒營盡渡江北卽具捷以聞道僧者廣威將軍吾也萬戶之子因虜衆以攻城損折人多知其父與元帥并都統親密求請勸道勿攻城吾也怒欲殺之道僧遂以印來降十四日虜見土山已爲灰燼不可修築又斸開南門外大隄仍堆土牆有攻南門之意公卽遣張聚部敢勇五百人殺退斸牆人雖已殺退終恐攻打南門是夜遣官軍二千人於南門外剏開濠一道約三百餘步闊五尺

深八尺來早虜人登高望見忽有濠一道莫不驚愕繼有被虜人回稱虜人云南軍爲事便是一會子自此計無所施偶東北隅城外元有古堤一道直抵城團樓相對勢如土山漫道虜人遂因此堤增築高闊軍馬併集日夜攏佈比之東隅用工愈急公遂於二十日夜發官兵四千人於古堤兩旁剏開濠塹長四百餘步于未曉時又發弩手一千人伏于新開濠塹之內虜不知覺次日虜騎徑來衝突爲伏弩併發射倒番軍頭目人馬殺傷甚衆虜騎稍退遂令官兵前進用鍬钁手一二千餘人

分斷古堤爲三段以伐其謀連日出兵且戰且斷虜人屢來衝突皆爲强弩射退不敢近傍虜計既窮於二十三日夜虜人將對樓二座大砲十餘座牛皮洞子數百座悉行毀拆燒營夜遁二十四日盡過江北即具捷以聞虜人既渡江北却與西路萬山先渡番軍會合皆於沿江枯河白河新開河一帶下寨安鹿角起蓋寨屋一望三十餘里羣騎蔽埜朝晚牧放出沒無時公恐虜人禍心未艾尚欲晉連江北不可不爲勦除之計公遂於二十五夜乘雨暗急遣撥發官張福部彥辦舟船大小

三十餘隻載弩手一千人幷叉鎌手五百人鼓一百面幷帶霹靂砲火藥箭等潛駕船至虜營岸下公親往江岸指授將士敢高聲者斬候傍虜營令弩手先踏上箭平盤子聽一鼓齊放時方解舟會雨急雨聲與櫓聲相雜又至岸下虜不知覺遂鳴一鼓衆弩齊發繼而百鼓俱鳴千弩亂射隨即放霹靂火砲箭入虜營中射中死傷不知數目人馬驚亂自相蹂踐至五更號叫四散奔走公遂收兵而回不傷一人次日二十六日早晨復有虜騎百餘隊前來收拾死屍圍繞焚化公當時用船載

弩手五百餘人併力射殺一百餘騎縱火燒營虜衆大
潰委棄衣甲軍器分四路望北而走具捷以聞公以前
夜出彼不意當時但知虜人愴惶奔走潰散即未知弩
箭所射死傷人馬實數於二十六日有走回被虜人樊
起稱於十五夜番軍在寨正睡間忽聞鼓響弩發又打
霹靂砲入寨滿寨驚亂皆備馬不迭收拾行李不及自
相蹂踐番軍死傷二三千人馬八九百匹又於二十八
日有被虜人張雲同稱聽得久伍萬戶說當夜被南軍
射殺三二千人馬八九百匹元帥未敢申朝廷候到鄧

州將折了人馬別撰名色申報公見虜人喪敗雖大隊
北走又恐尚有去未盡者遂差得力人過江硬探得上
件番軍取鄧城清水河神馬坡路前去已入彼境又將
死者焚化及有燒不迭者用馬駝去棄之河内所有東
路漁梁平東津赤岸一帶虜人燒營夜遁盡過江北虜
恐有追襲委棄衣甲器械米糧牛皮軍須什物無數如
鍋釜者亦委之而去至二十七日公差人去探虜二十
七日探虜人回探得復有軍馬二千餘人自北再回至
赤岸江頭用土布袋塡江料得虜意必是回思弃下軍

器什物等甚多要來焚毀公急遣部彥將弩手一千人徑往赤岸併力射退又復奔下糧食器甲奔走望唐州前去即具捷以聞自此江北無虜騎矣公乃分委官屬檢踏虜寨地據畫到圖本東自漁梁平至赤岸西自萬山華泉谷分列營寨綿亘三十餘里以寨地計之恐不止二十萬之衆虜人百端攻城皆爲勦退計無所施遂於萬山之西斸開大隄闊百餘步欲自此開深十餘丈爲小江引大江水入檀溪河已將謝公巖東入山大隄塡塞橋洪借隄爲岸開成河道要將至漁梁平迤邐入

江隔襄陽在江北用意甚不淺公謂自乾坤開闢以來江河已有定勢豈容改易其愚如此前後所奪虜人軍器攻具什物不可勝數及所委弃鷲車洞子雲梯拒馬子人馬衣甲砲石鍋桶鎗刀及弃下竹木船車等日差二千人般運幾日方盡如船及砲石皆自北邊用牛車運來砲石鐫青石爲之圓如氣毬工極精緻及遁窖之而去尚有未得者公自被圍即申報告朝廷乞兵爲援

朝廷累行下金州江州都統司發兵解圍又募死士從間道賫蠟彈告急諸處乞救兵者不知其幾凡三月救

兵竟無一人至者公多方措置以守爲攻方能戰退初虜以二十萬衆突灘過江自以爲得計意欲以靴尖蹴倒襄陽城人多勸公白晝出兵公獨堅執以彼衆我寡彼騎我步城外地平乃騎軍所宜只宜夜間刧寨閒或日日出兵必預料先勝而後求戰所以每出必捷前後大戰十二水陸攻刧二十四虜人馬死傷幾半如擒到千戶萱阿里字供稱虜渡灘日諸軍渰死九千二十七人馬三千餘匹攻城死傷二三萬人納合道僧亦稱其父吾也萬戶所部五千人過江渰死者千餘人細聽萬

戶小諜克所管三千人全沒一軍一隊所知如此他可見矣我軍累次出城攻刼并因攻城傷重而死者才數十人而已公馭軍紀律甚嚴賞罰無私凡遇刼寨獲捷支犒錢銀畧無所靳每有官兵用命入賊者卽不用次陞差犯令者必從軍法與士卒同甘苦襄陽酒庫日入不下一二千緡公皆不容酤賣每出戰遇雪寒卽時給散士卒以示投醪之意先是虜於灘淺處�立鹿角深處以巨石縋拒馬阻礙舟船公令人拔取拒馬百餘盡毀鹿角舟行得以無礙天久不雨公慮城濠水涸乃捌

水車於城東西兩隄岸踏水入濠賴以不涸又慮民間
闕食凡貧乏之下戸悉以常平米分四隅差官置場賑糶
故圍閉雖久人無饑民四外驚移之人入城無所依者
悉令入郡治給以錢米病者命醫治療尋常久晴多慮
火燭公措置有方迄圍解竟無遺漏居民得以安枕公
素厲大節忠赤貫日虜又令人來城下說降至大呼云
西川大將吳曦已降我本朝已封爲蜀王招撫固盡忠
於國奈何使襄陽一城生靈盡陷湯火中或用箭射書
入城公即對來人焚之或碎之不能止後有來者即射

殺之方畏而不至虜言吳曦受降公初不之信及圍解乃知曦事果然公日夜勞心寢不安枕食不下咽衣不解帶事無巨細必竭心思故隨機應變每發必中如開重濠以陷砲穴牆道以出兵織竹籠以絆馬用層梟以列弩夜易收兵之號潛駕襲虜之舟作泥砲及蒺藜箭皆兵法所不載公遇敵凡事必審而後舉尤好咨訪利害有一謀一策可取者不論高下必採用之所以算無遺策虜凡兩處挪土山採伐林木四遠皆盡既遁賊於寨屋壁上題云千辛萬苦過江來敎場築座望鄉臺襄

陽府城取不得與他打了半年柴緣圍蔽已久城中柴
貴每千錢僅能買十餘斤民至有拆屋或取牛馬骨供
爨者及毀土山柴薪有數百萬擔以供軍民燒用故有
是云語雖鄙眞情乃見上以公十二月三日及正月連
日之捷除公爲正任團練使公曰宗社威靈士卒用命
某何功之有圍解之後亦未嘗言萬年久隸戎行從公
出邊以擐執之餘或預聞帷幄之謀雖識見卑陋無涓
埃裨贊而公之施設皆所目擊虜退方數日挈筆編次
始末不暇爲文異時記事贊功有太史氏在此亦足以

備搜訪之實迹云

襄陽自圍閉以至圍解凡九十日却虜始末雖具載錄中所有措置事目復列如後

一襄陽府城周圍共九里三百四十一步城外有羊馬牆牆外有水濠復自羊馬牆之外搠設鹿角一重

一北門城外東西有兩雁翅抵江稍低數尺其城外江岸下舟船甚多恐虜人不測掩襲遂以兩雁翅城之裏搠立木栅於城下兩堤岸開重濠設鹿角兩層又用破車連樓如拒馬伏壯士守之城上已有弩手復

用戰船載弩手於江岸下日夜爲備

一虜人每來攻城城上以石砲打之虜復用打入城上

遂令諸軍用黃泥以牛馬鹿毛攪和爲泥砲如氣毬

様或日晒乾或用火炙打於城外人無不立死如著

地即碎不復爲虜用

一舊城上止有砲一十六座遂措置𦂳增造大砲及旋

風砲共九十八座於城上幷城裏捘城脚安頓如城

脚下安頓者皆九梢十梢大砲

一敵樓上防虜人砲石用木造框子每箇每方丈餘及

用麻索於框上結成網笆立在敵樓上遇有砲石打
來卽著網而墜又於敵樓外作皮簾又用布袋盛糠
粃置敵樓戰柵上虜砲打入著皮簾卽彈去著糠袋
卽住不損壞樓子

一㧖造一等箭名曰蒺藜箭每遇與虜交戰射入虜陣
中人馬踏之無不倒者

一城内居民分四隅五家結爲一甲互相覺察姦細仍
隨隅分隊各有所部多備潛火器具以防火燭

一探聞得虜人最怕弩箭中則貫馬腹穿重鎧諜知虜

人之箭每來打城潛拾城上所射在地之箭復射入城公下令弓箭不許放一枚恐爲虜用却於此弓箭手幷槍牌手刀手內取問逐人願改弩手者聽每人支錢三貫遂得所改弩手三千餘人增於城上

一守城自冬至春弩斗力漸減恐不能及遠遂措置以弓於弩背上幫貼斗力有增無減可以及遠

一在城民間恐有闕食者遂措置於城四隅置場賑糶出倉廩米斛只收元糴價錢委官詣門抄劄貧乏之下戶給由子日逐賑糶以接民食間有鋪席財主與公

有情之家冒名請由子糴米乃委官逐門覈實果有物力之家即收回由子給與貧乏之下戶及驚移之人

一繞城水壕久晴淺涸遂措置於近江岸雁翅城兩處各置水車數座車取江水入壕每座用官兵人數不等旬日壕水漸深

一圍閉既久城中闕馬草至於折茅或餵藁薦深以為慮公忽思得羊馬牆裏有青草茂盛遂令牧馬于彼得無鈌草之患

一每遇接戰一日之間用弩箭不下十萬城中雖有弩

箭尚恐缺少遂將奪到番箭截作弩箭唯缺翎毛遂於筋頭下二寸下鑽一竅穿麻以代翎既遠而尤能入物

一城外居民見虜人涉灘盡般入城屋舍皆爲虜人所燒毀各家所養之犬在城外百十爲羣有數千隻每遇夜出兵攻刦虜人營寨則羣犬爭吠虜賊知覺得以爲備公乃令諸軍多織竹簖潛於濠外近城去處張之旬日之間羣犬捕盡不惟士卒得肉食之自後出兵虜不知覺所以每出必捷

右件措置皆可法昔韋孝寬之守玉壁僅六旬劉信叔之守順昌幾二旬如毀土山焚攻具出兵接戰不過三五次而止今襄陽圍之閱月初無寸兵尺鐵之援以萬餘卒抗二十萬狂悍之虜大戰一十二水陸攻劫三十四比之二公事難而功倍之然公有韋劉之心故能保全襄陽後之守者惟高斯城深斯池器械皆備茍無我公忠赤之心亦未易以言守開禧三年三月既望謹誌

按史開禧用兵止載畢再遇數有功而詳其事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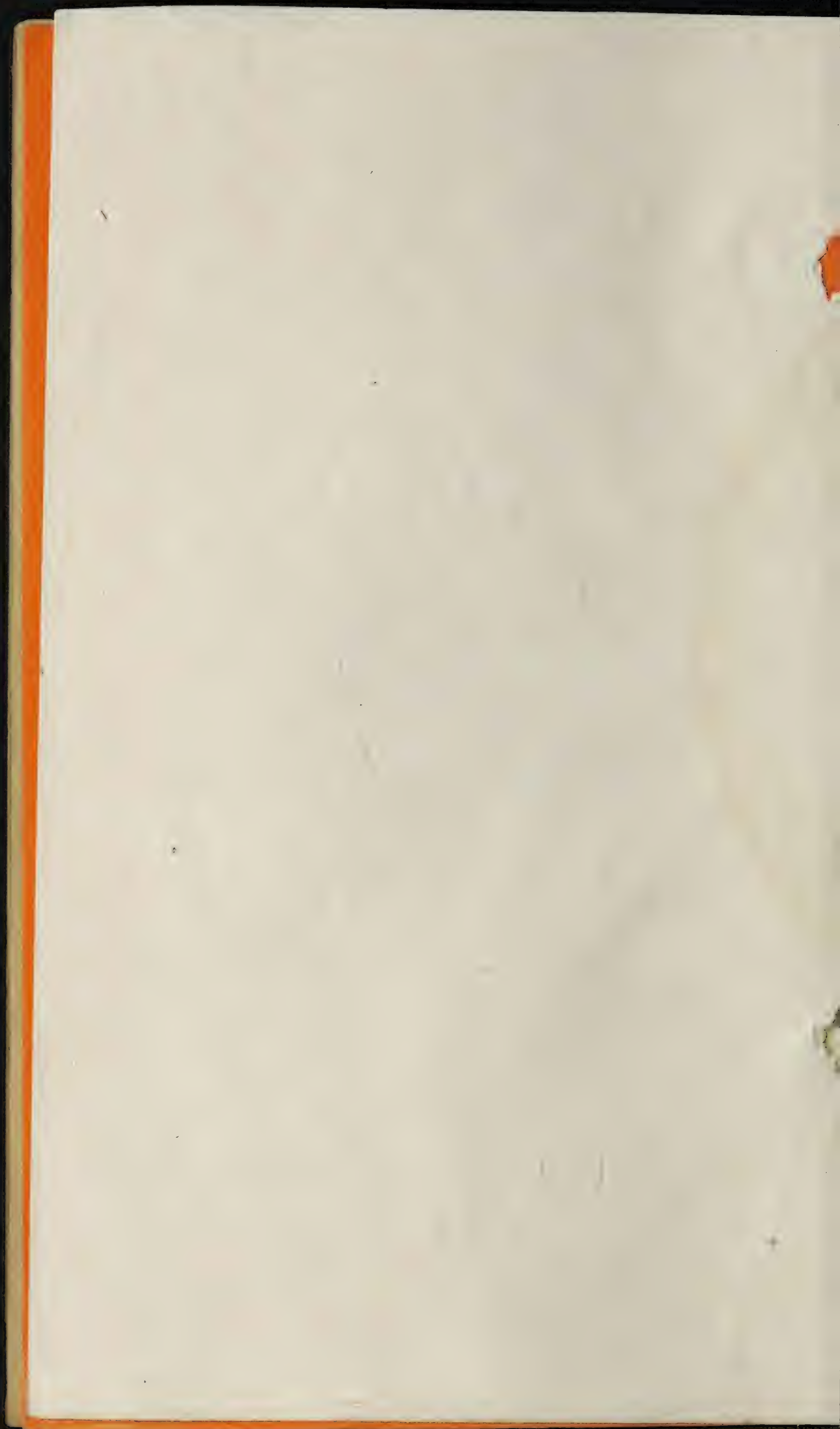
淳止有焚樊城而遁之記及魏友諒突圍而出事
今幕客紀注乃若此然則魏當何如紀之邪豈史
臣多遺逸而不及見此邪抑以爲誇張失眞而不
之取邪皆不可考已

襄陽守城錄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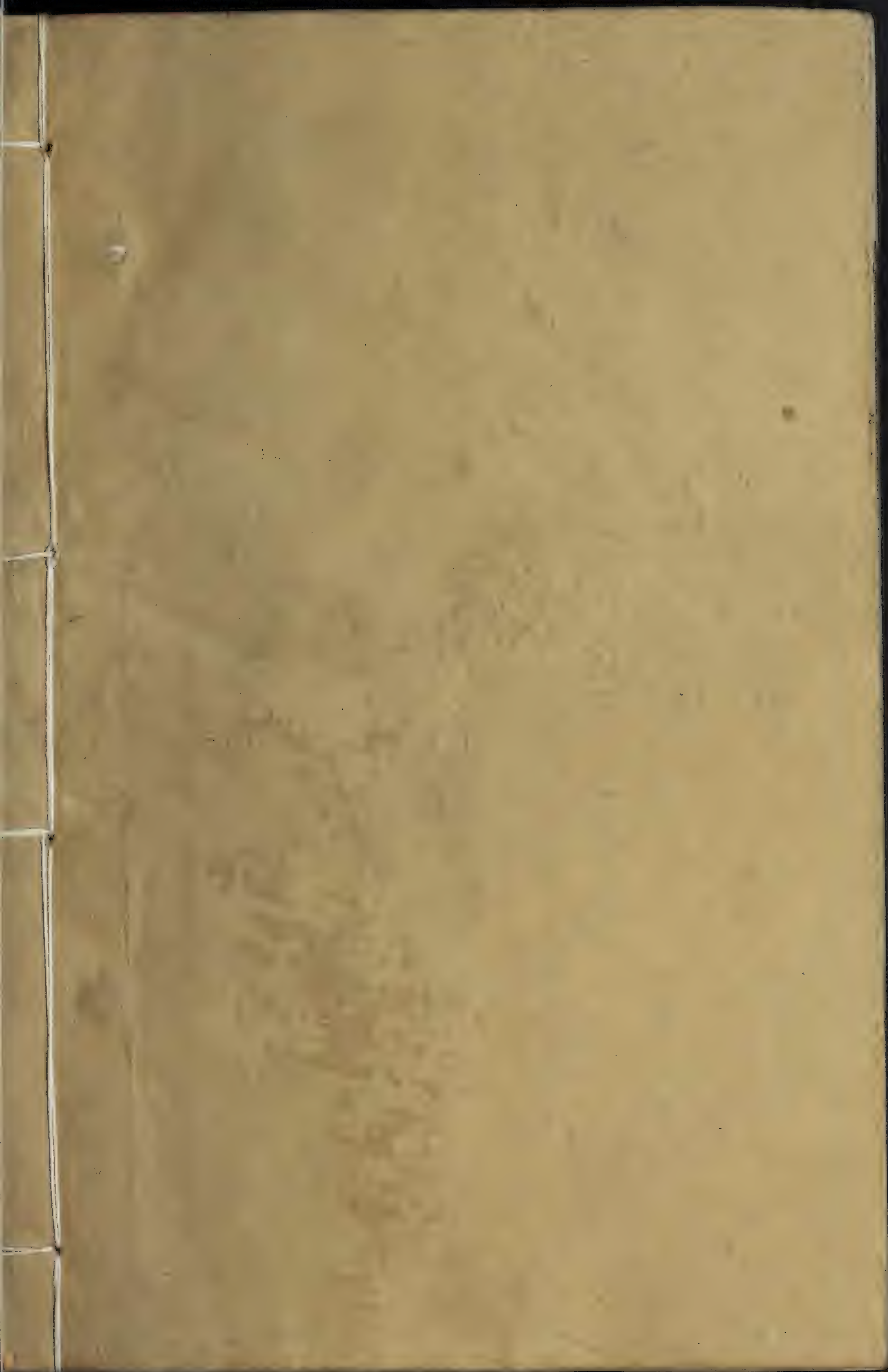
右襄陽守城錄一卷宋趙萬年撰案萬年字里未詳是書則紀開禧間趙淳守襄陽事蹟萬年蓋淳幕僚云四庫提要亦著錄附存目中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引用書目亦未之及殆亦罕覯之帙末附案語不知何人所撰援據各條皆見通鑑綱目續編謂迴不相侔遂疑是書之夸張失實然首尾完善所言戰守之事綦詳均鑿鑿可據似非臆撰者　提要謂其文多殘缺不盡可辨此亦亡友黃石溪明經鈔存本略有舛誤亟校勘以付剞劂焉噫襄陽爲今古南北朝戰守所必爭之地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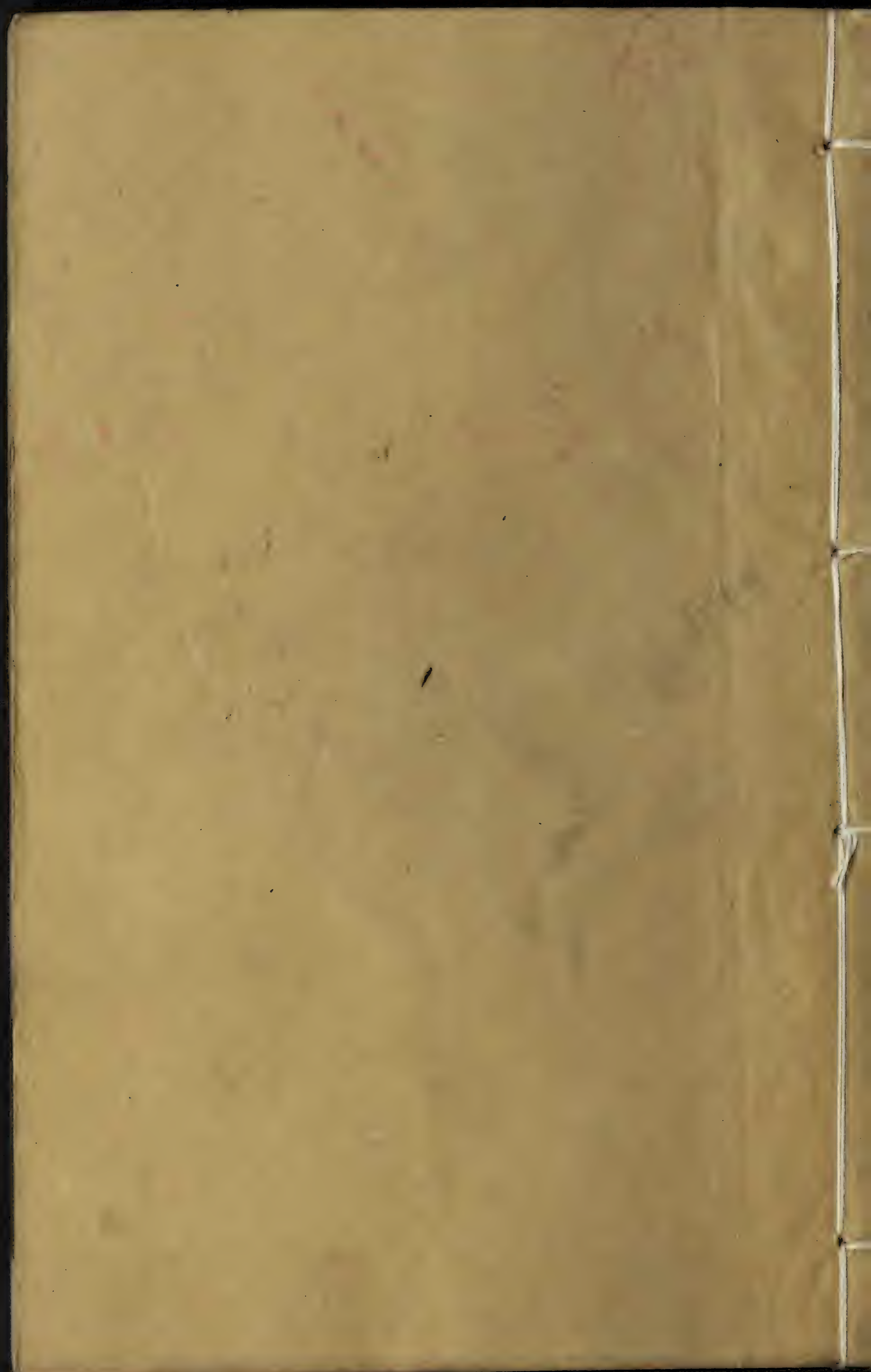
後南宋末呂文德守襄陽劉整降元請賂文德開榷場築堡壁而襄陽始困長圍六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元而淮南臨安俱不守矣則淳之功亦安可沒哉咸豐甲寅閏月上浣南海伍崇曜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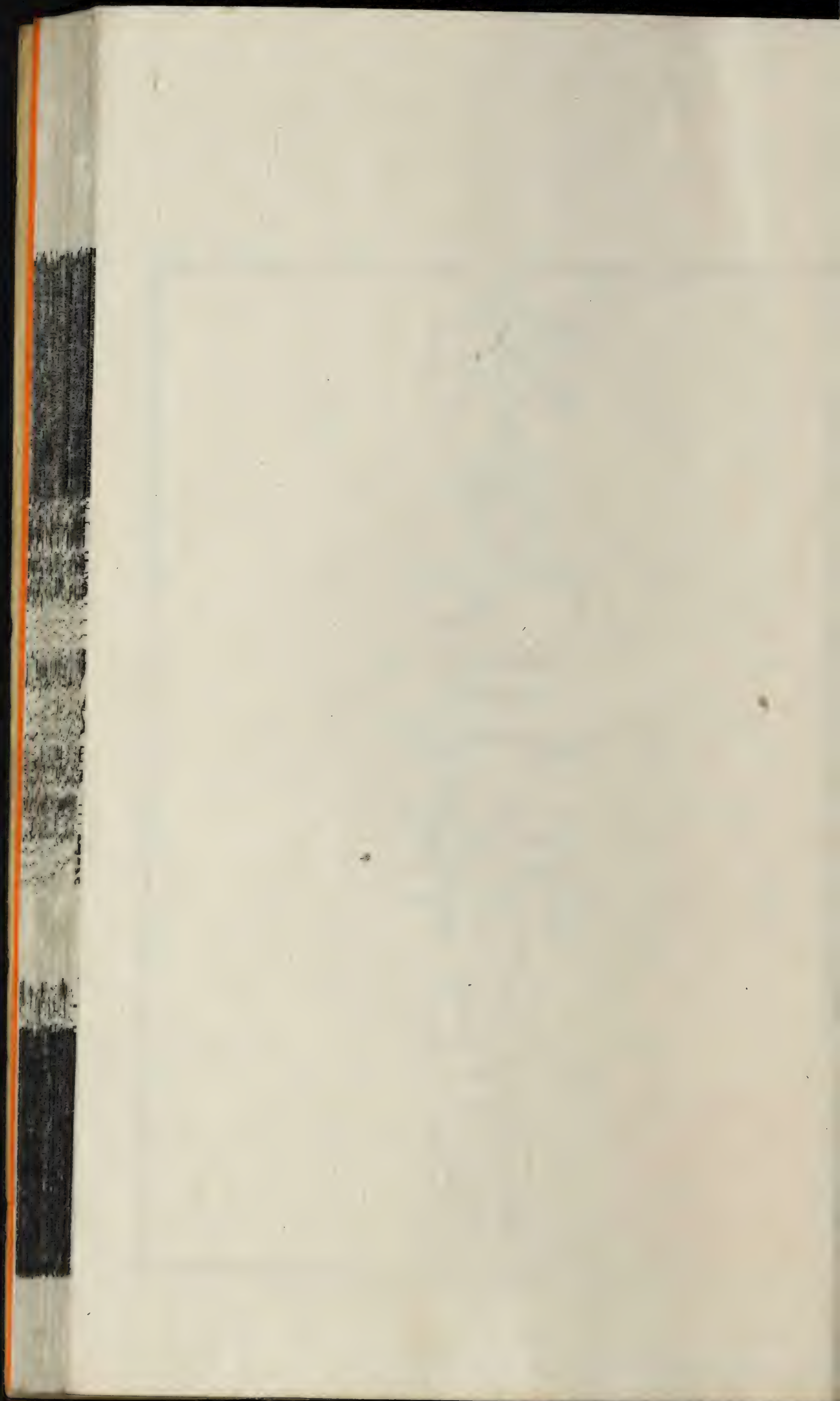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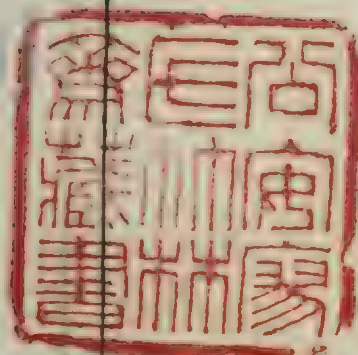








宋季三朝政要



宋季三朝政要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陳氏餘慶堂刊

理宗國史載之過北無復可攷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纫主本末纂集成書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

○卷之一

理宗

○卷之二

理宗

○卷之三

理宗

○卷之四

度宗

○卷之五

幼主

德祐元年　德祐二年

○附錄

廣王　景炎本末

益王　祥興本末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皇慶壬子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一

理宗

乙酉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上初即位與楊太后垂簾同聽政○上曰傅伯成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詔除寶學奉朝請○潘壬潘丙謀立濟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爲邏卒得其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意

王聞變易微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劵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而揭李全牓于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爲山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卒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於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

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來
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
死遂縊於州治尋下詔貶王爲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
眞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冤大理評事胡
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
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訐直無忌彌遠怒竄
夢昱於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巳死贈朝奉謚
剛簡仍官其子○詔取士先器識○夏眞德秀上殿奏
事勸上容受直言所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爲自立根

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攷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爾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

至矣德秀又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底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又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奏者欲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歷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

霅川之獄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

璧曩者以訛言之藉藉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百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德秀又奏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

之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懫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趙篯夫對御筆擢篯夫直祕閣與監司差遣德秀手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德秀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訃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語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

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德秀但唯唯洎入國門
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
甯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眞德秀言自漢文短喪至我
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阜陵上賓羅點建議乞令羣
臣易日之後朝會權用公服黑帶朔望奉慰皆衰服行
事大祥始除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後易以升祔紹
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
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胄變甲寅之制是
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哉上卽詔行在職事官

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巳降行○五月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於朝乃命趙范開閫於光黃之間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畧曰權衡於和戰之間無巳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擇將材揀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顧吾之力巳全吾之氣巳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畱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

臣切見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饋餫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公一人及師衄洛陽退師保境兵釁遂開始伏公先見○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月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為金人所決河

水淫溢自壽至汴水深並腰行役艮苦子才駐汴以俟
糧嵩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南滁州路鈐樊辛分路
出以偏師下鄭州巳卯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
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
今巳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
未集對趙葵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
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
上且命楊誼以廬州强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
糧諸軍以糧少為辭庚辰敏子啟行乙酉遣和州甯淮

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據洛陽至夜踰城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等遂入洛陽次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黄涼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猝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已爲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

負半之士卒乏糧盡殺馬而食望糧不至遂班師○改
湖州爲安吉州○

丙戌寶慶二年春詔長史勸農桑○親饗給犒軍士○
詔增價招糴○詔州縣舉遺逸之士補陳均陳文蔚官
○戒州縣毋得苛取於民○贓吏經赦不許改正○戒
飭省闈精考擇○上試進士賜王會龍等及第出身有
差○詔作新士風○梁成大劾眞德秀降三官初彌遠
欲去魏了翁眞德秀諭意有人敢言眞德秀者卽除察
院無人忍言之適梁成大參部闕之日坐茶肆中毀眞

公不直一錢或以告彌遠彌遠喜遂擢用之自小邑令
除察院首劾眞德秀詩以成大守建寧毀其所建宏詞
坊可以据摭者無所不至遂躐取禁從爲彌遠鷹犬嘗
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
大快公論中外藉藉目之爲梁成大識者非之魏了翁
貶靖州六年閉戶讀書自如也
丁亥寶慶三年春正月詔州縣勸農桑○朱熹贈太師
追封信國公○雪寒上命出米以濟飢民○賑濟畿甸
水災○洪咨夔召爲禮部郎官尋除監察御史升殿中

侍御史彈監察御史王定定左遷夔巳出臺改中書舍人王定者附史彌遠爲右司郎官嘗忤胡夢昱爲怪敢死者在臺與公異論公惡其姦邪故彈去之朝野驚歎咨夔除端明學士薨於位○救荒宜令有司申明遏米之禁○明堂詔省郊祀費○韃兵破關外四州制置鄭損棄三關不守

戊子紹定元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爲先○太白經天○雨雹○知潭州曾從龍置惠民倉○嚴飭和糴官吏○上命儒臣日侍經筵講經○湖南江西福建

盜起○申嚴舉主舉人才悔舉法○韃靼國兵長驅而南金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於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殆盡金人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分地界守禦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如是者十有五年金人不勝其擾朝廷議諸帥謹邊備上然之

己丑紹定二年春以程珌等知貢舉○上親試舉人賜黃朴以下及第出身有差○申嚴斛面之禁○台州水

○給諸軍薪炭錢○申明太學舍法○度正奏節儉事
○贓論人經郊方許到部參注○禁苞苴干請○詔民
間二稅依時過割稅賦不許抑令折納○汀邵寇發陳
韡平之晏頭陀夢彪嘯聚汀邵境上殘破寧化清流將
樂諸邑迫南劒帥府請於朝謂非陳韡莫破此賊時韡
丁父憂詔起復知南劒州韡至州籍峽常民兵申乞調
淮西精兵五千人救援淮西制置會式中遣將陳萬以
三千五百人來朝廷遂除韡提刑招捕使擊破潭飛磜
諭降蓮城七十二寨賊潰夢彪降誅之○諭鄭損防遏

海道○桂如琥奏屯田

庚寅紹定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三月丁酉雨土○行在會子庫置監官○覈實二廣丁錢○四川旱命州縣賑恤○減閩田稅○招瀕海漁業人充水軍慈明殿出緡錢犒諸軍○邵武寇犯建寧府劉純擊敗之○蠲被盜州縣租稅一半○江西瑞州禾稼秀而不實民間乏食○九月信國公朱熹改封徽國公○明堂○上飲宴過度史彌遠臥病中時人譏之曰陰陽眠燮理天地醉經綸

辛卯紹定四年春二月詔錄學術深邃之賢○李全平先是京東忠義軍都統制李先者亦歸朝人爲樞密都統制史彌遠以事誅之李全懼有異志使其弟李平潛爲諜於都堂朝議以文臣不知兵選武臣制之乃以許國換授太府卿揚州制置使移書楚州旣至全入謁因與客杜耒議延見之禮耒曰彼狠子野心宜責其横挺庭參全怒殺許國屠其家國被執罵曰杜耒殺我乃以槀東耒而生爇之遂叛後全圍揚州時趙葵守城因元宵放燈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掛榜城曰許百騎入

城觀燈聞李全嘗著白袍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遊城出去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至第三年修城見金甲玉帶方知全死於此○韃靼白山東通好欲假淮東以趨河南羣臣議不許○度正奏韃靼兵入蜀詔諸州守臣嚴守備兵退曲赦四川軍民○襄帥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金詔羣臣議○追毀趙汝騳出身文字○眞德秀以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飭州縣科糴之弊○秋成歉實災傷蠲減○蠲紹興被水民戶折麥○都城大火延燒太廟三省

六部御史臺祕書玉牒所詔求言籍田令徐淸叟上疏乞爲濟王立後其畧曰巴陵有過罔克繼統陛下手足之愛可謂甚至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義服御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在我不容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爲甚今火延太室由陛下一念之慍忍加同氣傷和召異疏上不報辛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雖太廟亦不免惟史丞相府獨存洪舜俞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榯也八言

藉藉迄不免責

壬辰紹定五年春詔知舉陳貴誼等先器識後詞藻○二月太白經天○廷試定在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徐元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陰雨出米紓民食○蠲竹木之征三月○詔諸路監司減放旱歉○陳貴誼乞革文弊○國兵與韃靼國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李日邁請舉廉去貪○赦盱眙改爲招信軍○韃靼國遣使來議夾攻金人史嵩之以鄒伸之奉使草地報聘北朝伸之曰本朝與貴國素無釁隙

甯宗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所以俾之等前來北朝從之仍許以河南歸本國

癸巳紹定六年詔抑貪競○李日遵乞詔諸道隨有無勸分○置寨松江口防海道○戒飭坑冶司納新錢毋許截錢納券○二廣敷鹽之害○六月金主歸德絕糧奔蔡州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爲不祥○趙葵

乞經理營田○趙至道奏民間賦稅宜選擇鄉司以革
產錢飛走之弊○賜史宇之宅之出身○秤提見鏹流
通○十月史彌遠死彌遠開禧丁卯爲禮部侍郎白楊
太后誅侂胄事甚祕侂胄死而甯宗不知居數日上顧
問侂胄安在否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爲相十
七年甯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
成大李知孝等列布於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
趙汝述時號四木彌遠出入禁苑擅權用事臺諫爭言
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史嵩之爲京湖

制置使置司襄陽○十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襄陽帥
孟珙以兵四萬人至蔡州滅金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
運糧十萬給南北軍
甲午端平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
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元旦詔求言舉
賢○十一月孟珙兵先薄蔡州城下時韃靼國兵未至
珙攻城甚急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閤自縊後
主爲亂軍所害○鄭清之除左相喬行簡除右相收召
人才如眞德秀魏了翁諸賢時論以端平比之元祐○

優恤兩淮運米入夫○賑恤三京降附○夏除眞德秀吏部尙書○史嵩之上露布以八陵圖守緒骨函及參政張天綱都尉完顏好海玉帶金銀牌等來獻除知樞密院事都督軍馬○嵩之奏乞經理四京有詔集議眞德秀洪咨夔趙履常等爭之惟鄭相主其說○洪咨夔奏金亡而有興者○高奎奏邊事四幸四慮○詔集議和戰攻守○趙汝测奏黄州六關○詔歲除主帥主兵官揀汰諸軍○諸路縣隸人押赴淮襄充軍○趙立夫奏和糴利病○禁銅錢下海○袁甫奏緇漳泉興化丁

錢○詔李心傳修國朝會要○詔措置楮幣○秋除眞
德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魏了翁除禮部尙書
兼侍讀尋除端明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出
內帑緡錢兌易○却歸正蕃臣獻馬○蠲放仁和地稅
○冬以趙范爲京湖制置使鎭襄陽○九月眞德秀進
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閫代去江淮出師
取三京王師果潰於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
中原無主政是上天監觀四方爲民擇主之時若能修
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爲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

宅人臣向爲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告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卽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旣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尚存懲贓吏而贓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掊刻停邊閫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

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
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
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
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
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
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旣久湮又須陸運勞費
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
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
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斂寬實爲主又言

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爲
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
同於爲國元祐中稟稟向治惟羣賢自相矛盾小人得
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爲戒上輒稱善又言士大
夫狃於舊習上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
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
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
可見忠誠○魏了翁奏劄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爲權
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爲之時

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嬙御便嬖取憐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爲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爲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宮之中可託者誰歟當事變還來之時可以係天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屛大宗維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係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

自爲而畧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恩意而用之私情耶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鹵莽特甚事關國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生之誤國雖身膏鈇鉞死無所益是以及今懇懇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行不然臣之言未肯已也兵威所加凶醜言服則有之矣今敗於彭城而李全降敗於朐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也哉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及督視京湖又曰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文檄星馳就道既而祈請錢物辟至屬官皆不

能盡如初意臣之處此進退維谷矧又有難於此者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廬黃賊酋多斃賊未退而荆襄淮西之事方棘也今已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以千卒倀倀乎舒蘄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而行或憑鼓而閱警報一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其不及可也○眞德秀進大學衍義其書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

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凡四十三卷次日後殿聚講上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後德秀輪當進讀大學章句畢上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便合就今日進讀○蒙古國使人入朝

乙未端平二年春以眞德秀知貢舉○天狗星墜淮安軍金棠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及相與觀則化

爲碎石其色紅或者以爲兵戈之兆○三月以眞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請息民講武上嘉納之未數日薨諡文忠○安南國進方物○四月上試進士賜吳叔告等及第出身有差○詔邊臣警備○臣寮奏乞以保蜀爲念○五月唐州守楊侁至襄陽稟議因言本州統制郭勝有異志趙范先置勘院將召郭勝以鞫之會蔣應分司唐州已泄其事郭閉城率衆射死侁於涼篙中且密遣人求北援反報至襄趙范乃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號二萬又命隨州

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軍馬攝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
楷監軍三人皆以西師之敗咸願自奮七月三日北兵
至唐州棗林子才子澄聞之而遁十一月北兵至襄陽
約六七千人下寨於桓溪山趙范出師戰於上閘口余
晢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北兵退乃班師○臨安軍
民交閧俞元廣奏軍無紀律詔閫率並依軍制○詔集
議楮幣出度牒收西界會子○節用以秤提楮價○詔
行覆試法陳均進長編綱目○遣使蒙古國

丙申端平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蠲興國軍秤尺牙

稅錢○賜安南國王封爵襲衣金帶○駁放豪民出身
○楮幣宜造十八界降黃榜措置會子○賑昭州英德
府水賑襄漢水詔蠲被水州郡稅○明堂行禮之夕大
雨震雷人以爲變理非人之咎鄭淸之喬行簡並罷相
尋有旨畱行簡侍經筵冬再相進平章軍國重事封益
國公行簡淸直有人望薨於位○十二月韃靼國兵入
普州順慶潼川府破成都府掠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
陷破獨夔州一路及瀘果合數州僅存蜀將曹友聞死
蜀破而淮甸有警○王瓚奏備邊之計○孟珙任四川

宣撫使兼京湖制帥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射軍中而亦讀書頗能文尤多著述

丁酉嘉熙元年詔趙葵措置邊事○開邊後下詔悔過○詔沿邊帥守議和戰攻守之策○詔安集淮蜀荊襄○給犒沿邊將士○詔國子監刊文公通鑑綱目○許應龍除端明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月行都大火由巳至酉延燒居民五十三萬家士民上書咸訴濟王冤者侍御史蔣峴史黨獨唱邪說謂火災天數何預

故王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皷扇異論同日去國幷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皆論以漢法自後羣臣無敢言者○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畧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尤不可忽者斯民之疑必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灾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灾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委重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顧乃委曲諱言二年而始下哀

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風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變理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甯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火趟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疑又有三謗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

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白簡間煩貼
方面置局以行囑託每有科降椿留供費此錢此物歸
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
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謗不解除
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須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
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
出於意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
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
之功潛邸外姻他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

倖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佚樂不足以奪憂勤是矣邊烽警急而增置嬪妃之閣錫宴雖罷而未徹排當之常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臣以爲不絕逸豫之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因疑生謗因謗生疑陛下欲囘天意則凡羣言之所指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痛自刻厲而速改之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十月北兵犯安豐軍知軍杜杲有備北兵至以火礮焚樓櫓隨陷隨補以八都硬軍斫牌杈八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所被甲以牛革十

餘重爲之設面簾以障矢公募善射者用小箭專射其目盡中之北兵塡壕爲二十七垻次分兵扼垻北兵乘南風縱燎俄大風雨雪驟至乃募壯士奪垻路士皆奮躍死戰北兵追池帥呂文德突圍入協力捍禦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道傍見其遺屨長尺有咫訝之或云安豐鬻薪人也遣吏詣其家値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留吏一宿偕見趙留之帳前在邊立功遂至顯官

戊戌嘉熙二年詔三衙及諸軍統制舉堪充將材二人

○詔舉通曉兵財人才○春安豐軍捷書至杜杲進三秩授將作監兼淮西安撫尋除知廬州○浙江水災遣使施惠○風雹爲災○赦宥淮蜀○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周坦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時邵澤同廷對有中貴人巡按見邵澤所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與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日前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曰若人用此立說取爲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囘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此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寘首選時已取

周坦爲狀元羣臣賀曰喜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爲榜眼○九月察罕擁北兵八十萬圍廬州約先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犯公安者杜杲與客登城四郊鐵騎極目無際北兵日夕用欑砲攻打杲恃串樓爲固北兵築垻尤高於樓城杲以油灌草即垻下燒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垻上衆驚杲乘兵出戰追躡數十里北兵遁去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軍伏精鋭於要害兵過伏不能進或曰

公何以知其必勝杲曰力守淮河以迂其道也○舉遺逸補錢時吳如愚官○放行混補○命王埜察訪江西○詔犒擺鋪軍○較財用司殿最○趙康奏會計州縣財賦○喬行簡奏兵財分委執政○置國用房○申飭鹽課○出祠牒會子給四川軍人生券○因旱賑濟寬減○冬除杜杲兵部侍郎淮西制置使○蒙古國遣使來乃遣使報聘曹咸用奏以爲和議不可信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二

譚瑩玉生覆校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二

理宗

〈己亥〉嘉熙三年詔嚴州縣義倉以備賑濟○旱因旱賑邮寬減○詔蠲民三年零租○詔兩司築堤捍潮○喬行簡用元祐故事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左丞相史嵩之入奏就拜右丞相嵩之獨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三相當國時論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賢相薨於位○陳韡為建康留守斬殿司崔福福從

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後爲路鈐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又追逐總所趙監酒親屬韓委會廳戒諭然終不悛値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協力因厚遺之福遇賊不擊托言葬女而歸更不申聞大閫主帥亦無如之何韓以爲從本司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倣效遂斬之旣而自劾朝廷獎諭放罪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韓以私忿殺之〇十月虹見〇風雹爲灾〇杜杲破察罕八十萬除權刑部尚書

庚子嘉熙四年春正月詔貢舉崇學殖嚌道眞〇地震

○星變下詔罪己○白氣亘天○江浙福建旱傷○紹興府薦饑蠲紹興府夏稅○救嚴州荒○都城大荒饑者奪食於路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微利市中殺人以賣日未晡路無行人○北使王檝來先是檝請北朝與本國和好嵩之遣使至草地與檝偕來議歲幣○彭大雅使北○詔賦稅苗米毋得多科取於民○秤提會子史嵩之以五折二十七界會子五道准十八界一道

辛丑淳祐元年正月朔詔舉文武才○降詔幸學○上幸太學詔周惇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從祀夫子廟庭

黜王安石從祀御書白鹿洞規賜諸生○以杜範知貢舉○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四月上試進士賜徐儼夫等及第出身有差○嶽州火○詔飭監司嚴禁贓吏○詔高定子修四朝國史○詔別之傑措置戰禦○詔補三衙闕額○申明常平義倉○杜範拜右相範性剛介以不阿附時相去位○曹豳奏三闔和戰之議不同

壬寅淳祐二年賞趙葵築夔城○雨雹○詔六曹寺監錢穀並上籍於朝○別之傑入覲言邊事○旌王定葉

武子恬退○賜趙葵出身同知樞密院事○詔軍功就
鄉舉者聽○賑濟紹興處婺水澇○劉漢弼言茶法十
六事○李曾伯乞主守視○徐榮叟參知政事李公韶
與宰相議不合求去清叟曰韶議論無阿附朝行如此
士夫絶少安可去言不聽而榮叟求去○杜杲解義眞
園功進敷學○給諸軍雪寒錢○出米楮令安豐修武
備○趙時學奏蜀事
（癸卯）淳祐三年春詔科舉求有用之學○蠲高郵創收
牛租○賦稅詔用十八界會折錢○賞王福等築安豐

城○申嚴社倉科配之禁○召趙葵欲除右丞相葵到
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人葵知之乃徑出國門上表辭
相位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
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詔撥弓箭
給招信軍○置策應軍屯京口○賞何舜臣舟師策應
之功○命余玠宣諭蜀○劉晉之言蜀當置閫重慶○
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築
重慶城以禦利閬薇夔峽爲蜀之根柢自此支吾二十
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促迫人多怨之大雅微時有富

民貧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毆死一鄰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於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供析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爲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胸前程遠大見於此矣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爲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爲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爲祝文曰大國之鄉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入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

成簡健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爲之立廟○蜀自丁亥失關外丙申殘破之餘所存僅數州蜀中財賦入戸部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絲綿之類不與焉既失蜀國用愈窘鄭損既罷朝廷用余玠彭大雅余玠者不覊之士上於布衣中擢用之入蜀作經理四蜀圖奏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上許之於是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是也在蜀十年有經理功大

雅亦有勞績玠大雅死用余晦李曾伯皆以貪謬罔功
朝廷亦視蜀爲墮甑矣○呂文德總統兩淮出戰軍馬
○合淮東提刑節制推鋒軍

甲辰淳祐四年春以金淵知貢舉○賞曹致包砌山城
○建龍翔宮於中瓦奉祀感生帝君拆居民屋宇三除
之二○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四月上試進士賜
留夢炎等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劉晉之除諫議大夫
呂午除起居郎趙綸除起居舍人王瓚殿中侍御史龔
世基胡清獻除察院○六月呂文德依舊侍衞馬軍副

都指揮使兼淮西路招撫使節制濠豐宿亳等軍兼知濠州○壽春城築甫畢北兵突至植柵重橋絶港以遏援師王鑒等首調制領策應事○八月甯宗參配天地差官奏告○察院龔世基奏川蜀荆襄兩淮守備及擇將選兵事○劉大諫奏推功賞以勵軍心明分義以定人心寛征賦以悅民心○鄭性之除權兵部尚書○戒邊將毋擅興戎○孟珙造戰車招河南八郡來歸○招江淮失業人置武勝軍○詔犒壽春解圍安豐策應將士○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賞萬春等招游擊軍○

史嵩之進四朝中興史○詔兩浙郡邑夏稅折帛並以
楮準錢○范知院再乞歸田里不允○九月項容孫除
吏部侍郎葉貴起居郎陳愷權工部侍郎陳一薦兼權
禮部侍郎韓祥起居舍人○命御史監銓試○察院胡
清獻奏乞禁戢兩浙和買江西運綱福建和糴廣南丁
錢擾民四弊○史彌忠甍上遺表特贈少師保寧軍節
度使鄭國公仍令有司定謚以聞○史嵩之丁父彌忠
憂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永國公令學士院降制先
是黃濤上書乞斬嵩之以謝天下劉應起上疏謂嵩之

牢籠既密則陛下之國危矣元徐霖上書言其姦深擅權上不之悟至是侍郎徐元杰上疏令其終喪史憾之上亦不聽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等恭覩御筆起復右丞相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已可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

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愛於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

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祕曩者開督府以和議情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

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殆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閽訃不行乃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屬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鐺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公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耶臣謹按古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嵩之於其父之病也盍涕泣以告陛

下曰臣父年八十餘矣恐朝夕不相見矧陛下春秋鼎盛臣事陛下之日長而事父之日短願陛下哀而賜之歸使臣一見老父終天何憾陛下以孝教天下未必不可其請也今嵩之視父病如路人方峩冠整佩洋洋入政事堂鼎食談笑無異平昔昔李密有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密之於祖母猶爾嵩之之於父獨不然乎臣又按禮經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嵩之於父之死也盡號泣於昊天曰某不孝父病不及藥是罪大矣今父死不

及僉欲與俱殞不可得也星馳奔赴雖日行百里可也今嵩之覩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作飛鳥依人之態又擺布私人以爲去後之地暨姦謀已遂乃始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也晉顧和喪母其君欲起之和曰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如和不才秪以傷孝道壞風俗爾時人高之和在衰世猶能盡其孝道以厲風俗嵩之身爲公輔曾一顧和之不若乎且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

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
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
知敵情叵惻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
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
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
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
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消
而嵩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
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吾國

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爲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

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是也史氏

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會於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

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爲生靈
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實不能企其萬一
況可匹於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喉舌者此其驗
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諗潰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
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
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
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
陛下蓋欲行其刧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喉舌
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目爲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

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者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嚴嚴具瞻之位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名敎於泰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敎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矣惟陛下裁幸○武學生翁日善六十七人上書言史嵩之略曰天下不幸有無父之人不

可使有無父之國父年高而不之懼父疾篤而不之省
及父身歿而不之慼此市井小人不顧廉恥不恤物議
者容或有之世所指目為無父之人也人而為無父之
人其罪特止於一身國而為無父之國其禍將及於天
下陛下為綱常之主正當以仁孝治天下以忠義律臣
子乃以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官之上其何以為
訓耶○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
畧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大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
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

泯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政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而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入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

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
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
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
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
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懽以才名軋己而嗾逐
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
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
叟趙葵皆墮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又以每事必
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

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逮其去竊聞王
正月乙卯太學九士扣闕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
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翹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
邪小人奉承唯謹卽今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
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
身處佚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
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
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畧曰肅讀麻制私竊有疑陛下
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

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爲陛
下之喉舌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嵩之不
孝上徹於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卽欲捨苫塊而坐廟
堂脫衰絰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
屬念史氏則公主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
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
下決去大姦則社稷幸甚建昌教授盧鉞與太學生同
日上書皆不報太學武學宗學再伏闕上書劉鎮又上
封事上意頗悟嵩之乃奏劄辭免武舉劉耐叛四學上

書曰嘗觀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於一二愚士横議爾春秋戰國之士聚於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或請毀鄉校而子產不許孰不以是賢子產也臣猶恨子產於此時無以變士習淑人心而付之自然陛下尊居天陛置輔相於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自輔相至於臺諫侍從而下或目之以禽獸或指之以鬼魅或斥之以盜賊然則朝廷何以爲朝廷中國何以爲中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久矣

若使嵩之眞要取起復而後去眞匿喪旬餘而後發固無逃天下後世之議若嵩之聞訃未嘗匿喪而起復之命眞出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顯告天下下臣此章揭示四學輕儇浮薄者有所警戒於世道實非小補○太學齋廊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夕入時相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宗尹趙與𥲅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靖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

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躔爲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敎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甯畏觸鱗咸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肆行於一網不任其咎咎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既便己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輩告爾同盟口見義而不爲當行己而有恥苟爲飽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

盡削進士籍

(乙巳)淳祐五年春詔求通天文歷算之人○閔雨日食降詔○申嚴稅賦重催抑勒之禁○築泗州城出楮米爲泗州城池費○杜範再入相薨於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无敢下筯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爲邪邪人指正爲邪互爲消長○詔撫綏中原遺民○出楮付殿司造軍器○史嵩之以永國公致仕○范鍾等上玉牒等書○趙葵乞造戰船以備緩急○令沿海團結三郡民船○出楮百萬犒水

陸戰守諸軍○陳韡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范鍾罷相時游侶與鍾並相不協鍾以臺諫罷鍾方坐都堂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丙午淳祐六年春詔三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張磻言治兵理財○賜劉克莊出身領史事○賞蕭逢辰買馬修城○詔賈似道任責山寨城築○召鄭清之侍講經筵○置國用所○旌林公遇恬退詢所欲言○胡穎有威名每見淫祠卽毀之人呼曰胡打鬼丙辰爲廣東經畧廣州僧寺佛像中有巨蛇藏於內時出享人祭

祀僧托之題疏得錢數千緡穎至毀其佛擊死巨蛇而
投諸江正僧人之罪籍其錢以沒官其怪遂息奏請禁
淫祠上從之○作集慶宮以祈福○詔舉閫臣計臣○
章鑒疏乞儲才

丁未淳祐七年春以吳潛知貢舉○游侶罷相○鄭清
之再入相時清之昏耄政出子姪○雨雹○四月上試
進士賜張淵微等及第出身有差○改官田所爲田事
所○旱詔求言○詔諸統制各聽所屬節制○置計簿
房○劾守臣害科舉法○黃洪奏修四朝史○削貪暴

官吏○津遣三邊士歸里○削遂寧府監試[illegible]舉官○支會付淮西造船艂船以備攻守○賜曾經北兵入地田租○蠲兩浙租七萬有奇○福建水詔發運司出米賑之

戊申淳祐八年春正月勸課農桑○工部尚書趙汝騰言黃濤阿媚舊相濤申省辨白司諫陳垓御史蔡榮連章劾汝騰以爲過言二人俱貶○夏徐清叟除端明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申嚴太學規矩○秋飭武臣守邊備○秤提會子十七界十八界兩界會子永遠行用

〈己酉〉淳祐九年詔禮部貢舉精加考核○詔增兩淮六州解額○賞陳純仁興水利○詔封安南國王○賈似道爲荊湖制置使代馬光祖○吳潛帥越○臺綱不振時變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删去謂之節貼臺諫不敢與爭〔〕上命儒臣二人日侍經筵督府結局

〈庚戌〉淳祐十年春申警省闈求實才○以董槐知貢舉○殿試改用八月十五日○詔淮西帥提舉山寨○鄭清之入相○褒余玠八年守蜀之功玠字義夫有才畧

帥蜀八年邊庭甯肅人賴以安〇八月上試進士賜方夢魁等及第出身有差〇立秤提會子殿最之法〇詔郡邑出義倉賑水災〇詔舉閫臣計臣〇上爲閻貴妃建功德寺於九里松名顯慶寺殿宇壯麗甲於靈隱天竺臺臣交章謂興土木之工費國家財用請節浮費以備軍儲〇嚴州水〇十二月丁巳虹見

（辛亥）淳祐十一年春申明游士貢舉法〇求遺書及名儒著述〇吳潛謝方叔入相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己嗊傳麻制已下衆心汹汹及聽宣制則吳潛

謝方叔也始上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焉○陳垓奏立紹興書堂○余玠獻捷先是玠師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玠在蜀創建城壁修築關隘增屯堡柵數年之間邊塵不驚浸以驕恣而清之再相因慫慂其進兵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後至興元無功而還○劉克莊趙以夫同修纂國史○詔賑濟流民○詔兩淮荆襄沿江團結保伍○浚合肥濠○立郡庠校課赴上庠補試法○鄭清之薨於位上臨其喪哭之甚哀○劉漢弼奏襄閫當在江陵○詔殿

前司殁故者許子弟塡刺

壬子淳祐十二年春新歷成賜名會天○申嚴諸郡教閱○宰執奏儲邊面之才○廢江灣等五酒庫○秤提會子以吳潛專任其責○詔諸路帥臣沿邊武備宜爲經久規模○復閏二月省試四月殿試○罷諸郡經界○六月嚴衢婺信台處建劒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徐清叟奏曰唐五行志曰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課所入未免增直取贏而商賈告病此又水之所由應也漢關中大水翼奉以

爲親后舅之故故今日少抑官宦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蠲新復州縣稅三年○諭輔臣變文體○蠲臨安府征稅○詔舟師各分地面○詔立江淮遊擊軍○詔襄樊措置屯田○臨安府詔求書○追錄彭大雅創築渝城功○州縣打納全用楮○給度牒下臨安府易兩界破會○冬十月韃靼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皆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余玠斬王夔人皆寃之○徐淸叟參知政事時余玠專制於蜀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悖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

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上不答清叟留班奏云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上乃從其言

癸丑寶祐元年徐清叟奏當守東海漣水○賈似道海城獻捷○四月士人太學補試士人入試蹂踐而死者衆○温台處大水○申嚴廷試挾書之禁○北使到濠州○召余玠以本職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敗績而歸羞愧飲藥而死○十一月大閱○上試進士賜姚勉以下及第出身有差○上問邊報如何忽襄間奏捷

上大喜

甲寅寶祐二年以余晦宣撫西蜀道而行奏云晦非其才乞收回差遣上不報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内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鄉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

皆有不安詔命已頒決難反汗其後晦果敗蜀失紫金山要地爲其城之○錄余玠家財助蜀○詔撫諭四川官吏軍民○北兵築利州閬州○收復安西堡奏捷上大喜乃賞將士之有功者○賈似道城東海○上問淮哨退否詔呂文德應援上下○謝方叔等進經武要略等書○徐淸叟除知院兼參知政事淸叟奏蜀置四帥○排保甲行手實法○安南國王加封奉正功臣○措置錢楮○余晦斬王惟忠惟忠與晦俱浙東人少微賤晦小名余再五以余天錫之薦爲四川制置使時惟忠

爲利路安撫閱除目笑曰余再五來也晦聞之怒誣奏
惟忠潛通北境下大理寺勘官陳大方承旨鍛成之惟
忠斬於市血流而上惟忠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
天未幾大方朝恍惚與惟忠還遂卒
乙卯寶祐三年春正月詔郡國取典雅恢閎之才○謝
方叔罷相言者謂方叔之政皆出子弟故罷相制云政
權皆由滈出人謂斯何國事非當密言父訓安在以董
槐爲右丞相○三月己未雨土○雲南有北兵思播當
嚴爲備○詔邊事許盡言不許傳播○賈似道興復廣

陵堡城○蜀郡地震○均州築城龍山○四川兵財並
聽宣司○詔溫和守鬲奴堡以守光化○巴州獻捷○
諸州禁兵不得差借○教閱精加選擇○六月丁大全
除司諫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時目大全大方
大昌為三不吠犬○令諸路自實田畝以覈滲漏徐清
叟曰自實乃秦之弊法不可再復數月兩浙江東西民
甚苦之上一日臨朝曰自實擾民可且住行○御史洪
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而去國巨璫董宋
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奪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

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時閻妃怙寵馬天驥丁大全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云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兩淮奏擒舊海偽元帥

丙辰寶祐四年詔舉廉吏○邊備合加申嚴○立安邊太平局○董槐罷相時丁大全爲監察御史奏槐章未下先調臨安府隅兵百餘人挺刃圍其第以臺牒驅迫出之時有詩云空使蜀人思董丞恨無漢劍斬丁公○程元鳳爲右丞相○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攻丁大全大全怒取旨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並削籍編

置下臨安府押出國門祭酒司業率二十齋學生冠帶
送出圜橋府大全愈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譸張
噪吻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前廊學官看詳
牒報檢院方許聞奏○四月上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
第出身有差○撥官誥詞牒收換弊楮並從燒毁○出
庫錢兌使○出新川會收換川引○賈似道參知政事
兩淮大使○下詔訓貪○詔戒掊克○定趙與鷟招軍
名遊擊○蜀中得捷奏加警備因蜀捷趣上功恤流離
優恤援蜀戍兵○韃靼兵築棗陽冬犯襄陽爲援郢計

○獎諭李曾伯復襄樊○嚴加老鼠隘○韃靼兵留大理國○浙江堤成○賜安南國獎諭○上欲復用嵩之詔除觀文殿大學士落致仕與前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上以御寶黃册催內藏坊場錢知嚴州吳槩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册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它時靑史書之曰以御寶督坊場錢自今日始何以爲萬世法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之

丁巳寶祐五年詔以新美士習爲先○趙葵乞招軍十萬○趙葵水陸並進大捷○褒淮閫獻捷○姚永慶言蜀中便宜○蜀中之捷○詔安集蜀民○蜀報北兵犯嚴州○置廣右堡寨○築宜州城防窺伺邕宜分洞兵控扼施黔○吳淵乞萬兵備瀘敘思播○劉𦿨擇之措置鹽井等隘○賈似道奏築荆州城○謀收復光棗○丁大全入相大全得寵在室橫甚宰執畏之依憑二豎竟彈逐宰相而據其位○程元鳳進玉牒等史○十月虹見○臨安火○申儆邊備○詔整舟師之備○降逃

亡軍諭○蠲州郡欠內帑項目○督責郵遞稽滯○賦
吏周福孫貸命流二千里
戊午寶祐六年春正月元旦戒飭惜名器○程元鳳罷
相○詔帥臣謹邊備毋恃其不來○馬光祖向士璧自
捐軍費○詔諸閫招塡軍額○北兵窺苦竹隘諭蒲擇
之守苦竹隘○韃靼兵窺劍門又窺東川令蜀將各分
地分防禦○劉雄飛捷於橫山雄飛本隆興府犯事人
解至鄂州收繫一日得脫宿荒沙垻中夜半見天門開
心竊自喜遂投充揚州制司敢勇軍出軍有功似道辟

差權和州不數日除知州遷四川制置使○韃靼兵犯安南田應寅乞屯瀘溆援思播乃修築思播關隘調兵防播州支徑差官相度置王平屯趣徐敏子防邕宜○韃靼兵侵羅氏鬼國屯兵爲交人聲援○長甯軍修築凌霄城成○監司郡守不許擅支官錢○楊禮堅守安西堡進官○詔督府江淮制置進援上流○分遣舟師防堵○趙葵申隨州之捷○光化之捷○襄樊解圍○賑鄖過江轉徙淮民○出米賑糶收弊楮○徐溼孫除給事中○韃靼兵哨通泰又哨安豐守臣迎敵却之繼

而懷遠漣水皆奏捷詔嚴備上流○杜庶除刑部郎辭免陞寶章閣仍舊淮西憲兼知廬州主管安撫司公事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二

譚瑩玉生覆校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三

理宗

己未開慶元年春正月朔戒中外奉公行實政○鑄開慶錢○三月辛酉雨土○修築江塘○賑滁州水災○四月上試進士賜周震炎等及第出身有差時公主方選尚丁大全欲用新進士爲駙馬因命考官私寘震炎爲第一倡太平狀元之說以媚上震炎草茅士年幾三十矣恭謝日公主於内窺之不悦事遂寢丁大全敗震炎降第五甲出身○新築黃平隘賜名鎮遠州戍兵守

備以防雲南○王登提兵入蜀○更蜀戍兵增蜀戍兵劵○賞龍州守城築功○詔蜀許便宜行事○勑廣帥李曾伯備廣西行廣郡守賞罰○秋九月韃靼國憲宗皇帝親帥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斡腹南來歷邕桂之境南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一軍渡江圍鄂州時相匿報若罔聞知吳潛涕泣入奏上以賈似道爲宣撫視師江上○呂文德提兵援蜀蜀人稍安○催蜀漕運○十月丁大全罷吳潛入相○上以賈似道爲右相荊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

趙葵爲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遏廣右幹腹之師○北兵陷漣水軍維揚大震○杜庶除大理卿制置兩淮知揚州上諭庶曰前守合肥淮右賴以奠安今畀以全淮之寄尤藉聲譽父子家傳可謂無忝○監察御史饒應子言今之精兵健馬咸在閫外湖南江西地僻兵稀雖老臣宿將可以鎮壓然無兵可以運捍敵之來當自內托出不當自外趕入上然之○韃兵破江州瑞州衡州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議遷都謝皇后請留蹕

以安人心上乃止○謝枋得率鄧傳二社二千餘人舉義權兵部架閣○攻斷遼州浮橋呂文德乘風戰勝○向士璧帥潭北兵至向親帥軍民且戰且守既還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慰勞潭城固守斗弩之力居多會南來二哥元帥卒潭圍先解○北兵至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城危在頃刻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去北兵退焚燒城外民居歸然一壘未幾高達邛應引兵來似道駐漢陽軍爲聲援而鄂州固守不下○殿司崔彥良援隆興

彥貞崔福子也以兵三千援隆興時趙葵督視江淮退保隆興閉門自守崔兵至城下不得入鄂報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貞渡江迎敵北兵退而保隆興者彥貞之功居多○十一月下詔罪己求言○詔賈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下流中間乃韃騎往來之衝孫虎臣將精騎七百護送至靑草坪候騎白前有兵似道愕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既而韃兵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回江西叛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遂入黃州○召徐淸叟

赴闕力辭韃靼憲宗皇帝晏駕於釣魚城下似道乘機遣使約和陰許歲幣兵解而去○潭州捷書至上曰向士璧忠赤可尙下詔褒賞○雪寒犒海道戍兵○出內庫銀絹付宣司支費

庚申景定元年春三月三日鄂渚北兵退○夏貴總領舟師五奏捷及新生洲之捷○命夏貴總領諸將貴資精悍能夜視工刼寨累有戰功軍中謂之夏爺爺少時以罪刺雙旗故又謂之夏旗兒理宗嘗圖其形觀之○白氣如匹練亘天○催造戰船○蠲放北兵所踐州縣

稅○四月韃靼國薛禪皇帝卽位五月十九日改元中統○兵退行打算法賈似道忌害一時之閫臣故欲以此污之向士壁守潭城費用委浙西閫打算趙葵守洪則委建康閫馬光祖打算江閫史巖之淮閫杜庶廣西帥皆受監錢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追繫獄杜死後追錢猶未已也謝枋得舉民義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及行打算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乃得免焉○賈似道入朝以

右相兼太子太師○賈似道入相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似道爲相年深逐巨璫董宋臣李忠輔勒戚畹歸班不得任監司郡守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頗稱其能然天資奸邪險詖置綠櫃招人告訐立七司法苛密煩碎議者不以爲便○賈似道奏使守令暗收舊楮乃撥見會收弊會○招捕浙西鹽子○詔陞巢縣爲鎮巢軍使○建寧府産嘉禾于建陽改嘉禾縣○李松壽犯淮安○廣太學進取之法○錄用恬退消奔競○蠲放北兵所踐州縣稅○禁獻羨餘

○修京城○鑄景定元寶錢○呂文德制置荆湖知鄂州○李庭芝安撫兩淮○圖復漣水○瀘州漣水之捷○北使郝經來尋盟先是似道出師陰許北朝歲幣大兵退自詭有再造功諱言前事拘留於眞州不遣○七月貶吳潛建昌軍尋徙潮州潛爲人豪雋其弟兄亦不無附麗有讒於上者曰外間童謠云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賁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此語既聞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堅亦以此也○上以甯宗正史未畢令陳宜中等修撰○免蜀郡聖節銀○八月

兩淮制置李庭芝奏李全子瓊歸國○丁大全謫貴州大全鎭江人藍色鬼貌小官時爲戚里婢壻夤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上信任之擢監察御史遷正言在臺橫甚引臺小人沈翥方大猷爲羽翼輒登相位北兵渡江大全匿報幾誤國事遂罷相尋謫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誣告丁相有異謀陰造弓矢將通蠻爲不軌朱禩孫以聞於朝加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申遺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之於水而死○十月以弟嗣榮王與芮之子禥爲皇太子封忠

王賜名壑納妃全氏全氏乃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女度宗爲忠王時議納妃丁相大全爲聘知臨安府顧嵓女從已未已納聘而謝后意不悅又會有江上之警乃緩其期至是改聘全昭孫女全氏爲妃○竄方大猷于嶺南斬丁大全強幹高儔○夔路奏捷○上言廣西宜預防

辛酉景定二年春正月癸亥朔申飭百官盡言○京湖制司言呂文德報發勘正張子光張定國龐伸周仲張善張先以蒲擇之黨從在任贓狀繁夥賊船造橋不調

援兵攻擊設意降北乞明正典刑乃詔子光定國追委
除名龐仲等四人並流斷○七月辛未月犯斗○上曰
米舟雖至價猶未平似道奏已將豐儲米五萬石賑糶
又借本市糴以平其直○上曰外郡楮幣如何似道奏
乞詔諸路稅賦見錢許用各處楮幣的例折納起解諸
州縣奉行不虔重寘於罰○上曰借糧之風未戢可申
嚴懲治以警其餘似道奏此事當恩威並舉已講明賑
卹之政又令團結保伍俾富者資給之苟復不悛當懲
其無良者○壬午陳韡薨輟視朝諡忠肅○吳潛責授

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詔賜呂文德方團一字金帶
○八月詔令戶部嚴州縣增收租米斛面之弊○癸巳
以久雨出封樁庫楮上二十萬賑三衙諸軍豐儲倉米
濟都民○上曰蜀事可慮似道奏俞興攻取瀘城壞於
垂得臣累疏自請一行或可上寬憂顧上曰廊廟事體
至重豈宜輕動又奏若文德入蜀則荊湖與江面關繫
尤重臣不容不往上又曰此未可輕○奪向士璧從官
恩數令臨安府追究侵盜掩匿情節從侍御史孫附鳳
之言也士璧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岳方措置開皮泉遂

家居訪之問所以爲城守之計士璧曰正爲眼中無可用之人皮恚之北兵退皮入朝百計毀短似道忌其成功竟坐遷謫至今邦人言之有垂涕者○賜皇女周國公主第於安濟橋○江萬里除端明殿大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浙右水澇令朝臣分往各郡商榷出粟勸分蠲租賦招勇壯爲軍凡救荒之政可遠舉行○詔詞學科照嘉熙二年例○申嚴繆舉改官之罰○孫虎臣郅州之捷○夏貴知淮安兼安撫賜金幣田○北使來○上幸太學陞張栻呂祖謙從祀夫子廟

庭○朱祺孫獻捷

壬戌景定三年春楊棟知貢舉○徐逕孫等爲殿試官○詔三學免解一次○朱祺孫申創南城書院○四月上試進士賜方山京等及第出身有差○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並賜廷對○李璮以漣海四州來歸授璮保信武寧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璮在北門授以行臺都督之任及己未退師之後薛禪皇帝北歸璮獨不至其子居簡給事宮中婿居相府私相逗引不告而去及濟南等處修築城

壁差軍把隘又殺達達軍人遂叛歸南○賈似道爲相欲行富國强兵之策時劉良貴爲都曹繼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迎合似道之意合奏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任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爲無窮之利上然之似道欲用劉良貴吳勢卿專任公田時勢卿已死乃以良貴爲提領

陳訔爲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
併之弊上曰永免糴和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
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求去上曰買田
永免和糴自然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視諸路爲則
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
施行○似道內引入劄力言其便上從其言三省奉行
惟謹似道遂以自己浙西萬畝爲公田倡嗣榮王繼之
趙立奎自陳投賣自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禮部尚書徐
經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不行乞致仕公田初議以官

品踰限田外買官田猶有抑强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會四十楮不及者減價數稍多則銀絹各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楮承節二萬楮則理爲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

○督催公田以府丞陳訔往湖秀以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六郡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

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堈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黄伸並
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
銜○提領劉良貴劾奏嘉興守葉悊佐以不即奉行之
罪又劾長洲守向九齡追毀出身永不收敘以不合出
給官田令田主抱納失田業相離之初意○五月公田
以江陰軍平江府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運司
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
或水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
嘉興董楷安吉王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爲

之任滿則理爲入班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禍尤慘○詔改澉水軍爲安東州○詔升東海縣爲東漢軍○評事四員用諸科人充○吳潛卒潛初入相以方甫胡易簡爲腹心易簡方上議立度宗爲太子潛欲緩其事上不悅北兵退卽罷政而

似道入相諷臺臣劾其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司黃
州黃在鄂上流中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
足頓地曰吳潛殺我矣疑移司出潛意故深憾之遣武
人劉宗申爲循守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
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
移庖不得辭遂得疾以五月卒於循州似道遣宗申毒
潛潛死卽歸罪於宗申貶死以塞外議○獎諭馬光祖
城安慶功○定御史臺覆試之制○夏貴蘄縣之捷○
蝗蝻得雨不爲灾○蠲四川鹺酤權利三年○申嚴僞

會賞罰之令○詔兩淮不可不守○詔州縣稅許用各處楮價折納○詔提刑劾所部州縣違戾○安南國進貢禮物○蠲臨安府稅平物價○十月知縣徐清叟薨贈少師謚忠簡○給諸軍雪寒錢○京城大饑馬光祖尹京知榮王府積粟一日往見辭以故次日往亦如之三日又往臥於客次榮王不得已見焉馬厲聲云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饑欲死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爲辭光祖探懷出片紙曰某倉幾十萬王辭塞遂許三十萬石光祖即令都吏領鈞批交米

活饑民甚衆
癸亥景定四年春正月元旦詔舉所知○詔召師夔闕
視營屋招募新軍○詔襃呂文德浚築四州城池○成
都奏藝祖皇帝廟側一合抱木久矣仆地今歲夏五忽
立起而生三芽上製詩以賜羣臣○發福建義倉賑糶
貧民○申嚴銷僞造○呂文德獻羨財○蠲紹興延
燎居民賃錢○以包恢簽書樞密院事恢學師朱陸以
道德儀表當世性疾惡所至戢姦禁暴有政聲尤善平
寇平江前爲海寇擾令恢往平之時行公田恢奉行稍

過頻遣公論〇瀘州太守劉整叛先是北兵渡江止遷蹕之議吳潛也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整次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璧殺世雄懼禍及已遂有叛意會鄭興爲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守嘉定時被兵整自瀘州赴援興不送迎亦不宴犒興遣吏以羊酒饋之整怒杖吏百而去興有宿憾乃遣吏至瀘州打算軍前錢糧整懼賂以金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書囑之亦不納整懼以城降北及北軍壓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爲南者立東廡爲北者

立西廳官吏皆西立惟戸曹東立殺之與西立二十七
人歸北○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灰團壓叛遂獻言
曰南人惟恃一黑灰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
文德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
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
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
和好文德以爲然追使者不及矣既而使者至復申前
議文德遂許焉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
鹿門山外通互市内築堡文煥知被欺凡兩申制置司

為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於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卽自請赴援會疾卒

甲子景定五年冬十月改咸淳元年元旦詔崇經術考德行○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楮廢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關子行物價頓踊○詔舉內外官堪充監司郡守者○二月辛未雨土○行都大火○詔貢舉

尙淳厚收純雅○戒飭百司盡公守法○蠲臨安府征
三月○申嚴戒飭贓吏之制○詔秋闈嚴僞手之防○
禁戢國子冒試鬻牒之弊○出會賑軍民及犒宿衞○
豁除義倉陳腐○邊郡樁積三年軍餉○却安南國進
貢○謝塈寇至不禦褫職降官○秋七月甲戌彗星出
柳芒角燭天長十數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如
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己卯
丞相賈似道參政楊棟同知葉夢鼎僉書姚希得奏事
上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奏

陛下勤於求治有年於茲甯有闕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補救闕失上回天意○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嘆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答天意似道力辨人言丐辭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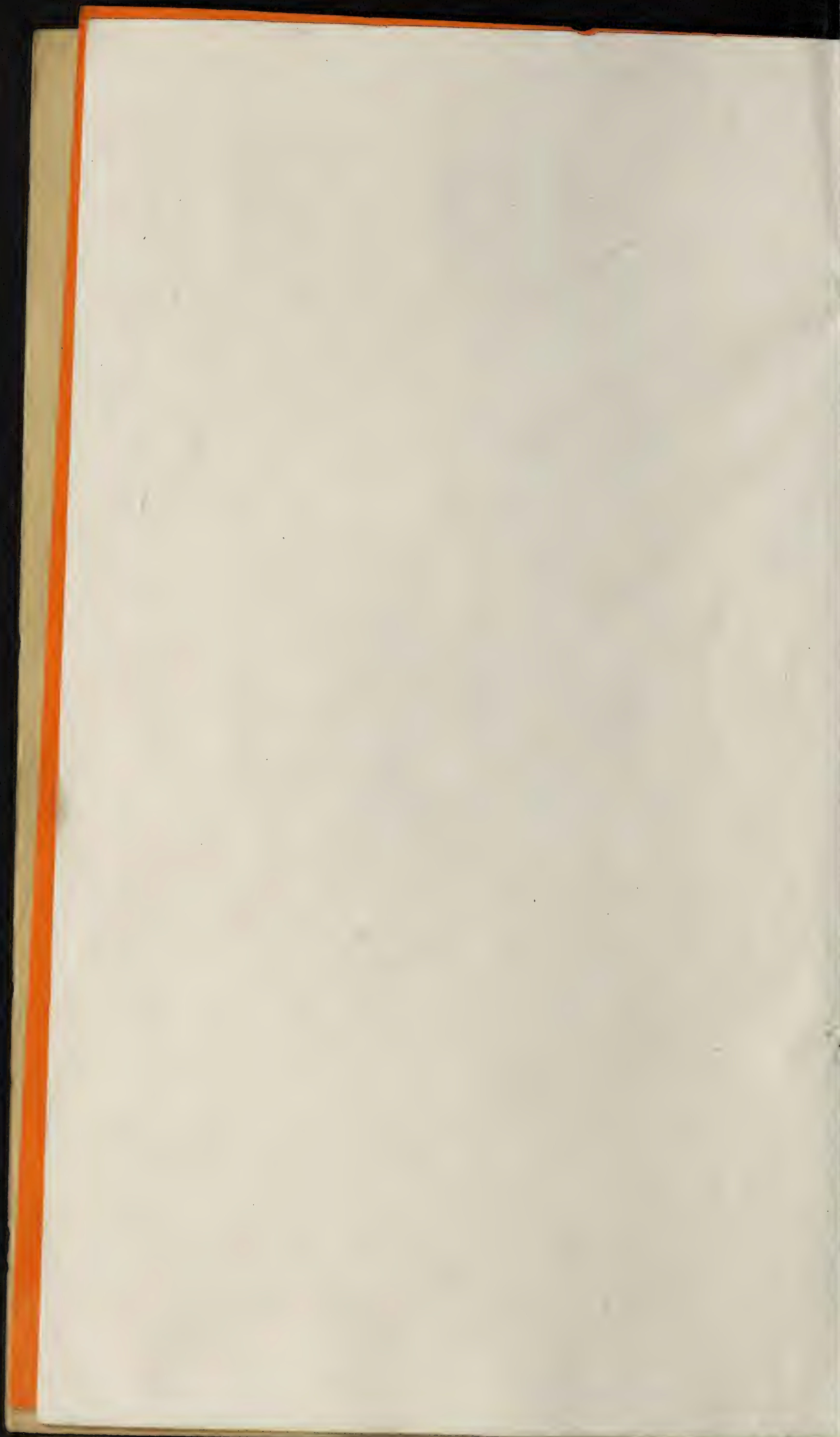
異議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劉良貴以人言藉藉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謝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漕闈發策凡十問言權奸誤國趙氏必亡忤似道貶興國軍時馮夢得知信州恤其家枋得聽其自便貶所三年遇赦得還似道奇其才欲牢籠之使余安裕諭意枋得不肯阿附賈敗爲江東制置募兵援饒州戰於安仁敗績又敗於信州軍潰弃家入閩程御史文海留承旨夢炎交薦力辭不就

至元戊子魏參政天祐執拘北行不食而死○冬十月
上崩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一上初名與莒福州古田
縣宗室父爲山陰尉縣人全氏以女妻之遂爲越人生
理宗貧貌龐厚號爲烏太保甯宗先以濟王爲皇太子
嘗謂史彌遠出入禁闥專權弗善彌遠聞之懼陰謀代
之囑其客余天錫余以二宗子告卽理宗及福王也史
請以來自牖間竊視之自旦至暮福王不能堪理宗凝
然無怍容史出延以飯理宗不顧食之盡史以爲有德
亟立爲沂靖惠王後甯宗崩史矯詔廢濟王立理宗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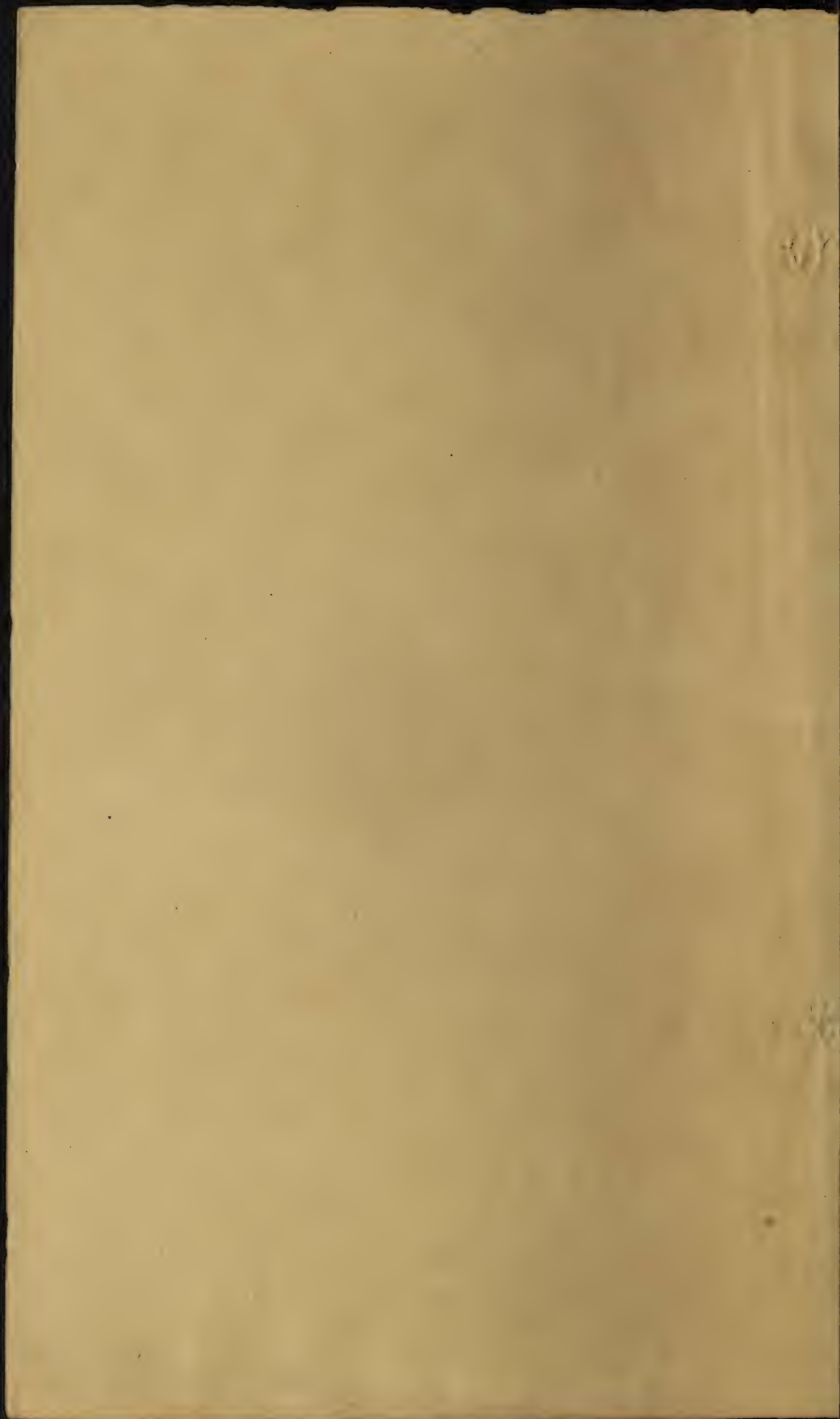
平初厲精爲治信向眞魏號端平爲元祐在位久嬖寵
寖盛宫中排當頗數倡優偏得入應奉端平之政衰
矣上自臨御以終始崇奬周程張朱義理之學故得廟
號曰理陵曰穆陵御書閣曰顯文殿曰章熙〇皇子忠
王即皇帝位尊謝皇后曰壽和聖福皇太后宮曰慈福
詔以明年改爲咸淳元年〇賈似道爲山陵使自上即
位辭相印歸越州〇太后兄謝奕封郡王姪堂垕堅垕
皆節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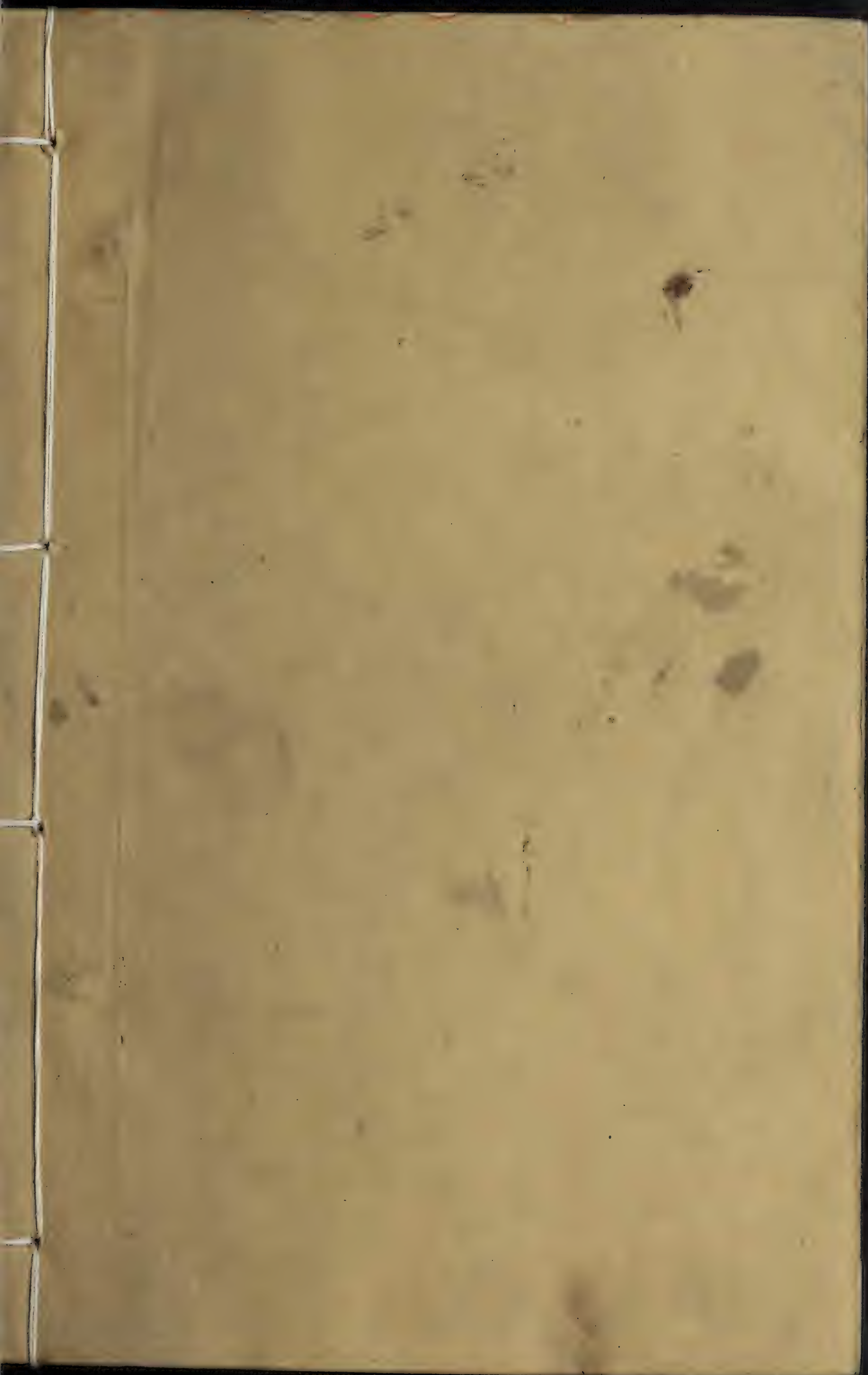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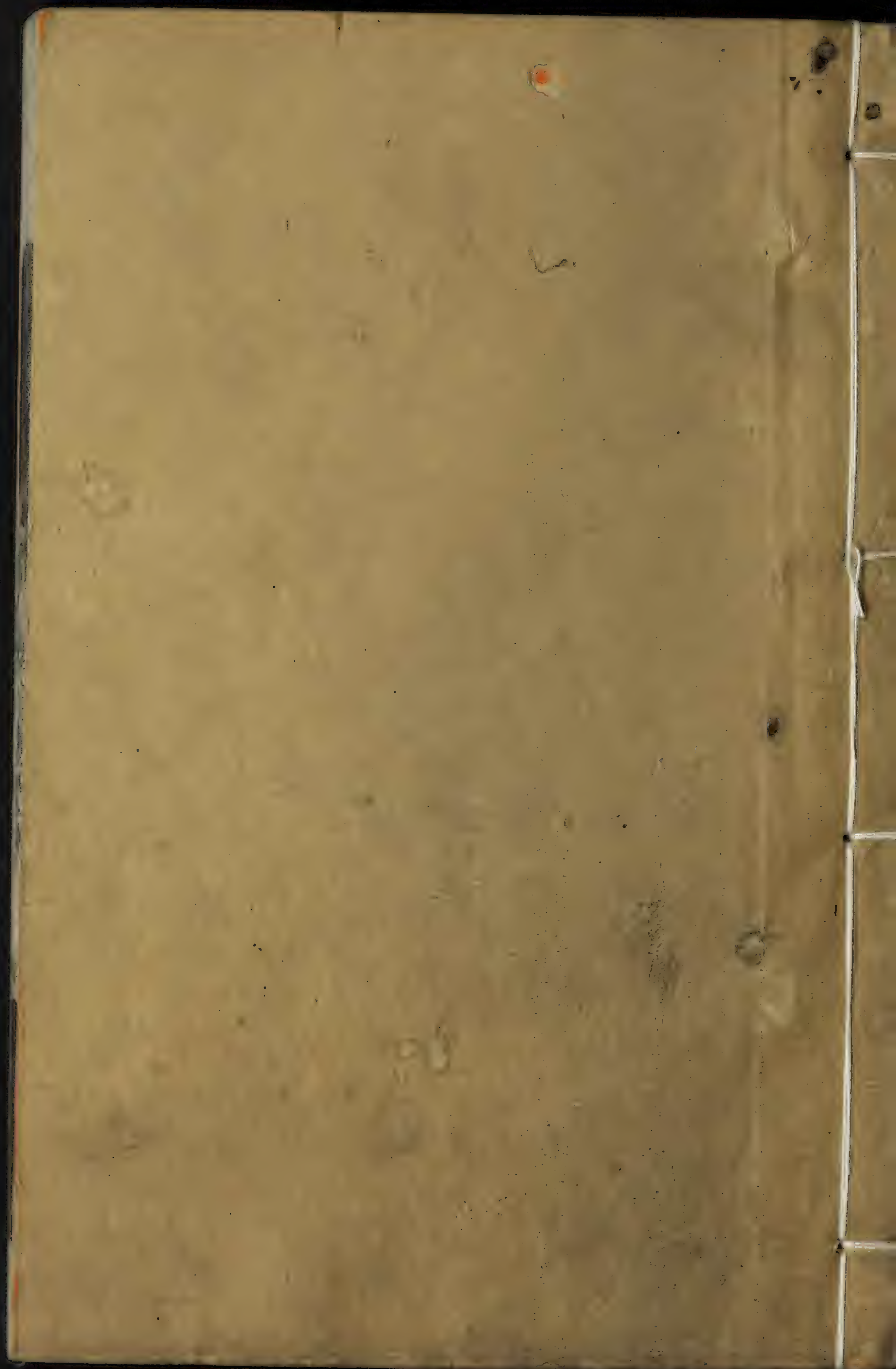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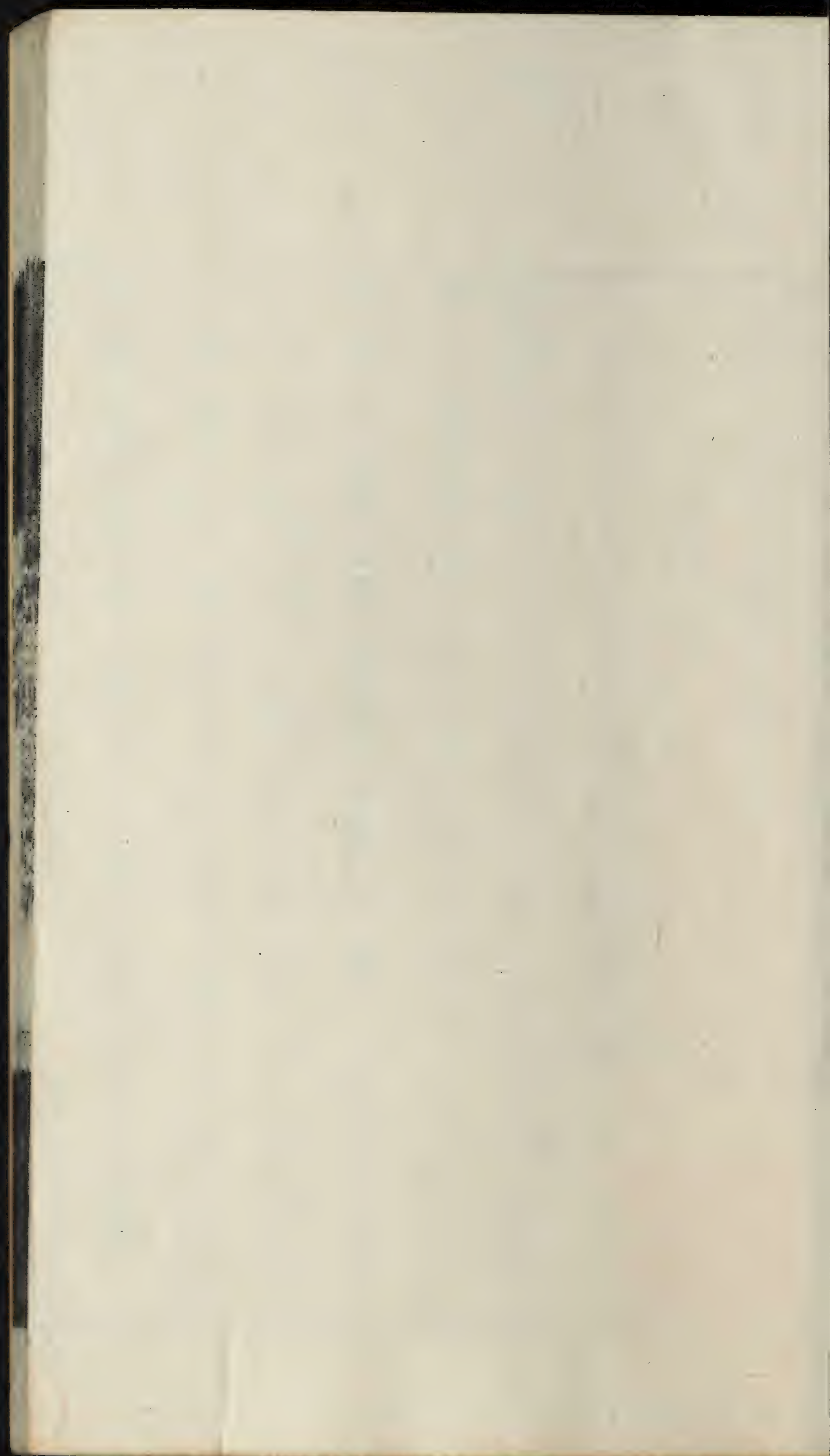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四

度宗

乙丑咸淳元年春詔郡國長吏勸課農桑○錄先儒後除徐直方爲史館校勘直方之父元杰爲史相所毒直方以是不肯出仕時人高之至有是除○榮王與芮進封福王黃氏封隆國夫人上卽位稱皇叔賜詔書不名○上以諒陰命宰臣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命儒臣日侍經筵○賈似道再入相○上卽位察知巴陵之事非其本心贈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濟王



封鎮王賜謚昭肅○上幸太學陞邵雍司馬光從祀○參政皮龍榮上東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門不預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再相時李雷應憲湖南陰諷雷應劾之雷應至潭訪龍榮龍榮托故不出既退以小鬼斥之或以語雷應雷應不能平遂疏其貪利營私之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於滕上之語蓋龍榮嘗為東宮官也有旨謫衡州衡州乃雷應治所皮懼自酖死○冬十月飭諸路帥臣儆邊備

丙寅咸淳二年春詔舉廉吏○陞泗水侯從祀○臨安

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李等泥金飾齋匾不法京尹劉良貴以聞加李等罪黜竄遠州○以李可爲察院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上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觀望再相之意令全臺劾之以爲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以己官職贖丞相之罪遂得免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

能無罪居閑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因互市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年間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未幾文德死而以文煥代守襄陽

丁卯咸淳三年春詔貢舉以識治體爲先○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顓孫封陳國公升十哲之位○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爲右丞相時似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上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專上

稱之曰師臣通國稱之曰師相曰元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書紙尾而已朝夕謀議內則館客廖瑩中外則堂吏翁應龍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尹浙漕處斷公事非關白不敢自擅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趙葵上疏告老還鄉冬十月卒

戊辰咸淳四年閏正月初六天明大風雷雨居民屋瓦皆動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北兵圍襄陽呂文煥告急乃遣高達范文虎赴援北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寨圍

數十里不得通達與文虎亦不用命○賈似道請出督
而陰又嗾臺臣以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冬十月朔日
蝕是日不視事夫人俞氏降生太子○三學士人上書
乞調諸路兵併力救襄不報○賜武夷書院額仍設山
長一員○汪立信以書抵賈似道陳三策一謂內地何
所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
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四十屯設兩
大藩府以總攝運掉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
聯落之勢者久之日益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

何不議遣使偕行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蕃垣成氣象固江南之生兵益增矣三謂兩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投拜其意蓋以激賈行第二策也賈得書大怒曰瞎賊敢爾妄說迄諷臺諫罷之立信歸金陵不數月北師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之則已無地席矣立信過淮時賈相出督相遇拊立信背而哭曰端明端明似道不用公言遂至此立信對云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立信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抵高

郵伯顏丞相聞其名欲迎取之立信得報拊案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絕時高郵未歸附云○上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文龍元名子龍唱第日賜今名○李瓘登第自念祿不及親援淳熙王昴紹熙李僑嘉定史公亮史天應納祿封父母故事以其官回授其父乃掛冠而歸○十一月皇后全氏降生皇子羣臣稱賀○寶武妖寇數千人破祈陽縣羅廷諫殲其首餘出降

（己巳）咸淳五年春詔舉人才○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

○上在經筵令儒臣講周易○江萬里左相馬廷鸞右相輪日知印○禁珠翠都人以碾玉爲首飾宮中簪琉璃花都下人爭效之時有詩云京城禁珠翠天下盡琉璃識者以爲流離之兆○明堂大赦○北兵哨濠州○常州雞翼生距

庚午咸淳六年春詔貢舉精於擇人爲先○江萬里請援兵救襄似道不答竟以議事不合乃罷去○詔諸帥閫舉堪將材者各二人○馮夢得中書舍人請置士籍時賈相患舉人猥衆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貫

姓名年甲三代所習經賦娶妻姓氏令士人書之鄉鄰著押保結於科舉條制並無違礙方許納卷議者謂士而有籍與禁何異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舉人元卷字蹤其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辛未榜李鈁孫者少時戲雕摩睺羅於股間懼搜者之見蒙紙其上搜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當此邊事危急之際束手無策而以科舉苦舉子何其繆耶○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之圍三年矣奈何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問其人

誣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無人敢對上言者

辛未咸淳八年上試進士賜張鎭孫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國朝廷試始於開寶癸酉終於咸淳辛未廷試之日天必開霽是歲大雨如注天不言以象示之而已○趙嗣悳登第乞援李璀等乞回本身官致仕恩例封贈父母上從之○陳仲微爲侍右郎官以言事切直罷○淮西制置司申襄圍不解乞調兵增戍○催造戰船以備江面○是歲韃靼國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冬出師哨掠淮甸邊報愈急似道占湖

山之勝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內殖貨利蠱聲色寵妾葉氏本淑妃閣宮人也潘氏倪氏妓也取而有之令陳振譚玉趙與楙等廣收奇器異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冢取之劉震孫有玉鉤桶本安丙家物不獻罷去建多寶閣日一登玩其間門客朝士稱功頌德誦說太平誇咸淳爲元祐尊似道曰周公諛言溢耳不復加意邊事

壬申咸淳八年春詔舉廉律貪○馬廷鸞罷相葉夢鼎再相○夏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

被圍日久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後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頭及鬼關以鏈出入之道自是孤臣困守者凡四五歲援兵往往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啖所之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賫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鉤致欲爲焚爨用遂爲所得於是郢鄧之道復絶矣既而荆閫移屯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屯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難

其人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軍號張貴爲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中水峪立便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至是溪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圓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礮熾炭巨斧夜漏下三刻起船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洪磨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絙攢筏數百屯衆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

十五日黎明抵襄城城中絕援久救至大喜及收軍點視乃失張順軍中爲之短氣數月有浮屍而上被甲冑執弓矢者乃張順也○九月祀明堂賈似道爲大禮使駕幸景靈宮同宿太廟質明有司奏中嚴外辦請升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逍遙子故事面奏上白賈賈欲俟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已允上遂冒雨乘逍遙子直入和甯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出嘉會門三降御筆

勉留乃還朝鐫罷胡顯祖出胡貴嬪爲尼上爲之泣下
癸酉咸淳九年春正月詔舉士以明體達用之學○平
地産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線菜以相饋但挺直爾或者
謂白眚白祥之類是也○葉夢鼎罷相○二月大元破
樊城下襄陽文煥捍禦應酬備殫心力糧食雖可支吾
而衣裝薪芻斷絕不至文煥徹屋爲薪緝關爲衣每一
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文煥獨守孤城似道坐
視而不救降於六年之後豈得已哉○御史陳伯大奏
言科場弊倖百出有發解還省而筆跡不同者有言已

死人解帖免舉者請今後應舉及免舉人各於所屬州縣給歷一道親書歷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跡同異以防偽濫○賈似道奏自襄樊敗後累章乞出視師而陛下不許臣出今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作急奔赴則大可慮者上曰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似道陽請出督陰諷朝廷留行但於中書省置機速房苟且條邊瑣而已○文天祥知贛州兼江西提刑○樊城陷牛皐范大順張漢英死之

甲戌咸淳十年正月己卯朔丞新有氣如虹蜺自東門

江中起橫貫一邑須臾變作錦紋狀遮蓋四門○省試
士人各給一號書就省人姓名印押如衛士直入宮門
之狀於門下兩處辨驗○不許登仕免舉至乙亥仍許
登仕免舉○賈似道丁母憂歸越治喪○陳宜中簽書
樞密院○詔賈似道起復○秋七月上崩上自為皇太
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於酒色賈似道以策立功制國
命上拱手而已初理宗議建東宮夢若有人告曰此十
年太平天子上即位至崩正十年壽三十五上廟號曰
度宗上崩議立長益王昰宰相請立嫡遂以嫡子㬎即

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明年爲德祐元年○是歲殿
試度宗以疾未及臨軒而崩上諒陰類試王龍澤等比
廷試出身策問求賢時似道方惡言者吉州人胡幼黃
以含和吐氣爲說而榜第三士論恥之○冬詔天下勤
王○九月大元丞相伯顏大會兵於襄樊丁亥沿漢江
而下前後延袤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用我降人爲向
導呂文煥等舟師出襄陽劉整等騎兵出淮泗萬戸武
顯等前鋒襲郢州至灤水時値霖雨漲溢無舟可渡遂
駐兵於溧水之濱伯顏大軍繼至武顯邀迎馬首告曰

溧水泛溢軍馬懼其漂沒以故待之伯顏曰此水小不敢渡敢渡大江耶苧雁軍中召一壯士負甲使渡水而軍馬長驅悉渡遂至郢州軍於郢城之西郢城在江北岸以石爲之高接山形矢石莫能近新城在江水中密樹椿木以絶舟楫往來下流黄家原置城守禦備具攻之不下郢人堅守以戰船横截江面不得渡文煥觀郢之形勢其黄家原堡西有溝渠深闊數丈霖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戰艦平達大江以避郢軍諸將告伯顏曰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

爲歸路患伯顏不聽忽報黃家原堡已克而分兵圍郢不能下伯顏遣兵治平江堰破竹爲蓆地盪舟而過郢城遂入漢江自陸地牽舟迂行凡百餘里然後至水十一月戊子伯顏大軍發郢城阿术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進郢漢都統趙文義帥精兵數千騎追之伯顏阿术回渡迎敵大勝凡二十餘戰久而敗績文義死之伯顏舟師忽自上而下遂至沙洋守將串樓王等堅壁不降伯顏軍中有相士李國用者能祭風風遂大起伯顏令礮手張元帥順風以火礮攻之煙焰燎天俄而城

陷守將串樓王爲其所獲伯顏大軍由沙洋五里地遂至新城伯顏令其軍衆以沙洋殺戮軍人首級列於城下執縛沙洋將串樓王等四人望城呼曰邊都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禍在目前都統邊居誼堅壁不降伯顏累遣人招諭居誼索文煥來打話文煥乘騎至城下城上弓矢如雨文煥中其右臂抵城避之居誼率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竟無一人歸附○伯顏大兵至復州誘守臣翟貴曰汝曹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闔會銅錢依例

行用安撫翟貴以城降○伯顏大會諸將議渡江事遣總管劉深千戸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渡江諸將以漢江水急且有守禦伯顏不聽徑過淪河蔡店去漢口甚近是日圍漢陽軍取漢口渡江夏貴併力守禦伯顏軍夜囘淪河○太皇有旨國步多艱沿江淸野應三學及京學流寓遊學士人權與放散各令逐便○十二月辛亥伯顏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至沙武口達於大江壬子伯顏以戰艦相尾而至夏貴帥漢鄂州師上流迎敵夜襲北營不克而還沙武口南岸防

禦甚至伯顏遂趨陽羅堡○癸丑夏貴以戰艦數千列於大江之下橫其江面伯顏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諸將僉言我輩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戮力死圖報効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伯顏進兵攻陽羅堡城竟日不克伯顏與阿术謀謂宋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羅堡可以渡江況此堡堅攻之不克若今夜令汝以鐵騎三千汎舟泝流而上趨視其陣料彼上流雖有溝而不堅當爲擣虛之計以來日詰旦且渡江襲南岸是

夜阿朮統軍遂行於上流二十里泊於青山磯中夜帥
舟戰於江中已登南岸伯顏乃遣兵攻陽羅堡以舟師
直衝我軍大戰江中夏貴敗績順流而下沿西南岸放
火歸廬州是時其心已無國矣守將閭池王都統與所
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帶
有七百拗風起則多利北舟欲守江鄂當守此堡此堡
既失則鄂危矣伯顏遣兵自陽羅堡攻鄂州○戊寅下
鄂州守臣張晏然降先是李雷奮爲守十月以臺論罷
至是無正官張晏然守鄂所恃者朱禩孫之援朱禩孫

提重兵至鄂退歸江陵晏然失助鄂遂降矣○夏貴爲江面遊擊策應大使朱禩孫爲宣撫制置使夏貴與朱禩孫通任長江之責夏歸廬州朱歸荆湖一上一下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癸巳上以賈似道爲都督軍馬黃萬石襄理參贊軍事檄召諸路軍馬聽督府調遣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至德祐二年正月劉整死乃議出師○保康成宣使閻珪獻銀一萬兩充招軍費王侯邸第輸助軍錢穀有差○天目山崩

天目爲杭之主山山崩則王氣歇矣○辛未度宗皇帝

梓宮發引文武百官衰服出城奉辭靈駕○揚州阮克

己糾集民兵義兵三萬勤王○分兵九路會合端明黄

萬石屯兵江西侍郎趙濳屯兵金陵江○開府夏貴屯

兵淮西節使呂萬壽屯兵京湖殿帥張彦廣德招討孫

虎臣屯兵采石都統仇子眞屯兵宣城練使張世傑屯

兵海道費克恭阮克己屯平江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四

譚瑩玉生覆校

宋季三朝政要卷四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五

少帝

乙亥德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求言○張仲微兵部侍郎修國史○常楙擢晉太子申生事乞爲濟王立後不報○大元國兵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至黄州陳奕以城降至蘄州管景謨以城降至南康軍葉閶以城降下江州錢眞孫以帥兼守舉城降九江爲江西屛蔽陷則江西如破竹矣至安慶府范文虎乃呂氏之婿遂以城降○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兵

南渡及是整無功發憤死於無爲軍城下〇丁亥賈似道出師建督戊子離京城以王爚爲左丞相以章鑑爲右丞相陳宜中知樞密院當國小事專決大事則督府遙制之似道集諸路兵共十二萬金帛輜重舳艫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迂道而行數日始至蕪湖而舒池已降矣傳者以謂似道護駕入海以致諸郡先降二月戊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京與北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徐元嘉代行及至思聰回知事不就惶怖失據陰備快船爲走計辛酉屯丁家洲時大軍大勢

衝下南北兩岸立礮座設划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達我師不敵諸軍有反噬之意似道遂許喝轉官資諸軍詬曰要官資做甚己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答癸亥三鼓孫虎臣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已迫夏貴亦曰彼衆我寡勢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鳴鑼一聲退兵於珠金沙十三萬軍一時潰散督府之印已失乃奔入揚州○徐直方除右正言○大元國兵破饒州守臣唐震爲兵所害死於州治之玉芝堂前丞相江萬里寄居饒州州人皆遁萬里坐守以爲民望兵入其第赴

水而死萬頃自南康來省兄遇兵不屈遂以磔死○破
池州趙昴發蜀人以倅權守兵至與妻子訣其妻曰爾
能盡忠吾獨不能爲忠臣之婦乎甯相從於地下昴發
大喜具冠裳大書十六字於倅廳春臺上曰君不可負
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學有二士
哭其屍曰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何以洗此污清溪
一泓水明日伯顏丞相領兵入城見而憐之具衣衿葬
焉乘勝順流至瓜州揚州都統姜才大戰揚子橋勝負
相乘生兵益增遂退師○入太平州守臣趙之緡遁○

入建康府沿江制置趙溍遁察院潘文卿劾溍取行宫
公帑金帛棄城建康爲江東重鎮則江東之勢去矣大
兵至建康不進遣哨騎四出○趙淮趙葵子也起兵溧
陽兵敗不降死之○張世傑帥舟師趨金山約殿帥張
彥竟不出世傑海舟无風不能動大元國兵水哨馬往
來如飛世傑孤軍無援戰敗大艘皆沒哀哉○入鎮江
府守臣洪起畏遁統制石祖忠以城降○入寧國府守
臣趙與可遁言者謂與可爲宋臣望風奔遁除名勒停
以爲不守封疆之戒○下徽州○韓震議遷都先是賈

似道奏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韓震復申前議左丞相王爚議堅蹕未決求罷不允徑去宗學上書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縱使兵或可守豈能鬱鬱求活於一甌茲國耶○三十日夜右丞相章鑑遁○三月壬申韓震謀遁遷蹕陰懷異志宜中與客潘希聖議請計事伏甲士擊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其衆震部曲百餘人大鬨而出射火箭入大內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奔建康府○大元國兵至常州守臣趙汝鑒遁鈐轄戴之泰同

士入王艮臣以城降
前誤書曰常州守臣王宗洙遁今依奉上司行
下備據常州路儒學勘當王宗洙先於亡宋咸
淳年間爲守癸酉年十二月解任代官趙汝鑒
於至元十三年大軍臨城之時逃匿以州印付
戴之泰同士入王艮臣迎降其時王宗洙充太
府寺簿續除兵部郎官奉使福建卽非王宗洙
在任再行移常州路保勘相同今依上改正
知江陰軍鄭儒道遁○知廣德軍令狐槩降○京師戒

嚴朝臣接踵宵遁人情洶洶知臨安府曾淵子兩浙運副許自浙東提舉王霖龍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季可陳過徐卿孫侍從以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並遁朝中爲之空䟽朝堂榜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士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誘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

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
國法尙在可令尙書省别具在朝文武官並與特轉二
資其負國弃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具榜朝堂明吾
之意○癸酉陳宜中奏罷浙西公田給還元主○甲戌
賈似道罷平章都督予祠似道遣翁應龍護都督印歸
朝上表白劾太后有旨令淮東帥李庭芝津遣賈似道
歸里終喪似道留維揚不行王爚奏似道既不成忠又
不死孝乞下切責太后降詔畧云卿其亟歸喪次以盡
臣子之道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

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吾言善始以終亦有辭於永世六月似道歸紹興府紹興府閉城不納七月王爚奏乞正似道罪臺臣交章言似道喪師誤國之罪乞追竄嶺南方回言似道倖詐貪淫徧驕吝專忍繆十罪乞賜死乃降三官婺州居住廖瑩中王廷除名勒停韶州羈管王廷曾淵子並竄雷州言者不已似道改送建寧居住翁合奏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托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臺諫交章乞

行遠竄迫於衆怒僅謫建寧竊謂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且嘔惡唾去況可見其面如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稔惡所放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與之同此鄉必放之此鄉此鄉亦有何罪巷伯惡惡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蓋有北決所不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短長六合爾此則陛下專乞將似道遠竄深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有旨責授高州團練副使潼州居住下臨安台州

簿籙其家似道寓建之開元寺欲俟秋深入南朝廷遣鄭虎臣監押至則拘似道行李制其出入節其飲食凌辱百端似道不勝其苦舟次南劍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曰太皇許我以不死候有詔卽死冬十月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悉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卽廁上拉其胸殺之殯於庵側○辛巳張世傑入衞京師內空賴張世傑一軍萬人自荆湖至世傑本信安歸正人權承宣使宜中疑世傑易其所部之軍世傑不得以盡其兵力○陳宜中拜右相似道出督以宜中受卵翼之恩

且柔順易制委以國賈敗宜中首劾賈罪以自解拜右
丞相宜中當國首誅韓震脅遷之議然入言宜中書生
不知兵張世傑步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也而使
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大元國兵至平江府守
城潛越友遁通判胡玉以城降○至安吉州守臣趙與
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無一人堅守○四月王爚平
章軍國重事性剛介似道當國獨不阿附再召入朝累
疏乞正賈罪其他無所建明八月力請致仕尋卒○陳
宜中都督軍馬奉旨建督於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弁

令潰軍各歸所部淮東隸李庭芝淮西隸夏貴沿江隸汪立信京湖四川隸朱禩孫江西隸黃萬石節制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寄居官爲總督給一兵官教場教閱○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鎭鎭在江濱江陵之外城也夢求請築沙市城北兵攻沙市鎭統領程文亮降夢求戰死夢求漢州人温公五世孫也○大元國兵至江陵府高達以城降高達京湖名將也已未解圍鄂州似道許以建節後竟不與達怨望久矣至是爲京湖制置遂降宣閫不能制城初陷朱禩孫仰藥不得

死既而亦降焉乃令朱禩孫移文諸路歸附〇鼎州澧州常德府壽昌軍並下〇至湖南圍潭州安撫李芾與大兵戰於醴陵得捷守城攻之不克〇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轉達軍前息兵通好〇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敗走〇復廣德軍〇徵諸師入衛夏貴昝萬壽黃萬石並不至呂文福先於四月間請提兵入衛行人失辭文福自疑亦不至〇有司議建藩屏以强王室詔以福王與芮判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置長史司馬〇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既是時天地晦冥咫尺不

辨人雞鶩歸儼如暮夜自巳至午其明始復太皇太后下詔求言去聖福二字用昭戒謹恐懼之意○陳宜中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陳文龍黃鏞僉書樞密院事謝堂鎮撫使家鉉翁知臨安府○文天祥刑部尚書趣赴行在○夏貴淮東制置知揚州朱煥淮西制置知廬州召李庭芝之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門自守○九月明堂○文天祥入衞先是四月間天祥募兵於贛州天祥時爲江西提刑台州杜滸將吉贛州人從之至是將民兵及峒丁二萬人至京衣裝器械盡具時宜中去

位夢炎獨相意不相樂乃以天祥守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張濡守獨松關殺萬戸廉希賢大元用我叛將王良臣以兵攻常州知府姚訔統制劉師勇王安節守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士龍赴援戰於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之尹玉江西將也與良臣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五百與北兵相持又一夕手殺七八十人遂死麾下無一肯降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廟食贛川官其二子常州不下士良役城外居民運土築堡土至併入塡陷

其中又殺常州之民數百人煎膏取油作砲擲於牌杈
上以火箭射之其火自發十一月常州糧盡劉師勇以
八騎突圍出奔平江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
生獲將軍王安節不屈而死訔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
節度使王堅之子○十月陳宜中再相團結京城民丁
及招年十五以上者爲軍號武定軍長不滿四尺觀者
寒心宜中本無經綸之才八月以母老爲辭竟回永嘉
忠孝之誼兩無所據九月詔趣入朝至是國事已去不
可爲矣○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謝堂知臨安府○

賜太學生張景忠等並出身○瑞州先下遣姚計議來
隆興說降劉槃拒之十一月壬午大兵至隆興府劉槃
累戰不利遂降通判郭君司法朱牧等三十餘人死之
制置萬黃石開閫撫州聞兵至遁入閩都統密佑迎敵
就擒嚼舌罵聲不絕而死施至道以城降建昌相繼而
下破廣德軍精勇軍總制許貴贛州瑞金人守建平縣
北使說之降曰忠則盡命十一月十一日兵至圍之數
重許貴戰歿尋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賜田一千畝立
廟二子許巽許震各與承信郎恩澤○攻平江府通判

王矩之以城降至桐關去杭百里我師敗績○獨松關告急文天祥入衞自吳門還遣守獨松關時天祥兵三萬諸路兵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議今兩淮堅壁閩廣全城王師與之戰若捷則兩淮兵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世傑喜遂議出師宜中沮之白太皇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遂止十二月大元伯顏丞相領兵屯平江進屯長堰宜中遣使議和見伯顏於長堰已而不如約故大兵遥至高亭山宜中蒙蔽外庭而三宮若罔聞知○遣使納降表直學士高應松乃以京局官劉褎然直學士院

草之自似道喪師後至今十餘月國事危急將士離心兵出屢衂朝廷方且理會科場明堂等事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一籌不畫及是束手無措乃議納土求封爲小國賫降表奉使燕京哀哉○詔文天祥罷兵○太皇詔南北講和京城內外民兵罷團結○柳謌奉降表至高郵軍稽家莊爲稽聳所殺

丙子德祐二年正月謝堂僉書樞密院事文天祥浙西制置知臨安府○十二月秀王與檡奉皇兄廣王昰皇弟益王昺出宮航海○張世傑欲護駕入海乃去朝○

大元丞相伯顏領兵進高亭山去城三十里北使請執政軍前議事文天祥請行陳宜中夜遁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院天祥除不拜乃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吳堅爲左丞相謝堂樞密院家鉉翁參知政事劉岊同知樞密院事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國事至此吾不得愛身翊日以資政殿大學士行至高亭山見伯顏丞相天祥抗辭慷慨議論不屈遂留之不使歸南○北兵進屯北關門外呂文煥范文虎九騎入城謁太皇太后○是月鎮巢軍曹旺無爲軍劉權並降二十日伯顏丞

相入臨安府請太皇太后降令太皇降詔江南諸郡歸
附各郡付一省劄吳堅一如賈餘慶之命惟家鉉翁不
書名程雄飛作色欲縛鉉翁鉉翁叱曰中書無縛執政
之理遂止○遣使祈請朝廷自十二月至二月信使往
來和議未決北使請宰執親往燕京朝覲乃以吳堅賈
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五人詣大都爲祈請使二月初
九日賈餘慶等登舟是日吳堅出北關門外送諸臣登
舟時傳伯顏丞相命留吳相登舟偕行是日會文天祥
於軍前詞氣益壯○初十謝堂納賂還十一文天祥自

北寨登舟同鐵目兒萬戶至北九日舟次鎮江文天祥乘間逸去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脫閉城三日索之不見收從人幹僕并所差館伴者囚之閏三月初十日至燕京宿會同館十四日賈餘慶薨○二月朔丙申伯顏丞相傳旨收城軍器○北使請傳國璽以監察御史楊應奎宗丞趙若秀爲押璽使○丁未索宮女內侍樂官諸色人等宮人守節而死者甚衆○乙卯北使請三宮北遷○丁巳宋少帝全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內隆國夫人黃氏朱美人王夫人以下百餘人從

行福王與芮參政謝堂高應松駙馬都尉楊鎮臺諫阮登炳郭洪陳春伯知臨安府翁仲德等以下數千人太學宗學生數百人皆在遣中三宮過眞州苗再成奪駕幾奪去閏三月十四日至燕京吳堅等出迎居會同館四月己丑朔吳堅等先赴上都十五三宮赴上都丁巳沂王薨五月丙申見大元皇帝於行宮焉○太皇太后臥病主者自宮中舁其牀以出衞者七十人從行八月乃行降封爲壽春郡夫人至燕七年而崩○全皇后爲尼於正智寺○少帝降封瀛國公○臨江軍陷權守滕

巖瞻遁○潭州陷李芾守潭竭力備禦凡八九月其間出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是歲正月城破芾命積薪樓下於是攜家人盡登樓大宴積金銀於兩畔芾與館客坐中其餘列坐左右酒半酣命喚二劊子來既至則令將此金銀去與爾家口取法刀來一不肯受一會意徑受之攜去分付家人畢須臾將法刀至芾呼之至前分付先從頭殺入到尾殺我待我點頭時下手復飲酒良久點頭推館賓與一妾墜樓而走妾折一足最後李帥伸頸受刃此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刎其腹

而死從死者七十餘人劊子姓沈名忠亦可謂烈丈夫矣○尹穀潭州人除知衡州未之任潭州陷自火其廬舉家赴火死○宋都夕元帥至江西沿江諸州郡以城降○循浙東至嚴州知州方回降○至處州知州梁信降衢婺等州並下○夏貴馳入燕京獻淮西諸郡貴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有成罪無所逃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爲將有功總統出己上日夜幸其敗覆督府既潰貴歸廬州不出朝廷屢詔不出若罔聞知國亡乃以淮西全境歸附爲己功焉○李庭芝之守揚州廣王登極除庭芝

爲右相棄揚州引兵徑出至泰州欲航海至海州大兵追及阿术元帥斬於軍前朱煥以揚州城獻姜才死之才淮之猛將前後出師屢收大功乙亥春戰於瓜洲不利丙子二月太皇差吳忠翊孫通直領北兵數千至揚州行到揚子橋礮聲連發繼至城下一礮震天城上旌旗雲擁軍馬屯集放划車弩箭如雨再一礮響雲氣四合冷風大作驟雨隨至遂回三月三日三宮過揚州才統軍數千奪駕繼以兵馬相距而退初四日才出揚州北門領軍擁出分陣殺奪交傷不少波羅相公親臨陣

大戰方退才意欲奪駕不知乃諸將之過北也至八月
大軍圍揚州大戰之日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被
執臨刑含血罵聲不絕而死○苗再成守眞州部將有
趙孟錦者爲將領北軍攻眞州每戰輒先士卒苗再成
倚之嘗乘大霧襲北營霧解北軍見其軍少逐之登舟
失足墮水中甲重溺海城破再成死之○泰州陷孫虎
臣弟㒲臣降虎臣死之通州相繼而陷○建德府陷方
回降○大元改臨安府爲杭州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五

譚瑩玉生覆校

宋季三朝政要附錄

廣王本末　陳仲微錄

陳仲微咸淳爲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乙亥除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日擊當時之事逐日抄錄崖山敗流落安南臨殁有詩曰死爲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主以詩挽之曰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揾淚爲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壘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壤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

水流水灘頭共不平壬午歲安南國使人覲因
言仲微之事而得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編
次以廣其傳

丙子正月戊寅廣王益王航海○二月廣王益王由海
道趨温州二王駐温州之江心寺蘇劉義陸秀夫來會
時陳宜中海船泊清澳門諸人往見之共議興復張世
傑自定海至同趨三山○三月甲戌二王至福州宣太
皇太后手詔廣王昰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昺爲副
元帥檄召天下諸路忠義同獎王室○五月一日廣王

登極於福州升福州為安福府改威武軍為行都之門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詔改元以德祐二年為景炎元年○遙上尊號太皇太后曰聖壽和福至仁太皇太后全太后曰仁安皇太后少帝曰孝恭懿聖皇帝進册母淑妃為皇太妃封弟益王昺為衛王妹壽和公主為晉國公主以九月二十八日為天熙節○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樞密副使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司馬王剛中知福安府事是日百官待漏門外門未啟有物哮吼

聲朝士有驚仆者○黃萬石以北命諭福建歸附邵武
隆建劍守臣拒之督府遣兵復邵武萬石遁○壬戌文
天祥至自行都除右丞相時國方草創陳宜中專制於
張世傑議論不合遂不肯拜議出督○六月以趙溍爲
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
李師夔方興張德分道進兵浙東朱浚江西招諭使毛
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先是文天祥自通州歸具言
太守楊思復欲得海船數百艘可以直趨勤王陳宜中
不以爲信乃遣毛統之通州而不以告天祥統至通州

守問文丞相何以無書守怒統幾不免統出而通州降矣○七月文天祥開督於南劒時林琦自杭來監丞鄒渢自衢來一時忠義之士莫不翕集○鄒渢江西招諭副使○分上下三郡備守以王績翁爲福建提刑招捕使知南劍州任責上三郡備守黄伀同提刑招捕知漳州任責下三郡備守○九月文天祥進兵汀州十月行十一月至汀州而行都隨陷矣○十月大元國兵三道趨福州董右丞㚖魯赤仕古歹都督唆都元帥張宏範萬戶等兵出江西浙東阿罕元帥王世强招討舟帥出

福州○大兵直至處州守臣李班遁○十一月董右丞至瑞安府趙與擇李世達等禦之敗績世達遁趙與擇退屯福安城遂降○奥魯赤軍至邵武朱浚趙時賞遁至建寧府執趙崇磯張彭老至南劍州王績翁遁○大元兵逼行都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於岸乙巳奉景炎帝益王楊淑妃等登舟戊申發舟入海是時正軍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有奇內淮兵一萬由東港入海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至泉州問蒲壽庚索軍糧不及應副遂趨潮州至惠州之甲子門駐焉○癸

丑阿剌罕王世强舟師至福安府王積翁爲內應王剛
中以城降○朱浚仰藥死○文天祥將兵趨廣東入浙
○十二月景炎帝至廣州守臣薛應龍運使姚良臣迎
入州治作行宮○張鎭孫除廣東經畧使後死於難○
○大元董右丞軍至福安縣趙與擇拒戰敗績死之○
己丑大元兵攻興化軍知軍趙文龍不降被執至泉州
蒲壽庚降至漳州知州黃佺通判楊丙以城降至惠州
文璧降璧天祥弟也○徐直諒遁○景炎帝趨於富場
丁丑正月文天祥引兵趨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二

月大元國兵檄戍改福安府爲福州置宣撫司以潛越
友王績翁爲副使李雄統領諸部軍後李雄作亂殺潛
越友大兵皆去不留一騎○三月文天祥入梅州○四
月蘇劉義卒蘇京湖老將雖出呂氏乃心在王室丞嘉
推戴實建大功後世傑用事志鬱鬱不得展其人剛躁
不可近然能服義終始不失大節以廣中癘氣傳染而
死哀哉○五月文天祥兵出梅嶺吉贛兵皆來會六月
大捷於雩都復興國縣於是駐屯遣兵攻贛州諸縣皆
復唯城不下龍泉縣孫㮚以邑歸正遇害丞新縣令彭

震龍以邑歸正遇害架閣蕭明以贛縣義兵收復萬安縣被執死於洪督幹陳子敬招集義兵屯皁據贛下流吉水永豐以次皆復前京尹吳浚以北兵說降天祥集將吏責以大義斬之○淮西兵復黃州復壽昌軍○六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戰於鍾步不利戰於永豐又不利戰於空坑大敗未幾攻贛之兵又敗行府孤立空坑之敗全軍陷沒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道生女柳娘環娘妾黃氏顏氏被執幕僚張汴等皆死江西招討趙時賞寺簿劉沐架閣吳文福督幹林琦皆遇害天祥被二槍

復生客杜滸以數騎兒時處置安撫聚兵數萬在永豐境天祥引兵就之會其軍亦潰收散兵復入汀而南劍建寧邵武多有歸正者諸畬軍皆騷動壽為大兵收復天祥兵出會昌趨循州是冬天祥兵屯南嶺是月大元兵檄戍張世傑回潮州以圖興復○七月壬申張世傑圍泉州將淮軍及弔眼許夫人諸洞畬軍兵威稍振蒲壽庚閉城拒守興化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八月謝洪永任進攻泉州南門不克而蒲壽庚陰賂畬軍攻城不力而求救於唆都元帥王積翁亦遣人至唆

都虞趣兵○十一月丙申唆都元帥大兵至福州甲辰
至興化守臣陳瓚不降城陷大軍屠城三時乃止血流
有聲車裂瓚五門以徇至泉州張世傑解圍去至潮州
守臣馬發堅守不下唆都元帥棄而之惠州與西省呂
師夔軍會合攻廣州城陷張鎭孫死之大軍至次仙澳
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碙州碙州屬廣之東莞縣與州
治相對但隔一水○十二月景炎帝舟遷於謝女峽陳
宜中援舵之占城

（戊寅）正月遣舟師防遏海道○己酉唆都元帥自廣州

回再攻潮州馬發固守凡半月至二月癸亥城陷馬發死之屠其城○二月大軍撤戍景炎帝由海道再回廣○三月文天祥兵出惠州海豐縣駐麗江○四月戊辰景炎帝崩於硐州

衞王本末

戊寅四月庚午衞王卽位於硐州景炎帝旣崩官將欲散獨尚書陸秀夫不可曰諸君散去可也度宗一子尚在將焉寘此古人有一成一旅興者今百官有司軍士亦且萬餘人若天道未絕趙祀此豈不可爲國耶乃相

與奉衛王即位於柩前○改元祥興時有黃龍升天○以陸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文天祥少保○六月祥興帝遷於崖山崖山在海中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爲形勢之地乃屯駐於此○造行宮六月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起行宮三十間內正殿以楊太妃故立名慈元殿時官民兵除逃竄死亡外猶計二十萬多於船上住坐資糧取辦廣右諸郡海外四州○拘刷人匠蓋海院造船隻治兵器自六月至十月始罷○十月文天祥引兵至潮陽平羣盜

人必翕然○大兵至崖山張萬戶舟師自海道入廣過崖山有龍橫海舟不得前射之雲霧晝晦遂退攻潮陽○姚良臣爲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張德爲殿前都點檢○十一月文天祥兵潰被執時元帥張宏範以水陸兵奄至潮陽天祥引避山谷行且數日宏範以輕騎直趨掩其不備天祥被執服腦子二兩昏眩久之竟不死越七日至帥營天祥踴躍請劍曰此吾死所也元帥必欲以禮見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术長揖而已或曰柰何不拜天祥曰吾爲國

死何拜爾爲張知不能屈遂以平揖相見蓋歲除前三日也明年正月二日張元帥脅天祥下海舟十日至崖山元帥令天祥以書招世傑天祥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得乎有死而已不能從也乃作詩復命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聲名照汗靑忠國之心終始弗替元帥又謂天祥曰國亡矣政使殺身爲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各盡其心何論書與不書元帥爲之改容乃驅之過北道經吉州痛憤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十月至樞密院引問天祥酬

對不屈縶獄月餘再引問愈不屈留燕經年至至元壬午朝廷賜死猶南面而跪念念不忘君父若是耶張毅甫負公骨殖歸葬至之日毋夫人之柩同日至自廣州人謂忠孝所感天祥年四十七而歿爲人豐下兩目烱然善談論有忠孝大節自起兵勤王以至高亭引見議論不屈忠肝義膽出於至誠聞之莫不興起驅之北行京口得脫間關萬死由海道還國赤手起兵又經三年江西之役大事幾集英雄無用武之地卒以困敗或謂子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譬猶父母有病證已難療豈

可聽其自斃而不求醫投之匕劑猶望其可以更生是
烏可以成敗論哉所居對文筆峯自號文山爲文章未
嘗屬藁引筆滔滔不竭尤長於詩有指南吟嘯集行妻
歐陽氏亦守節而死天祥爲祭文曰忠臣不事二君烈
女不更二夫天上地下惟汝與吾天祥弟璧知惠州奉
母夫人就養歸附後歷廣西宣慰使天祥歎曰兄爲國
弟爲家各行其志云○丁未葬景炎帝於崖山
己卯正月辛酉大兵攻崖山張世傑不守山門集舟千
餘作一字陣禦之而大兵入山門作長蛇陣對之崖山

有船千餘艘內大船極多張元帥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方至行朝依山作一陣幫縛不可復動於是不可以攻人而專受攻矣張元帥至崖山港外停舟喚張世傑打話不從又令文天祥以書諭世傑天祥不從時陳宜中如占城乞師久不還張元帥語崖山人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且爲我所執汝何戰云約二月初六日大戰○二月癸未我師敗績大元軍絕其薪水道崖山人食乾飲鹹者十餘日皆疲乏不能戰大元軍乘潮而進兩軍大戰半日南軍大敗世傑乘霧雨昏冥

擁祥興帝及楊太妃脫去○丞相陸秀夫抱祥興帝赴海死陸秀夫字君實文筆英妙自維楊幕入朝京師丞嘉推戴有力及駐崖山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秀夫至此知無可奈何乃取舟中物悉沈之仗劍驅其妻子赴水妻挽舟不可赴水秀夫曰都去怕我不來於是登御舟啟上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太皇后辱已甚陛下不可以再辱抱宋衞王俱投水中御舟一白鷴奮擊躑躅哀鳴良久竟與籠俱墜水中內翰劉鼎孫侍郎茅湘吏部趙樵等溺者數萬張世傑奉楊太后以

小舟奔四日遇大風舟將及岸矣舟人催舟師疾進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香至仰天呼曰我所以爲趙氏者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矣我奉
皇太后走者庶幾彼兵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趙祀耳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祀者則大風覆吾舟遂覆

宋得天下以仁而國勢嘗病於不振孝宗自謂我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蘇洵論勢亦謂惠褻而威不振賞數加於無功敗軍之罰不加嚴弱勢

浸淫其來非一日然渡江以來君無失德理宗朝四

川殘害三面被兵淮甸擾攘雲南有警左支右吾猶

能扶持四十二年之天下度宗嗣位一國之事權姦

賈似道實專之度宗崩太皇太后與幼君不過建空

名於六服之上且如己未庚申渡江東南之危如一

髮之引千鈞似道在鄂城下之盟許納歲幣而大元

之師始歸似道乃欺理宗詭曰戰勝而歲幣又食前

言及大元遣使責償拘留眞州不報又遣使到湖而

似道又留之漢陽之純口始則請盟終則背盟似道

知之天下知之獨朝廷不之知爾宋太祖嘗曰宰相
須用讀書人似道以寵妃之弟不學無術處非其據
無休休有容之量忌嫉之念横於胸臆好諛惡直進
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
心行公田以斂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
造士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庇敗將則將校之心離吝
軍券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無非失人心之事人
謀之不臧如此雖然國之興亡亦有天數與天理存
焉爾邵雍著皇極經世書推明皇帝王伯之數有元

會運之說謂冬復爲春世復爲元今大元混一揭宋
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復爲
元之數乎宋以周顯德七年受禪至十六傳而幼君
名顯改元德祐合顯德二字彰著於命名改號之間
人不之覺豈非數之終於此乎前宋以丙午丁未而
遭金禍推論五行者謂宋以火德王故能水勝火其
後丙午丁未則上下兢兢以度厄運今以丙子丁丑
歸大元豈非子者午之對丑者未之對而納者亦有
水勝火之義乎宋有天下圖讖久有過唐不及漢之

說漢四百一十一年唐二百八十六年宋自建隆庚
中開基於德祐乙亥凡三百一十六年豈非過唐不
及漢之應乎此天數之應如此宋太祖受周太后恭
帝禪杜太后將終召太祖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
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若周有長君汝
安得至此豈料三百年後似道貪權利於立幼卒至
覆國是亦其初取於孤臣寡婦之報也宋待柴氏最
厚事太后如母撫幼君如子恭惟大元待宋后幼君
禮意尤篤是亦其初待柴氏之報也國既爲宋柴氏

族屬並無誅戮崇義之封終三百年如一日今大元於趙氏族屬一無所問亦其初不殺柴氏之報也太祖之入京城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列國諸郡聞風而降今太元兵鋒所至降者不殺過江以來迎降恐後郡縣城邑市井依然是亦其初不妄殺人之報也此天理之相報者如此宋太祖生於丁亥以庚申歲建國命曹彬平江南王師係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爲開寶九年今大元太祖聖武皇帝亦生於丁亥以庚申歲卽位命伯顏平江南大

軍亦係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爲至元十三年宋太祖得國之時有讖云十一卜人小下月十五團圓十六缺至幼君恰十六傳亦非偶然國之興亡係乎天數而亦關於人才之盛衰太祖開基人才輩出列聖相承國致平治自王呂擅權章蔡用事小人黨緣爲姦或爲爪牙或爲鷹犬或號傳法沙門或稱護法善神釀成靖康之禍高宗中興倘無張韓劉岳之徒幾不可爲國矣而時有中興之臣而無中興之君惜哉度宗以來內無賢相外無良

將雖有忠良之臣反擯弃而不用束手待斃可爲長
太息可爲流涕者也然忠節之士何代不有疾風知
勁草板蕩識純臣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而成
仁孟子曰捨生而取義信哉蓋死者人之所難而得
其死者尤難也主幽臣辱義在必死則食君之祿死
君之難不以生死易其節此誠烈丈夫也嗚呼故臨
難守節者常足以動敵國之敬嘆蓋忠義亦人心所
固有也苻秦之攻晉也嘗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
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

也金人攻宋見李若水死節歎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靖康之難死節五十餘人忠魂義魄至今耿耿斗牛間史爲直筆安能爲斯人隱今大元混一識天時而歸附者固皇帝之所嘉盡臣道而死節者亦皇帝之所重豈可弃而不錄哉其間死城郭封疆者固不能盡知其所知者若李芾死於潭天祥死於北庭芝死於兵唐震昴發死於郡治江萬里徐應鑣鄧得遇尹穀赴水死謝枋得不食死朱浚仰藥死其他如姜才孫虎臣邊居誼牛皋范大順張漢英趙文義王

安節馬塈馬發陳瓚米立趙孟錦司馬夢求其中儒
臣死節尤表表在人耳目間歐陽修作五代史謂吾
於死節之士得二人焉今數人者史氏亦當以歐陽
之筆表而出之庶可發潛德之幽光云

宋季三朝政要附錄　　譚瑩玉生覆校

此余友袁君壽階五硯樓藏書也荷屋廉使云得於閩中此遷徙之不可知者是書傳本極少余得自文瀾閣五卷中闕淳祐七年後少五年事注云舊本遺逸又魯魚之訛多不可讀此卷俱載因爲補出又凡諸誤字悉爲校出惜通介老人不及見之可刻入叢書也而是本可寶不待贅言矣然少玩忽則交臂失之書此以識耄年之幸仁龢趙魏道光癸未

右宋季三朝政要五卷宋無名氏撰附錄一卷陳仲微撰按是書　四庫提要已著錄而張若雲學津討源暨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引用書目均無撰人名氏蓋前五卷未著而附錄則書陳仲微錄也仲微事蹟具見宋史本傳謂厓山敗走安南越四年卒此編爲吳荷屋中丞藏本袁壽階五研樓中物後有仁和趙晉齋跋謂傳本極少其可寶不待贅言惜通介老人不及見可刻入叢書通介老人爲誰余錄以付梓竊當之矣考檀萃楚庭稗珠錄云航海逸事見廣志者頗多遂紀馬南寶等

數十人事蹟而是書均未之及固不僅如　提要所譏
本紀所載反詳矣又厓山志謂張世傑薨諸軍棺斂焚
屍島上膽大如斗更焚不化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大
呼云太上已多方措置恢復由是諸軍心皆不移陸秀
夫挽詩有云嘗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秀
夫從龍於淵在世傑後云而是書所紀不同殆厓山志
偶誤也所謂諸軍心皆不移蓋言世傑薨後蘇劉義復
求趙後立之名曰都順德都寧山而是書稱蘇劉義卒
於祥興丁丑亦誤也昔柯維騏撰宋史新編升益衛二

王於帝紀以存統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之蓋二王附錄體例最公若蘇劉義所立仲微殆未及知卽知之亦如前明唐桂以後諸王編年之書原不必具錄也朱竹垞嘗謂宋史潦草卒卒有事改脩取材者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陳桱等書而不及此然實足以資考訂或偶遺耳又元史書塔出圍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考厓山志景炎三年正月塔出呂師夔等夷廣州城鎮孫果以城降豈復夷其城者元史又云詔鎮孫及其妻子赴京師會鎮孫卒而是書云後死於難仲微未走

安南目擊當時之事蓋實錄也咸豐癸丑大寒後五日

南海伍崇曜謹跋

詞源目錄

卷上

卷下

詞源卷上

西秦玉田張炎叔夏編

五音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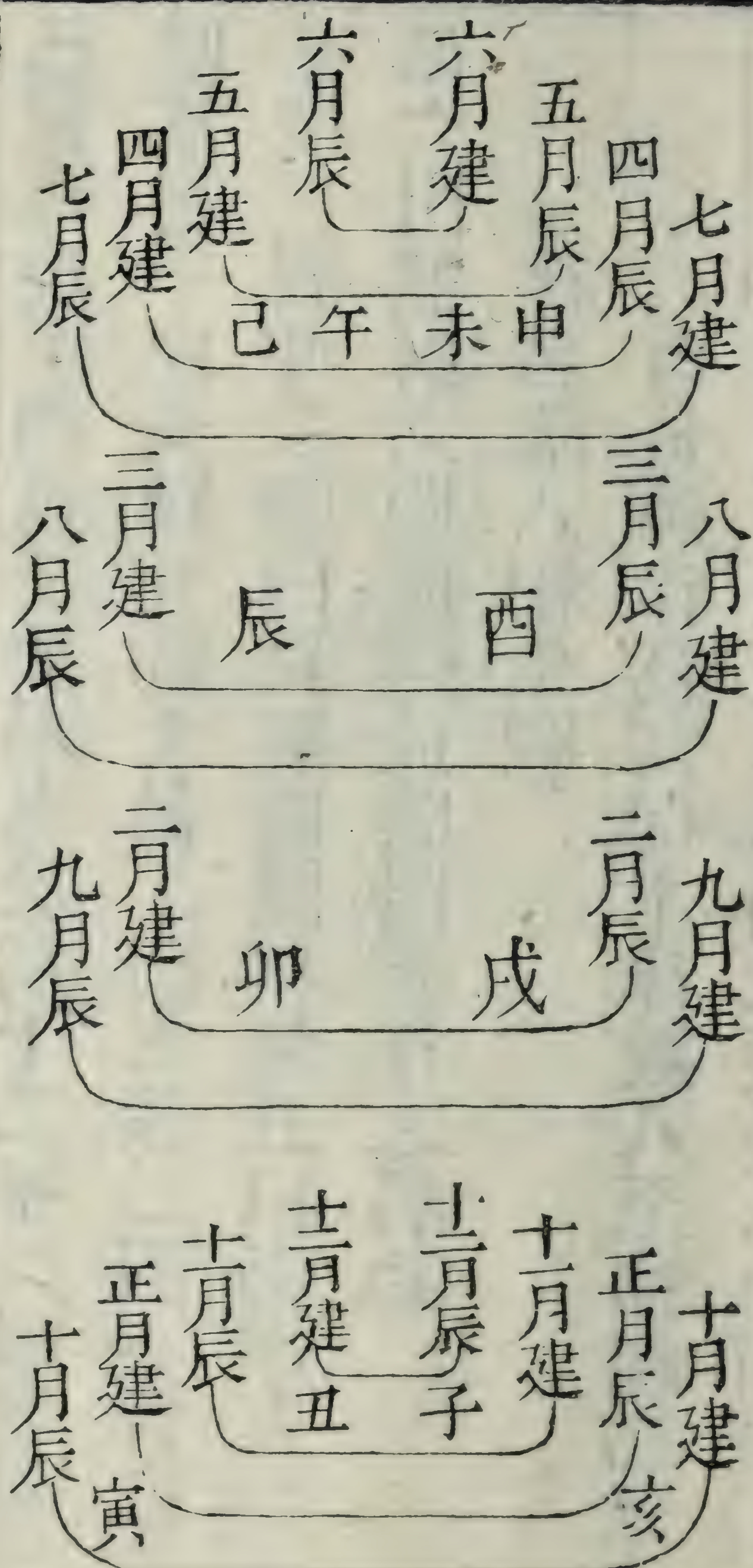
宮屬土君之象爲信徵所生其聲濁生數五成數十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之綱

商屬金臣之象爲義宮所生其聲次濁生數四成數九商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

角屬木民之象爲仁羽所生其聲半清半濁生數三成數八角觸也物觸地而戴芒角也

徵屬火事之象爲禮角所生其聲次淸生數二成數七
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
羽屬水物之象爲智商所生其聲最淸生數一成數六
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陽律陰呂合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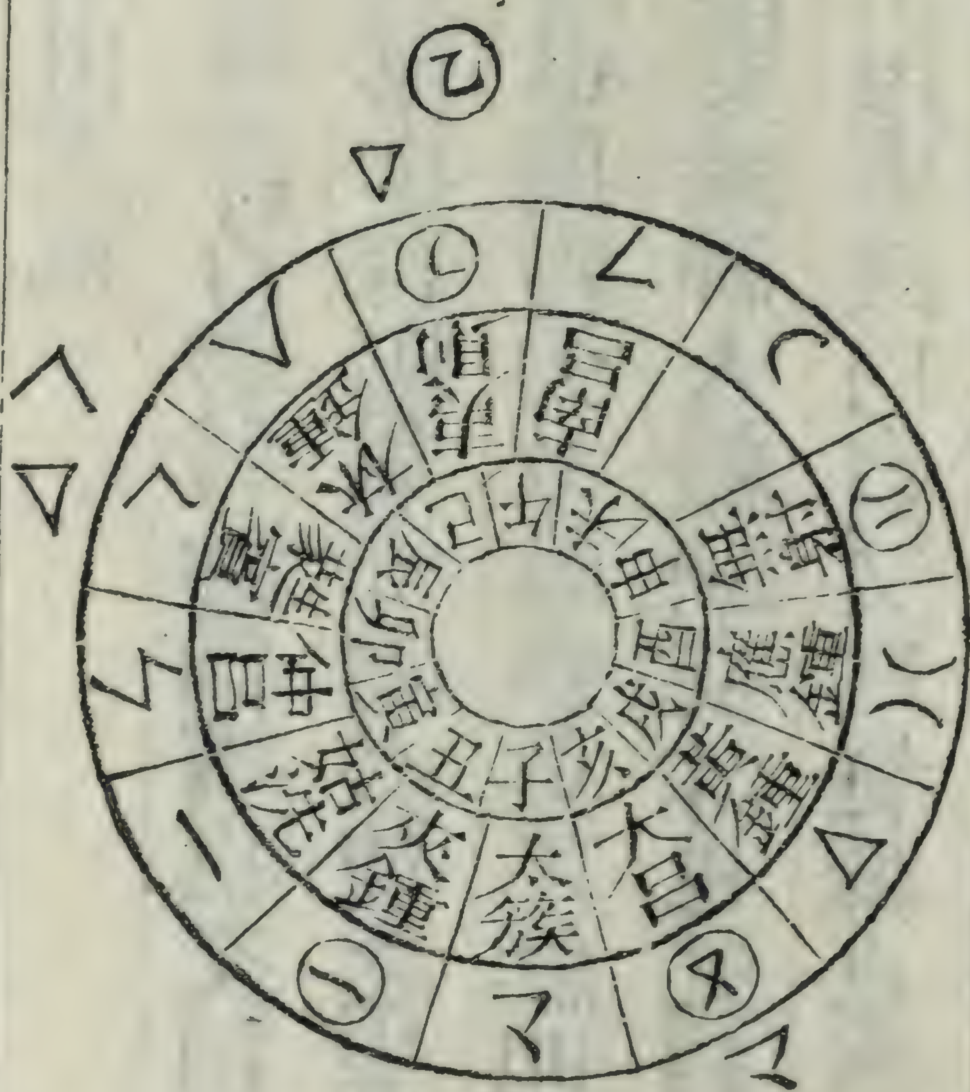

七月建
四月辰
五月辰
六月建
六月辰
五月建
四月建
七月辰
申
未
午
巳
八月建
三月辰
酉
辰
三月建
八月辰
九月建
二月辰
戌
卯
二月建
九月辰
十月建
正月辰
十一月建
十二月辰
十二月建
十一月辰
正月建
十月辰
亥
子
丑
寅

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日爲十母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辰爲十二子六陽爲律六陰爲呂一曰黃鍾元閒大呂二曰太簇二閒夾鍾三曰姑洗三閒仲呂四曰蕤賓四閒林鍾五曰夷則五閒南呂六曰無射六閒應鍾此陰陽聲律之名也

律呂隔八相生圖

自黃鍾律爲宮從本律數八至林鍾爲徵林鍾數八至太簇爲商太簇數八至南呂爲羽南呂數八至姑洗爲角姑洗數八至應鍾爲

閏宮應鍾數八至蕤賓爲閏徵謂之七調



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又曰黃者中也鍾者種也

又曰黃者中和之氣

太簇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又曰言萬物簇生也又曰陽氣既大奏地而達出也顏氏曰奏進也又曰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之也

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又曰萬物洗生又曰姑必也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必使之潔也又曰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又曰陰氣幼少故曰蕤萎陽不用事故曰賓又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又曰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

極陰氣始賓敬也
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又曰言陰氣之賊萬
物也又曰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使陰氣夷當傷之物
也又曰夷傷也則法也萬物始傷被刑法也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大呂助宣物也又曰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黄鍾宣氣
而牙物也
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又曰言陰陽相夾廁也又曰言陰
氣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

中呂宣中氣也又曰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又曰言微
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又曰言
陽氣將極中充大也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又曰林君也言陰
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又曰言萬物
就隕氣林林然又曰林者衆也言萬物成就種類多也
南呂贊揚秀也又曰言萬物之旅入藏也又曰言陰氣
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又曰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
生薺麥也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又曰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又曰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于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氣始於冬至律本於黃鍾或損或益以生商角徵羽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倍其法故黃鍾長九寸倍之爲十八三之爲六而生林鍾之長林鍾長六寸四之爲二十四三之爲八而生太簇之長此律呂損益相生之說也

律呂隔八相生

黃鍾爲父陽律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八

林鍾爲母陰呂三分益一上生太簇　八又

太簇爲子陽律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又ㄣ

南呂爲子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フ一

姑洗爲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一八

應鍾爲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八乚

蕤賓爲曾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大呂　乚㊇

大呂爲曾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夷則　㊇㋫

夷則爲元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夾鍾　㋫㊀

夾鍾爲元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無射　㊀㊁

無射爲夾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仲呂

仲呂爲夾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黃鍾

律生八十四調

宮 徵 商 羽 角 閏宮 閏彎

黃林太南姑應蕤

大夷夾無仲黃林

太南姑應蕤大夷

夾無仲黃林太南

姑應蕤太夷夾無

仲黃林太南姑應

蕤大夷夾無仲黃

林太南姑應蕤大

夷夾無仲黃林太

南姑應蕤大夷夾

無仲黃林太南姑

應蕤大夷夾無仲

土 火 金 水 木 太陰 太陽

古今譜字

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 黃清 大清 太清 夾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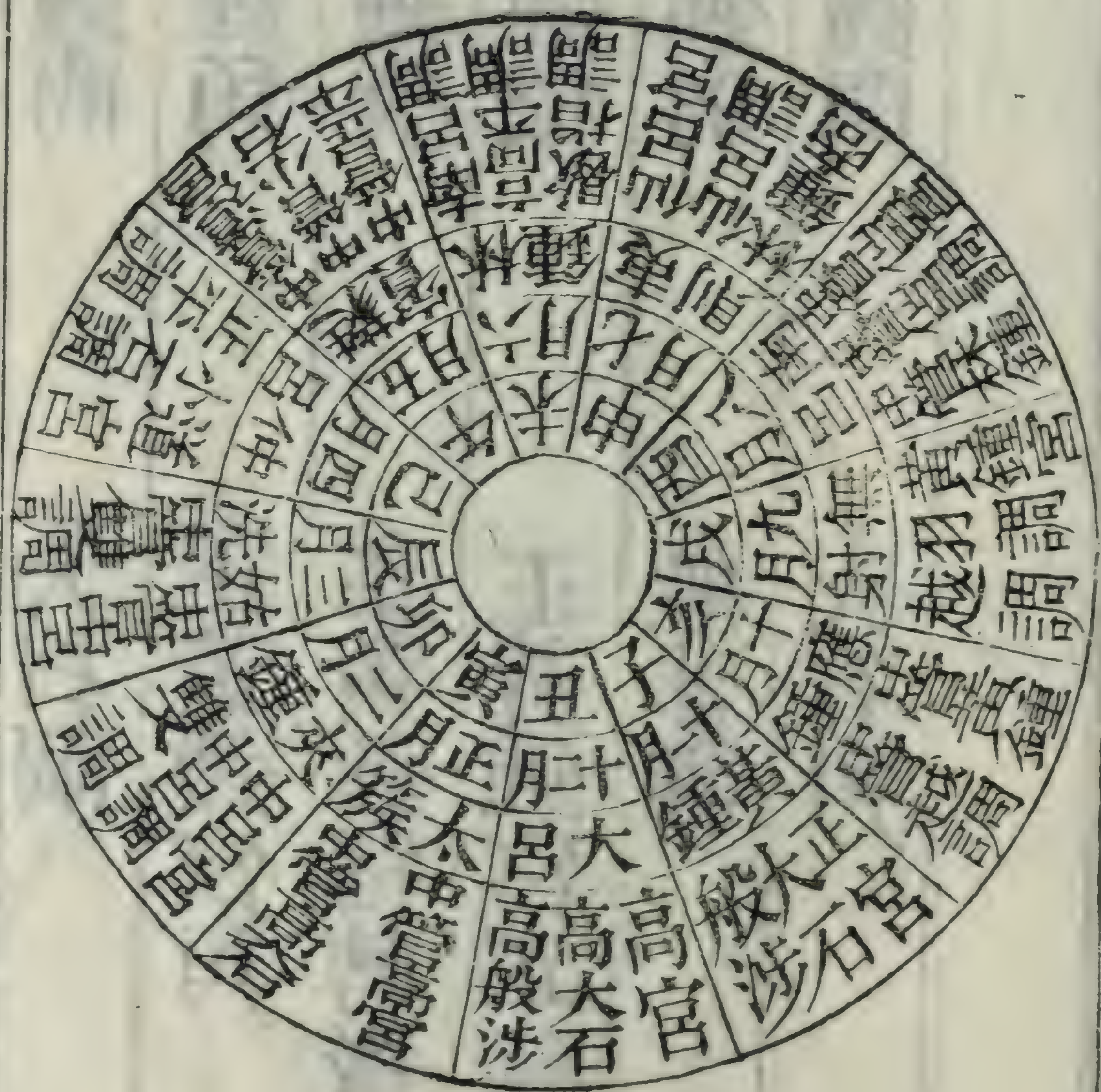
合 下四 四 下一 一 上 句 尺 下工 工 下凡 凡 六 下五 五 一五

四宮清聲今雅俗樂色管色並用寄四宮清聲無與古不同

幺六字黃鍾清聲　下五字大呂清聲

五字太簇清聲　高五字夾鍾清聲

五音宮調配屬圖



十二律呂各有五音演而爲宮爲調律呂之名

總八十四分月律而屬之今雅俗祇行七宮十

二調而角不預焉

黃鍾宮　俗名（下宮同）　正黃鍾宮　⊗

黃（大雪中聲 子之氣）鍾（△幺二字同用）宮（十一月陽律 冬至正聲）

黃鍾商	大石調	マ
黃鍾角	正黃鍾宮角	一
黃鍾變	正黃鍾宮轉徵	𠃊
黃鍾徵	正黃鍾宮正徵	人
黃鍾羽	般涉調	フ
黃鍾閏	大石角	)(

大呂宮 俗名 高宮 ㋡

大（小寒中聲 丑之氣） 大呂商 高大石調 ㊀

大呂角 高宮角 ㄣ

呂（☒ 丑 二字同用） 大呂變 高宮變徵 人

大呂徵 高宮正徵 ㊆

宮（十二月 陰呂 大寒 正聲） 大呂羽 高般涉調 ⑪

大呂閏 高大石角 △

太簇宮 俗名 中管高宮 マ

太 立春中聲 寅之氣　太簇商　中管高大石調　一

太簇角　中管高宮角　L

簇マ◎ 二字同用　太簇變　中管高宮變徵　㇆

太簇徵　中管高宮正徵　フ

宮 正月陽律 雨水正聲　太簇羽　中管高般涉調　八

太簇閏　中管高大石角　⊗

夾鍾宮　俗名　中呂宮　㊀

夾 驚蟄中聲 卯之氣　夾鍾商　雙調　ㄣ

夾鍾角　　中呂正角　∧

鍾㊀㊆二字同用　夾鍾變　中呂變徵　フ

夾鍾徵　中呂正徵　⑪

宮二月陰呂春分正聲　夾鍾羽　中呂調　△

夾鍾閏　雙角　ㄡ

姑洗宮　俗名　中管中呂宮　一

姑清明正聲辰之氣　姑洗商　中管雙調　L

姑洗角　中管中呂角　⑦

洗一　姑洗變　中管中呂變徵　⑪

姑洗徵　中管中呂正徵　八

宮　三月陽律　穀雨正聲　姑洗羽　中管中呂調　⊗

姑洗閏　中管雙角　㊀

仲呂宮　俗名　道宮　ㄅ

仲　立夏中聲　巳之氣　仲呂商　小石調　人

仲呂角　道宮角　フ

呂ㄅ　仲呂變　道宮變徵　ㄅ

仲呂徵		道宮正徵	△
宮 四月陰呂 小滿正聲	仲呂羽	正平調	マ
	仲呂閏	小石角	一
	蕤賓宮 俗名	中管道宮	㇄
蕤 芒種中聲 午之氣	蕤賓商	中管小石調	⑦
	蕤賓角	中管道宮角	⑪
賓㇄	蕤賓變	中管道宮變徵	△
	蕤賓徵	中管道宮正徵	㋜

宮 五月陽律 夏至正聲 蕤賓羽 中管正平調 ㊀

蕤賓閏 中管小石角 ㄣ

林鍾宮 俗名 南呂宮 △

林 小暑中聲 未之氣 林鍾商 歇指調 フ

林鍾角 南呂角 八

鍾人 林鍾變 南呂變徵 ㋜

林鍾徵 南呂正徵 マ

宮 六月陰呂 大暑正聲 林鍾羽 高平調 一

林鍾閏　歇指角　ㄴ

夷則宮　俗名　仙呂宮　⑦

夷 立秋中聲 申之氣　夷則商　商調　⑪

夷則角　仙呂角　△

則⑦　夷則變　仙呂變徵　又

夷則徵　仙呂正徵　㊀

宮 七月 陽律 處暑 正聲　夷則羽　仙呂調　ㄅ

夷則閏　商角　人

南呂宮　俗名　中管仙呂宮　フ

南　白露中聲　酉之氣　南呂商　中管雙調　八

南呂角　中管仙呂角　(又)

呂フ　南呂變　中管仙呂變徵　(一)

南呂徵　中管仙呂正徵　一

宮　八月　陰呂　秋分　正聲　南呂羽　中管仙呂調　L

南呂閏　中管仙角　(ク)

無射宮　俗名　黃鍾宮　⑪

無寒露中聲戌之氣　無射商　越調　△

無射角　黃鍾角　マ

射⑪　無射變　黃鍾變徵　幺

無射徵　黃鍾正徵　ㄅ

宮九月霜降陽律正聲　無射羽　羽調　八

無射閏　越角　フ

應鍾宮　俗名　中管黃鍾宮　八

應鍾八宮 立冬中聲 亥之氣 十月 小雪 陰呂 正聲

應鍾商 中管越調 [illegible]

應鍾角 中管黃鍾角 [illegible]

應鍾變 中管黃鍾變徵 ㄠ

應鍾徵 中管黃鍾正徵 ㄥ

應鍾羽 中管羽調 [illegible]

應鍾閏 中管越調 [illegible]

管色應指字譜

ㄠ六 八凡 フ工 人尺 ㄅ上 一一 マ四 ㄥ勾 △合 丙五

[illegible] 大凡 [illegible] 大住 力小住 ㄌ掣 ㄅ折 人大凡 リ打

宮調應指譜

七宮

黃鍾宮リ仙呂宮ㄅ正宮△高宮ㄢ南呂宮人中呂宮一道宮ク

十二調

大石調又小石調人般涉調ㄙ歇指調フ越調ㄠ仙呂調△中宮調ク正平調マ高平調一雙調ㄅ黃鍾羽人商調リ

律呂四犯

宮犯商	商犯羽	羽犯角	角歸本宮
黃鍾宮	無射商	夾鍾羽	無射閏
大呂宮	應鍾商	姑洗羽	應鍾閏
太簇宮	黃鍾商	仲呂羽	黃鍾閏
夾鍾宮	大呂商	蕤賓羽	大呂閏
姑洗宮	太簇商	林鍾羽	太簇閏
仲呂宮	夾鍾商	夷則羽	夾鍾閏
蕤賓宮	姑洗商	南呂羽	姑洗閏
林鍾宮	仲呂商	無射羽	仲呂閏

夷則宮　蕤賓商　應鍾羽　蕤賓閏

南呂宮　林鍾商　黃鍾羽　林鍾閏

無射宮　夷則商　大呂羽　夷則閏

應鍾宮　南呂商　太簇羽　南呂閏

以宮犯宮爲正犯以宮犯商爲側犯以宮犯羽爲偏犯以宮犯角爲旁犯以角犯宮爲歸宮周而復始

姜白石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

雙調或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側宮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之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以犯商角羽耳

結聲正訛

商調是ㄩ字結聲用折而下若聲直而高不折則成ㄠ字卽犯越調

仙呂宮是ㄱ字結聲用平直而微折而下則成ㄦ字卽犯黃鍾宮

正平調是マ字結聲用平直而去若微折而下則成ㄅ字卽犯仙呂調

道宮是乚字結聲要平下莫太下而折則帶人一雙聲卽犯中呂宮

高宮是ㄋ字結聲要淸高若平下則成リ字犯大石微高則成幺字是正宮

南呂宮是人字結聲要平而去若折而下則成一字卽犯高平調

右數宮調腔韻相近若結聲轉入別宮調之

走腔若高下不拘乃是諸宮別調矣

謳曲旨要

謌曲令曲四掯匀　破近六均慢八均

官拍艷拍分輕重　七敲八掯靸中清

大頓聲長小頓促頓都昆切　小頓才斷大頓續

大頓小住當韻住　丁住無牵逢合六

慢近曲子頓不疊　歌颯連珠疊頓聲

反掣用時須急過　折拽悠悠帶漢音

頓前頓後有敲掯　聲拖字拽疾為勝

抗聲特起直須高　抗與小頓皆一掯

腔平字側莫參商　先須道字後還腔

字少聲多難過去　助以餘音始遶梁

忙中取氣急不亂　停聲待拍慢不斷

好處大取氣流連　拗出少入氣轉換

哩字引濁囉字清　住乃哩囉頓唛喻

大頭花拍居第五　疊頭艷拍在前存

舉末輕圓無磊磈　清濁高下縈縷比

若無含韻強抑揚　即爲叫曲念曲矣

詞源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詞源卷下

西秦玉田張炎叔夏編

古之樂章樂府樂謌樂曲皆出於雅正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於崇甯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而於音譜且閒有未諧可見其難矣

作詞者多效其體製失之軟媚而無所取此惟美成爲
然不能學也所可倣傚之詞是一美成而已舊有刊本
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
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
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
世作詞者能取諸人之所長去諸人之所短精加玩味
象而爲之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余疎陋譾才昔
在先人侍側聞楊守齋毛敏仲徐南溪諸公商確音律
嘗知緒餘故生平好爲詞章用功踰四十年未見其進

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慮雅詞之落落僭述管見類列於后與同志者商略之

音譜

詞以協音爲先音者何譜是也古人按律製譜以詞定聲此正聲依永律和聲之遺意有法曲有五十四大曲有慢曲若曰法曲則以倍四頭管品之即篳篥也其聲清越大曲則以倍六頭管品之其聲流美卽歌者所謂曲破如望瀛如獻仙音乃法曲其源自唐來如六幺如降黃龍乃大曲唐時鮮有聞法曲有散序歌頭音聲近古大

曲有所不及若大曲亦有歌者有譜而無曲片數與法曲相上下其說亦在歌者稱停緊慢調停音節方爲絶唱惟慢曲引近則不同名曰小唱須得聲字淸圓以啞篳篥合之其音甚正簫則弗及也慢曲不過百餘字中間抑揚高下丁抗掣拽有大頓小頓大住小住打指等字眞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之語斯爲難矣

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閒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每作一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卽改正曾賦瑞鶴仙一

詞云捲簾人睡起放燕子歸來商量春事芳菲又無幾減風光都在賣花聲裏吟邊眼底被嫩綠移紅換紫甚等閑半委東風半委小橋流水　還是苔痕湔雨竹影留雲做晴猶未繁華迤邐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閒了尋香兩翅那知人一點新愁寸心萬里此詞按之詞譜聲字皆協惟撲字稍不協遂改爲守字迺協始知雅詞協音雖一字亦不放過信乎協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瑣窗深深字意不協改爲幽字又不協再改爲明字歌之始協此三字皆平聲胡

為如是蓋五音有脣齒喉舌鼻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故平聲字可為上入者此也聽者不知宛轉遷就之聲以為合律不詳一定不易之譜則曰失律矧歌者豈特忘其律抑且忘其聲字矣述詞之人若只依舊本之不可謌者一字塡一字而不知以訛傳訛徒費思索當以可謌者為工雖有小疵亦庶幾耳

拍眼

法曲大曲慢曲之次引近輔之皆定拍眼蓋一曲有一曲之譜一均有一均之拍若停聲待拍方合樂曲之節

所以衆部樂中用拍板名曰齊樂又曰樂句卽此論也南唐書云王感化善歌謳聲振林木繫之樂部爲謌板色後之樂棚前用歌板色二人聲與樂聲相應拍與樂拍相合按拍二字其來亦古所以舞法曲大曲者必須以指尖應節俟拍然後轉步欲合均數故也法曲之拍與大曲相類每片不同其聲字疾徐拍以應之如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前衮中衮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衮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至曲尾數句使聲字悠揚有不忍絕響之意似餘音遶梁

爲佳惟法曲散序無拍至歌頭始拍若唱法曲大曲慢曲當以手拍纏令則用拍板嘌吟諕唱諸公調則用手調兒亦舊工耳此句似有誤字慢曲有大頭曲曡頭曲有打前拍打後拍拍有前九後十一內有四艷拍引近則用六均拍外有序子與法曲散序中序不同法曲之序一片正合均拍俗傳序子四片其拍頗碎故纏令多用之繩以慢曲八均之拍不可又非慢二急三拍與三臺相類也曲之大小皆合均聲豈得無拍歌者或斂袖或掩扇殊亦可哂唱曲苟不按拍取氣訣是不均必無節奏是

說非習於音者不知也

製曲

作慢詞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命意既了思量頭如何起尾如何結方始選韻而後述曲最是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於過片則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之意脈不斷矣詞既成試思前後之意不相應或有重疊句意又恐字面麤疎卽為修改改畢淨寫一本展之几案間或貼之壁少頃再觀必有未穩處又須修改

至來日再觀恐又有未盡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無瑕之玉倘急於脫稾倦事修擇豈能無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協音聲作詩者且猶旬鍛月鍊況於詞乎

句法

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襯副得去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不可輕易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如東坡楊花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風流子云鳳閣繡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

如史邦卿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燈夜云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如吳夢窗登靈巖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閏重九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姜白石揚州慢云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此皆平易中有句法

字面

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一箇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煅煉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鍊字面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字

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虛字

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疊實字讀且不通況付之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單字如正但甚任之類兩字如莫是還又那堪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又却是之類此等虛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能盡用虛字句語自活必不質實觀者無掩卷之誚

淸空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折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夢窗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游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前事夢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辭歸客尚淹留垂柳不縈裙帶住謾長是繫行舟此詞疎快却不質實如是者集中尚有惜不多耳白石詞如疎影暗香揚州慢一萼

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騷雅
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意趣

詞以意爲主不要蹈襲前人語意如東坡中秋水調詞
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
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
清影何事在人間　轉珠簾開繡戶照無眠不應有恨
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
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夏夜洞仙歌云冰肌

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王荆公金陵桂枝香云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嘆往昔豪華競逐悵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

後庭遺曲姜白石暗香賦梅云舊時月色是幾番照我
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
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疎花香冷入瑤席　江
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
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
也幾時見得疎影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
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
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
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

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敎一片隨波去又却怨玉龍哀曲等恁時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此數詞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

用事

詞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澁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疎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事所使

詠物

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眞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爲絶妙如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詠春雪云巧翦蘭心偸黏草甲東風欲障新煖謾疑碧瓦難留信知暮寒較淺行天入鏡做弄出輕鬆纖軟料故園不捲重簾誤了乍來雙燕　靑未了柳回白眼紅欲斷杏開素面舊遊憶著山陰後盟遂妨上苑熏鑪重熨便放慢春衫針線恐鳳鞾挑菜歸來萬一灞橋相見綺羅香詠春

雨云做冷欺花將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盡日冥迷愁
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最妨
他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　沈沈江上望極還被
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峯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
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翦燈深
夜語雙雙燕詠燕云過春社了度簾幙中間去年塵冷
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
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　芳徑芹泥雨潤
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

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玉人日日畫欄獨凭白石暗香疎影詠梅云前意趣門齊天樂賦促織云庾郎先自吟愁賦凄凄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　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豳詩謾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最苦此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至如劉改之沁園春詠指甲云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鞵

泥汚偎人强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
窺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裛成斑
時將粉淚偷彈記切玉曾教柳傳看算恩情相著搔
便玉體歸期倦數劃遍闌干每到相思沈吟靜處斜倚
朱脣皓齒閒風流甚把仙郎暗掐不放春閑又詠小脚
云洛浦淩波爲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
損步苔幽砌嫩緣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
盈一段春嬉遊倦笑教人款撚微褪些跟　有時自度
謌句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䄄

催衮舞鳳輕分嬝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烟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二詞亦自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耳

節序

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附之詞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為應時納俗之聲耳所謂清明折桐花爛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風銷焰蠟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

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　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晝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脚愁蘇花心夢醒鞭香拂散牛土舊歌空憶珠簾綵筆倦題繡戶黏雞貼燕想立斷東風來處暗惹起一掬相思亂若翠盤紅縷　今夜覓夢池秀句明日動探花芳緒寄聲酤酒人家預約俊游伴侶憐他梅柳怎忍潤天街酥雨待過了一月燈期日日醉扶歸去黃鍾喜遷鶯賦元夕云月

波疑滴望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圖花冰絲織練黃
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是
隨香趁燭曾伴狂客　蹤跡謾記憶老了杜郎忍聽東
風笛柳院燈疎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未定猶
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悞玉人夜寒窗際簾隙如此等
妙詞頗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
宴樂之同則絕無謌者五字別本刪去至如李易安永遇樂云
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此詞亦自不惡而以俚詞
歌於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嘆也

賦情

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閒稍近乎情可也若鄰乎鄭衛與纏令何異也如陸雪溪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睡覺來冠兒還是不整屏閒麝煤冷但眉山壓翠淚珠彈粉堂深晝永燕交飛風簾露井恨無人說與相思近日帶圍寬盡　重省殘燈朱幌淡月紗窗那時風景陽臺路遠雲雨夢便無準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辛稼軒祝英臺近云寶釵分桃葉渡烟柳闇南浦怕

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憑誰勸啼鶯聲住　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纔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故其燕酣之樂別離之愁回文題葉之思峴首西州之淚一寓於詞若能屏去浮豔樂而不淫是亦漢魏樂府之遺意

離情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矧情至於離則哀怨必至苟能調感愴於融會中斯爲得矣白石琵

琶仙云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愁絕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鴂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　又還是宮燭分烟奈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芳思與空階榆莢千萬縷藏鴉細柳為玉尊起舞回雪想見西出陽關故人初別秦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

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鍊得言外意有如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乃爲絶唱

令曲

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絶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閒集中韋莊温飛卿爲則又如馮延巳賀方回吳夢窗亦有妙處至若陳簡齋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之句眞是自然而然大抵前輩不留意於此有一兩曲

膾炙人口餘多鄰乎率近代詞人却有用工於此者倘以爲專門之學亦詞家之射雕手

雜論

詞之作必須合律然律非易學得之指授方可若詞人方始作詞必欲合律恐無是理所謂千里之程起於足下當漸而進可也正如方得離俗爲僧便要坐禪守律未曾見道而病已至豈能進於道哉音律所當參究詞章先宜精思俟語句妥溜然後正之音譜二者得兼則可造極元之域今詞人纔說音律便以爲難正合前說

所以望望然而去之苟以此論製曲音亦易諧將于于然而來矣

詞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澁如起頭八字相對中間八字相對卻須用功著一字眼如詩眼亦同若八字既工下句便合稍寬庶不窒塞約莫寬易又著一句工緻者便覺精粹此詞中之關鍵也

詞不宜强和人韻若倡者之曲韻寬平庶可賡歌倘韻險又爲人所先則必牽强賡和句意安能融貫徒費苦思未見有全章妥溜者東坡次章質夫楊花水龍吟韻

機鋒相摩起句便合讓東坡出一頭地後片愈出愈奇眞是壓倒今古我輩倘遇險韻不若祖其元韻隨意換易或易韻答之是亦古人三不和之說

大詞之料可以斂爲小詞小詞之料不可展爲大詞若爲大詞必是一句之意引而爲兩三句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三嘆如少游水龍吟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猶且不免爲東坡見誚近代詞人用功者多如陽春白雪集如絶妙詞選亦自可觀但所取不精一豈若周草窗所選絶妙好詞之爲精粹惜

此板不存恐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

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當總此三者而爲之無俗忌之辭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有所不免却要融化字面語意新奇

近代陳西麓所作本製平正亦有佳者

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爲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敎人霎時得見何妨

如文恐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晌留情所謂淳厚日變成澆風也

詩之賦梅惟和靖一聯而已世非無詩不能與之齊驅耳詞之賦梅惟姜白石暗香疎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眞爲絶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誠哉是言也

美成詞只當看他渾成處於軟媚中有氣魄採唐詩融化如自已者乃其所長惜乎意趣却不高遠所以出奇之語以白石騷雅句法潤色之眞天機雲錦也

東坡詞如水龍吟詠楊花詠聞笛又如過秦樓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麗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隱括歸去來辭更是精妙周秦諸人所不能到

秦少游詞體製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

晁無咎詞名冠柳琢語平帖此柳之所以易冠也

近代楊守齋精於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周美成詞與之游者周草窗施梅川徐雪江奚秋崖李商老每一聚首必分題賦曲但守齋持律甚嚴一字不苟作遂有作

詞五要觀此則詞欲協音未易言也

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戲弄筆墨爲長短句之詩耳元遺山極稱稼軒詞及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鍊句有風流醞藉處不減周秦如雙蓮燕邱等作妙在模寫情態立意高遠初無稼軒豪邁之氣豈遺山欲表而出之故云爾

康柳詞亦自批風抹月中來風月二字在我發揮二公則爲風月所使耳

楊守齋作詞五要守齋名纘字繼翁號守齋又號紫霞翁

作詞之要有五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寄煞鬬百花之無味是也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月則不美如十一月調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也

第三要塡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已少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詞若語韻不協奚取焉或謂善歌者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詳製轉折用或不當卽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

第四要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合用平入聲韻古詞俱押去聲所以轉摺怪異成不祥之音昧律者反稱賞之是眞可解頤而啓齒也

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意爲之則蹈襲無足奇者須自作不經人道語或翻前人意便覺出奇或祗能鍊字誦纔數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更須忌三重四同始爲具美

詞源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右詞源二卷宋張炎撰案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臨安人張循王五世孫宋亡後縱游浙東西落拓而卒工長短句鄧牧心伯牙琴稱其以春水詞得名人稱張春水孔行素至正直記稱其以孤雁詞得名人稱張孤雁厲樊榭山中白雲詞跋並引之其實玉田詞三百首幾於無一不工所長原不止此也樊榭論詞絕句第七首自註云玉田詞本其父寄閒翁翁名樞字斗南有詞在周草牕絕妙好詞中然玉田詞實有跨竈之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惟白石老仙足與抗衡耳研究聲律

尤得神解故所著書類足爲詞家圭臬是編爲秦澹生太史所刻跋稱元明收藏家均未著錄從元人舊鈔謄寫云又絕妙好詞牋附錄厲樊榭跋有引張玉田樂府指迷語則樊榭與查蓮坡所見均非完本也然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實已著錄稱上卷詳考律呂下卷泛論樂章淩廷堪燕樂考原亦曾引是書顧樊榭與蓮坡均未得見耶惟彭甘亭小謨觴館集徵刻宋人詞學四書啓紀其原委最詳稱究律呂之微窮分寸之要大晟樂府遺規可稽則白石道人歌曲海叔碧雞漫志而外惟詞

源一書爲之總統原本上下分編世傳樂府指迷卽其下卷明陳仲醇續刊祕笈妄析全書之半删改總序一篇襲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稱移甲就乙由是詞源之名詭爲子目傎孰甚焉則洞見癥結矣何勝國諸賢之輕於竄亂故籍也咸豐癸丑竹醉日南海伍崇曜跋

乙卯歲余以公事留杭數月而玉田張君來寓錢塘縣之學舍時主席方子仁始與余交道玉田來所自且憐其才而不知余與玉田交且舊也因相從歡甚玉田爲況落寞似余其故友張伯雨方爲西湖福眞觀修主聞之遂挽去子仁與余買小舟並湖同爲道客伯雨爲設茗具饌盤旋日入而歸玉田嘗賦臺城路詠歸杭一詞錄此卷後其詞云當年不信江湖老如今歲華驚晚路改家迷花空蔭落誰識重來劉阮殊鄉頓遠甚猶帶羈懷雁悽蛩怨夢裏忘歸亂浦烟浪片帆轉　閒門休歎

故苑杖藜遊冶處蕭艾都遍雨色雲西晴光水北一洗悠然心眼行行漸嬾快料理幽尋酒瓢詩卷賴有湖邊舊時鷗數點丁己正月江村民錢良祐書

詞與辭字通用釋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調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集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邸侯館歌舞昇平居生處樂不知老之將至梨園白髮濞宮

娥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遊無方三
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姜祕書憫王孫之故態銘馬淑婦
感詛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茲詞卷撫
几三嘆牆東叟陸文圭跋

詞源二卷宋遺民張玉田撰玉田生詞與白石齊名詞之有姜張如詩之有李杜也姜張二君皆能按譜製曲是以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竊謂樂府一變而爲詞詞一變而爲令令一變而爲北曲北曲一變而爲南曲今以北曲之宮譜考詞之聲律十得八九焉詞源所論之樂色管色卽今笛色之六五上四合一凡也管色應指字譜七調之外若勾失一小大上小大凡大住小住掣折大凡打乃吹頭管者換調之指法也宮調應指譜者七宮指法起字及指法十二調之起字也論拍眼

云以指尖應節俟拍卽今之三眼一板也花十六前袞中袞打前拍打後拍者乃今之起板收板正板贈板之類也樂色拍眼雖樂工之事然塡詞家亦當究心若舍此不論豈能合律哉細繹是書律之最嚴者結聲字如商調結聲是凡字若用六字則犯越調學者以此類推可免走腔落調之病矣蓋聲律之學在南宋時知之者已尠故仇山村曰腐儒村叟酒邊豪興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

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竹西詞客樂笑翁以故國王孫遭時不偶隱居落拓遂自放於山水間於是寓意歌詞流連光景噫嗚婉抑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山中白雲詞八卷實能冠絕流輩足與白石競響可謂詞家龍象矣別有詞源二卷上卷研究聲律探本窮微下卷自音譜至雜論十五篇附以揚守齋作詞五要計十有六目元明收藏家均未著錄陳眉公祕笈

祇載半卷誤以爲樂府指迷又以陸輔之詞旨爲樂府指迷之下卷至本朝雲間姚氏又易名爲沈伯時承訛襲謬愈傳而愈失其眞此帙從元人舊鈔謄寫誤者塗乙之錯者刊正之其不能臆改者姑仍之庶與山中白雲相輔而行讀者當審字以協音審音以定調引伸觸類各有會心洵倚聲家之指南也嘉慶庚午三月穀雨後五日澹生居士秦恩復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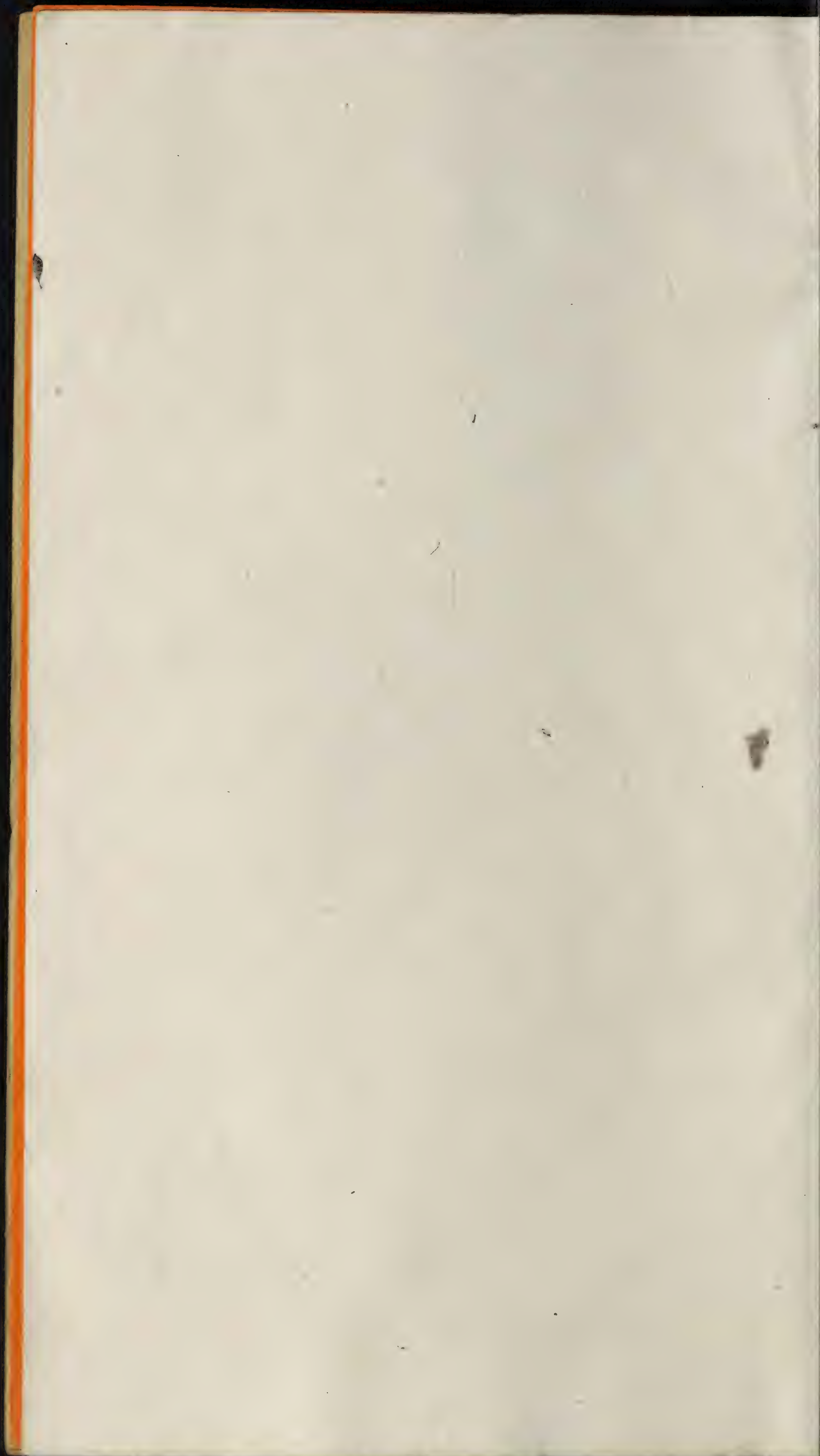
是書刻於嘉慶庚午閱十餘年而得戈子順卿所校本勘訂譌謬精嚴不苟自哂前刻鹵莽幾誤古人以誤後

學爰取戈本重付梓入公諸同好庶免魚魯之訛順卿
名載吳縣名諸生博學無所不該兼工詞深於律呂之
學得諸庭訓居多名𤘽之子具有淵源顧丈澗𧷤所誌
戈孝子墓銘可以得其大略矣道光戊子八月詞隱老
人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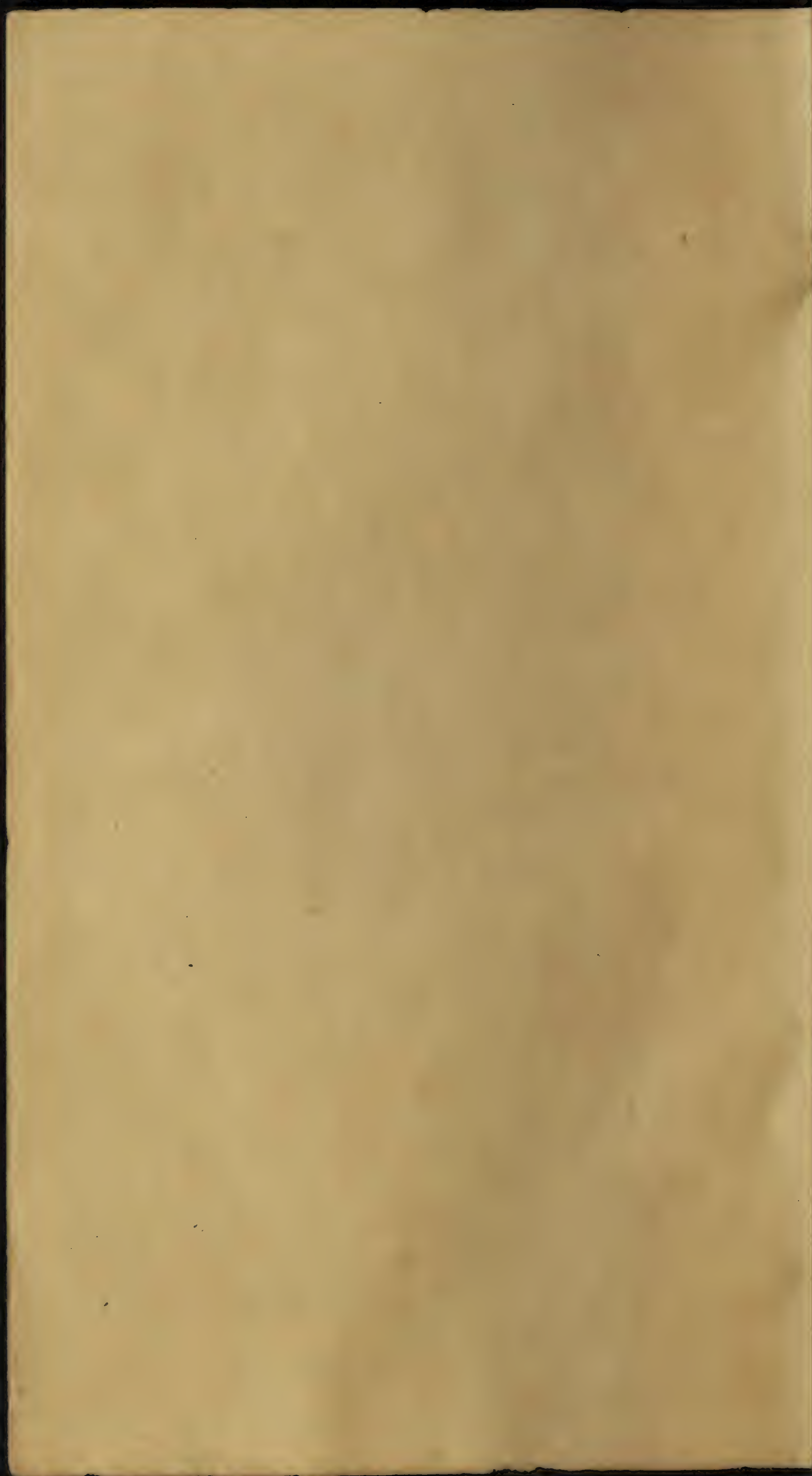
叔夏乃循王之裔宋史循王傳子五人琦厚顏正仁其
後不可考淳熙間最著者爲張鎡功甫史浩廣壽慧雲
寺記稱鎡爲循王曾孫石刻碑文後有鎡孫樞跋蓋以
五行相生爲世次之名者始於功甫功甫之子賞心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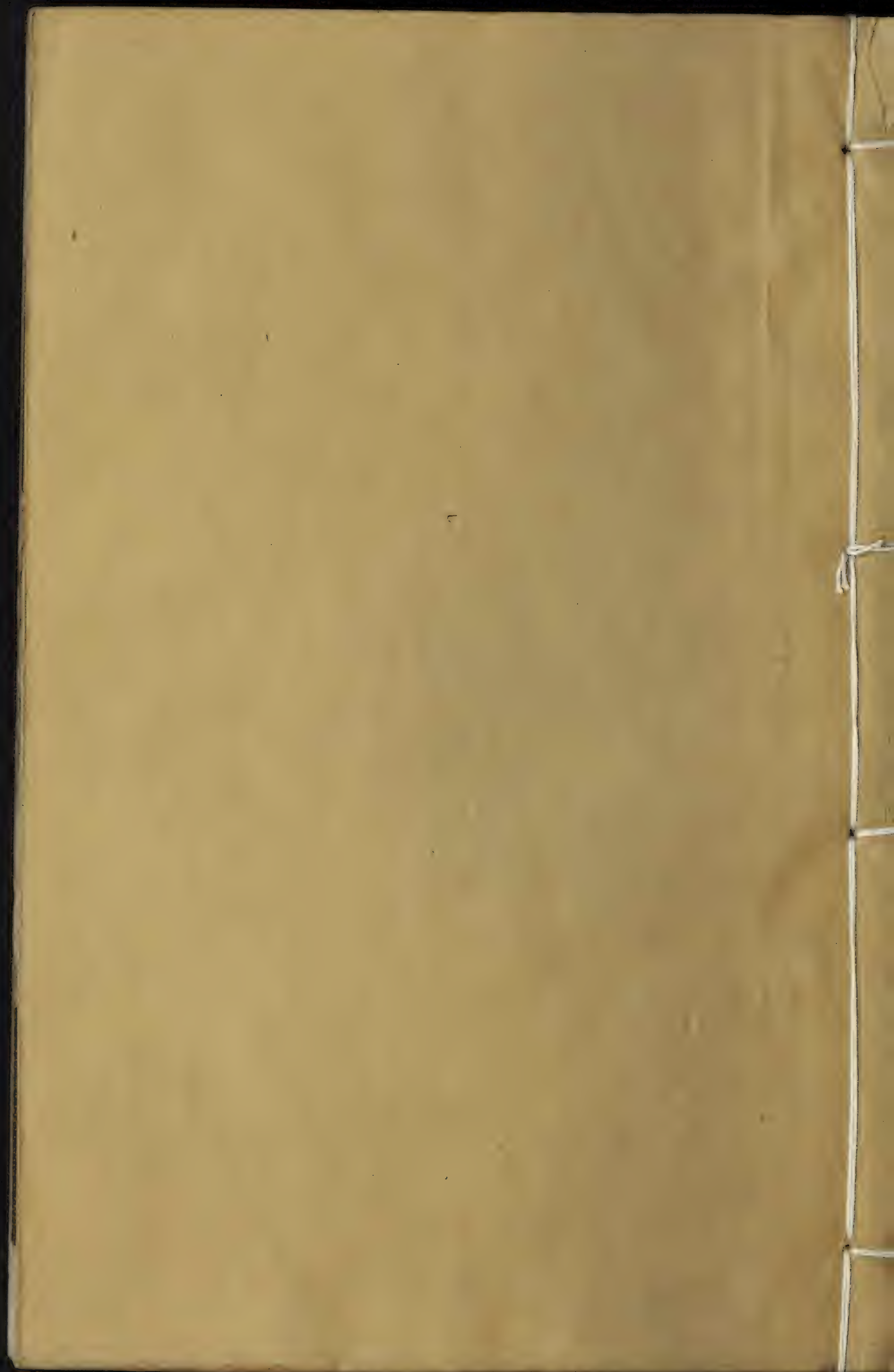
事稱爲小庵主人而佚其名功甫之名從金金生水水生木小庵主人之子所以名樫也詞源下卷云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閒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曾賦瑞鶴仙一詞捲簾人睡起云云此詞乃張樞所作樞字斗南號雲窗一號寄閒老人樞與樫名皆從木是爲弟兄行木生火故玉田生名炎也以張氏世系計之叔夏乃循王之六世孫袁清容贈玉田詩稱爲循王五世孫誤矣考當日清和坊賜第甚隘功甫移居南湖而循王之子有居南園者有居新市者見南湖集中皆緣賜第近市湫隘

而徙居他所耳斗南有壺中天一闋自注月夕登繪幅樓與篔房各賦一解繪幅樓在南湖之北園乃功甫所居或者斗南爲功甫之孫亦未可知也江藩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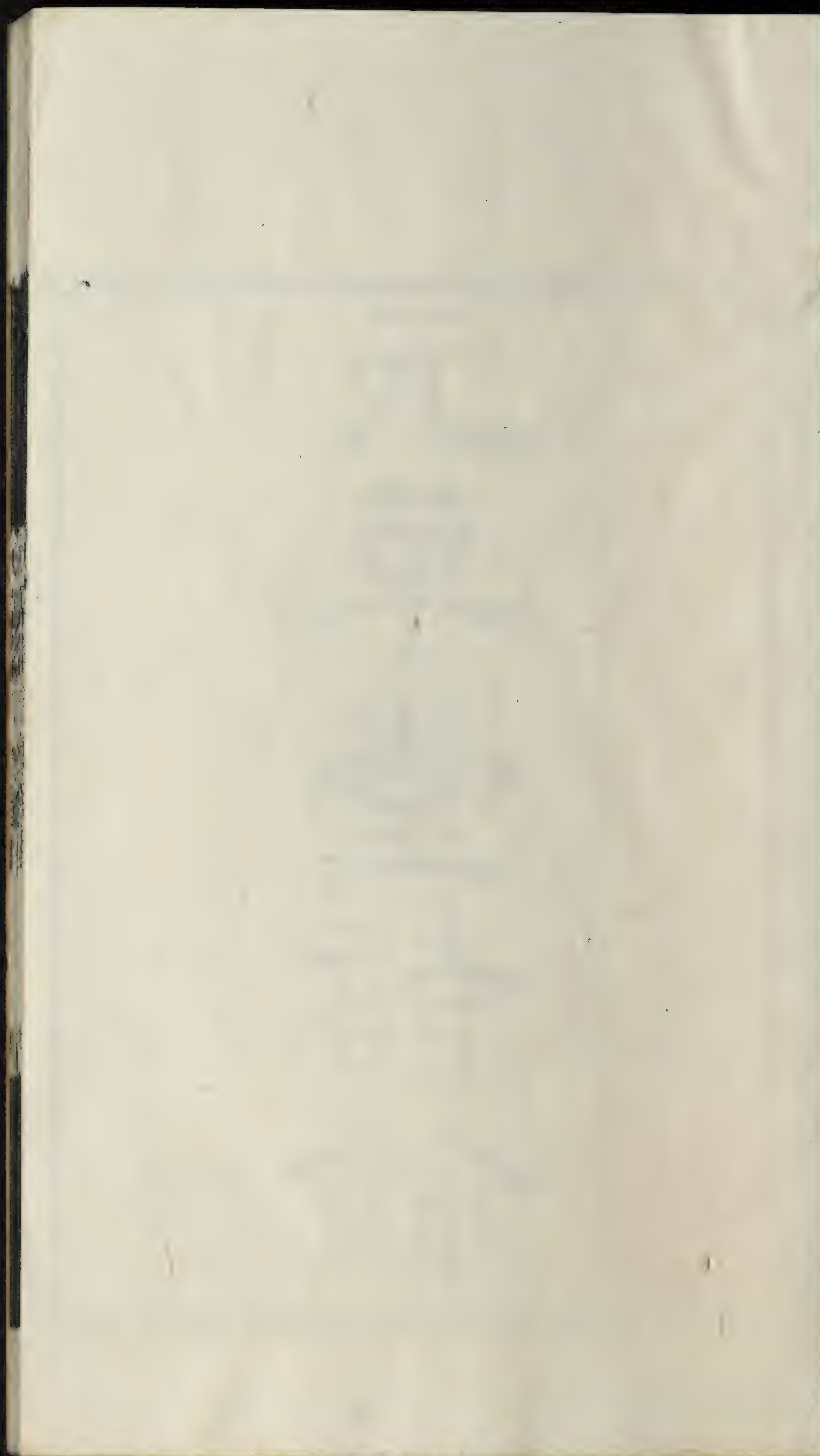












元草堂詩餘



六草堂詩餘



精選名儒草堂詩餘總目

唐宋名賢詞行於世尚矣方今車書混一名筆不少而未見之刊本是編輒欲求備不可姑摭拾所得才三百餘首不復次第刊爲前集江湖大寬俊傑何限儻有佳作毋惜緘示陸續梓行將見愈出而愈奇也

通甫曹　一首
信卿高　一首
醉菴謝　四首
卷中　二十五人計六十八首
壺秋羅志仁　七首
江村姚雲文　原八首樊榭增一首
青山趙　文　九首
樵雲楊　三首
梅溪李　琳　三首

上中下三卷計六十三人共詞二百三首以讀書
齋刊本冬讀書齋嚴氏手鈔厲樊榭本合校重加
勘定嘉慶辛未春閏三月秦伯敦父識

精選名儒草堂詩餘卷上

盧陵鳳林書院輯

太保劉公順德○初名侃字仲晦其先瑞州人也曾祖官邢州遂家焉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更名秉忠詔翰林學士竇默女妻之賜第奉先坊齋居蔬食澹然不異平昔書得魯公法行草獨師二王自號藏春散人有集十卷

木蘭花慢混一後賦

望乾坤浩蕩曾際會好風雲想漢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東風吹徧原野但無言紅綠自紛紛一作芬花月留連醉客江山憔悴醒人龍蛇一屈一還伸未信喪

斯文復上古淳風先王大典不費經綸天君幾時揮手倒銀河直下洗囂塵鼓舞五華鸑鷟謳歌一角麒麟

朝中措 書懷

布衣藍縷曳無裾十載苦看書別有照人光彩驪龍吐出明珠　天人學業風雲氣象可困泥塗隨著傅巖霖雨大家濟潤焦枯

曾齋許衡仲平 中原

滿江紅 別大名親舊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懷先怯中年後此般憔悴怎禁離

別淚苦滴成襟畔溼愁多擁就心頭結倚東風搔首謾無聊情難說　黃卷內消白日青鏡裏增華髮念歲寒交友故山烟月處道人生歸去好誰知美事難雙得計從今佳會幾何時長相憶

又書懷

親友留連都盡道歸程匆遽還可慮干戈搖蕩路途艱阮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閑中得便相將妻子抱琴書青山側　行與止吾能識成與敗誰能測但粗衣淡飯小窗容膝桑柘安排投老地詩書準備傳家集便

蘇張重起論縱橫心難易

沁園春 墾田東城

月落簷西日出籬東曉枕睡餘喚老妻忙起晨飡供具新炊藜糝舊腌鹽蔬飽後安排城邊墾劚要占蒼烟千畝居閒談裏把從前荒穢一旦驅除　爲農換却爲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技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身名豪一作貴家驕蹇此好胸中一點無歡然處有膝前兒女几上詩書

文山文天祥廬陵

沁園春 至元間留燕山作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駡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　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駡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中齋鄧光薦

滿江紅 和王昭儀題壁

王母仙桃曾覩醉五雲春色誰信道鹿銜花去浪翻鼇闕眉鏁嬌蛾山苑轉髻梳墮馬雲攲側恨風沙吹透漢宮衣餘香歇　霓裳散庭花滅斜陽燕應難說想春深銅雀夢殘啼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珮鳴歸月又爭知有客夜悲歌壺敲缺

唐多令

雨過水明霞潮回岸帶沙葉聲寒飛透窗紗堪恨西風吹世換更吹我落天涯　寂寞古豪華烏衣日又斜說興亡燕入誰家惟有南來無數雁和明月宿蘆花

浪淘沙

疎雨洗天清枕簟涼生井梧一葉做秋聲誰念客身輕似葉千里飄零　夢斷古臺城月淡潮平便須攜酒訪新亭不見當時王謝宅烟草青青

須溪劉辰翁

蘭陵王丙子送春

送春去春去人間無路秋千外芳草連天誰遣風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緒謾憶海門飛絮亂鴉過斗轉城荒不見來時試燈處　春去最誰苦但箭雁沈邊梁燕無主

杜鵑聲裏長門暮想玉樹凋土（霜一作）淚盤如露咸陽送客屢回顧斜日未能渡 春去尚來否正江令恨別庾信愁賦蘇隄盡日風和雨歎神遊故國花記前度人生流落顧孺子共夜語

大酺 春寒

任瑣窗深重簾閉春寒知有人處常年笑花信問東風情性是嬌是妬冰柳成須吹桃欲削知更海棠堪否相將燕歸又看香泥半雪欲歸還誤謾低回芳草依稀寒食朱門封架 少年慣羈旅亂山斷欵樹喚船渡正暗

想雞聲落月梅影孤屏更夢衾千重似霧相如倦遊去
稀四壁淒其春暮休回首都門路幾番行曉箇箇阿嬌
深貯而今斷烟細雨

寶鼎現丁酉元夕

紅妝春騎踏月花影牙旗穿市望不盡樓臺歌舞習習
香塵蓮步底簫聲斷約絲鸞歸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輦
路喧闐且止聽得念奴歌起　父老猶記宣和事抱銅
仙淸淚如水還轉盼沙河多麗滉蕩明光連邸第簾影
動散紅光成綺月浸蒲桃十里看往來神仙才子肯把

菱花撲碎　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墜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

謁金門

風又雨春事自無多許欲待柳花團作絮柳花冰未吐翠袖不禁春誤沈却綠烟紅霧將謂花寒留得住一晴春又暮

意難忘　元宵雨

角動寒譙看雨中燈市雪意瀟瀟星毬明戲馬歌管雜

嗚刁泥沒膝舞停腰䝋蠟任風消更可憐紅啼桃檻綠暗楊橋　當年樂事朝朝曾錦鞍呼妓金屋藏嬌閭香春命酒坐月夜吹簫今老矣倦歌謡嫌殺杜家喬謾三盃踞爐覓句斷送春宵見劉應李翰墨全書補上

楊西菴中原

太常引送商參政西行

一杯聊爲送征鞍落葉滿長安誰料一儒冠直推上淮陰將壇　西風旌旆斜陽草樹雁影入高寒且放酒腸寬道蜀道而今更難

又

長淵西去接連昌無日不花香雲雨楚山娘自見了教人斷腸　絃中幽恨曲中私語孤鳳怨離凰剛待不思量兀誰管今宵夜長

杜善夫 中原

太常引

碧幮冰簟午風涼都是好風光獨自守空牀淚滴了千行萬行　别時情意去時言約剛道不思量不是不思量說著後教人語長

朝中措

汴梁三月正繁華行路見雙娃遍體一身明錦遮塵滿面烏紗　車鞍似水留伊無故去落誰家爭奈無人說與新來憔悴因他

天遊詹玉可大　古郢

霓裳中序第一　至元間監醮長春宮偶見羽士丈室古鏡狀似秋葉背有金刻宣和玉寶四字有感因賦

一規古蟾魄嘗過宣和幾春色知那箇柳鬆花怯曾搓玉團香塗雲抹月龍章鳳刻是如何兒女消得便孤了

翠鸞何限人更在天北　磨滅古今離別幸相從薊門仙客蕭然林下秋葉對雲淡星疎眉青影白佳人已傾國贏得癡銅舊畫興亡事道人知否見了也華髮

漢宮春　題西山玉隆宮

吟髮蕭蕭正古槎秋入河漢銀濤紅葉甚家院落一片笙簫晉時言語問何人還肯逍遙知幾度落花啼鳥鄉歌猶在兒曹　游帷舊時明月照滿庭空翠巋巋春梢西山笑人底事流浪宮袍江湖近日□據譜應添一字神仙多在漁樵千古意水沈香裏□□□□□□元刻缺六字曝書亭本同

多麗　念念

晚雲歸小樓又作陰涼霎時閒恨同招雨西風葉葉商量醒時心又還南浦愁邊句多在斜陽菱梳籠青蓮瓶拖豔旋傾花水嚥茶香怨蛩有許多言語說動軟心腸夜沈沈幾條涼月界破晴窗　共繡簾吹絮未久却孤劍水雲鄉自家書未能成字鄰家笛且莫吹商好夢偏慳閒情未了隔牆又唱謝秋娘帕綃依舊時香摺戲封做書囊鴛鴦字見時千萬繡一雙雙

桂枝香　題鳥韻軒

紫薇花露瀟灑作涼雲點商句羽字字飛仙下筆一簾風雨江亭月觀今如許嘆飄零墨香千古夕陽芳草落花流水依然南浦　甚兩兩凌風駕虎任天孫標致月娥眉嫵一笑生春那學世間兒女筆牀硯滴曾窺處有西山青眼如故素牋寄與玉簫聲徹鳳鳴鸞舞

渡江雲　春江雨宿

嫩陰籠晚暝商量清苦陣陣打篷聲分明都是淚不道今宵篷底有離人松濤搖睡夢不穩難淫巫雲幾點兒淚痕跳響休要醒時聽　銷魂燈下無語□□梨花掩

重門夜永應是添傷春滋味中酒心情東風湖上香泥軟明日去天色須晴相見好綠楊沽酒旗亭

三姝媚 古衛舟人謂此舟曾載錢塘官人

一篷兒別苦是誰家花天月地兒女紫曲藏嬌慣錦窠金翠玉璈鍾呂綺席傳宣笑聲裏龍樓三鼓歌扇題詩舞袖籠香幾曾塵土　因甚留春不住怎知道人間匆匆今古金屋銀屏被西風吹換蓼汀蘋渚如此江山應悔却西湖歌舞載取斷雲何處江南烟雨

一萼紅

泊沙河月鉤兒挂浪驚起兩魚梭淺碧依痕嫩涼生潤
山色輕染修蛾釣船在綠楊陰下驀聽得船底有吳歌
一段風情西湖和靖赤壁東坡　往事水流雲去嘆山
川良是富貴人多老樹高低踈星明淡只有今古銷磨
是幾度潮生潮落甚人海空只恁風波閒著江湖儘寬
難覓一作誰肯漁蓑

齊天樂 贈童甕天兵後歸杭

相逢喚醒京華夢吳塵暗斑吟髮倚擔評花認旗沽酒
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坡柳風情逋梅月色畫鼓

紅船滿湖春水斷橋客　當時何限儁侶甚花天月地人被雲隔却載蒼烟更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回記得再折柳穿魚賞花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

阮郎歸 閨情

斜河一道界相思好秋都上眉鸞牋象管寫心啼撥愁題做詩　添別恨卜歡期燈花紅幾時看看月上小窗兒夜香今夜遲

玉霄滕賓 天台

洞仙歌 送張宗師捧香

醉騎黃鶴飛下紅雲島鐵篴吹寒洞天曉被人間識破

惹起虛名驚宇宙一笑天高月小　仙槎人去後殿上

班頭除却洪崖總年少看天香袖裏散作東風吹不斷

海北天南都到試容我從遊五陵閒便吹落一作入　蒼寒

一蓑烟釣

最高樓　呈管竹樓左丞

梅花月吹老角聲寒劒氣拂雲端台星纔入朝天闕將

星旋出破烟巒年年來勳業事笑談間　誰更說元龍

樓下臥誰更說元規樓上坐終不似竹樓寬有時呼酒

摘星斗有時提筆撼江山問何如容此客倚闌干

歸朝歡

畫角西風轟萬鼓猶憶元戎談笑處鐵衣露重劍光寒海波飛立魚龍舞匆匆留不住萬里玉關如掌路空悵望夕陽暮靄人立渡傍渡　木落山空人掩戶得似舊時春色否雁聲呼徹楚天低玉驄嘶入烟雲去無人憑說與梅花淚老愁如雨猶記得巔崖如此細向席前語

玉漏遲七夕行臺諸公見餞

問誰爭乞巧誰知巧處成煩惱天上佳期底事別多歡

少雨夢雲情半晌又早被西風吹曉愁未了星橋隔斷銀河深杳　可笑兒女浮名似瓜果絲縈繞百拙無能贏得自家華皓我笑姮娥解事但歲歲孤眠空老歸去好江上綠波烟草

鵲橋仙

斜陽一抹青山數點萬里澄江如練東風吹落櫓聲寒又喚起寒雲一片　殘鴉古渡荒鷄村店漸覺樓頭人遠桃花流水小橋東是那箇柴門半掩

點絳脣　墨本水仙

縞袂啼香爲誰一滴春心碎淡黃淺翠不似當時態
東洛緇塵依舊交情耐空憔悴玉人何在細雨疎烟外

九臯司馬昂父 大行畏吾兒

最高樓 九日

登高嬾且平地過重陽風雨又何妨問牛山悲淚又何苦龍山佳會又何狂笑淵明便歸去(一作歸去來)又何忙也休說玉堂金馬樂也休說竹籬茅舍惡花與酒一般香西風莫放秋容老時時留待客徜徉便百年渾是醉幾千場

又　暮春

花信緊二十四番愁風雨五更頭侵階苔蘚宜羅襪逗衣梅潤試香篝綠窗閒人夢覺鳥聲幽　撥銀箏學弄相思調寫幽情恨殺知音少向何處說風流一絲楊柳千絲恨三分春色二分休落花中流水裏兩悠悠

太常引　題朝宗亭督孟博早歸

冷烟千頃釀寒威曉霜重壓征衣休教六花飛憶尚有遊人未歸　江空歲晚故園秋老行色莫依違特地與君期趁南浦蓴鱸正肥

巽吾彭元遜 禾川

漢宮春 元夕

十日春風又一番調弄怕暖愁陰夜來風雨搖得楊柳黃深熏篝未斷夢舊寒殘醉同衾便是聞鬭一作燈見月看花對酒驚心　攜手滿身花影香霏冉冉露溼羅襟笙歌殢人歸去回首沈沈人閒此夜誤春光一刻千金明日問紅巾青鳥蒼苔自拾遺簪

滿江紅 牡丹

翠袖餘寒早添得銖衣幾重何須怪妍華都謝更爲誰

容銜盡枯花成鹿苑人間不恨雨和風剩一枝流落到人家淸淚紅　山霧溼倚熏籠垂翕葉鬢酥融恨宮雲一朶飛過崆峒白日長閒青鳥在楊家花落白蘋中問故人忍更負東風樽酒空

解珮環　尋梅不見

江空不渡恨蘼蕪杜若零落無數遠道荒寒婉娩流年望望美人遲暮風烟雨雪陰晴晚更何須春風千樹儘孤城落木蕭蕭日夜江聲流去　日晏山深聞笛恐他年流落與子同賦事闊心違交淡媒勞蔓草沾衣多露

汀洲窈窕餘酲寐遺珮環浮沈澧浦有白鷗淡月微波
寄語逍遥容與

徵招 和煥甫秋聲君有遠遊之興爲道行路難以感之

人間無欠秋風處偏到霜痕月杪細雨船篷日夜風波
未了忽潮生海立又天闊江清欲曉孤迴幽深激揚悲
壯浮沈浩渺 行路古來難貂裘敝匹馬關山人老錦
字未成寒到君邊書到料倚門回首更兒女燈前娭笑
早斟酌萬里封侯怕鏡霜催照

子夜歌 和尙友

視春衫筵中半在浥浥酒痕花露恨桃李隨風過盡夢裏故人如霧臨穎美人秦川公子晚共何人語對誰家花草池臺回首故園咫尺未成歸去　昨夜一作宵聽危絃急管酒醒不知何處飄泊情多衰遲感易無限堪憐許似尊前眼底紅顏消幾寒暑年少風流未諳春事追與東風賦待他年君老巴山共君聽雨

臨江仙

紅袖烏絲失酒金釵銀燭銷春柳邊桃下復淸晨帽風回馬旋扇雨拂花情　白帝空驚舊曲陽關只夢行人

碧雲何處認芳塵紫荆花作莢青杏核生仁

又

自結牀頭麈尾角巾坐枕孤松片雲承日過山東起聽荷葉雨行受豆花風　無客同羹蓴菜有人爲剝蓮蓬東牆年少未從容何因知我意吹笛月明中

瑞鷓鴣

背人西去一鶯啼拍手還驚百舌飛淺雨微寒春有思宿妝殘酒欲愜時　鵁鶄浪起蒲茸暖翡翠風來柳絮低故遺蒼頭尋杏子恁肩小語只心知

又

東洲游伴寄蘭苕人日晴時不用招微雨來看楊柳色故人相遇浴龍橋　愁如春水年年長老共東風日日消幾欲作牋無可寄雙魚猶自等歸潮

蝶戀花

微雨燒春餘潤氣新綠愔愔乳燕相依睡無復卷簾知客意楊花更欲因風起　舊夢蒼茫雲海際强作歡娛不覺當年似曾笑浮花併浪蘂如今更惜棠棃子

又

日晚遊人酥粉涴四面亭前面面看花坐扇拂游蜂青杏墮新紅一路秋千過　簾外清歌簾底和自理琵琶不用笙簧佐八摺香羅餘碧唾露花點筆輕題破

如夢令

今夜故人獨宿小雨棃花當屋猶有未殘枝輕脆不堪人觸休觸休觸憔悴怕驚郎目

菩薩蠻

玉蛇躑躅流光卷連珠合沓簾波遠花動見魚行紅裳眩欲傾　人來驚翡翠小鴨驚還睡兩岸綠陰生修廊

時聽鶯

謁金門

春一點透得酥溫玉軟脣暈唾花連袖染嫣紅驚絕豔日暮飛紅撲臉翠被夜寒波颭夢斷錦茵成墮靨宮廊微月轉

月下笛

江上行人竹閒茅屋下臨深窈春風嫋嫋翠鬟簸樹猶小遙迎近倚歸還顧分付橫枝未了扁舟却去中流回首驚散飛鳥　重踏新亭屐齒耿山抱孤城月來華表

雞聲人語隔江相伴歌笑壯遊歷歷同高李未擬詩成草草長橋外有醒人吹笛併在霜曉

六醜 楊花

似東風老大那復有當時風氣有恨難收一本作有情不收又作有情不定據譜當作仄平仄平 江山身是寄浩蕩何世但憶臨官道暫來不住便出門千里癡心指望迴風墜扇底相逢釵頭微綴他家萬條千縷解遮亭障驛不隔江水 瓜洲曾艤等行人歲歲日下長秋城烏夜起帳廬好黏一作在當是仄聲 春睡共飛歸湖上草青無地愔愔雨春心如膩欲待

化豐樂樓前帳飲青門都廢何人念流落無幾點點一作無際幾點摶作雪緜鬆潤爲君裛淚

隔浦蓮近

夜寒晴早人起見柳知新翠撼樹試花意兩蜂狂救墮蘂見著羞懶避春都在時節到愁地　屏閒字香痕半掐誤期一一曾記朱絃謾鎖不會近番情脆強踏秋千似醉裏扶下眼花跕跕飛墜

憶舊遊

記新樓試酒上客同車初識能歌幾許憐才意覺援琴

意動授簡情多青鸞晝下縹緲煙霧隔輕羅還怕有人猜素巾承汗微影雙蛾　西陂千樹雪欲絶世乘風下照滄波怪倚春憔悴□扁舟月上草草相過少年翰墨相誤幽恨娥星河誰爲語伶元秋風併冷雙燕窠

生查子

癡多故惱人妝晩翻嫌趣衹爲眼波長嗔笑嬌難觸春心不肯深春睡何曾足莫待柳花飛飛去無拘束

玉女迎春慢　柳

淺入新年逢人日拂拂淡烟無雨葉底嬌禽自語小啄

幽香還吐東風辛苦便怕有踏青人誤清明寒食消得渡江黃翠千縷　看臨小帖宜春塡輕暈溼碧花生霧爲說釵頭裊裊繫著輕盈不住問郎留否似昨夜教成鸚鵡走馬章臺憶得畫眉歸去

曹通甫 中原

木蘭花慢 白蓮

愛幽花帶露映曉色淡秋塘恨太華峯高廬山社遠身世相妨誰知半溪烟景且乘閒華髮照滄浪羨殺風標公子一生何限淸香　仙家搖曳水雲鄉高韻却濃妝

看脈脈盈盈何消解語已斷人腸呼童更須沽酒待夜涼和月捲荷觴明日醒來信筆新聲付與秋娘

高信卿 中原

大江東去 滕王閣

閒登高閣歎興亡滿目風烟塵土畫棟珠簾當日事不見朝雲暮雨秋水長天落霞孤鶩千載名如故長空淡澹去鴻嘹唳誰數　遥憶才子當年如椽健筆坐上題佳句物換星移知幾度遺恨西山南浦往事悠悠昔人安在何處尋歌舞長江東注爲誰流盡今古

謝醉菴　中原

臨江仙　中書右丞王公行臺揚州公于平陽鄉里也吾友張鵬翼往依焉于其行歌以送之二首

淮海東南佳麗地古今畫品詩題羨君去意拂晴霓腰錢期跨鶴舞劒異聞雞　自笑病來成老嬾飛沈杳隔雲泥他時相憶此分攜月明歸雁過花落子規啼

又

白髮壯心還未減春風夢遶揚州青山隱隱水悠悠征帆從蕩漾行李亦風流　向日侍郎今右相元龍豪氣

橫秋月明千里鎮淮樓依然青眼舊應不負依劉

鷓鴣天

睡思才消賴有茶老懷剛慰奈無花花隨流水三春盡柳礙東風一向斜　憐病久怯春一作寒多莫雲庭院噪歸鴉碧雲草就關心句信到吟詩解歎嗟

浣溪沙 贈琴娃

沈屑微熏睡鴨金朱絃還解解芳心盈盈桃李未春深

天上鸞膠須著意人間鳳曲有知音莫教風雨綠成陰

精選名儒草堂詩餘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精選名儒草堂詩餘卷中

廬陵鳳林書院輯

壺秋羅志仁 涂川

金人捧露盤 錢塘懷古○一作丙午錢塘

溼苔青妖血碧壞垣紅怕精靈來往相逢荒烟瓦礫寶釵零亂隱鸞龍吳峯越巘翠顰鎖若為誰容 浮屠換昭陽殿僧磬改景陽鐘興亡事淚老金銅驪山廢盡更無宮女說元宗海濤落月角聲起滿眼秋風

霓裳中序第一 四聖觀

來鴻又去燕看罷江潮收畫扇湖曲雕闌倚倦正船過西陵快篙如箭凌波不見但陌花遺曲淒怨孤山路晚蒲病柳淡綠鎖深院 離一作誰恨據譜換頭二字當押短韻此作六字一句恐誤或是憾字之譌五雲宮殿記舊日曾遊翠輦青紅如寫便面下鵠池荒放鶴人遠粉牆隨岸轉漏碧瓦殘陽一線蓬萊夢人間那信坐看海濤淺

風流子 汎湖

歌咽翠眉低湖船客尊酒謾重攜正斷續齋鐘高峯南北飄零野褐太乙東西淒涼處翠連松九里曾馬濺障

泥蔦嶺樓臺夢隨烟散吳山宮闕恨與雲齊　靈峯飛來久飛不去有落日斷猿啼無限風荷廢港露柳荒畦岳公英骨麒麟舊冢坡仙吟魄鶯燕長隄欲弔梅花無句素壁慵題據譜岳公上當增一字例作上一下四句法

揚州慢

危榭摧紅斷磚埋玉定王臺下園林聽檣竿燕子訴別後驚心儘江上青峯好在可憐曾是野燒痕深付瀟湘漁笛吹殘今古銷沈　妙奴不見縱秦郎誰更知音正惟妾悲歌雕奚醉舞楚戶停砧化碧舊愁何處魂歸些

晚日陰陰渺雲平鐵𤫩淒涼天也沾襟

虞美人 淨慈尼

君王曾惜如花面往事多恩怨霓裳和淚換袈裟又送鸞輿北去聽琵琶　當年未削青螺髻知是歸期未天花丈室萬緣空結綺臨春何處淚痕中

木蘭花慢 李醲

漢家糜粟詔將不醉飽生靈便收拾銀瓶當壚人去春歇旗亭淵明權停種秫遍人間暫學屈原醒天子宜呼李白婦人却笑劉伶　提葫蘆更有誰聽愛酒已無星

想難孌春江蒲桃釀綠空想芳馨温存鸕鷀鸂鶒且荼甌淡對晚山青但結秋風漁夢賜酺依舊沈冥至元十四年三月以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之事於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對日足民之道惟節浮費靡穀之多無如醪醴麴櫱宜一切禁止從之五月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諸人作禁釀詞蓋此時也厲鶚記

菩薩蠻慢

曉鶯催起問當年秀色為誰料理悵別後屏掩吳山便樓燕月寒鬢蟬雲委錦字無憑付銀燭盡燒千紙對寒泓靜碧又把去鴻往恨都洗　桃花自貪結子道東風

有意吹送流水謾記得當日心嫁卿卿是日暮天寒翠袖堪倚扇月乘鸞儘夢隔嬋娟千里到嗔人從今不信畫簷鵲喜羅志仁題趙榮祿水村圖詩長愛秦郎絕妙詞荒寒暗合輞川詩斜陽萬點寒鴉處流水孤村又一奇

江村姚雲文古筠

摸魚兒艮岳

渺人間蓬瀛何許一朝飛入梁苑輞川梯洞層崖出猶帶鬼愁龍怨窮遊宴談笑裏金風吹折桃花扇翠華天遠悵莎沼螢黏錦屏烟合草露泣蒼蘚　東華夢好在

牙檣瑂華畫圖歷歷曾見落紅萬點孤臣淚斜日牛羊春晚摩雙眼看塵世鼇宮又報鯨波淺吟鞭拍斷便乞與媧皇化成精衛填不盡遺憾

玲瓏玉 半閑堂賦春雪◎

此姚雲文自度曲

開歲春遲早嬴得一白瀟瀟風窗淅簌夢驚鴛一作錦帳春嬌是處貂裘透暖任樽前回舞紅倦柔腰今朝虧陶家茶鼎寂寥 料得東皇戲劇怕蛾兒街柳先鬬元宵宇宙低迷倩誰分淺凸深凹休嗟空花無據便眞箇瓊雕玉琢總是虛飄且沈醉趁樓頭雲片未消一本於且沈醉上多

曇虛飄二字

木蘭花慢 清明後賞牡丹

笑花神較嬾似忘却趁清明更油幄晴慳篛菴寒淺溼重紅雲東君似憐花透環碧帷一作翠幰遮住怕渠驚惆悵犢車天遠綠楊深閉重城　香名誰誤娉婷會注譜上金屏問洛中亭館竹西歌吹人醉花醒且莫煎酥涴却一枝枝封蠟付銅缾三十六宮春在人閒風雨無情

紫萸香慢 九月乙此姚雲文自度曲

近重陽偏多風雨絕憐此日暄明問秋香濃未待攜客

出西城正自羈懷多感怕荒臺高處更不勝情向尊前又憶漉酒插花人只坐上已無老兵　淒清淺醉還醒愁不肯與詩平記長楸走馬雕弓搾柳前事休評紫萸一枝傳賜夢誰到漢家陵儘烏紗便隨風去要天知道華髮如此星星歌罷涕零

洞仙歌

燕簾香溼誤天涯芳信近社陰晴未前定聽鶯簧宛轉似羽疑宮歌未斷落落舊愁都醒　疎狂追少日杜曲樊樓拚把黃金買春恨囘首武陵溪花待郎歸洞雲深

未知春盡問楊柳梢頭幾分春消不得朝來雨寒一陣

齊天樂

柳花引過橫塘路縈回曲溪通浦插槿編籬挨梅砌石次第海棠成塢吟筇獨拄待尋訪斜橋水邊窺戶已約青山雲深不礙客來處　繁華閱人無數問舊日平原疑作泉君還知否啼鳥窗幽晝陰人寂慵困不如飛絮匆匆燕語似迎得春來且留春住惜取名花一枝堪寄與

蝶戀花

春到海棠花幾信堠館餘寒欲雨征衣潤燕認杏梁棲

未穩牡丹忽報清明近　恨入青山連曉鏡香雪柔酥應被春消盡繡閣深深人半醒燭花貼在金釵影

如夢令

昨夜佳人憑酒隔著羅衾廝守聽徹五更鐘陡覺霜飛寒逗却又却又陪笑倩人温手

八聲甘州　競渡

卷絲絲雨織半晴天櫂歌發清舷甚蒼虬怒躍靈鼉急吼雪湧平川樓外榴裙幾點描破綠楊烟把畫羅遥指助嘯爭先　憔悴潘郎曾記得青龍千舸采石磯邊歎

內家帖子閒却縷金箋覺素標插頭如許儘風情終不似鬭羸船人聲斷虛齋半掩月映枯禪天下同文集

青山趙文儀可 廬陵

綺寮怨 題寫韻軒

絳闕珠宮何處碧梧雙鳳吟爲底事一落人閒輕題破隱韻天音當時點雲滴雨匆匆處誤墨沾素襟算人閒最苦多情爭知道天上情更深　世事似晴又陰羅襦甲帳囘頭一夢難尋虎嘯嶔嶔護遺跡尚如今斜陽落花流水吹紫宇淡成林霜空月明天風響環珮飛翠禽

疎影道士朱復古善彈琴爲余言琴須帶拙聲若太巧卽與箏阮何異余賞其言爲賦此

寒泉濺雪有珮環隱隱飛度明月易水風寒壯士悲歌關山萬里離別楊花浩蕩晴空轉又化作雲鴻霜鶻耿石壕夜久無言寂歷如聞幽咽　雲谷山人老矣江空又歲晚相對愁絶玉立長身自是胎仙舞我黃庭三疊人間只慣丁當字妙處在一聲清拙待明朝試拂菱花老我一簪華髮

案愚見紀忘云趙公此詞知琴音者寒泉濺雪有珮環隱隱飛度霜月此鎖歷聲也易水風寒壯士悲歌關山萬里離別此楚歌一曲句剔之聲楊花浩蕩東風轉此汎聲也又化作雲鴻霜鶻此秋鴻曲之聲也夜久無言寂歷如聞幽咽此淒涼調明妃引之曲也雲谷山人老矣江空又歲晚相對愁

絶此度關山猗蘭操等曲調聲也自是胎仙舞我黄庭三疊此鶴鳴九臯之音也如趙者其知琴士也若以此調爲箏琶之音則謬矣

瑞鶴仙　劉氏園西湖柳

綠楊深似雨西湖上舊日愁一作情絲恨縷風流似張緒羨春風依舊年年眉嫵宮腰楚楚倚晝闌曾鬬妙舞想而今似我零落天涯却悔相妬　痛絶長秋一作隄別後楊白花飛舊腔誰譜年光暗度淒涼事不堪訴記菩提寺路段家橋水何時重到夢處況柔條老去爭奈繫春不住

法鶴導引 壽雲岩師三首

雲漠漠雲漠漠深擁紫皇家岩上神仙無一事幅巾臨水看桃花點點是丹砂

又

山中好山中好長日養嬰兒午夜獨行金闕路晴窗自寫緑章詞閒有鶴相隨

又

公度我公度我我是漢銅仙借我玉龍爲鷇鷇爲公鋤雨種芝田留眼看千年

八聲甘州　和孔瞻懷信國公韻因念亦周弟

是去年春草又萋萋塵生縷金衣悵朱顏爲土白楊堪柱燕子誰依謾說漫漫六合無地著相思遼鶴歸來後城亦全非　更有延平一劍向風雷夜半何處尋伊怪天天何物堪作玉彈碁到年年無腸堪斷向淸明獨自掩荆扉何況又禽聲杜宇花事酴醾

塞翁吟　黄園感事

又海棠開後樓上倍覺春寒綠葉潤雨初乾愛遠樹團團當時賸買名花種那信付與誰看十載事土花漫但

靑得闌干　悲歡思人世眞如一夢留不住城頭日殘
看眼底西湖過了又還見趙舞燕歌抹粉塗丹憑君更
酌後日重來直是晴難

鳳凰臺上憶吹簫 轉官毬

白玉磋成香羅捻就爲誰特地團圞羨司花神女有此
淸閒疑是宮韡蹴踘剛剛踢誤挂花閒方信道酴醾失
色玉蘂無顔　凭闌幾回淡月怪天上冰輪移下塵寰
奈堪同玉手難插雲鬟人道轉官毬也春去也欲轉何
官聊寄與詩人案頭冰雪相看

楊樵雲 滁川

滿庭芳 影

只道空烟又疑流水依依却是行雲了然相對又是夢紛紜半面春風圖畫黃金在難鑄昭君溪橋斷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　眞眞難喚醒三年抽藕織得榴裙甚徘徊窺鏡变翼鸞又一片飛花來去并刀快翦取情紋無情處分明著眼强半滞春醺

水龍吟　夢

多情不在分明繡窗日日花陰午依依雲絮溶溶香雪覷他尋路一滴東風怎生消得翠苞紅栩被疎鐘敲斷流鶯喚起但長記弓彎舞　定是相思入骨到如今月

痕同醉教人枉了若還眞箇匆匆如此全未惺鬆纈紋生眼胡牀猶據算從前總是無憑待說與如何寄

小樓連苑 梅

一枝斜嚲牆腰向人顫裊如相媚是誰翦取斷雲零玉輕輕妝綴不是幽人如何能到水邊沙際又匆匆過了春風半面儘長把重門閉 只管相思成夢道無情又闊鄉意蒼苔半畝如今已是麑胎田地甚欲追陪却嫌花下翠環解語待何時月轉幽房醉了不教歸去

梅溪李琳 長沙

滿江紅　題宜春臺

碧蘸江山鶴唳曉雲獻畫屏瑤宮倣舞金翔翠巍枕春城龍背神飄飛旱雨虹光花石轉陰晴藹晝香飛霧福蒼生千古靈　簫鸞響笙鶴鳴瑞烟起彩雲行滿闌干花影繡颺簾旌佛界三千籠日月仙樓十二挂星辰望柘袍霞珮並雲軿遊紫青

木蘭花慢　汴京

蘂珠仙馭遠橫羽葆簇蜺旌甚鸞月流輝鳳雲布彩翠遶蓬瀛舞衣怯環珮冷問梨園幾度沸歌聲夢裏芝田

八駿禁中花漏三更　繁華一瞬化飛塵輦路劫灰平悵碧滅烟銷紅凋露粉寂寞秋城興亡事空陳迹只青山淡淡夕陽明未向沙鷗說得柳風吹上旗亭

六么令　京中清明

淡烟疎雨香徑渺啼鴂新晴畫簾閒捲燕外寒猶力依約天涯芳草染得春風碧人間陳迹斜陽今古幾縷遊絲趁飛蝶　誰向樽前起舞又覺春如客翠袖折取嫣紅笑與簪華髮囘首青山一點檐外寒雲疊梨花淡白柳花飛絮夢繞闌干一株雪

梅㵎宋遠　涂川

意難忘　同滕玉霄周秋陽劉尚友蕭高峯邂逅古洪流連數月北鴻南雁感意氣之相期轉羽移宮寫情詞以為別託光華之日月縱揮灑之雲烟豈無知言為我同首以重與細論文為韻題樟鐙華光閣誌別分韻得重字

雞犬雲中笑種桃道士虛費春風山城看過雁春水夢為龍雲上下燕西東久別各相逢向夜深江聲浦樹燈影漁篷　舊遊新恨重重便十分談笑一樣飄蓬元經摧意氣丹鼎賺英雄年未老世無窮春事苦匆匆更與誰題詩藥市沽酒新豐

玉霄滕賓天台

齊天樂前題分得與字

片帆呼渡西山曲匆匆載將春去路入蒼寒浪翻紅暖一枕欹眠烟雨酒朋詩侶儘醉舞狂歌氣吞吳楚一様風流依然猶是晉風度　人生如此奇遇問老天何意五星來聚句落瑤毫香霏寶唾驚倒世間兒女渭川雲樹悵後夜相思月明何處怕有新詩雁來煩寄與

秋陽周景南陽

水龍吟前題分得細字

人生能幾相逢百年四海為兄弟舊時青眼今番白髮年華隕涕春更無情抛人先去楊花無蔕況江程漸短別期漸緊須重把蘭舟繫　幸自清江如帶指黃壚流鶯聲細滄波如許平蕪何處明朝迢遞何預興亡不如休去牆陰挑薺且相期共看蓬萊清淺更三千歲

尙友劉將孫 廬陵　須溪先生子

憶舊遊 前題分得論字

正落花時節憔悴東風綠滿愁痕悄客夢驚呼伴侶斷鴻有約回泊歸雲江空共道惆悵夜雨隔篷聞儘世外

縱橫人間恩怨細酌重論　嘆他鄉異縣渺舊雨新知歷落情眞匆匆那忍別料當君思我我亦思君人生自非麋鹿無計久同羣此去重銷魂黃昏細雨人閉門

高峯蕭烈涂川

八聲甘州前題分得文字

可憐生飄零到荼蘼依然舊銷魂殘春幾許風風雨雨客裏又黃昏無奈一江烟霧腥浪捲河豚身世忽如葉那自一作是清渾　莫厭悲歌笑語奈天涯有夢白髮無根怕相思別後無字寫回文更月明洲渚杜鵑聲裏立

向臨分三生石情緣千里風月柴門

青原劉應雄 西昌

木蘭花慢 元夕郡侯邀賦

梅妝堪點額覺殘雪未全消忽春遞南枝小窗明透漸褪寒驕天公似憐人意便挽回和氣做元宵太守公家事了何妨銀燭高燒　旋開鐵鎖粲星橋快燈市客相邀且同樂時平唱彈絃索對舞纖腰傳柑記陪佳宴待說來須更換金貂只恐出關人早雞鳴又報趨朝

竹澗王學文 眉山○天下同文集作竹澗楊學文字必節

摸魚兒 送汪水雲之湘

記當年舞衫零亂霖鈴忍按新闋杜鵑枝上東風晚點點淚痕凝血芳信歇念初試琵琶曾識關山月悲絃易絶奈笑罷顰生曲終愁在誰解寸腸結　浮雲事又作南柯夢徹一簪聊寄華髮乾坤桑海無窮事纔歷昆明初劫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梅花蠱黃花送別休更問湘魂獨醒何在沈醉浩歌發　樊榭云天下同文集載王學文月夜一絶明蟾破雨欲流冰一碧涵空萬籟沈和夢起來猶是蝶滿襟花氣露痕深

横舟曾隶 書臺

鏁窗寒　簾下

繡額雲橫銀鉤月小綠楊庭院疎明滿幅冰晝未收高捲霎空紋巧勻曲波弄晴日色花陰轉任飾金影碎輕敲簷玉礙雙飛燕　凝見窗留篆影六曲雕闌翠深縫淺香風暗度不隔嬌鬆鶯囀似無情重霧下垂嫩桃想像添笑臉塑瑤階窣地雙鴛注盼金蓮遠

晚山趙功可　廬陵

八聲甘州　燕山雪花

渺平沙莽莽海風吹一寒氣崔嵬耿長天欲壓河流不

動雲溼如灰帝敕冰花翦刻飛瑞上燕臺馬上行人笑萬玉堆匳　滉瀁天街晴晝料酒樓歌館都是春同喜豐年有象賀表四方來仗下貂裘茸帽擁千官齊上紫金盃明朝起江南驛使來進宮梅

氐州第一　次韻送春

楊柳樓深推夢乍起前山一片愁雨嫩綠成雲飛紅欲雪天亦留春不住借問東風甚飄泊天涯何許可惜風流三生杜牧少年張緒　陌上差差（疑是參差）攜手去怕行到歌臺舊處落日啼鵑斷烟荒草吟不成誰語聽西河

人唱罷何堪把江南重賦敲碎瓊壺又前村數聲鐘鼓

曲遊春 次韻

千樹玲瓏罩正蒲風微過梅雨新霽客裏幽窗算無春可到和愁都閉萬種人生計應不似午天閑睡起來起來（上疑落一字）踏碎松陰蕭蕭欲動疑水 借問歸舟歸未望柳色烟光何處明媚抖擻人閒除離情別恨乾坤餘幾一笑晴鳬起酒醒後闌干獨倚時見雙燕飛來斜陽滿地

聲聲慢 殘夢和兒韻

情癡倦極天闊歸遲吟魂無力隨風月落牆陰一屏睡
睫濛濛邯鄲平生難記記花前猶醉金鍾留連處忽一
聲山外吹度晴鐘　覺來重重追憶似遊塵飛去那拾
遺蹤寄謝芳鄉向來曾主夫容人閒興亡萬感看千年
與夢皆空披衣起倚闌干人在笑中

桂枝香　和詹天遊就訪

曉天涼露天上玉簫吹飛聲如羽金闕高寒閒郤一庭
梅雨漫漫入表塵埃夢把文章洗空千古精神一似風
裳水珮蘭皋蘅浦　看萬里跳龍躍虎甚花嬌英氣劒

凊塵嫵憔悴江南應念小窗貧女朱樓十二春無際倚蒼寒青袖如故茶香酒熟月明風細試教歌舞

綺寮怨　和兒韻

忽忽東風又老冷雲吹晚陰疎簾下茶鼎孤烟斷橋外梅豆千林江南庾郎憔悴睡未醒病酒愁怎禁倚闌干一扇涼風看平地落花如雪深　千曲囊中古琴平泉金谷不堪舊事重尋當日登臨都化作夢銷沈元龍郎墳無恙誰喚起共論心哀歌怨吟問何似啼鳥枝上音

柳梢青　懷青山兄時在東湖

一健如還東湖烟柳坐擁吟翁幾許功名百年身世相見匆匆　別來三度秋風怕看見雲間過鴻酒醒燈寒更殘月落吾美樓中　樊榭云吾美二字疑誤

又　友人至

客裏淒涼桐花滿地杜宇深山幸自君來誰教春去藭藭輕寒　愁懷無語相看謾寫入徽絃自彈小院黃昏前村風雨莫倚闌干

黃水村　宜春

解連環　春夢

風樓倚倦正海棠䠞足錦香衾軟似不似霧閣雲窗擁絶妙靈君一作輕盈雲時曾見屏裏吳山又依約獸環半掩到教人覷了疑假疑眞一種春怨　游絲落花滿院料當時錯怪杏梁雙一作歸燕謾記得栩栩多情似蝴蝶飛來撲翻輕扇偸眼簾帷早不見畫眉人面但凝思紅生半臉枕痕一線

危復之臨川

永遇樂

早葉初鶯晚風孤蝶幽思何限簷角縈雲階痕積雨一

夜苦生遍玉窗閒掩瑤琴慵理寂寞水沈烟斷悄無言春歸無覓處據譜第十句上三字下四字此添一字恐誤卷簾見雙飛燕風亭泉石烟林薇蕨夢繞舊時曾見江上閒鷗心盟猶在分得眠沙半一作畔引觴浮月飛談卷霧莫管愁深歡淺起來倚闌干拾得殘紅一片

姜个翁 淸江

霓裳中序第一 春晚旅寓

園林罷組織樹樹東風翠雲滴草滿舊家行迹時聽得聲聲曉鶯如覓愁紅半溼煞憔悴牆根堪惜可念我飄

零如此一地送岑寂　龜石當年第一也似老人間風日餘葩選甚顏色羞撚江南斷腸詞筆留春渾未得翻些入啼鵑夜泣淸江晚綠楊歸思隔岸數峯出

鞠華翁 吉水

綺寮怨 月下殘棋

又見花陰如水兩心猶未平正坐久主客成三空無語影落楸枰千年人間事業垂成處一著容易傾便解圍小住何妨機鋒在瞬息天又明　甚似漢吳對營紛紛不了孤光照徹連城又似殘星向零落有餘情姮娥笑

人遲暮念才力底須爭從虧又成何人正聽隔壁聲作一正隔屋睡聲

彭芳遠

滿江紅 風前斷笛 平韻

愁滿闗山又吹得蘆花雪深西樓外天低水湧龍挾秋吟回首人閒無此曲數峯江上落餘音似斷雲飛絮兩悠悠何處尋　江南路晴又陰聲韻改淚盈襟自中郎去後羽泛商沈牛背斜陽添別恨鸞膠秋月續琴心待醉騎黃鶴度蒼寒霜滿林

戴山隱

滿江紅 風前斷笛

醉倚江樓長空外行雲遙駐甚凄涼孤吹含商引羽薄夜冷侵沙浦雁老龍吟徹寒潭雨驀涼颸一陣捲潮來驚飛去　重欲聽知何處誰爲我胡牀據謾尋尋覓覓凝情如許舊日山陽猶有恨杏花明月今誰賦恐憑闌人有愛梅心空愁竚

李裕翁

摸魚兒 春光

訝江南許多風景繁華只在晴晝些兒淡沲沖融意到處粘花著柳疎雨後更豔豔綿綿潑眼濃如酒飛浮宇宙但借日浮香隨烟著物巧筆畫難就　惆悵處曾記蘇隄攜手十年驚覺回首蒼埃霧景成陰晦湖水湖烟依舊凝望久問燕燕鶯鶯識此年華否長門別有脈脈斷腸人柔情蕩漾長是為伊瘦

龍端是

憶舊遊　題南樓

問南樓月色十載相疎何似今宵舊雨菰蒲國想波光

雁影遠撼沅灊擬蘇隄據譜不作平聲上楊柳烟碧為誰搖嘆庾扇塵深胡牀夢淺翠減香銷　迢迢謾回首記酹酒江山曾共金鑣暮色沈西壘幾疎狂來往舟葉招招浩歌拍手歸去風月兩長橋算此會何時劉郎去後多嫩桃

蕭東父

齊天樂

扇鸞收影驚秋晚梧桐又供疎雨翠箔涼多繡囊香減陡覺簟冰如許溫存誰與更禁得荒苔露蛩相訴恨結

愁縈風刀難翦幾千縷　閒思前事易遠悵舊歡無據

月墮湘浦軟玉分裯膩雲侵枕猶憶吹蘭低語如今最

苦甚怕見燈昏夢游閒阻怨殺嬌癡綠窗還唾否

吟竹顏奎子俞禾川

醉太平　壽須溪

茶邊水經琴邊鶴經小窗甲子初晴報梅花早春　小

冠晉人小車洛人醉扶兒子門生指黃河解清

清平樂　留靜得

留君小住且待晴時去水鶴夜深雲外語明日棠梨花

雨　尊前不盡餘情都上鳴絃細聲二十四番風後綠

陰芳草長亭

歸平遙 平字疑誤○案郎歸國遙以下四首樊榭補

春風拂拂簷花雙燕入少年湖上風日問天何處覓

湖山畫屏暗碧夢華知夙昔東風忘了前跡上青蕪半

壁

浣溪沙

夢泊游絲晝影移水沈香宛紫烟微玉笙纔過畫樓西

天上人間花事苦鏡中翠壓四山低又成春過攙鶯

啼

菩薩蠻

燕姬越女初相見鬟雲翻覆隨風轉日日轉如雲朝朝白髮新　江南古佳麗只綰年時髻信手綰將成從吾嬾學人

大酺　和須溪春寒

唱乍荼蘼新荷葉誰向重簾深處東風三十六向園林都過餘寒猶妬公子狐裘佳人翠袖怎見此時情否天上知音杳怪參差律呂世閒多誤記畫扇題詩單衣試

酒夢歸泥絮　嗟春如逆旅送無路遠涉前無渡回首佳凌波亭館待月樓臺滿身花氣凝香霧度入南薰去留燕伴不教遲暮但一點芳心苦生怕搖落分付荷房收貯晚妝又隨過雨天下同文集

憶秦娥

水雲幽怕黃霜竹生新愁如今何處倚月明樓　龍吟杳杳天悠悠騰蛟起舞鳴鸞篌聽吹短氣江上無秋此詞亦顏奎作見天下同文集樊榭失載附錄於後

山樵王從叔廬陵

昭君怨

門外春風幾度馬上行人何處休更捲朱簾草連天
立盡海棠花月飛到荼蘼香雪莫怪夢難成夢無憑

阮郎歸

風中柳絮水中萍散聚兩無情斜陽路上短長亭今朝
第幾程　何限事可憐生能消幾度春別時言語總傷
心何曾一字真

南柯子 苦雨

碧樹留雲溼青山似笠低鵓鴣啼罷竹雞啼不曉天天

何意要梅肥　昨日穿新葛今朝御裌衣思家懷抱政難爲只恐歸來憔悴却羞歸

浣溪沙　梅

水月精神玉雪胎乾坤清氣化生來斷橋流水傾春回　昨夢醉眠苔上石天香冉冉下瑤臺起來窗外見花開

秋蕊香　用清眞韻

薄薄羅衣乍暖紅入酒痕潮面絮花舞倦帶嬌眼昨夜平隄水淺　故人信斷風箏線誤歸燕夢魂不怕山路

遠無奈棋聲隔院

精選名儒草堂詩餘卷中

譚瑩玉生覆校

精選名儒草堂詩餘卷下

廬陵鳳林書院輯

靜得王夢應 長沙　樊榭云王夢應字聖與

錦堂春 壽李仁山

淺幘分秋涼樽試月西風未雁猶蟬看芙蓉影裏綠鬢年年日上雲颿壓海塵清玉馬行天更烟樓鳳舉風幘麟遊錦後珠前　綠陰池館如畫記晴春藥徑雨曉芝田已辦十年笑語小聚雲邊舞稱香圍豔雪歌遲酒落紅船早羣仙醉去柳掖花扶似霧非烟

念奴嬌

欲霜更雨記青黃籬落東風前此簾外秋容人共老雁
與愁飛千里水郭烟明竹陂波小萬葉寒聲起凭高那
更九嶷吹盡雲氣　婉娩空復多情年年晉夢花與柴
桑是誰解魂消風日晚短笛孤舟林水江蟹籠新露莢
斟淺澆得鄉關思平蕪天遠一痕黃抹秋霽

疎影

瞢騰曉破聽墮冰屋角晴啼仍未土溼烟生庭拚寒青
障泥懶為春試東風舊與花飛去尚記得年年沙際忍

落梅萬點苔根化作一窗離思　猶憶驀紅穉綠斷橋
雪未掃天近春易老對荒寒事舊人新雁後不成情味
人閒解有花如海待一片不教隨水但玉香酥影玲瓏
盡日暖紅雲裏　劉將孫天下同文集

醉太平　送人入湘

寒窗月晴寒梢露明一痕歸影燈青又分攜短亭　衡
臯佩雲蒸溪酒春有誰勸說歸程是峯頭雁聲　同上

山庭吳元可　禾川

鳳凰臺上憶吹簫　秋意

更不成愁何曾是醉豆花雨後輕陰似此心情自可多了閒吟秋在西樓西畔秋較淺不似情深夜來月爲誰瘦小塵鏡羞臨　彈箏舊家伴侶記雁啼秋水下指成音聽未穩當時自誤又況如今那是柔腸易斷人閒事獨此難禁雕籠近數聲別似春禽

揚州慢　初秋

露葉猶青叢花遲動幽幽未似秋陰似梅風帶溽吹度長林記當日西廊共月小屏輕扇人語涼深對清觴醉笑醒顰何似如今　臨高欲賦甚年來漸減狂心爲誰

倚多才難憑易感早付銷沈解事張郎風致鱸魚好歸

聽吳音又夜闌聞笛故人忽到幽襟

采桑子 春夜

江南二月春深淺芳草青時燕子來遲翦翦輕寒不滿

衣　清宵欲寐還無寐顧影顰眉整帶心思一樣東風

兩樣吹

浪淘沙

淺約未曾來一逕蒼苔緗桃無數棘花開怪得閉門機

杼靜挑菜初回　幽樹鳥聲催欲去徘徊□□別久易

相猜幽緒一時一作晴無處著戲打青梅

鼎玉劉鉉

少年遊 戲友人與女客對碁

石榴花下薄羅衣睡起却尋棋未省高低彼伊春筍拈了白琉璃　釧脫釵斜渾不省意重子聲遲對面癡心只愁收局腸斷欲輸時

蝶戀花 送春

人自憐春春未去萱草石榴也解留春住只道送春無送處山花落得紅成路　高處鶯啼低蝶舞何況日長

燕子能言語付與光陰相客主晴雲又捲西邊雨

烏夜啼　石榴

垂楊影裏殘紅甚匆匆只有榴花全不怨東風　暮雨急曉霞溼綠玲瓏比似茜裙初染一般同

李太古　古芸

永遇樂

玉砌標鮮雪園風致似曾相識蟬錦霞香烏絲雲溼吹渴蟾蜍滴青青白白關關滑滑寒損銖衣狂客儘聲聲不如歸去歸也怎生歸得　含桃紅小香芹翠軟惆悵

宜城山色百摺浮嵐幾灣流水那一些兒直落花情味露花魂夢蒲花消息據譜第九句當作六字此祇四字恐有脫誤 撫修眉織烏西下爲君凝碧

戀繡衾

橘花風信滿院香摘青梅猶自怕嘗向綠窗紅疎處喜相逢飛下一雙 堪憐堪惜還堪愛喚青衣推上繡窗暗記得凭肩語對菱花啼損晚妝

南歌子 一

月下秦淮海花前晏小山二仙仙去幾時還留得月魂

花魄在人閒　河漢流旌節天風裊珮環滿室香霧溼雲鬟何處一聲橫笛杏花寒

虞美人

西風海色秋無際雙淚如鉛水白羊成隊夢初平拄杖敲雲雲外曉鴻驚　小瓊閒抱銀箏笑問有芳鄉否否字與笑字不叶恐誤　玉書分付莫開封明日人閒臨水拾流紅

小算子夢中作

盡道是傷春不似悲秋怨門外分明見遠山人不見空腸斷　朝來一霎晴薄暮西風遠却憶黃花小雨聲誤

落下三四點

彭履道

鳳凰臺上憶吹簫 秦淮夜月

勸客新樓鳴箏上酒夜涼人變秋深何似過賞心佳處依約湖陰東望寒光縹渺烟水闊短笛銷沈闌干近勝時種柳青到如今　淩波又成誤約自珮環飛去暗想遺音重省江城倦客醉擁秋衾誰家一掬紅淚孤雁遠遥逗羅襟石城曉數聲又遞寒砧

蘭陵王 渭城朝雨

章臺路西出重城幾步秦樓曉花氣未一作分明一霎空濛洗高樹行人半倚戶飛去黃鸝自語秋千小不繫柳絛惟有輕陰約飛絮　鈿車暗相遇早拂拭紅巾初放鷓鴣聞歌猶是淋鈴處喚掩面嗚箏倚壚呼酒東風重記舊眉嫵報伊共歌舞　西去屢回顧漸客舍荒涼嘶馬先駐玉關萬里知何許但倦擁荒澤瓜洲難渡將軍垂老望故國夜夢苦

疎影 廬山瀑布

銀雲縹渺正石梁倒挂飛下晴昊早挽懸河高瀉鯨宮

洪聲百步低小分明仙仗崆峒過又化作歸帆杳杳倚參差翠影紅霞遠落明湖殘照　曾共呼龍夭矯幾回過月下先種瑶草九疊屏風青鳥冥冥更約謫仙重到長歌昨夢騎黃鵠飛不去和天也笑等恁時秋夜攜琴已落洞天霜曉

蓬虆黃子行

西湖月　自度商調

湖光冷浸玻璃蕩一晌薰風小舟如葉藕花十丈雲梳霧洗翠嬌紅怯壺觴團坐處正酒酥吹波紅映（一作潮暈）頰

倘記得玉臂生涼不放汗香輕浹　殢人小摘牆榴爲碎掐猩紅細認裙褶舊遊如夢新愁似織淚珠盈睫秋娘風味在怎得對銀釭生笑靨消瘦沈約詩腰彷彿堪捻

又　探梅

初弦月挂林梢又一番西園探梅消息粉牆朱戶苔枝露蘂淡勻輕飾玉兒應有恨爲悵望東昏相記憶便解珮飛入雲階長伴此花傾國　還嗟瘦損幽人（一作詩腰瘦損）劉郎記立馬攀條倚闌橫笛少年風味拈花弄蘂愛香憐

色揚州何遜在試點染吟箋留醉墨謾贏得較前調多一字疎
影寒窗夜深孤寂

賀新郎 冰筋

開遍寒梅蕚正東皇排酥砌玉幻成樓閣十萬瓊瑶仙
女隊來趁春光遊樂向醉裏玉簪輕落零亂不知何處
去甚人間一夜東風惡吹起在畫簷角　參差向曉森
如削似吳姬妝殘粉指向人垂著好似西園春筍瘦紅
錦棚兒乍剝且莫遣兒童敲却擬辦羔兒香甕酒喚劉
又來醉尊前約吟好句再描摸

滿江紅 歸自湖南題富春館

津鼓匆匆猶記得故人相送春江上鳥啼花影馬嘶香鞚情逐陽關金縷斷淚和楊柳春絲重算別來幾度月明時相思夢　山萬疊秋眉聳春一點歸心動問風濤月侶有誰遊從百里家山明日到一尊芳酒今宵共任樓頭吹盡五更風梅花弄

花心動 落梅

誰倚靑樓把謫仙長笛數聲吹裂一片乍零千點還飛正是雨晴時節水晶簾外東風起卷不盡滿庭香雪畫

闌小斜鋪亂颭翠苔成纈　嫋嫋餘香未歇空悵望音塵兩眉愁切翠袖淚乾粉額妝寒此恨有誰同說江南春信無痕跡餘情在冷烟殘月夢魂遠蘭燈伴人易滅

小重山

一點斜陽紅欲滴白鷗飛不盡楚天碧漁歌聲斷晚風急攪蘆花飛雪滿林逕　孤館百憂集家山千里遠夢難覓江湖風月好收拾故溪雲深處著蓑笠

龍紫蓬

齊天樂題滕王閣

雨簾雲棟重尋處青紅半空飛去檻影侵鷗簷光送雁搖蕩秋容千里歌珠舞翠怎禁得無情一江流水可是西山半眉新綠向人覷　千年留下賸賞儘登臨無限須付才思壞堞閒愁危橋往恨欲拍闌干無路新碑舊記更今古匆匆一番興廢立盡斜陽共誰評半語

竹屋蕭允之

渡江雲　春感用清眞韻

薔薇開欲謝峭寒漸少軒檻俯晴沙先來愁未了又聽一聲新鬩落漁家徘徊竚立似玉笛三弄昭華春晝長

暗懷誰寫戲墨亂翻鴉　吁嗟詩情偏雋酒興偏豪記南樓月下曾共樂沈烟綺席燭影窗紗穠香秀色知何處甚忘却隄柳汀葭空惆悵無人共採蘋花

滿江紅　雨中有懷

冷逼疎簾渾不似今春寂寞風雨横賞心歡事總如雲薄柳眼花鬚空點綴鶯情蝶思應蕭索但遶亭流水碧潺潺車音邈　懷往事孤素約酒未飲愁先覺甚中年滋味共誰商略青草易添閒客恨垂楊難繫行人脚謾幾回吟遍夕陽紅闌干角

瑣窗寒

細雨收塵輕寒弄日柳絲掠道桃邊杏處猶記玉驄曾到對東風回首舊遊香銷豔歌無音耗悵佳人有約難來綠遍滿庭芳草　愁抱沈吟久問翠珥金鈿為何人好回文細字塵暗當年纖縞倚闌干斜陽又西歡期易失春易老待何時再覓珍叢共把清樽倒

蝶戀花

十幅歸帆風力滿記得來時買酒朱橋畔遠樹平蕪空目斷亂山惟見斜陽半　誰把新聲翻玉管吹過滄洲

多少傷春怨已是客懷如絮亂畫樓人更回頭看

虞美人

朱樓曾記回嬌盼滿坐春風轉紅潮生面酒微醺一曲清歌留住半窗雲　大都咫尺無消息望斷青鸞翼夜長香短燭花紅多少思量只在雨聲中

點絳脣　記夢

花徑相逢眼期心諾情如昨怕人疑著伴弄秋千索知有而今何似當初莫愁難托雨鈴風鐸夢斷燈花落

唫所蕭漢傑　吉水

賣花聲 春雨

溼逗晚香殘春淺春寒灑窗塡戸著幽蘭慘慘悽悽仍滴滴做出多般　和霰撒珠盤枕上更闌芭蕉怨曲帶愁彈綠遍階前苔一片曉起誰看

菩薩蠻 春雨

春愁一段來無影著人似醉昏難醒烟雨溼闌干杏花驚曉蟄一作寒　睡壺敲欲破絕叫憑誰和今夜欠添衣那人知不知

蝶戀花 春燕和韻

一縷春情風裏絮海闊天高那更雲無數嬌顫畫梁非
爲雨憐伊只合和伊住　欲話因緣愁日暮細認簾旌
幾度來還去萬一這回航可渡共渠活處尋條路

浪淘沙　中秋雨

愁似晚天雲醉亦無憑秋光此夕屬何人貧到今年無
月看留滯江城　夜起候簷聲似雨還晴舊家誰信此
時情惟有桂香時入夢句引詩成

嬾融段宏章　禾川

洞仙歌　荼蘼

一庭晴雪了東風孤注睡起濃香占窗戸對翠蛟盤雨白鳳迎風知誰見愁與飛紅流處　想飛瓊弄玉共駕蒼烟欲向人間挽春住淸淚滿檀心如此江山都付與斜陽杜宇是曾約梅花帶春來又自趁棃花送春歸去

桂所劉貴翁 廬陵

滿庭芳 萍

燕子一作宮鳥西飛楊花北去春風飄向伊誰盈盈小小輕薄不堪肥天付風流到骨消不盡流落淸池誰知道踏歌朝暮凝絶待渠歸　愔愔春似酒日痕生紺裙色明

漪笑東家西沼到處依依同是春風種得獨無據飄泊

年時靑梅落水光簾影小翠立橫枝

黃霽宇

水龍吟　青絲木香

麗華一握靑絲金珠粟粟香環裏春窺綺閣新妝風舞銖衣如碎翠鳳蒼虯騎來下界蝶驚蜂避甚三生富貴垂垂曉露猶凝滿身珠翠　誰共那人結髮問何時蹇修爲理對花一笑香茸易翦碎金難綴半點芳心亂愁如織縷絲傳意倩東皇拂拭新條更與作來生計

梅邊王鼎翁 書臺

沁園春

又是年時杏紅欲臉柳綠初芽奈尋春步遠馬嘶湖曲賣花聲過人唱窗紗暖日晴烟輕衣羅扇看遍王孫七寶車誰知道十年魂夢風雨天涯 休休何必傷嗟謾贏得青青兩鬢華且不知門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誰家世事無情天公有意歲歲東風歲歲花拚一笑且醒來盃酒醉後盃茶

雲閑劉天迪 西昌

齊天樂 嚴縣尹席上和李觀我韻

瑞麟香軟飛瑤席吟仙笑陪歡宴桐影吹香梅陰弄碧一味微涼堪薦停盃緩勸記羅帕求詩琵琶遮面十載揚州夢回前事楚雲遠　人生總是逆旅但相逢一笑如此何限采石宮袍洗香醉筆何似輕衫小扇流年暗換甚新雨情懷故園心眼明日西江斜陽帆影轉

一萼紅 夜聞南婦哭北夫

擁孤衾正朔風淒緊氈帳夜驚寒春夢無憑秋期又誤迢遞烟水雲山斷腸處黃茅瘴雨恨驄馬憔悴只空還

揉翠盟孤啼紅怨切暗老朱顏　堪歎揚州十載甚倡條冶葉不省春殘蔡女悲笳昭君怨曲何須當日悲歡謾贏得西鄰倦客空惆悵今古上眉端夢破梅花角聲又報更闌

虞美人　春殘念遠

子規解勸春歸去春亦無心住江南風景正堪憐到得而今不去待何年　無端往事縈心曲兩鬢先驚綠薔薇花發望春歸謝了薔薇又見楝花飛

蝶戀花

日暮楊花飛亂雪寶鏡慵拈强整雙鴛結燒罷夜香愁萬疊穿花暗避階前月　鳳尾羅衾寒尚怯却悔當時容易成分別悶對枕鸞誰共說柔情一點薔薇血

鳳棲梧　舞酒妓

一翦晴波嬌欲溜綠怨紅愁長爲春風瘦舞罷金杯眉黛皺背人倦倚晴窗繡　臉暈潮生微帶酒催唱新詞不應頻搖手閒把琵琶調未就羞郎却一作還又垂紅袖

點絳脣　書事

一笑相逢依稀似是桃根舊嬌波微溜悄可靈犀透

扶過危橋輕引纖纖手頻回首何時還又微月黃昏後

張半湖

滿江紅 夏

新綠池塘一兩點荷花微雨人正靜桐陰竹影半侵庭戶欹枕未圓蝴蝶夢隔窗時聽幽禽語捲紗幃隨意理琴絲黃金縷 鮫綃扇輕輕舉龍涎餅微微炷向水晶宮裏坐消袢暑剝啄誰敲棋子響鶯兒林裏驚飛去最好是活水瀹新茶醒春酺

掃花遊

柳絲曳綠正豆雨初晴水天朱夏石榴綻也看猩紅萬點倚亭欹榭鎖闥深中料想酒闌歌罷日將下是那處藕花香勝沈麝　窗外風竹打似戛玉敲金送聲瀟灑共觀古畫喚石鼎烹茶細商幽話寶鴨香消天外新蟾低挂涼無價又丁東數聲簷馬

溪山劉景翔 安成

念奴嬌 瑞香

甚情幻化似流酥圍煖酣春嬌寐不數錦籌烘古篆沁人屏山沈水笑吐丁香紫綃襯粉房別還同蒂翠一作脆

毬移影媚人淸曉風細　依約玉骨盈盈小春暖逗開
到燈宵際疑是九華仙夢冷誤落人閒遊戲比雪情多
評梅香淺三白還堪瑞麈緣洗盡醒來還又葱翠

小重山 枕屏風

山翠晴嵐曲曲偎紅香浮玉醉窩顏不煩人築避風臺
瀟湘路隨意自徘徊　春倦怕頻催琵琶私語近問誰
來春風那隔錦雲堆夢中蝶飛去又飛回

玉樓春 落花

可憐又誤江南景雨膩風喧愁入暝依稀碧玉水邊魂

憔悴綠珠樓外影　點點隨人飛遠近薄倖相逢情怎忍年年三月化香塵天上人間看夢醒

如夢令

獨立荷汀烟渚一霎錦雲香雨似爲我無情驚起鴛鴦飛去飛去飛去却在綠楊深處

摸魚兒　次韻送別

霽海周伯陽

又匆匆月鞭露鐙梅花江上歸路海圖破碎來時線何似綵衣低舞風雪暮正望斷青山一髮雲橫處浩歌獨

舉便想見迎門牽衣兒女總是舊眉嫵　陽關曲揮灑紫薇花露妙音清遠高古經寒楊柳休輕折搖動一溪霜霧邯鄲步笑布襪青鞋去住知何許汀鷗沙鷺若問我重來明年有約今日是前度

春從天上來　武昌秋夜

浩蕩青冥正涼露如洗萬里虛明鼓角悲健秋入重城彷彿石上三生指蓬萊雲路渺何許月冷風清倚南樓一聲長笛幾點殘星　西風舊年有約聽候蛩語夜客裏心驚紅樹山深翠苔門掩想見露草疎螢便乘風歸

去闌干外河漢西傾笑淹留劃然孤嘯雲白天青

琴泉尹公遠

尉遲盃 題盧石溪響碧琴所

冰絃語在竹樹院落深深處當年野草閑花何許浮雲飛絮征鴻止止縱汗漫遊人遠回顧遲瓊樓五色簾開喚醒元鶴飛舞 何事夢斷湖山尚九里松聲八月潮怒三十年餘池臺淚應不爲花妖羯鼓想天上羣仙老矣甚比似人間更愁苦倩畫闌留住西風莫教吹入雲去溪翁琴皆操浙音故云

齊天樂 贈盧天隱

江湖千里秋風客翩然白雲黃鵠石鼎烟霏篆書紅溼隨處橘香泉綠幅巾野服儘掃葉開門抱琴聽瀑何事蓬壺歸來猶待海濤陸　盧鴻舊時隱處想斜陽草樹水榭一作村　雲屋塵尾元元筆花語語翦盡西窗殘燭黃庭誤讀且東老留詩采和歌曲後日重尋洞天三十六

仁飛李天驥 盧陵

摸魚兒 燈花

又何須向明後滅寒花點綴孤影玉龍度海吹魚浪烟

淡寶釵橫鬢斜又整是蟲滴驪珠兩兩相交頸夜長人靜恁玉果低拋金錢暗卜此意有誰領　懽娛事料想憑伊先應怕綃新淚猶凝銀篦未忍輕挑下只恐暗風吹燼重記省怕莫是明朝有箇青鸞信怎知無定算只解窺人人孤影隻成瘦又成病

定叟劉應幾安成

憶舊遊聞雁

記銅駝載酒翠陌吹簫曾聽相呼不盡離離意覺柔腸如翦立馬躑躅人生似此蒼鬢堪得幾聲疎想怨入秋

深愁隨天遠滿目平蕪　音書未曾寄正人在燕臺忘
却回車奈菰蒲舊地口山空木落霜老泉枯月明仙掌
何處轉首失棲烏待說與雲閒瀟湘近日風捲湖據譜後段第六句山空上當增一字作五字一句

梅心周孚先 西昌

木蘭花慢 富州道中

訪梅江路遠喜春在劍川湄正雁蹟雲深漁村笛晚葦
帽斜欹舊遊不堪回首更文園多病減腰圍惟有秋娘
聲價風流仍似前時　依稀壁粉舊曾題烟草半淒迷

歎單父臺荒黃公壚寂難覓佳期誰家歌樓催雪遣夜來風雨緊些兒醉後唾壺敲缺龍光搖動漣一作晴漪

鷓鴣天 禁酒

曾唱陽關送客時臨歧借酒話分離如何酒被多情苦却唱陽關去別伊　歡會遠渺難期黃壚門掩晝陰遲青樓更有癡兒女謾憶胡姬捧勸詞

蝶戀花

舟檥津亭何處樹曉起瓏璁回首迷烟霧江上離人來又去飄零只似風前絮　倦倚篷窗誰共語野草閒花

一傷情緒明日重來須記取綠楊門巷深深處

磵民尹濟翁盧陵

木蘭花慢寄朱子西

渺渺懷芳意苦對景可憐生記燕外鶯邊柳深竹嫩度窗穿靑如今淡烟細雨正午窗半夢酒初醒樂事怎堪重憶起來一晌愁縈　悠然又把酒壺傾攞不動離情想閒却春遊綠陰深院芳草長亭乾愁有誰解得傍晚來風起碎池萍坐待晴雲四捲依然月上疎櫺

玉蝴蝶和劉淸安

幾許暮春淸思未知芍藥先擬荼蘼老却東風春去不與人期似情多何曾荀倩便夢斷不爲崔徽且銜盃暖風襲襲淡日暉暉　怎知懷芳心在樹花露溼葉一作竹桁烟啼滿目靑紅新愁成陣恨成圍畫簾空龍媒獨倚午陰靜燕子雙飛任春歸尋人柳下夢句堂西

聲聲慢禁釀

雕鞍芳草一作徑翠管長亭春醒不負年華幾丈閒愁寄風吹落天涯深深小簾朱戶是何人重整香車愁未醒記竹西歌吹柳下人家　眉鎖何曾舒展看行人都是

醉眼橫斜寄與高陽從今休喚流霞殘春又能幾許但相從評水觀茶清夢遠怕東風猶在杏花

風入松 癸巳壽須溪

曾聞幾度說京華愁壓帽簷斜朝衣熨貼天香在如今但彈指蘭闍不是柴桑心遠等閒過了元嘉 長生休說棗如瓜壺日自無涯河傾南紀明奎壁長教見壽烝成霞但得重攜溪上年年人共梅花

一萼紅 和玉霄感舊

玉搔頭是何人敲折應爲節奏謳棐几朱絃翦燈雪藕

幾回數盡更籌草草又一番春夢夢覺了風雨楚江秋

却恨閒身不如鴻雁飛過粧樓　又是水枯山瘦歎回

腸難貯萬斛新愁嬾復能歌那堪對酒物華冉冉都休

江上柳千絲萬縷惱亂人更忍凝眸猶怕月來弄影莫

上簾鉤

會心彭泰翁 安成

念奴嬌 秋日牡丹

九華驚覺又偷承雨露羞匀春色岸蓼汀蘋成色界未

必天香人識粉涴脂凝霜銷霧薄嬌顫渾無力黃昏月

掩山城那更聞笛　應是未了塵緣重來遲暮草草西風客鶯燕無情庭院悄愁滿闌干苔積宮錦尊前霓裳月下夢亦無消息嫣然一笑江南如此風日

憶舊遊　雨中海棠

玉環扶淺醉翠袖籠寒香汗初融昨夜殘妝在最難勝珠絡都沁鉛紅朝雲低護深約蜂蝶不知蹤奈燕子情多斜飛輕觸淚灑羞容　重逢記前度解翦燭調笙踏月鳴騘風入人閒遠待塵緣洗盡飛珮淩空丁甯爲我留住攜酒壽東風便花譜重修高堂再賦疑夢中

拜星月慢 祠壁宮姬控絃可念

霧冒（一作滑）觚稜塵侵團扇恨滿哀彈倦理控雨籠雲共閒情孤倚斂蛾黛怕似流鶯嚦嚦惹得玉鎖瓊碎可惜闌干但苔花沈穗　算天音不入人間耳何人謾裒損青衫淚不是舊譜都忘厭新腔嬌脆多生不得丹青意重來又花鎖長門閑到夜永笙鶴歸時月明天似水

鷗江曾允元 西昌

水龍吟 春夢

日高深院無人楊花撲帳春雲暖回文未就停針不語

繡牀倚遍翠被籠香綠鬢墮膩傷春成怨儘雲山烟水柔情一縷又暗逐金鞍遠　鸞珮相逢甚處似當年劉郎仙苑凭肩後約畫眉新巧從來未慣枕落釵聲簾開燕語風流雲散甚依稀難記人間天上有緣重見

月下笛　次韻

吹老楊花浮萍點點一溪春色閒尋舊迹認溪頭浣紗磧柔條折盡成輕別向空外瑤簪一擲算無情更苦鶯巢暗葉啼破幽寂　凝立闌干側記露飲東園聯鑣南陌容銷鬢減相逢應自難識東風吹得愁如海謾點染

空階自碧獨歸晚解說心中事月下短笛

齊天樂 次韻趙芳谷曲有香玉之怨

碧梧枝上占秋信微聞雨聲還愜虹影分晴雲光透晚殘日依依團篦闌干一霎又長笛歸舟亂鴉荒堞兩鬢西風有人心事到紅葉 嬌蓮相對欲語奈蓮莖有刺愁不成折天上歡期人間巧意今夜明河如雪新寬帶結想實篆頻溫翠奩低揭霧溼雲鬟淺妝深拜月

點絳脣

一夜東風枕邊吹散愁多少數聲啼鳥夢轉紗窗曉

來是春初去是春將老長亭道一般芳草只有歸時好

精選名儒草堂詩餘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堂詩餘卷下

元鳳林書院草堂詩餘三卷亡名氏選至元大德間諸人所作皆南宋遺民也詞多悽惻傷感不忘故國而於卷首冠以劉藏春許魯齋二家厥有深意至其采擷精妙無一語凡近弁陽老人絶妙好詞而外渺焉寡匹余於此二種心所愛玩無時離手每當會意輒欲作碧落空歌淸湘瑤瑟之想雍正甲辰四月十七日樊榭山民鶚記

甲辰春晚讀書於外家蔣氏之水軒凡十日錄成此本爲予手裝精好者符子聖幾也鶚又記

此本借鈔於吳君尺鳧繡谷亭所藏頗多顛倒殘缺略爲校定而脫字則仍之今年冬日舟檥虎邱從山塘書肆中借得朱竹垞先生家鈔本復補改數字下卷題滕王閣齊天樂一首添入龍紫蓬姓氏殊快人意但朱本上卷姓氏多遺落不可解也雍正庚戌陽月七日樊榭山民再題於邗江小玲瓏山館

諸公之作散見於他書者絕少偶見劉應李翰墨大全劉將孫天下同文集內有數首亟付錄於卷中零珠碎玉亦自可寶願與知音者共之庚戌大雪日鶚記

雍正癸丑中冬廿一日在廣陵小玲瓏山館得新購元刻草堂詩餘三册增入趙功可三首李太古三首復校定數十字始稱善本爲之快絕樊榭又記

庚戌冬予客邗上借樊榭先生鳳林書院詞鈔本篝燈手錄凡五七夜吟玩之餘殊覺忘旅食況也臘八日對漚主人陳臯呵凍識

元鳳林書院草堂詩餘三卷樊榭先生所手錄也乾隆乙亥薄游邗上先生持以見贈并告以詞家選本自弁陽老人絕妙好詞而外即推此種采擷精妙無一語凡

近平生愛翫未嘗離手每當會意輒作碧落空歌清湘瑤瑟之想今先生下世幾卅載矣偶檢巾箱得之風窗展誦不覺泫然後數行及故友陳江皐書夾簽卷內并爲黏綴于後以見同時之嗜學如此時庚子十月道甫嚴長明書於冬讀書齋之南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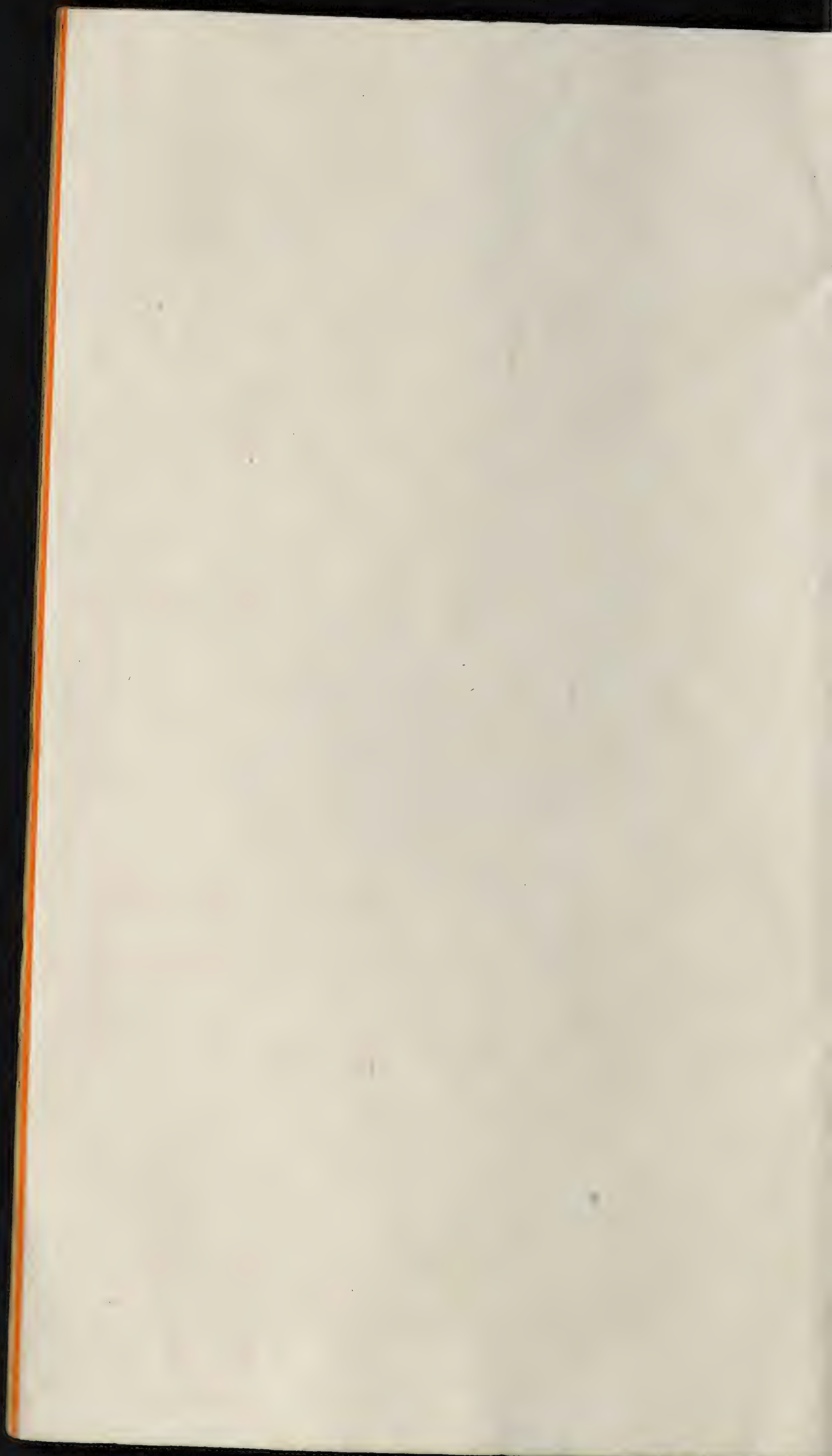
晚唐五季柔曼綺靡之音化爲側豔一時文人學士競撰新聲別開生面專集創自金荃陽春雖金荃佚而陽春尚存選錄始於家宴花間迨家宴亡而花間爲冠自茲以後如梅苑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花庵詞選絕妙好詞草堂詩餘等書竝皆規模衛尉搜採靡遺唐宋以來詞人亦云大備至若尊前集花草粹編更無論矣曩於讀畫齋叢書中見鳳林書院名儒草堂詩餘三卷雖錄於元代猶是南宋遺民寄託遙深而音節激楚故厲太鴻比諸清湘瑤瑟與弁陽所選并稱不朽信乎標放言

之致則愴怏而難懷寄獨往之思又鬱伊而易感也刻本魚魯頗多暇日以樊榭手校本更加釐正匪云糾謬藉資諷詠焉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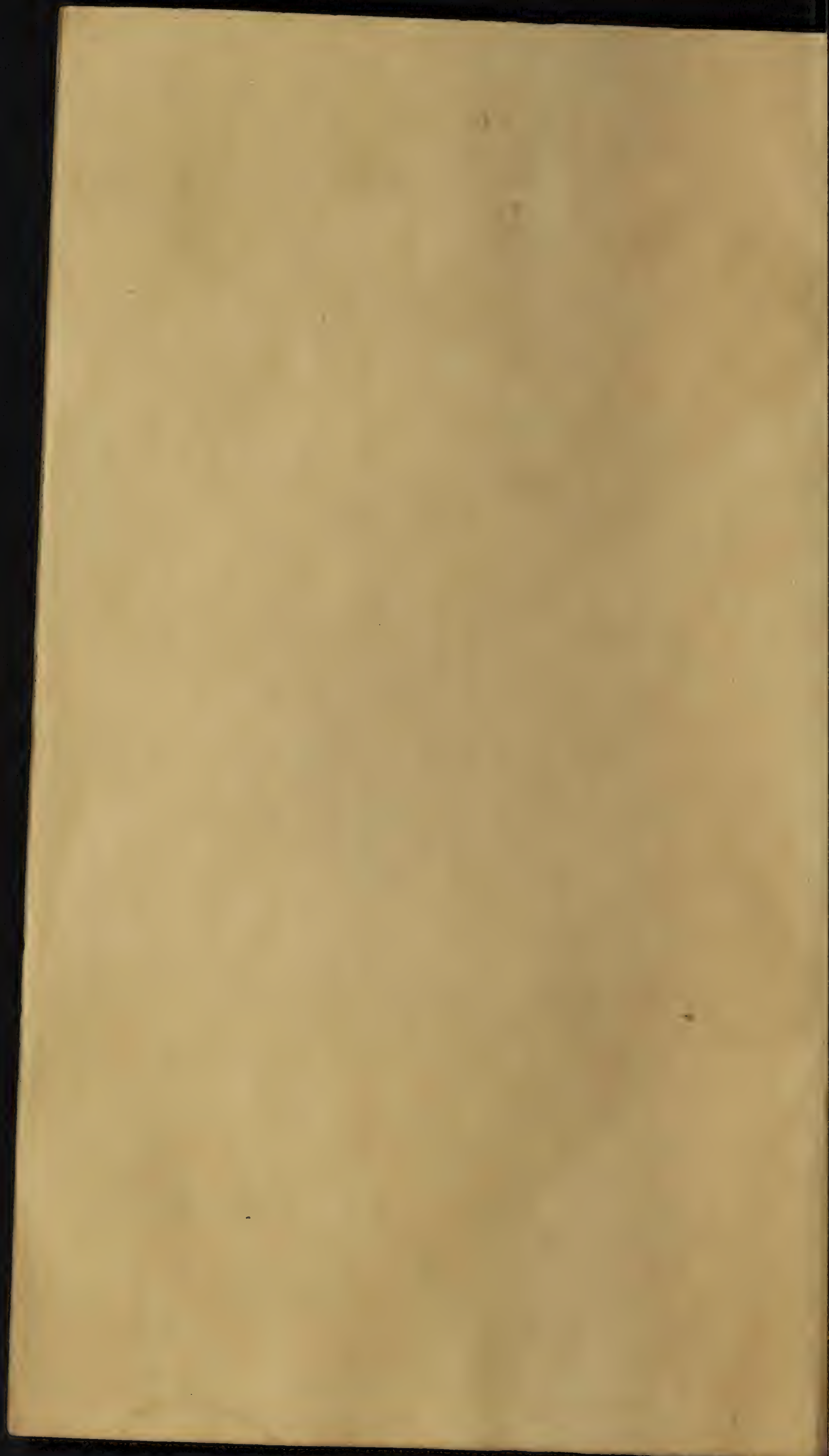
嘉慶辛未秋八月寒露後三日江都秦恩復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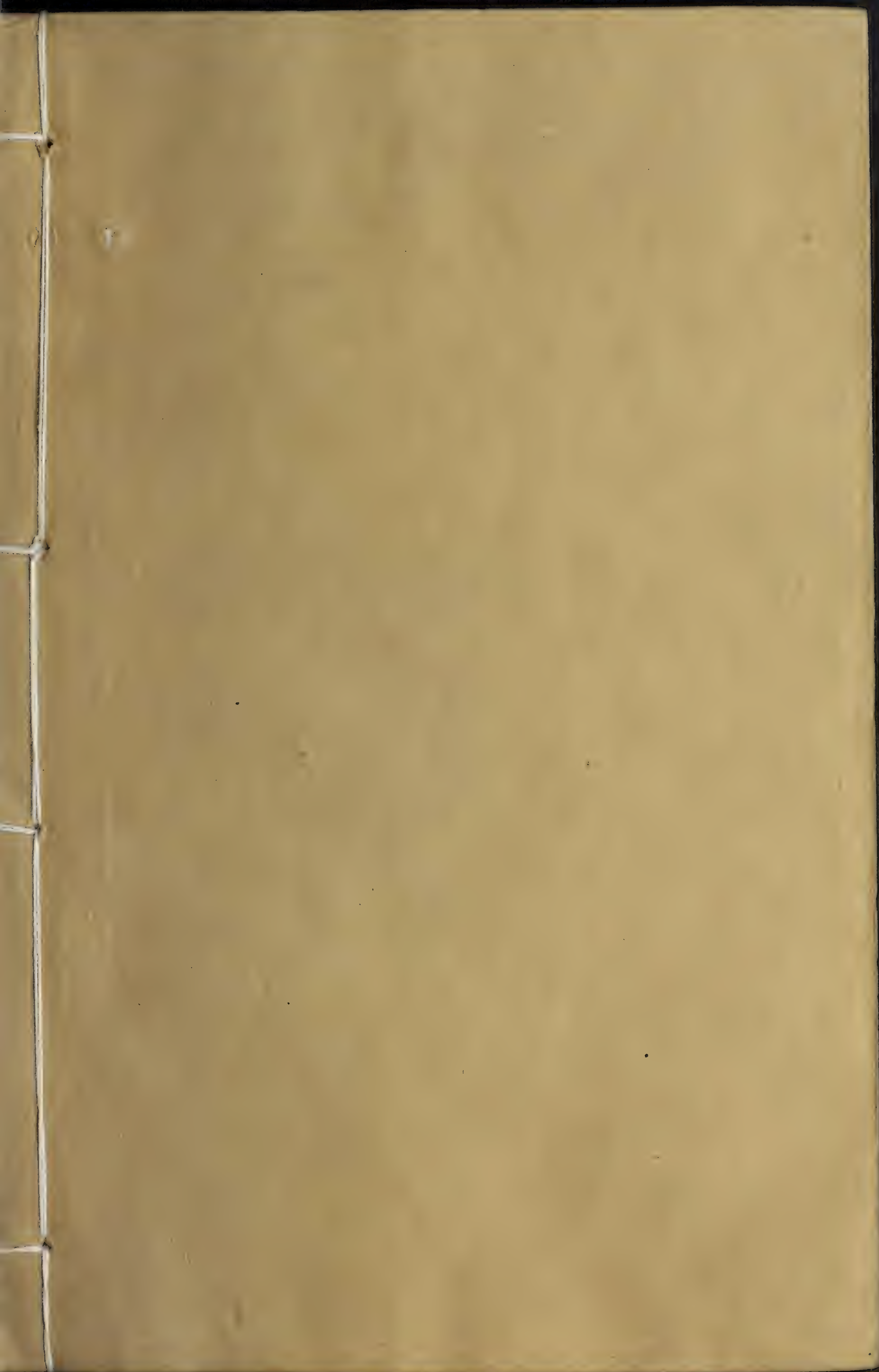
右元草堂詩餘三卷元廬陵鳳林書院本無名氏輯案草堂詩餘久爲後人指摘朱竹垞詆之尤力謂其所收最下最傳又謂塡詞最雅無過石帚不登其隻字可謂無目署曰名儒草堂詩餘而是書乃襲其名厲樊榭稱其采擷精妙無一語凡近弁陽老人絶妙好詞而外渺焉寡匹則相去實逕庭矣詞綜發凡稱鳳林書院元詞又稱冠别字於姓名之前者鳳林書院體卽是書也却無貶詞顧蔡庄曾刻入讀畫齋叢書是編則經樊榭屢校以授嚴道甫長明者澹生太史重刻之洵善本也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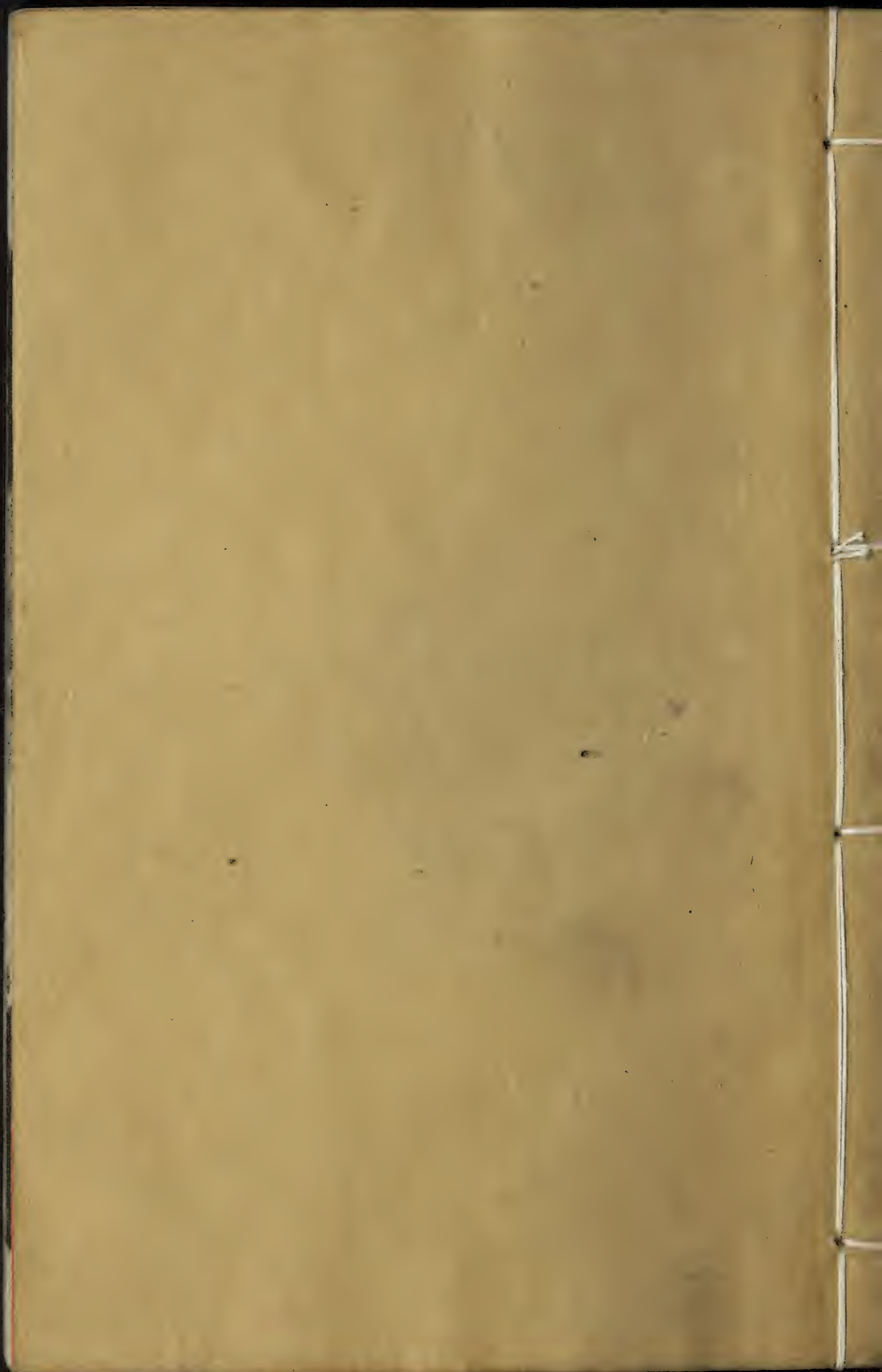
用脩詞品稱元人工於小令套數而詞學漸衰惟滕玉霄賓塡詞不減宋人之工玉霄詞屢見集中雖署曰元人實皆宋遺民所作也至選及文信國詞似可不必又如選羅志人之木蘭花慢禁釀周孚先之鷓鴣天禁酒尹濟翁之聲聲慢禁釀等數闋殊非太平景象則又藉以略見元時之粃政固不僅作詞家南董已也咸豐癸丑十月之望南海伍崇曜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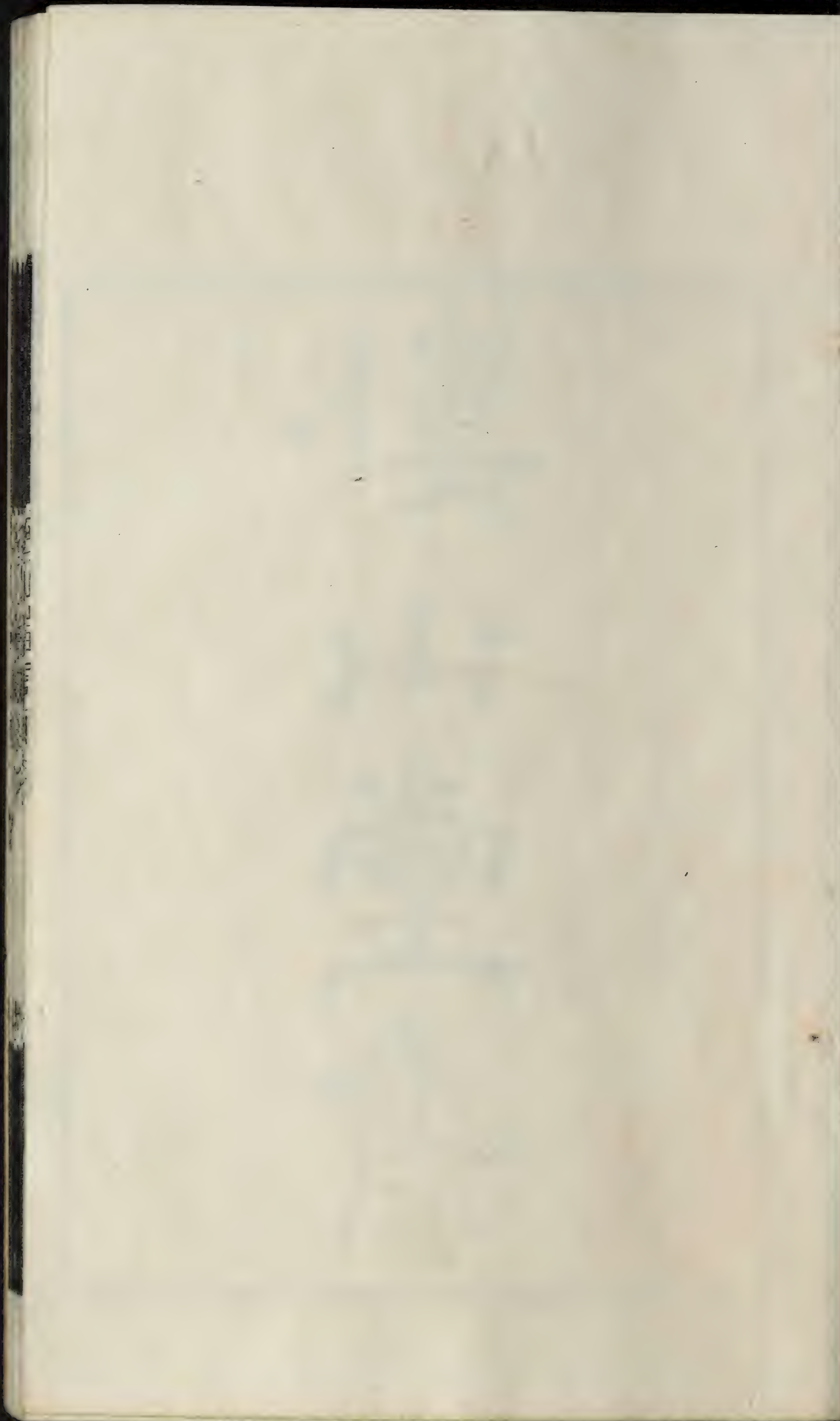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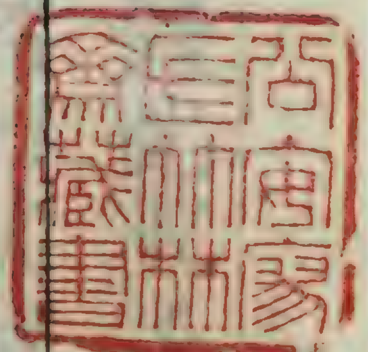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



數山堂集



樓山堂集原序

明禮樂文章遠軼往代而史獨廢缺僅有實錄此天子事非一家一人事矣其所錄必及臣民而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傳表誄也人臣而銘傳表誄其君可用刺乎錄及臣民可盡用褒乎甚或載筆之人閒多曲佞死難者謂其乞哀戡亂者謂其助逆淸議所病固非一端獨如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爭國本晚爭三案諸疏恆芟削不詳他小人邪說傾翻則連章累牘書之其次者鄒南臯先生論張江陵奪情江陵敗先生

除給事既又以言事被謫諸疏亦不盡載諸小人之攻之者則又連累書之凡此皆其近且著者也而紊倒反錯如此嗟乎豈非仁人君子所重痛後世有識者所深譏哉江上吳子次尾有憂之每抵掌時政奮髯垂涕悲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詩文若干卷視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此予是編所繇成也而予詩多感歎忤忌抵諱罪尤大矣可奈何周子受而卒業曰嗚呼此非吳氏子之言而史氏家言也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

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則春秋可無作而史尚求之三百篇止矣古先王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列國大夫相聘問稱詩諭志季札使魯觀六代之樂大氏工歌詩也而治亂興衰之迹具焉仲尼而後巡狩之禮不講詩無復采而史之體漸與書春秋遠矣先民有言詩亡而詩在楚蓋言屈氏也屈氏楚宗臣疾讒諂之蔽明怨邪曲之害公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讀其詞知南風之不競也令屈氏生當仲尼仲尼采楚詩無踰此者故騷非屈氏之

書而楚之史也予觀次尾諸詩其屈氏遺意與次尾之論說與策記之爲史也猶夫春秋與書之爲史其史易見次尾詩之猶夫騷之爲史也其史隱深未易明矣昔辛伯諗周桓公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而晉狐突引之管仲有言畏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威而齊姜引之相距遠者僅三十許年輒相傳誦不能忘況在千百世下遠而益尊久而益烈者哉後之人或有紹明仲尼屈氏之業使知仲淹之言詩與書春秋爲史一也則是編曷可已哉雖然吳子行矣天子明聖旦暮得志

即以今所著耆徵之實事請脩舉國史補三百年缺失

吳氏史姑充家乘藏名山勿出可也金沙周鑛誤

吳子傷世莫知袁其詩古文販行於世以書屬張子序

張子喟然曰十五國稱吳子眾矣譏亦有之有能深知

吳子者哉知之而忘乎稱與譏日相勉以幾於道數人

而已張子其一也張子少無交黨恥競華名與時落落

而交吳子甚曬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

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讀古人書務適用晝利害若

指掌遇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

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拱默
時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埜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
規規蹈古卒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或
譽過其實吳子弗荅左右顧嘗質予予不無去取軒輊
而吳子以爲知言自詩歌書序傳記外尤長於策論策
論自立一家類足以整亂匡治予讀而太息者數矣蓋
惜其不施諸行事徒寓之文辭如此吳子謂予曰彼房
琯樊英俁天下豈朝夕哉甄善疾非面引廷諍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我優爲之或曰空言耳予曰非也世

曷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出爲世用身任天下
事而吳子寘所著見視鄉所自云爾刺謬甚迺始詰之
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羈騏驥之足坐曰此非
能千里者而謂騏驥過邪以予觀吳氏之人之文大都
似昔陳同甫其究也不幸膺患難宜頡頏平原睢陽閒
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遇睢
陽平原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鬱
抑不自遂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
已雖然今天下益蠱壞患不能爲不患不我用吳子守

貞處順以素所交勉者盡其道而尤智勇沈深不槩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即不能用吳子吳子可無憾又況吳子終當見用於世也哉彼稱譏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方著書未艾云崇禎十二年正月既望芑山張自烈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呼使其言而可毀則采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

人於此見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塞之摧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鏹皆不可問獨守此集以報亡友卽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呼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採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又已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已

卯作者蓋三十年餘矣當明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蚤見也迨其後天狠嫞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於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汩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敢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

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即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卽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未至斷頸絶脰以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絶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嗚呼可以知樓山矣雪苑侯方域題

韓昌黎以文章起八代之衰而蘇子頌其碑曰自東漢

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歐陽永叔以文章振五季之陋而蘇子敘其集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言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夫後世之言文者莫不宗師韓歐而必折中於蘇子之論豈非以其美而不誣也哉以今視之韓自原道原性師說表狀而下歐自正統朋黨春秋本論童子問諸疏議而下不過贈

答詠吟應酬之作耳安見其爲房杜姚宋之所不能爲
而功加於當代耶獨觀長慶嘉祐以後學士誦法昌黎
永叔不衰然後知文章匪易易耳吾師次尾先生崛起
秋浦年二十抗顔高論聞者亡智愚皆舌撟而不能下
及壯交遊徧海內諸公卿爭欲望見顔色所至載刺盈
車而先生傲焉弗顧於制藝外發憤爲古文上陳王霸
大略下該近今之務他人揣摩十數年淹留而未就者
先生直以不慮得之他人囁嚅躊躇首鼠而不敢盡者
或乃衝口出之雖觸忌諱犯勢家而不辭也其論古必

援經傳未嘗有憑臆之言其敘事以傳後信今未嘗有
誣詆之說其策議書牘皆所爲審時勢畫治安正風俗
未嘗以捭闔短長厠其閒詩歌雜著則又自勒一家於
是好者習而尊之曰吳子今之韓歐也正嘉以還道在
斯矣邇者天下多事彊武之臣明察之吏亡補國家毫
末而魁閎骨骾伸士氣於萬分一者必出吾郷聲氣中
孰爲之倡孰爲之和文章之功不可泯也先生卽不爲
韓歐得乎一日諸弟子旅進曰先生以制藝矜式天下
士大夫之誦習剽竊掇巍科高第者纍纍獨古文辭尚

多祕錄又散弗聚也昔元次山皮襲美連不得志於有
司輯所撰曰文編曰文藪以示知己者書至今傳先生
二十年著述已數十萬言吾屬私識而布之何為不可
先生曰然然予亦猶是贈答詠吟應酬之作也奚足壽
之金石於是諸弟子從他所搜其散逸刊樓山缺

諫官必能舉秕政指佞臣出而備疆土必能北□□中禦寇圖得當報天子子建所不足者次尾優爲之如徒曰才士則世期吳子吳子自期亦失焉矣金沙周鑣序

予觀吳子次尾之制義也摹符已久放遠采辭老儒俊少談文事相娛樂而次尾實居師友之閒交游文物炤耀江左可謂盛矣及其縱橫論議馳騁古學龍驤虎視劃然厲變上規下逮考擊隱陋有所悱惻儆擬時事友朋識其言如持輪萬貨立於四達之衢未嘗有皇皇不給之憂而後之驗之百不失一故次尾用卒自憤明著

於篇予竊伏自惟隱約著書志有所思或當不在作者之下間有諷世之言然一遇次尾禁不敢發予畏次尾何如哉吾友劉伯宗天下士也會一時鄉邦鉅公知其賢力薦之於朝伯宗舉次尾自代其書有云不及者數天下方望伯宗一出以爲瑞乃伯宗猶善避次尾如此況乎敵以下哉雖然次尾亦將出而仕矣言者心之聲也天下士同心也士而仕者亦同心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憂之至也王子淵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吟蜉蝣出以陰言其有感必有應也次尾

徒以文詞勝人乎哉瀨水陳名夏序

後東浮草序

吳越天下佳麗之地也無川陸險阻所至可樂故其士民多蒔花種樹壘石穿沼遊宴歌詠以適歲時非大故則不絕簫鼓之聲亦其風俗致然矣今年吳次尾自秋歷冬皆游彼中有所感發輒形於詩其篇雖不多要皆有爲而作余聞吳越之士多能詩至考其賦詩之志近於古昔則又無焉其在正嘉時能於詩中寓憂世憫俗之旨者惟孫太初一人然太初故關中人而游於吳越

豈其地士民獨有天幸外無寇盜之警內無衣食之虞
而又遭世太平求所云良士瞿瞿者蓋皆逐於安樂而
共忘之邪迺一二遊士則反當其佳麗之勝怵然心目
見於詩詠如太初者流不乏斯又何邪次尾負用世之
略將旦夕有所發攄與太初之終於遊者不可同日語
而其憂則深以遠矣其爲詩精於辨體不襲古人不趨
時尚眞朴澹老惟自見其志與有益於聞者而止且又
行起而任其所憂故其詩尤不可及也刻成命曰後東
浮草蓋歲在辛未次尾遊吳越先有詩行於世云崇禎

七年十一月日新建蘇桓序

丙丁詩序

次尾詩先有刻者不盡此此其丙丁閒作然次尾論詩之指亦近日始著云其言曰詩古文辭其義一也古文之道惟樸與堅斯其至者詩何必不然且詩本性情述志意心口相傳宜無他假者而以諧聲傳韻財取成章已不能不在離合閒況復資之掇拾專尚華美哉其失也僞是謂無詩吾生平不爲擬古强笑不歡非中懷所達故也蓋次尾之論如此其於詩似爲一家然余固必

韙之是集篇什不多相其旨趣要不離所持論矣吾觀
汝尾負王霸之略希世度務磊落恢奇蓋其人在王猛
祖逖郭元振張建封之閒天下方多事汝尾目覽心籌
閔時病俗而傷世不已知無相與推挽之者則功名不
得以及物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謂本性情述志意
宜無他假者信矣汝尾豈欺我哉讀丙丁集者謂足盡
汝尾詩亦可同里劉城序

吳汝尾己卯詩集

予友吳汝尾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獨慷慨負大略

此豈可以詩人目之顧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嘗與予酒酣細論其言曰宏嘉諸君之失也以拘體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性情而詩亡豈性情之言足以亡詩飾其未嘗學問者以爲詩人之妙不過如是嗚呼與其得也則甯失而已矣蓋次尾之言如此予以爲後有善論者不能易矣次尾詩具載全集此刻其己卯一歲者要之讀次尾詩其學問可考而知也卽其性情亦不能外然豈可與今之人同日語哉故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雲間陳子龍序

吳顧唱和集序

士見乎世世所以徵士言行二端而已其言是其行非士於是乎取譏其言非其行詎顧有是而世反惑之於是益受士之患而士亦益為世所輕予所以重有感也予鄉自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倡道東南論儒宗者辟胡陳王四君子後輒僂指陝之馮吉安鄒梁溪顧高云士不幸不能生同其時猶幸生同其地千百世之下千餘里之遠聞兩先生之風思兩先生為人其言吾之言行吾之行也而況為時非遠受地甚邇顧非兩先生言

將奚言非兩先生行將奚行其言兩先生行兩先生則其人可知也其不能兩先生言不能兩先生行則其人又可知也頃者余友眉生建明大義如鄒吉安論江陵故事天子念書生無他且能爲朕守名教其無責又念大臣重廉恥宜自裁於是眉生初上疏弗予封再上疏予封留弗報嗟乎眉生天子愛爾至矣既還抵子予卽以鄒先生進之此猶吾顧高也唯唯敢不益勉已送之瀨江道上相要葳夏以前來茆嶺秋以後予往敬亭如是者兩人終其身也及予歸而次尾子方以梁谿唱和

集問序遺書適至夫子方涇陽先生賢從孫炎之先生之肖子也而次尾好與遊是所謂不忘兩先生者次尾江上賢君子也子方言必稱之此亦涇陽先生所有事矣今天下不患無才士驕而善傾人闇而不知取衷則奚貴焉二子聲相若謙謙兩相下顧旣紹其先人吳亦能遠而就其鄉賢者之後孔子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二子之謂矣雖然二子其亦益自勉須時出而經天下使後人上亦益知言二子言行二子行則予與眉生其猶及聞且見之也周鑣序

樓山集原本續刻金陵或離或合多散見乙酉以後鏤版不可復得矣癸巳春芑山張先生寓石埭貽書峽川屬劉得輿父洎吳山賓非重輯此集以斛峯戴氏所借章譔本爲草稿兩君各出所存逸文共相編摩更爲目次鄞張先生手訂之已而吳子相遇又采掇細碎入之合成此書張先生旣命工繕寫付之得輿父以甲午冬與孔仲石先生請諸同學醵貲授梓隨得隨鐫至戊戌秋乃訖功其間又不無且忌且疑困難爲不知者道也版既成歸於孟堅而貯之吳彥

所彦字幼美先姑丈樓山先生從弟也同里內姪李時跋

樓山堂集目次

第一卷

史論

粵雅堂叢書

第三卷

第四卷

史論

第五卷

史論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辯

第九卷

第十卷

防江一　防江二

第十一卷

時務策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者爲正邪是非以何者而定

問制科得人今不遠昔議者至欲罷之幸其事寢然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騎射果爲得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問兵莫妙於用閒今口口流賊並劇用兵久不見

效說者謂閒術疎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歟
抑孰難孰易歟請從長計之

問今民貧盜起咎繇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
其責成之法何如

問流賊之劇法在必勦然未嘗不可撫也將勦撫
並施歟亦先勦後撫歟又既撫之後保無後患
歟其悉心以議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各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
禦抑無病於民否

第十二卷

議

募立社倉議　江南弭盜賊議

江南平物價議　江南汰胥役議

江南徵錢糧議失稿

第十三卷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

第十四卷
書

第十五卷
書

第十六卷

序

第十七卷

序

第十八卷

傳

記

說

第二十卷

賦十篇

詩

第二十一卷

詩

五言古四十六首

第二十二卷

詩

五言古五十三首

除夕前一日子方遣信至并得定生書却寄
池陽郡邸集桐城諸子分韻一東己卯
贈答何次德　贈答周農夫
早春野眺庚辰　江行
何以　有客辛巳
皇華來　當塗贈吳宣伯明府
朝發甲申　甯南檄乙酉
第二十三卷
詩

七言古四十首

吁嗟行　婆護歌壬戌

客有示予文文山字卷者筆勢生動蓋眞蹟也其詩爲過平原弔顏魯公七言古予覽而感之癸亥

蘇州行丙寅　悲東莞己巳

相公墩有千葉榴花二株花時甚盛因念其始植之日爲作此庚午

報仇行贈黟中陸生壬申

集藍園贈兩吳子甲戌

第二十四卷

詩

五言律一百三十四首

齋中夜雨同劉城得清字

代愛妾換馬　村晚

村曉　齋居甲子

出郭登湖山頂有雨勢丙寅

渡江　七十里鋪

六安道中示王子

汝寧有念老母不覺泫然

除夕憶諸同好

下第後泛舟赤石磯見石間有鍾王題鐫因步其

九月十一金山寺　虎邱

半塘小飲沈聖符舟中同趙我完吳扶九

虎邱許孟宏王惠常見過信宿壬申

游澹石園同諸吳友分韻得奇字甲戌

碧園　與石居贈吳去塵

至白下周仲馭以新詩書扇見寄

鎮江阻風登北固山　遊西山

湖上逢馮水部給諫兄弟還朝子規以書受焉因

復贈此

寄嚴印持西湖兼問子岸 乙亥

和州 丙子　　江浦

范巽羽先生雨中招聚鳴嶋亭分青字

來說　　聞口

出師　　題貢院壁

張爾公自燕中赴友人難還歸南京書來言有筆墨之役 丁丑　　嘉興聞信

感事贈張天如虎邱　　虎邱同仲馭眉生

次韻仲馭將游黃山留別虎邱

八月十五夜與定生看月南岳

住南岳三日矣十七夜吳問卿復移具看月再用
前韻

次韻留別定生　贈劉幼濟

臘月八日同劉輿父過相公墩因觀所作新隄

成都張紫城先生貽書及詩却寄張前令貴池

得眉生孟璿朗三書却寄時眉生以抗疏歸不復
就試己卯　南京寓鄒滿字閣子

訪伯宗霧谷寺　過周仲馭萬松菴

第二十五卷

詩

七言律一百三十三首

淮淝

自亳州道中至固始境上

光州公廨有林亭竹石𡸣使君留飲移日

蠟梅　　汝寧詠雪

李逵自燕中歸傳滕陽驛方李兩御史就逮題壁

詩讀之愴然李感和二首因步其韻丁卯

聞報　　九月十一日生辰戊辰

示緒倩子相

邸中夜雨讀詹劉二子文

旅夜看犀軸傳奇是沈青霞事末句深有感於聞
氏
九日寄諸從應試己巳
湖上書懷庚午
吳孟醇見過
三山舟晚遇風辛未
虎邱社集
閶門舟中華亭二杜集朱宗遠周勒卣楊維斗張
草臣朱雲子李仲木陳臥子張友鴻吳扶九沈
聖符彭燕又諸子
杭州諸子集同李源常西湖共泛
憶劉伯宗父子
寄諸從

楊龍友集雨花臺甘露閣癸酉

寓程去聞喜吳時可至甲戌

贈吳子含去非兄弟　邱園

將去吳門方密之贈詩書扇答此

宜興訪陳定生

九日項氏兄弟集同朱雲子錢吉士朱望子游上

方山至山足游人萬衆舟不能進夜月返棹雲

子趣予共作

與雲子吉士泛舟橫塘過君和宅未登

寄懷張天如

宿靈隱同舒芑孫沈崑銅吳時可羽吉分之字

澗西　飛來峯

春興乙亥　答江夏劉濟甫

寓梅里贈輿父丙子　寄仲馭茅山

簡陳臥子　寄萬茂先陳士業

南太守鄭元嶽先生請告不得暫歸里中時將赴

內召因贈　丁丑元旦

羅季先載酒招伎自五雲菴至齊山同劉伯宗王

武進馬培原明府見顧并招飲予以半夜去未報

詣復貽此

聞口憶劉伯宗燕中　和輿父感事

方罷臺試有傳濟南已破者己卯

壽冒起宗憲副五十憲副辟疆之尊人也

長干舟中餞應試諸子

大雨臥赤石磯舟中聞定生來驚起輒返駕焉矣

飲梅惠連寓中兼言別

清明前一日清涼寺登臺作庚辰

次韻送范大司馬質公先生諫謫歸里

除日

第二十六卷

詩

七言律三十六首

辛巳元日和伯宗書懷兼訂移家之約

郡邸度歲王達卿大參連日見招因索鄙句

遣興　元宵大雪戲爲拗體

移家南京留別王石卿明府

酬方孩未侍御見贈移家白下

何元子給諫左遷南禮部閉門著經時有見贈移家之作奉酬一首　贈張鮮民少京兆

馮躋仲寓戸部園郭孟白招同涂石丈移尊亭上

酬方元錫吉偶姚覲侯若侯兄弟見招并贈詩

郭孟白以淄硯見贈　慈湖曉發微雪示曼殊

當塗陶氏兄弟假館授餐作此謝之

邸中大雪憶予往來有望雪詩今更作詩志喜時

沈崑銅云來視予

雪詩用東坡韻　雪詩再用前韻

雪中鮑曼殊胡胡之飲于邸舍劉比部程廣文及

陶氏諸友并移具召姬度曲又用前韻

呆石孫幼㢘雪中餽酒過訪兼有登山之約因贈

和尙港阻風聞荆襄兵警南京已城守 癸未

自南京歸留別所知 甲申

山中五日聞三月十九日之變

聞陳青谿殉難　過陳定生寓舍

和尙港阻風用去年韻

五言絕句十七首

六言絶句一首

七言絶句七十三首

九日高座寺集楚豫諸友次侯朝宗韻

美色何足恃行

善射世所貴行示內姪李男蛾時

江行雜詠　又聞

樓山堂集第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論

史論

潁考叔論

君子之進說於君也自有義理之正然當其未悟而折之也難故嘗反經而用權詘誼而事術祈於事濟以白其心已矣而其事與言之偶有未當也可毋責也若夫君而悔心之萌矣因悔而牖之也易而猶不能據理折

謬徒取向之所已誤者緣飾之以冀其有所回易雖其言足以致君之信要不可爲天下萬世法也潁考叔以遺羹之故使其君反而念母向第難於君之悔耳君既語之故而告之悔則考叔猶難莊語哉使叔於是時以正對曰君不能早制弟使之陷於惡以傷母心君之過也克弟而置母此非小變也母何人也而以相見黃泉爲誓哉誓之時怒天地而犯明神者君之言也要盟不信況於母乎君而悔焉是天誘其衷而鬼神之所佑也黃泉之盟又何有焉吾意莊公是時必將立起而迎母

矣計不出此而闕地隧見嗚呼此何事也乃爲兒童之戲哉夫鄭莊之處母與弟終始不能善全亦其人臣之過得一潁叔巧於悟君又以不知大道雖其事近於孝實不經而不可爲人子人臣之法然則事君而不知道者強諫之過其失也即不至於鬻拳而善誘之失或亦不幸而類潁考叔矣

祭仲論

人臣不幸而遭如祭仲則何如君子亦原其心而已矣祭仲之心欲已亂者也故從宋劫而立厲其廢昭立厲

實非其心也故因厲出而復立昭昭立而祭仲之心白矣迫高渠彌殺昭而立子亹則子亹與於弑者非吾君也高覩弑吾君者吾讐也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殺其非吾君而讐者也安得死之豈惟不死又迎子儀而立之立子儀而祭仲之心愈白矣晏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昭與子亹非死社稷者也石碏之告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吾君高與子亹則州吁石厚之謂也祭仲方假手於齊而肯從之死哉然則祭仲可無死乎夫祭仲之死當在宋劫之日也人以吾能廢立也而劫之吾死

而刼者廢矣故死而全吾君上也卽死而君廢君立吾不與其事焉而吾亦可以無憾此孰與夫親視四君之廢立而猶身安名全者之爲得耶且雍糾之役祭仲之不死者幸也則爲君故而先死之亦豈爲非幸哉故公羊以廢君爲行權者繆也廢君矣安得有權而首止之會人以祭仲不與子亹之難爲智仲尼曰信也嗟乎人臣有忠而必智者哉夫子嘗稱甯武子爲愚不可及夫人臣必有愚者而後可以死可以無死矣

曹沫論

昔者藺相如廷叱秦王完趙璧而歸之可謂奇矣吾謂秦王適賢亦意不在璧耳嚮使於相如持璧睨柱時卽殺而奪之不則於其從者亡歸之後縶相如而舉兵責璧相如其如之何哉夫相如之强趙也不在璧之完不完而義責秦王者亦不在城之與不與秦果以城易璧爲相如者卽獻璧而還却城曰大王奈何以秦祖宗相傳之土地而易此無用之璧哉以區區玩好易人城而有之卽趙亦不義而不爲也如此則秦王必自慙璧未必不歸而相如不以義概動天下乎計不出此探虎狠

之吻而脫之以其身與國僥倖古人所謂使不辱命而大節不可奪者豈若是哉其後荆卿以匕首入秦欲劫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其事益僥倖爲不足道是故事未成而燕以亡卽使事成而軻能得志乎秦王之約朝出而燕亦暮墟矣故軻之事又相如所不爲而要之皆聞曹沬之風而甚者也夫沬之劫齊桓公也亦既得志矣然無失乎犯要盟而劫霸主事雖成實不可爲法嚮使於桓莊既盟之後沬以正請桓未必不從安用執匕首而劫之夫展喜動孝公以率桓之功師且引還況桓

固身以信義服諸侯者乎夫沬蓋亦計三北之恥非此不復遂爲是義不反顧之計耳人臣不能安國尊君引義自勝至無可奈何率乘危犯難謂天下事皆可以勇夫刺客之術而成也豈不悖哉

士蔿論

人臣而不能强諫者必其智不足以知此也苟取國家之事以爲吾智足以及之而特不能爲此抑何哉晉獻公爲太子城曲沃士蔿知太子不得立矣又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公讓之又知三年將尋

師矣夫不知可也知而諫諫而不聽可也既知城曲沃爲不利太子而不能諫又知築蒲屈爲保寇讐而不能止姑試爲之且退而賦蒙茸焉則國亦安用此臣爲哉夫人臣知國家有必然之禍不能早爲之所而先事逆計以幸其言之必中此不忠之尤者以是而曰彼老成者固有先見也此吾之所不可解者也夫士蔿固忍人也逢君之意以盡殺桓莊之族則晉宮室之衰士蔿實爲之彼何有於君之太子哉嗚呼晉臣之忠固無如叔向彼其與晏子語者晉之弊政爲已甚矣釐革布置未

闘爭之朝廷之上以自盡吾心而徒與外臣私相痛悼嬰也肸也其亦異於古所謂社稷臣矣則又何責乎逢君惡者之士焉也

趙盾論

春秋趙盾弑其君論者言人人殊歐陽子謂信傳不如信經使盾不弑君夫子必不加之弑君是弑者實盾也非穿也若然將傳之所謂穿者盡誤乎吾嘗究其說矣弑君者穿而穿所繇弑君者盾故穿之弑盾主之也盾不使穿弑靈靈必殺盾然則盾以弑君自免乎夫盾非

中心立靈也惠穆羸而立之當其立也有易之心矣且盾悖雍矣殺樂矣又何有於靈故靈之弒也兆於其始立而盾之無君也可就其悖雍殺樂者而逆探其心盾奸人也不欲居廢立之名而成君之惡以至於弒弒君大逆也已又巧逃之然後因國人之惡而假手於穿夫功有發縱之賞罪有主使之律盾者所謂主使者也盾之弒君何疑哉盾有可解者曰盾亡而穿弒夫臣之弒君豈一日之故乎盾果不弒君當穿蓄謀之日盾必有以備之何穿之弒適與盾亡之時會又君弒而盾亦即

入此可謂非盾主之耶王敦作逆君子猶不能不致疑於王導況穿之弒實繇靈之欲殺盾也以是而推盾豈直以穿累乎惡莫憯於志謂盾有無將之心而欲穿之成乎惡者猶恕辭也盾豈直欲穿之有是哉行小惠以陰濟其逆已實作逆而使人被其名故穿者卽盾桑中餓人與夫祈彌明之屬是亦盾之嫛焉已矣是亦猶之悖雍殺欒焉已矣盾之無靈奚必至弒而後見哉不然弒君者穿也與盾無與則使穿迎黑臀者又誰乎曹操司馬昭襲盾之故智者也盾以穿爲華歆成濟耳而後

世未聞有原操昭者吾故曰非穿弑之而盾弑之非盾弑之而盾主之此春秋書盾弑之所以也左氏為盾所欺而引董狐之言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夫越境可免討賊可免則天下之可免者多矣獨一趙盾乎哉固知越境乃免者非夫子之言也嗚呼夫子書趙盾弑其君者也

魏絳論

魏絳之和戎也子嘗疑之王者有道守在四夷未聞其與戎和也以晉悼之霸而負其師武臣之力其何難於

薄伐哉絳非甘心事戎也戎納虎豹之皮以請和則是勢在我而戎畏之非勢在戎而我畏之也我以有事諸夏而聽戎之和是置戎而後吾戰者勝非詘於戰而坐使勝者戎也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向使戎而强也吾知晉所盡力者將首諸此而乃和以貽患哉古今不戰而用和者事各不同然莫先於審己之勢勢在我而我和彼則羈縻之而已幸畜之而已啖之而使不吾疑狃之而使其自做然後彼且折而入於吾而吾受和之利

勢在彼而和於彼則誠憚之也誠下之也僥倖其不怒
而彌縫其未發究竟我且折而入於彼焉而我受和之
禍故和者國之强弱君之存亡繫焉絳智人也肯以此
誤國哉夫王者未有不治夷狄者也不能伐之而會焉
爲已替矣而又和之和雖得志詎可訓乎漢高下嫁帝
女而不能靖邊武帝窮兵海內騷然然浸淫至於元成
且以蒙利和之爲效亦槩可覩矣況乎其事有不忍言
者故吾以爲後世夷狄之禍皆魏絳啓之也晉悼之霸
不如桓公魏絳之賢不及管仲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

可暱也而勸桓之伐之夫桓豈無事諸侯者而又安在絳之和戎爲明於天下之勢也

子產論

國家不幸而有權臣不去之則禍國無術以去之則害先集於身而國亦愈受其禍故古之大臣晦以藏用忍以立謀甘絀辱以自固事定功成而後其心白焉不然事未舉即汲汲焉惟懼己之不得自見則其自蹶也甚矣子產處族大寵多之國卒能使國無篡弑之禍而已亦得安位肆志者固才有餘哉而挫抑隱忍實其所以

處之者善也伯石之辭卿也子產惡其爲人矣而反使之次己位子南子晳之爭室也曲在子晳耳反放游楚而薄公孫黑之討廢之不能而故寵之殺之不可而姑縱之寛之使不吾忌豢之而使唯吾所制至後迫子晳以縊死然後其本心始見推是事也子產之存鄭亦可謂處心積慮盡其艱難者矣後世謀國者皆得是術而行之何至使宦豎戚孽得爲之備而致身蹈誅夷禍及宗社哉吾嘗以子產之才有似管仲而過於晏嬰叔向晏嬰知陳氏之必代齊叔向以公室既衰政在家門亦

知趙魏之必分晉乃不能有所施爲布置折其方張而殺抑其勢夫以區區之鄭國小而偪雖有强族而無臣禍則子產之功安可誣也情也子產之爲鄭相耳嚮使挾大國之資得賢主而輔之匡合之功卽不可再見而奪人不怨者吾以爲非仲能之而僑也能之矣

晏嬰論

晏嬰固智有餘而才不足者也不然以主臣之相得而又國大可爲知陳氏之必篡齊矣不能早爲之計拔去其根株徒負其先見以爲此禍至之不爽有是事哉嘗

卽其對景公者觀之蓋未嘗不欲已陳氏之亂而勢有所不可又自度己實無能如之何故雖終身竭忠盡諫而卒無救國亡此其所遭亦可謂不幸矣向使管仲處此其規爲措置必有可觀蓋挾大國之資可以起衰周而服强楚又何有於區區事未成之陳氏也卽其才足以爲矣或事勢已極而機會不予雖刀鋸餘孽憑其窟穴猶足殘善人而傾宗社況乎國之鬼族又爲衆心所附者非一日苟不量而思以驟去之其爲變速而禍大也豈顧問哉夫人臣遭國家有故當使之有泰山磐石

之安不則甯竭力以至於死若此者非晏嬰所能也嬰豈獨不能死躬值弑逆之變而周旋侈僭之朝暴臣所不能殺而四族之不得危若此者其處之亦有道矣陳氏之難又何犯焉故晏子者才不足而智則有餘者也

伍員論

伍員以報父讐爲孝以死於君殺爲忠蓋春秋人傑矣而吾謂員特功名之士耳豈眞有忠孝大節哉天下之父一也怨人之殺吾父而吾又殺人之父孝子不爲也君亦一也死其君之用我者而欲人殺其所嘗君者忠

者不爲也員之鞭平王尸也爲已甚矣父嘗君之而吾戮之戮死君以報父孝者如是乎然猶曰員與平君臣之義絶也乃旣以身臣吳矣干僚伐楚病公子光之不從則進刺客以殺僚非親殺其君乎僚亦人父也僚不從吾報父而吾遂因而殺僚假僚有子如員者亦如員之報父而後已不知員將何以解也以員之材所在必將得志者父讐其藉資耳不然員忍人也旣已覆楚又欲沼越殺人君父以用己之未足而略不憫惜天性忠孝者固如是哉夫嵇康之殺也晉殺魏臣耳爲其子者

卽力不能如員之報楚亦當沒身飲泣以明無事仇之
義而反顔臣晉又以身死紹可謂不孝之甚者矣而世
之君子或許其忠是故繇王祥言之孝可不忠繇嵇紹
言之忠不必孝是二者吾嘗疑之而以觀員則忠孝之
閒吾俱未知其何如也

樓山堂集第一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二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蘇秦論一

連衡者所以使天下共事秦也向使天下長事奉秦如是焉已矣卒安能成帝業哉故予嘗謂蘇秦之術使六國從親以擯秦而秦終能擒滅六國以并有天下實蘇秦成之也何也秦當惠王時雖强然不過負其形勢以勝天下非遂能出而圖天下也是時地未加擴而兵未

加多也其於六國非盡戰必勝而攻必取也惟蘇秦約從成而六國無秦之患非六國無秦患而秦亦無六國之患六國無秦患秦所以狃六國而使之偷安予以小利而害伏其中秦無六國之害秦乃得以其全力伐蜀蜀漢既附然後秦益强又因伐蜀而淬礪其甲兵則兵益鋭負其益强益鋭者以制偷安自保之諸侯則從自解從解而秦始不可復圖矣揆厥所繇豈非蘇秦爲之哉予觀漢高之所以興及劉先主以一隅成鼎足之勢皆始於得蜀又何疑於秦也且爲國而恃人以自固者

適以自敝徒幸人之不卽我圖未有不制於人者也今據蘇秦說行秦兵十五年不出函谷關亦思此十五年中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出於此而用之於彼六國忘其用於彼而利其不出於此坐而待盡養敵以自貽患其合從之謂矣當是時主從者趙也儀之說趙者則謂秦以大王之力然後舉巴蜀并漢中是秦之有蜀漢者非六國予之乎且是時秦惟患楚方不難捐一儀以啖楚然儀之恐楚者亦曰從巴蜀大船積粟舫船載卒不十日而拒扞關以是而推六國從合然後秦得以

舉蜀漢秦有蜀漢然後六國益畏秦而從解其實秦得天下之勢蓋始於此故曰此蘇秦成之也是故張儀之謀秦拙於諫伐蜀蘇秦之謀六國適巧以資秦夫蘇秦非資秦也其勢遂至於此天下之勢非難晳也人臣計利於身則不顧害之貽於國謀人國而計利目前則坐使害之伏於後當時縱橫之事亦大率昧此耳說在鄭國之以鑿渠謀秦矣曰此秦萬世之利夫蘇秦之術有似鄭國而其深計利害則猶未如鄭國之智者也後世謂使六國長守蘇秦之約則秦可以亡嗚吁亦孰知其

先以亡六國哉

蘇秦論二

蘇秦之合從適以資秦矣然則六國不合從則不能支秦將聽秦蠶食以待自盡乎抑稱藩受制以俾秦之不加攻乎夫六國非合從無術矣而惜不明所以合之之術也何也原蘇秦之合從起於自圖富貴以誇耀其父母妻嫂耳非眞能爲六國計利害也亦非不知從之不可卒合以爲此六國長治久安之計抑果能用此以蹙秦也觀其激怒張儀入秦俾持秦柄以陰助己則蘇秦

亦自知其術之必敗六國之必不可合而秦之必不可圖也不過借此以圖富貴若曰得秦兵數年不出而吾事濟矣嗚呼其以使六國之事卒不濟而秦之不可復圖蓋實坐此何也以其不明於所以合之之術也夫蘇秦合六國不以之攻秦而以之自救吾已知其無能爲矣觀其通質約盟之言不過曰秦攻某則某出師以救之而已不過連六國之師一投書函谷關而已矣向使蘇秦志在圖秦則從成之後日夜與六國之君臣將相謀所以破秦之法非多方以擾之則因其閒以乘之用

六國之師則擾之甚易秦方用兵於蜀則非無瑕釁之可窺六國此動則彼息又彼敗而此救是六國歲一出師而秦六被兵矣破一長平而秦之精銳亦盡况歲被兵而秦不困者哉敵多則不知所以應兵久則國內之變故必生六國連師不解不過數年而秦亡矣吳人數出師而子重子反死於奔命晉人三合諸侯不戰而楚服此眞亡國之術也而不知出此烏在蘇秦爲善計哉夫以蘇秦合從之時秦可以亡自蘇秦志不在圖秦於是六國不知所以用之而從自解從一解不可復合從

不可復合而秦亦不可復圖借敵以自希富貴養寇以貽患人國蘇秦者葢六國之罪人也夫天下之時勢豈可復得哉以其全勢在我而不出以圖人而功名富貴之士方借敵以自樹我之事濟而人之事去矣故蘇秦之術推而用之其以敗人國者何可勝道此又有敵患者之所宜深思也

王翦論

古今用衆者多敗而王翦非六十萬人不能成功吾以爲用衆卽勝未有不自儆其國者翦豈得爲名將哉翦

智人也其謂取荆非六十萬人不可已先知李信之輕而好勇必不能得志於楚始皇信人而過其勢必悔而復將我者也非多請師則君必不以我為怯非君先以我為怯則後之用我不盡其後師行而請田宅者所以堅始皇之不我疑而先之多請師者政逆探始皇之情而後使之為我用也不然楚雖强大伍員三肆師而覆其國都以翦之老將知兵必欲王之埽境內而屬之者豈眞怯哉吾於是有以窺其微矣使不善用之雖李信將六十萬衆而敗愈疾以王翦將之雖二十萬人而亦

可然翦之多請師者蓋是時翦之功已大矣拔趙定燕而盡有三晉之地所未服者楚耳翦爲將二十萬亦忌六十萬亦忌非多挾衆不足殺主驕而非厚自污不足損主嫉故先之請六十萬人者情若自怯勢實劫主要卽後多請善田之術先嘗試之以得其情翦可不謂智人哉夫翦亦懲白起之事而爲之者也韓信之破齊也請假王以鎮之信之死請假王致之也請假王者信忠漢之實情也適以致死請善田無厭者翦之術也而非此不全是故蕭何用翦之術而免韓信不早悟而亡夫

功名之士不歸蕭而得善終者未之有也吾故曰蕭之請六十萬者詭也

漢高帝論一

三代以後得天下者不能無所爲也然有心爲之而輒敗何哉天下者非可容人意之物也卽有得天下之時取天下之力而其先一有得之取之之意則有所不能待而天下終不爲我有夫漢高起於徒步而爭也此古今創事也豈可謂無意於此者哉其縱觀秦皇帝而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是項籍之度淛江曰彼可取而代

也而陳勝輟耕太息亦有富貴無相忘之言然則豈獨高帝非無意卽其有意也亦與籍勝輩等耳而成敗或殊此又何也嘗卽其始事知之矣涉之殺尉而自立也籍之殺守而自將也此有意爲之也有意則氣躁氣躁則慮淺故其後卽有得之之時與取之之力而我之意常狹而不能受高帝之始事也爲帛書射城中則使其父老擇立賢令及父老欲立之則推讓以爲能薄至數讓而衆莫肯爲然後乃立爲沛公嗟乎此非有良平之謀而何與信之敎之也有大志而不必於己得然後其

度有餘而後之所爲亦不過適稱其量而止此不能無所爲而能有所不爲故其意常不可測若天下方多故未能待而有爲徒汲汲於己之富貴是圖此不過羣盜之故智耳其於天下事必無一可者而況夫天命之不可假者哉

漢高帝論二

漢王之入關也吏民皆悅惟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

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羽大怒攻破函谷關欲攻沛公以鴻門之謝乃解予謂此其失不在楚也當義帝西遣沛公時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微楚救河北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慮章邯之還擊哉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誠遣使還報己無利之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共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楚雖暴度亦罷矣觀之留飲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因人言距楚以自蹈於危然則羽之殘秦負約未必非

漢有以激之也迨分王漢中怨羽欲攻之賴蕭何之諫而止然蕭張於距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有因失爲得用危爲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繇人事也

漢高帝論三

漢王旣厝置關中自臨晉渡河下河內至修武南渡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

海之內莫不嚮德此三王之舉也大哉春秋以來不復聞此正論矣彼三傑者烏足以知此邪明强弱之勢審成敗之數察得失之機其爲張韓所算者已無遺策然使無董公數語楚漢之存亡不過形勢智力之不敵耳以智力得天下此猶桓文之伯所羞稱烏足與三代比隆哉漢王爲義帝發喪袒哭哀臨卽非發於至誠然已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使放殺其主者喪氣故三代以後取天下者其所以收拾人心之法不必盡同也要未有不假仁義而能成者孟子謂假仁者伯不仁者亡

嗚呼漢唐之王所謂霸也不仁而亡古今未有能易之者矣

漢高帝論四

天下之亂每伏於人不及防之中聖人不幸亂之不生謂吾修其所以應之者卽有亂而或不至至而不甚焉斯已矣是以三代之君臣其丁甯告語見於書者雖引罪致戒之詞多未嘗過計其所忌者曰亂天下者必此也及吾力猶能早除之嗟乎此所以爲盛德也秦始皇既并天下深畏六國之士至不愛重寶致其豪傑以爲

黨而盡殲之然禍卒發於謫戍范增以沛公必得天下勸項羽亟誅之吾不知天下猶有沛公者羽誅能盡否耶是二者欲以止亂也不知天下之亂即具於此蓋畏之太甚而防之過嚴則其中之所爲瑕釁可勝道哉昔者高帝嘗知吳濞之必反矣而卒大封之天下已定其置相則曰安劉必勃此豈不豫知呂氏之禍者然亦不先去諸呂帝之不滅其所忌而若以留之此曷故哉知其亂而尤知吾所防亂者不在是故置其爲意所及者而天下有出吾意者反可用之以相安此非有眞帝王

之度者不能也抑吾嘗思焉勃之成功者幸也高帝始憂呂后亦嘗深爲之計矣卽不去之豈無所以置之乃欲以百戰而有之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幸區區之可以免亂也豈不悖哉

項羽論

司馬遷謂項羽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謬其天亡我非戰之罪之言宋蘇洵謂於其戰鉅鹿也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夫項羽方自謂其亡不以戰而論者深咎其以戰而亡以予觀之項羽居必亡之勢而彊梁八年

之間則猶以其戰力哉至鉅鹿之戰勿論秦非是不亡而用兵之善則當時未有能及者也方宋義之欲鬭秦趙也謂秦戰勝則我承其敝不勝則鼓行而西必舉秦因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欲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蓋當時情勢不出此數語而勝敗存亡之形瞭於指掌吾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夫以羽之強猶湛船破釜視士

卒必死而後能破秦則羽一不渡河章邯必舉趙趙舉義必不能當邯豈惟義不能當邯令邯復破義而還兵自救沛公豈能西入關哉沛公之引兵過宛西也張良諫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引兵圍宛城三帀夫良慮宛而不慮邯者以羽之綴於河北也良以後有宛擊爲危況邯之還兵自救乎假又如宋義之策謂不勝則引兵而西舉秦秦即舉而章邯未降以其數十萬之衆攻懷王於彭城則楚又魏咎齊儋之續耳秦未破而楚先危則向之所遣扶義而西者能遂

悍然不反顧哉宋義闘趙之策非矣使義爲上將時盡將諸將西入關則邯必釋趙自救此孫子直趨大梁之術惜義不用而爲羽所殺然趙解矣秦前邯後義又豈能直擧秦哉是故羽不渡河漢不得入關章邯不降沛公卽入關而秦猶不亡秦之亡鉅鹿之戰爲之也天下獨苦秦耳設章邯未破羽慮沛公之先王關中也遂釋秦而圖漢毋論邯爲可憂羽卽先王關中能制漢之不爭天下乎故羽之亡也不盡以戰羽卽以戰亡而不亡於鉅鹿之戰也予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

范增論

范增庸人也史稱其好奇計爲項羽骨鯁之臣卽高祖亦曰有一范增不用至於亡要其勸羽鴻門殺沛公之計可謂愚矣而羽之坑秦卒燒咸陽棄關中不都使人弑殺義帝諸所行皆滅亡事不聞增彊諫烏在其爲好奇計稱骨鯁哉是羽惟疏而不用卽使漢閒不行范增尙在亦立而待羽之亡焉已矣然則增計獨無得者乎其大者無過於勸項梁之立義帝而孰知楚之失策卽以此也何也秦之亡固矣六國之不可復興此亦不待

智者知也卽以爲秦亡六國楚最無罪立之以從民望然天下豪傑倶起諸國各以自立楚於諸國非素相臣服而天下之民非盡謳吟思楚德也立楚國之後可矣執一牧豎之子素無功德之在民間者一旦尊爲共主吾不知秦亡而義帝果能君臨天下乎楚卽固守臣節果能令暴起之諸侯不必角材鬬智遂相與聽約束無二乎夫羽卽不弑義帝義帝必不能有天下此理也勢也若劉項既有天下而義帝尚存君之則不終臣之復不可吾不知此何以處故羽之弑義帝者徒資漢以名

若楚亡而義帝在則殺之於郴者能必漢之不爲楚續耶不然殺帝者九江王布也發喪誅羽而乃遣使說布此安在其爲義帝發憤也哉是故義帝之不能終當其立而已知之矣不知其不終而立之爲不智知其不終姑借之以舉事一旦若曰此後吾何知焉則成羽之弒者增也增豈能好爲奇計者耶沛公患楚欲立六國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大難而止夫良知六國之不能復爲漢臣而增顧不知義帝之不能長爲共主哉子嘗謂三代以後爭天下者不能無所假藉然非有先世之

德則亦必有大功於天下然後能據而有之王莽篡漢起者皆以漢爲名天下皆思漢德也此與秦楚之際已異若無功而有天下太公不能得之漢而建成元吉不能得之唐況區區立於人牧之楚心哉善夫光武之言曰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得況假子輿而宋祖之折徐鉉亦曰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吾嘗以爲此眞帝王之識而非如羣盜一切掩耳偷鈴之故智也彼范增者何足以知此故曰增庸人也

張良論

君臣之間各持其見以相抗其事未有不敗而非智者不能深測其微以求其事之有濟夫人臣而挾數任術探測人主之微而用之危道也故事雖濟而君子猶必直白其然以使天下事君者之慎所用予嘗以漢高欲廢太子立如意事觀之未嘗不嘆高帝之詭而良之善用術數也夫帝不可謂不知人者矣於問相而知安劉必勃因封濞而知五十年後之反豈不知呂后之悍暴乃欲以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哉蓋借是以觀羣臣之於太子何如耳向使蕭曹平勃羣起而爭之度帝意立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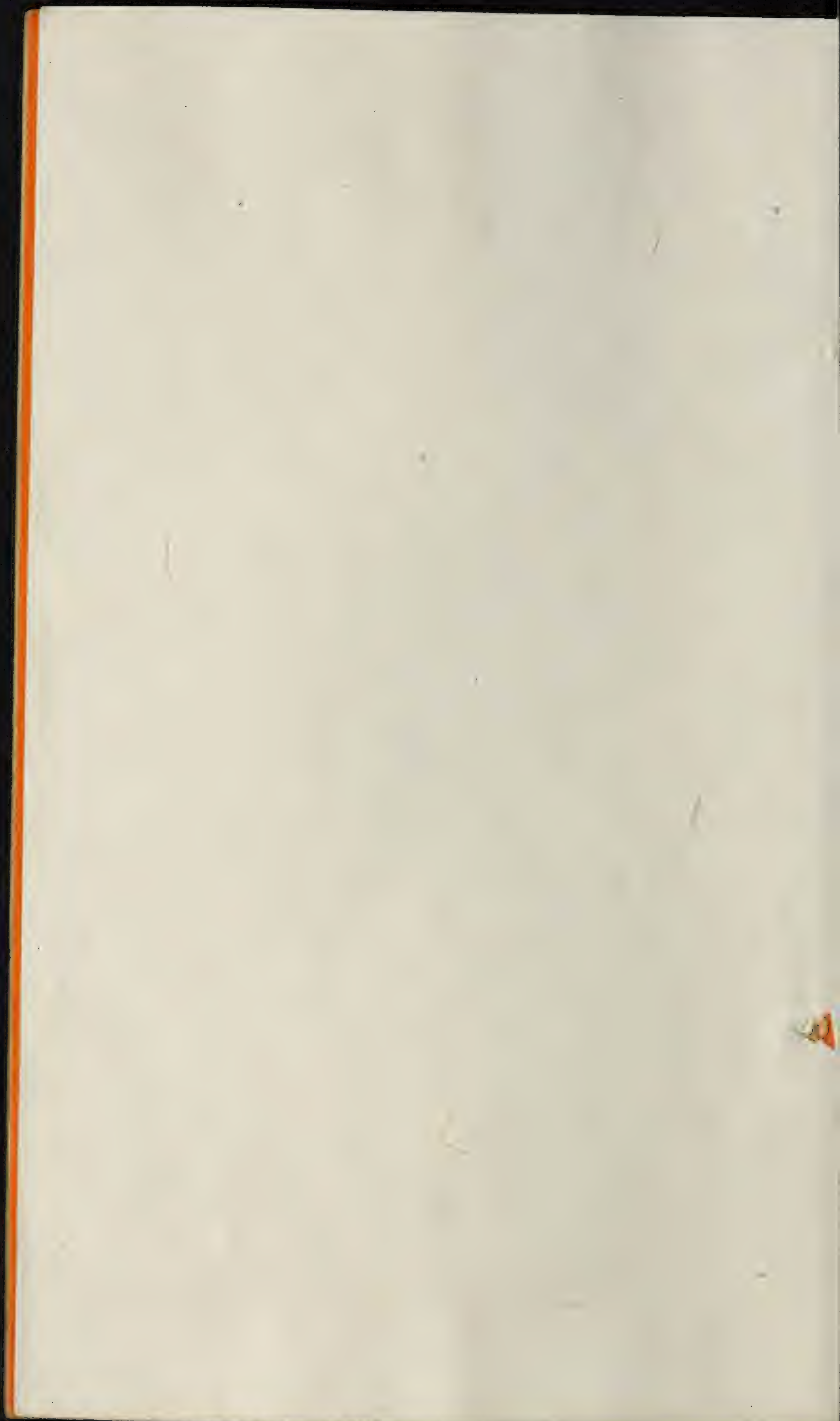
矣豈待良招四皓然後能成功哉無如廷臣唯隨一叔孫通言之又非帝所素憚故帝意不決必待四皓以死爭之而後事已也觀帝語四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此豈眞不愛太子者而有是言乎夫一周昌强諫而帝笑而置之則帝所以窺測羣臣之意可槪覩矣使大臣將相皆如周昌之强諫又使言者如後世史丹張九齡輩之篤言切論則帝豈漢元唐元之不若者而必待四皓從遊然後爲開悟哉事關安危大計羣臣不言使一人言之又廷臣不言以幾倖乎隱士之成功漢於是乎無

人矣夫子房豈不知帝意者高臥不窺而借力於四皓又不卒在廷大臣以死力爭而收功於深山之老人此其君臣之閒或有難於言者吾故曰高帝之詭而子房之善爲術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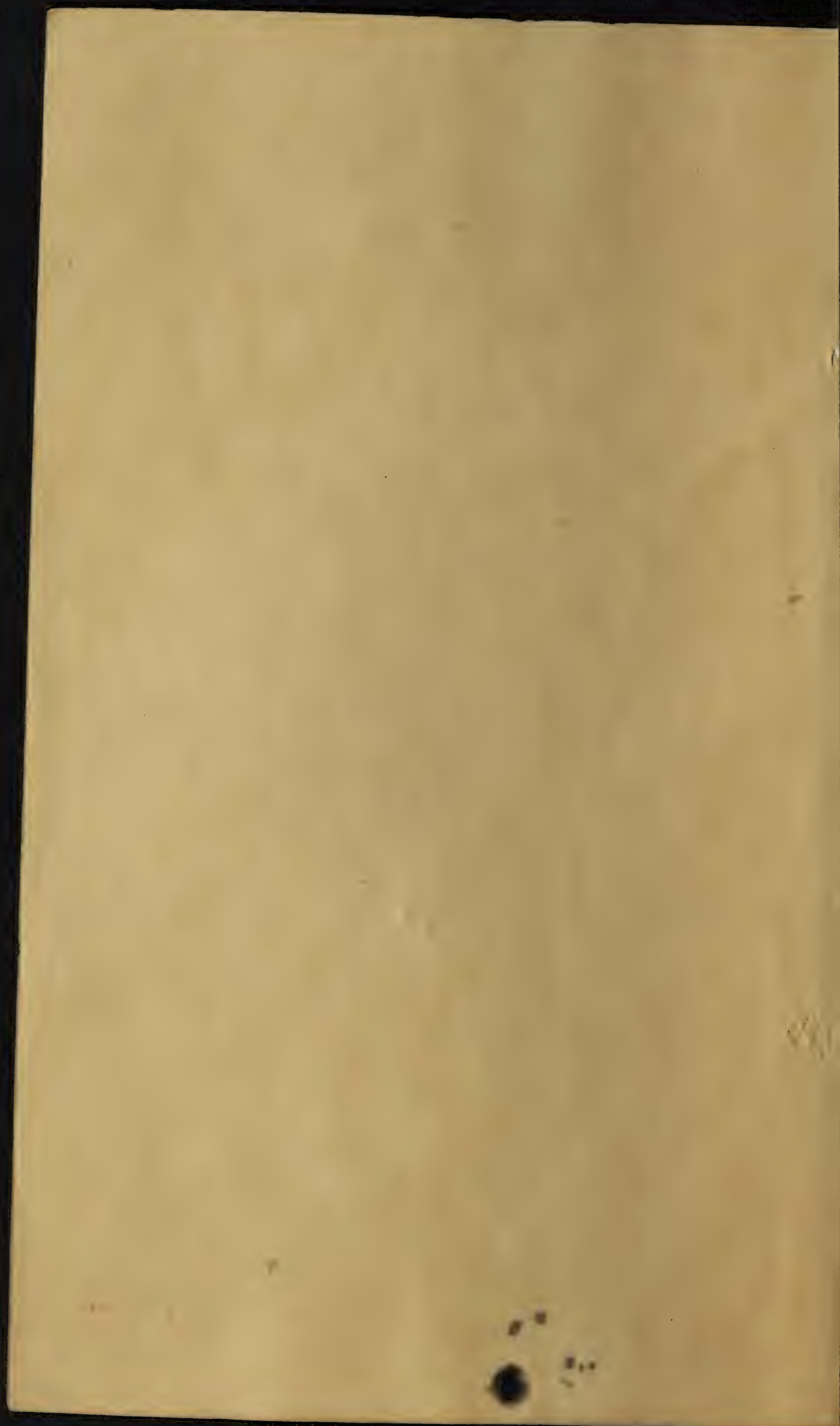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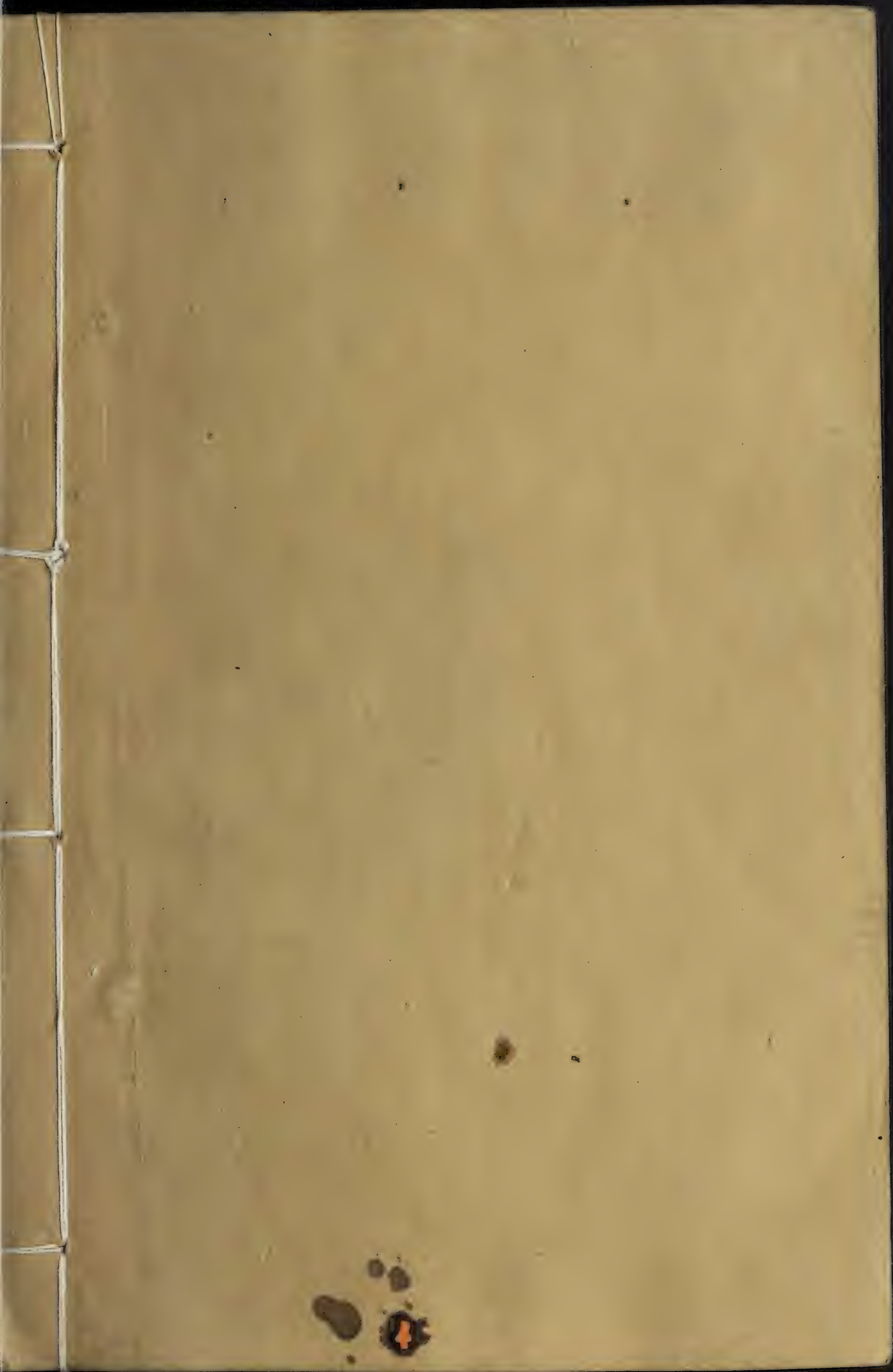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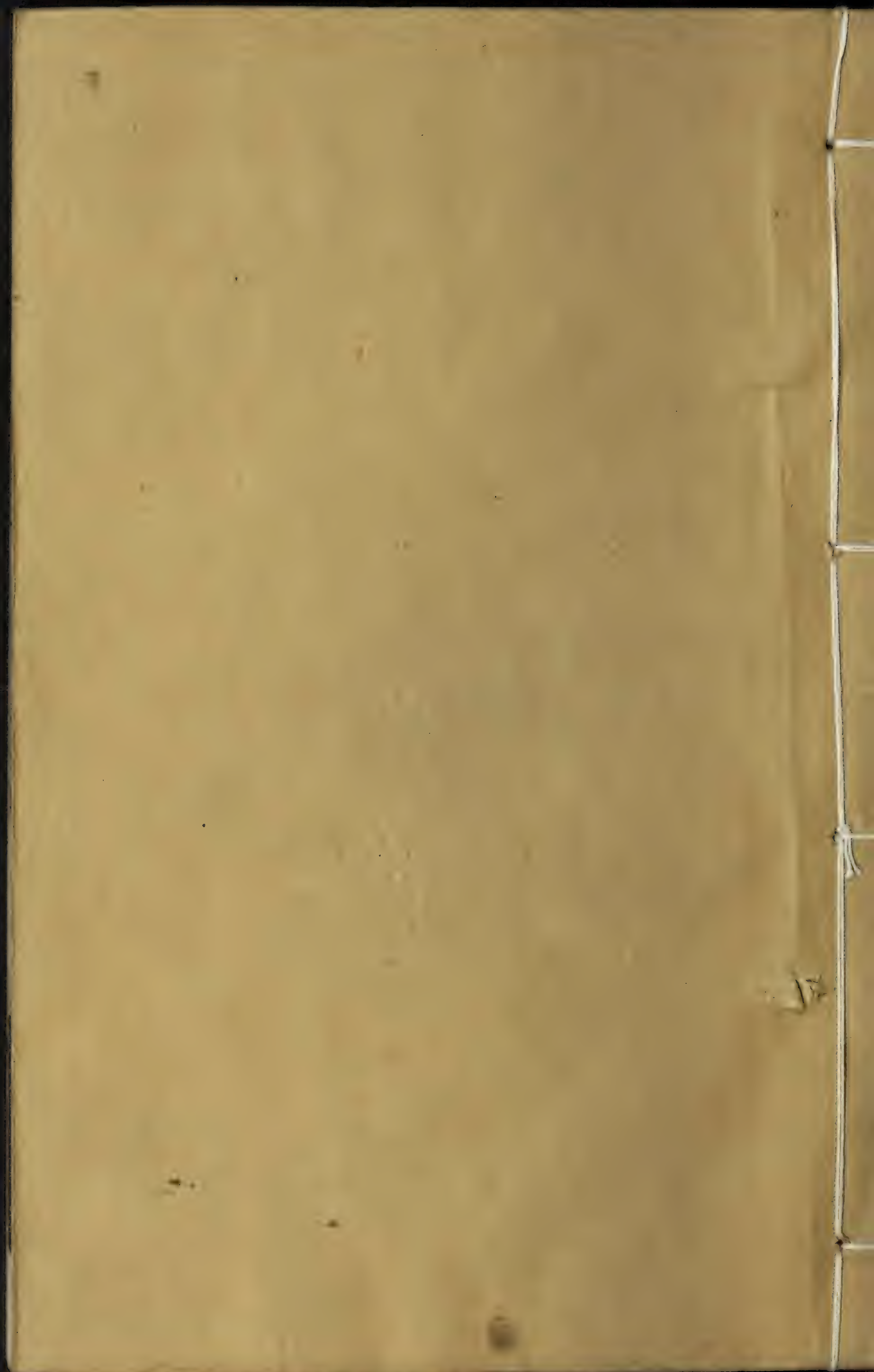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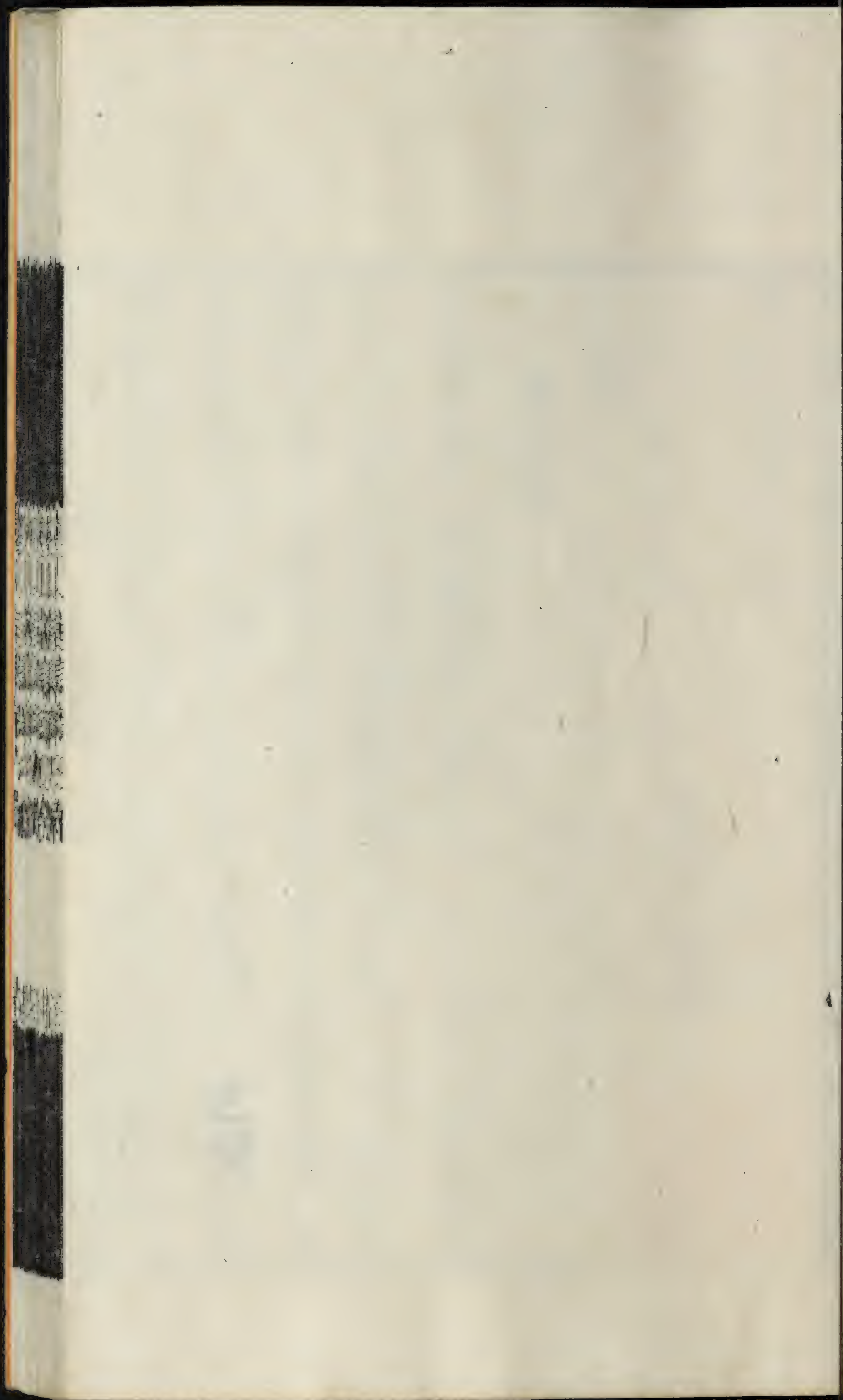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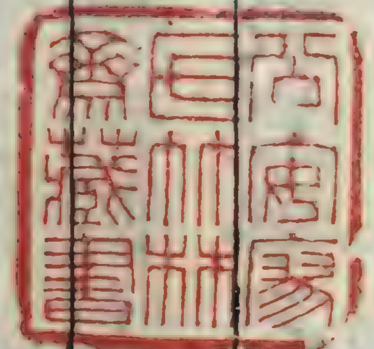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第三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曹參論

史稱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斥去刻吏掩人細過出入三年百姓歌之然則漢承秦後去百姓湯火而與之休息所以開文景數十年之治安者參不爲無力參之賢安可誣哉而予嘗謂其不能彊主安國呂氏之禍不獨平勃遺之參亦與有責焉何也高帝將死呂氏問誰可

代蕭相者帝以屬參而蕭何亦薦參自代則呂后惠帝之畏重參與所以倚任參者可見矣參豈不知呂后之悍暴而惠帝之懦弱乎天下方一切决於參參於斯時因后與帝之重我任我而我爲之計深遠防流失悍者抑之於禮不則制之以術而弱者則引義以彊之夫逆折悍后之謀使懦主有所恃以爲重於是君尊國安此孰與夫無所事事之爲得哉而參不能也帝肉未寒身爲國相視戚姬趙王之死若罔聞知參之負高帝者大矣至惠帝耽淫樂不聽政而參不聞有所扶救豈參之

所爲飮人醇酒者君相皆以是爲長治久安之術耶夫

惠帝非盡不可有爲者因參不治事不欲顯責參而使

其子以私問之其待大臣可謂有禮矣使參輔之以誼

未必不足以防遏母后而有以振發其志氣且后雖悍

始未嘗不憚漢大臣也惠帝雖死使平勃不納辟彊之

邪說后未必卽授諸呂以權迫后諷王諸呂又使大臣

皆如王陵之力諍后亦奈之何哉然則當參時而蚤爲

之裁抑所謂童牛之牿易爲力耳誰爲漢相視高帝寵

姬愛子之死而不救乃卽令其主以憂傷死呂氏之禍

亦其大臣縱之以至是而養成根株者實參也參黃老之術果有益於安危哉大臣謀國當視其時之所不足者而深爲之計丙吉代魏相之後其行事有類於參彼其時嚴主察相所不足者寬厚耳故吉行之爲識體參當悍后弱主其勢之決裂可知矣彊力直諫以逆制毒發猶恐不足而欲以區區之不事事謂可消患杜萌以乂安社稷參亦不智之甚者矣是故參之言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嗚呼參之言是也而其如其時之不能垂

拱何也

韓信論

將兵與將將異乎曰無以異也則高祖之與韓信是也
信之用兵卽高祖用信之術人特未悟耳信之舉趙也
所驅者市人而能使數十萬之衆一朝盡破其法莫善
於人自爲戰則高祖之捐關以東棄之者是矣嚮使信
不先王則垓下之戰信之蹙羽亦豈能若是力哉舉大
事者重於用人力則己之事不成而不輕己之所有則
必不能致人而盡其力是故楚傚於印刓而不予漢興

於以天下之半封功臣而不惜善將兵者使士卒退有所恃然後能進而無所顧夫赴戰而不知自鼓其怒未見兵之必勝者也是說也吾嘗以爲取天下者必用之然獨無弊乎唐之藩鎮其帥擁兵自重而後遂至亡國則高祖捐地之法所謂可與取而不可與守者也雖然亦顧其勢爲何如耳國家至於兵敗地削士卒驕惰不爲吾用而猶區區持一切文法以防督將帥天下事豈有濟哉是故藩鎮之法可與取而不可與守及其敝也足以亡國而要之積弱之後并倣其制而行之則不可

以强兵夫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信請王而高帝不許漢之爲漢未可知矣又況乎連百萬之衆以使之仰鼻息於內雖進退尺寸不敢失吾意嗚呼以此爲守亦不可敢進而言戰勝哉

周昌論

世稱漢高帝善任人嘗論置相若豫知有呂氏之禍者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嘗以戚夫人與呂后有隙私患趙王如意終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嘗諫立太子爲大臣呂后所素憚而爲趙擇相則立昌

嘗呂后之王諸呂也勃不能強諫後誅諸呂亦會天幸成功昌則終不能全趙王矣噫帝之知人竟何如哉帝不能爲趙王計深遠徒幸一強力之相謂素所爲呂氏憚者以庶幾其能全亦已過矣昌不求所以善全趙王之術徒令王稱疾不行及已被徵王卒以酖殺王殺昌又不能卽死昌蓋負託之甚者夫昌於是時豈眞恃其彊直謂一不遣行便可捍后而全王哉抑計無復之其期期不奉詔者可以得之高帝而不能得之呂后耶夫上之欲廢太子也昌盛怒強諍呂后且跪謝曰微君太

子幾廢後后召趙王昌留王不遣及詔昌至使昌以死諍曰臣今之不能負趙王猶向之不能負太子也太子既有天下高皇帝慮趙王不能全以屬臣知臣能安趙王也今太后以怨戚氏故欲并誅趙王臣請先死以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如此度呂后亦爲感動卽后意不可回王死而昌亦殉之昌豈苟息之不若哉奈何昌至而遂閔默以坐覩趙王之死也昌微獨負帝之託卽亦不能自遂其僵直者矣吾於戚姬趙王之死又深嘆漢廷之負高帝者非獨一昌也蕭曹平勃其於帝何如者帝

肉未寒視其寵姬愛子之死如屠犬豕而未聞有為之所者又何區區責一昌哉昌不能全趙而勃卒能安劉非帝之智有驗不驗則亦人臣所遭之有幸有不幸也吾終以帝之所以任之者有未盡也

周勃論

武健不學之夫可與定亂而不可與圖治是故將相異器也厚重少文之人可與持正而不可與行權是故常變異用也周勃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安劉必勃後卒以入北軍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於是服高祖知人而椎

嘗少文之周勃亦卽與伊周比烈矣吾深跡其事以爲不然勃之所以成功者天幸耳勃安能安劉氏哉且當時所以計誅諸呂者不在勃夫人臣不幸而值劉呂之際成敗不可知而所秉者節也卽以爲抗節致忠曾無救於安危之故亦必有深謀至計豫觀其事之必濟然後其始也不妨委蛇焉以藏其用耳否則甯奉身而退以不與其事則已矣勃有一於是乎夫勃於漢所謂社稷臣卽非一不居其位遂可以塞責然吾觀呂后未嘗不畏漢大臣也后雖暴猶慮淺易與其意不過當吾身

以極母家之富貴而止非若武后之遂欲以周代唐也及諸呂既王而後始有岌岌不可知之勢且夫成諸呂之王者誰乎平勃爲之也使於孝惠初崩時丞相不納辟彊之邪說呂后遂訟言吾欲王諸呂哉卽后意如是而王陵强諫之時勃等佐之諭以天下之利害謂王諸呂者適以甆諸呂而使敗以人情而言呂后未必不悟卽不然各以死諍呂后未必不奪又不然而使所謂食其者有所開譬其閒呂后亦必罷矣平勃謂陵曰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假令陸賈之計不行灌嬰

不先屯滎陽以待變平時無朱虛之知謀而倉卒非曹
窋之馳告吾不知勃所謂安社稷定劉氏者安在迫身
入北軍而天下事大定矣豈一左右袒之語遂足激發
忠臣義士之心而功成以是哉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
者幸也然則勃將如之何夫勃於呂后朝求無負高祖
者亦惟以生死爭之況慮計變以圖萬全非其長也當
聽王諸呂時毋亦身實畏禍而姑隨平長短以固吾位
耳彼豈眞謂己能安社稷定劉氏哉是故袁盎曰絳侯
功臣非社稷臣此不易之論也觀其東向坐責諸生被

甲而見守尉爲丞相朝罷意甚得武夫不學所以自處者無術而況國家安危之故謂僅一木彊無文者辦之吾不信也是故周勃者宜其能爲王陵之爲而不能其不能爲陳平者而卒與平共得之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

婁敬論

屢勝之將不可與慮戰非智有不足而意嘗蔽於其所恃也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婁敬

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夫敬之言固李梁所已見也兵家情形瞭然如覩以高祖之老於用兵而不悟豈智出敬下哉百敗之鋒可以摧强楚而萬乘之師見殆於夷狄則氣盛不戒而功成意得者之有以蔽之也雖然敬之料夷狄者果盡得乎夫懲匈奴一戰之假而欲以漢之長公主妻之此萬世之辱而敬言可斬也乃帝且從之而無所難毋亦平城之役創於失敬言以致敗而於天下古今之勢

之理遂有不暇自念者耶夫天下之言虛心聽之不難見也有所恃與有所懲二者嘗足以惑人雖以英明之主亦往往無所決擇而至於眩是故不能移遷都之聽於平城乃重於違敬而遂移平城之不聽於和親嗚呼此豈獨屢勝之氣難於慮戰而被創之智亦不可與圖成矣雖然田豐沮授豈非言不用而其事卒驗者袁紹且忌而殺之然則高祖卽聽過計失而於婁敬之說終能割所愛以從者是猶有人君之度者哉

周亞夫論

夫人惟猝然之頃可以觀其素所挾持而非取於一時僥倖者遂謂可定大事也是故兵者呼吸之物也法不素立變不常習計不預定以事起倉卒謂吾可坐而制之無所害其誰信之昔者周亞夫嘗堅壁不出以困吳楚矣吳楚乏糧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夫亞夫堅臥以安軍心是矣然使無自信之實而一旦變生不測雖勇者有不爲動哉吾觀細柳之營而知其號令之嚴壁壘之肅士卒之必不敢爲變亞夫亦自料之定矣是故謝

安以圍棊而破鹵寇準以歌謔而却敵其矯情鎮物似有出於人意料之外者然彼適取其懷來而用之耳天下見其變至不驚爲功所繇成而不知其實有不可得而動者也若以堅卧不起謂可取爲定亂之法豈不誤哉夫彼將上之畏威守約雖臨之以至尊不可動豈軍中更有得而擾之者意其細柳之師特豫戒以耀天子而軍行嚴密即亞夫亦有未至者耶以持重如亞夫而吾猶以軍中夜驚爲失然則晨馳入壁而奪其軍者其將不可鹵耶故夫用軍如韓信者終不可爲後人法也

田叔論

人臣不幸處人骨肉之閒有可兩全則兩全之不然甯絀情而伸法葢法勝則掩恩然可以杜患而息禍若法不勝恩又緣情以絀之見謂苟全一時而不知其不可訓也則田叔之焚梁獄詞是也夫藩臣思僥倖之計至於殺天子之謀臣此其罪至大獄詞奏則梁王不可赦梁王不可赦而傷太后之心則景帝勢必至於廢法獄奏而法廢何如先焚之爲得也不知景帝忍人也其不竟深罪者葢繇鄒陽之工於劫王信而帝先入長主之

言耳豈田叔之焚獄詞遂能寤帝意哉人臣奉命治獄
獄具未奏而焚之是已先廢法矣而乃謂景帝曰陛下
無以梁事爲也梁不伏誅是漢法廢也伏法則憂在陛
下豈不謬哉且是時勝詭自殺首惡已服罪矣梁王爲
臣下罣誤自可議親以赦使田叔奏獄而爲上分別言
之奚不可乃必焚獄詞爲也張敞之諫霍氏有之矣人
臣引義固爭明主以恩不聽推是言也使下之不軌者
有所畏而不敢犯而上之恩意亦未嘗不全人臣申國
法而杜邪謀計無善於此者而乃探測上必不能行之

勢以先自焚其獄詞向令王如吳楚淮南之爲反形已具吾不知叔亦將以太后故舉獄詞而焚之否耶故叔是爲也適以驕諸侯而損國威且又緣主意以自市其惠跡是而推叔向以貫高事幾不免者亦謂天下事皆可如是以處耳亦悖之甚者矣故吾嘗謂郅都之侵責臨江王者殘人骨肉以爲忠田叔之焚梁獄詞者實非以忠而全人骨肉也夫大臣所以善全人骨肉者自有道田叔蓋未之知也

東方朔論

漢武帝以微行道遠欲斥諸縣爲苑以館陶公主之獻地至寵貴其私夫董偃此其過不爲小矣在廷諸臣不聞有所諫正丞相御史且阿旨以成其私而抗爭不撓所言皆關繫大體者獨東方朔一人而已朔豈徒以詼諧取容者耶其傲弄公卿毋亦以其不能正言直諫而心薄之耳史乃以朔與嚴助壽王等同稱見諸人以諛進以誅死若朔爲避世金馬善於全身者不知朔固非諸人比蓋朔寓詞託諷而諸人利口取給也朔學術稍雜縱橫故頗以術數取媚天子不然漢廷豈有右朔者

哉王子敬且謂不如長卿慢世豈以竊婦滌器等事爲朔之所不能耶後世又以朔與范蠡並稱至有神之爲仙者抑何鄙妄乎夫長卿文字之豪其人無可稱述此不足道矣范蠡覆吳伯越何壯也脫身遠害何智也而以貨終何鄙也且蠡此時已去越豈如後世功名之士以田産聲伎自污者而必沒身於財蠡之始終功利於此可見矣東方玩世誠爲近之然多所諫諍豈可與屈道舍身者同語至又以曼倩嗣宗共稱則益擬非其倫矣夫以相如慕藺謂吾還璧却秦必非弄琴挑心者而

能一日立於漢武之朝耶故以范蠡爲玩世則殖財者藉口矣以相如爲玩世則好色者藉口矣而奬許阮籍彼亂臣賊子何所不矯飾乎論人當觀其生平大節而區區詼諧傲弄者非所以定朔也故朔者能爲汲直而不以戇稱不爲宏曲而能結主意朔眞不可測者矣世不察而徒以玩世目朔朔固不受夫千金買少婦輒易去此安知非術家所託而至以此定其玩世則吾又不知之矣

樓山堂集第三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四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賈誼論

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然其創制非盡善也于是賈生以不世出之才悉欲起而更定之以絳灌東陽之屬害其能天子亦疏而不竟其用吳生曰不用生者帝也豈絳灌之屬能害哉誠使是時誼卽得大臣如絳灌者爲之推引而誼亦卒不用何也誼所欲爲者帝

所必不爲故善其言而棄其身者繇主臣學術之先異也方天下新去湯火帝一切與民休息又本好黃老之術雖以誼所謂興禮樂改制度者行之上比三代之隆下可杜諸國之變然帝勿欲也帝若曰此非吾所及也吾學其爲如此者而已觀其宣室之言曰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其所過者何事乎蓋帝方自持其術以內與諸臣角彼豈不知漢臣無出誼右者至誼痛哭流涕而卒不可奪其意蓋至是而始見也夫名世之士不世出出矣而或非其主賢知之主亦不世出出矣而常苦無

其臣誼之遭遇文帝也其臣與主非所謂希遘者耶而猶鬱鬱不得稱其志氣然則士之不用非獨遇時君世主也乃論者謂誼遭文帝而不免痛哭流涕之談誼可謂躁于求主者夫誼遇文帝而猶不用則不如文帝者雖欲誼之痛哭流涕而不得矣論者又謂誼與絳灌之屬漸漬而深交之不出十年可以得志吾嘗考絳侯以文帝三年就國四年而灌嬰已死誼以二十待詔三十三歲始没回翔文帝之朝者十有餘年非必盡與絳灌同時也始絳灌以大臣不學而又重于紛更其短誼者

誠有之迨而後從長沙見徵前席之謝自謂不及而終不任者此豈絳灌之過哉故吾謂帝之不用賈生者至是而盡見其隱誼雖與絳灌之屬深相固結冀其推引亦無爲也三代而下才如賈誼者不數見矣得君如漢文而不竟其用人君有如漢文者猶不能用賈誼然則遇合之際豈不難哉誼以不用遂憂傷至于死又何怪焉誼之蚤死天也誼卽不死帝亦卒不用而不用者非天也誼不用吾終爲文帝惜夫人臣如誼論者其亦可寬爾矣

公孫宏論

史稱公孫宏阿世取寵又據淮南反謀之言下丞相如發蒙審是則國有大變宏直孔光張禹之流雖黨簒賣國亦身爲之而不惜矣予跡宏之始終宏蓋足智持術善于處功名者即以從逆疑之不亦過乎凡人臣之從逆者其緣有二躁進怙勢其大抵也躁進則志貪志貪者多濡忍及其既也喪盡廉恥而有不顧怙勢則氣溢氣溢則行必邪及其終也欲遽自退抑而不能夫亂臣賊子豈必盡天性乎有所漸于其中而居不可反之勢

然後蒙面屈節雖讎自己作而安之耳而宏有是哉宏之生平則亦較然矣雖起徒步爲宰相然當徵爲博士免歸時年已六十餘矣後郡國再推上而宏固讓其于仕進非汲汲者亦豈自意其對策合上意所成就遽如是哉迫爲相而身自儉約奉祿皆以給故人賓客及治淮南衡山黨與自以無功而乞骸骨宏于止足之義非不聞者假令淮南之謀不泄其所謂下宏者不過動以富貴毋論事成于漢相無加乃八十老翁僥倖于必不可得之圖而以國輸人宏而愚人也可宏而智術有餘

者豈出是哉宏之所可議者外寛内忌徙抑仲舒爲已
甚耳事剛察之主不肯面折廷諍毋亦重于以身蹈不
測而要與媕合苟從者猶不可同年語也蓋宏爲相多
識大體族郭解延賢人詘于朔方之難則願罷西南夷
以奉之受汲黯廷詰亦任過而無所辯其因事寤主與
夫爲大臣有讓皆可爲後世法而表章儒術至吏通一
義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此實爲歷代右文之始
若徒以見輕敵國之言遂一切排擯謂宏于回面汚行
之事殆不難屈志從之者此豈盡知宏者哉漢相如申

屠王嘉以死抗節宏誠非其人也若青賀屈氂之相踵誅戮又如楊敞王訢之唯諾元成匡衡之依違其以視宏宏不爲漢賢相乎田蚡受淮南王金而有不忠之言後武帝聞之曰使蚡在族矣宏至元始中猶受顯襃則宏之賢漢固未始沒之也夫人臣賢如公孫直以不能諫爭人主後世猶將引其無據見詆之言以爲疑況其不如宏者乎固知守正不阿爲人臣之大節而善處功名者使不有生平之可見則其邪其正皆人所得意而加之矣此子于漢之諸臣而終致疑于平勃也

霍光論一

託孤大節也然天下方安蒙屢世之業奉一王之令內無女主大臣之禍外而人心不叛強敵不侵苟非如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之流傾險奸詐因會攘攫則亦不必皆如伊周者而後勝其任也霍光在武帝朝不過小心謹慎非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帝以幼主屬之于是帝號為知人帝誠知人然廢立之事非帝所逆覩帝若曰主雖幼而天下安如光者亦庶幾不負其任矣然亦幸而昭帝早智桀安之讒不行不然光身且不免安望其

捍社稷安幼主用以答先帝之託乎設不幸而昭帝既壯亦如昌邑之行淫亂吾不知光亦將舉而廢之邪夫光之事昭帝與事昌邑異昌邑之不肖光廢之而社稷安昭帝之賢光亦幸值之而身不危而要之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何也昭帝之立也天下一切決于光光之所以效忠幼主者蓋無大于嚴輔翼之官慎匹配之選而光事昭帝十有餘年不聞別置師傅之屬及左右侍從皆選擇端方正直與夫經誼有學術之士終昭之世獨隽不疑引經決獄光僅一善之而已至爲帝納后

則上官安之女而光之外孫也桀之輕慮安之幼驕燕相平知之而光不知乎因蓋主納女此何意也光能却丁外人之封而不能爭而却后此豈光所難哉毋亦以其親戚結連可以自固亦恃己專政而他無如何耳不知適以啓外家之漸而成桀安蓋主邪辟之私卒之上霍爭權幾執光而傾危社稷嗚呼殆哉此誰遺之也吾故曰光亦幸而值昭帝之早智得終其任而實則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漢誅諸呂大臣議所立而以鈞駟家惡故不及齊王武帝懲呂氏之禍將立子而鉤弋不

得赦絳灌爲竇氏擇師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吾嘗卽而論之其憂深慮遠皆可推之爲輔幼主之法而惜乎光之未講于此也至于受人之託因攘而有之夫匹夫然諾猶相信于存亡死生之際而况人臣之於君乎世以孔明不取劉禪爲忠夫使人臣而盡如莽懿之流世甯復有君臣哉以狗彘不爲之事而謂此聖賢所難何異兒童之見故人臣不幸而不當霍光之任也當霍光之任則古人所謂大節不奪者豈一死足以塞責哉捍社稷而安幼主吾所謂輔之之道亦安可不盡也

霍光論二

大臣而當託孤之任者才非所恃也要在有不可易之節卽抗節非難也期于有無所爲之心是故廢立之事豈人臣所能豫計哉人臣而先有是心則亦志邪而事敗矣霍光受武帝之託昭帝旣崩迎立昌邑已立而行淫亂幾危社稷光憂患不知所出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大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

亦漢之伊尹也當是時使無延年之贊決光事幾不立吾嘗思之光亦惟不知古有所爲廢立者而後取決延年之言發其忠貞之氣以舉事一旦向使光素以伊周自命則胸中有所期必而形于外者亦無堅確靜鎮之度于是事會相逢非疑則躁而又有小人者鼓其智術有所陰陽徼倖其閒幸而成則不免于殺身不幸不可知天下事徒爲奸雄藉資耳光惟不知古有是事也然後非常之故不以亂其中故其志一取決一時無所遲疑搖易于其閒故其氣專志一而氣專天下之大節有

不立大事有不成者乎三代以下有廢立之事者誰不自以爲此古人行之哉至于聽摇于外而志亂于中小者身死大者國危甚則已欲利而有之嗚呼如霍光者豈易得哉晉趙盾迎公子雍于秦又患穆嬴而立靈公背先蔑棄士會結敵怨後靈公欲殺盾而盾卒蒙弑君之惡吾嘗謂其原皆萌于此夫謀國如趙盾始立不定卒被惡名彼後世篡弑相尋皆繇此而甚世豈有伊尹之事而人臣可取以自信者哉是故光之所以能舉大事而不亂者非才節可述其樸誠有餘心無爲而爲之

也光誅昌邑羣臣二百人其徒呼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繇此觀之廢立之事未萌而身已岌岌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嗟夫人臣無故而有伊尹之志吾亦未知其可也

霍光論三

霍光功名既極不能早自裁抑身死之後至于族滅班史謂其不學無術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信矣夫光于謀國豈可謂無術哉而不能善全其宗毋亦智有所殫則有所蔽故光之破家者其謀國之所不暇慮而

智有所蔽者則忠有以盡之耳何言之光之功業雖盛
固非蕭何匹也高祖之興也非何則其事不立然何之
專任關中身犯危殆者數矣賴用鮑生召平諸人之策
而免向使何屑屑焉憂身之不遑則亦安能精心治國
以其萬全者遺主哉故吾嘗謂人臣能以其萬全者予
國必以其不全者自予鼂錯者知身之必不全必欲以
其全者予國也蕭何以其全予國而身犯不全霍光者
不知身之不全而全者在國矣國全而宗滅宗滅可也
國危而宗全猶弗全耳嗚呼光于是乎可原矣所謂誠

僕有餘者也當其輔幼君值巨變躬廢立之事仆桀蓋之謀使朝廷不驚天下不動光之心力竭矣全身保家以圖善後非其意也豈獨非其意知毒后之謀而隱忍不發亦自知其家之必覆而特不欲自身見之以爲吾生可無負于國家矣不然輕廢天子而重于暴妻豈其理哉吾猶惜是時損益盛衰之戒無一人向光言之光非盡強愎自用者廢立之事決于人言聽杜延年而修孝文時政感夏侯不疑之言重經術有學之士假有鮑召之策吾知光亦必虛己願聽矣迨光死而宣帝不圖

所以裁之恩寵過溢然後始聞張敞之疏徐生之言故光之覆宗亦其君相不善全之過此豈光所能逆計者哉夫光忠貞天性固不意其妻子遂自作逆至所以爲妻子計者又不能如其計全社稷之深遠圖大而暗小專國而後家吾故曰此非其不智而忠有以盡之耳抑吾嘗論之范蠡之去可以責李斯汾陽之聲妓可以媿韓信而處博陸之地勢則此二者非所論也然則如光者將必覆其家而已乎夫酇侯之不治垣屋高密之不計生產武侯不使家有餘財此皆可爲人臣居功名者

之法光猶未至于是與然人臣之功其萬分未至于光者何限亦以其身家僥倖而又非盡不學無術者也嗚呼光于是乎可感矣

蕭望之論

蕭望之以材任宰相爲宣帝所器重受遺輔政身爲帝師可以有爲矣而以與史高恭顯忤內外交掣卒以殺身其死爲可憫吾以望之之死非獨其身之不幸西漢之弱實始于此何也望之以師傅舊恩爲帝所嚮名儒高節猶宦官外戚之所憚也宏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

樞機其不可遽退亦已明矣元帝之暗弱宜亦望之所知望之不能據法守正執退恭顯于宣帝之時而乃以太古久遠不近刑人之制匡拂元帝豈不誤哉史高是時徒取充位而已使望之制之有方當不至與隙而驅之以與恭顯比劉向周堪既皆任用使不亟亟進取自相稱薦亦不至授敵以閒如是而望之可以得志奈何皆不出此卒以讒死也自望之死天下士大夫喪氣于是貢禹匡衡之徒相繼任用要皆宦官外戚所援引依違附和釀成王氏之禍在廷大臣遂無一人敢抗之者

予嘗逆而遡之謂皆自望之之死貽之不爲過也夫大
臣以其身係國安危死何足惜然有不得已而死死而
足以激發忠臣義士之心使國雖亡而猶不絶如綫者
死之可也則李杜諸君之受禍是也時與勢皆不至死
死且無益于國適足以張凶人之氣而使天下持祿畏
禍者卒用是爲戒則望之之死是也故望之者不可以
死者也不可以死而死誰謂死足重哉使望之于是時
艱難深固陽以不逆其意而乘機遘會去邪佞于不動
聲色之中者上也不則如任隗袁安行義修內雖守正

不阿而不爲竇氏所害又不然當廷尉獄解奉身而退堅臥不起庶幾感悟帝心使恭顯猶有所憚數者無一而慮淺謀泄自蹈讒慝而死蓋亦忠節有餘而識量不足者也吾觀望之陷韓延壽于死已知其忮刻無大臣之度受鄭朋邪諛之詞即接見以意出獄受爵之後更生旣使外親上變事推進已而又聽子訟冤意其喜趨附好聲勢至老不衰不知先以其身入恭顯術中矣大臣有不幸值恭顯之際者其毋以其身入人之術中哉

趙充國論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强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罷遣武賢予謂充國之言忠矣而浩星賜之策未爲非也夫充國死守屯議至煩璽書數責而已數條奏又最後帝下其議而羣

臣皆服魏相任其計爲必可用其所爲一時事者不必
伐而朝廷已深知矣其兵之利害已盡詳前奏中不必
復言而已足爲後法矣朝廷既已知其能而已復不有
其功如此則宣帝未必不益多其讓而强弩破羌有不
感而且愧者乎而必厚自張伐不錄二將之功令武賢
深恨卒告其子以死則亦充國不善自全之過也夫當
諸羌背畔之際上使丙吉問誰可將而充國曰無踰老
臣吾意是時已深中廷臣之忌及守屯議而舉朝先無
是其策者向微明君賢相充國能卒行其計而成功乎

排衆議而功成郎微自伐吾亦岌岌慮讒之不免而況故以其身犯之哉有謂充國始終以忠自守身死不顧何恤人言夫在事之日灼見利害知功可必成則宜以死爭至功見事成行能旣著則宜讓此古大臣自全之道而充國不受善言卒有子禍與辛氏世隙然則以其壽終也猶非不幸也嗚呼漢將如營平者殆無幾矣而吾猶謂武賢之告實其自取則功名之際居之者益誠難哉

師丹論

吾觀師丹定陶之議則當時廷臣無有明經合禮右丹者然亦因是而有感于世變矣蓋共皇以定陶爲號而不立廟京師者此丹獨議也丹豈不知上忤帝意然見禮甚正故持論不阿丹可謂獨立不懼者是時董宏上書引秦爲據而欲立共王后爲太后冷褒段猶則欲立廟京師厥後朱博趙元復稱引宏議而劾免丹此豈眞有見于典禮哉不過揣人主欲私其親之心乘間以爲富貴資若是乎禮之是非卽自人之邪正分之也宋濮議興而司馬光引丹以爲據歐陽修以皇伯之稱在古

無稽而禮官臺諫共指爲邪然各據典禮與議定陶時
異中書禮官皆一時名賢無所黨附然中書本生親之
文亦未始非也本朝興獻之議又與議定陶時異矣永
嘉創千古之見政府執師丹之文各成其是政府視濮
議時中書持之不無稍過遂反爲附永嘉者捷徑于時
董宏㚏猶實繁有徒似乎人之邪正又以禮之異同而
見矣永嘉之議今可行百世然一時舉朝執丹說者至
九死不悔視丹義陽之封其禍福之效又何如哉要之
守正者雖違世見殆其立志較然自可行其所是以合

乎聖人之經豈與夫依附揣合如竇宏者流議雖伸于一時而孰知其爲萬世羞也哉是故事君而揣人主之私以立說者君子終不予之爲知禮也

史丹論

申生之死也非獻公殺之而諸臣殺之也里克無論矣士蔿狐突使之逃杜原款勉之死夫廢立何事耶國無骨鯁之臣强諫力諍以回悟其主徒使其子計畫無復之或不得已而出于徼倖一時之計嗚呼可悲矣故吾嘗以叔孫通之諍易太子爲有大臣之節至若竭誠直

諫使人主有所動而事得以立寢要未有如史丹之正者也元帝之寵傅昭儀而欲立定陶王也皇后太子及帝舅王鳳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于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搖動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于是上意大感直自諱其意而太子得遂爲嗣夫候閒獨言示以必死已足奪人主幾

幸之忌又謂得于流傳使不至自遂其意此於事理甚明人主非至昏暴有不卽悟哉使于此而先持觀望之意或不然必至公卿廷諫反使其主以無所容而成愎天下事去矣故廢立大故往往至于不可救者則皆人臣之過又非獨希意順旨者之過繇不能乘閒直發執義固爭使人主有所感動者之過也唐高宗欲廢后而立武氏所憚者遂良一人耳遂良曰陛下卽欲廢后宜更選擇夫不爭其不可廢而使其有所擇以縱其意嗚呼豈有濟哉故遂良非士蔿狐突原款者之比也而事

不幸類之況夫國有大事其爲里克與長孫無忌者本少也又況其多勳與敬宗之流也

魏相論

漢自武帝多事丞相屢以不稱職誅霍光秉政所置相則皆其故吏取充位者微獨功業不見相權之輕亦于是極矣獨魏相以練職稱上意然後有所擢仆使漢相以重而相又好觀國家故事明經術識大體捐釋敵忿奏言災異豈不爲漢賢相哉然吾以爲其才有餘而識不足術可以取位固主而非有公正不阿之節是故西

漢之亡始于宦官而成于外戚未必非相貽之也夫相
自白去副封之後帝固已深倚任之矣相能探微旨以
破散霍氏之謀豈不可因主方向我而有所執持裁抑
以遏絶内外干預之漸其奏封事必因許伯者此何爲
也霍氏不宜泰盛自可訟言于朝以引義固爭而乃有
所因緣以爲重然猶曰非是或未必濟也至于言國家
大安危計亦曰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等詳議乃
可豈以漢廷諸臣遂無出外戚右者吾于是而有以窺
相之私矣卽繇是推之蓋寬饒以刑餘法律之言坐死

而相不救夫豈不能爲鄭昌之爭乎重失內廷之意故輕視直臣之死彼固交懽王許者而欲與宏恭石顯爲忤此豈其情也哉世謂漢相以丙魏爲冠予則以官外戚之禍皆自其貽之因知人臣進結主知使功名顯遂凡饒才術者優爲之而古大臣不以是也所謂大臣不以是者將如何亞夫之爭侯王信王嘉之封還詔書申屠之爲檄斬通朱宏之正坐讓譚疏廣不使外家監護太子以示陋于天下嗚呼此謂有不阿之節而知深慮遠其所關係人國家者固不止一二世也夫漢廷必

如此者可爲大臣而魏相則猶未至于是者歟

樓山堂集第四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五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漢光武中興論一　乙酉五月

國家當陵遲衰微之後內外多故勢且不立其主能奮然而起遵循祖宗法度以盡反衰世之陵夷如此者皆中興也至于社稷不守大業盡亡而已不過以宗室之苗裔取之他人之手以光復舊物此雖名爲中興其事實難于開創自古至今惟光武一人而已夫秦之亡天

下也楚最無罪故亡秦者必楚非楚之必能伐秦也而天下之苦莽也人必思漢故漢必覆新非漢之人卽能興漢也漢者人所借之名耳豈持空名可以劫天下哉空名可以劫天下卽無論王郎而更始胡爲者盆子胡爲者子嬰固嘗帝天下矣方望夷立之亡不旋踵又胡爲者此以知光武之事難于創也何也創者有其實者也有其實是故背聖公而不爲不義遽卽位而不爲不能待知天下不可無我而我無倖取之心則以我取天下而天下有舍我莫之之勢故光武曰向使成帝在天

下不可復得何也吾非取之漢而取之他人者也有其實者也豈與夫假竊名號者徒幸天命在漢遂欲因便伺釁以僥倖于非據哉彼晉元宋高雖國覆君亡然正朔尚在己特持空名以爲人擁立耳既立而志願盈足不但無經營天下之事又偷安狃狹忘國大仇反若非是不爲利者于此亦曰中興此又譎之盜賊偃僵以妄度乎非意者之所羞稱而烏可比跡建武之隆哉吾故表光武之興以爲非有創之實者不能也彼無創之實而有其名者吾不能禁其不名也雖然天下果可以名

刼哉

漢光武中興論二

古之得天下者豈必皆生而有天下哉生而有天下者繼體蒙業之主也非是者或絕而復續或取之他人之手是本無而有之也本無而有之當其無也無利於天下之心而聽其所以有之來及其有也無震于天下之勢而盡其所以有之事夫不能盡其有者猶之無而不能聽其有者卽其有之也不能堅吾于光武之有天下知其能爲盡者而能不爲利也是之謂能有天下者矣

懷愍之沒也元帝卽位于江南後宋之徽宗被虜而高宗亦渡江立國此兩者天下原未嘗絕也又不待取于他人而自有則聽其有之來而因盡所爲有之事者視光武不啻十有九之易以今觀兩君之意若有震焉而不能受又若非是不爲利者此實何哉晉元之卽位也命王導同升御牀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除吏至二十餘萬人其意必以非劉石吾不至是而建炎之際其一時將相有可以進取之勢乃棄而不圖至其後視議恢復者爲寇讎若恐二聖之一旦復來者

此皆以爲吾非其有而有之則有之爲已足矣如必盡其有之事則事反至于不能有者可奈何是故利沒于前害怵于後不惟苟且倖于目前卽狹小亦出意外何也此本無所以副于天下者而其器不足以受之也夫光武其始亦取非其有矣舂陵首義旋立大勳乃一無有冀焉直至于更始旣敗然後若不得已而有之者是故當其時河北之事非彭寵不濟寵自恃其功而帝待之不滿其望若曰吾無利于天下之心卽微寵而天下固吾有也至同時侯王崛起[illegible]虎者以十數

而必盡仆之而後已蓋能盡其有者然後謂之能有天下然後知惟無利于天下者能有天下向使光武沾沾焉于卽位之後唯爵賞其素嘗相從及郭南勸進之人此何異于更始封十八王之故智及其旣平諸盜又令終置隴蜀于度外此與後之畫江而處者規摹雖異要爲不能盡其有矣其何以稱光復漢室爲中興令主哉夫古中興之主唯光武爲能有天下而他謂之不絕所有則可矣

李固論

李固遭漢末造以爭立孝桓爲梁冀所惡冀又以固名德恐終爲己害使馬融爲奏卒陷之死當是時固益居必死之勢矣固死而天下悲之後世傷之固豈不謂得死所哉吾猶憾固不死于質帝遇酖之日而死于蠡吾既立梁冀誣奏之後也質帝中毒召固索水不得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論者謂固當是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即建白明德策立淸河

不崇朝而漢業復隆嗚呼使固計出此能得罪人乎不能也能立清河乎不能也太后決不忍暴梁冀之惡而從己趙戒胡廣亦決不能助己以犯冀鋒固果出此固亦必死然死而冀惡必彰人心必奮上可以報先帝下可以奪梁冀之氣而曹騰之說或有所不行此孰如死于獄中之爲得乎夫順帝崩而淸河之立既阻于前質帝弑而猶冀前議之可復者此必不得之事也乃猶遺書于冀冀申其惓惓用以激怒豈不愚哉吾故曰不如死于質帝遇酖之時爲得也抑吾于固之死尤有感焉自

固下獄而後始有貫械上書要鐵鎖詣闕門通訴者是東漢之氣節實以此而立氣節立而後黨勢成撥其所起皆李固杜喬之死風之也世謂漢以黨人而亡不知漢之所以亡者緜宦官外戚貪立昏庸以至傾覆向微諸黨人仗義植節至死不悔漢之天下豈至賊丕而後禪哉凶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亦不敢有而貽之于其子名義之足以留人國家蓋至是而後見也而其事始于李固則固之死于梁冀誣奏亦豈爲非所哉而吾猶謂不如先死之爲得然則人臣有號爲通經如馬

融而陷入之死相知如黄瓊乃視其死而不救而道戒胡廣之流則貪位畏勢以冀苟生若此者眞所謂生不如死也吾又何憾乎死者之如固也

丁鴻論

後漢書鴻父綝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于冢廬而逃去後于東海遇鮑駿駿止而讓之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范氏謂其終悟而從義異乎鄧彪劉愷之遂其讓而不反者宋蘇氏兄弟則

據范氏之說于鴻之終悟也深嘉而屢歎之而甚鄧劉之讓爵于弟爲不勝戮矣吳子曰君子而必以聖人之道充類責人豈惟此三子者非其分之讓爲可罪自吳泰伯而下未能免矣然孔子曰泰伯其至矣乎伯夷叔齊賢人也非夫子論定則泰伯之讓志在翦商不得爲仁而伯夷反道從命亦未合于義然如此二人者其處心積慮出乎忠孝之至非有所爲而爲之故曰非聖賢不能也後世聞風而跡其事者要不能無所爲推其心蓋知忠孝之爲美也而析義未精行之或過乎正然君

子取之者曰觀世俗之爭而讓者不肯愈乎且以應襲之封而推以讓弟使弟受非分而己爲名高其矯而不合于義而不爲也此庸人所易以己所應得之封而推以讓弟事誠不可爲訓然能斷斷奮義而行之此雖賢者亦難以賢者之所難而誅其能蹈之以庸人所易者而責其必不能全豈聖人與人爲善之意乎三代而下父子兄弟之閒以爭奪而至于弒逆相尋者何可勝數一畝之宮數瓶之粟取者稍贏手自戕矣況乎亨有尙土而捐己善讓豈非慕義之過而足以矯世厲俗者乃

必曰此棄禮亂法罪不容赦吾不知以此與爭者比又將何罪之施耳爭者滿世讓者無一焉東漢好氣節然如此者亦不三四見猶區區執中庸之道以爲此聖人所必不爲嗚呼其亦不恕之甚者矣聖人不聞以魯桓之弒而深罪隱公以闔閭之亂而追論季子夫泰伯伯夷古之聖人也其讓也夫子稱之況世益下而人非聖也其爲能讓獨可罪乎哉鴻之書曰生不供養死不飯含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以是而讓也鴻初非不裁于義者吾猶悲其感于鮑駿之言不卒遂其意夫駿所引不

以家事廢王事之云則公羊是衛輒之說也抑豈當于
聖人之義乃使論者援以督過彪愷至猶不得與鴻同
類而共原之也悲夫

郭泰論

東漢之季權歸宦豎勢在戚孽士大夫厲節抗義至于
遭黨錮陷刑辟終死不悔者不可勝數後世感慕氣烈
未嘗不病其過然是時即微諸公漢亦卒移使諸公不
爲其過漢之爲漢又何如哉予獨怪郭林宗名傾一世
卒與世浮沈而天下猶以其不與黨禍爲高嗚呼若林

宗者所謂巧于取名者也其圖身則哲謂不愧于李范諸賢吾不信也何也初林宗之名震京師也繇李元禮而其所最稱歎者無如范孟博二賢之于林宗誠以其同己而重之耶抑以其非己所及耶如以其同己也則宜有知己之感泰豈其吳導景毅之不若以其非己所及則二人亦既以鉤黨取罪矣事免之後何不稍刓其節希林宗之風而必伉直不回卒以誅死是故林宗以能免爲哲無以處夫李范二賢及陳寔諸君也林宗亦既交李范慟陳寔同時名士無免者而郭泰袁宏何以

獨幸苟全耶夫易稱先幾詩景明哲無道能容吾于林宗何尤然林宗固不可與申屠蟠同年而語者也黨禍之興也以非訐朝政爲名然事繇名士之互相標榜始慕誘而後有標榜有標榜而後有非議當時林宗實爲八顧之首己始其事人罹其害人以不免爲過而已以善全爲高吾不知林宗果何術致此林宗于仕隱之閒無所據于人己之際無可解不獨有愧于李范二賢而已胡廣依違外戚連姻宦寺天下猶有譏之者而林宗以名高相掩故人不得而非之耳予讀范冄傳謂冄深

鄙郭林宗賈偉節之爲人夫丹之不就王奐視泰之假榮同舟者誠爲不類而平時引勢以相重遘艱則幸免以爲能丹之鄙泰未爲過也嗚呼東漢尚氣節然亦多爲名劫以郭泰之名而不誅其隱何怪乎世之議黨禍者輒以李范陳實諸君之死爲過也夫使世不有爲其過者郭林宗眞東漢之季一人矣

陳實論

當李杜殺身之後使諸君子卽相率以禍爲戒呑默隱忍以浮沉于宦官之世謂漢之天下復有士氣耶故黨

禍有必成之勢而諸君子無苟免之理陳實始與李膺之禍時黨人多逃遁不獲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實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自往請囚是實固未嘗免禍求全者也其後復舉鉤黨張讓以德實故多所宥全實徼獨己不求免又卒能免人于患或曰使東漢諸君制行皆如實也黨禍何自作哉予以爲不然夫天下之事有自我爲之則爲先幾而他人爲之卽爲隳節有自我爲之則爲保全善人自人爲之卒以貽恥士類其所爲設心者不可不觀也又必要其事之本末人之初終按之

然後其所設心者爲著見耳常侍侯覽常託太守高倫用吏實曰此人不宜用而常侍不可違乞從外擧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實乃獨弔焉使不深觀實之設心敢以此二事爲儉德避難哉又使不觀實前嘗就獄與後多全宥卽實之設心吾亦未之深信矣是故李膺范滂能爲陳實而不爲陳實者非其不能爲李范者也有李范卽不可無實實之爲所以爲李范也君子亦信諸其心而已不原陳實之心而因欲貶李范之節則太邱豈甘以其身爲

黨禍諸君之罪人哉是故因黨禍原實此實之心也因實而罪諸黨人之受禍豈獨非其心且其事亦夫人而能之矣唐元稹因宦官得宰相此誠士大夫之恥假陳實無所爲而弔張讓此恥豈在元稹下嗚呼元稹趨利者也或謂卽無利不得不避禍吾不知後世士大夫屈節奄宦至有稱誦功德者利耶害耶此又苟免求全者之所羞稱也

荀爽論

古之奸雄雖力可以竊國命移天祚而不能奪者士人

之志節也士能行其志者惟是出處之際而已節不可變雖臨之禍福而不動旣已畏禍貶節矣猶欺天下後世曰彼其志或未必爾也其誰信之吾觀東漢名士非必皆志不欲仕者也而往往不就徵辟以爲高其事多類于以退爲進但不爲戚孽宦豎所引重也則君子亦恕其所立心矣獨怪荀爽危言直節見稱于時黨禁解後屢辭舉辟而竟爲董卓所徵驟歷台司忍垢而死此實何哉君子之于仕進也不惟有不可枉之節亦必度己所能爲與否以卓之兇暴而尙欲存心匡救至勢不

可回則因而圖之若此者非爽所能也僥倖其不能者以先喪其所不可枉事之無據無一可爲爽原也爽被徵謂爲吏持之急不可遁命然旣徵之後一月數遷而爽不之辭此又何也爽不獨不能爲伍瓊周珌亦幸不爲蔡邕之續耳瓊珌爲卓所舉卒以諫卓遷都死邕則死于附卓夫死于附卓何如先以忤卓死況申屠蟠鄭元之猶未至于死者乎故謂邕爽之不愧此數子吾不信也廢帝遷都之議邕能救盧植而爽亦遜言以免彪琬然宗社傾蕩則依回聽之居位若荀爽者吾實未知

其可也後世名士不幸爲邪臣薦引旣不能拒而又寬爲之辭曰彼欲有所匡濟也乃事不可立而我之志節已先爲其所奪嗟乎如荀爽者可勝歎哉

諸葛亮論一

天下之勢知其止可如是而如是卽止不以才累智者管仲也知其不可如是而不如是不止不以智蔽忠者諸葛亮也世之論者曰亮則忠矣舍荆州用武之地不據而退保自守之蜀不乘先主之尚在諸宿將之未死與蜀漢之新附以及其鋒而用之而舉事于禪立之後

此烏在其爲智哉吾以爲此亦未卽天下之勢論之耳
蜀與吳魏之立非若劉項之相爭而吳魏者不若隴西
天水之小竊操之武而多謀權之沈而能決非若籍之
蹶張與公孫隗囂之庸妄蜀之將相不及嚮二時之士
先主雖傑非高光之比蜀卽承漢緒非適當天命之滋
至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假亮卽以其跨有荆襄之衆奉
其傑主以帥敵萬人之關張能左蹙曹而右殲權乎又
不然及蜀漢之新下能悉銳而長驅北向乎毋論志不
可獲設用師于荆窺吳則魏乘其後窺魏而吳更違盟

不幸亦如羽之陷覆復安得一退守之蜀而有之且蜀
新附而一日數驚魏師之至者何爲也嚮使劉曄之計
行方自完不給又安能卽圖魏乎故亮不得已而保蜀
及先主死而後師數出者亦其勢使然也何也先主之
英二敵之所忌也禪立而敵且易之矣蜀不圖魏魏且
圖蜀故伐魏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示有餘然後足以
憚魏魏憚我而後吳之和固吳之和固而後蜀可安吾
故曰此其勢使然然非亮之智能計及此哉夫鼎足之
勢瞭于隆中悉亮之智而竭其治國之才豈以坐安一

蜀不足而連年暴師竟至賫志者在亮之自言矣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亮蓋知魏之不可卽滅也而身之不敢卽安者非其智不足而不欲以智蔽其忠者亦其勢不得不出於此耳不然先主死而後伐魏伐魏而謂天下可圖亮雖略短不至是彼管仲者一匡九合勢足自爲而世且以不能致桓於王爲仲病夫致桓於王則伐周矣仲卽才詎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哉仲之料此固已審矣吾故論亮而因及亮所自比之仲以擬之以見夫不

明於天下之勢者執數說以論亮吾未知其可也

諸葛亮論二

亮之不能統一天下者非其智不足而勢有所不可也吾前論之詳矣然則亮無失乎曰亦有之而世之論者不與焉論者曰操召丕而屬之植以譚尙爲戒而丕與植迄不相能使捐數十萬金閒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夫植始雖以才見幸然輕動多過固非有奪嫡之深謀且是時勢已在丕毋論非劉項之比卽與譚尙之各樹兵者已異矣

又黨植者不過楊修儀廙皆浮華竪子不足與計大事而丕之奸雄亞操固不至如譚之窘而無識籍之躁而輕疑其羽翼之衆又不若骨鯁者之僅有增也兵未交而間行則事易泄欲遂以此蹙曹此疎之甚者也論者又曰亮數出軍祁山魏延請以勁卒五千與亮異道襲魏亮制而不許故失此奇功夫未論延有異志兵難獨授延卽勇能以數千人覆魏降虜夏侯楙之君臣乎雖愚者知其不可況亮乎以此而譏其軍事非所長是兒童之見也而吾所謂亮之失者葢亮有可乘之機二而

惜未之及也夫關羽之圍曹仁於樊也時先主已得漢中矣操憂羽而欲遷都避鋭遣徐晃援仁度其勁兵鋭卒已悉於樊亮以此時別遣將助羽而已帥師北向更發使至吳申固盟好說之伐魏吾不知曹何以應固吳則吳不至襲羽助羽則羽必能下樊又羽方勝魏而蜀方睦吳吳知羽已乘勝而蜀更出師起而相從可以收利此一役也魏可以亡而亮計不出此深可惜也孟達之反魏也亮惡其反覆又恐其爲患亮欲促其事故泄其謀以致懿潛軍斬達以達之驍猛而假節據要其勢

足以攖魏達攖魏而懿必身當達吾厚固其交以助達而已復悉師向魏且達先圖連吳而使吳亦從東起吾不知懿又何以應夫達之與懿其難易何如也使因達而可以逞於懿然後圖所以制達者豈其難哉亮不過慮達得志是魏未滅又生一魏也曾不悟高祖計王信越以圖所以殘楚之術故曰亮之失者有之此又其一也夫不知亮有可乘之機而以閒丕聽延爲必不可得之事以罪亮此爲暗於計而不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亮失可乘之機不圖而以十不及之地百不及之衆竭

智匱忠奉區區不絕之名號欲力征以統一天下亮亦不自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關羽論

關羽圍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當時北邊大小憂懼曹操身出南陽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司馬懿蔣濟諫之而止二人之言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而羽卒以權襲奪荆州兵敗而死向使二子之計不行而操果遷都避鋭則魏之天下未可知也又令羽戰勝之際

權爲犄角而出偏師以佐之且是時蜀已得漢中矣蓋
遣將助羽而亮督軍從祁山北向曹卽智能知所以應
乎惜乎懿濟之策明于閒吳而蜀不能以其策固吳也
吳又不能以其策推驗反襲羽而爲魏用也或曰吳不
足道矣蜀君臣之計豈出懿下而千里孤軍左右兩敵
又方交兵強魏乃方略布置不一指授若羽未嘗有敵
者智者固如是乎夫事嘗敗于有所恃而禍每生于所
忽羽以忽陸遜而被襲蜀之君臣以恃羽而羽敗蓋觀
備入蜀而羽獨留鎭及馬超降而亮所以美羽之書可

知也然羽卽能至欲以一州之衆觀兵河雒而曹强而扼其前孫譎而伺其後能坐算其必勝而不一爲之所耶吾意是時蜀漢新下其兵將或皆有所委署而不能遣以輔羽歟或者孔明以國內未固不欲羽遽用兵觀先主征漢中而亮尚難之以問楊洪則攻樊之舉非其所欲歟抑制羽而不受歟或糜芳傅士仁之與羽相嫌在羽領鎮之後而國內未及知抑不疑其遂叛而反圖歟又或者以吳蜀方睦且吳忌魏而不忌蜀而不慮其棄盟從魏歟吳不棄盟則羽卽無功猶不至失地而兵

敗非所逆睹歟不然羽之矜勝護前實有敗道又孤軍無援外有狡鄰内多異志數者俱岌岌焉舉國坐觀而不爲之計如是而謂蜀之君臣明于置將長于料敵而不爲羽分過豈其理則然哉毋亦恃羽者太過故至此也夫以羽之威武一不戒而使敵爲之間以垂成之功墮於一旦以劉先主之傑諸葛孔明之智徒過恃一人而舉可以圖天下之機輕而棄之然則行師用兵之道果不可以不計深而慮密也

樓山堂集第五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六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魏武帝論

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明于形勝之說者也乘亂而遷國因治而營邑其道皆不外此漢興納婁敬之說而都關中謂可一面制天下然方其起也以王漢中蜀漢旣固還定三秦然後馳騁梁楚之郊故項羽未滅而成敗之形已瞭于掌上矣夫六國之所以并于秦者豈勇力

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此賈誼之說也今夫決機于兩敵之閒度險易料彼己決勝負善用兵者皆能之而至于爭天下不然爭天下者貴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已得其勢而處之然後不爲人所制而已可以得志吾觀三國之用兵無過魏武然終不能幷孫劉以一天下者蓋料敵之智有餘而爭天下之才不足何者不明于天下之大勢也夫天下之大勢中原可戰而不可以守吳蜀可以守而不可戰以其可守者予人則己之戰力無所用矣是故蜀漢不得荊州不可得而有荊益不

附吳會不可得而破魏武不先攻漢中以其勢下蜀而
遽用兵荆州此失策之甚者也然雖兵敗于吳而茍先
據漢中荆州可不戰而自有何也勢在我也嘗考建安
十六年曹遣鍾繇討張魯隨自破馬超韓遂盡有全關
之地是時備未入蜀也誠于此時破服張魯因魯之資
以下蜀劉璋之不敵審矣然後撫循蜀漢使備進無可
據而即以其勢下荆州則備方資地于人其新集未固
之衆可以卽破劉破而吳孤不過數戰權自屈服乃棄
而不取使得據之以爲守至備取蜀之後然後進爭漢

中嗚呼亦晩矣先主之初得蜀也劉曄勸急取之後魏武嘗以不用其策爲悔況取于備未入之先不尤易爲力乎益州天險而土沃秦用之以吞諸侯漢因之以開帝業先主得之以成鼎足之勢夫自先主得之則鼎足之勢成自魏武得之則天下之勢一矣世謂魏武明于料敵變化若神而以不明天下之勢失可以一天下之機故用兵若魏武者吾終謂其一將之才有餘而已

孫權論

孫權乘父兄之資值紛爭之世悉其江東之衆宜可進

而統一天下乃其土地竟于一江終其身非北服魏則西和蜀不聞有飮馬河雒覩兵梁益之志則非智有不足亦其勢有所不可權可謂明而得所處者矣蜀則猶吳耳鼎足已成曹之不能圖吳蜀也猶吳蜀也此當時之勢也惜孫權知所以自處而未知所以料人卒其所以得處者其自失也甚矣何以言之語曰圖王不成其弊不失爲霸未聞君臣之閒而可隨勢輒變者也權之始而拒曹也謂曹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其拒曹也所以奉漢然是時權已無漢矣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責

包茅不入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雖衆無所用之桓公與之盟而天下于是服桓公之大而完辭之正亦無所屈曹之挾天子而征伐也旣破荆州移書責權蓋自視桓文矣向于此時權亦以完辭還對曹將如之何哉乃張昭之欲迎者畏于勢之不敵而非必見于漢之不敢二也瑜之拒之者見江東之不可失而非謂破曹遂足以定漢也然猶曰非是則鼎足之勢不成權方欲爲曹之爲與之分爭天下而何能服曹是故曹終身不敢篡漢者以吳蜀綴之也此戰之力

也然一權之身始以新集之衆連蜀破曹既以已固之
勢又敗羽臣魏此曷故哉謂之奉漢則拒奉辭之曹矣
謂之爭天下則臣簒漢之丕矣明大勢也則始逆之而
旋順之執大義也則方臣之而輒背之夫權豈不知丕
之不及父哉而卑體稱藩受其錫命善料敵者如是乎
操之不遽簒漢者以兩雄之未滅而丕之卒受禪者以
蜀方自守而吳且先服已益無所忌而有藉以爲名耳
其於權竟何益乎古人有言曰抑君似鼠吾跡權之始
末亦爲近之重于失江南則拒曹而敢于絕漢非中心

不畏曹也抑重于失荆州則擕蜀而甘于臣魏又非實中心戴魏也是故權者見小利者也非惟爭天下之智不足卒亦不知所以自處後之君子尚以固守臣節沒身奉漢號而不敢帝制期之不已過乎權亦幸而生漢末造承父兄之資而遇起者曹劉耳倘天命聖賢而時有高光者出則于公孫隗囂之間置一權者吾不知果何如也

荀彧論

荀彧智謀之士自當時何顒鍾繇皆過擬之以爲王佐

之才顏子之德而宋蘇軾曰文若聖人之徒也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子以爲不然伯夷避紂就文王之養終身未立于紂之朝亦終身未爲周畫一策周伐紂而夷猶以爲不可夷之心自盡而已于商無益于武無損非有所出于不得已也子房從高祖于時秦旣破而故主已死矣所爭者一項籍故良竭能盡智奉一主而已善終或三世爲漢臣因董卓之亂勸操迎帝都許挾天子以號令天下此爲忠于漢矣孰知漢祚之所以卒移操之所以遂其篡志而勢不可復制者卽以此哉故

彧之言爲漢實爲曹也當操失利于張繡之時彧爲操
畫策曰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而至引劉項之存亡以
爲喻嗚呼此豈爲漢者哉夫彧始終所畫之策荀攸程
昱賈詡郭嘉輩皆知之不必彧也自彧勸操迎天子然
後袁紹內懷不服紹之所以與曹爭者亦以匡漢爲名
假使紹先挾天子彧又將何以勸操耶管仲之致君于
霸也服楚而不戰存燕救衛而不私操誠絲毫無冀于
漢但擁兵奉帝而責天下以不貢不臣天下未必不服
也已有挾制之實而欲以空名責人彧蓋自持矛盾之

說以教曹者也且彧于操周旋幾年矣度操破滅羣雄之後能終盡臣節乎孫權曰老賊久有異志徒爲諸人尙在耳謂天下知之而彧不知是不智也知之而始且縱之後將抑之是愈不智也于是而以彧有王佐之才吾不信也彧勸操廢后納女此爲何心隱伏完之書而不言及事泄則陽驚以自解此爲何見至詐不可飾又爭九錫之空名而以憂死曾顏子之不二過如是乎如彧者至死而猶巧于自文者也孰知其計畫之無復之哉始彧去紹從操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彧代操畫策

以開篡漢之基謂爲操之子房也可而考子房進退出處之迹似不如是况敢遠比伯夷乎夫既爲漢臣知漢之不可復爲而忤操以死者孔融也義不背漢雖借操申志而終不受爵者田疇也予嘗謂聖人之徒惟二子可以當之而操爲漢賊成之者荀彧也彧自當代以至後世而人皆信其爲賢然則名果可以欺而得孰謂彧不智哉

賈詡論

曹操稱善用兵既破荆州欲卽以其勢下江東爲周瑜

所敗幾至不免論者謂聽賈詡之策則兵不敗而江東可以卒服詡之言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樂土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詡誠善策然使操用之可以免敗而能必江東之稽服乎夫荊州為必爭之地劉備雖暫敗使曹退則備必襲而有也周瑜明于用兵亦安肯以上流之勢使曹操得據而有之故曹并荊州必圖江東者亦其勢使然而惜未知所以敗吳之術也夫天下力爭有可以先驕之而使敗者唐之于李

密是也有故遲之而使我必勝者光武之于公孫隗囂是也有不愛土地使人自爲戰以斃敵者高祖之于項羽是也孫劉方睦無信越可使矣孫權智而有度又承父兄餘烈非崛張之盜可以名驕矣且權素得士張昭周瑜之徒兼治內外非積累之國坐守之虜可以歲月需而空名服矣故詡之策施于羊祜之時則破吳也而施于曹操之時則愈益固吳而長寇也然則曹將何術之從乎夫勢有餘于敵者則師貴以數出而敵不足于備者則擾之必以多方權之地竟于一江戰士不過三

萬能爲將者僅周瑜程普數人而已曹誠能乘戰勝之威用中原百倍之衆據上流之勢而不急于一戰之利于是使一能將者帥數萬之師以伐之不利則更進不過數進我不全敗彼不俱勝計吳之精鋭已盡矣又不徒取順流一道而淮泗廬皖之閒度要害之可乘者分師並出敵拒此則牵彼我此敗或彼勝不過數道而吳之戰守俱窮矣蓋昔吳之至郢與越之入吳及後賀若弼之破陳皆此法也晉人三合師不戰而楚以敝況數戰而吳有不服者乎計不出此而負其百萬之師以取

一勝一不勝而終身之氣不復振曹操稱善用兵其謀吳之拙至于如此惜當時謀士亦無有見及此者故曹敗而世輒歎詡言之未用孰知詡計亦未爲得也用兵而恃其衆者未有不敗有所恃而忘己之所短雖敵有長而不忌曹操舍鞍馬而爭舟楫與苻堅百萬之衆隳于一戰二事可以覆觀向使操納詡諫而堅從猛言雖不勝可無至敗故如詡者不可不謂中智之善策也

陸遜論

曹操創于赤壁之役終身不敢圖吳孫權以其跨有江

南之衆憑戰勝之威假西蜀之强援因北方之多故可以長驅而爭天下而終于不能者則急小利而忘大害貪近功而忽遠禍其失策未有如陸遜之甚者也夫曹之所以卒難圖者以關羽之覆沒蜀之所以終于不振者以荆州之失勢而吳之所以卒弱而至于亡者亦以遜之急于得荆州而襲殺羽故蜀亡而吳亦隨之也夫吳不忌蜀而忌魏遜所知也國賊是曹而非劉又遜所知也初操之南下也瑜不得備為助而曹未必遂敗于魯肅之勸以郡資備者豈土地不足惜曹操之必爭而

謂非備不足以當敵也當羽圍樊之時使遜誠以一旅之師助羽則羽可以得志不然因魏之懼羽而議徙也而已更出師他道以擾之則未必無功又不然懼羽勝魏而必無利于吳也亦如其子抗于羊祜時推誠固好則羽所謂鯁亮有義節者詐兵襲人及反戈背德之事羽必不爲矣觀羽之所以省遜書而心安者可知也是故羽果足以亡魏吳蜀之天下未可知也已果助羽以蹙魏則開疆拓宇何止分荆州之地而有之釋此不圖又棄盟飾詐以襲羽而殺之嗚呼其亦失策之甚矣襲

羽而卽可乘勢以圖蜀襲之可也可因以破魏襲之可也卽可以固吾圉而國勢因以日强襲之可也荆州自羽據之則負其蜀漢之守可以進而北向自吳得之則不足以遏魏又當敵衝焉卒晉之所以滅吳者蓋繇此始也故遜之襲羽蜀不遂亡而吳不益大然實以掣蜀之勢窮己之援而爲曹魏驅除耳且遜亦烏能襲羽乎哉援操而後能襲羽稱臣于魏而後能拒蜀是故劉曄曰小國相救利也今還相攻天亡之也欲因備怒以還擊吳向使曄之計行卽吳已隨荆州而墟矣故遜之計

是蹴吳之亡也其功成者倖也呂蒙曰陸遜意思深長蓋長於襲羽短于拒魏而淺于謀國也吾觀吳蜀皆有可以得天下之勢一得荊州一失荊州而遂兩受其弊彼遜者豈眞有發揮破敵之氣不過因己之聲名未立遂因利乘便以爲功背棄盟好忘國大讐而陷其主以臣人之恥豈惟不智巧襲人而奪之抑亦不仁之甚者矣世不察而以遜爲能吾故論之如此

魯肅論

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備能者皆以爲失卽孫權亦曰

子敬勸子瑜迎周瑜拒曹操是其二長而以地借元德是其一短不知其短者即魯肅之所以長而惜肅與瑜皆早卒呂蒙陸遜未能明其意而竟其用者也孔明隆中數語至今以爲算無遺策肅初見權即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繇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

帝之業也嗚呼肅之言如此此何異孔明初見元德語而吳之臣固無一能及之者也向使肅言卽行操安得先據荆州而有之及表死而琮降曹曹欲東下肅獨排羣議而拒之旣引劉備以爲援又資之荆州以使之拒操蓋肅之計深慮遠未有如此役者也何也操非畏吳也其得荆州而旋棄之非甘心也肅以爲非備不足以當敵備以荆州當敵則操與備爭而已得休息以承其後向使曹忿其敗而師數出權能保其長勝乎故資人所以却敵却敵然後能自完自完然後曹勝則劉受其

敝劉勝則吳以利動而天下可圖此誠計之善者也周瑜人傑也當時聽肅而無所難曹操方作書聞權以地資備而筆落地夫天下之勢在大則小者必有所恃以爲援然後大者可圖而小者亦因以自固肅此謀瑜知之操知之葢英雄所見略同而彼蒙遜者不悟故急于復地自關羽敗而後曹操高坐無東向之憂吳亦因是不能進取也豈不大可惜哉昔者六國之從散而秦得以并天下荆州之盟敗魏遂不復有所忌因以代漢而吳蜀坐是以亡蓋天下之勢固有利人所以益己而翦

彼實以凋此者非智者未有能深見其然者也權襲羽之後畏蜀出師而稱藩于魏朝臣皆賀劉曄獨欲因而伐吳其言曰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國不能久存況蜀得外我攻其內乎繇曄言觀之肅之計果未爲短也故吾嘗謂三國謀臣魏無過曄而吳無先肅者丕聽曄言則吳當先蜀而亡然而肅不死則魏之天下其亦未可知乎

桓範論

國家不幸有篡逆之臣樹根既固而萌芽未發非忠智

之臣不能計其未然逆其必至而以身犯其所不可制制之而得幸而身死國安制之不得不幸身死國危雖死有幸不幸國有存亡不同後之君子因其安而知國家必不可無死臣至死而無救于亡則其死之尤可悲也亦謂其不如國安而身死者之爲得也昔者鼂錯爲漢削六國以袁盎之讒死然計行而身死身死而國安雖死可也彼桓範者何以死哉範之死繇曹爽之與司馬懿相持也繇範爲爽畫策爽不用而事敗懿誅爽及範而範以爽死也嗚呼範爲爽死死何足惜範之死爲

魏也魏有死臣範而當時以爲刼于晉而不錄後世以爲黨于爽而不察此範之死所以爲可悲也何也曹操雖爲漢賊然適値喪亂之後羣雄鼎立故曹得因以爲功又計勳量力與懿相萬非若懿之受人孤而欲竊得之者也曹爽雖不堪大用然無異謀且其志亦未嘗欲圖懿也懿以爲爽在則魏之宗室尚盛又方兄弟用事則其羽翼之者多宗室者國之蔭羽翼者身之衛不凋其蔭根不可得而拔也不翦其衛勢不可得而專也是以爽不圖懿懿必圖爽爽實輕而無備懿則蓄謀稱疾

而乘閒勒兵以脅之懿非以爽果危社稷也非眞欲去
爽以安魏也不過爽在則魏之勢不孤爽用事而附之
者多則司馬之權不一并己之權而毋使人分其勢然
後魏可圖此懿之深謀也而惜魏之臣無一人知之爽
兄弟不知而其徒亦無一人知之此範所以諫爽不從
而哭知其必坐是族也範之死豈非以魏哉不然爽之
驕侈範豈不知其必敗何鄧輩之浮華範豈不逆其不
終範魏之舊臣也爽素重範範素不在晏謐之列不附
其方盛而謀其將傾不諍之于事始而救之于其必危

範智者也曾計出此哉範蓋以爽兄弟罪不至死而有
之足以止篡藉爽以去懿然後魏可以無司馬之禍而
惜爽羲皆犹犢也事勢昭然尚不悟而身死族滅卒以
國予人範卽智能如之何哉吾觀懿殺曹爽之後大行
誅戮魏之宗室盡而國卒遷夫然後痛範之以忠于魏
而死也悲夫範與錯皆所稱智囊也而皆不能庇其身
範且不救其國國之存亡天也然安得如範之以魏死
又不死于魏亡之時而使天下後世稱魏無死臣夫子
所謂愚不可及者吾以範足當之

司馬昭論

自古奸雄竊國每視世所不便于我者而陰有以易之要無過于收人心移士習而已夫三代之王也必起于得人心其敝也陳氏以升斗而盜人之國若夫士氣不振國必不昌及其陵遲乃使天下俛首從逆而不覺則未有如司馬昭之詭者也予嘗歎東漢之天下士之氣節留之及晉篡魏而士大夫囘面喪心若以爲當然無足怪此實何也蓋昭之賤守節而尙放達其成爲風俗非一日矣故柔靡之氣中于人心篡殺之禍視爲故事

舉天下皆漸漬移易于其中以唯吾之所爲而莫之敢抗昭豈不謂奸人之尤者哉不然高貴鄉公之被弑魏之臣不但無死之者而一時名士放言作達猶恐不及此何世乎賈充王沈無足道矣阮籍之徒時號爲賢乃周旋亂賊託爲遠害卽嵇康之傲睨非眞能仗節守義也猶以爲非薄湯武而死則其時之所重亦可知矣是故古今士氣之卑無過于魏而實昭有以易之然則自古亂臣賊子之巧要未有過于昭者也

晉元帝中興論 乙酉五月

晉元帝之始爲丞相也聞長安不守卽出師露次移檄北征而王導亦有戮力中原克復神州之語及卽位以後導爲宰輔遂君臣偸惰無復有經略遠圖以至于强臣見逼卒于憂憤此實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單弱非漢趙之敵徼安靜不能保全其自計不可謂不審矣然是時大讎未復人心思奮乘國家之新造外有劉琨慕容之推奉內因祖逖李矩等之舊屯以厲其氣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與憂勤震動惟敵是圖其國可强國强則主尊使奸雄有所憚而不敢肆雖大業未復而臣禍可

息此理也勢也恃外患之不至而一意隱忍姑息以冀其苟安于是王敦蘇峻之屬得以窺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豈非自然之勢乎且晉是時亦烏能苟安也以劉石之强梁崛起及鋒用之何戰不克幸其戰勝而驕又自相圖于君臣骨肉之閒而無暇及晉向令葛陂之衆不退又趙不背漢而專事東方不知帝何以禦之卽導亦豈能遵養時晦猶自以其德望晏然處逆臣之右哉故吾嘗謂晉元之得國倖也而其主臣之謀國實有亡道夫國之存亡天也諸葛武侯豈不知漢之不

復興賊不可卽滅而其言曰王業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滅賊于是連年動舉惟敵是求而鞠躬盡瘁至死後已後之論者猶以國小而數出師爲亮病無怪于謏導者以偷安爲有權略而謂江東再造導之力也導者眞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卽使導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與慮亡何是故晉之主臣無一可爲後世法者也

唐肅宗中興論一 乙酉五月

肅宗卽位靈武論者以爲名號既立則人心皆奮而諸

將用命其克復兩京實繫於此權而事濟從權可也子
以為不然昔丞相睿初郎王位于江南及愍帝凶問既
至紀瞻請晉氏絕統于今二年宗廟無主王不得固讓
于是遂郎皇帝位夫元帝郎疏屬當其既正王位之後
為羣情所嚮則承晉統者非元而誰若肅宗之與元宗
則親父子也元雖幸蜀大統未移且帝既留太子起兵
又以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于時勤王四起而郭李之
師已集矣帥之克復直旦晚閒事然後請反乘輿克盡
子職吾意元宗以太子功高必傳位無疑郎日成敗未

可知不若早正位號以繫天下之望則先以馬嵬之命請之未必不從待其寶册至而後受之亦不過旦晩間事耳乃遽不能待遂卽位改元何哉卽位之後以兵事委之廣平王俶而已汲汲欲建儲立后及與婦人相博爲娛繇此觀之天下有忍焉若是者乎是時元宗春秋高嚮微李泌之善諫則于請上皇還京時已足憂傷其父矣又豈待受制于良娣國輔然後使興慶不能安其居而辟穀不得善其死哉肅宗天下之庸主也有廣平之視師李泌之納忠郭李之爲將直可以削平禍亂而

粤雅堂叢書

特制于強闇悍后以遷父殺子[illegible]諸將不得盡其用其不亡者幸也故安史雖仆叛逆踵起我叛父而人亦叛我自是之後武夫兇卒相煽拒命迄唐之世終以藩鎮亡國皆靈武即位之事有以貽之也後之君子猶以中興歸之不亦過乎夫唐至肅宗實有可以中興之機而以急于篡父使大業不終故天下之庸未有如肅宗者也

唐肅宗中興論二

晉瑯邪王之議即帝位也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

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繇是忤旨王亦遂即皇帝位予嘗論之晉元之即位未為失也嚮使如周嵩之說是時劉琨慕容廆在北張軌在涼而豫冀青寧等州未陷王誠以嵩之說曉告天下總率六師聲義北向聯絡諸州共圖進取則規模氣象必更有可觀即不然而軍勢既張士威亦立進不足以摧仆劉石退猶可以折王敦蘇峻之邪謀使之有所憚而不敢肆此與早即位所得孰多哉柰

何出焉于外惟汲汲厚勸進之賞此其志先盈而氣已餒矣志盈而氣餒故狃于偏狹包匿垢恥使奸雄得以窺吾所深忌而不可復制悲哉晉也可謂本末並失者矣若唐之肅宗其時尤非晉比也當天下全盛之餘元宗之號令尙行諸路之勁師已集而已又以太子爲元帥則暴張之寇直可旦夕剗平然後使乘輿反正克盡子職以俟大統之傳豈不善始善終哉乃裴冕之疏既上靈武之事遂行大赦改元而冕亦卽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夫冕小人也不過窺肅宗之隱啖主以自取富

貴耳豈眞謂此舉有關于興復大勢哉祿山動于富貴故叛君肅宗動于富貴亦叛父裴冕動于富貴故亦陷其主于非義夫古之亂臣賊子未有不以利動者也若夫報君父之讎雪國大恥此其事正于義彼主臣之閒所爲警戒震動者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閒而以望之見利則動之人哉後之君子繇周嵩裴冕之說觀之則晉之偏于一隅而屢有臣禍唐之禍亂相尋而不恥出奔者當兩主卽位之始而已知之矣吾又論之以爲世之有君父之禍而猶動于利者戒也

宋高中興論 乙酉五月

宋之有狄患也其禍甚于晉而高宗之不能興復也其心忍于元高宗豈元帝比哉其於徽欽親父兄也嗣統于二聖北去之日而中原有主又去舊京亦咫尺之間非若元帝以疏屬先在江南也又非若元帝承餘緒于晉統已絕之後也此其人心國勢厲而用之雖可報虜可破燕雲可復二帝可還而高宗不能者豈不能哉不欲耳其意以為非城陷主辱吾妄至是萬一用兵而勝勝而淵聖可還又置吾何地是故其屈而遠之者吾有

所困之以爲利而其憚而不敢用者吾亦恐犯吾之所自忌也不然高宗卽庸豈不知不還舊京則兩河必陷不都關陝襄鄧則中原必不可復又豈不知李綱趙鼎可用而岳飛必能成功哉凡此皆有背于吾之所爲利而又適中其所自忌也于是不恥奔竄僻處臨安安于不足存之地而後吾之所利者存黜綱鼎殺岳飛去敵之所深忌而于吾之所忌亦不犯此其處心積慮全乎忍而外特示之以爲怯耳不然和之不可恃也已事瞭然而大功之可成也形勢已見高宗亦亦險阻備嘗者而

粵雅堂叢書

愚至此哉觀其卽位之始不殺張邦昌不深罪僞命諸人而又委心于汪伯彥黃潛善葢已探其微而得之矣特汪黃鄙夫倖人不能有所發舒以成其志故其後專任一秦檜然後于其事濟而高宗之心亦至是盡見吾故曰忍也古稱中興惟殷之高宗周之宣王可以當之若少康光武取天下于旣覆之後其事難于創而光武起于徒步百戰而後得之其事爲尤難而晉之元帝唐宋之肅高皆貪亂利禍狃于偏安其道實可以亡至于宋高坐棄成效偸息海隅則又嚮者晉元之所羞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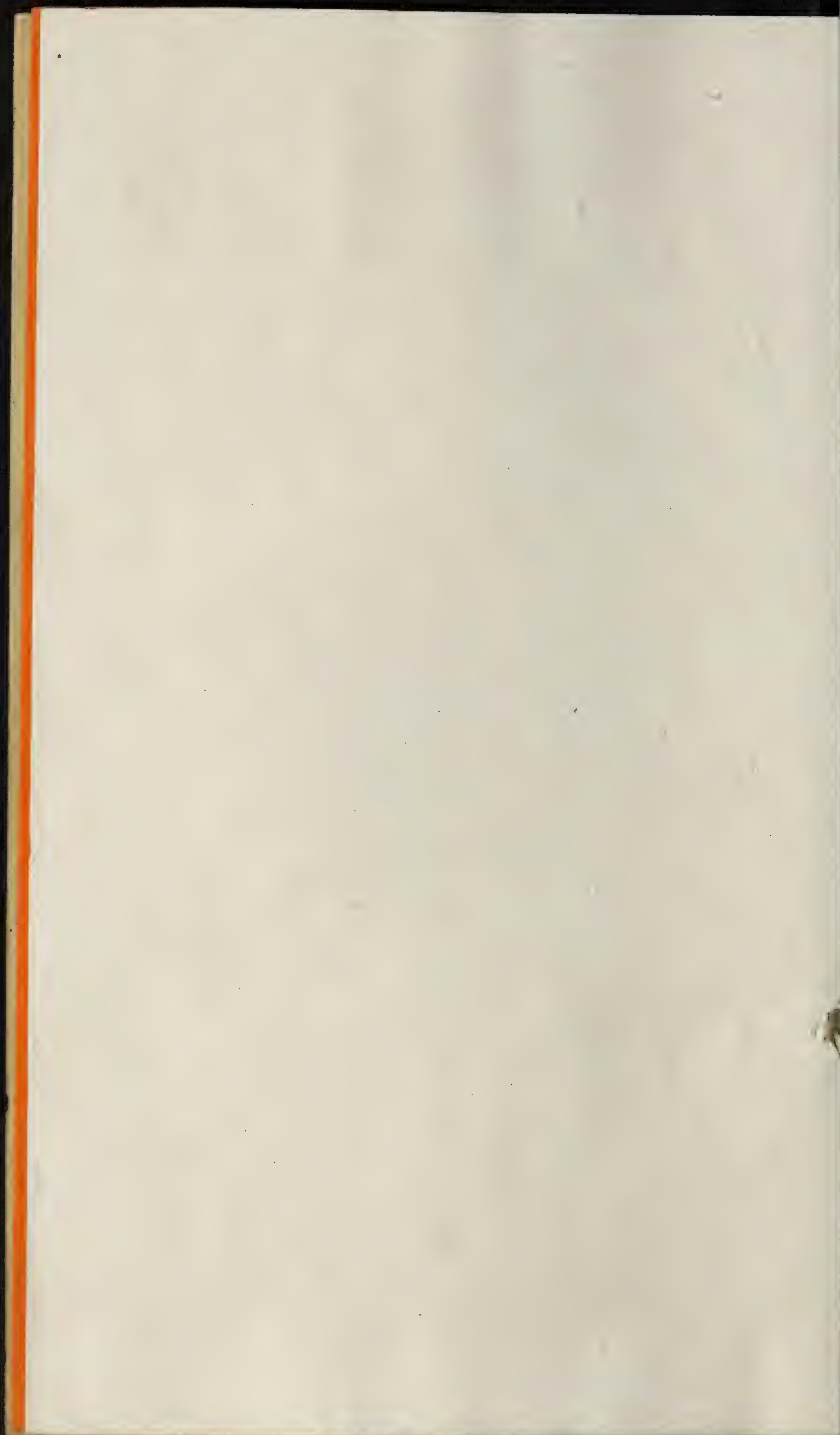
吾故曰其心忍于元也

非注中興論凡十篇今稿存者僅漢光武晉元帝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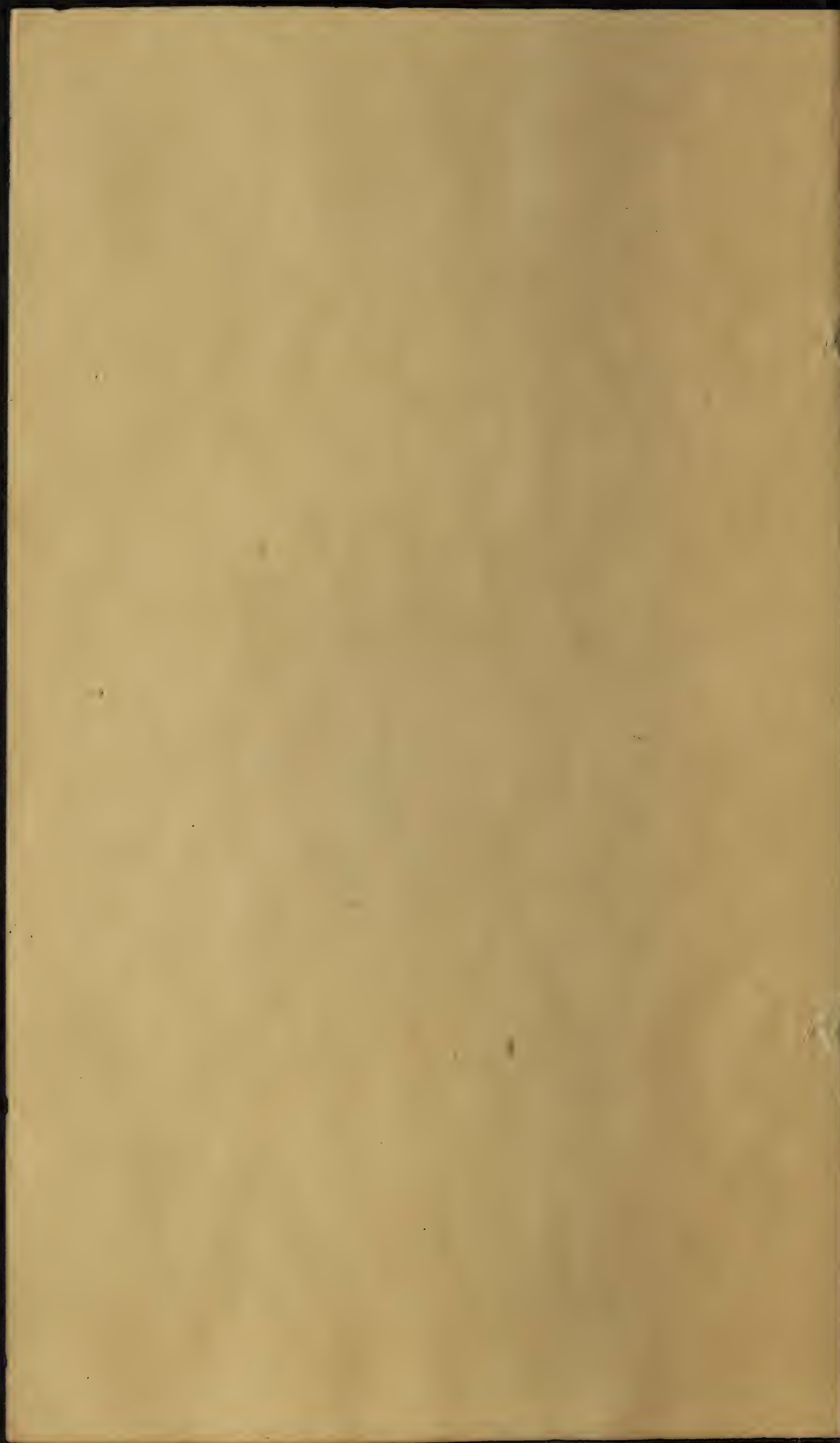
肅宗宋高宗六篇爲竕美兄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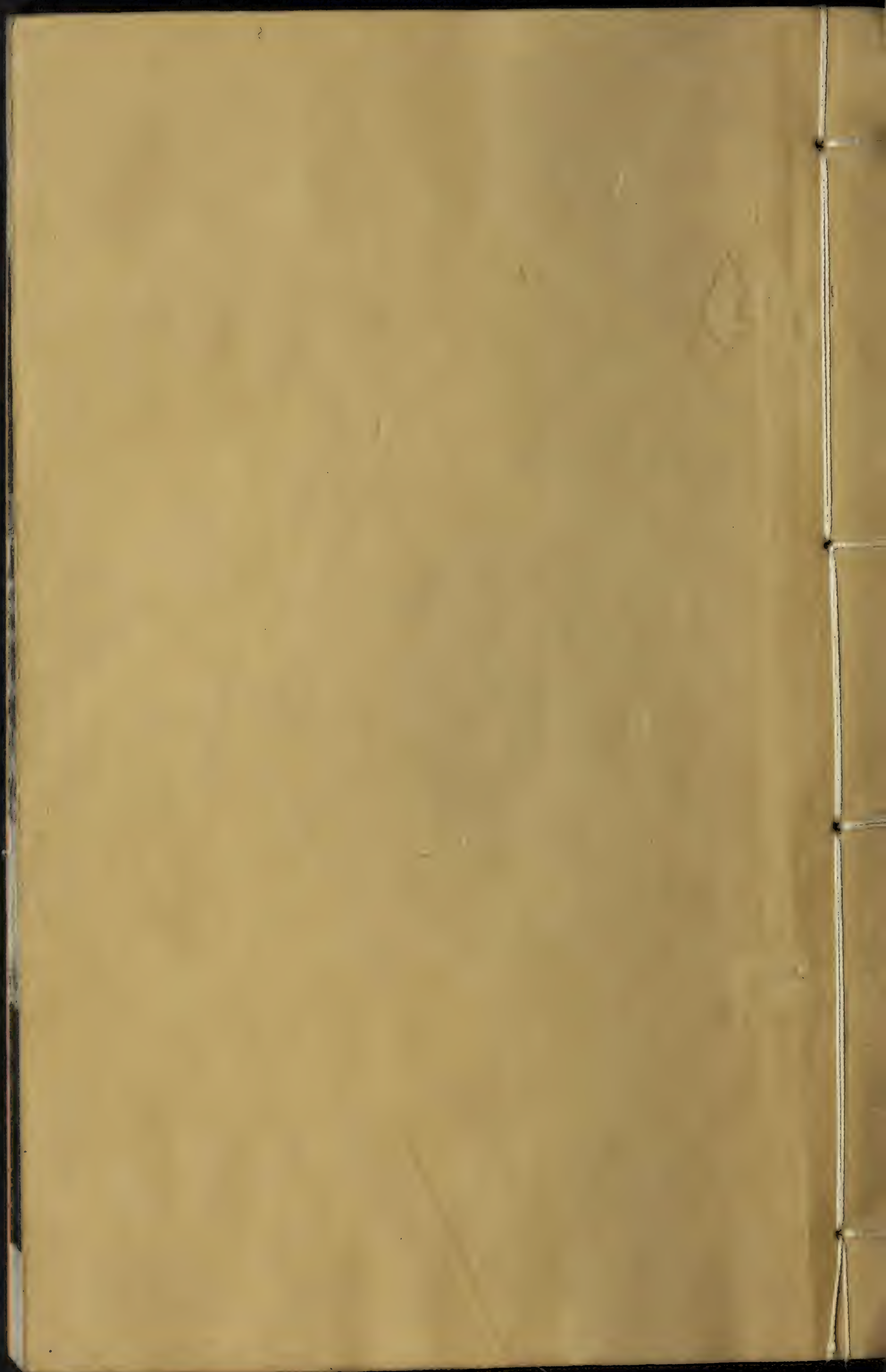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第六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七卷

貴池吳應箕著

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 以下東林本末

論曰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於爭奪情者以其爲氣節之倡也夫江陵之鋒觸之立碎諸君子豈甘以其身爲劉安成之續哉扶國紀而明人倫雖身死何惜則吉水鄒徵後日之講學當其發憤抗疏雖聖人所謂朝聞夕死者亦以加乎吳趙沈艾後有用不用要之爲忠

臣義士也江陵敗而後之秉國者如甬如婁又一異矣無江陵之橫而有其擅非江陵之材而多其嫉起而角之者非黜則錮於是林巖之間賢哲相望夫諸君子進不得用退而有明道聚徒之樂此誰使之而又黨之焉噫甚矣天啓間耆老僅存者尙秉用未幾黨禍興而實發難於吉水則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其是之謂與或謂予吉水晚節稍異甫至京卽屬福清以復江陵謚爲首務且悔其論劾爲少年客氣予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後以問方孩未侍御侍御曰先生爲總憲涖任諸御

史皆在先生曰江陵之不守制者罪也予往時不得不論繇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諡亦不可不復諸君以爲何如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其始終皆爲國也嗚呼繇侍御之言此所以爲東林哉

三王並封

論曰予嘗覽王文肅奏議未嘗不歎服其才則亦豈未嘗學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三王並封之擬此何以稱焉重於失君遂於天下之大計有所不暇顧則將焉用彼相哉幸當時諸部科以死爭而王亦旋自悔自劾故

其事得寢不然太倉之肉豈足食乎爭三王與爭考功
俱一時事爭此未盡者於考功盡焉嗚呼其甚矣予嘗
歎國家養士數百年未嘗不收其用然有二盡嘉靖時
盡於議禮萬歷盡於國本非國本盡之而創爲留中永
錮者盡之也永嘉實材相視當時異議者老死竄戍卒
無一語推是心也其以破人國家有餘矣區區者何足
以蓋之況太倉才又不及乎然議禮緜意見相左其時
無黨名爭國本則有菀枯其閒而邪正分邪者遂目諸
君子爲東朝之黨夫東朝何人也而曰黨爲是言者人

道盡矣雖然東朝果可黨也此非不佳事而何東林之外寥寥焉予讀諸君子封事與史玉池恭進條議及顧涇陽所與王太倉書未嘗不興而歎曰黨哉黨哉顧國家安得盡若而臣者而爲之黨也

癸巳京察

論曰予聞吏部自江陵擅權後諸司仰政府鼻息卿家卿無能自行其志者逮平湖陸五臺負其權智始一振拔而孫淸簡陳恭介繼之於是閣不得撓吏部權而統均之體以肅蓋稱國家三太宰云若趙高邑之爲考功

則尤異矣高邑主計大都先邪佞而次貪鄙嚴要津而寬散秩淸夜篝燈精心衡量有蟲巢於耳而不知遇一權勢姓名則奮腕乙之而所斥都給事則其姻家所斥吏主事卽冢宰甥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有此銓官哉嚮使有賢輔臣焉所當委己任之昌言論薦至蒙不次之擢奈何以喪其所私反肆之螫而一時大寮列署以論救罷斥者至十數君子政府可謂肆志而愉快矣於國家何於萬世何然則太倉也新建也蘭溪也豈非高皇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後高邑白首林居而諸君子以

高邑廢者雖死不悔于是而曰黨也眞所謂君子亦有黨矣抑亍尤有感焉癸巳而後其爲察也可知矣賢者卒數十年而不勝辛亥則門戸分焉至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三案何以知東林哉今亦幸有三案爲涇渭而邪者尤呶呶焉此實何歟夫人而邪也吾無責焉耳而依附門戸者實亦有人見小利害卽不能不掉臂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實呈身焉豈獨不能棄官以爭且賣友矣嗚呼此烏覩所謂東林哉聞高邑諸君子之風其亦可反而愧死矣

會推閣員

論曰予於萬歷癸巳蓋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之被禍也爭並封未盡者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又盡之自顧涇陽削歸而朝空巖實東林之門戶始成夫東林故楊龜山講學地涇陽請之當道創書院其上因以名之也時梁溪則有攀龍高君涇凡顧君希范安君元珍劉君茂才葉君毘陵則有一本錢君敷教薛君宜興有夢麟史君達可吳君納陛張君金壇有孔兼于君丹陽有士昌姜君相與以道德切劘而江陜北直遙

相唱和葢大江以南不越二一郡之閒耳人品理學遂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時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賢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於下此東林之不願有此也即後此爲賢人君子者亦何嘗自標榜曰吾東林哉朝廷之上見一出身吐氣鄉黨之閒有一砥行好修者率舉而納之曰此東林也小人欲空人國未有不加之以名目之爲黨而門戸之禍於是乎不可解矣浸淫二三十年壯者弱老者死迨遼難作而勢不可復支至不得已求人此中又以門戸撓其成而利其敗嗚呼此誰非癸巳以

後之爲哉吾故觀於此而不勝感慨繫之耳雖然國家實非不幸而有此也予嘗以爲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兇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敢取天啓乙丙閒一閹作孽不過刀鋸餘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蒙面汚行事至不忍言而纍囚相接駢首就誅卒以其死力捍之使聖賢讀書之種不絕而爲乾坤留未墜之緒以待今聖明再馭者又誰爲之則東林之流風餘韻猶能繫人宗社如此讒謂黨人不可爲哉予嘗客梁溪歷陽羨徘徊毘陵華陽之間過東林廢址訪求諸君子遺

事而益歎夫東林之名世之所諱言也則亦實考其所以東林者而可矣

辛亥京察上

論曰是役也舉國分爲二黨曰西北曰東朝其實東林也曰崑曰宣其實南也夫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於何辨之前此之奪情之並封之京察不已較著乎邪者曰彼一時偶爲之事耳何得槩其生平今試觀天啓乙丙閒事何如哉何向之攻東林者盡甘心從逆而不辭也夫依附東林者豈曰無人亦甯至

媢閹作孽以爲狗彘所不爲之事此而亦將曰吾一時偶爲之耳奈何遂以槩我哉夫朋黨之說無代無之要未有如我朝之截然者也唐之二黨皆爲小人所附和宋之三黨皆君子而使小人借之爲兵端獨漢之諸君子事起於與宦豎角而鉤黨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不勝至借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誣以朋黨可言也士人與士人角而朋黨相傾猶可言也倚宦孽以傾士人嗚呼此固向者節甫輩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

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而又何黨之足云

辛亥京察下

論曰孫富平之始爲太宰也以不直沈繩甫李道甫與東林左及再出而何以爲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衷白而長臺省者之爲湯曹乎然聞湯賓尹之黜也湯兆京持之力而蕭雲舉以衙門體救賓尹至於屈滕富平斷斷不可曰老夫爲今日去一嚴嵩快哉此眞太宰矣然是時攻淮撫者無完膚矣因以及無錫卽今號爲賢者舉及淮撫輒曰此東林之累也而于金壇之

於中甫亦然蓋謂淮撫貪而遙持朝權者實中甫爲之即福清入相于實有力焉無錫且爲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予嘗疑之乃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爲經略爲中樞東事必不至敗而顧涇陽則謂淮撫有功於國家必無莫夜受金事桐城馬侍御至死時猶曰謂修吾貪吾不瞑目夫然賢者盡妄語乎後予以淮撫問通州范璽卿璽卿曰淮撫故不貪然豪俠人也不善自匿飾又揮金如土故以來讒慝之口耳且不攻淮撫安得東林之巇而抵之又以中甫質吾鄉鄭太宰太宰曰果若人言于

何自以廢主事終乎嗚呼兩先生蓋持衷之論矣及予閱三朝封事逆黨以李三才爲盜臣其言皆橫罵者此又不足辨

要典三案

論曰予觀逆黨之翻三案也必以東林爲口實蓋以並封者三案之源而東林者以並封而著不傾陷東林何以護持三案乎然前之爭並封與後之爭三案人雖殊也其效忠則同功相等也而受禍尤酷東林之爲東林至後而愈難哉夫東林之能既見於天下如此其攻東

林者又作逆如彼此卽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趣舍者
而世之人猶好指摘賢人君子之細以巧談而樂道之
吾然後知大道之不明而亂臣賊子所以不絕踵於世
也或曰東林往矣嚮之忠言至行與夫蒙難受禍之事
世多不察而末世浸淫富貴之習又入人骨髓彼豈不
知諸君子之賢反之身而有所不便故卽逐聲相吠有
所不恤耳要之責人以受禍誠難但不至悖而從逆也
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能之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
乃作如此舉動緜是相提而論甯過而訾東林忍乎哉

然則世之覈東林者無他道也但以今上所欽定之案與夫逆黨所作之點將錄合而觀之而天下之大辨在是矣

征哱以下三征本末

神宗皇帝御極久垂二十年海內不知兵革初作難蓋自哱氏哱之起也本以非我族類而又負饒貲假地勢恃虜援以猖狂於承平之隙全關其岌岌矣乃不數月誅夷無噍類固廟算得哉則一時文武將士用命之效也哱之起也其謀實彼以劉許爲兵端事成而我居不

成則更執之以邀功使墜其計中於國體何故督臣之不諱殺降者張天威而絶禍本非過也予嘗跡其事而深考之自國禎推轂李帥然後有張家堡之戰戰勝而後可以絶句幽之患決策水攻然後賊勢窮而人心攜人心攜而哱事去矣於是論者謂賊張之日宜右戰而絀撫事已大定則多殺不爲武異同之間誠有難易之辨耳然予因是而益有感焉當時督監諸人皆極一時之選不待推舉而身請臨戎共矢滅賊其總兵者夙號材武事復一不從中制猶以功不卽就至數勤詔旨切責

況乎借疆埸之事以修門戸之郤樞邊異趣經巡二三心
又用舍可否舉國聚訟而不決以致一敗塗地舉精卒
夙將盡殲焉蓋自萬歷末季以及昌啓之間其成敗得
失之故亦略可見矣會去昔幾何時而軍政陵遲以至
於此言之可爲傷心威殫財詘探丸而起者半天下事
繇學會而藥實壞之魏之罰亦稍重焉無以服任事心
將有什百於哼者不知又何以應之或曰哼之蹶也功
有謂魏不逮藥不成其然豈其然乎觀梅監軍明功罪
諸疏蓋公道彰矣

征倭上

臣觀日本小夷耳當高皇帝時猶且貢寇相倚伏蓋異類反覆無常其天性也已聞胡惟庸通倭謀逆而後下嚴絕之禁又使信國公沿海設防蓋備亦至焉自永樂時有事於海然後貢通有貢而益有寇有市舶而且有勾導禍莫劇於嘉靖時之深入荼毒幾半天下豈非絕之不嚴禁玩備弛以至此耶神宗皇帝御極之二十年而又有朝鮮之役勤師海外豈得已哉朝鮮者我之外徼也外存與國之垂絕內實杜遼患於未然於是不憚

征調不惜轉輸非曰鞭長可及所以建威消萌不縱敵以貽患而且聊以固吾圉者亦其勢然也嚮使政府持必然之畫樞部無倖功之心經略用老謀而將軍不狎敵不待踰年海上之績奏矣奈何本兵督府甘受罔而不寤而在閣在邊皆陰陽向背以求事去已卽釋之使兵威挫於翁張之舌而彼小人者既以婁敬我而陰之又以中行翁俟彼猶使售其詐微天奪主款之魄而惟敬就禽其辱國可勝道哉懲封貢之誤然後登壇推轂又更置焉蔚山之敗可爲寒心至幸一關白之死僅能

收功始謀不臧而求後伐用懋蓋亦未之有也嗚呼自古以王者之師欲得志海外者少矣越國創寇我誠非得已彼倭亦豈有大志屬在鱗介而涎我邊徼者有句之者也况又無端而艶以封號此之謀國眞如兒戲是故防倭者無以朝鮮爲口實也關白之事宜易世不復見而王直徐海竊恐復起於今與閉其入寧闌其出當事者奈之何不鰓鰓慮之而以夷狄爲小人藉資以中國爲夷狄僥倖也

征倭下

國家之經略朝鮮也葢數歲矣然卒不得其要領謂其欲衣冠我土地者是張之也謂關白圖不軌而先藉用兵以出其世臣淸正等理亦有之未敢必也然吾姑無責其兵端以其殘我與國震我東鄙不大創而使得氣去何以張天威而使四夷慴服乎第彼非形見勢詘何以遽就款我非威盡力竭何以遽予封事勢明白易見徒以一樞筦不知兵而舉國兩端遂成道築誰秉國成謂其心可問乎應昌也養謙也玠也鎬也以名推者也如松也貴也綎也以武著者也程功計效其卓然可見

者蓋寡矣豈器任爽哉則戰款之說貳之而發蹤之先貿耳予讀丁贊畫之疏而傷之當時中外之故亦略可覩矣先是記平壤事者不一有多張劉李之撻伐者亦有謂封事實多撓非石計之盡繆嗚呼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予因綜核往事著其得失之不相掩者昔趙營平有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伐其功以為後法與著其失以為後戒其用心一也故予卒以朝鮮之役可為大鑑而後之謀國者亦無多恃天功哉

征播

論曰東征未完而播難與播征蓋與朝鮮哼相首尾焉徵調之費等哼而成功較迅豈三征惟播爲差易哉亍亦嘗考其始末矣楊酋三殺其妻其殘忍天性也此何足深治而遽議用兵兵用而師覆已褻威矣則宜大創之不使得氣而又何遽議撫勦撫相循於是道旁築舍之局爲敵所窺故酋之猖狂不量至覆數十世之宗而爵移國滅者亦我實成之也夫當其始也一太守諭之可使無動至其後徵天下兵而僅乃克之雖得志哉疆

塲之謀誰實司之其始計亦稍紕矣予嘗歎國家於用兵之故前後如出一轍任者一而百撓之適者南而北轅焉僥倖於始狼狽於終曲從無恩而焦爛是問蓋不知凡幾矣幸應龍穴鼠破綦江而猶戀棧為坐而待撲耳今天下所在苦兵宗權黄巢之流屠毒六七省逋誅十餘年事已不可如何而勦撫之議非獨參差且相掌覆視往時夷土可為郡縣而今數百年之都邑墟矣求其力而拒原者亦如曩三征時也可更得哉播之役推轂者實得人世之稱于田司馬及南昌將軍也有以哉

嗣是以來樞邊文武動相齮齕遼之敗氣沒世不復而棘門霸上實傳舍矣嗚呼可勝悼哉

小試論

單騎詣虜論 崇禎辛未

古之爲將者能戰以勇決勝以智而服敵以誠夫兵詭道也決機兩陣之間度險易量進退爭主客料彼己縱反間則誠不勝勇勇不勝智撫叛卒消反寇解散迫脅之衆與夫誨化煽惑之虜則智勇皆有所不足恃而用之莫貴於誠蓋觀郭子儀之單騎詣虜投鎗免冑不數

語而罔紀懽呼引罪未嘗不歎敵雖叵測可以誠感而非子儀之忠信能立夷狄亦不懷服也唐之兵端始於藩鎮之强以弱主御强鎮而又制之無威撫之不信上下懷欺遂至反者四動而號令賞罰淆然莫一蓋命一將以誅反已而其將亦襲跡而動猶欲息火而沃之以膏火不可滅膏愈加熾耳是故自祿山發難以來叛賊蝟起而竭忠立勳以其身爲天下係安危者唯子儀一人何也其誠不可及也夫子儀所難者難於安史繼起而以倉卒之旅再造國家尤難於魚程交譖而以疑忌

之躬克全勳節豈難於以其身服素所畏信之回紇哉

且夫忌物太甚者必中受其不足寡信則多備備者多

而後謀之者愈衆是故秦皇至暴戾也而匕露於殿上

董卓至猜很也而戟交於轂下何也禍嘗伏於己之有

所畏因發於人之所必伺者也若夫威立則人有所不

敢恩著則人有所不忍坦然無所備於物而卒不以身

犯其難蓋吾使人無不可見而人有不可測者卽在是

耳趙宣子晨朝門啓而賊不加害夫不閉戶者盾之所

以藏身也至於賊不加害況其猶不至於賊我者耶推

而至於行師用兵之際華元以病告而楚圍解羊祜以藥餉而吳人服忠信既立雖可為恩況當時之回紇素為我用懷恩既死令公尚在以人情而言亦單騎諭之足耳子儀豈其徼功一時又計畫無之而故以此嘗試哉抑子儀之所以成功者誠也要亦其識有所不可及耳不然挾不賞之勞居必疑之勢而功名令終身家晏然者此豈一忠信不學之人所能門鑰不設將吏可至榻前車騎不從觀容可使涕泣子儀之善於自全大率類此是故有誠無識雖以三代以下不世有之霍光不

免矣嗚呼人臣若子儀者獨為將帥之所不可及也哉

樓山堂集第七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八卷

辯

貴池吳應箕著

春秋四不卽位辯

魯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卽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是也其始而書卽位也無惑也攝而立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公是也其不書卽位也亦無惑也若夫繼弑君不得言卽位矣莊閔僖之不書者斷斷也然桓宣則書矣夫桓者親與夫弑逆之事比之繼

弑者則尤甚矣而書卽位也不可解也公羊傳曰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是以卽位爲貶也夫以卽位爲貶則何以處夫無所貶而卽位者抑何以處夫不卽位之爲貶者皆不可解也穀梁于莊之不言卽位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然昭之不以道終又在外其爲隱猶桓矣而子何以書何以于正月則無而猶不廢此也且不忍卽位者子情也不言卽位者書法也春秋緣情定法逆探子不忍之情而不書者是矣然宣與定何詎知其無是情而書之乎據一偏之說則多與

其事格强事從說則又與其說悖夫繼弑君不書卽位

先君不以道終則不忍卽位其辭嚴義正雖聖人宜無

以易之聖人於其同事也則異書又其事異也而書同

固知其意各有所取非必盡拘于一例已也然則繼弑

君不言卽位者其說非乎曰其說是而聖人之意不必

爾曰于何知之曰于隱之不書知之于宣定之書知之

是故隱之不言卽位也攝也莊之不卽位文姜出故也

閔不卽位亂故也僖不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

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是聖人之意各有所取而他有書

有不書者亦可通是而全其說矣春秋始終之際聖人所謹況即位事之大者而略而不書夫豈細故學者誠盡心于此奈何信三子之說而不爲之詳思深究也哉

魯隱公非攝辯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于是爲論者三而反覆以明其說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于史也詳矣于是引曾子之問季康子之立及王莽楊堅之簒以爲三代之禮孔子之

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王蘇子之說則亦誠辯然皆不若卽事而明其實也夫隱非若周公之攝而欲克復子者也隱蓋實爲君也其以不書卽位爲攝者是左氏欲著隱讓桓之事未彰其美而反沒其實但求繹經而未自暢其說也吾以攝者蓋探隱之情而得之而立爲君者則隱之實也何以知之于宋繆公之言而知之初宣公以位與繆公繆公立而逐其二子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爲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

先君之意也其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是攝者宋繆自遜之言也宋繆蓋實爲君者也今將以其攝之言謂宋繆爲未嘗立可乎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隱公之意同夫繆公則攝者特隱公讓桓之意若曰吾之得立亦直攝之云耳繆公有攝之之言而不沒其爲公則豈得探隱之意而遂謂隱實攝乎故左氏之說以情沒實者也蘇子之說以情爲實者也歐陽之說又據實而沒其情者

也夫論古人者固有情如此而實否者矣亦有實如此而情否者矣各得情實之一偏而以爲必如此者皆過也吾故不全信三子之說以爲論者當卽事以明其實而又於事外以原其情豈惟隱公其以說春秋無難矣

魯隱公非攝辯二

隱公不言卽位左傳以爲攝公穀不言攝而以爲成公志蓋亦謂攝也歐陽子以爲隱之始立不可知故不書卽位以爲隱實君而未嘗攝蘇子以爲古有攝主隱實攝而不克復子故薨稱公吾探隱之情以信傳而信公

之實以全經然則歐蘇二子之說非乎今夫聖人之書
有辭簡旨隱其本末未嘗盡著聽學者各以其見逆之
固無如春秋者矣經所本無而以爲有故雖三傳之說
明白昭著直可斷以不然則如史記所載五帝以下爲
書詩所不道者皆可一意而斥其妄及他莊揚列國之
書皆可以理斷之而信聖人之說亦必有所不及也通
此以讀春秋而知歐陽子之說非獨爲魯隱趙盾許世
子止發也其爲傳有而經無而以爲雖古之聖人亦嘗
如此者則蘇子所謂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

付異姓而付之攝主嗟乎孔子豈知異代有女主之禍而故于隱公之攝不書卽位以敎天下後世之爲攝者當如是哉蓋卽禮而通其意以爲苟如聖人之書雖後世而無王莽楊堅之篡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學者得其一事皆可推以爲亂賊之防不必盡書弒而後爲懼亂賊且弒而爲亂賊人人知之不必孔子書也霍光欲廢昌邑而心疑于古不合延年曰將軍若能行之亦漢之伊尹也夫光于伊尹不知何如而是時微此語則事不立雋不疑引春秋是衛輒拒父之說以收

縛僞衛太子不疑之引經非也而能斷大獄使天子宰相重經術之士則亦豈非經之所與乎因隱之攝以明古人之皆有攝而幷以非後世之不當以女主攝而攝之有與否皆可不辯何也其所謂攝者苟不如傳之說則已苟如傳之說雖聖人以爲當如是矣吾故因論隱公而以爲讀書者能如蘇子之說則庶乎其可也

六逆論辯

春秋左傳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柳

子論之曰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閒親新閒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吳子曰甚矣柳子之說所以長天下之亂而不通於理也今夫時勢所格雖聖人亦有反經行權不泥常訓之事然聖人立訓先使中人爲可守而於非常偶合之事無取焉亦其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宜如此而已堯舜之禪湯武之征雖身自爲之未嘗教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如是而後治也今如柳子之說則是三者不爲亂而反爲治誠間一有之然必三者之不亂則柳子之

說其以亂天下庸有已乎請據其說而辨之柳子謂賤妨貴者蓋斥言立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從斯言乎夫立子以嫡古今之通義也因亂立賢者有矣然不可爲法且國家亂少而治多如不別貴賤而惟賢愚是擇則亂臣賊子因擁戴而樹功名者必多且亦安知其所謂賢愚者果賢愚耶母愛子而抱曰吾以賢立也理乎亂乎柳子謂遠閒親新閒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

爲瑾本亦大矣夫英智之主亟于用賢圖治而越次信任者有矣然其主不世出也人主而皆蒙業襲安則必有先朝培植及吾夙昔所倚重者是故老成謀國常多長慮卻顧盡節致忠之事若必聽遠任新而後爲理本則少年新進之士躁進欲速以人國僥倖者何限因而聽過計失譖賊得以萌糵其間于是播棄耇老凋㪚宗室小者國體輕大者國勢去此理乎亂乎柳子以三者不可謂亂本而孰知以爲治本則甚不可者也抑吾師柳子所引證諸事按之則亦不思之甚者矣晉厲死而

悼公入乃理夫人臣將圖如悼之理者而先若欒氏之殺厲以入之耶宋襄立而子魚退乃亂夫宋襄雖合諸侯不終然御說能先知其必亂而廢法以進子魚耶且諸侯之暴甚於宋襄而失國者多矣公族之賢加於子魚者尤多矣必使諸侯逆知治亂而皆以賤妨貴則春秋之弑君爭國可勝紀耶彼隱攝而賊身謁讓而亂國此又何爲也柳子之說背理不通無過是者矣至如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無論冉之專不至代秦雎之功不過魏冉而遷毋逐身果可法耶魏相成璜而疎吳起

乃危夫魏文之所以稱賢主者以成璜爲之相起璜所進也及武侯相田文文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起起亡楚然魏未嘗以是遂危也而安在親不可與乎彼齊楚趙魏以四君爲存亡此豈非親之力耶如苻堅之信王猛此其君臣相得亦後世僅見而胡亥之暴虐卽不任高族斯而秦亦必亡且斯與恬毅皆先朝有功將相而亥殺之是棄舊也未可卽以是謂舊不足恃夫主誠知人善任疎遠之士果才不世出卽踰尊踰戚何不可者然不必盡新閒舊也至如以賤妨貴爲理本則禍

天下萬世者必柳子之言矣羣言折衷於聖人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繫易之詞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柳子學於聖人不知取衷顧取後世偏霸簒竊不足效法之事以為證而又援引錯繆以附會其說嗚呼柳子以文傳世立說之陋至於如此而世且信之吾故不可以不辯

甘陳功罪辯

陳湯矯詔發兵擊斬郅支其功甚大當時匡衡繁延壽惡其矯制抑而不賞而劉向谷永則盛稱其功荀悅漢

紀謂功大矯小賞之可也胡致堂謂矯無大小如湯之才當別加任使報之未晚數者皆持一偏而吾獨謂當時所以處之者未盡也予嘗讀漢書張敞爲霍氏上封事其言羣臣宜有明言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此眞善策適此意處國家之事未有不當者也湯上疏自劾之後宜下詔聚公卿博士議其功罪羣臣宜言湯功罪不相掩郅支驕嫚負漢漢本意欲誅之湯承上旨擅發兵然師無所費又立大功其罪可原與乘危徼倖生事夷狄者不可同語宜

加爵土如故事仍著爲令若非本所欲誅之夷而擅矯制發師又功萬萬不及湯者議罪如律令如此則有功之士鼓舞而後使者亦有所戒矣惜當時羣臣未有以此言之者所以甘陳功罪至今猶紛紛聚訟也夫國家有難處者貴在分別言之至功臣戰將非賞不足厲其氣以法不足以明賞故使之畏而且服者爲尤難夫四夷無事朝廷清明無故而徼其功如介子輩者罪之可也而當時大將軍以爲功至夷狄桀驁天討未張一舉而能尊國威敵使朝廷不費而邊境畏服如陳湯者直

當錄功已耳丞相御史反以爲罪謀國之人但以私意行法此後世有激功臣爲叛虜而又貪功生釁至禍及宗社者皆朝廷之上有以使之然也是故禦夷狄有道處功臣有法若貪一時之功執一偏之見未有不反以爲禍者本朝信國剖符時猶鐫記毘陵之過以示戒嗚呼其斯爲帝王之勸威哉

樓山堂集第八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九卷

貴池吳應箕著

策并序

擬進策

崇禎丙子臣從邸報見天下吏民言事者甚衆上皆報聞至有驟荷進用者臣竊覽其章於天下大計俱未有當也私以為言者皆負上又以為天下事非一疏能盡於是退而擬策十首欲上之不果昔漢賈誼為文帝痛哭流涕長太息今天下事不

止如誼所言皇上聖明又遠過漢文獨恨臣無賈誼之遇誼言不盡用而臣有言不聞假使臣如天下言事者以言希進又安知其不用然臣不願也臣所謂第能言之而已所言自中及外首大體次邪正次信任次言術次廉恥次變更次邊材次無用次民財次貪源凡十篇

持大體

臣觀自古極治之朝其君相雖勵精圖治常若無事然非無事也總紀綱挈要領一切兵刑錢穀各責之所司

而已不與故其政卽以不相陵侵而愈治不至於煩碎而難周此所謂大體得也體失而後務爲操切操切之過臣下奉行不及則益工爲欺蔽而叢脞因之至於叢脞則操切亦有時而窮而廢隳因之究之柄且爲人所旁操而不覺是故得體而治失體而亂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宣帝起自民間深見武帝之季法網苛密欲與更始然帝性精察欲操練名實不得不任用文法故誅戮之枉先自廷臣受之其後宏顯之禍議者皆以爲宣帝所遺而蓋寬饒刑餘律法之言至是益驗夫以

宣帝欲懲失而猶不免有失則以其操切爲失體也幸
其時丙吉爲相輔以寬厚觀其不問人死不責廄吏等
事其用心甚深蓋英君而佐以察相事雖益理天下之
元氣傷矣故臣嘗於宣帝之君相益信爲政有體卽其
一時可以槩見者向使治天下而亦以趙廣漢治郡之
法治之天下之亂豈不可翹足待哉臣觀神宗初年張
居正爲相其盪滌振刷不可謂無功然亦似稍刻矣神
宗一以寬大繼之迹若倦勤而政實得體故海宇晏然
者幾五十年迨其末年不無廢弛惰窳之象亦其勢然

也因而□□邊隅孳生宮禁逆璫之禍海內沸然幸陛
下神明踐祚然後人心始有所恃於是懲先朝之失馭
創羣工之積弛手攬萬機躬親庶政至於閭閻銖兩之
奸皆勤詔旨雖漢宣之精勵豈能及陛下之萬一哉然
臣固有慮焉事無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
者欺罔之藉也言無是非俱得達陛使天下皆裹足而
至者奸佞之叢也大臣無所執持小臣相為朋比者衰
亂之徵也是故欲懲貪而愈以風之欲革弊而愈以啟
之何也失體也且今日之失體者何止一端外而監司

郡牧侵守令之權繡衣持斧親訟獄之事內則刑名操練於三事文牒持抱於諸卿而陛下猶日責其治理無狀不知治理之所以無狀正緣此也故臣願陛下宏攬大體但無使主權得以下移一切碎細之事皆責之所司而上不問厚諸臣以事權即所以養其廉恥別諸臣以職業即所以起其廢弛又嚴敕內外諸司毋使以侵而成曠是陛下所爲憂勤者謂其能收天下之成而輔臣所爲啟沃者謂其能成君德之大也如此而諸臣猶有負陛下者即以蹈漢宣韓蓋楊趙之誅而不爲過誠

不如此而稱曰勵精臣恐上之操切旣窮而下之作威福者卽於是出矣是故體要之說古之賢臣類言之臣今之所效忠於陛下者亦惟此爲首務而已矣

別邪正

今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臣之自爲朋黨而其病繇於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雜進於是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小人指君子爲朋黨君子亦自以爲黨而不辭始未嘗不從國家起見後不過爭競門戶迨爭競門戶而君子常易衰弱

非易衰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難榮而易辱於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難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間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爲市而君子之勢孤矣君子之勢孤國家之事去矣揆其所始豈非人主之不能分別以至是哉唐崔愼繇與劉瑑並相愼繇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瑑曰盛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流品爲先未知致理之自臣嘗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服瑑言之正使唐宋牛李蜀洛諸君皆持此見安得復有黨人之禍然人臣從國家起見則瑑言

爲是人君欲練名實使人臣皆奉法守正則愼繇之言
未可以爲非也是故相臣當秉劉瑑之忠而明主宜持
愼繇之法抑臣又思之瑑之言用於黨勢未成之先則
可若下之門戸有必成之勢而上之用舍無一定之理
則瑑言亦安可施哉臣觀自古朋黨之分無過宋者呂
大防范純仁當國欲爲調停以兼用熙豐之黨劉巖叟
極言其害其後徽宗卽位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
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之此卽調停之說而曾布假
以惑上者也徐勣任伯雨亦駁之而極言其害巖叟之

言曰自古無君子小人並用之理故聖人以內外分否泰若君子小人並進危亡之基也勳之言曰天下事有是非人有忠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而伯雨謂二者並用終君子盡去小人獨留蓋三臣之言可謂盡矣後其言皆驗而國家之禍亦遂不旋踵今國家朋黨雖未如宋之劇然自神廟至今其勢不可謂不成矣今亦並用之而無所害也臣恐將來勢有偏勝則害有獨歸大臣不能如劉琢之用心則人材之進退必有如任伯雨所見者至於極重之後復欲用呂范之方行會

布之術祇重之害耳亦何益乎此臣今日所以望之陛下者固莫如別邪正之爲急也夫天下之大佞若忠大貪若潔大怯若勇大躁若恬者其匿情飾詐方有以入人於不覺而邪正於何辨之臣以爲不難也卽就其所自爲黨者而察之其本末立覩矣且從古奸詐之徒可以欺庸君而不可以欺明主可以惑初立之沖主而不可以欺更事之賢君也陛下試觀卽位以來誰爲順悅誰爲戇直誰攬權勢而難於進退誰重氣節而輕於禍福誰矢念於國家誰快心於報復其擠擯閱歷不可謂

不熟矣又試觀神廟以來所謂身在朋黨橫被攻擊者其後之孤忠勁節甘死如飴者何如又觀天啟中所謂志在進取力攻朋黨者其時之誦德稱功嗜利無恥者何如而邪正之數有不較然乎今之時勢又與先朝不同則夫希名而附和與夫徼迹而矯飾者其蒼素黑白誠難遽別然而涇渭之源流自在也陛下誠能窮治之源而登進斥逐一以其權歸之於上使衆正彙進而憸險小人無所緣而售其奸將國家之治理可以計日而待不然邪正不別則登進愈襍而黨與益分黨而分邪

者日勝其勢不釀爲禍亂不已而爲邪之尤者方孤立行一意曰吾無黨也夫無黨而掃除有黨之人則正人必先蒙其害故禍莫大於人臣之有黨尤莫大於黨勢已成而邪者固矯之以無黨也則別之奈何不務盡也

謹信任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專尤莫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篤不專之與太篤皆足爲患而第其輕重則無所別而篤任之者其爲禍甚深也夫國家固有不世之績隳於旁參垂成

之功棄於一旦者此不專之所致也及觀唐宋以來唐專用內官宋寵任大臣至傾危宗社而主猶不寤皆繇人主不能自固其好惡喜怒之情至使臣下得而窺之小人遂有所要挾以深中其隱臣然後嘆人主之信任誠不可以不謹也臣嘗讀史見漢元時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又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

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此人主之情爲下所持故有以專信之而不覺臣因而推之唐李林甫盧杞之流宋秦檜章惇之屬其爲禍各不同要其所以窺測人主先得其情而爲所劫制者其轍則一也宋神宗有爲之主也王安石經術之士也挾情要君任之不疑至於亂天下則安得謂信任之偏英主獨無乎高皇帝神武開天猶失之胡惟庸肅皇帝英明絕世猶失之嚴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謹其在英主爲尤甚

我皇上躬戡璫禍手攬萬幾念口寇之交訌也向方之
賜時出帑財賦之日匱也司農之任獨久總綱紀於中
丞歸操柄於冢宰不專之患可幸無之且陛下始欲借
內鎮以風厲諸臣未幾撤之如脫稿卽昨者召置輔相
士大夫方舉手加額而旋以一人之言棄之人方疑陛
下信任之理太輕臣卽竊於此有慮者夫事有所輕於
此則必有所重於彼其輕者不難暴之天下則重者必
有以積之於一人於是深險之人默窺意旨以固其要
結之術而倖躁之徒又顯乘氣勢以售其嘗試之私彼

其矯情刻意危言激論必有入人於不覺者而陛下偏
篤之勢成矣故臣願陛下益去其菲薄臣下之見程力
量能執虛公以馭下而我無一成之心於大臣則觀其
係於天下之治亂者何如於人才之消長者何如不徒
取其有硜硜自守之節於小臣則練之以事任驗之於
積久無以一言偶當遂拔擢非次致使天下小人皆有
所懷挾以要君如是而偏獨之患去則奸亂之萌絕然
後陛下即有所信任而人亦灑濯磨厲之恐後矣

審言術

臣聞古昔盛世不諱直言言嘗少觀其君臣間析肝吐腹不過數語而天下利害已盡後世君臣固有辨難反覆者矣然上不以爲私而下無所恐故天下之事卒以立而功緜成今天下章滿公車言非少也朝上夕報聽非不疾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寡以致言愈襍而聽愈眩豈忠謀至計百不一聞而聽過任失十且九見耶臣愚以爲言路不可塞也當辨所以進言之心其心不可見也即就其所言而以時事之難易別進言之公私庶乎天下可以見言之利而吾聽者亦有所自持而不至於

眩夫其臣下守法海內無事而人主好大喜功或內有嬖倖外多興作於是時也不難於切劘臣下而難於趨君時而國家多故事勢孔棘大臣邀一切以中上而人主方怵於禍患不自知其入於術中其籠絡箝制可以惟所欲爲於斯時也又不難於規切主上而難於拂臣亦經術有文見謂盡忠人主者而陰黨王氏揣人主所必不深罪者用以自沽其直今試讀其骨肉大臣等語是爲何意乎息夫躬懷詐傾覆議論無所避其歷詆公

卿可謂切直矣而天子湛溺董賢邪寵不敢以一語相
及審是二者進言之心覩矣是故田千秋以一言取相
見輕夷狄汲黯以面折不撓寢謀淮南何也彼乘其所
易悔此犯其所難堪也袁盎廷毀大臣卒為營救其厄
賈誼蒙譖絳灌所引待大臣之禮原為絳灌而發則一
重朝廷之體而已無私一鼓其術數借朝廷以自示德
也審是二者而進言之心又覩矣夫人藏其心不可測
也至於天下窺之後世曉然獨其主不寤耳故臣謂人
主之聽言當去其所順而察其所反詳其平昔立朝之

槩無驟予以喜怒之情則言者之必立見而臣所謂別
之於時事之難易者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今皇上
開道求言不遺微細其乘上之急而意有要挾與懷己
之私以言爲徼倖者不可謂無然嘉猷碩畫言而輒效
者宜亦有之乃卒不可數得者豈非言愈多則聽愈眩
眞能言者反有所疑而不欲進耶漢之世僅一賈誼唐
之世僅一陸贄今此曰痛哭彼亦曰痛哭此曰條陳天
下利病彼亦曰條陳天下利病而究所謂痛哭條陳者
挾息夫之詐行袁盎之私而已況才能不及二子而遇

或過之然則眞能爲賈陸者亦將卷舌吞聲惟恐與此輩同類共進是陛下雖欲聽之而誰爲能言諸人雖千百言之誰爲可聽言路固有以開而愈塞者此時是矣爲今之計陛下毋遽下拒言之旨也以其言下部考核其當否於在位者稽其立朝之節而於士庶又實訪其行己之素然後以臣所謂分別其心之公私者用以嚴其誅賞而於言之可從者則務力行之以責其效毋徒博一時愉受之虛名如是忠言至計不聞於前又聽其言而功不立事不成者臣亦自是杜口不復言天下事

矣

厲廉恥

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水旱不足憂盜賊不足患而惟風俗之偷下爲可懼夫風俗之厚薄生於人心廉恥之有無廉恥者是政治得失之所從分也事功成敗之所繇繫而人才消長之所自出也故古之達治本者必謹之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重廉恥也今天下不可謂無士往者逆璫之亂稱誦比附者遍列位臣疑廉恥道盡矣幸陛下起而盪滌振刷與天下共圖更新

之治行之幾十年而口口尙張寇氛轉厲吏治益偷貪風不息陛下求其故而不得則欲更制用賢闢門受諫宏示買駿之意旁寄式蛙之思謂天下治功將繇此而興而臣終不敢以爲然者以今偷惰已久頑鈍成風此非惟不足振厲其氣適以贊其邪枉之心而益啟其僥倖之竇耳夫風之行也必有從倡大臣無持祿之心而後天下知名節之重道之明也於人之始進見之士不從身家失志故居官亦有以自立今士子自讀書取科第外入官者自通賄賂善事權貴外覺天下不知更有

何事見一二峻潔有守及伉直不撓之人輒病之爲矯
戒之爲取禍而又有一二大臣怙勢行私益以沮折天
下之士氣如是而何知主憂臣辱曰人獨無君哉而我
也何知多壘爲恥曰人獨非臣哉而我也至於仗下喑
啞見謂先幾之哲閫外喪失歸於莫可如何之勢三事
相率而爲欺百僚苟且以祈免而趨時若鶩者反因之
據僥乘邪以益肆其志而愉快臣憂此風不革不至於
極敝大壞不止也今陛下誠遠覽大奮罷尸素之大僚
翦薉煬之積慝誅鋤負墨之風激厲奔北之氣窮治天

下言事者挾邪倖進之私內愼吏部之選非天下極清介者不得任外嚴巡方提學及各方典試之差非天下極執持者不得推官以墨敗禁所在有司無復以士大夫之禮相待士以倖聞令自郡邑之試以至春秋兩闈皆引繩披根而治其私又勑巡按御史嚴禁鄉紳請託而并設爲地方舉劾之條如此庶可以激發人心之愧怍而廉恥當因之而生夫人之廉恥其所自有也必至於多爲之制而後生此亦非盛世事況其相胥而無也則又何治功之足問也

重變更

臣聞天下之治法生於天下之治人天下無人猶幸有法之足治也故昔之豪業而治者甯重於得人毋輕於變法書言率祖詩云繇舊雖古盛帝明王亦惓惓以此爲戒是故非開創之君而輕言更制者舛也蓋開創之君躬懲禍亂身歷艱難又其君臣朝夕講求如家人父子纖悉周至欲爲善後之圖不得不盡革前弊故常自我而立爲一代之法若子孫奉承惟謹猶恐不及況敢變亂舊章乎即至凌遲衰微法久滋弊然道有貫於變

通者矣而非貴於改革也臣嘗觀三代以後如漢唐宋各有可久之法至我明爲極備臣請言其變之之害可乎漢承秦焚坑之後法最簡略蕭曹皆文法吏不能考古定制故賈董之議更變者是矣然文帝謙讓未遑而天下安晁錯更張無漸而七國亂及孝武以後漢法備矣以宣帝之綜核不過曰漢家自有法而魏相爲一代賢佐史但稱之曰好觀漢家故事而已是故新莽改之而敗桓靈不能守而亡此漢之明驗也唐太宗經百戰之餘踐位最久又嘗與其臣討究辨論而定爲制故其

立法極善乃府兵一變而唐祚遂衰且無論其他宋較漢唐其法爲未詳故其君臣亦時有損益然未能輕變更也自王安石銳然變之而天下亂侵尋南渡國以弱亡蓋變法之禍至宋而尤烈矣我高皇帝神武開天始者積苦兵間涉歷甚深旣而鑒觀往古考證最悉又天假以年而其臣多王者之佐規爲制作直與周官表裏非漢唐宋之所可匹者也迺以承平旣久瑕釁時作敦文寡效右武無烈版圖在而用日匱圭組盛而事不舉論者盡舉而歸於法之不善而欲更之不知此不能守

法之過非不能更法之過也不能守取士之法而無士不能守練兵之法而無兵不能守屯鹽之法而財僟不能守考察之法而官貪陛下試一一詳考而深究之知今之所以極僟而不可復者果一一皆祖宗之法乎即非祖宗之法行之日久欲一旦起而盡更之也能乎法行久則必僟就其僟而剔之猶足爲治法更而無漸則人情易駭駭而有所乘之反足以召亂陛下不窮其法之所自僟而欲犯人之所易駭又不講明列聖所以垂後守成之法驟欲用開創時一切破格非常之事臣恐

於治理分毫無益適爲儌倖小人借資而已今天下之法所謂極儆大壞者莫如制科察其壞之之端而釐其弊此尤天下人材政事之所從出議者欲盡舉而罷之毋論他途不足以得人就使得人而此不能從業者將何以置之夫隴上輟耕猶足爲變況使天下皆投筆而歎哉故今所深幸者此議猶格而不行也然而保舉之命甫下騎射之令又聞士旣覬望於官之易得又致憾於材之難兼朝廷之詔令日新臣民之取舍益亂臣以爲此非太平之福也故臣願陛下申明祖制而又度時

勢之可行者行之欲行一法又必專精於此俟其旣效然後更有所圖則人不眩於他端而行者無易衰之患將見天下事亦次第而舉矣不然上煩其詔令而下不能行下愈多其條陳而上不能禁久之生陛下之厭棄即欲更下一創始之令而不可得是則臣今日之深憂也

儲邊材

天下承平日久武備盡弛猝然有變而知兵之將不可遽得者亦其漸摩之勢然也然臣觀往古漢武開邊而

衛霍奮光武中興而吳耿出唐以李郭爲再造宋繇韓岳爲僅存此亦豈非得之守文之後而求之倉猝之中哉而何獨今之寥寥也且今天下之用兵不可謂不久矣陛下之求不可謂不急矣不惜尙方之授而斬將搴旗之捷無聞惟有失律而已喪師而已不愛通侯之賞而開疆禽反之績未著甚且玩寇已爾要挾已爾然則謂人材至今日而盡亦豈爲過乎今文臣膺經督之任者卽毋遽言新建威甯之武功如先朝馬文升余子俊項忠韓雍之屬或以禦口或以勦寇其布置方略亦可

踵而師其智也武臣何敢希中山開平之烈卽如近世戚繼光俞大猷輩亦庶幾有古名將風又使如劉綎杜松之屬尚在制而用之亦何至隳軍實而長寇讐如今日之甚者哉然臣終不敢謂世無其人而尤不欲以破格之任望之陛下也夫今命將無人而功效陵遲者非如議者所謂掣武臣之肘不專文臣之任也其原皆繇於求之太驟而擇之不精求之驟則未嘗擠掇其長短故任之不能必其效及不效而又難其代於是於軍中之事多有所隱忍擇不精故節鉞及於平流而壁壘無

臨淮之色以視師重臣不過綵貲序得之素無小范之甲兵故任事而每爲敵輕功之所爲不成皆是故也故在今日而欲合文武之選者萬不能也議者且欲益重武臣去其節制使之操束有司此非惟不可行行之必無功而有害唐李林甫以文官爲將怯薦用祿山其禍至傾宗社此其明鑒也且今何可比開創時事也但令文武各得其人豈以相臨而妨成功哉故今文武臨制之法必不可變而所以簡擇文武預儲其材以備邊方之用以待緩急之求者臣以爲當盡創前格而一更其

制兵者專家之學也習之久而後精有功效而後見今
文臣即自負管葛武臣即自謂韓白之能豈有不待更
試卒然拔之草野之中而推轂於行伍之內乎往者已
已之役陛下以一言用人其已事可覩矣陛下嚴重武
科行之已久乃熊羆之士不聞即出今又下明詔使制
科兼行騎射幷試武經意將謂召虎之臣即繇此奮乎
夫今士大夫雍容惰窳不習勞勩借此以磨勵其氣而
廣其技能可也豈經略邊方之才遂繇此出哉則臣所
謂盡創前格而一更其制者果何道也臣以爲兵部者

文臣習兵之府也今誠令起家之士無得遽遷此司每年令撫按官各舉知推有方略者以上第入居之又妙選各部屬有材力者調補之本部堂日夜講求兵旅之事以上下其考遇邊方道缺專推補此屬以益練其材而久任其任撫缺又卽以道臣推補然後入爲左右司馬出爲經督重臣極之至於大司馬而皆取之此司而足夫天下有終身於兵而不習治兵者乎此儲文將之法也武臣則令各方兵備每歲各舉勇略善兵者一人撫按於舉劾將領外亦特薦一人赴部考試令武選專

董其事其雜試邊方備歷參游自偏裨至大將行之亦如推補文臣之法陛下又以不測之誅賞行之於任事見功之後如此度不過數年天下之將材出矣不如此而竭科目以求之破資格以用之厚封賞以招之以庶幾得非常之士也嗚呼非常之士以此待之何惜其如不能卽出何也

罷無用

天下之不足用至今日而極矣臣以爲皆無用者致之也朝有無用之官吏邊有無用之士卒上有無用之設

施此數無用者皆足爲有用之害而其究遂至於不足用故今國家無憂不足用也求其有用者而已有用者亦常至於無用也則罷其無用者而已臣嘗計天下之官吏不多於古然得強毅有爲與廉潔有守之人則多一官有一官之用否則多一官卽爲千百人多一害今自內外之司文武之吏其能已見於天下矣果皆有用者乎衙署巍然體統如故而官無一事者蓋不知凡幾矣然日費官餼而權所不屬猶未深爲民厲也臣請言其甚者則莫如有權而無事之官精神不用於職業惟

以恣喜怒作威福爲能於是不但己無事又能廢人之事如此者可罷也兵之原額未能及國初之半竭天下之力以贍之曾不得其絲髮之效故非盡汰滌而兵不可練非益簡練則用必無功今各方守禦動曰增兵也臣以爲不覈無用之兵而罷之則益耗有用之財且亦卒不能得一兵之用今朝廷之議節省議搜括者幾無遺策矣無土木之興無釐祀之費無聲色之好而臣何謂有無用之設施乎宋臣畢仲游有言不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禁變置之事則人將操不足之情以動上今

陛下不可謂無興作之情矣聽言用人之際誠有如蘇

軾所謂太驟太銳者然上之操切日甚下之奉行不給

畏不給之取咎於是相率而爲欺臣見陛下數年所下

之詔適爲有司興利而民無利也欲爲百姓除害而害

益加也此所謂有用者皆無用雖陛下發德音下明詔

亦何益乎是故無用之當罷莫甚於此三者卽三者之

中臣亦不能縷舉總其要言之而今日之弊端亦大約

可以類盡矣抑臣於無用之官尤有感焉今內自部寺

之卿貳外至郡邑僚屬敎職之類其爲無用者何限卽

如各省巡守之監司兩京各差之御史此名爲有用矣然上之臨制旣多下之趨舍愈眩有司非人人得其懽心不能免於罪戾而遑專心職業乎臣以爲監司以下度無用者次第減除而南直御史之差當有所併於是有司無十羊九牧之擾百姓省供億罪贖之費其有關於吏治民瘼者甚大也或曰官可省矣其如仕進之多何不知此無妨於仕進也自古善治天下者寬於收人嚴於置吏輕於假名譽而重於畀事權蓋此意也故無用之官之當罷臣以爲無如今日之甚者也

養民財

臣觀民之物力至今日而竭盡無餘矣言者皆曰自遼東兵興以來賦日有加斂日益急民何得不困然臣觀加賦而民不怨者以國家多事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蓋民財耗之於國家者十之三耗於官吏胥役十之八其餘則皆以風俗之侈靡而黴乃又重以歲之水旱寇之焚掠天下財產安得不盡詘乎臣請得而列言之臣所謂耗於官吏者以今天下官之貪風不息吏之奸巧滋甚其害不可枚舉而其源有二一官則巡按之贓罰當罷

書役則各衙門之頂首可革也夫外官之貪獨畏巡按耳朝廷假巡按以贓罰之名郡縣不得不媚之以罪鍰之實此旣奉之以實彼亦可轉假之以名中間展轉幾何株累幾何無論惡民盡而良民皆盡矣臣大略計之如臣鄉江南六郡巡按應上贓罰四千餘兩耳臣郡爲最小然嘗從縣牒觀之一縣幾有其半則此應上者一郡取之而有餘不知此外之金在官乎在私乎而況藩省所屬之多乎繇是即日嚴火耗之禁厲加派之罰有司亦陽畏而陰笑名從而實否耳上好下甚假公濟私

安得謂民間之財盡爲朝廷出也至胥役則益不可問矣臣蓋知在吏部者其頂首以萬計各部院以千計各司郡以百計夫此輩如第在官取值耳何不以其貲買田産爲富人而必爲此者以其本朝入而利夕倍也臣觀京都之胥起層臺築別館後房婦女數十而在郡縣者履絲曳縞意氣腆膴合天下此輩蓋不知幾萬萬矣其爲民害豈可以億計哉若夫風俗之侈靡先自京都及於郡國嫁娶無節燕會無度婦人一簪之飾一衣之費輒值中産而都市奇淫之設日甚一日所以天下之

財不見其消有時而盡蓋爲是也漢賈誼至於流涕唐丁公著以爲此當勞聖慮豈無見哉臣以爲此一事當使南北兩京兆及巡城御史設制禁之而有餘然後郡國可以漸化至於巡按之贓罰直當報罷而一切罪鍰直令所司置簿登貯以爲郡縣軍興賑給之用而不必更煩司農之拮据復命則盡以其數報上於此中染指者事聞逮問於是巡按正己率屬將貪墨之風可以不攻自息至於書役當減汰員名照隸快設工食以盡革其頂首亦如吏員當街之例自郡國彙用而撫巡監司

所用即自府縣胥吏法號謹愿者取之犯法者并坐其所自出如是而舞文弄法及乾沒侵漁之弊亦當稍有所止凡此皆臣所謂害民之大者不塞此二害之源而欲百姓之殷實和樂此必不得之事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害有所受而民猶不知吾即從其所不知者而深爲之備則其所留者甚大而民之財亦日有所滋長而不覺所謂養之之法固如是也誠不如此而又加以水旱盜賊臣之爲陛下慮者又豈止財盡而已哉

塞貪源

臣聞善治疾者不難於用古人之方難於得致病之源不得其源雖日進良方而疾愈劇得其源而治之雖沈痾可以立起今天下盜賊生於民貧民貧繇於官貪陛下跡得其情亦能赫然下嚴旨懸重誅而風不可息事益加厲豈貪之必不可禁歟蓋皆遏貪之流未得其源而治之也臣請言其詳鄉會試者終身之源也初選者蒞任之源也京官者外吏之源而巡方者守令之源也今夫士始一窶人子耳一列賢書即有報賞宴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於是不得不假貸戚友干謁有司假貸

則期報以異日干謁則先喪其在我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拙者債益日重氣益日卑蓋未仕而所根柢於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彼仕者即無言營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償給於民能堪之乎臣故曰此終身以之者也今士之初服官者吾知之矣營選矣鑽缺矣不惜倍息稱貸以求之矣鄉貢監吏求之較難則圖之必力而費之更倍故有上任者朝來索逋者暮至矣此即不取之於民得乎夫前此二弊外官取償於民京官即取償於外官其源同也

有要津有奧主有座師同年鄉曲之援繫於是有大計有京察有被劾而求薄其議有蒙薦而益美其遷凡此能虛得之乎視其人之崇卑戚疏以厚薄其賄餽而其人卽以其厚薄之數爲效力之淺深鄉貢監吏之屬苟有所求益愈竭其貲而不恤尤可怪者今以功令之嚴益設爲簡易之法入國門者皆短刺空函而金已達其家矣又變白爲黃取諸其寄所以致之者愈巧上之凡所爲包苴有一非下之膏血所充乎古繡衣使者之入境也墨吏望風解綬而今不然貪者具其將及也已豫

爲營解之地矣其不幸被劾者無論幸而免劾者亦無論即號爲才能矣而實登剡章者不有謝乎謝不有例乎且薦何容易也自兩司而府廳而縣遞相制則遞相持也一忤意恐授之瑕釁矣又守令三載之間所經上司者幾何前得當而後失懽無益也外得當矣內之常額未盈猶無益也凡此非竭數年之全力以注之不可我之力全民之力何如耶臣約略計之士自始達以至考選其所費已千萬計而入橐者不在是故非火耗贖鍰何以充之非刻削敲扑何以致之然則不爲吏已

耳作吏而貪豈盡天性然哉亦其漸積之勢耳此今日明旨之禁貪而貪熾臣所謂皆遏之於流也至於塞源之法何如臣請於士子始第之日鄉試只令家僮傳報會試則附邸報以傳兩者所省已數百金矣舉人初中有浪費不貲及干謁無忌者許郡邑開報巡按爲之參處進士則令觀政衙門訪禁犯者錮而絕其仕進庶乎各有所懲又設二府反坐之令吏垣銓司部尚書調舉凡遴官及考察之年受囑通賄及不能禁奸胥弄法者事發同坐巡方御史則都察院遴任凡巡方不職及薦

劾謝免事發者同坐又令在京兩衙門言官凡內外官鑽缺營薦及吏部巡方受賄不發許兩衙門各員每年糾劾一二人其扶同不發者歲終議處如此貪之源可塞矣即不能盡塞臣所設爲塞之方簡而易行誠著爲令而法在必遵則貪之風亦可以次稍除夫天下骨性峭潔之人旣第猶若寒素即入官甯百折不變所守者不可謂無然亦寡矣聖王之治天下不恃人之皆廉恃吾有以使之不貪則向所謂時勢之流相激使然者今逆窮之而復爲不可踰越之勢矣是即臣今者所爲澄

吏治之大端矣

樓山堂集第九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十卷

貴池吳應箕著

策

兵事策 并序

崇禎八年乙亥歲盡賊破和州已圍江浦自除夕元旦南京城守江防皆戒嚴九年夏予應試至都嘗與士大夫遊因從其後問前此守禦之方竊以爲未盡也諸公中有雅識者以予嘗有漆室之憂又好妄談天下事因問予亦有策乎予唯唯退而

欲以胸中所畫者著之篇會口警郵報未確然予以見於南中者意推之天下事亦略可覩耳因爲策十首自口及寇以至城守江防者悉具城守江防則猶在南談南也事始於兵故曰兵事策時丙子六月

策一 寇

今天下之勢蓋岌岌矣外備口內禦寇口之發口也已二十年矣失封疆喪師徒凡三入邊不敢抗寇之起也近十年殄城郭殺吏民馳突出入遍掠四五省而不能

滅然則此二患者遂與國家終始乎方口之若邊也天下憂口耳有知其即寇口乎自有東事來凡幾召募矣幾征調矣派幾加矣災幾見矣天下洶洶已非一日撫循不加賦斂益急貪吏輒曰功令嚴耳功令嚴耳敲骨吸髓以名急公而私者實不可問奸胥猾吏所以因緣其間者殆又甚焉於是民等死耳幸而少緩須臾何禁不爲盜而逃軍叛卒或以將吏之過苛或以資糧之不繼益去爲盜倡故邊之不靖寇之所以終不息也以寇之愈熾而幸邊之稍甯以益急寇而緩邊此不亦如畏

影者日中之走愈疾乎愚以寇不盡滅不能專事邊也然非謹備邊而竭天下之力以盪寇假如寇不卽盪邊益加警萬一烽火甘泉如昔見告將欲還兵而已絓寇矣欲逐寇而已怵口矣不知此時誠何以應之中國之兵所以弱者以其備多也寇分三股流轉於秦豫楚之間已使我師東西易向矣况中外並劇寇口交訌使天下不疲於奔命以庶幾乎功之兼成也豈有冀哉故爲今之計幸口不大動莫若厚備邊而益創寇益創寇者非但使寇息而已也自兵不習戰而邊隳故敗軍之氣

數十年不復自民不習兵而寇熾以致蹂躪數省不能使一大創今既併天下之力以圖寇擇將領簡卒伍精器械設方略講守禦凡在行間者皆廟堂素所擠掇之人士大夫身習勞勩躬踐戎馬以期必滅此而後食是用兵於寇而將士之能已見矣寇平卽及其鋒而用之文自督理二臣以下至守令武自大將以至總把次其功效厚其陞賞以分布之於邊卽以其所常用之勝兵益淬厲不懈而驅之□□吾意將帥非向之以空名推者比必更有以自見士卒之轉戰逐寇者日狎兵革宜

亦與向之坐甲裹糧未見敵而氣沮者不可同年語也
如此則東事可以得志夫論前之勢寇之起也以口繇
予之說口之口也卽以寇故用兵者國家之不幸而實
非國家之不幸也嗚呼第不知所用以滅寇者果何如
也

策二　寇

天下方憂寇之不能卽滅愚欲以殺賊之兵口口毋乃
效之必不可見而言爲迂乎是不然吾第慮寇之劇也
口乘而舉耳故此時宜益厚備邊夫邊而爲一時之計

闕其入焉已矣不能必大創口也故莫若謹備之若寇之所恃者流矣無關隘之可守也有司分疆而治得不至焉幸矣至而城不下殺掠不甚卽言功矣遑恤其鄰之壑乎故寇不勝備也惟滅之已耳寇亦不勝滅也其人多非精兵不能破其勢散非方略不能窘其奔突無常非日夜追逐擊殺不能使之掃除而無遺故一用兵於寇而文武之能具見一用兵殺賊而兵之敵愾日生夫前此守令號爲賢者撫循有餘耳非必身在圍城躬親捍禦也監司撫按卽號稱風厲不過操法以馭下非

必身督士卒親冒矢石也每郡防衛卽有額設之揮總屯守之兵卒不過於上司巡臨顧倩操演以壯軍容以完故事而已亦未嘗躬擐甲胄手執干戈以幷命於堵截也是故以寇之流轉不息而後中國之文武將士日夜防禦淬厲之恐後則兵當日强兵强則寇當自滅以滅寇之强兵卽以前此能將者將之其經撫司道亦遥之此中而自足又幷前此備邊之精兵以合而用之則東事可以得志夫兵猶器也器不用則坐壞手不習器則至於扞格而不能操往者國家不常用兵故口一發

而不能支及口數次躪邊竭天下之力以從事於東西兵或取於召募或藉之調援猶之不用也及兵合矣而口又退歷數年未經戰鬬猶之不用也故我兵常弱然而口亦數年未舉矣我日用之於寇弱者可强彼坐而不舉則强者又當弱强弱之形相反而用之有人此眞百年一時也昔宋之弱也差古今矣金再入而國不守張韓劉岳之徒起而收拾餘燼不數年而金幾蹶要其始皆繇破羣盜而習戰降羣盜以益師張俊之破李成世忠之平趙忠范汝爲岳飛之破楊太張用劉光世之

擒郭仲威邵靑用軍行師號令如山而招降制勝所當輒服則惟戰之力也故天下方憂流寇不能卽滅而愚以爲□□之助夫果以此爲助則用兵於寇者奈何不務力也

策三

中國雖有勝兵能卽□□乎則談何容易也夫今之□與昔之□異勢矣則今之兵亦與昔之兵異用此不待智者知也愚試妄籌之夫□昔破全遼而不能有則我宜直前進據招聚流亡厚集兵力以圖恢復是得尺則

尺之效也未為失算乃圖事非人兵再覆陷闗守之外兵不敢窺左足失大機者一矣往者海上牽制之說卓有勝算口若用兵闗守而以島師覆其巢宜可以得志自毛帥糜餉被誅此後無一人言航海者失大機者二矣當搟之求款也我宜撫而用之覊縻有術處置得宜漢所謂招烏孫以斷匈奴之右臂者此法是也以口攻口實用兵之上策乃圖事無人議款築舍至搟折入於口而口且東有金白北有宰暖西盡俺荅永卜吉囊之地闗門之外袤延萬里口不復有所闗限失大機者三

矣夫中國失此三大機守則我力分而難於備勦則彼地大而窮於追雖有衛霍之將未能遽必其成功然則將閉關固圉謹遏其不來乎不能也己巳入矣甲戌入矣而今又見告矣將聽其長驅直入多方邀截使之隻輪不返乎不能也口陷遵數日而且不得報矣去宣鎮僅三十里而始錯愕收保矣口介在宣雲越大同陽鴈門南下而蔚密大帥不聞加一矢捆載飽颺而宣雲陽和不能躡其後今昌平之告又且疑且信不知爲何口之兵矣如此使口果有觀兵燕雲飲馬河雒之志我其

如之何哉然愚以爲口實易與者非無說也己巳之後愚雖伏處草莽嘗以三策料口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而竟無策可謂國有人哉夫孤軍深入不能自防闗寧東絕通津南遏艮涿北疑昌平其志固已小矣僅陷一遵又不能守而羈游剽掠此必危之道所謂下策也我於是時以各屯之兵綴之而用闗寧之師直擣其巢此爲上策委之以數邑而堅壁淸野使攻則不下掠則無獲擇持重有方略大臣一人將之使各鎭能戰之將以銳兵更番邀擊可以盡殲此中策也但使宣雲陽

和設奇擊惰一大創而不使得氣去此下策也夫以我之策遇口之策下且爲上而乃偵探不實進止乖方使將士自疑精兵陷沒勤王之師雲翔而不敢進其失計可勝道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使口復循覆轍安知我不得志然而無幸其不來而弛吾前戒亦無幸其再來而用吾故智吾惟恃吾守而令彼不得來亦惟恃吾戰而使不窮於守庶乎吾可以得志今試度邊關內外最稱要害者何方遠近險易便於應援者何處兵車火藥用惟所長者何器而敢死力戰見敵則奮者何兵

文自司道以上至撫督武自大帥以下及游把使九卿大臣各舉所知悉心計議以妙極一時之選者何人然後於司馬之外專設一知兵大臣出入視師以惟所節制觀釁俟時因勢而動使彼有長不得而用吾亦不自暴其短度不過數年而彼之運數已□不過數戰而彼之精銳亦盡矣是則吾所謂中國之有勝兵而□可□者此也而其如急則能戰守之寡而寬則持攻壘之多何也

策四

愚所謂勝兵口口者守爲先戰次之然戰爲上守次之蓋謀畫未定而輕用師者殆也故曰守爲先然備多力分偶一不戒口復入躪卽所在戒嚴長此安極故曰戰爲上而要以乘釁俟時因勢而動者其長策也論者曰口兩入關矣我不能抗而彼復逸出其謀固不可測而且退而耕於遼矣而且退而收諸國矣是彼方欲有所用其有餘昔金之於宋元之於金皆用此法而我何云俟時也愚以爲不然蓋以宋金之極弱而適當兩主之方興彼其賢而多智又能盡下之材豈今口口之可口

而我聖明在上幅員未虧亦豈二季之可比彼以我叛
人之導引特子女金帛是厭耳非必即有大志而我亦
謀國多疏柄以撓敗非盡力竭勢詘也吾反其法而用
之則弱可强彼肆其口而不戒則强必弱此理也勢也
故吾俟而圖之未晚也論者又曰口既幷有諸酋之地
則號令專且推賢而立不聞有他其人必固彼方蓄力
數進擾我多方而何云乘釁不知從古口口有强服諸
種而後無事者乎彼好亂喜叛固其口口且插卜諸酋
種一旦力屈而爲之下非盡心服也不出數年而二庭

之變可以立待□□雖□閒其□□□□積不能平□□之□宜在旦夕而我中行趙信之屬亦豈能長持權無事哉計此數端□必自作亦理也勢也故吾所謂乘之而動動必有功又何疑乎夫然吾將信回鄉之□弛出關之禁故作交通陰行間諜以祈速得志耶抑將招致奇材解脫文墨聽介子之動成於一劍甘成之功得之矯詔然後愉快哉夫機未至而驟求之則易泄勢不在我而嘗試焉則立敗愚所謂乘釁俟時因勢而動者固非取必於僥倖不過精吾戰守之方使之可以持久

不敗卽一旦用之不爲生事耳愚蓋深計之而知守莫
要於行屯政而戰無過於一將權也今誠於各邊之衝
修臺堡謹斥堠設應援而以屯之事量地畫界分而任
之於各方之撫督寬之以歲月假之以種具而責之以
成功不惜小費不撓旁議不急近功度不出數年間屯
事大興則轉運可省卽沿邊宿重兵亦不至於內困然
後妙選智勇大將聽其自守便宜以時進取如吾所謂
俟而乘之者機有可圖則急因之而無失卽不如此而
□運未□猶肆大舉我亦有以闌之而不使入且以其

預備者而用兵殺傷豈遂在其下設不幸復如前進薄吾向所料之三策固在也蓋李綱師道之計行雖以方興之女直不能得之於弱宋而況天已厭□之□□哉抑愚讀史而深有感於漢君臣之用兵也趙充國以屯困西羌其時明君察相反覆辯難以聽其持久然而辛武賢之用兵亦所不廢也兩者相資而功以之成則愚所謂戰守之方師其意而行之亦猶是也故非勝兵不能破□非俟時不能用兵非以屯為守則時不可俟數者合而□不□未之有也不如此而別談表餌妄意犁

庭事或有之要非愚之所敢知也

策五 流賊

往者流賊之起也積有年歲矣始於歲之凶歉成於官之苛暴急而走險豈其天性然哉於是時也解散之也易卽不然撲滅之也亦易夫賊至數萬至數年而守令申請不力撫按勦撫無方此不亦養賊以憂貽君父乎故愚欲於賊所自蔓之方逆窮其守土巡方者而治之不爲過也雖然賊之在秦譬猶穴中之鼠搤而擊之猶易也使之西入晉南渡河再出入關而不敢闖流轉楚

豫之區地大人衆奔突無常彼不勝流此不勝備招之不從擊之不盡於此時也雖有韓白之將吾以爲難夫寇之流也水也其起也可以濫觴耳出關而稽天之勢不可遏矣善治水者疏瀹決排使之就道安流而水患息今賊而能使之就故道哉然疏瀹決排卽安得謂遂無其方也吾以爲必致之死地然後可開其生路致之死地則其求生也急雖有招撫可無他患開其生路則黨自離弱更擊其後至而禍絕矣獨所爲致之死地者有數道焉防爲上戰次之守令爲上大兵次之賊之流

也兵亦隨之轉徙蓋未戰而已疲於奔命矣今南北晝江河而守郡邑之在中間者逆揣其所必奔之地爲之厚隄防多偵諜先事爲撤置使賊進無所掠攻不能克不過轉展數邑而數萬之衆餒而無所逞其技矣然後大兵進而薄之設方畧厲將士寇有不一戰潰者乎且賊不過負其衆勢恣殺僇以爲威耳其實不按紀律不度險易不量主客可盡取而殲也今郡邑守令先於所蒞之地孰視險要計可以設伏者何方可以堵截者何處此賊未悉諳而我可從容布置者也於是疑之以多

方誘之使坐困使之進退狼顧而大兵又從而四面追逐賊且靡矣夫賊野窮於掠攻窮於守戰窮於餒奔突窮於所向則隨和者必有攜志而渠帥亦當有悔心然後擊之招之惟我所施是故不能致其死命無輕言招也且示弱且貽患不多爲之防戰不可得而勝也且爲所窺爲所侮不責成守令大兵隨之流轉無益也適以驅之使靡漫耳而我之民且窮於過兵且匱於轉運誠以愚策行之重守令之選盡所以防之之道以戰而致其死以致死而開其生而賊患之息也直可計日而俟

之矣

第六 流賊

國家之於賊蓋孔急矣特設督理大臣者二一五省之巡撫監司治其兵三邊之大將爲之帥自禁旅以至各方之調援者十萬而爲之兵截留都發帑藏并諸親藩士大夫之捐助逾百萬而爲之餉然平蕩無期滋蔓益甚而愚且欲重守令之責豈迂談渤海之向化虛慕朝歌之方略哉愚蓋實見江北諸郡縣其先破者皆其守令之癃廢者也不則其貪殘者也稍能者則攻且不下尤

能者則殺且相當故曰滅賊當重守令之責也至官兵雖盛督兵之官雖尊調度應援之法雖密然屬在數省展轉多羈追逐不及寇去兵來徒煩供億故有上之所責成在此而下之所收效在彼者此是也然則官兵可撤乎曰何可撤也守令保其所治之城不下掠不甚卽言功而疆圉既隔則號令莫行欲一舉而殲焉非大兵不可然而寇分三股剿之必有所先寇資焉力勝之必有其術則愚又請得而籌之寇之三分而緩我師也我因之力分而勢弱此寇計也今誠并力以剿一股則二

者必膽落而自潰議者以秦寇不出負勢甚固楚豫二賊動稱秦寇且至以張其軍則必先剿秦賊絕其根本使楚豫二賊不能復歸且亦不能援之以爲勢誠爲上策愚謂不然秦寇雖自守之虜然居彼中久其盤據根柢未能卽窺此可以計困而不可以猝拔則責在督臣闖其無出使二賊後無所援然後賊在楚豫者專屬理臣固可一戰而擒也何也楚豫二賊雖有盧永郎房英霍諸山爲之出沒然夏歸冬出其勢不能持久秋遏之而不使出則人馬俱饑夏截之而不使入則人馬俱病

彼憑依阻奧我入而薄之也難俟其饑出惰歸或邀截或躡擊或設奇發伏以因勢而制之也易且賊名數萬要皆隨和脅從之人其實能戰之賊不過數千非眞難敵也賊之在郊也無鄉聚可食萬人之理分兵四掠或百或十零星單騎多迷鄉導又非眞有紀律之師不可犯之堅陣也衝其中堅則賊首可得而餘自駭散擊其分出則勢弱易敗而主營自孤加之以守令之防過鄉勇之接濟火藥之衝擊偏裨以下不用命者理臣以令誅之士卒不入得一級者斬又移檄各路防其奔突處

處邀截如此而賊不一戰而盡乎昔人蓋有不數日而
破賊數十萬衆者用是道也擊楚則厚防豫擊豫則厚
備楚即不然而二賊並出亦委之以數邑而堅壁清野
以困之度勦一股而二股之解甲投戈必次第相繼矣
然後更行招撫別議安插一如今明旨之所頒載是役
也度不過旬月而十年逋寇可以盡滅今議者又謂賊
實易與獨無如其馬力何耳以愚計之賊之强也以馬
而其敗也即以馬未有一賊數馬又多載婦女輜重而
能進退如意者也昔之用兵者步馬懸絶則捨吾短而

暴其長且馬可以誘之而使來可以駭之而使奔可以

陷之破之而使不得逞師古法而用之雖口騎亦爲糜

爛而况賊之所乘皆掠之民間而非盡騰驤之騎哉劉

七之剽江陰也以困於鐵菱角而敗夫一物足以破敵

又何賊馬之足患乎是在當事者毋畏賊毋易賊而又

毋保賊以自重而可矣

策七 備南

往者土木之禍虜薄都城徐有貞建南遷之議而于少

保力沮之然已起兵部尚書王驥在南矣蓋南固而後

北守可堅也宸濠之未發也王晉溪豫慮之使王新建
制上游而用吳廷舉李充嗣在南比變聞而二臣先陳
師以待且惟恐其不來也當時論者謂濠上策直趨淮
而北中策據南而有之不知濠卽能用亦成擒耳蓋二
臣之方略已素具而新建亦適會成功予嘗謂謀國若
于王者眞社稷臣而李吳二公未見敵而氣已吞賊其
事亦何可沒也今流賊之破和州圍江浦隔一衣帶水
而望其人馬馳逐不可謂非震鄰之恐矣南中文武所
以議守備者幾無遺策而愚以爲未盡也夫己巳之有

北狩也則宜預備南濠之欲趨北也則宜首備南今寇
逼江濱使陪京震恐為南計者宜備在江之北與江之
上不此之圖而徒晝上新河以自固守寥闊難周之萬
雉閉薪米必繇之十二門此非自備實自斃而已且縱
觀往古從來取江南者有兵渡江而城不下乎有嬰
城死守以自全者乎南之備必不在城守也此易辨者
也晉謝元以八千人破苻堅九十萬之眾唐楊行密以
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韓世忠駐師山陽而金兵
不敢南下皆扼淮而拒之不使敵得入淮此所謂善備

江若以淮而善爲備者以戰若區區守一城而曰備也此亦計寇之不能飛渡而故以是爲盡職事耳萬一寇舍鞍馬而事舟楫吾不知何以應之亦不知閉門拒敵果能爲曠日持久之計否也然則議城守者盡非乎謹譏察嚴保甲設柵欄明桴鼓可以絕小盜而不可當敵此在平時宜行之弗懈寇之警也宜益示之以安靜而鎭之以閒整使民耳目不驚變易不廢然後人心有所恃而不亂不然寇未偪於外而民先擾於中以司城可了之事而遏京大吏逐隊登陴用以褻威而示弱天下

之無備豈有甚於此者哉是故居南者而不思所以備南則已也誠思所以備南則吾所謂備之江上與備之江北者奈何不精思而熟計之也

第八備南

愚謂備南而城守者非策矣然則城可不守乎夫亦恃江淮有備上流宿師故可陽示安靜以固人心耳設不幸而江不可恃又不幸而寇從南起此猶恃遠援而撤近備哉愚謂備亦有之而城以內者不與焉何也皇陵不守而城何敢守外險不守而內何能守夫金陵之形

勝愚亦嘗熟察而知其要矣蓋與吳晉六朝之時不可同日而語也近畿無大鎮而左右無犄角萬一有進而薄城者何以應之嘗南登雨花木末及報恩窣堵諸勝下瞰城中一覽而盡未嘗不以棄此於城外爲當年失策也又嘗西自觀音門迤邐而至獅子諸山輒幸此亦天險可扼而據之以爲內衞今誠於此二方憑高立營各置萬人擇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一軍軍恩德門之南一軍軍高橋門之北以爲彼此策應而水營亦各置萬人一軍軍上河一軍軍下關亦擇文武

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伏大勝關之東白鷺洲之北以爲彼此策應選兵之精者以爲鋒又別簡將之勇者以督戰如此則賊必不敢犯京陵卽有方張之寇直前進薄而以水陸之師合而擊之彼豈有幸哉此備之長策也若都城之內非賊至城下可以無守卽守亦不必皆用衛卒种師道云京師百萬之眾皆兵也此老將知備之言也至如昨者寇在江北遂自爲張皇點兵登陴勢如顧倩每夜燈燭之費至數百金而賚賞之錢且夜費數百萬嗚呼何益哉今南之司農亦輒曰餉不

足耳然此二費之外又計所造敵臺大者數千兩小亦
不下八九百吾不知此費果能繼乎亦不知賊果南來
但登臺瞭望便足捍禦乎夫京營之兵數萬文武數百
員無一敢布置城外者而城守之費已如此水營之兵
亦數萬戰船亦數百隻無一敢試之水中者而敵臺之
設又如此以此備南何異兒童之見當局者方矜爲未
雨之謀言事者且嘉其衣袽之計愚守見而不知智畏
事而不諍故愚謂天下之無備未有甚於南京者也夫
南京亦終幸無事耳萬一有事則備者猶以前計爲足

恃哉不守陵而城何敢守不守外而內何能守如此兩言者亦直可發人之深恨矣

策九 防江

海賊之起也江之防在下繇崇明以至鎮江皆岌岌焉然據京口而守之重山疊嶂無港可達賊必不敢犯金陵此易防者也中原寇起而江之防也孔棘矣勢長則備分繇瓜儀至九江幾數千里而兵之綴屬也難乘流則勢迅繇九江至石頭一二晝夜可達而敵之趨薄也易夫亦幸而賊不與我爭舟楫耳萬一破城邑掠民舟

而有之據勢揚帆順流而東雖兵艘集於南岸敵樓布於江崖勁弩火器伏而待之豈有幸哉故愚謂防江者防之江以北防之江之上而憑恃天塹盛兵江南即謂之無防可矣試以通江之大勢計之荊襄爲首九江爲腹京口爲尾以南都大勢計之九江爲首采石爲腹京口爲尾荊襄控禦勢關全楚姑且無論九江乃武昌之門戶而南昌之要路也金陵上游此爲最急假狡賊從此飛渡則全江上下守禦皆虛采石迫近金陵賊若從此渡江是開門而揖之不必更言城守也賊渡京口尚

有險可扼然使駐兵淮陽則南北兩斷卽不濟師而勢已去矣故南中之守無要於三方者也而三方何以守乎賊之渡九江也必自楚入蘄黃梅諸山而扼之而以黃麻安慶爲連絡則上游之險賊不得乘之矣賊之渡采石也必由和入嚴備廬州而以安慶浦口爲連絡則賊必不敢長驅南下矣賊窺淮揚必自潁來潁有重兵而聯絡廬宿犄角壽滁則浦口儀眞諸處可以安枕無憂矣凡此皆守之江以上江以北者也今試以操江行臺設於腰腹之地控制九江安潁三道增兵防隘練卒

補缺度其里道之遠近而著爲聲援策應之法使之首尾相應以成率然之勢如此江南雖無守而陪京可以無恐故昔之防江南者爭荆州爭合肥爭睢陽皆明於此勢也不然而使王渾東下賀弼曹彬之屬北來猶區區恃姑孰之單鎮石城之小險也不亦兒童之見哉今江南之議防者亦無遺策矣築臺增堞練鄉勇制火器民之物力既竭而將士精華果銳之氣亦已耗半然未聞有遙制之功而收絲毫之效曷若移其事而并力於北則江北之州邑可不破而南都亦無所憂夫今賊破

廬和而江南猶無恙者果南之防守得哉是可以長思而深省矣

策十　防江

愚謂防江者當防之江以上與江之北矣然則將弛江乎曰何可弛也南京新營之兵不可謂少矣文武操江之節制不可謂不嚴重矣自九江以及金陵爲監司者三府有丞衞有使鎮有把總口有巡司又別差臺臣歲一按視又有職方兵垣等官坐南調度其防禦之設不可謂不密矣加以水營之操練沿岸之巡邏日益嚴毖

何謂弛也然數者皆有名而無實徒幸無事官以待遷兵以偷飽耳一旦有急如摶沙畫餅豈能一有所恃哉且夫江防之不足恃而水兵之不足戰者亦已久矣往者劉七齊彥名等以追急奪舟浮江上下自黃州至通州幾數次矣而莫敢誰何幸而遇風破舟賊以喪亡夫逋賊且如此矣使方張之寇猝來而以舟師遏之吾未見其必濟也邇者江上戒嚴舟行上下俱有阻礙而北岸一帶不許泊舟寇未至江而江岸遇兵甚於遇寇至於孤洲夜泊之船又往往劫之於兵如此不防爲害防

亦爲害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小寇之肆剽於江也不過窺港岸之荒遼伺舟行之單弱以舉事一旦但嚴責汎地連坐水兵卽無大虞其防之也一有司事耳兵過無紀責在督兵此亦易辦也若狡賊有志渡江則豈區區水營之操練兵船之巡邏足以禦之乎貴在絕其濟師之路而遏其致盜之源夫江北郡邑其有河港之達於江者可數而知也其中舟楫之往來財貨之出入勢不能一日而斷若慮賊之奪船遂先事阻絕民何恃以爲生愚欲於各處岸埠設一船司平時但立稽驗如保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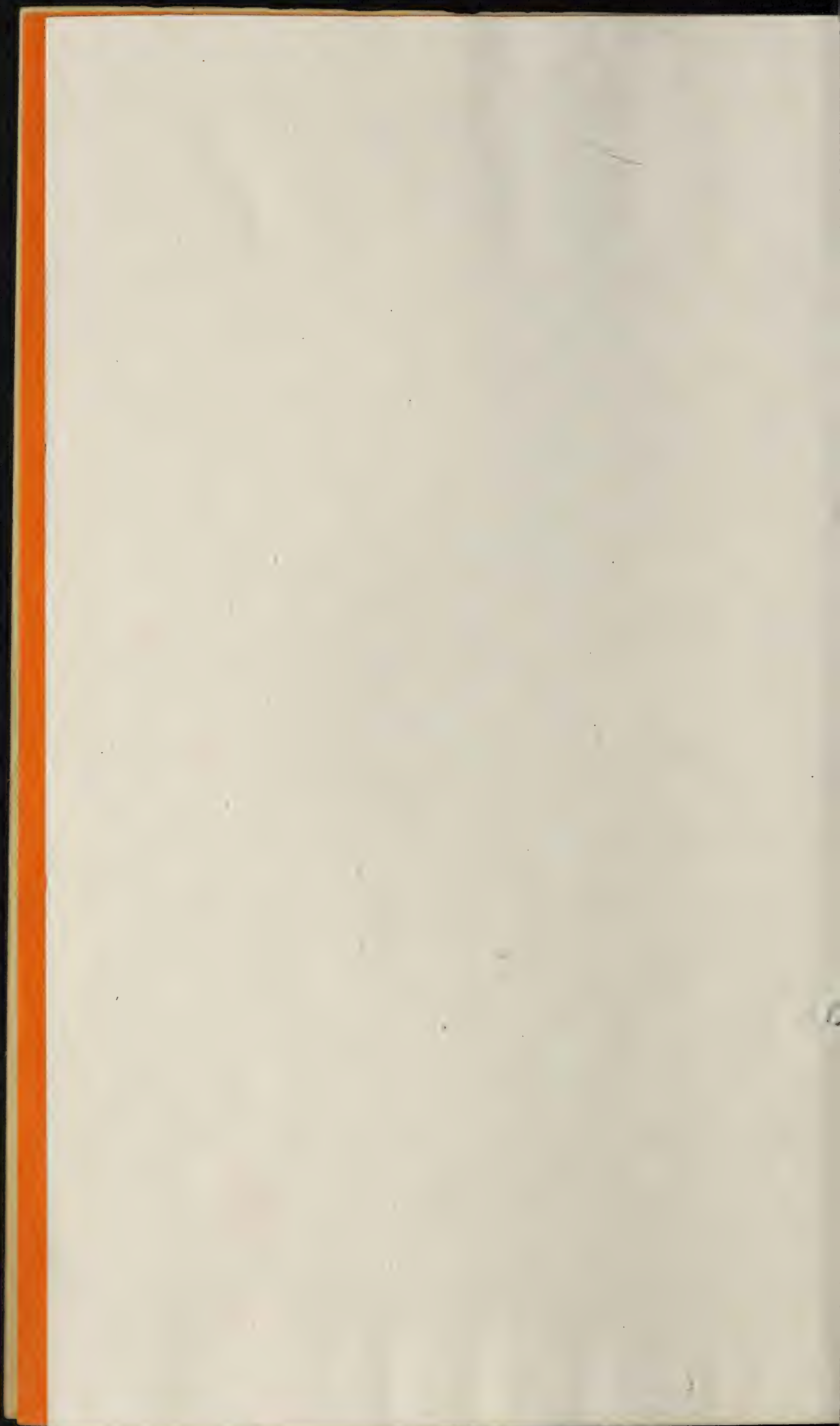
之法行之一旦有急則盡驅而之江其有不能即撤者舉而焚之如此賊搜船不得豈能飛渡是所謂絕其濟師之路儻因江北有寇遂槩禁北岸不許停泊南舟不許接濟毋怪乎數年之間避寇者以無船可渡遂皆驅而及溺也有司以此為得計不知舟中敵國即起於此若所為致盜之源尤有足慮者矣夫北方焚掠已盡寇豈能一日忘南哉特不能舍鞍馬而事舟楫耳今不能并力防北而江南沿江諸邑穿壕守埤益無虛日又各練鄉勇起派民間物力屈於增兵精力消於城守守令

以此爲備豫上司以此爲賢能而不知民之思亂十室而九夫地方未見賊而日如遇賊民亦何禁而不爲賊乎且江南地阻人稠半仰食於江楚廬安之粟今各方多事賈販日稀民饑思亂其勢然也思亂則必迎賊卽不迎賊萬一南方寇起猶有天塹之足限哉故愚欲各方散鄉勇罷守禦蠲苛派加意撫循設法通濟卽不必防江而防江之法莫良於此所謂絕之於其源也不如此而防之於北失之於南防之於水失之於陸況事有出於防之所不及哉至於操練巡邏各有職守平時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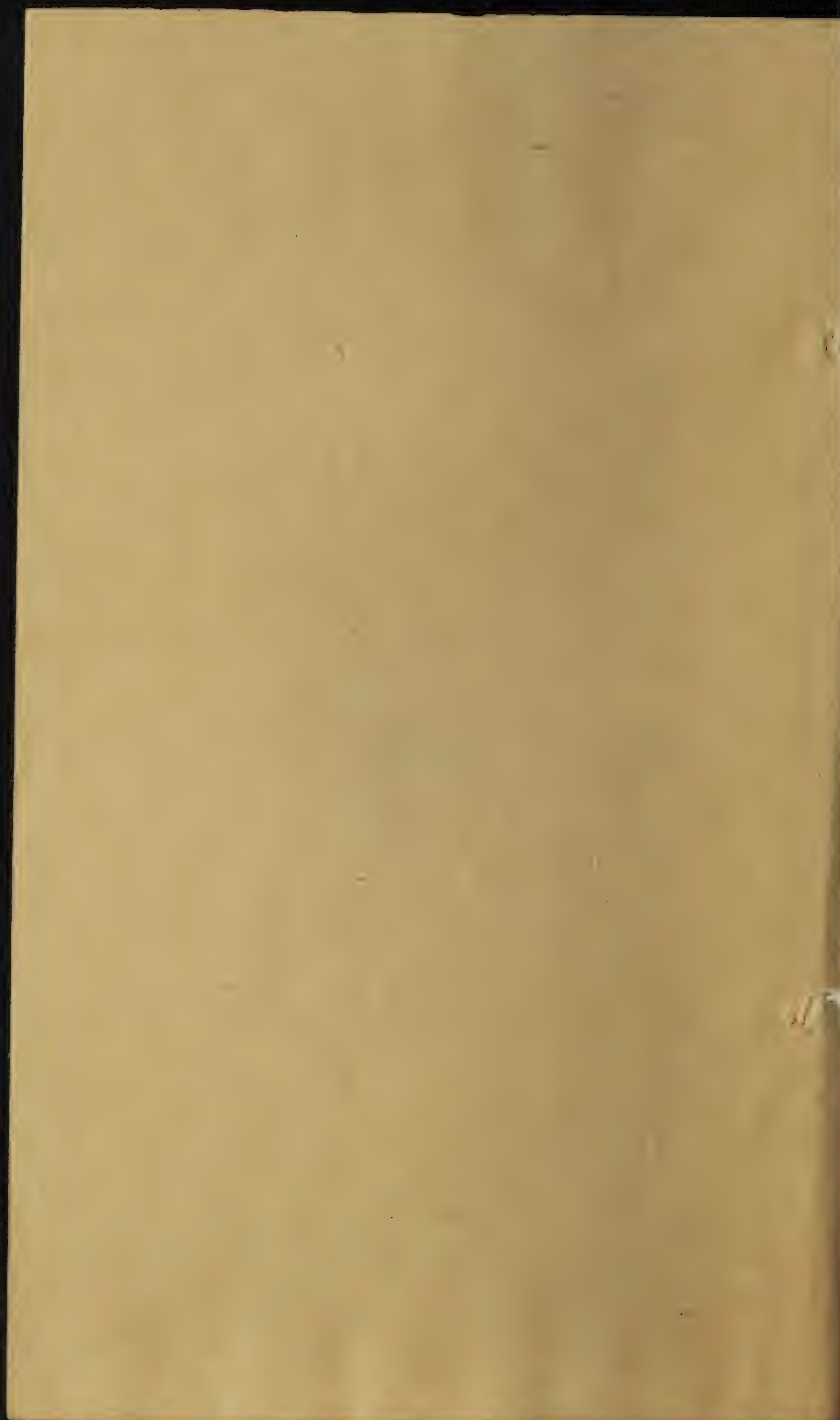
不能弛寇至其何能已此但著意行之而無如愚之所謂有名無實者則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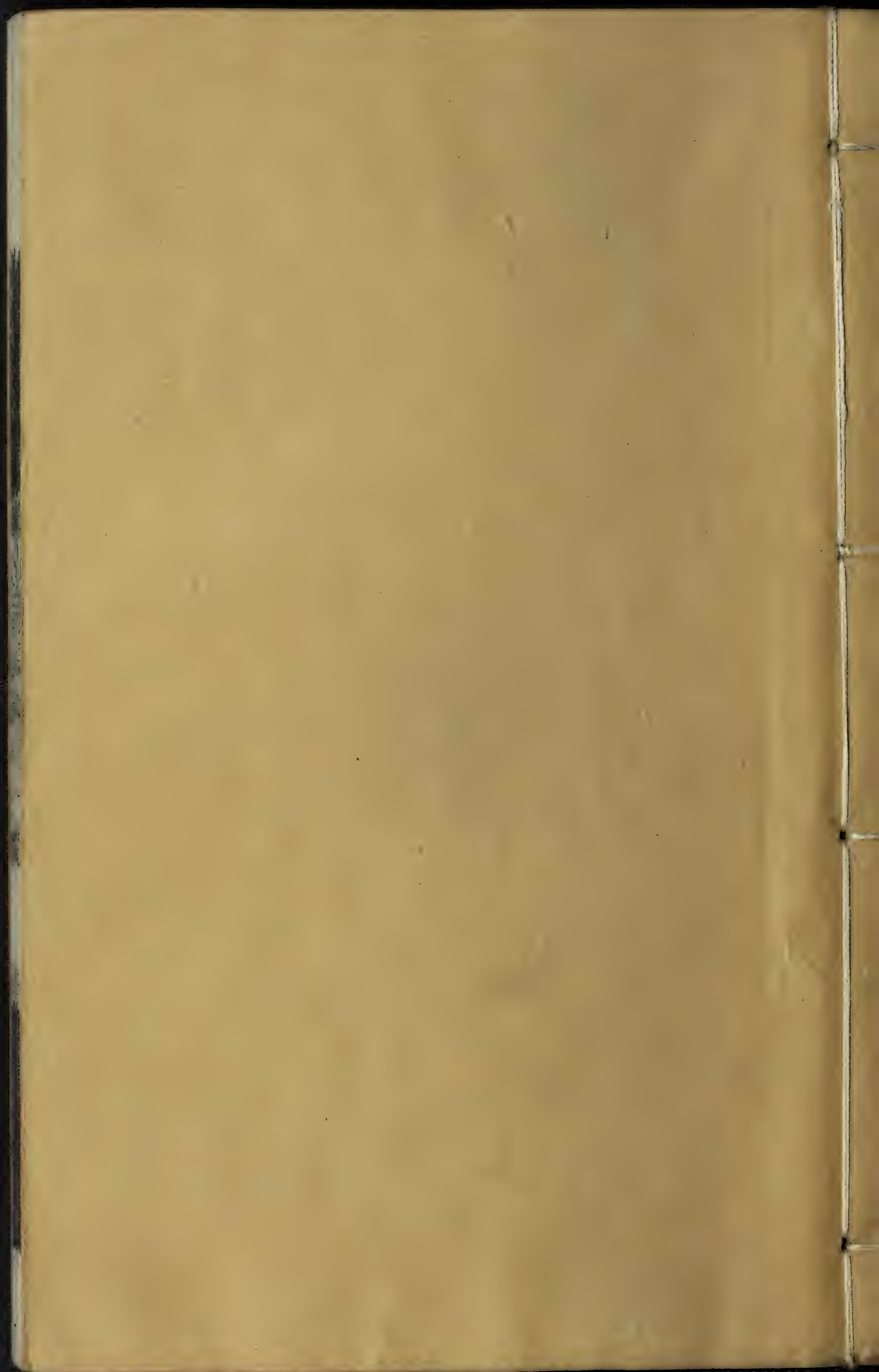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第十卷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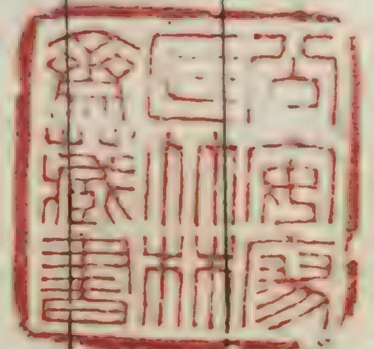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第十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策

時務策并序

予在南京嘗爲擬進策又爲兵事策所以計天下事者畧盡會自句容還雲間友人遺予兵家言中有擬爲問答若干篇予覽之與予意不無離合其合者予見之前策矣其爲予意所未盡者予亦擬爲問以條之并亦廣前策所未盡予不專言兵然

亦時所急也爲時務策七首崇禎丙子七月距闈

試十一日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

者爲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

天下之士不難辨也繇設心之公私以觀立朝之本末

而邪正較然矣邪正不難辨也觀其取舍之所歸究其

成敗之所繫而是非較然矣夫人豈甘以其身爲不類

令天下後世目之爲邪哉始於一念之私成於所趨之

誤沒其身於勢利不能出致人國於傾覆而不顧卽有

所矯飾覆匿而一生眞僞卒不可掩是故觀人者先其大節略其細謹察其本情要之末路此百不爽一者也愚請卽往事之可爲證者論之則莫辨於漢唐以來之黨人矣東漢之季權歸外戚勢移宦豎公忠不貳者危正直不撓者敗於是始有黨人之目夫禍或生於所激事多傷於已甚者有之然而其氣節固可風其志意亦可原也於斯時也爲胡廣趙戒者邪爲李固杜喬者正又同一正也爲李膺范滂者難爲郭泰袁閎者易此其是非豈待再計決哉唐之牛李其邪正誠難遽定原其

所起皆以附勢干進借人國家以肆己報復者也故君子兩非之宋之三黨皆以正攻正者也迫其後適足爲邪人借資而正者亦不能辭其過君子於是非之間又未嘗不兩存之執此以爲鑒而今士大夫之品行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何也今之士不幸有門戶之名矣其不在門戶者易見也其公忠清介以勤宣職事者不問知爲正也其貪冒放恣以便利身家者不問知爲邪也古已有門戶之見其誰肯自居於邪亦誰不自附於正於是有敢爲排擊者矣有陰爲要挾者矣有巧於籠

制者矣有公爲報復者矣而愚以爲辨之不難者生死之際可以明人之處心進退之間足以觀人之大節試自神宗以來數十年之事變觀之爭權臣爭國本爭梃擊爭移宫爭紅丸其邪正是非數者聚訟莫決一臨之以黨禍而其人如蒼素黑白判然立見蓋觀人於生死進退其公私本末有不久而自定者也今之時事雖與先朝不同然後之視今豈不猶今視昔其爲正者必難榮而易辱者也必志在國家而防己疎必心存汲引而與人闊必好議論喜名節而趨事勇是故常抵之而多

隙攻之而輒敗然而不害其爲正也反是者必邪雖然邪而負其勢以與正角其爲邪未甚也邪而人主嚮之士類附之天下稱之其爲害可勝道哉是故孔光不再起人必以忤傅后爲忠張竦不屈節人必以爲廉潔有操行之士何晏不敗人必以其閒雅冲曠爲勝王沈裴秀不附逆人必以其談經講藝爲賢入關十六子不躁進未始非一時名士王安石不亂天下則其偏執矯情者皆若不可及然而有識之士當羣情競附衆議歸嚮之時獨能深窺其詐而豫知其禍者豈有他哉亦愚所

謂略細而觀大探始以要終察其公私而眞僞見審其眞僞而是非覩耳況門戸既分則趨嚮自別孔子曰各於其黨此卽古今觀人之要道也士之學術人品豈非至今日尤易定哉今論者又曰學術正則人品自正何門戸之足言乎夫學術亦難言矣正人繇之而益正邪人用之反以贊其邪古之仗義秉節深執忠孝者往往得之天性篤質不立聲名不喜浮華之士而喪顏屈志行若狗彘者又未必皆未嘗學問之人也此又用人者之不可不辨也

問制科得人今不逮昔議者至欲罷之幸其事寢然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騎射果爲得歟

取士之法古今不一途要其法行之自後未有不滋弊者也夫因其弊而釐之雖循法猶可以得士若以法之必弊欲盡舉而更焉竊恐一旦盡奪士子所繇進非惟不足以得人反以召亂夫今之極弊而不可不釐者科舉取士之法是也以高皇帝之神聖倣古定制豈不能多爲之途令人才不窘於用乃三年而定科舉之制至六年而罷後十七年復頒定成式以著爲令歷代奉行

至今幾三百年法益加密無敢議更者以人材所從出也夫時非開創君非聖神亦欲破格取人登進不次此立敗之道士不納之於學宮教之以禮義繩之以藝文困之以科場其秀黠材敏者將何以約束其心而馴服其氣懸是以謂科舉之法雖不可以得異士而異士不能外原非以便庸流而中人皆可勉然後嘆聖人創制之意甚深遠今雖極擻亦陵夷之勢使然非國家制科之初意也且今科舉之法亦何嘗與初制有合哉初制但通經書大義故士得以其餘研精性理博覽史傳非

若今之雕繪詞章士自比偶文字外卽不知宇宙更有何書也初制兼重策論故士前場經義質雅而二三場學問贍博條對詳盡又非若今之專事經書主司閱文命中卽不問後場作何語也天下之能督課士子者教官也初制非選擇不得爲是官故官是職者旣使之造就人才又聘之典試場屋誠重之也高皇帝時嘗召對訪問有不達世務民瘼者則罪之謂士子不能資以服官則學官之設原非專以文藝造士也今則司訓者皆癃廢之歲貢領諭者半乞恩之舉人貢則但縻官廩以

責東脩舉則兼通干謁以俟遷轉而已即號爲賢傑者

月有程課卽爲盡職而他何知乎天下之能變移士習

者內則祭酒外則督學也聞之先朝非極天下之選不

得居是職高皇帝於國學尤加意焉蓋嘗誅吏部尚書

以尊崇宋訥矣提學之差也兩京則持斧之使各省則

廉察之司誠欲其秉憲立嚴使無得而撓其事者是故

驥勉著南北之聲而陳魏得寬嚴之體彼其時名卿鉅

輔出其敎育者固可指而數也今之祭酒何如乎提學

何如乎官不必以望推也道不必以嚴立也兩雍爲師

徒之傳舍直省完歲彙之成規而已道德之薰陶問學之資長榮辱之風厲知遇之鼓舞行之必以其誠化之必期於效蓋歷二三十年未一遘者而其中陵夷苟且之故不可勝舉然則倖而得雋者不過皆詭遇捷取之士非實有所挾而往也又加以科場之官取之以資俸而命中之技得之於輕華天下之人材何繇而成即何繇而進乎以是謂制科爲不僘之法誰其信之雖然以其弊而併創去其法毋論負聖祖設科之至意舉天下學宮之士其不能徙業者用何途以處之即材士誠不

必拘此一途然倉卒何以自見而公卿大吏無一不從此出者彼亦豈能別操衡鑑以行度外事乎愚所謂誠反其法立以召亂者蓋爲是也然則愚所謂因弊而釐之者何如請令外愼提學之選內重祭酒之責小而甄別教職大而嚴擇試官其可以變通行之者有四事焉一每歲貢士可罷也一三場出榜宜分也一國學積分當行也一薦舉人材當愼也請於每歲貢士之期卽以督學所首拔士充入國學而廩生歲食之餼則以遞給高等諸生於是諸生無不均之歎而貢不期於衰耄亦

可造之兩雍以厚期其所至省試之輕下場也久矣今
請盡閱三場彌封之卷而第其高下以次揭曉其皆合
式者爲上等中一二場者次之中一場者又次之會試亦
如其法以爲選官之次第其文義爾雅者既得登進而
穿貫古今通達國體之士亦不至於淹落於是人人嚮
學當不出數年而國家可以盡收其用國學之以舉貢
充也所從來久今天子亦既下明詔使舉人下第者入
監矣乃行之未久反以之爲市其爲欺罔可勝歎哉今
請更爲申禁令兩雍多士充盈而積分之法歲一舉之

其高第者不必更應春秋二試即與科甲一體出身庶其事重而人奮將國學不期而自盛矣此三者皆所爲就科舉之弊而釐之也有非常之士或道德之可風或經濟之夙負此求之不在文藝之中用之當超格例之外則令撫按司府採訪薦舉以赴部起用不强其不願仕者如此是以保舉輔科舉之不逮而不使科舉之士僥倖於保舉之可行其法亦可久任之而無弊竊以爲得士之方莫良於此矣今議者又謂□寇不□遼左久墟國家所急者知兵之士耳今天子欲於科舉之中兼

行騎射乃詔旨久下應者無人此何以故不知國家於武事已有科矣武既兼文而不效則文而試武亦豈眞能得召虎之臣孫吳之士哉夫高皇帝亦嘗令生員習射矣非以此爲試也愚請令騎射兼優者當於試外錄用不限人以必習庶習者得以自見其長而不習者亦不苦於格之不及是兼得之道也雖然天下之弱亦已極矣士大夫勞苦不任偷惰成風故奸人叛卒無所畏而遂因之以逞誠如明旨令士大夫人人習兵則積弱之氣當振而國家之威亦緣是而立此豈不足以矯偏

而救弊乎乃下不率從而上之令亦相玩之爲故事愚然後知積漸之難反而向所謂更法而易亂者非虛語也第不知果誠而力行之亦令之而人不從否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天下事有以任之而後成有以議之而後決故計者功之精也古之人未爲是事則必博謀衆議虛心盡下以求萬全是故所爲而常成然亦有衆所不與而我能獨見其然遂不難排羣議行之而所爲亦常有功是何也未事而先議故議常定舉事而能斷雖議亦不得而惑

之也今天下可謂多故矣謀夫盈庭一事未集始以一人之言而欲有為未幾即以一言而罷始議者不過一人未幾撓者四起前見賢而後獲罪喜變更而憚垂成如此者不知凡幾矣即如事之大者孰有如遼東乎自萬歴己庚以來國家之用人不可謂不專聽言不可謂不疾言者亦不可謂不多矣始而經撫不和繼而中外相格又繼而左右爭袒以至覆沒相尋功罪異用嗚呼是可謂之有議論乎有事功乎鋒鏑不用以殺賊而用以角意見是非又不從意見起而從門戶起大臣博寬

厚之名小人進煩細之說如是卽有成功皆以議論而敗然則空言之爲害孰有甚於今日哉今天子欲大創前弊鋭然與天下更始亦十年於玆矣口數入口寇愈加熾民賦旣竭吏治益偷於是又慨然發明詔示風厲廣言路虛聽受至草莽下賤皆得論事於前而與公卿大臣圖事揆策亦旣不遺纖細此宜其有不世之功可以次第立見者而計效課績則如捕風摶影一無所就此曷故歟愚以爲喜事之與欲速二者皆足爲患也何謂喜事夫懲前謀之不臧但鋭然革之是矣乃一旦欲

大有所爲則希旨承意之人必將操與作之情以動上
而不顧其時勢之甚難究之利未能與害猶然未革吾
意已先爲下所持矣至於以一人之言舉一事度非經
歷歲月實意責成有司亦陽奉之而陰悖耳而一有欲
速之心朝可一議暮行一疏報者未及國門撓者又經
部覆久之奉行不及則至於相積卽行者亦先意此不
可終日之計也而實未嘗一行於是上之所急下之所
緩前之所督後之所稽議之所以多事之所以愈不立
其病皆緣於此夫從古議論有餘國之害也西漢詔令

質樸大臣少文其治理風俗卓有可觀自武帝以文辨之士屈服大臣國家始漸多事功雖就而傷者多矣宣帝與趙充國辨難反覆雖舉朝言不便者什九其意卒不可奪故功以之成則人君如宣帝者眞圖事之主臣如魏相者眞謀國之臣何也彼於事理灼見不爽故輕於違羣臣之議者知議論有不足恃也後唐憲宗與裴度之平淮蔡其不撓於衆論亦爲近之宋李沆有言吾居大位未能補報萬一但天下言利病者一切報罷至哉言乎此正今日對症之藥也今天下議論之多孰有

過於條陳利病者乎臺省漫無糾劾或拾前人所已言或取目前之不急連篇累牘以自塞責而票擬者重違其意則必下部部尚書不能駁正又爲覆奏此不過令紙墨耗費文移繁濁博衙門高閣置之而已曾有立限奉行責令必效者乎至於士民言事其奸詭尤不可詰毋論不可行卽行之豈能勝行萬一事在必行而無俄頃之功者立有邱山之謗又何怪趨舍貿理用以掣勞臣之肘而灰任事之心哉故爲今之計欲爲是事則必下廷臣會議議旣上則責之成功毋使一人得撓其後

其或下議未孚而疆場之外果有任事如充國者則當力破羣議以俟垂成而臺省不急之章及四方輻輳之言直以李沆報罷之意絕之毋博寬容之名無急茍且之效毋用狂躁喜事之人毋納諂諛售奸之說夫然後勵精圖治事有條理而功有要歸亦不至如前者紛紜叢脞幾令人莫知所厝此所謂反其道而用之則議論少而成功多矣嗚呼議論亦何患其多第問吾所執以聽議論者爲何如也是又責成功之大源也

問兵莫妙於用間今口口流賊並劇用兵久不見

效說者謂間術疎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歟

抑孰易歟請從長計之

昔人論兵謂間非聖智不能用乃觀秦漢之際不過騰一人之舌散數萬之金遂令良將誅敵國破謀臣亡烏在間之難用哉雖然以今法令相牽之時而聽一將之用間愚有以決其不能也且以使命不通口口聚散無常之寇欲取必於一間之成功又誰其任之故兵莫妙於用間用之於二者恐雖上智不能抑兵莫難於用間然非用二者之間之難吾第不知所以用之之術也故

談用間於今日此計之謬者也國家自口口發口以來經撫以戰守爲聚訟中外以是非爲爭端事敗於謀多功隳於議異如此者蓋已幾蹈覆轍矣弔喪之覘適爲笑資海外之牽幾同兒戲卽款插支口此以夷攻夷之法事勢灼然明白而亦有議無任此可彼否至漠南萬里盡爲口域我能闌其毋入云厚幸矣況出關遣使展吾方略乎軍資之匱致煩司農仰屋能以數萬金恣其所使無問出入乎大將雖專閫外然呼吸仰之樞府能行吾意一無請決乎孫子曰五間之事主必知之卽今

天子聖明主臣謀密能自保其事之必可任功之必可成乎且今將之不能得士而奇材之不效用亦已久矣能以此大事屬人信其命不辱計不泄乎夫設是數者而用間於口愚知其爲必不可行之事也若用之於寇則不過間之而使其黨自離貳而已今寇分三股彼原未嘗合也吾何以利其分且吾卽遣敢死之士能必其深入歟使辯智之人能信其見從歟故間之施於口寇俱未見其可也然以刊[illegible]法而變通用之則有二道焉曰以吾間口則難口自間而吾起而圖之則易夫口口

口而口內不能無骨肉之嫌强服諸酋外不能無種部之變不出數年而釁必自作此其勢然也故以用間者用之於偵諜以用間者用之於覿釁所謂蹈瑕抵隙而其事必可以得志以吾而間寇則難寇自間而吾因而用之則易夫寇而多方以閫其出則可坐困之使餒合力以勦其一則可聲及之使潰此亦其勢然也故以用間者而用勦以得其乞哀之情以用間者而用撫以誘其脅從之衆以致彼力詘智窮然後我軍可以成功所謂以用間之法變通用之者蓋如此也雖然卽以間之

事較而論之又覺□難而寇易也昔人滅寇之法或故以所擒之賊縱歸而使之疑吾勢或招一賊將厚撫之而使之惟吾用或陽爲賊往來之書而錯投之以使之自相攻此皆可以得之耳目之前運之股掌之上特患無智勇之將深思其法而觀變行之耳至若□者間關萬里情事遼絶舍可據之勢而希不可必之功此適以國僥倖以身嘗試耳故用兵於□而曰此可以間破也此不知兵者也

問今民貧盜起皆繇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

其責成之法何如

昔先王建官治民而因民治吏則必先責其近民之吏而治之蓋莫守令之爲急矣故守令之選自古重之而言吏治者則惟漢爲盛無論其三公大吏皆繇守令之上第者漸次居之卽在郡邑時亦何其展布自如得以畢見其長而竟奏其功則非漢吏之獨艮而治吏之道得也夫漢未嘗不設刺史以簡察二千石也然不過有所案舉而未嘗兼治郡國事以旁掣其手足其太守雖得自置吏然專責大體而亦未嘗下侵長吏之權此漢

治之所以獨隆也其後任州牧而罷刺史又任刺史而罷能守牧徒變吏職名而於治理無裨唐改太守為刺史益失古人臨制之意宋舉刺之條最繁實無益於治又大臣出補外郡而體統倒置則糾察不行後世守令所以遠不及漢其法舛也我國家設官置吏視古法加詳高皇帝於監司守令之選所以甄別而鼓舞之者良至擇能使器固非盡繇一途也歷朝相承則非科貢不任名郡大邑又非甲科不得然而鉅卿碩公前此之從此出者亦非乏也而今則吏治不張貪風益熾甲科之縱

淹實久舉貢之耄廢不絕自神宗末年以至於今日甚一日而民不勝困羣盜滿山揆其所自有一非有司之過哉故議者謂欲息盜安民必愼選守令誠要論也開創時一切破格升黜之法今不可復用矣卽用歷朝資格相承之例亦當變通其制而先革其弊蓋欲責成守令非精守令之選不可精其擇必重其權重其權則莫如去其害請得而詳論之夫今之所急者莫如邊方也邊方守令非任子則舉貢甲科任者十不得一矣遴守令必繇吏部也甲科選縣惟便是視可以乞求可以更

易而因地置人自銓司採訪區分者十不得一矣不則高下惟遇遠近視缺而囑託賂遺一無所行者亦十不得一矣知府之推遷也多繇部屬其上第者逡巡可以內轉不則亦坐致監司而一麾出守謂非所樂卽出守而隨材授地者又十不得一矣此皆所謂擇之不精也及服官以後彼不肖者毋論矣卽號爲强項稱爲良牧能絕竿牘乎斷苞苴乎不畏事權貴乎興利除害能任意而不關決乎積勞久任能待遷而無覬覦乎事之不得自繇而權之不勝見奪亦已久矣至其害則有不可

言者幾之丙數府一監司持斧使者則多至六七員矣各藩省則府一而監司且二三矣守令非三四年不遷而直指歲一換視監司之轉不待再期通計終一守令之身前後臨察之者數十人矣且縣則府之丞若倅皆伺之者也旁郡之李皆詗之者也前得當後失意無益也此見知彼按劒無益也卽人人得其歡心三年赴計使京師貴人相非猶無益也經是數者高不失爲臺省下猶得列郡署豈盡天幸其所以致之者可知也思其所以致之者民之不堪又可知也今夫一瓠而數十人

舉之有全瓠乎守令之害何以異此是故不去其害卽欲精擇而重任之豈有當哉愚以京之倉屯諸臺專以禮節之疎密爲喜怒此其差可幷而省之巡守諸司又多以囑託之是非爲賢否此其員可裁舉刺一屬之撫按而他不得行其私錢穀訟獄之治則司不得奪之府府不能侵之縣如漢辟宜以循條職責刺史而不使與郡縣事如是則守令之權始一當縣之初筮也甲科不得專擇善地鄉貢不得倂任疲癖才不稱地則聽府於其所屬中奏換但使繁簡各得則皆以上第報聞府則

使各部院大臣舉其所屬其繁簡奏換之法撫按一如所以處縣者行之至事有可以守便宜者聽府上書直爭而璽書褒異閒如神爵五鳳故事如此則府可以得志府可以得志而縣事當益舉竊以爲擇任之方莫良於此矣至於郡縣之佐領其才誠可任雖貲郎吏員可使之視舉貢舉貢可使之視甲科人然後不苦於無階可達其志當益奮若撫按薦舉當盡革駢語據列事實亦如所劾之例若曰某令不畏彊禦宜使之居言責也某令加意撫字可使之久司牧也某令方畧素具可使

之治軍旅也兵農禮刑各就其所優而指事以實之吏部郎因之以分別其選試職不效則舉者有坐其舉府之法亦如之上以備部寺之推次以膺藩臬之寄即異日公卿之選皆取之此中而自足又何弭盜安民之治不可立見乎若夫一人之身乍賢乍愚一是一非則又當據前後舉劾之異者爲之深窮其故察治其私然後賢者積累之功名不至以單詞受枉而彼以愛憎爲舉劾者亦有所懲而不敢行其臆凡此皆去其害吏治者也未有去其害吏治者吏治不可興也抑因是而尤有

古今之感慼焉古有封一合而舉朝勸今劾至數十人而奸不止此何故哉鹵莽於甲科纖悉於雜職網漏於奧援而毛吹乎孤逖故上之法雖行下之心不服則公與不公之異也是故如愚計行之所謂有治人不患無治法也不如愚計雖更行保舉日設重誅吾見謂責成而彼害之者方益肆其威而愉快則民困何繇蘇而盜賊何自息也

問流賊之剿法在必勦然未嘗不可撫也將勦撫並施歟亦先勦後撫歟又既撫保無後患歟其

悉心以議

愚嘗妄說兵事見昔之滅流賊者無過勦撫二方而已然勦者勢在彼者也夫彼方破焚城郭殺擄民人此其起事嘗令我畏吾畏其勢不得不厚集兵力以撲滅之使無滋蔓故勦者吾有懼心焉懼則謀謀則勝然後功以之而有成撫者勢在我者也夫我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使其進退失據則賊必轉而畏我其勢不得不乞求招撫以苟全身命故撫者彼有懼心焉懼則悔悔則攜然後撫亦因之而堅賊蓋未有方張之日遽安然受吾

撫者也吾亦未有受命討賊不能制其死命遽欲傚倖一撫以不顧後禍者也是故賊未嘗不可撫不勦而撫撫必敗勦撫未嘗不可並用意實在撫姑以勦張焉則勦亦即敗故撫者勦以後事也此不待再計決者也請歷舉往事以證之可乎唐之於黃巢元之於方國珍張士誠以不能勦而議撫故撫未成而受其侮韓世忠降曹成之衆八萬岳飛降楊太二十餘萬皆居必勦之勢故賊受撫而一一將亦因資其兵力國朝成化間石和尚劉長子之亂至於僭號改元時尚書白圭總兵李震指

揮張英追勦力戰斬獲殆盡後餘黨李鬍子亦以追斬勢窮然後項忠招撫至百四十餘萬迨原傑置縣安插而其亂悉平正統時鄧茂七之亂丁宣遣使招撫爲賊所笑後尚書金濂都御史張楷及侯伯陳懋等以大兵力討然後茂七死而餘黨降正德間劉六楊虎之亂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輕信招降致賊昌熾而馬張議死獄中後二賊流劫省直竟以大兵分勦而後盡又四川鄢本恕藍廷瑞之亂尚書洪鐘都御史林俊以勦撫議不合而賊熾後以戮力合勦設計誘降然後殄斬

無遺嘉靖間田應朝之亂萬鏜未懲創而議撫故班師復叛後侍郎張岳力勦之而後平歷觀前事撫之不可信如彼勦之能成功如此既勦而後撫之利如此輕撫而不勦之害如彼則今之處分諸賊其事從可覩矣今之賊非强於昔之賊也然而逋誅十年流轉數省破城邑殺官吏至震驚祖陵此滔天之惡卽人加臠食猶不足舒民恨而雪國恥若不待其形見勢詘卒然加撫不亦墮軍實長寇讐藝朝廷而羞文武之士哉今聖天子追念有司不職致民化爲賊又以賊勢之盛半皆隨和

劫制之人卽勦無遺類慮其無罪見殺者必多於是下諭招撫又戒將吏無墮賊計蓋好生之仁與廟算之得可謂兼之矣乃賊愈負固而州縣至有被其紿者此何以故蓋前此未一大創使賊屢得氣徒以憚於用兵欲賊俛首聽命無是理也且我卽能制其死命然彼罪在不赦亦安能使其恃我甘言而無疑於反覆哉故愚以爲行間諸吏惟有滅賊自效以無貽後悔而已明詔以恩議撫枉法而示之以生羣臣以義殺賊力戰而致之於死賊旣畏死而求生我方以勦而用撫然後受撫之

後賊亦帖服無後患此長策也而今之勦者何如乎文武之布置非不密也士卒之調撥非不多也軍餉之設處非不盡也賊愈熾而不能勦者盡力分於多備而勢緩於轉逐也愚以爲三股之賊必併力勦其一股後二者可不戰而下所勦之處非闌其出路不能使之坐困於山谷非截其歸計不能使之潰散於原野非多爲之間諜不能盡得其虛實非計用其渠率不能內潰其腹心非責成守令不能堅壁清野而使之饑非使理臣誓師嚴立賞罰將士不能用命非合兵一處不能遏其流

突非用吾所長不能破其馬足數者得而賊不能勦無有也以數者爲勦不能撫其餘衆無有也既撫之後量加分別罪重者誅情輕者原强者籍之以爲兵弱者復之使爲民安置之有方散遣之得所此不過一良有司事耳豈足深慮哉故第慮賊之不惟吾撫也夫賊而何以不惟吾撫也嗚呼愚所謂在我之勢奈之何不務盡也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各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禦否抑無病於民否

天下無事雖竭民力以養兵兵卽優游坐食日糜百姓之脂膏而不見爲病天下多事則民以積歲之轉輸必望於兵之衞我所衞者旣以虛天下之望又欲責民食於所衞之外雖功成不可必而人必先不服人心不服而曰吾將厚集兵力以衞爾也其誰信之昔者口口發口遼之勝兵屢次陷沒於是不得不取於召募乃識者已決其無功然而增兵加賦亦十餘年而民不怨者以口口口口之義而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豈與今之勦賊者可同類語哉夫賊之起也苟地方守令有如張綱虞

誚之在官其解散撲滅亦已久矣猖獗八九年焚掠四五省至煩聖天子坐朝側席下詔罪己厝餉百餘萬命大臣視師簡邊帥督戰所徵之兵自禁旅六千以至關門之鐵騎薊密之戰士川浙滇黔之悍勇亦近十餘萬而不能滅者豈兵力少哉賊去兵來但有追逐而未聞截堵皆在統御不一將不力戰之罪而非兵之不可戰也即郡邑之既下者豈無兵之過民心不固雖高城深池亦安用之是故將不殺賊有兵常若無兵民不信上則有兵豈惟無益而反足為害愚蓋於今之練鄉勇者

疑之矣夫團練鄉勇古之人常行之可以捍禦而患以爲害者何也則練之之方不同也今夫府有丞有倅有李有各首領之屬縣亦有丞有簿有尉有驛有巡司等員其在官食糈之胥吏受值之隸快合而計之郡當數千而邑亦數百又有額設之吏夫戍卒大邑千計而小亦不下數百凡此者豈非皆吾兵乎誠第其武勇敎之騎射固之恩信厲以賞罰此輩先有職事既非聚不耕而食之人而習見官府又可得臂指相使之用不籍兵而有勝兵有常食而不必更取食於民此練之之方也而

其散處於鄉鎮村落者俱變通保甲之法陰爲部署使其緩急守禦之助即在王伯亞旅之中亦別無器仗芻糧之費如此聚之不爲擾散之不足憂所謂練鄉勇者法莫良於此今則不然矣招聚市井無賴之人特立隊伍日耗衣糧邑設數百則日有數千金之用郡合數千則又日有數萬兩之供有纖毫不出之民間乎前賦既無望減之期而新派且出前加之外賊未至而養兵之室既已如掠賊若來而烏合之徒豈眞可戰嗟夫事之無策未有甚此者也吾不知此輩即肯長籍爲軍否抑

不知賊平之後此輩坐食既久可以單詞散之否則事之可慮又未有甚此者也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司馬温公極論其害後卒如所言今非有强敵在前而無故召募害同抽選夫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益民怨已深未見賊而益見兵之害民怒安息是役也愚恐怨怒政未有已也爲今之計諸郡邑之在南者毋幸賊之不來而弗備亦毋因備賊之事而擾民內有可恃之實而外不見有可畏之形省刑減訟加意撫循而所謂團練之法如向所言行之使民耳目不驚而亦無無事養兵之苦

萬一有警則吾民皆兵也古人有以單城抗數萬之師豈有借於鄉勇哉奈之何其不深長思也

樓山堂集第十一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十二卷

貴池吳應箕著

議

募立社倉議

今年流賊猖獗江南諸郡思患豫防大約安息貧民其急務也竊從南京見諸臺部議平糶積穀之方不遺餘策然皆謀事倉卒徒有號令卽法在必行而民稱不便者又十人而九且尚未見遂行卽如夏間縣奉某臺牌令富民積穀而閤邑閧然無一人願應者試究其積穀

之方則徒計糧輸米但報名在官而不建倉廒不責交納不立掌管之人嗚呼是欲使事急之日有司執名問穀果直取諸其寄乎夫但有其名而已民且畏而不應致煩里排催督紳衿會議然後僅一苟且具文囘上又況急而相求其何能必乎因歎時事之難爲而虛文之爲害此可概見也然則民終不可與爲善乎蓋計畫之未詳風動之無素而舉行之不以其實故上令而下不應無怪也予嘗讀朱晦翁建立社倉一疏其法今有司當倣而行之晦翁所請於朝者卽其先所行於鄉者是

也其法夏貸秋收每石量收息米遇小歉蠲息之半大饑盡蠲之而倉廒有所掌管有人收散時申府差官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之內雖遇凶年人不缺食然晦翁所謂申府差官者原因本府給到常平賑貸官米故晦翁因而借置此法官爲行則可使郡邑逼賴其利即官不行而鄉之人能行之亦可使一鄉之人無饑且今之日而必請米於官不能也即非官米出貸而必揭揭然申於府請於縣用以自旌其善而防人之欺又不必也予於是不揣愚妄欲於本里自建社倉以十年爲

期以千石為額每年自出本穀三十石夏散秋斂遇歉蠲息一如晦翁之法雖然此予僅可得之一族者也因以予鄉里道較晦翁之鄉幾倍矣又地狹田少生齒日繁通計一鄉之穀不給鄉人半歲之食陸擔水運殆無虛日而富厚之家曾不慮變利人之窮益昂其値商販者又乘人之急愈倍其息今歲不已明歲復然萬一遇歉民生安恃繇一鄉推之天下之患容有已乎故予又欲以所行者願鄉之同志皆行之予鄉諸望族比財量產其於予族有相什伯者其於予有相千萬者即家無

素封而好義樂施豈無較予更甚者或一族而爲倉數所或數人而共立一倉統以予法行之則一鄉之人庶可長聚無虞而士君子所爲利濟天下之心意者其亦覩見之一端乎或曰出貸輕息爲善於陰可矣胡倉之立也且子自爲願可矣何鄉之强也夫事有名則無撓之者而行不患於輟義相共則有風之者而俗可幾於仁甯惟是使鄉之人知雖凶有恃貧民不至於失生則非鄉之人知此中有備事至亦可以已亂是予實爲一鄉身家久遠之計諸戚友毋竊笑以爲不急之務也至

於下以義勸之而不樂則上以法操之而不應者固其所耳乎然後爲上之人解曰使民急而走險者豈盡其過哉諸戚友又何難焉

江南弭盜賊議 辛未

今夫民之爲盜賊者皆無賴之尤者也大抵致此者有二一繇於兵荒之後饑寒之所驅迫一繇於法令之弛有司之所養成江南數郡負山阻江誠盜賊出沒之所往時特偶發耳未有若近年之甚者也歲不加歉而嘯聚時聞官不廢捕而劫殺屢見此豈治平景象哉自萬

歷丁巳戊午以來有大盜穴徽池之間結營截路商賈不行村落爲墟是時巡按田公奏請要地添設巡司併逐捕立梟之法盜未稍息而又或去此移彼至天啟七年徽池有賊黨蠭起殺傷官兵至去年以來一劫於安慶城中一白晝劫於東流建德城中今又劫於池州城中其他民間劫擄江洋剽略不可勝計雖有司嚴加懲創力爲捕勦此輩亦旋就擒滅然其賊發幾何遂至踰嚴城殺官兵假使有强敵遽臨巨寇奄至將何法以禦之夫池安數郡爲畿輔上游之要害而且損威於盜賊

如此當事者奈之何不長慮而卻顧耶夫捕盜而盜多
滅賊而賊熾豈盜賊之不可弭亦弭之未得其方耳其
未得其方者有四愚請言之夫弭盜者不過曰某處有
巡司耳詎知彼且狎易府縣何況巡司不過曰遣官兵
勦殺耳官兵至而盜已散矣盜去而兵過是民再遇盜
也且見官兵有聞盜而走者矣有爲盜殺者矣未見有
殺盜者也不過曰遣捕役緝訪之耳捕役者盜之藏主
也僅能縱盜未能獲盜僅能使盜扳人未能爲人緝盜
故今被盜之家有甯失財而不願差捕者以捕有甚於

盜也又不過曰每年差巡捕官下鄉譏察耳盜之所害者一方一家也官下鄉則其害又有甚於捕者矣凡此者皆所謂未得其方也不得其方雖嚴刑峻罰竟何補乎夫盜不能保其不有而能使之不發不在發而後禁而在禁之使不敢發蓋莫良於行保甲矣保甲今嘗行之然皆視爲故事故行之不嚴亦不久又不能因民俗爲變通故行之不精亦不密夫十家一牌牌開姓名生理便於稽覈又門設器械使緩急相助失賊者連坐常法也今十家常相稽乎常相助乎常失賊連坐乎所謂

不嚴亦不久也且此此僅可行於城市耳能行於鄉曲乎
此不精亦不密也夫江南諸郡民多鄉居大姓至於萬
人小者亦有百家而盜賊多出於大姓蓋負其族衆而
庇厚又勢要藏匿之者多也今行保甲先自各鄉始無
論同姓異姓但差量其地道之遠近編其里居姓氏精
修其法而行之每百家則約有五六百人矣此五六百
人中推擇廉能者一人爲保長剛強有膂力或兼習武
藝者十人爲甲長其一族有千家以上者則立保長三
四人合數族而始有百家二百家者立保長一二人甲

長加之其保甲長卽於每百家中照丁糧量派薪粒之資給之此百家但得安樂無事雖稍費亦其所願而保甲既有其責又受其值不敢不竭盡心力其每鄉保甲之名則俱籍之於官官特置簿以便稽考其百里之中同鄉共井者保甲俱令互相糾察互相應援如有流賊大盜過一鄉者一鄉立時報官此鄉保甲立時勦殺不得更相推避其有縱失者十保同坐如一保失賊者十甲同坐每年正月各保甲長俱遞認狀到官開載其年貌生理各里圖俱遞甘結官以其狀結盡編於簿其簿

亦每年遞換以便據實察驗夫本圖具結則保甲得人矣入籍於官則保甲畏法矣受貲於鄉則保甲盡心矣而又時下之章程使自相訓練平時可以弭盜有急可借爲軍鄉落有聯絡之勢閭里省征調之煩卽管子治齊寓軍之法不外是矣口口猖獗得法而禦之不難況區區鼠狗之屬哉往時王新建曾行之於福贛等處其時兵火之後盜賊且賴以熄滅而況今平治之日行之而有不效者乎然則因時設備未有若此法之詳而可久者也夫今鄉聚亦有保甲等號矣然皆照里圖名色

苟且塞責其人行能類皆猥劣而事權又不相統民之多盜政爲多此等有名無實之輩也豈若此之精且密哉往時大盜截路皆曰吾刦商耳是以居民不相救援而流賊橫行亦因各鄉無起而拒之者是以得公行剽掠此法行而二者之患知其必亡矣至於城市之間但責成巡捕一官便可著實舉行而夜鼓長鳴街鑼不輟賊豈有能踰城者哉若夫練兵督捕防江守要方略此自有專官在設誠致行是又當類推之矣

江南平物價議辛未

大江之南爲鹽米魚肉之區藪其生息甚蕃而轉運甚便乃今之民不即加多也歲不盡加歉也商賈不盡加少也而所在之處自米鹽以下蔬菜以上無物不貴數年以來價且數倍官府屢禁而價愈昂民愈困此何故歟則亦上之人未嘗悉心計慮而所處之未得其要也何也物之貴賤以值而價之高下有時故價有四時不同亦有朝夕頓異不因時以計值而強以令禁之則商賈負販之流必以無利罷業而貨不流貨不流而民之需愈急則物之價愈貴是有司之禁高價者適所以長

價而欲便民者反以困民故數年以來物價不平皆坐
是耳則莫若所在立一市平如城郭之內擇一公正有
德之者耆老爲士民素所信服者立以爲平鄉落之間在
十里二十里內亦擇立一人爲平蓋近市之人習知物
之貴賤而公正無私人又可以取平如物之自轉運而
至者則酌其地道之遠近量其本利之多少物之自土
著而有者則可估物論價於是物之時貴時賤價之時
增時減平者皆可以意裁之者也而買者賣者俱於是
取平則商民兩便必無敢有騰漏以射利而抗貧以儆

民者矣姑卽以米鹽魚肉之價論夫徽池之間人多田少大半取於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賈從數千里轉輸使不得利誰肯爲之故稻價之增其勢也而居民之富而租多者風聽其價以自相高增故數年之間商賈富室獲利無算貧民至不堪命而所謂行戶經紀者又把持其間使價愈貴則己愈可因而取利其昂物價皆出於此輩之口有司有枷鎖經紀者矣有扑責商賈者矣而彼且益巧而停閉其物使人益困則以有司不勝覺察勢有所不得行此不立市平之過也鹽則取

給於淮浙其利商獨擅之而富室不與焉有市平以酌之彼不能邀利以困民魚肉雖細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必纖悉會計然後屠沽販負不至乘人之急以增價數倍此亦非市平不能也或難之曰物行則已有經紀矣不知經紀者亦商賈也價之不平皆始於此輩故設市平者正所以平其不平也經紀者於中取利使無壅滯而市平則專爲便民而設也雖然物價平矣秤戥斗斛之不一猶不平也市平既立則官爲之較權量以行之使一郡一邑法若畫一而物之不至過高貧民不至

重困雖以治平天下不外是而推行之矣

江南汰胥役議

今日之爲民害者莫胥役爲甚蘇子瞻所謂縱數十萬虎狼於民間者此輩之謂也然則今天下豈止數十萬哉姑無論京師之與省會先以各郡約計之而亦不下數千人矣何言之隸快之在官者各有買窩之銀今所謂頂首也往時不過以十計近且以百計矣正用之外又有酒食之費半之夫庶人役於官者例給工食以酬勞以其頂銀爲本以工食爲利誠公私兩濟然工食幾

何遂捐此數倍之本以鑽求之苟所入不足以償所出則此輩且以其本銀買田產食租稅計必不爲此矣且此輩惟利是視卽所入僅償其所出度亦必不爲之矣故工食之外每一役非外得數十金與其本不副也夫一人數十十人數百百人數千千人數萬此數萬金出於官乎出於民乎且此數萬金猶其準本而應得者也乃有朝入衙門暮稱富室尋田買宅呼婢使奴如此者縣不下數十人此所得則在數十金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不獨此也每正役一人則有白役一人甚

者有數人此白役者其飲食妻子之費每人亦不下數十金俱在正役所得之外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此爲隷快言之也而書役之害則尤有甚者書役例無工食而頂銀且倍於隷快則所得亦必倍於隷快可知矣又有庫戸等房其頂銀倍於他書則所得之必倍又可知矣往時每房不過數人近且增至數十人合諸房且有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優游佚樂履絲曳縞皆從何取辦合而計之又何止數萬乎凡此皆取之於民者也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

供此輩者不啻倍之則民安得不窮財安得不盡也然此特言其爲民害者耳此輩欲下取於民勢不得不上罔其官凡所以舞文弄法假公濟私者何所不至無論貪而闒茸者與之因緣苟且卽廉明剛斷者能一一洞決其情弊乎則以勢成於欺之者衆而害積於沿之者久也所以近來有司之失職大半爲此輩所累其將無術以處之乎蓋有拔本塞源之法矣欲汰其弊莫先於汰役隸快度可供應外量加裁革而白役則一槪禁絶犯者重置之於法書役每房限以員名不得過數天啓

五年池州知府王家植初到任即將書役通行考試等第其書算能否革退四十餘名於是吏靜訟簡爲一時治平之最後王以故去官其革役盡復至今爲之歎惜夫議者必謂革役多至廢事此殆不然郡縣有司果能正己率物自然事簡刑清何必濫留冗員下以害民而上以妨官乎夫去一人以安一人去之可也況去一人而不止安數十百人乎夫官之尊貴不在隨從之多也吏之精敏不在服役之衆也且冗員既革則人必勤於職事而上亦易於督察其事當愈舉會何憚而不爲此

也抑愚尤有感焉按撫司道之胥其頂首以數千計此其所取於官民者何止倍蓰郡縣而京師部胥且以萬計則其所取又何止什百於外哉此欲去之則不能因之則為民害愚嘗謂撫按監司之胥宜從各郡擇其曉文法者數人隨時去留而不使奸猾者倚以為窟上而京則取之於外下而郡亦取之於邑服役不中責其從來而所謂頂首之銀官為裁之以著為令至有罪革役者銀皆追沒以為助餉之用庶此輩之害不至如向者之厲而國家之財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而盡在此輩者

其患庶可稍止也然則古所謂省費莫如省員信然哉

樓山堂集第十二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十三卷

貴池吳應箕著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癸酉

相公閣下某雖不肖嘗有意於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尺寸使有所發抒其志氣又嘗欲以當世所急及胸中所籌畫可行之事上書於公卿大僚及巡方守土諸官徒以勢分縣絶雅無知故雖言之恐不見省録故卒鬱鬱不得一吐私計得留意人才如相公者則某得以

論事於前且某於相公時辱齒芬則某卽有所言必不以狂取罪敢不揣陳其愚昧惟相公裁察焉竊見今日之天下非必有大亂之實也而已見其形亦未嘗無求治之人也卒不覩其效於是主上綜核日急人心惶惑滋甚相公亦嘗深思其故而知天下所以屬望之意乎天下非無才也加以聖明之主日夜淬厲擠掇而事不立羣臣非不竭能盡智乃所試輒取罪天下想望太平不得遂相率而厚其責於相臣謂相臣者上輔人主雖督責之過可以有所匡正下總羣臣誠知人善任亦未

始不可卒收其用也孰知今日之相臣其於上下之間
誠有所難言者乎然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且上有明主
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則相公今日所以上副聖知而
下慰人望者豈一謹身奉上謂遂可塞責哉故不肖所
深望相公者在遠法古人而取鑒近事夫前此之在政
府者已事可覩矣其隨事俯仰者不足論卽一二得君
之人亦未嘗公然攬權估勢如昔分宜江陵者之爲而
天下之心多不屬者毋乃將順之意多而匡救之事少
於天下之大計不能有所主持亦毋乃反覆卽在彌縫

之中而借推委以行陰刻之實於天下之公論亦有所不暇惜者乎論者謂四明太倉實有教外別傳而今殆甚若此者於相公何有焉相公誠師古人且不暇遠論卽嘉隆以來救時之相不乏也相公亦嘗卽其行事而欲身爲之乎故不肖謂相公自爲計莫如開誠布公虛心盡下而又愛惜人材護持善類使負材智者皆得自盡於前而正人君子有所恃以無恐則國家卽有緩急皆可得其用某嘗讀史以公孫宏曲學阿世此無足道者然居武帝時人主剛察海內多事而宏數年稱職未

必并其重經術延賓客之效也況相公所期有不止此者乎至相公爲天下計則不妨有所執持有所執持然後所自爲者卽開廓廣大亦有以自立於不敗夫執持之事誠非一端其大者不過利則銳興害則決去而已今天下弊政豈可枚舉某請言其甚者則徇情面而循資格二者其急害也天下圖事不成其原皆始於徇情面而用人不效則惟資格限之而已今自郡邑至部院何一非徇情面之地自小吏至大僚何一非徇情面之官自門生座主以及鄉紳知故何一人不涉徇情面之

事選舉陵遲吏治日偷財力益竭實原於此甚者墨敗之吏附逆之黨肆其險智煽惑人心其所以鴟張狠顧者無所不至而有司敬畏有如神鬼以此變化風俗必至於廉恥喪盡而忠義絕種矣卽此一端可不為之寒心乎至資格之弊則益不可言矣設官而立資格原所以抑人奔競之心而收其積久之效也行之於今則不勝害今試節舉其二端如網羅人材莫急於考試察吏安民莫重於巡方今自督學之差以及分房典試之役有一不論資俸而問操守衡鑒者乎卽今闈中事故可

概覩矣如此而天下之文章何得不靡遁經學古之士安得皆盡其用也撫按之官亦不論材猷品望而惟序是及又視事甫畢卽代去如此吏治安得精民瘼安得悉舉劾安得公盜賊安得不生訟獄安得衰息而且所薦則有謝矣所劾安得不可請而免乎以人才吏治所從出乃惟資格是循嗚呼天下事何得不日壞也抑某覩近事而尤有所感焉如浙閩二撫其立朝本末亦自可見向使居清要之地任表率之責未始不爲名卿貳乃用違其才至無補於國將其生平亦因之而掩方其

用之之始夫亦曰資當然耳孰知以資格用人賢者不免失況庸流乎又況於衝邊要害不惟其材而以資相推幾何不以天下僥倖耶蘇子所謂凡是二者積弊已非一日人卽知其害而未有知其如是之甚也夫然卽有盪滌振刷不謂之紛更多事故於今日而重以有所延訪執持望之相公者豈不肖之過計乎夫今天下口口之禍興盜賊之氛熾忠直敢言之氣衰而强毅有爲之才寡數者不肖不言而區區舉此二事亦審别治亂之原度世事之所最急而相公之可爲者進之而已至

君心爲萬化之原所繇正朝廷以正邦國者又自有啓沃之微用以感喻於不言之表此固非他人口舌之所能效也若夫公卿舊吏係天下之望者幾人又實可爲天下之用而向以言事見罪者幾人意相公出必有處置之宜以爲同心致治之助則又不待不肖之一一舉而疏之也不肖草莽賤士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又不自揣其愚妄輒敢言天下之事亦惟相公留意人材雖不肖如應箕亦使於拜命之日得盡其狂則天下之士所以奔走輻輳皆盡忠閣下而有以成相公不世之

相業者未必非不肖之今日之有以始其事也惟相公原諒裁察天下幸甚

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 辛未

生聞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上之人有風厲而後下之人有廉恥生無暇舉其他姑即一考試童生之事論而風俗之壞於茲極矣撥厥所繇則以士大夫不知廉恥公受賄賂相爲請託而公祖父母不務教化專以考試媚悦鄉紳生聞之長老六十年前童生有從府考託名者舉以爲羞而士夫亦深自愛而重冒嫌故

其時窮鄉單戶之子多奮勉學問而自郡邑所升之士多賢不知奔競之風何以遂至此極也生每見試牌至日人之相爲籌算者必曰某族有力者幾人工請託者幾人未聞計能文者幾人而爲童生者挾其厚貲雖目不識丁亦攘臂而議於市又有家非程卓志急進取者雖棄產稱貸亦所不顧而其貧者內視囊橐輒自慙沮未試而氣已餒一試不效遂徙業不能復振生見近來童生以孤寒而能上達者蓋無幾矣鄉宦舉人每一遇考其家人子弟四出招攬以位之崇卑情之厚薄爲請

之多寡而黠者又負權術持短長以益倍其數又互相把持巧爲搖惑以益昂其値嗚呼豈祖宗所謂造就人材者盡爲仕宦作情面增田產之資乎尤可恨者請託府名本爲利也而又文以美名曰薦賢夫賢者果盡多金哉故生嘗以五罪嚴此屬矣素無相識之雅又非文字之緣一旦輸貲便爲請託是攫金於市之行也不論文藝之高下第以金之多寡先後其薦是賈人交易之術也甘言誘致多富人子逆知其前路必蹶而吾囊金已盈矣是掩取禽獸之智也夫今之能薦人者亦曾親

嘗小試之若乎窮時扼腕此弊得志而以踵事爲愉快是入官變塞之端也在地方不留意人才循例請託惟利是視則且立朝安望清節表見是居官受賄之驗也然而禁絕請託其利亦有四耳目不分於囑託則得以虛公衡文而文之美惡易見孤貧者不至淹落一利也我誠不受人之囑卽有所博訪而人不敢欺二利也鑽刺無路則人皆鼓舞向學人知上之無私卽見遺者亦自安義命而無囂陵訴誶之習三利也且士子爲齊民之表考試爲風化之先此中請託不行民且曉然知上之

所費而於錢糧訟獄之類亦可杜絕他端四利也夫請託之罪如彼禁止之利如此向使有賢公祖賢父母正己率物孜孜以作養人才獎拔孤寒爲念彼請者豈不自愧卽不然而令行禁止勢固得爲也又不然而格於權貴必欲吾紐法伸情則古人砍几題門亦非得已耳彼鄉紳豈眞能自負其曲而撓吾公祖父母之權哉若夫童生猶列在編氓苟嚎吾法而以身家嘗試必無幸矣此生所以極嘆風俗之壞而專以風厲之責望上蓋爲此也伏惟明公以進士起家致位守牧甫蒞任而卽

有試士之役誠如生言行之此正今日厲世摩鈍之急務也生言雖狂而聽之實於治化有裨惟採納幸甚

與顏徵士書

某待試南京竊從邸報見徵聘之命首及先生而時學士大夫無不舉手加額爲先生慶爲世道慶某有一二友生如南昌陳宏緒慈谿姚元台博羅韓如璜皆深明當世之務以爲今學士大夫之於先生當不徒爲慶而宜爲規於是咸欲爲書以獻而不佞某實首事焉某惟徵聘之事曠世乃一舉行者也事爲罕聞見所難得則人

之望我常奢身爲天下所共期卽己之責難塞以難塞之責應甚奢之望先生豈無有所挾焉而後出者乎非徒有所挾焉而已豈無深思熟慮言天下之不能言爲天下所不能爲以副期望而庶幾無慙於知遇乎今之論者曰我識顏君其經學明而行誼修也疑者曰經學明未必其通世務行誼修未必其益主德也二者先生何居焉當今聖明之主斷持於上公卿百執事竭智索能於下日夜奉法以求免於罪戾不可得而口口之未靖盜賊之加熾民賦之旣竭天變之曡見積數年之整

頓聚舉世之談議圖之猶不見效至欲舉而責一新應
聘之經生此其說甚迂然天下固有最急且大者先生
知之乎天下有一二事焉近之關國體久之卽爲治亂
所從分向苦無言之者今言之輒見罪矣天下有一二
人焉近之關輿論久之亦治亂所從係向猶有言之者
今劾之而見罪薦之而見罪矣箕卽不明著其事與人
然先生伏處之日博覽廣念未有不扼腕歎息於此者
也先生至闕庶幾召對召對必有所言所言舍其急與
大者將欲何從耶先生自料果能深動人主轉移大臣

則宜持浚恒之戒優游浸漬以俟大有所爲不然則宜據胸陳臆深切利弊使明主感而重經誼有學行之士然後有以奪其勝心而前所云最大最急者或有所更易其間卽不幸以言見罷則亦可以有辭於天下二者先生又宜何居焉某近讀召對日錄知主上有菲薄士大夫之心矣人主崇名核實言無敢違而廷臣卷舌固聲頭搶地莫知所措其非薄也何怪焉某獨怪諸臣果無可言耶抑有所畏而不敢耶明主可以理奪卽死耳死耳亦分所應得古所謂裂裾折檻彼獨非人哉夫有

所欲言者恨無尺寸之藉不得吐其胸中至可言矣何獨無言然猶曰積威之所刦也若先生則主上虛心待之矣羣臣循資格以進非必有奇智傑能之足稱也若先生則數十年一徵聘之人矣先生不思所以塞己之責副天下之望是徵聘非重先生累先生矣究竟因先生而徵聘不行且累徵聘矣則先生於鄙言雖欲不深省而亟行之其可得乎昔李固以慕於黃瓊而遺書某與先生無識面之雅區區願忠於先生者亦欲宏獎古人之義以成先生於不朽耳若夫樊英殷浩古今同歎

即本朝吳聘君至今亦有遺議焉此又先生所宜鑒者也鄙人之言曰先生是役也必居翰苑爲大官此後生粗知文字僥倖一第者累日皆可得何獨先生撰論賦頌可以鋪揚一代之業則今之博學宏詞者亦不乏人又非必待先生也某言近切直然與世俗之所爲慶所爲疑者則有間矣惟先生採擇垂納天下幸甚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乙亥

前聞流賊破廬江圍桐城而池州戒嚴至於通縣人民奔走號泣蓋緣江南自劉六劉七後不見兵火久矣作

聞此警因而張皇亦其勢也以愚計之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卽謂賊已震鄰防備宜預然當示以安靜使人心有所恃曉以理勢使不爲虛聲所恐而執事輟詞訟罷征賦減騶從日親百姓家喻而戶說之使知上下有一體之意而一切揣摸疑畏之意盡息所謂備之於無形也有從城來者言將拆郭外居民之屋此大不可蓋一拆不可復完未見一賊而先使室家破蕩閭井蕭條是自賊其民矣若謂恐留此以資賊俟賊果渡江然後從而搬撤從而焚棄未爲晚也又言已閉築諸門此亦

不可蓋諸門爲薪米從入之地闕之則在城者無所仰而在鄉者有所搖即奸細宜防但稽察嚴密足矣若內無所恃而先禁外入古所謂胡越起於轂下者此也不深可慮哉至言募兵守城則尤不可之甚何也府縣之設有民快也即兵也合諸衙門即有數百著籍之兵矣不足則皁隸吏書皆可用也執事請先以正堂諸役練之而衙官各練其役此輩素有職業既不待招集之勞而本官自行操練即可得臂指之用以募兵之費厚其工食而使之坐作有方技勇自習則無兵之擾而得兵

之用民之生理不廢市之交易如常賊卽未至城下而我隱然有不可拔之勢矣若召募則市井無賴之人攘臂爭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深思而預慮之也至萬不得已使百姓城守亦當先紳衿而後小民無事之日鄉官舉監盡免雜徭已爲小民側目一旦有急而不先以其身爲民倡其子弟奴僕皆閒手偷安而單戶窮丁之子則捱門編戶奪其生業以事戎行其爲變豈待賊至哉某非知兵者嘗深究古人行事而竊度目前情形計固無善於此者矣誠如鄙言行之人心固而敵愾張

雖單城可以拒數十萬之銳師何況區區之流賊哉不肖此言不獨江南未見賊者宜存之以善後即江北身在圍城者嚮使皆如愚計亦必無前日殘破之事也不肖非蒙執事深知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伏惟垂察

再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昨問之城中來者知賊之猖獗如故又因我兵失利城守加嚴據目前之事勢亦何得不如此生不能荷戈負矢身在行間則又安得默默而已乎夫以烏聚流剽之餒賊致勤撫按道府之督兵而不能即勦非賊之難勦

也緣南方之兵其不習征戰已久而變起倉卒上之調
度乖方以不敎之兵禦縣張之寇又方略不具其敗也
宜也方賊之來也卽調池兵殺賊生以爲失計賊衆我
寡賊馬我步賊用兵已久而我兵未見戰鬬其不敵也
不待智者知也況以池人之怯弱哉安慶之兵自足以
守安慶之城善用之亦自足滅安慶之賊假謂賊衆兵
寡强弱不敵然大兵且至盍亦稍施坐困之策或多張
疑兵或乘間設伏以圖必勝奈何先用池兵嘗試至被
殲焉以挫士氣以張敵威乎此前事已不足悔然今之

大兵又敗何也從來用客兵殺賊而不敗者亦鮮矣此中事故萬端機變之臨要非言語能盡姑以今日之城守再論之可乎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萬萬可無慮者卽以爲可慮而防江之計豈不急於防城以人之一家譬之江則外戸也城則內室也嚴城守而懈江防俗所謂備盜者扃臥室而開大戸也豈計之得者乎以江南大勢計之長江之守要有三京口也采石也池州也以池州目前之勢計之則又豈獨防李陽河防池口爲急哉蓋賊之渡江必乘上流之勢而擣人之虛彼東流建

德尤岌岌也若不幸而賊果來一城守遂畢吾事乎嬰一城以自固而以鄉保餉賊非計之全者也賊所恃者馬江南險與馬無所逞賊所資者掠先事撤置多方阻截使掠無所施主客步馬之勢皆已懸絶特患人心不固未戰氣沮則今所爲設奇制勝之略用以鼓舞士心而豫壯敵愾者又將何途之出乎除訓練兵快選募勇敢外又在嚴行保甲使地方豪傑倡率保聚不可不精究其法而通變其用生聞嘉靖時口薄都城仇鸞尾口不戰而四方勤王亦無以一矢相加遺者至居庸關有

田夫數輩憤其殺掠之慘執鋤逐之口亦駭遁人然後知口不足畏而其將皆可誅也於是給事吳時中亦以地方豪傑保聚殺賊之略疏之於朝時以爲善策夫口口之與流賊其形勢之强弱何如都城之與郡縣其法行之難易何如則亦顧其行之之人與行之之方何如耳繇生之言不守江不謂之守也不慮戰亦不可言守也執事試以愚所策與各當事計之又設誠行之而事猶不濟者生將自此杜口不復言天下事矣古人不敢以賊遺君父憂某雖空言亦政以父母師長之憂爲憂

者傳聞在城之人相率爲逃遁計充此輩之心背叛之事何不可爲夫官之守城爲百姓也百姓皆欲去果何爲乎古之民有易子炊骨而不敢叛今之人未見賊而輒欲逃天下事可勝歎哉某以爲事後亦須驗處衣冠有此當在不齒之列而編氓當齊之以法夫法度行而民心一而又應變有方如是而猶患賊無是理也生誠愚昧伏惟執事詳察所以言之之心幸甚

與田令公論鄉中糴穀事書 戊寅

應箕不肖蒙執事寵之儔伍之中加之賓客之上不以

身不至廷爲疏傲又不以有所議論爲干請而諮訪時及雖古人所云特達之知有加於此哉頃言興革數事俱蒙採納獨敝鄉糶糴不均小民窮苦之情未有盡陳其弊者不肖又安忍默默於此敝邑多聚鄉而居人多田少每年半仰食江船之穀即寒鄉一方多至二十餘萬石此皆客所販也客販者多量遠近時日以收子母故價低昂有時但使隨時平價猶未甚爲民厲也近城糶糴出入皆用斗斛斛皆經官較者未能意爲多少輕重也又賣米有市民取之唯時無沿門告糴之苦也獨

僘鄉富戸取田租而閉之必乘販之適缺伺價之極昂民之至無告然後開糶糶不用斛而用秤於是貴賤聽其口裁輕重惟其手授而開閉任其意行窮民非乞糴無從得食於是仰鼻息揣風旨甘受捺揹內忍哀痛而莫可如何矣僘鄉田租每畝徵取二石而收之者用租秤租秤者每石二百二十觔也出糶則用發秤發秤每石九十觔也天下有一物出入而不平若此者乎交納條鞭折色皆用廣等等至廣而止矣糶穀者則每兩又益三分焉向例糧食出入銀皆九八色而止矣糶穀者

皆取足紋窮民拮据所積稱貸所有何從得紋於是加色則又聽富人意估有量五為一折七而三者矣逼計窮民糴穀一石秤減其觔等加其分銀折其色是外去五十而後能致一石也嗟乎言念斯苦有不痛哭流涕者乎而富人且因以明得意故為富不仁古今之通論也竊恐長此不革又加以凶荒急而走險禍將立見故不肖請執事先為諭以開譬富戶動之以惻隱悚之以禍患而官為平其秤等使出入輕重皆準於一又鄉各立一經紀估銀平價皆照時貴賤而酌之平中其有不

牽者許各地方保正指名出首以法懲之庶貧富兩得而地方可長恃以無恐或有謂不肖此言似難為富者不知天下獨苦窮人耳此減分毫而不為損彼獲錙銖而己為益且使民益窮極無聊卽富者豈能長享其有哉不肖之言發於至公至平其於情獘亦至纖至悉孰事以神明父母之心下加體察知必有惻然動念者伏惟卽賜施行民之感惠宜以世世矣

上鄭太宰元嶽先生書 丙子

老先生之請告也與不肖試期相值南中日遠典型不

勝悵惘秋風廻翮又甚負慈懸言之愧集但今歲闈中之牘其未蒙一點者猶之癸酉也向蒙老先生逢人歎惜今不肖反自覺爲故事矣文章憎命卽此可見而義命强安益於此思過半耳復社一事竊恐究竟不知所底不獨不肖輩之不能免也夫今之名士卽不敢望三君八顧之列然論文求友亦何負於國家而小東之號其爲當事切齒如此卽如婁東二張此老先生所深知者而今以爲結黨把持此不過借以箝天下之口而盡空善類耳朋黨之禍古有明鑒豈聖明之世忍見此哉

昔人謂善人在患飢不及飧當今不得不以城門校尉之策望之老先生矣老先生愛惜人才之念本之天性又爲天下賢人君子所歸心苟有可以爲之地者知必不恤也言之可勝惓切且老先生周南留滯不可爲不久使從此而遂所請一疏不得獨有千載然天下治亂視人材進退人材進退視冢卿賢否使自今而移其居南者於北則天下喁喁方自此始雖東山豈必堅臥哉肖生已膺保舉恐此遂無能竟其用出處之際將何以策之其書原從梅生郎中來郎中亦才士也外致呈二

詩用宣區區惟賜教削

上金楚曉督學書

生下愚不肖聞之昔人蓋有知己重于感恩之說矣居恆未嘗不扼腕太息以爲知己之難也及見今人所稱知己者不過剽竊記誦之時文幸有司一日之知而已嗚呼此足爲知己哉以是爲知己則今自郡邑所升與鄉會所取之士每歲不知幾千百人也而得之者皆曰知己是知者與受知者亦陋甚矣何也以知者非皆有國士之實而知之者原未嘗有特達之遇也若生之於

明公不謂之知己不可矣生困庠序二十載所歷六七
宗師皆拔之高等生不爲喜也七事場屋而不收至文
未經閱者三遭焉生不爲悲也以知與不知皆浮沈於
世俗之中而得失有命固不可强且此豈眞能輕重天
下士哉獨今年科舉荷明公照拂之及亦旣賞其文矣
乃不徒賞其文也旅見之日獨進不肖於階下而歎其
往日之不逢喜其年力之未艾且致勉於後效之可收
及不肖感荷顧盼仰首論列又虛意垂聽使得畢獻其
狂於其退也則又略文藝而稱其氣節恕其無知而嘉

其有用雖前此見廢之卷猶屢蒙下索若深有慨歎於不肖之遭遇者於時同人聞之遍傳鄉國謂明公之待愚生蓋自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不肖歸而感激至泣下嗚呼以此而爲知己此古人之所難而豈今之區區以文字見錄者可同日語哉抑生竊又自念遇知己之前而有懷不盡何以自安於是忘其固陋盡以生平所著作上陳蓋生於時文其合離之故既已不越明公所指授矣獨詩與古文辭一道自宏嘉以來作者甚鮮卽今士大夫高自標許以名世自負然文無體裁皆不可

以傳後卽其文工矣而學無原本於經術淺者言終不可爲世用生不揣于古人之書頗有論究而於當世之故亦間能發明其言或可自爲一家使自今之日得僥倖一第生必能自行其學以無負明公殊異之知卽不然而終遭擯棄生將竟其立言之志亦終不沒沒於世而已伏惟明公盡賜省察錄其言之可用者復鑒其漆室倚吟之心實有所不得已於此是生之大幸也生自是而死且不朽矣科場條陳生不過在事言事併乞鑒其心之無他盡賜施行是又天下世道之幸也生無任

惶懼待罪之至

與徐虞求通政書

應箕頓首前者不揣以數童瀆聽知不肖言發至誠俱蒙收錄聞諸人亦皆不負所舉矣此一役也拔淹振貧使才士憤勵亦南中數十年未有之事也當今寇口交動海內騷然留京根本重地復遭蝗旱不可不謂大憂得執事彈壓輯甯之覺人心稍有所恃乃又以喉舌之司奪我東南長城執事從天下大勢籌之恐當躑躅北轅耳今言路似通而實塞則封駁之繫於納言者厥責

匪輕不肖觀二三年內懷詐挾欺以言希用者不可勝
數而侃然論列實有關於君德民瘼者甚少如陸文聲
張漢儒輩傾覆小人幾以其言使清流蒙禍而當時不
聞囘駁直達御前近日沈眉生懷忠發憤至再至三此
豈非明主所欲側席而求者哉特以言有干涉不惟不
得封進且多方抑沮向使執事早薦是職安得有此然
後知國家不論何官以正人居之皆爲有益況執事今
日所居實言路所繇以通塞哉口報不甚傳不肖竊嘗
以三策料之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乃竟無策如

此者數交矣今秉樞何人督邊何人前召對時謂口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何遂令其至此不肖雖在草野爲感慨泣下蓋不止卿大夫之恥也執事此行獨能晏然而已乎即天下事非一人能言一人能爲然此一人者又何可無也望之望之流賊非責成守令必不能滅非盡罷督理監紀等官盡撤四方調募之卒守令亦必不能滅賊蓋天下不過用三四巡撫數十員守令而賊滅矣不如此而賊終不可滅此中區布之方亦難盡陳執事但存鄙言以爲後驗可耳古人有書生料敵者不

肖亦不幸而言之屢中矣孫碩膚豪傑也臨行時不肖惓惓以項忠襄劉東山相期友人劉城赴薦北上此兄今之更生也彼當不以保舉終局者幸俱留意焉江上才士數人皆疏名以聞中有劉廷鑾者尤特出其作賦班張之流數子俱可備執事夾袋之用不肖老生也無足引重乃必以此相屬者蓋薦達人才大臣之盛節雖在諸生不可忽也不日執事爲冢宰居政本不肖亦將盡舉所知此固執事所深諒而樂聽者也伏惟爲國珍重

樓山堂集第十三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十四

貴池吳應箕著

書

眞陽驛與汝寧守王乾純先生書丁卯

日來同兩郎君驅車道上聞見不一過眞陽郭外數十里所見事言之令人酸楚今略佈筆以聞去年冬過眞息二縣雖覺蕭條之狀異於他邑然時風雪甚厲輿四面薇護惟恐不密遂不得一搴帷眺望故行郊原中猶之從枕上度去耳距光州二十里曰黃子岡者一宿公

館得悉其以兪報鋪司累死數命次日即向吳光州言之光州以遷客不久任云當向府語不肖比即不悅其言私念居其官者雖在任一日民之利害即我利害也柰何推而遠之乎爲慨歎久之及晤敎又忘詳達其事深致悵焉然今所見則與光州所見尤異矣自晨發出郭門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霽四十里中一望皆黃茅白草察所過之處皆行地畝中畝之疆界尚在而禾麥之跡無一存者計耕作久廢矣即問輿夫此東西南北其田地荒蕪盡如此乎對曰如此者十有八

九息縣差善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驛舍有老人及吏役在焉卽呼問向所見一路荒蕪之田無差糧乎數人則同聲對曰前此皆膏腴之業差糧焉得錮問盍耕之對曰無牛牛多盜賣出境者無牛因以無佃此其一端也又本縣馬戸差徭苛急每報一人人不堪役則先賣其牛棄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則田無主故不耕人去而糧猶在則坐賠於本戸不堪賠則坐之本里或又坐之親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猶捐橐以償貧者則盡棄產而去故今村落爲墟田畝

盡廢皆繇此耳又問此產業去者何不賣以與人而甘
遠遁也則又對曰差徭政爲有田地者苦耳今賠者欲
棄其產而不得況受其業而糧卽派其家能堪之耶於
是窮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極矣又
問獨無以此情白縣者乎對曰縣令多舉貢日暮途窮
貪得耳而衙門弊多度力不足以區處遂日操鞭扑百
計追呼求糧完自免譴責耳人戶之逃田畝之荒眞勿
問有告理者反笞之所以百姓雖愁怨卒無敢一言也
又問此通衢司道必繇此乎曰然撫按繇此乎曰然州

郡繇此乎曰然問曾有繇此而問厥故者乎曰無有乎不覺浩歎於是吏及老人等咸跪而哭曰官不留心而公問及之任茲土者若罔聞而客暫過者獨備悉其事苟得志幸無忘此土也乎亦於是相對涕下而二公子之涕如之乎因呼而慰之曰我爲爾以狀聞之郡君使爲爾縣計畫可乎皆叩首曰幸甚伏惟先生愛民如子爲國忘家前會躊躇二縣長吏謂必得甲科久任方可少甦民困然尚未知此縣之苦有如是也亦尚未知前此知縣之奉職無狀有如是也此其害與弊非太守一

檄可以濟事須卽以今所開載者條呈上司招安逃民禁賣牛隻不得出境將所荒田地逐畝稽覈或給原主或爲鬻易或官貸牛種或暫蠲租稅使自墾治計議已定然後責成令長坐使必效一如先生向日所以治桐柏者治之如此則先生之德在二縣者以世世計以億萬計而不肖以途中見事輒有裨於太守吏職則亦不負爲汝寧公之直客矣伏惟鑒原幸甚

復王乾純先生書 乙亥

不肖昨在南都見諸當事者以賊警戒嚴其所厝置無

一可恃知天下事不可爲況郡邑之碌碌者乎以巡撫之進退伺賊之去來以操江之去來伺賊之虛實如此上儆下欺安得不以百姓餉賊也即如池郡隔越大江長城之守當在江北又當在按道諸人蓋守北則南可固此一定之理未見一賊而先自張皇精銳消於城守物力屈於增兵而所募之勇士皆市井無賴竭民脂膏以相奉向使賊果渡江池陽能嬰城自完乎此所募之勇士能奮臂殺賊乎即僅完一城而鄉鎮但置之不問乎不肖所貽徐父母書已極言其害矣爲今之計當稍

息聽訟安撫百姓使民無恐而終日築門終日斂餉加派之令又下勇士之募無已雖先生之二百金亦塡之無用之壑耳事久變生所謂內亂將作誠先見矣不肖已杜口不敢復談先生爲吾池先輩又留心桑梓甚切盍通書郡邑爲陳其利害乎目今徽郡告荒本地少穀萬一江路有警則流賊不待北來也言之可爲寒心府試薦名本爲利也而文以美名曰薦賢亦大可笑先生昨謂有數貧親當援之不肖深爲歎服此賢者之用心也但雖貧亦當第其文藝不然不如奬進一才士矣何

如

與周仲馭論四家文集書

四家文選因癸酉罷第後留滯南都廣東韓姬命出其所彙明文茲一書相證中間所選四家文多與鄙意相合姬命索弟本觀之謂所去取頗是而評亦非泛泛者慫恿刻之以使天下知本朝文集自當以四家為冠弟從其言授之書賈而欲足下序之亦自有意辱承下問敢不布許蓋弟讀四家之集而不勝悼痛於今人之文也今人之文毋論博洽不如前人醇雅不如前人會從

其立言之本寔之乎宋金華其最矣金華之文沈涵理義所不必論姑卽一事論之足下以爲今人可及乎不可及乎高皇帝之神武開天以今追論卽以爲接堯舜而過湯武豈爲虛諛及觀金華集中凡所稱揚者不過曰陛下漢高祖唐太宗也讚不忘規頌卒以諷則篇篇如是蓋學術所在雖臨以聖明之王而不敢有溢詞視後之文人希合揣摸誇諛誕妄上書公卿稱頌功德者果何如耶至彌綸草創應制之文日以數十凡有求者卒於三四鼓時下筆立就文不雕琢亦其勢也何能如

後人之於史漢歐蘇字櫛而句比之乎故自然渾灝有開國氣象一代文章之盛此其首功也王烏傷才氣不及洵練有加其原本經理則一蓋宋之匹也劉青田爲帷幄籌策之臣宜多權術又今世一切奇謀祕計及陰符遁甲之說皆附之青田及觀其文非聖人之言不道非六經之理不稱而於二氏之學及讖緯術數之事深加排斥然後知王佐自有眞也其文仁義藹如經緯有章不知張子房房元齡諸君當時曾有此否至讀方正學而尤有感焉諸箴銘則已直傳聖學之精微矣當時

顏子之稱亦不為過其文無一篇不推原所自一則曰金華先師再則曰先師太史嗚呼言不忘本彼豈獨一文哉覩後之文人角巾纔效龍門初登便反脣相譏不則以稱述為恥所謂文心喪矣安得有文且其所遇者千載一時也而微觀其旨似學術尚未之用蓋井田學校之說仁義禮樂之化其不肯枉以徇世者如此此又豈徒以文稱焉而已乎文中所言忠孝節烈事甚多九死不悔其蓄積也然豈惟正學金華死謫烏傷死敵而靑田之毒發於權奸死亦未良然則自古文人烈死固

未有如四先生者也視後之囘面污行喪耻屈節之夫穢無所蓋自詭能文此輩卽不死讀先生集當愧死矣凡此皆所論四先生之大而欲持以告世者若正嘉諸君子之評論不過從四先生文辭起見孰知彼之所謂文者皆膚耳其於四先生之源流尚未深見乎足下忠烈性生又加意問學如弟所言則必樂聽試繇弟之言以讀四家之文知序四家者非足下不能亦不讓也

復方孩未先生書

不肖應篔童時便誦習執事之文嚮往非一日矣丙寅

有自藤陽驛來者傳執事赴逮別子詩讀而悲悲而和又嘗從北來者問執事在獄興居益悲不能止乃就逮諸君子俱已血化爲碧而靈光巋然者獨執事及惠元孺先生耳豈非天哉天死諸君子以使靦生者之有所愧又留一執事以使後死者有所興天固留之人自外之是背天不祥也不肖草莽賤士猶得與執事上下其議者蓋不欲爲悖天之徒則亦未始非天意也往以南北遙阻不得登龍爲恨乃執事居南亦數年矣凡不肖聲氣之友半蒙下接獨不肖懷刺不敢前者此亦有說

聞之友人謂執事今崇尙廣大方圓互用雅俗兼收與
不肖向所懷來者稍異設一造謁而執事以衆人相待
卽不然以不肖素有浮名第以文士目之豈不肖數十
年嚮往之意而謂爲天所留之一人哉今年方畧之亟
語我若執事胸中久有不肖又雅知非碌碌者於是甫
一登堂便蒙倒屣不肖因靜觀執事之顏色深聽其議
論默察其旨趣向之所謂廣大者無非欲人共歸於善
而所謂兼收互用者特未嘗示人以意也箕然後信天
所留者之非偶而不肖數十年之嚮慕一朝盡愜豈非

幸哉夫天下之道不難辨也以忠孝立身以天下國家爲念便可引之而爲吾徒忠孝必臨之生死而後明天下國家必試之實事而後見執事其已明者也已見者也不從其已明已見者以大君子爲師而徒以其兼收互用者曰吾見方先生也方先生亦如是立論也嗚呼不亦謬哉南都爲清議從出之地四方流寓者雜居自金侍御范璽卿而外可與語吾道者少矣今幸執事寓居於此隱若長城而惠元孺先生且來何向之不死者又適相値也天欲平治當自南始吾故曰天也不肖雖

不見知於世要之爲知天者自是而有所恃矣前召未及赴并惠以詩扇賜之手札皆未遑報謝今布腹心一詩呈覽惟執事教之

與金天樞侍御書

不肖疏賤以無實有名每自悔責顧亦頗自掞負十年以來雖地方公祖父母聞名相慕未嘗輕一見也雖交遊半天下亦未嘗先投一刺於達官貴人之門深恐一失懷來祇自生其愧辱然非所論於正人君子也太史公以晏子而在執鞭爲幸况當吾世而失之乎某竊往

執事久矣知執事與周仲馭投分甚深仲馭今世之大賢也非執事安從信之又嘗竊聞執事召對時之所執持與大疏之所論列及巡方時之諸善政以爲吾江上寥落久矣何幸而在位者有執事其人所以私心甚欲一面而無從也今年執事寓家白下箕始一造訪而執事傾蓋深談若非徒以浮名相慕者又兩日而三及門竊見憂國之心披誠之語形於顏色不肖何以得此於執事哉不肖讀古人之言謂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士不爲宰相則願爲諫官若今之宰相則

已不行矣卽諫官亦誰爲言之者如近日鄭司寇下獄此非獨善人在患實有關於國體者也臺省不爲論救可謂諫官得言之乎向使執事在列安忍閔默至此幸而疏救者有京兆徐公虞求矣有詞林之黃石齋諸公矣覺今日朝廷氣色獨在詞林耳夫國家設給諫御史之官而使公道出於他署非國之福也若臺省言無關係徒拾一二條陳以塞責又何貴乎今知執事賜環在卽天下可言之事尙多不得不重望於執事也功名富貴要有分定而九死不悔百折不回者君子原不以彼

易此況其又未必然乎南都仕藪也向來在上在下曠瞶者甚多浮雲蔽日實繁有徒近得二三君子寓居雖草莽之士亦欣欣向慕直道未嘗不在也而嚴毅鎮靜使有所主持而不亂則尤望之執事矣友人孫碩膚可稱人傑觀其意獨投誠執事其北行也尚祈有以壯之一詩用將區區惟裁教爲望

與方仁植中丞書

八月中不肖從錫山寓呈二詩有推轂召虎之語而先生楚撫之命遽自天來不肖似先有神著告之也某無

不知兵亦嘗竊觀古今之事而深籌天下之故矣流賊從古有之未有縱橫十餘年蹂躪五六省而可以一旦掃除者也山川之險易彼知之兵士之强弱彼知之而我牽制掩飾之情態彼亦知之彼隨和掠擄之衆久之皆得其用而分合聚散之勢倏忽莫定其形其謀已老其用兵已熟此卽以義貞然明再起於今豈能盡剿滅而愉快哉然則賊終不可滅乎非也當厚其責於守合而併其權於撫軍盡罷督理監紀之官而特置之總兵募調之客卒皆可撤而不用蓋守合有地方之責而保

甲之行又惟所變通使之處處殺賊必無壑鄰之害百
姓人人殺賊又可免過兵之苦漢之雲中上谷太守皆
得自將則匈奴不敢闌入況流賊乎而一應兵馬錢糧
賞罰功罪之權則悉歸之巡撫而他不敢問隱然有唐
節度之勢兵部視師大臣但如裴晉公之出臨淮蔡亦
不撓巡撫之成如此度不過用四五巡撫數十員守合
而賊困矣賊困可次第滅矣不如此而有理有督有監
有紀有文武之異施有京直之隔屬以呼吸轉移之物
而仰千里之鼻息俟數月之吉行天下事豈有濟哉先

生今之召虎也甫臨事而兩奏捷已爲十年中所僅見然欲滅此朝食勒石紀功則愚計當亦頗深思之以此昌言於朝而有言不用則異日之責亦可有所辭而無恐一不肖非恃兩世交情又道義骨肉如先生者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也楚中名士在聲氣中者治兵之暇幸一炤拂蓋人材爲數十年中之用此又大臣爲國者所宜留心況先生之實有其數乎伏惟爲天下自珍臨啓不勝馳戀

與劉念先贊畫書

昨冬聞干旄賁皖中曾馳一字奉候中有商量語知執
事素相然信必下鑒區區之私也流賊滋蔓難圖所恃
者史撫公長城半壁及執事軍中子房耳不肖從草野
深計之覺我勦撫之宜與賊去來之勢動相違誤又加
以事權之不一文法之多牽恐滅此朝食終虛語耳為
今計非各府自殺其賊則賊不盡非妙選府守假之兵
柄則府無權非盡去監臨統於視師之一人則威不立
蓋府如漢之上谷雲中太守皆得自將則士用命矣督
師者如唐裴晉公以大臣一人出臨則將競功矣今之

流賊與昔之流賊異起事十餘年非烏合之衆可以一戰勝而即掃除出入四五省非鬬穴之鼠但一坐守之而自可撲滅其交已固其謀已深其用兵已久其分合聚散之勢又不可測山川之險易彼知之我兵之强弱彼知之我則裹糧坐甲未戰而力已匱彼則乘閒抵隙因糧以老吾師此即以皇甫張奐之屬復起於今韓岳張劉之將再見於世求其一日而解散數十萬斬獲數千級此必不得之數也何也今之時勢使然也故不肖欲以兵勢散之各府而以軍命統之一人或非無見執

事胸中甲兵爲時僅有又荷贊畫之任則方略得以自
展誠以不肖之言熟思之更爲條例俾得上聞則許歷
之效忠馬服而鄧公之盡計條侯意者亦今日不肖與
執事之謂矣言之不當不罪其狂悖執事知我者素也

復楊維節國博書 甲戌

辱示諸書知閩中風氣一變不獨伯樂過而馬羣空也
至又下商經史之學某敢不攄臆以聞某少於經理亦
有研究嘗泛覽史傳於聖人微言奧義因事而有感觸
私謂廿一史者六經之梯也雖未能緣源及流而溯流

以窮源此或亦讀書之法耳某又嘗自妄念若從此遂
畢命著述數年內於史事當有成書俟十年以後讀書
日深交友日廣見事日多智識日益然後發明經理論
定成一家言則吾事濟矣此亦今日不得志之願也使
得稍乘尺寸足下視某豈碌碌者哉昔人謂孔北海才
高不能持論某之諸論安知非不能者足下謂可前無
古人是過信士業之言非所敢望於知己也南京應酬
繁苦足下以道高致客復百倍他寮聞曾客至廢寢食
而以時文相質者雖丙夜猶爲評騭甚不必也如某以

丹黃寓食且又職業終日事此已覺可恥況已成進士素有千秋之志又留心當世之務甚切而疲精敝神於此亦何益矣幸以某言深思之至於奬進人才抽揚小善自足下天性豈能枉抑然文章不過聯絡之具而聲氣之理所以不介而親者恐不專以是也報謝之私容秋仲躬叩階前原儀馳完不宣

樓山堂集第十四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十五卷

貴池吳應箕著

書

與程子尚論性書

應箕頓首子尚有道足下昨在虎阜僅一晤應酬卒卒未及深譚至今念之道氣猶可髣髴見也嗣有言子尚精易學非從之遊不能究其蘊心竊嚮往之然未敢深信也今年吳子含去非始移書言子尚聖人之徒也其學非近世講論之士所及僕嘗以其兄弟聰明絕出言

不誣已與其兄弟面談則盛述之箕深聽數端子尚其眞有得於聖人之絕學者非耶箕未嘗遍讀佛書然排擯佛老之說間有與尊旨同者不必更請教以舉業學易然於易象數之理實未究探此非面承矩誨不可獨生平讀書有疑而未解者嘗遍觀朱程之說及近世所尊陽明近溪諸書亦旁參而博印之終未解也非不能解其言終覺與聖人有間於鄙心未明今以奉質幸賜敎焉夫儒者之學莫精於論性亦莫先於知性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

性之祖也竊以爲子思所爲天命率性修道三語政發明其說無有疑義獨夫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若其言有未合者朱子謂相近之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夫繇孟子之言則性一而已矣繇朱程之說有氣質之性又有性之本性若是不同乎果夫子所謂相近者但言其粗而不言其精乎此似有問者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孟子所謂性善者原孔子之言也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程子曰所以陰陽者是道又以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性謂物之所受爲陰之事然則有善始有性乎性善亦分陰陽乎而所以陰陽者又何物乎此又有間者也大宋儒論性言理言氣言氣質言氣禀其語非不詳似與聖人之說終隔箕嘗謂聖賢論性言習言身言反言形是分言之也其說原精通而廣大故能破告子之說以明吾性而曰善宋儒論性言氣言理言質言禀是合言之

也意在明吾善而其語反覺拘窒而夾雜莫所以蓄疑於心而未得高明人一證之也至於今世學者溺於訓詁都不足與論而號爲通敏者往往喜象山姚江之說至希禪悟以淆聖眞聖學之所以不明蓋爲是也有志聖人之學不能自明其心繆取他人之信疑者以爲信疑是大惑終身不解者也算生平服習朱程非欲妄有詆駁蓋以爲自心所不解者雖見性明道而宋儒亦未之敢信而況近世諸公一偏之說乎故願得足下之眞有得於聖學者一詳敎之

與孫碩膚職方書　戊寅

自深論極談之後方幸得時請教而又指日赴內召以去從交遊論則以相失爲恨以世道言之樞部有管夷吾吾無憂矣當今天下所最急者莫如用人用人莫如先別邪正此銓司事也於仁兄尙云有待若目前之要有過於用兵者乎則仁兄是其職矣以仁兄期抱雖劉東山可以再見則今之內寇外□安知非豪傑有爲者之藉資乎弟非知兵者然嘗深究當世之故□之情形叵測爲憂正大今日而言撻伐者愚也卽固吾圉而能

使之不爲己巳丙子之事亦談非容易而閩諸人言深爲可駭仇鸞馬市之誤石星封貢之愚豈今日而欲踵此覆轍哉潛移默奪恃有仁兄在耳若寇則必期掃除矣然如今之不能制其死命而輒用吾撫又未嘗恃必勝之策而輒用吾勦勦之限期已過而三百萬之餉已盡矣召募之兵旣甚於賊所撫之賊後將何處當事者左支右吾上欺下蔽恐勦撫之說不知所究竟弟前所言似有定見仁兄試與大司馬悉心計議未必非今日用兵之一助也幸留意敝鄉人物寥寂近亦頗有期嚮

合六郡可得三十餘人皆一時之雋也順風能爲吹致俾得皆入網羅而仁兄又推好無已知必不我罪也他容面悉不一

答沈眉生書

君子自有進退之正受薦而入京正也旣事科舉不欲復從他進正也又無輕保舉之名而懷忠犯主所爭者皆天下國家之大正也言旣不用奉身而退以自愛吾鼎正也旣以言事而退又不欲更從科舉而進亦正也但身非邱壑中人而還念制舉爲本分之事又親之垂

望方深友之勸出者亦力則勉事場屋亦未始非正然足下自有主持弟不必屢申喙耳天下惟出處之際可以觀人而於禍福之間則人之本末立見足下可以進而退既退不復求進視世之懷詐挾術以希榮慕勢者如高鳥之笑卑喧而況以名節自樹犯難而行絕無瞻顧嗟乎儋生可求之今士哉而鄙夫小人猶以不善藏爲惜以不待時爲譏吾不知寇口交作爲時已久彼天下豈少待者藏者而冥默盈庭流離滿野謂之何哉弟昨詒書仲馭謂留東漢之再世者氣節也魏晉賤守節

而漢亡留南宋之一隅者理學也韓侂胄禁僞學而宋亡且自古至今上無直節之臣則下必有懷忠之士故季世之風聲議論卽盛世之法度紀綱其有關係一也顧子方偶一舉事而羣疑衆議不可枚舉然則漢之數千人伏闕至有貫索負鎖者何事而宋之陳東歐陽澈果爲何人古人方自求死今人共欲免禍殊知禍福有命而同黨參差先自予敵以閒而示短於天下萬世古今不相及人自爲之也豈不重可嘆哉敝鄉士氣朴陋委靡雖呼之不振然各有本心而三吳則地大物盛難

以齊一邇來文章氣誼一唱衆和者惟貴邑耳昔之宣城舉爲世戒今之宣城將爲物宗湯司成之流壽已深矣而今何如則擢陷廓清功比武事足下今日之謂矣原擬春間過敬亭與足下作數日夜談今攷事未竣將於春夏之交一訪姑山言念嵇駕將有愧於仲馭也伏惟省察不旣

復顧子方書

臘月某日弟從郡中歸使者適至蓋除前一日矣發緘申幣但有感念足下正性朗識度越儔伍頃希唱和之

詞牘防亂之檄儆鄉人士卽號稱愿朴俱視子方如天上人而一二先輩有識者則亦願在下風矣乃同人寻盾多在吳會豈地大物衆名高氣盛之區反不可以古處耶不知博浪沙中特子方稍試意氣豈足盡其生平而疑畏如此言之可歎弟嘗謂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留南宋之人心者理學也而爲是二者非皆高官尊第之人也今之時事已如此在廷之臣又如此然則危言直節明道正訓得志則行事見於當時不得志則議論有所砥定毋使漢宋諸賢笑後來寂寂者正在我輩

而小夫淺士己所不能爲又輒詆人之爲烏足與計較
哉今之名士操三寸之管便可號召天下此昔顧廚所
未及也其立心行事不足爲顧廚之厮養弟實痛之而
有足下同志弟益自此有所恃矣功名富貴原有物焉
爲之得之不爲重失之不足輕我輩期許要自有在但
恨謀國者貪位罔上如平臺之召料口必不大舉者言
猶在耳也而事勢遂壞裂至此沈眉生眞不幸而言之
中矣嫠不恤緯而宗國是憂況我輩皆受國家造就者
雖貧未逢世而志不可違此時卽欲一馳軍而死亦不

可得言之足下所當共為痛哭耳拙集棄産刻之將成書矣詩則與足下稱雁行他論記傳序之文似自為一家向使僥倖一第必當以死報國而此集亦足以存弟非知己之前不自誕妄如此也他所云云不知其陰陽反覆如此弟向謂取人貴恕或可轉移以為世用其加人之不堪恕取何也定生與足下咫尺卽仲馭亦比肩而立所為勤千里之思者獨弟耳使者臨行惆悵不知所云

答陳定生書

接員報踰十日又辱芳問開緘讀竟如覩鬚眉而親承
諭訓也古文一道知之者少況洞悉源流本末如足下
者在今日為跫然之音矣八家文選深暢鄙懷大抵古
人精神不見於世者皆評選者之過也弟嘗謂張侗初
之評時義鍾伯敬之評詩茅鹿門之評古文最能埋沒
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後可歎也彼其一字一句皆
有釋評逐段逐節皆為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髓開後
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誤後生者正在此而時無
深心大雅之士為之救正故其書行而流禍深詩文所

以日亡也足下獨卓然信弟之言不獨信弟而所選則又出弟意遠甚史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非足下其誰拙序當稍一發明之東林本末採錄最眞編定最確卽弟議論亦甚平恕有關世道不小今以原稿附上幸卽付梓也足下試觀諸賢當日所以死徙杖謫終身不悔者無非急君父尊國家愛名節重氣誼雖嫉惡過嚴而輔道甚力此於漢之氣節宋之理學兼而有之眞本朝之光輝百代之儀表也以視今之號爲東林者於利害禍福之間義利公私之際其相去何如已足合

人浩歎況異己者猶執讒慝之口以詆誹先賢哉故此書不獨表章先哲且以愧勉時賢以自盡後死者之責爾矣諸君起事皆常鎮二郡之人足下刻而傳之使仲馭序之而子方書其後猶之此二郡也天下不少賢者此亦足以號召矣惟鑒區區幸甚

與劉輿父論古文詩賦書

箕白友生中能如足下之黽勉古學者蓋千百中不得一矣辱承勤問敢不據意以陳僕觀本朝以文名者莫盛於宏嘉之際嘗妄論之如王李所訾毗陵晉江者其

文未嘗不暢然終不能免俗議之未爲過也王李亦未嘗不整齊其言於經術甚淺千篇一律而生氣索然空同才高氣勁然少優柔之致自矜於法而谿徑不除王維楨嫺於體矣亦未能暢所能言故韓柳歐蘇之文求之本朝實無其匹也世之無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獨能作知之者實少小有才致便趨入六朝流麗華贍將不終日而靡矣高者亦言史漢韓歐然不過鈔襲其句字而已見道之文則百未見一代興之責未知何歸若僕但可謂知之者耳不敢遂謂能作也卽如近日某某

居恆亦與足下稱其能古文詞者及按篇求之第能使幾故事能用幾人名能鈔幾句法而已豈眞有當於文哉今人作文只有一套如說牛則必盡引麒麟虎豹究竟與牛何與然後知秦漢及唐宋大家文其可傳者繇本生華去其繁蕪而已足下試探繹僕言因以衡量古今古文一道不將大明於世哉僕與尊翁蓋自少作詩廿餘年矣向徒以舉業之債未了不暇相爲酬唱也僕詩尙未至然自來不受人習氣世相率以懸下公安竟陵爲聚訟僕則皆棄之而求於古雖好子建淵明子美

之集亦未剿襲其詞蓋作詩擬古題者最爲無情學空
靈者日趨惡道此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則僕所云詩
之佳者甯朴無華甯直質無新奇雖亦矯枉之言要不
至汩沒雅道也如近日某某方自謂其詩有性情自予
觀之直不成語而已天下豈有目未讀一寸之書胸中
無十古人名姓但用幾虛字作一二聰明語便曰此見
性靈之詩也有是理哉前足下數詩皆大雅不羣求如
數者之患亡之賦則尤難言之矣僕與尊翁其才皆可
作賦皆未嘗爲也得足下爲之以補我輩一缺尊翁嘗

謂士當考究經史源流何暇雕琢於此僕甚服其言顧不猶愈於征逐遊戲玩廢時日乎故足下妙年覃精賦遂成集實爲可敬僕於漢以後之賦不觀一篇不但博麗之詞不及即諷諭之體亦亡足下諸賦得其體矣凡旨寓風刺者欲使人讀而有所感動也今賦皆編引古文難字世人句者少況肯竟其篇竟者少況能識其意嘗妄意創去其難字而盡以今文之嘗用者韻而成篇亦可自命一家然必先以賦著名俟其晚年變化可耳若遽爲此雖以子瞻之才後人且有變亂之誚而況其

他乎足下且以賦著名矣如僕所言亦可留此一闕於異日也何如尊翁所著作僕皆不及然旨趣未嘗不同試更以僕言往質之知不河漢也惠風幸時裁復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留都防亂一揭乃顧子方倡之質之於弟謂可必行無疑者遂刻之以傳當刻揭時卽有難之者二一謂揭行則禍至此無識之言不足辨矣又謂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輩小題大作此似乎有見而亦非也乃來教數端識深而見大然猶未離乎向二者之意故不得不略陳其說

夫我輩非欲自附於正人也邪正之辨自根人天性學問豈待附乎夫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此而可假是與於從逆者矣若謂逆案已定何待再辨夫我正爲旣定而不得不辨何也今士大夫曾有謂此逆人也而絕之者乎縉紳不與交驩交驩而不爲之驅使者誰也士子不從之遊從之遊而不互相讚誦多爲招引者誰也夫法加於人有時而盡邪根中於人心逆氣流爲風俗天下之患可勝道哉使我輩不言則將來變爲從逆世界必有以欽定爲非而恨魏忠賢之不復出也足下以

爲此可已乎不可已乎至謂此段公案當留之異日不
過欲使我輩得志公言於朝耳夫朝廷之上亦旣以薦
呂純如薦霍惟華薦周朝京者服罪矣而天台之放肆
復聞西湖之招搖如故淮上之開喪傾動數郡涿州之
通內傳播路人而大張聲勢陰遮線索者實在留都則
此屬之不畏朝廷明矣不畏論劾又明矣我輩卽得志
安能遂肆之市朝故不若挾淸議以攻之負衆力以撼
之使知名節與法紀原表裏山河而我輩之尊君安國
爲高皇帝留讀書種子之心無在不寓又何有今日異

日之別乎□□必不可□流賊必不可撫逆黨必不可
容三者利害關係國運惟今士大夫於此一害先見之
不決守之不定所以□寇二患相循不已至欲以□撫
之說誤天下國家也可勝歎哉我輩舉事無論窮通亦
無論大小但擇有關係者爲之則此舉爲眞有關係者
矣聖人復起必是吾言而乃引東漢爲戒正未知東漢
之所以亡國者何在而反欲易世之後爲戚豎宦豎解
嘲也嗟乎今之名士亦異乎昔之所爲名士矣沈眉生
抗疏與此舉原無分別此政欲補眉生之缺者耳使眉

生低眉就銓試不知州則知縣又使眉生疏果進御杖戍或所不免人情豈甘禍而惡福要非所論於名節士也區區之心竊有見於此故不得不向足下一陳之也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於泣下蓋弟實有耻獨為君子之心今則恨不削板而獨力任之雖然吾儕之為子方者尚有人也足下視弟豈張儉之流而世之君子豈遂皆郭林宗賈偉節一輩也哉

與袁臨侯開府書 時袁公將之任河北適左兵亂於江上故致此書

天造南國使祖臺干旄適臨古國有匹夫所在而隱者
敵國者矣況先生受國殊恩又忠孝性植忍使祖宗根
本之地禍在門庭而不爲諸當事效曲徙之助乎不肖
竊觀今之失計未有如南京之甚者也此中水陸無一
旅之足恃而徒僥倖於亂兵之未必來聲息方急則應
撫先歸講使未逼而鳳督已撤萬一所請不允而兵更
南下此時糾合則無及守禦則先弛從前處分適爲養
禍姑無論社稷震動卽諸公自爲計豈不岌岌哉夫左
之不用命也久矣其流毒上江也甚矣留一日卽爲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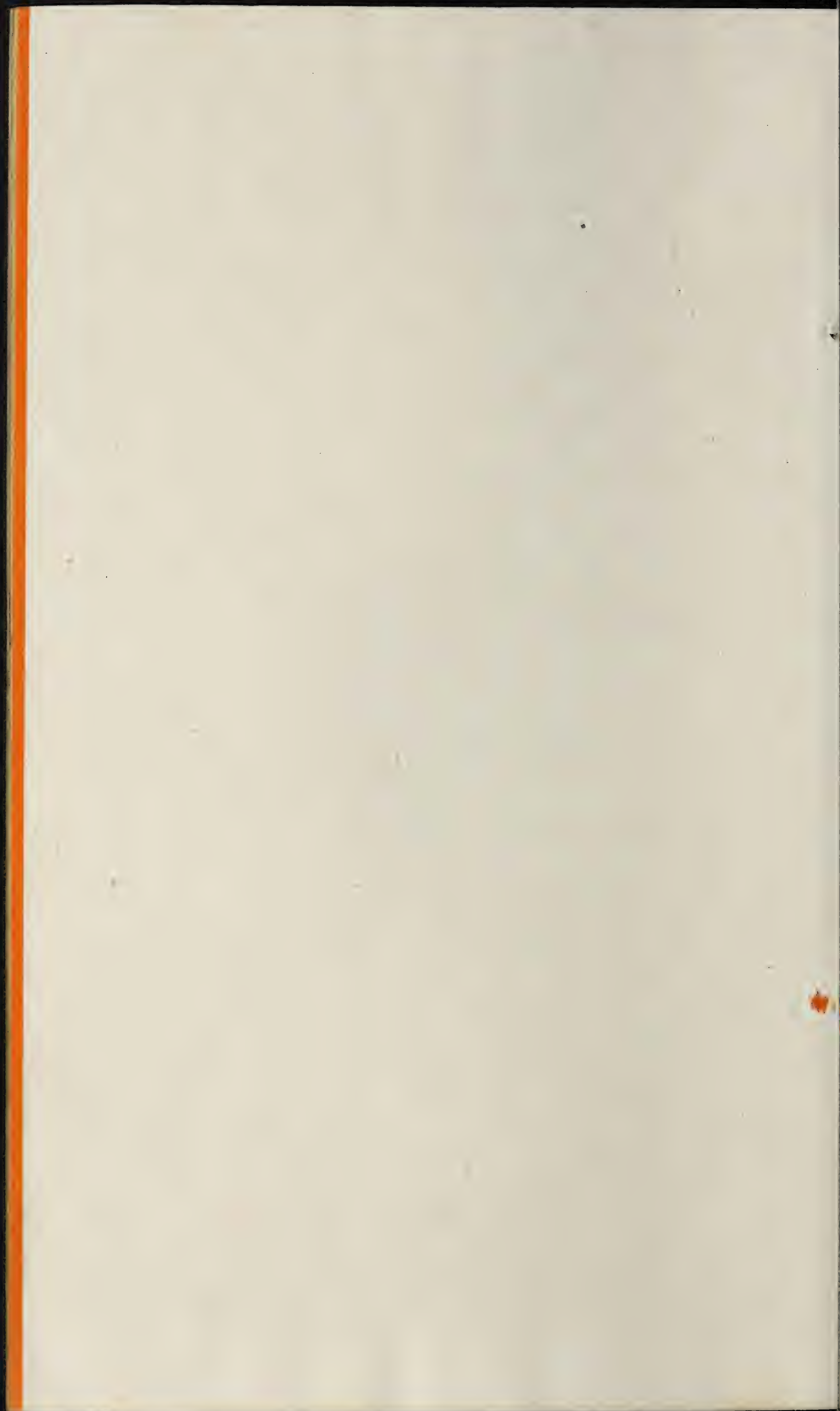
家一日之害我苟有備何懼其叛卽激之使然亦變速而禍小況彼衆方鬪我兵四集出奇制勝可以一鼓盡殲乃釋此機會彼此牽顧任其要挾徒覩羈縻明知其害方大也曰吾何知後日聊以寬目前而已人臣之不忠有大於是哉且前日亂兵之至蕪湖也所遣督兵之將未加一矢而先與通書河之北岸未見一賊而搶掠已盡至今固未聞拏參一官梟處一卒也卽此一事萬心瓦解故後之日而無事則已此後不能無事又何以令士卒之用命而責百姓以死守乎以闖賊之假仁假

義如彼鎮兵之極暴極虐如此而當事之處分乃在似眞似假不痛不癢之間所謂墮軍實而長寇仇竭膏血以養亂賊非惟可笑實可恥也從君父言之則曰欺從社稷言之則曰誤卽以自身計之則亦危凡此皆先生所當盡言極論以從旁提醒者也至於儆郡之關係江南不小而慘禍爲二百年所未有目今食子炊骨城不攻而自儆而當事若度外置之吾鄉太守方在官彼亦豈能嘿嘿處此也不肖義憤所激言之過狂當事初不省錄今特布之先生者以先生方爲時嚮使當事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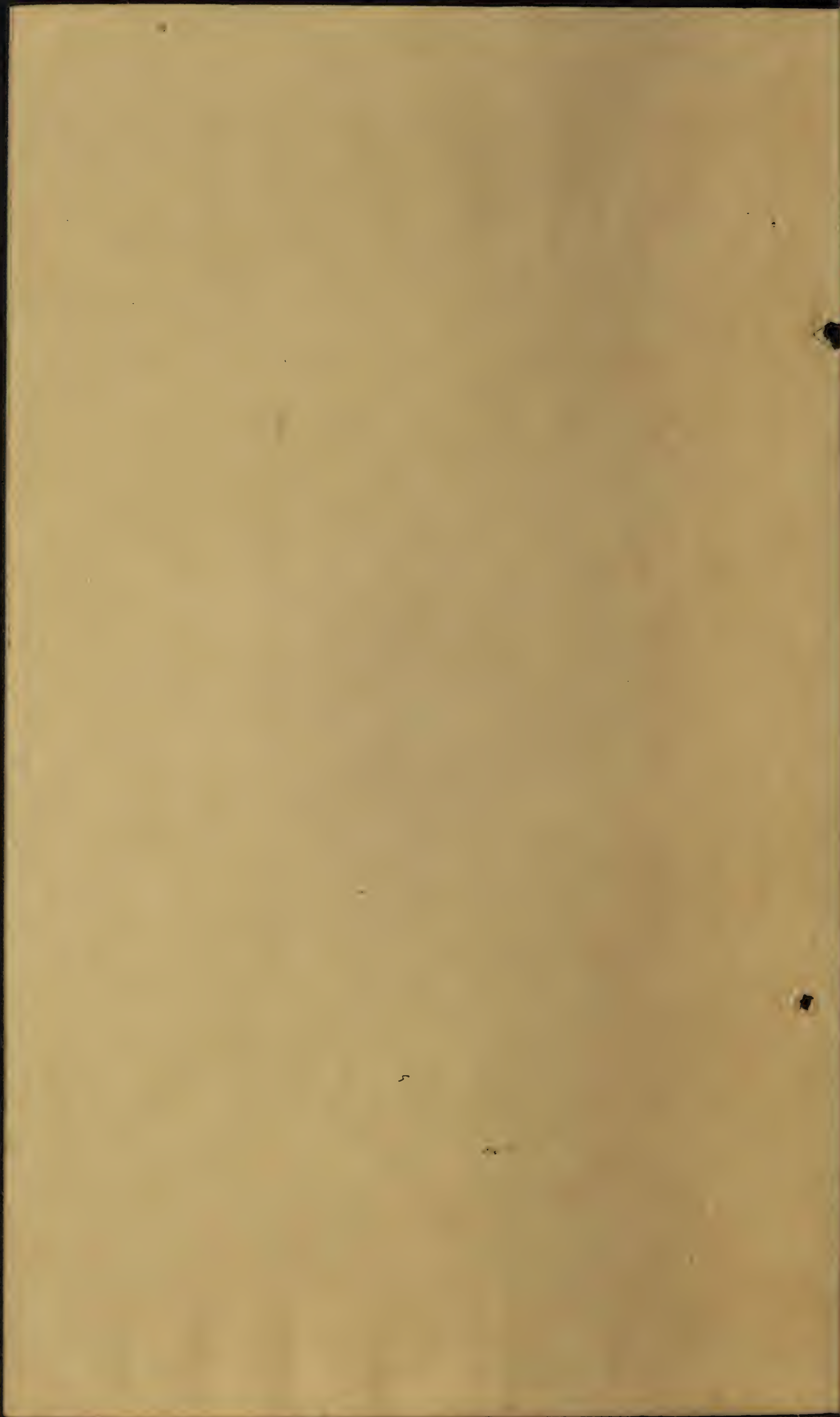
計畫尙可補救一半不然事勢日急而玩弛日甚度不能制左之命又不能盡委南京而棄之奈之何恃甘詞厚幣而不爲之一備也先生亦毋曰此非吾事也吾何過計焉如此則不肖眞當受妄言之誅矣伏惟裁察賜敎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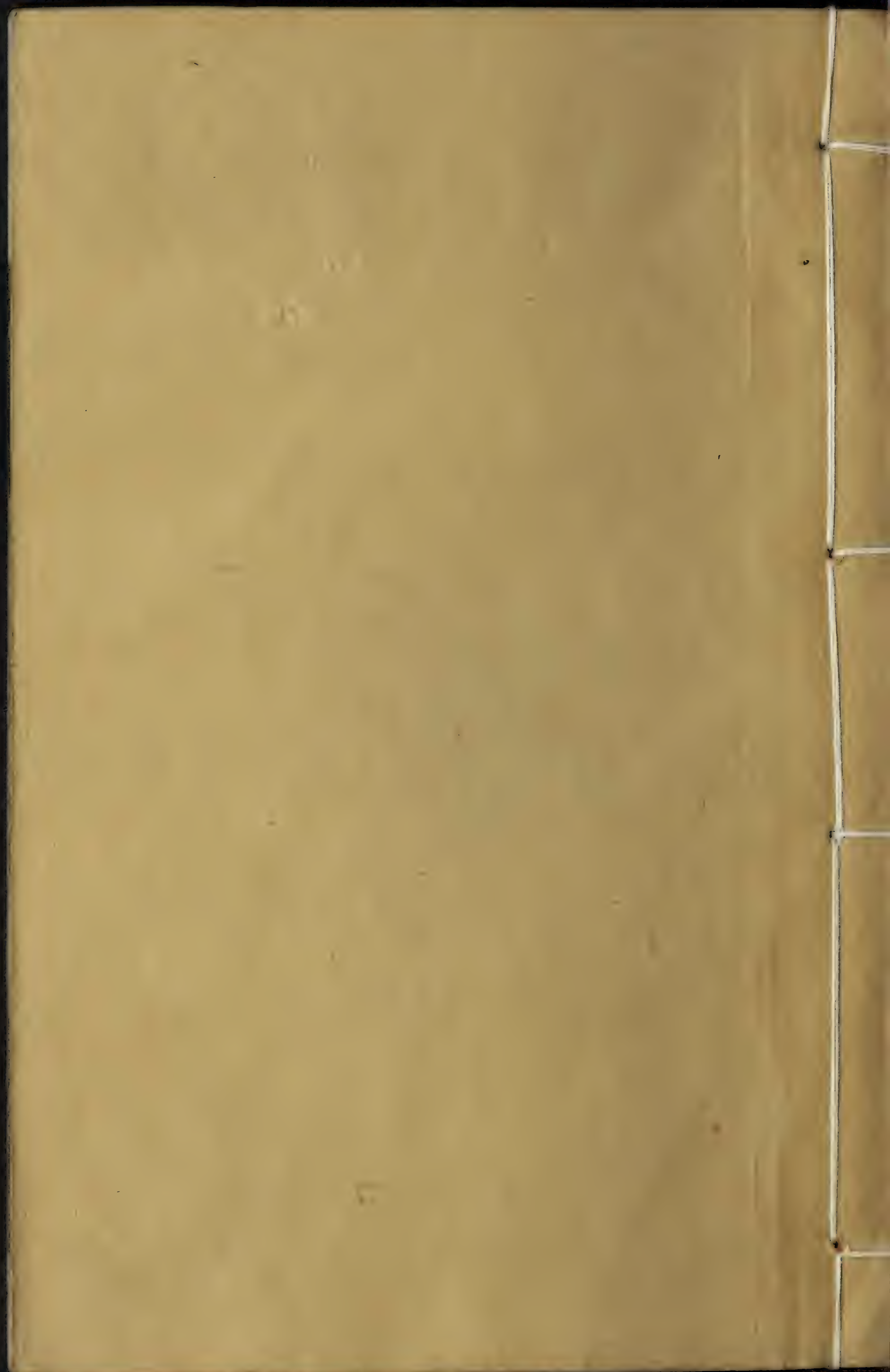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第十五卷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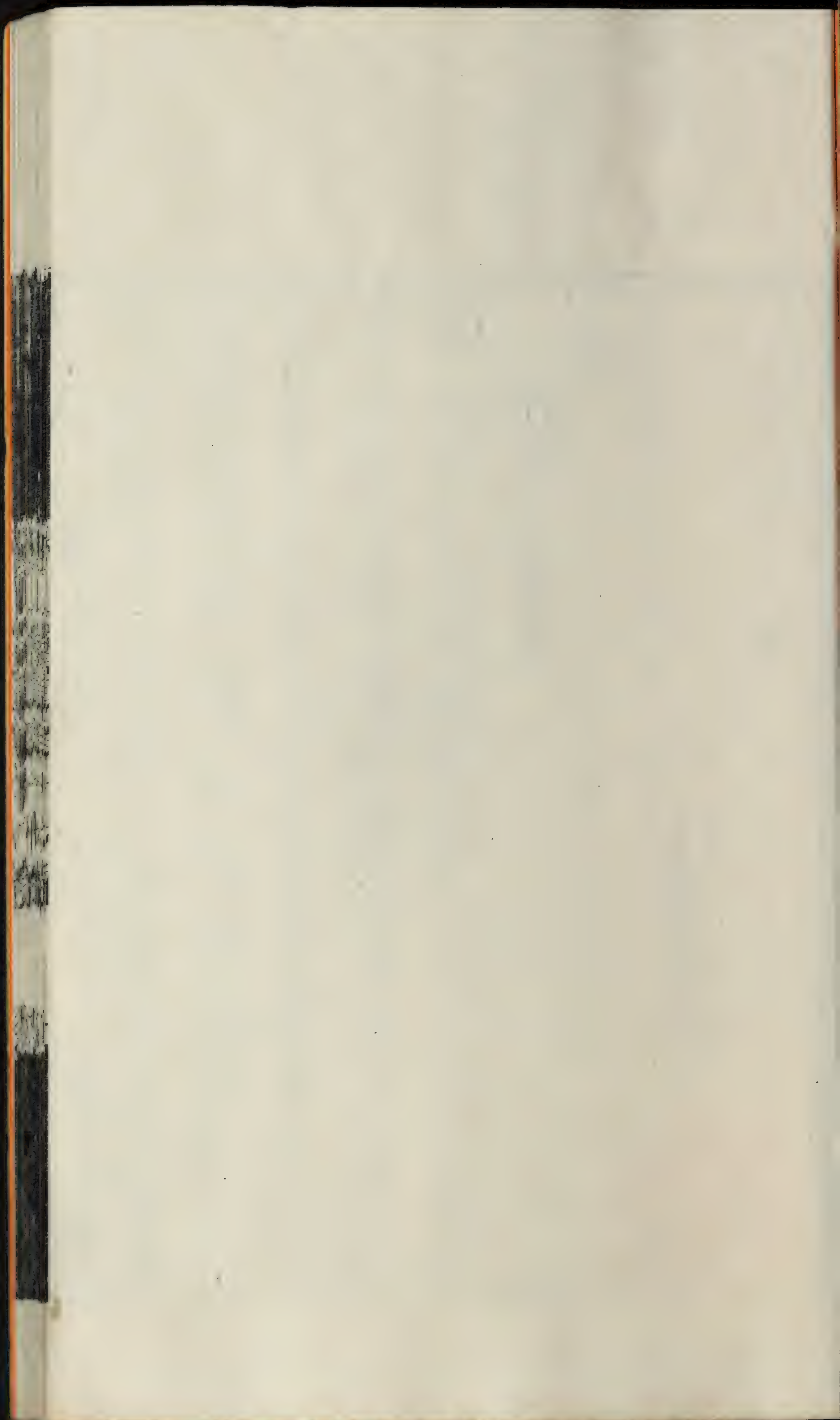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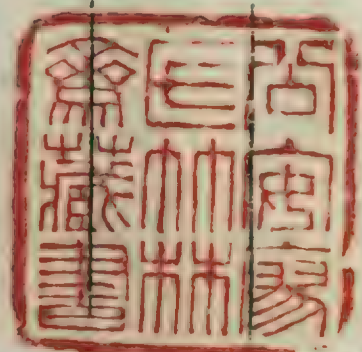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第十六卷

貴池吳應箕著

序

姚伯子史書序

休寧姚伯子年四十餘卽著史六十而其書成先是崇禎癸酉秋伯子投予書讀之有異已予過丹山發其藏以爲近今未有也于是伯子同里士鳩貲刻之以行而其書傳矣伯子顧又屬予序之予聞之師曰史之作也其本諸春秋乎是紀事編年之祖也不可及矣馬遷創



爲表紀書傳之體而後之爲史者咸則之然卷部繁浩
覽者難竟涑水之通鑑作焉古今之史于是始有條貫
宋儒讀史多論斷附以己見固未嘗自爲一書也自爲
一書者蘇子古史而外予僅見之此又伯子之書上下
數千載取古人編年紀事者行論斷於其中自爲一家
言于古無是也予觀其書不名一體裁縮已成之事以
爲文綴附獨見之義以立斷詞不病于好微而意不苦
于難屬其言約其義該其包絡遼邈使居今者遡復其
意而可以眉之爲用非具良史才又積歲覃精者烏有

是哉此伯子數十年而爲一書書成而予以爲數百年所未有無怪也伯子早精尙書出入考工三傳故其撰言次事多爲近之要自成爲伯子之書也伯子嘗謂本朝雖以北地瑯琊之才不能成一代之書豈勢會相格其志不立也予然之又謂使加我十年當爲宋史予益歎美其意不爲妄要之伯子卽不爲宋史伯子所自爲之史書固已傳矣伯子生平不問家人產布衣徒步于世一無取而胸中廓然其沖盈之氣見于面貌人不知其爲貧至與之論天下事區分精悉言皆可見之行夫

伯子益用世才不得己而著書以老如是卽伯子之書
抑又可知矣

四書大全辯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
無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
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註行之謂漢唐以來能
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莫
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書
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卽朱子有未盡則羣儒

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意甚深遠哉予嘗取其書究之
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創醇疵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
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旨者未能深窺
祖意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彙者
多小生豎儒識未逮歟今習者第謂此成祖皇帝頒行
之書有敢議論其間者是毀聖而倍上也殊知其不然
哉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見則其論說之是非亦未
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旣是非較然矣復以創於更制之
難而倂我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士之意寖以微失此

又誰之過歟于是袁州張子獨憂之因于數百年之後
爲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而辯之或曰
是毋乃不足問執讒慝之口乎予曰不然夫二祖之考
古定制廣厲教化不可謂不詳且盡乃祀聖之典至世
廟始定卽歷代從祀方不難有所予奪況依傍聖人而
爲說者哉使張子得時行道必將以此爲黼黻聖治之
大端今窮而著書獨先從事於此此固文皇帝在天之
靈而聖人之道未墜地之驗也其以爲朱子功臣爲楊
文貞諸公之諍友又何疑哉張子聞之曰然於是以其

書授之梓其辯爲世所共見予不必論夫以今日科舉之弊蓋有異端邪說剽竊前人之議而恣其猖狂無忌者矣張子獨起而辯之則張子之爲人亦吾之所不必論者也崇禎己卯歲孟冬朔日

四書圖攷序

古人讀書左圖右史圖之傳也尚矣經圖自鄭元王弼而下代不乏人至宋儒以後而大備以予所聞有論語圖纂二卷及程心復四書圖纂釋二十二卷恨未及見意嘗欲集古圖衍之定爲一書而未暇甲戌春過新安

丹山聞有吳蒼舒先生者精經學攝衣請啓得聞所未聞先生因出其夙所撰著者相示則有四書節解圖攷在焉予周覽之其圖攷精核視昔人加詳而所解釋則一根正經衷于朱程之說而止嗚呼今天下溺于科舉之文記誦剽竊雖本義不遑究況留心古人之制作而攷其圖即號爲通博者于名物義類之說亦既旁喻廣引而揆之經理殊多刺謬故觀是書之裁度而知先生之學斷然有功先聖其可布而傳之無疑也先生棄官著書將四十年貲鉅萬以是廢布衣蓬戶屏絕外營其

行義無愧古儒者所著七經圖攷聲音紀元三禮正定註疏皆翼經明道之書予將與其從孫子含去非諜使次第行世而今爲先序其槩云

梅衡湘西征集序

萬歷間三大征其最著哉迨末年遼事倣壞浸淫昌啓以及于今用兵二十載無分毫功而東隅未復羣盜滿山于是談者益侈言三征爲極盛予嘗著三征本末于海外之捷至不忍道而所重慨屢歎以爲功不可再見者莫如哱事夫世亦嘗深究于哱所繇滅而功所自成

乎則梅衡湘之苦心偉績何可沒哉何可沒哉是役也近事無可比方嘗以唐淮蔡事觀之衡湘蓋獨爲其難者耳哼之悖也惡不在元濟下又加之句虜爲援蓋變劇而禍大矣衡湘是時發憤上書身請臨戎然官不過御史耳卽受命監軍而有制有督有撫監者不俯而仰其鼻息稱伉直自喜矣況敢挾才據其上以指揮惟吾意故視晉公以宰相行師位尊體重勢得自爲而柄無旁撓者爲何如哉水攻則城崩鬬行則黨貳劊虜則援絕招降則衆散事勢曉然而撓者曲至嚮微衡湘捐郄

善讓令其計卒行則國家于西事恐尚有不可言者也
夫唐之平淮蔡也晉公受李愬之成然愬之功炳焉是
役也有受衡湘成者衡湘不自張而報不副要其苦心
偉績見之先後疏牘者何可沒也吾故曰衡湘獨爲其
難者耳哼事距今四十餘年予始得衡湘西征集讀之
先是集未行世予謂衡湘嗣子惠連曰昔嘗平言兵者
萬世法何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衡湘不伐予不以
伐成衡湘之志然其于萬世者何也今天下用兵二十
年不效令得如衡湘者在何詎至是惠連曰若是是先

君子所以不沒者以有此集哉西征本末詳予他記者甚悉不更敘今獨敘衡湘之獨爲其難者如此夫此非盡予言也其同里士王都俞者亦嘗評是集而感慨繫之矣

古方略序

古方略一書爲婺源故太宰余少原先生貳樞時所撰輯予友張爾公從其家得之歎爲善本評以授諸梓者也有少宗伯姜公通政卿徐公爲之序而張子復以予嘗妄言兵亦屬爲序之予惟方略者皆古人用兵事今

天下政苦兵又苦無善兵者則方略不素具也卽此書可少哉夫方略非可以書盡者也古之善爲兵者其方略多不傳卽有傳者非其至孫吳傳者矣其書不多子房所受于老人者不過一卷而已後世所傳兵書益多善兵者日益寡有善者必不泥古法應變出奇而用古法者輒敗然則方略果可以教人哉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今制古者不達事之變況兵事與兵者專家之學也有善兵而不至學古兵法者矣無不學古法而盡善兵者也卽如今日口入吾闕大得氣去寇殘殺

人民復狎吾民而處之而我用兵或十年或二十年無分毫功此無望有出奇應變如昔之不泥古法者嚮第令師古法而用之詎至是哉以善兵者之寡而咎傳兵法者之徒多是懲于輕陽侯之波而謂舟楫可不用也不亦過歟以予聞余公神宗皇帝時之正人君子也其時天下方無事已輯爲此書張子抱道未用憂世之多故又以此書教天下之用兵者兩君子之方略固已具見于此夫左氏言兵之祖也其論置將猶原本于敦詩書悅禮樂者嗚呼此方略不傳久矣予之固爾公而序

余公者其或猶是意夫崇禎某年月日

東林本末序

東林者門戸之名也門戸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欲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于是東林之名最著而受禍爲獨深要亦何負于人國哉東林爭言眞僞其眞者必不負國家僞者或至負東林此實何歟蓋起事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于是而有僞者亦勢使然也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錮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聖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亦辨其爲眞與僞而

已矣予于是條次其本末以使後之觀者有所考而感焉

韓姬命文集序

粤東韓姬命豈非絕數世而一出者乎夫材罕兼通古今同歎是故相如工爲形似二班長于情理優見于此劣亦居之嗣是以降康成有精經之譽顏陸擅有韻之聲乃其後而昌黎生矣理學振興又越數百年而周程作亶其難哉其他文士亦可類見耳明興作者輩起號稱兼器亦有數家比絜古人斯爲特盛閒稍衰微矣而

後遘一姬命予交姬命深雅能詳其本末嘗與之極六蓺之淵源敘往世之得失大至朝廷邊塞之利害細及名物器用之纖微罔弗究意而識清氣決非節不植吾心儀之王孝先韓稚圭之流區區文學之長詎足以盡姬命哉今觀姬命之集則已如此矣自辯說經傳以旁至騷賦詩歌文家之體略備而總其條貫要與聖賢之旨相輔翼夫文不見道雖工曷裨則大儒登博學之科經術而傳以藻麗之業姬命豈一世之材而已哉通古人之難兼作者之不數姬命之集于是乎可傳矣乃予

所以知姬命者猶不盡此然則人有不盡此者而後能未有不能此者而求盡此兼通之歎古今所同必藉姬命而後免也姬命豈一世之才而已哉姬命方著文茲爲一代典章所繫今先布其集以傳俾讀是集者知姬命有所著作必非姬命不能也

陳百史古文序

崇禎癸酉予于沈眉生寓中讀陳百史所爲程墨選心奇之卽語眉生此當有名于世已而百史舉于鄉名果噪天下則以爲百史但工時文也甲戌又從張爾公得

其詩及一二序文讀之知百史才大能兼力追古作者非近今文士四今年丁丑同寓虎邱僧舍每相過則談詩及文上下古今論源流本末悉當百史又盡發其所爲詩賦古文詞見示予然後悔向之知百史者猶未深也夫文章一道益難言哉自當時言之則舉曰時文耳乃韓歐當其時皆薄時文爲不足道而抗言學古何也豈非聲病比偶之習以取世資則不得不從俗轉移從俗則不能獨行其志未幾時過而文亦棄而不自惜若碑序論記之文所謂立言以傳世者故師法貴遠而持

議無嫌于高若是者非古無取焉于是別其所作曰古文亦宜也然同一學古矣今之人又取韓歐所掃除六朝五代之古以爲古而反以唐宋爲卑卑不足道者此又何哉本朝李北地不讀唐以後書予狹之及遍觀國初諸集然後知北地所爲不讀唐以後者猶之韓歐掃除六朝五代之意故文之不同而其志在復古則一也夫百史之立志既已較然矣其文亦斷然儗古作者無疑予謂百史有六朝之靡麗而昌黎興有五代之浮冗而廬陵出國朝承宋元餘風然後獻吉起而矯枉過正今

天下之文恥言唐宋實不能不六朝五代未嘗不曰吾讀漢以前書而不能爲北地者病在趨舍亂而志不立倖其苟可以成而力不逮今子志堅力卓其文又不取于苟可以成而止則向之資三君子者所以資吾子也子豈有意哉百史曰吾區區所以作爲古文者于子則既已知之矣

陳中湛歸來草序

總憲陳中湛先生以政事風節顯天下當瑞禍之興先生幾不免然先生不以能免爲幸于是天下識與不識

無不幸先生之有歸來矣比先生再登朝輔明主歷
南北握憲中臺其所爲竭忠盡智持正守法者爲數十
年中僅見于是天下識與不識又無不幸先生向之歸
來以有此日也乃先生于此日則又自幸其復歸來矣
夫跡先生後先出處其關世道者如此此豈以詩文重
者哉嗚呼名人鉅公其得于歸來之日肆力詩文者或
寡矣閒誠有之然以流連社會觴詠戀泉謂彼不與吾
事吾事畢矣夫就如先生始之歸來也不以身幸存而
感憤息繼之歸來也不以身已退而憂憫衷觀其一篇

之中所三致意者其懷來固可覩也夫士大夫濡首名利至屈體辱節爲世大僇視所爲流連觴咏用以善全終者方不止百尺樓上下而况先生之歸來其所著見且如此哉予交先生嗣子定生因得盡窺先生松栢齋諸集及先後諸疏愈益歎先生所爲生平者如此其立朝者又如此何獨至于歸來而異之此先生歸來之作所繇重也嗚呼歸來如先生者而以詩文重乎哉

卷園詩集序

詩非窮不工是言也果遂爲定論哉陶靖節懷用世之

志杜子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時位不稱卒多寄意于篇什于是而謂詩以窮工亦宜若本非其具即老死溝壑方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其詩又安問工拙哉成都張紫城先生所謂能爲世用而忠愛之心所在即見者也甫令寻邑民歌誦之十年如一日此其眞詩在民間矣先生即不爲詩已與世所謂求工于窮者不可同日語况先生挾持忠愛而能爲世用者又卒于其詩寓之乎先生爲司馬郎未竟用而歸歸數年益肆力于詩以卷園名者先生若謂吾卷焉而直寄意于詩耳要之

先生有其具者也詩亦豈待窮焉而後工哉今天子方大用先生而詩成乎所謂窮工之說非定論者益于先生決之矣本朝蜀士大夫以詩名者可指數乎最推者爲張肖甫肖甫生王李時多爲所引重乎無能發揚先生而先生之詩淸雄婉麗固已足傳無疑卽肖甫亦先以功名顯然則後之論詩者稱蜀有二張焉可矣

楊學博詩序

往楚入江萊蘿論詩謂古詩所命題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之類皆就其時事搆詞因以命篇

自然妙絶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各擬一首名曰復古
夫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
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强而命詞縱使工緻如
巧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至哉言乎嘉隆以
還未有聞斯語者矣然如蔡蘿之說則古人有是時事
有是情詞者卽無不佳乎情者生乎人者也無情詞安
從眞非其人情安得正無情而有詞詞不眞焉其失也
僞情不正而有詞詞卽眞焉生心之害詎有已哉故我
朝詩人之失失于貌古而古人有以詩自貌者後世無

能屬其詞又相率而貌之如潘陸沈謝之作會有以其爲亂臣賊子之言而棄而不諷者乎詩人無識古今皆然蒙蘿之言亦豈遂闕至極哉予不能詩然妄論詩又好因作詩之人以推測其所自爲詩之意故所取之詩甚嚴持議亦稍狹世顧無取焉乃貴池廣文通州楊先生方以予可與言詩者而以詩相質今讀先生之詩時與事會語緣情生自吐要眇求如蒙蘿所謂模擬之病則無之而先生抱用世之志風烈事功不即自遂姑以詩抑伏其壯懷而寄寫其微趣予所稱無不正之情而

情又不徒爲貌者將于先生乎是望則先生即爲詩道而豈得稱之曰此詩人而已乎先生之鄉有符卿范公者當世不數人也嘗亟稱先生又嘗與予爲忘年交所籌論古今事最悉獨未一往還以詩蓋范固不欲以詩人期予也若是而予與先生之所期皆可知矣

曾學博詩序

吉安曾先生來教予邑于予固師弟子也一日先生進予曰吾不能早事子今官來而使子事之是予之過也然子豈能終棄予乎予于是問先生所欲下教者謂何

則禪學也制義也詩也夫禪吾不知之矣制義小道見于子他所論著者已備請與先生言詩予觀先生之詩大要取法于今之所爲竟陵爾夫竟陵之詩果可法哉其言以有性情浮出紙上者爲眞嗚呼果若此是三百篇之後惟竟陵獨矣乃今承襲其風者以空疎爲淸以枯澀爲厚以率爾不成語者爲有性情而詩人沈著含蓄直朴澹老之致以亡予嘗謂學王李者不過竊詩之皮毛也學竟陵則併性情而亂之故吾非惡夫竟陵也惡夫學竟陵者之流失也先生曰子言是也吾向取竟

陵之言有合于性情者以為詩今乃知吾詩之有合者固非竟陵之性情而吾之性情也自今以往請擇吾詩之沈著含蓄直朴澹老者以終身事子之言而予詩其有濟乎于是先生刻其近作使予序之然則先生之果不棄予言如此

池陽郡邸分韻序

崇禎己卯正月予應科舉試于郡城時安慶就試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數人皆夙昔遊好也予謀與羅子劉子集而觴之先期則方子密之代予徵客至臺試之

次日皆會予邸齋以次就坐觴行甚快左右瞻對恆苦不給又高議層出至于廢酒予于是起而請曰是役也曷分韻爲詩僉曰然可以省應對之煩詩先成及不能者第其賞罰又可假之行酒因取詩上平韻序給之人分一體酒未一巡而密之七言排律先就衆咸驚異諸君詩亦次第成于是劉子裒而梓之以記一時之事而使予爲之序予惟今日□□內地陷城郭殺人民流賊又出沒豫楚間大江以北求室家完聚者不可得我曹方以文字取科第必期掃□□患以抒天子宵旰憂固

宜每食輒置中夜數起求無負此賓與者而羣事于飲又怡暢以詩此何異于酣歌恒舞哉不知立事者志也別類者聚也宜懷者時也而表見者素也取之不于其素則今之人左支而右詘者非耶事故猝臨然後求一日焉相與從容論計不可得則時限之矣其爲天下事而胡越起于輦下所謂同舟遇風救可左右手者無人則類非也而一斷之于所志之未嘗立故志以言白聚以志起時以聚得而素以時徵則今日之集之謂也詩者言志者也有其類矣有其時矣有其素矣然則劉子

之哀而梓之以見志也又曷可少乎哉集中共十五人爲趙又漢周農夫方爾止吳子遠方密之鄧簡之吳鑑在左子直錢幼光左子厚張濬之劉臣向羅季先劉德輿未至者孫儀之詩凡二十三首而予詩附後夫予詩有之毋爲聚今夕而忘起沛豐嗟乎是亦有其志焉而已

梁溪唱和集序

予爲詩二十年矣視世之本無有得輒隨聲相附以爲詩者心棄之于是厚量人而裌置己不欲以詩自見即

有之不輕以示人葢謂此非難見而心知其然者寡矣崇禎丙子遇顧子方於村邸讀其詩大異之已與論又輒合往來遂有詩然未數數也今年戊寅居梁溪此唱彼和一月閒積至數十首生平作詩之多無過此者蟋蟀俟秋唫不足怪也獨予意疾手滑有感即書都無箭束子方之作未嘗不風雨驟至然當其慘澹一字之閒吮毫欲絕語出而予瞠然視也則過人遠矣予兩人皆喜稱說杜詩予方下筆每有神至此固工部之所畏也予詩即不能如子方要之胸中無萬卷書而但附一人

之聲曰詩也此卽予曩者二十年之所棄也

劉伯宗癸未詩序

予嘗讀今人之詩而不勝歎焉豈非以詩無人哉詩無人也則以人有詩耳夫詩曷以不可已學成文立而詩名故習而詩者其所蓄積也惘時傷事而詩亦名則偶而詩焉其所感觸矣非是者不名詩而今之非是輒有詩予故曰無詩也予亦嘗爲詩矣居邑中與伯宗起而從事者二十年中閒討論閱歷不可謂不久要無所蓄與無所感而篇連牘積曰吾詩也吾詩也予無是伯宗

無是獨于詩不及伯宗者本非無蓄而或失則矜本非不感而亦傷于卒也以視伯宗之整而多暇言之悉而不肆其相去爲何如乎此詩特癸未一歲者歲癸未則憫傷事多卽其所蓄積亦以是見要之皆不得已而詩焉者也夫詩如伯宗而後爲不可已彼夫人而詩者是不可以已乎于故曰詩無人也

李行季詩序

李逵字行季年十二能文十五能爲詩二十爲諸生三十廩于庠試于鄉者七死之時才四十死而貧甚叉無

子嗣其友吳應箕丁煜劉城悲之劉卽就丁謀悉從達家取其遺詩若干首授箕曰子盍訂之予兩人將梓之所以傳達者在此予卒讀掩卷歎曰古文人以不遇死者可勝道哉顧未有如達之甚者也達固隴西之苗裔其才卽不敢遠比太白然白四十方應詔而達已死白尚有女而達無後白名傾天下而達卒死諸生故才而死未有如達之甚者也夫才有大小而不遇以至于死則一才而死有甚不甚而期于可以傳則一然亦有幸不幸焉其可傳而無有能傳之者則才高而名淹滅又

可勝道哉此予二三人所以不忍達之死而欲以其詩傳之詩傳而達爲不死則達之不遇猶未爲甚也達才頗以敏稱其爲詩文雖倉卒應酬可以立就都不甚珍惜故多亡失其存者予亦有所去取其間要期于達之可傳是則予二三子之所以不死達者而已崇禎庚午春月日書

僂山堂集第十六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十七卷

貴池吳應箕著

序

八大家文選序

自漢以來文之流傳久而習之者多羣然服之少所異同者莫唐宋八家若矣予固謂其知之實少也此抑何哉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場屋之取用甚便而襲其詞者但嶄以動悅有司之一日非必眞有得于古人不傳之妙而師之也于是文之精神以亡且天下購其書

者日益衆若干篇卷繁積思有以節錄之因而選者四起而文之精神愈亡故八家之文以其傳與習者之久且多如此實皆無所得而使之亡文之難知又曷怪乎予不可謂知文然居恆所湛溺于八家者獨與世俗之取用異又痛文之精神亡于世所謂選之人欲一大創而未能也一日陳子定生出其所嘗選而輯之者示予予閲之其異于世所爲取舍者與予意十合八九然則世眞有得于八家者有過陳子哉陳子曰古文之法至八家而備八家之文以法求之者輒亡夫文不得其神

明之所寄徒以法泥之未嘗無法也舍其所以寄神明者而惟便己之爲求天下豈有文哉况以論八家乎嗚呼陳子之言如此故其所選自世所常誦習者視之若盡易人耳目之觀而使文之精神有所寄以不亡吾知賴有陳子而已夫古文必有眞知如陳子者然後能不亡則世之無所得而輒能亡古人者其選亦何多事乎

詩經程墨文辯序

今年張爾公應試南都甫入闈視七藝不自得卽擲筆出不復卒事于時同人歎惜以爲張子貧不能西歸合

百金爲之裝張子卻之峻不可之詞見於色予謂張子方寓食丹黃爲仰事計以義受友何不可也張子曰友以予貧而助之友卽不德色我我非本分有也雖道義而有不可予以所選之書教天下業書者嚮其利以爲德致幣而予甘焉猶予受直也雖聖賢不以爲非予曰有是哉子于辭受斷斷也以覘子所嘗去取之文意有未愜雖尊官膴仕不肯假一字其斷斷然者蓋如之卽以是而驗子于功名之際假卒其闈事雖不滿志甯遽知其不遇而必不倖一第以違厥心如子者直律躬以律

文凡夫文字之役一自予所衡量者而人品心術繫之矣以茲之選詎不貴哉且予今所爲選者詩義程墨也程墨爲士人利祿之資而世于經義益務苟且亶足篇數遂釋之矣以予不同利祿之心泣文則言之不幾于道子必棄之矣彼言不足志雖未必不獲者甯躬去之其以督選又甯取其足以苟焉者而遂止耶張子曰如子言吾何敢當夫予竊有志焉予誦詩三百而見今之詩非昔之詩也予所流連反覆而冀一身遭者予固自有在而今茲之選則亦其寄焉如子言吾何敢當嗚呼

張子所謂寄焉者予亦知之矣夫勵羔羊之節而可爲邦之司直者張子不旣有之乎其有者其見于斷然者皆是也若是則張子卽謂茲爲寄焉可矣崇禎丙子冬月

國門廣業序

南京故都會也每年秋試則十四郡科舉士及諸藩省隸國學者咸在焉衣冠闐駢雲耀衢術豪舉者挾貲來舉酒呼徒徵歌遝伎歲有之矣而號爲有氣志能文章者恥之鍵戶若無聞遇則逡巡從道傍避去數十年來

求勝遊之可傳高會之足紀者蓋渺耳自崇禎庚午秋吾黨士始合十百人爲雅集其集也自其素所期嚮者遴之稱名考實相聚以類亦自然之理也計其時爲聚者三主之者劉伯宗許德先沈崑銅也癸酉則楊龍友方密之再一舉行而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之役夫吾黨自庚午後彙聚之士半爲升用其本末固已見于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而忌夫何怪乎于是天下方以社事爲諱而姚子獨于憂疑滿腹讒口方張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吾黨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誼也所講

求者異日之風烈事功所借以通氣類者此文藝而假以宣彼我之懷者此觴聚也今天子聖明深以儒效不彰疑科舉士爲無用吾黨思所以仰副當宁之意以閑執讒慝之口者則舉視此聚耳何畏哉予聞其言而壯之予因憶昌啓間正人一時嚮用吉水諸公至于都門聚講而邪者掊擊不遺餘力善乎福清有言我國家三百年所少者此一事耳今吾黨之聚何敢自附前哲然異己者不少矣姚子獨毅然行之一無所畏固爲其難者哉姚子乃裒諸聚者之文而刻之其不在此聚而素

爲此聚之徒者猶之聚也于是併其文而廣之顏曰國門總之不離乎聚者也刻成徵序于予予覩姚子密識藻鑒其所稱道之文必無不佳此無容予言也予知姚子于文亦直寄焉而所以聚者豈在是乎故爲述聚所自始以志一時之盛因見姚子之獨能爲其難者如此

道南集序

崇禎戊寅予至梁溪與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而歎焉道南者故楊龜山講學地因祠祀之而配以毘陵先賢其旁卽所稱東林書院也嗚呼此其廢興之故

難言矣子方曰子之來也亦有意於此乎寻曰此生于梁溪者之事也箕也何足以承諸先生之後然諸先生之本末嘗聞焉請與子言子之先世可乎夫進而急國家之事則不有其官退而明聖賢之道則未嘗無其友其友又皆明聖賢之道以急吾國家者此何負于天下一時邪者至目之爲黨于是三朝以來五十載之內凡天下之爲正人君子無不以其身罹禍其罹禍皆以梁溪也梁溪皆以子之先世然則不忘先世者子之事也寻也何足以承諸先生之後子方曰固也寻先世之退

而明道也不得已也豈樂其身有黨名乃其罹於是禍者至放逐流離駢首就誅而卒無悔色何君子之多也今之號爲盟社者聲相逐耳見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吾郎不忘先世而求如吾先世之徒可得哉子謂子方第難以其身爲倡耳昔驗之于數十年之後故其徒歷生死禍福而後見今也求之于一無表見之前則生死禍福吾安敢必之于吾徒亦取其足以風者要非子之先世無望也望其人爲子先世之徒而子又曷可已哉子方曰然吾郎挾吾先世之所退者以爲進則今之

徒皆文章之士也選今日之文而以道南名篇則又安知驗吾徒者不在數十年之後乎集成予因敘兩人所爲問答者如此

崇禎甲戌房牘序

或問於吳子曰仲尼不云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卽如今之號爲房牘者是南宮旣雋之士所自表其素所蓄積也是當代之名卿鉅公以其所得士之行卷刻而布之以風式天下也今且取其所已刻者刪之選之去留甲乙與原書合者無幾矣天下購其選與刪而讀之

者率又從下而不從上此亦奚啻夫議哉而子躬蹈之也子應之曰否否國之衰也然後有監謗之使其亡也禁士不得以其學非上之建立今天子聖明求賢之急至拔士於貢額之外則夫一日之知一人之鑒其不足定天下士也明矣天下士不榮人之已第必考其素業以自內驗所學不畏上之懸書至駮其定論使後起者無貿於所從是非之公也於是賢者知取信于天下誠非一日之故倖者知吾亦有所不足恃而不至盡生天下苟且弋獲之心嚮三王而更王也士生于時亦或未

能免此而將等於庶人之誅耶且夫文章之有論辯亦豈與非議制建之事可同年語哉予嘗聞之古人矣古人于經術學問之際亦何其氣決敢任歟故有並業弟子傳著或異矣亦有同產季昆師受則殊本所自授也見偶異焉至指之爲大愚雅稱石友也義不阿焉而移書侃侃甯惟是乎君父至尊親也經論異同則有開焉蓋至有殺身臨刑卒不敢枉學以從者何則誠有所自據也予嘗讀書深歎以爲人心所以未亡聖人之道所不至澌滅盡者此非其極驗哉是故爲貴人之文矣曰

此吾已效者也宜世皆諛之不敢非此其文可廢也主司亦旣布其文成書矣曰吾能進人退人者彼士何能議我此其書亦可廢則取其書而刪之選之本無所可否也姑寓依違于其所已甲乙者曰吾愚人也哉而以其是非與彼貴人及能進退人者角也且文亦詎有定耶嗚呼選文若此是又向之敢爲無道之議者所羞稱也卽安得謂公道之能在下哉夫選文而第程量已效之人則文者末也風烈事功所繫不在是選已效人之文而有所發明當否使天下之士尊一王之制明聖人

之書卽知言之無與于道者雖其人旣貴其貴人之文
雖蒙進退人者所許與而布之爲書而下之從違猶在
此不在彼如是敢謂房牘之選爲一時之業而已乎上
以翊天子廣求俊乂之心俾讜言深識罔所忌畏得發
憤于文字之閒而言之無罪下以誘進來學羣服于至
當俾肆力學問者益有所取以自驗用奪其幾倖苟得
之心誠選者事矣而無道之議有一於是哉雖然此非
予之敢任也予所不敢依阿已效之文而有所辨論異
同其閒假古人而在君親之尊生死之重曰吾不以易

吾學也嗟乎是亦有其志焉已矣

崇禎丁丑房牘序

予之爲房牘選也始于崇禎甲戌既已見成事于天下故今復不得辭金閶書林迎予千里予于是入天都下錢塘溯苕霅至虎邱而休焉文自京刻爲各經師所已選者五千餘首合之行藏諸刻又萬餘首予閱不能五旬畢謬以意擇之得佳文八百餘篇書既成例序之以行客問予曰子之論文詳矣今茲之選亦有說乎夫予往者之論文也以理以體理者爲聖賢之論所從出學

術之邪正于此分性道之離合于此辨也而體者則謂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變有自然之節敘不得亂也繇今思之是二說者其迹也執二者之說以迹合之猶易也察世運之所趨庶幾于其言繫之者其惟氣乎夫昔人之論氣也辨之清濁之閒耳吾謂莫如審之于强弱之際今天下可謂有氣哉□□吾疆矣寇燼吾原矣嚚競長矣節烈替矣議任之途相詭成敗之數不勝矣竊疑三鼓既竭莫今爲甚而靡然者則盡于文見之夫然文之爲風聲也又何疑哉且氣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

可養而至腐師俗儒所謂養者發于言則夷易措之事
則和平試跡其爲夷易爲和平者悅靡靡之可聽冀庸
庸之多福耳嗚呼此不知夫至剛至大者爲何語乎然
則予所謂莫令爲甚者皆坐是誤也此屬又烏足與語
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節也而風之以
各見之文不能盡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細之氣夫
剛氣之所發必不剽也必不襲也必不蕪而穢不矜而
肆不恇而寥落也必當理必合體也推之爲忠臣爲介
士爲强力有爲爲震撓不詘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

者其氣靡也氣靡者言離也勦古人之巳說而不情規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猶曰此體也此理也吾謂是大僞不忠大貪不謹趣榮勢以遠節烈驟軍實而長寇讎者必是言必是人也予之搜爬蕩滌蓋自此文始矣客曰若是是天下之知言者莫予若也夫予則安敢予欲天下作文者因吾說以反而自循其氣緜是以閱吾選也其庶乎

歷朝科牘序

文之始興也初無定體自建之爲制然後有規矩準繩

之不可易從來取士之法如詩賦策論無弗然者何但今科舉之文乎本朝科舉之文前代未有行之既久其法加嚴立爲比偶非若詩賦策論猶可窮極才學則其尺幅較狹緣于發明經義聖賢有一定之論注疏有不易之說又非若它文可以私智臆識隨所移綴遂以中度也故其理道爲甚深以甚深之道殫致于至狹之幅宜二百年來作者非可億計而合者第足指數耳且夫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豈非吾所謂有規矩準繩不可易者乎以所爲難于盡致者言之則文章遇合不可同

論是故雖以巍科鉅第不更舉而立效者其爲墨也果能使天下奉其尺度爲不可易歟若然卽典試者宜先有不可易之法矣今其人皆有貴人賤人之權也嘗試問其言抑果有當于程焉者否乎是故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要皆名然而實否夫主司所以登士與士所以自庸其然否旣如此此則夫士人平時所冀幸者不過操不然之說以爲苟可獲焉已耳生心害政使數年科舉之文至不可究極而其它亦猶之是者其實皆繇于此葢吾痛憾成宏以後昔所爲加詳之法而今寖以息微

也夫今主司所以登士士所以自庸其不從科舉之文則已矣其不能不從科舉之文則所號爲程墨者不可不實求其然求其然而後繇文章而施者可以使之無不然然則不負科名者烏在文章一道謂吾可不必盡心哉始進不正未有能正吾未見操不然之說以庸其身而事其君而其人之有一當焉者也古人所稱大器者無有越規矩準繩之中而又況文章之事歟文章之法肇于洪永詳于成宏之間莫盛于慶厤初年卽莫敝于萬厯末季其流也自場屋之程墨始故欲科舉之文

不亡當先從場屋之程墨論之欲成宏之文再覩于今又當先從其源流本末備論之以明其盛者使可復而其敝也未嘗不可反此吾所以論次程墨繇國初而迄今之意也先是歷科程墨選者不一人而窮極流弊惟予選爲甚夫好盡言以翹過昔之所深戒也然以闡揚祖宗之制原本聖賢經傳大旨使天下知科舉之文其法終不可亡而名實然否之閒尤使人覽而感慨係焉者則功與辠予亦俱有之矣崇禎甲戌夏月某日

四書小題文選序

同一四子之書也則同一四子書之文也又別之爲大
小題者何曰此以試分者也夫春秋二試主司所命者
冀以盡見士子生平故題主于理義之說爲多而又有
觸忌犯諱之慮則非典雅明正者無取焉于是書之爲
大題者可數而知也它如有司歲月之試多截斷章句
謂可以見人倉卒之智卽以使雷同假託者技窮于無
所施而後其爲別白也易於是凡四書中一切深隱之
文纖曲之義大可容白虎之論究小可以逞稷下之辯
說者其題皆蔽之曰小也嗟乎小題之難爲工也葢有

十倍于大者矣吾又聞本朝以小題著名者不過數十家每科亦不過數人此又何也豈以場屋取進不在是故士但使足以僥倖小試焉而止而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其能爲小者其有不可强而學者耶以其難爲工者而責之于童而習之之人以其不可學而能者又使天下羣試有司者其始必出于是此猶人之初生也未能立而不仆遽望其疾趨不息也有是理哉夫天下理一而已拙大而工小未有也則簡小而愼大亦未有也吾嚴以程大使以文明題者根柢于聖賢之藴其說可以

引伸觸類而唯其所用復寬以量小使因題治文者雖至于縱橫馳騁要之唯變所適而其不可越者自在也是則小大題之分也以試而吾之合之也猶以文文之選也其又烏可已乎

四書小題文選後序

予之爲小題選也別昌啓以來之文爲近集以文者時爲之士不能違時自見故于近日之文宜益務盡心夫然予之選文顧獨嚴于近何哉夫予嘗感慨昌啓以來之事而歎生心之害皆自文始世不之察耳其所讀者

聖賢之書也所取者科第而所行者皆狗彘不爲之事
乙丑丙寅間諸人殆不忍言今試取其文覆焉有一非
柔滑者乎非詭誕者乎非猖狂縱恣而不軌理道者乎
彼作文之心以爲吾逐利否耳慮非顧行也故其徒一
得志而幾覆人國嗚呼可畏哉自今上躬戡禍亂蕩然
與天下更始又恐文之積習難化釐正之詔每試輒下
而孝經小學復加意舉行期以養之義理之正用以作
文人忠愛節烈之心而迺者功效不彰名節鮮著則不
可謂乙丑丙寅間之無其人也不可謂逐利不顧行者

之無其心也不此之察使其文之旣效者與道德仁義之言淆混而行于世毋論先正醇雅之風不可復見卽國家所需于文者謂何而使浸淫流蕩以極其生心之害彼乙丙間事可再堪哉于不揣愚鈍每于選文之中輒鰓鰓慮之夫入吾選者亦未知其人果何如然其文爲柔滑也詭誕也猖狂縱恣而不軌理道也若是者吾必掃除務力而尤加意小題者小題爲人所童而習之養正於蒙則小題之謂也卽今日國家欲得文人之用而先以孝經小學行之有司之意也吾故曰近集者時

爲之也

徐又章制藝序

劉禹錫云池州之有九華造化之尤物也夫天地精華之氣不著於人文而徒使山川發其秀則安得謂吾池之以九華重哉或曰嶺以南人文不著者山川奪之也故滇粵之閒嵌空奇秀猶吾江南籬落閒物而見者無稱焉不勝稱也若江以南山水不奇之處其人文必多寥落夫然微獨九華之秀於吾池無所奪而使池之人文有所蒸而發之者非九華曷以哉於是予于九華人

士見以文稱者必睨而意之曰此必有異而今適得之徐子又章予向未識又章也讀其文幾使人疑舉業之閒有蔚宗彥昇其人者乃交又章而威儀玉立又適如其文此非有所降而鍾之者則九華之閒雖號文區要猶是齊聲相和千人一曲耳高言何綺乃幸覯之又章又章秀於山川乎則禹錫之言爲九華重也而有所以重九華者矣

樓山堂集第十七卷 二

樓山堂集第十七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十八卷

貴池吳應箕著

傳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忠烈楊漣傳

漣字文孺號太洪湖廣應山人萬歷丁未進士授常熟知縣以治最選給事泰昌元年上崩與顧命天啓初爭移宫功最大累遷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首劾逆璫魏忠賢削歸未幾就逮下詔獄誣坐受熊廷弼贓拷掠至死天下悲焉崇禎元年詔憫恤其冤贈官賜祭葬廕子予

謚視諸死臣為尤厚初漣之為兵科也值神宗薨光宗以庚申八月初一日登極未幾不豫京中傳鄭貴妃進姬侍八人用奸監崔文昇下利藥帝疾遂甚鄭日與李選侍比趣封太后選侍封貴人中旨旁午時漣憤甚上聖躬違和之繇一疏極論鄭氏所遣醫侍疾無狀宜下司禮推舉窮究宣示中外罔俾賤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聖德進皇長子及皇子扶牀繞席尊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疏上三日特命錦衣召漣入意且得罪及見從容言病狀目漣者再語皇

長子兵科不當去朕左右會冢宰周嘉謨亦數責鄭養
性於松棚故封后事竟寢鄭亦出移慈甯宮然自是上
疾不起矣漣從諸大臣後受顧命是時李選侍居帷幙
間推皇長子求封色態甚惡上崩選侍踞乾清宮閉皇
長子不聽出禍且不測漣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羣臣
哭臨畢卽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議定趣諸臣入
宮宮閹者持梃固沮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曹侍皇長
子小汝輩據門不容宰相入閹懼啓門入哭臨請見皇
長子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至再漣入格叱退之

比見定登極之期皇長子暫出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去漣與諸大臣公疏請移宮御史左光斗又專疏爭之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同居乾清且欲垂簾詰責光斗疏中武后等語漣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於麟趾門值一中使叱之使還奏光斗得無恙又促首相方從哲曰上登極則無住東宮之理相公當上揭急催移宮方相意兩可漣謂以選侍不移宮而退處東宮是天子避宮人大不可因反覆辨甚力有大閹以好語解者漣叱之益以死爭聲徹御座殿陛皆

驚怒上亦語近侍胡子官眞忠臣也會李進忠以盜贓被緝於是閣部謂宗廟有靈選侍宮移而上安矣當是時三朝大故在彌月間倉卒危疑舉朝不知所爲漣儼然行顧命大臣事外戒金吾簡緹騎設儆備內戒中宮乳母禁宮人闌入身露坐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論者謂其有社稷功獨御史賈繼春爲風聞誤上疏請安選侍與漣意相反熹宗因傳諭歷數選侍毆辱聖母之惡賈被削去後璫禍興諸附逆者卒以移宮一案陷楊左云魏忠賢之横也當事皆觀望無敢先發漣獨

奮具疏數其二十四大罪疏草傳誦天下時甲子六月事也逆璫切齒憾入骨然外廷多正人且欲殺漣而無名自外廷與內搆而漣始削籍歸矣語在黃尊素傳中乙丑四月五虎梁夢環奏參汪文言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皆緹騎逮治後先拷死漣下詔獄時賈繼春方起用即追論漣移宮通王安犯上罪當死然難於坐贓於是借封疆一案謂漣等受熊廷弼銀鬻獄誣坐贓二萬兩竟以此殺漣漣立朝廉直天下所知當被逮郡邑震驚集衆至數萬欲禁官旂奪漣

漣叩頭乞貸老得解散村市爲設醮祈生還者數百處比就道士民乞送者萬計下至老嫗某備賫餐乞兒各爭持一錢爲贈官旂皆感泣且爲具資河南州邑裹糧送漣至黃河者以千計至許州有舊識郎中蘇繼歐通謁具飯後亦被偵伺奪懼禍自經死漣下鎮撫許顯純以鍛鍊贓銀痛加掠治漣大吡顯純曰熊廷弼初在遼陽我有參疏廣寧陷後我奉命而出及失事入我有何辭一死之語廷弼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爲營脫者若移宮始末曲突徙薪皇天后土實鑒此衷汝昧心殺人狗

氣不食其餘顯純大怒將頭面亂撲齒頰盡脫漣罵不絕口仍加鐵釘貫胸立刻死漣入獄時度不免齧指血草疏千言藁以尸諫埋臥所爲顯純所發付之火死七日始得領埋時盛夏尸爛僅存殘骨一具而已漣産入官不足千金其母寄居城樓知府李行志書募文知縣夏之令設櫃四門捐俸首倡士民有傾家助之者完贓萬餘兩吏部尚書周應秋逢璫意猶勒限嚴催羅織無已其老僕笞斃幼子驚死諸臣死後之慘亦無有過漣者後給事中瞿式耜爲漣頌寃疏曰蓋嘗聞褒忠奬直

乃帝王礪世磨鈍之大權拔異旌善尤聖人顯微闡幽
之妙用自閹賊魏忠賢與奸相魏廣微表裏爲奸羅織
忠臣誅鋤義士一時慘死諸臣詎可逭短長於其間哉
顧就其中屋漏盟心純乎君父家如懸磬節比秋霜詔
獄之際開千古廷尉所未有之刑殞命之時受千古忠
臣所未經之痛則於諸臣中獨揭三人焉曰楊漣魏大
中周順昌三臣以公忠發憤而遇禍天下亦了了見
之矣然亦混跡於同死諸臣之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
者夫漣何如人也自爲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

下爲己任家徒四壁志氣軒如其筮仕臣鄉常熟也鐵面冰棱吏胥不能仰視而愛民如子卽嬰兒婦媪咸得自盡其情蒞虞一年不名一錢百廢具舉錢糧之絕火耗上下百年僅見漣一人耳入計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盡絕餽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但言及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而面赤如念其祖宗父母牽腸刺心談及神宗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臨死之時亦旁無一語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繫之日漣自湖西達京師三千

餘里隻身策蹇未嘗一日肩輿未嘗一日騎馬偕入都門小民有歎息暘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於此詰朝而歎息之人斃命於廠衞矣誰復敢私語稱其冤漣死於溽暑逾四日方奏聞比領尸骸手指腫爛欲斷足之聯於脛絲毫耳追下令湖廣追贓漣傾斜一屋所值幾何漣母棲城樓諸子乞食以養之縣官無可奈何為設櫃於四門遠近士民爭來投櫃納至萬餘金矣夫應山非甚富饒也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為漣納者豈能征發期會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史書常亦

有之如漣之貧不言淸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方之宋岳飛本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謂人臣之特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爲孝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館糊口欣然自足自成進士以至授職行人擢選諫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垣猶賃以居無一椽一瓦邑中豪强與縉紳家凜然畏如嚴師而獨於閭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曰微臣與南京吏部主事往送之見合邑哭聲震天搥胸踴地黃童白叟無不皆然又覽追贓之疏不過里老代

完銀若干而士大夫代完銀若干大中書劍賣質銀若干而已當魏璫逆焰熏天耳目布滿之日使大中不眞賢豈能號召士民爲之還贓使大中不眞賢豈至此時而有司之敢如此上聞乎大中同官旅過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奉百金託詞臣鄭鄤轉致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質華而皖不敢以此易也嗚呼櫻固賢大中尤不易矣至其詣鎭撫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獄

吏以藁席捲其肢體倒竪於地如是三日啓而視之大中目精猶轂之轉輪既死魏賊令卒吏毀其屍故大中骸骨未全初大中之下獄也嚴戒其子學洢曰吾當死汝不當死汝死而寡母誰侍幼弟誰教因不令至獄門一步比學洢扶柩歸猶未知大中死狀也至病中忽聞之一號而慟再號遂絕嗟夫子孝臣忠萃於一門矣若順昌則又異焉順昌賦性清嚴嫉惡如仇既親朋不少假借官福州司理璺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璫高家肆毒順昌方署府篆挺身抗其鋒民賴以靜忤璫之聲播

於朝野擢居吏部一洗儆習四方貽牘絕不敢通請告歸籍止用肩輿一乘行李二擡而已里居時微臣時一過訪之見其田無數畝屋無數楹蕭然如老衲寒儈意豁如也魏大中逮過閶門順昌以大中必死親詣其船縷縷問其家事遂以女許大中之孫緹騎以聞璫銜之最毒遂假手李實一疏逮矣賢臣七人而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門不侮鰥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頃之間吳閶數萬士民狂號亂哭衆憤所激擊死官旂幾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謂爾殺官旂而又不散貽我不忠且

滅我族小民無奈順昌之哀詞而後散去民誠無知而順昌之生平亦略可見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人紿左光斗曰爾等第不辨一言當俾爾等生還於是光斗誠謂諸臣曰我輩留此身異日尚可為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至鎮撫司而唾罵者唯昌耳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踰牆而擲其尸於夾道中巡卒撫其屍以磁鋒割其股血潰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首血濺几案罵魏賊不絕復加重刑立時殞命使諸臣之死盡如

昌魏賊或亦爲寒心也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於
高攀龍鄒元標而死事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
多有相同而清之至極忠之至純三臣似尤覺振衣千
仞之上今楊漣既已蒙諡賜祭葬無弗兼舉天下感國
家待大臣之體不薄而大中順昌僅蒙贈廕而未有諡
祠臣以爲聖上御宇必有一番超常越格之典以優忠
節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者方之前代則楊震范滂
之流卽求之本朝亦海瑞劉球之匹此卽得一人焉已
足砥柱頹波乃三人旣並生於一時而三人被禍之慘

亦併集於一時上下古今指可多屈似應將三臣特加旌表於贈官廕謚之外總勑賜一祠仍給一扁額俾三臣生前爲第一淸忠之品死後亦邀第一褒卹之恩且三臣臭味一同英靈不散其盡忠以報皇上固不以存歿而殊且使薄海內外知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異優崇孰不瀝腸瀝血以圖報稱其所爲鼓舞激勸之方猶遠出於尋常旌表萬萬也云云初漣爭移宮時與左光斗同志其慘死亦同至今忠臣稱楊左云

嗚呼應山之死酷矣或曰閹宦應山激之也而釁實

始釀於移宮之役故閹得借之以爲名然則誰爲此言者而爲諸附逆之小人解嘲哉夫宮亦幸移而功在應山耳脫不移而有他變罪將誰歸閹之讟也卽微應山之疏而附之者能已哉內無張丞卽欲用楊一淸之智而無可乘是以韓文不死而應山死死應山者非閹也主張三案之小人也故吾傳應山而深惡附閹者之死應山也尤惡夫不罪死應山者而謂應山之可以無死也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傳

光斗字遺直號滄嶼直隸桐城人也其爲舉業有聲以萬厤丁未進士任中書舍人選御史有氣敢言同輩推爲前鋒初差巡屯其所行屯政畿輔賴之督北直學嚴絕請託號得士光斗性嫉惡任事勇神宗末年假印冒官者衆一疏汰至五百餘人光熹之際與兵科楊漣同爭移宮當是時閣部公疏之外光斗有特糾禍幾不測語在楊漣傳中天下於是稱楊左久之累遷僉都御史時朝廷有門戶之目翰林繆昌期吏科魏大中以峭直見忌而光斗雅與同志故爲羣邪側目以爲渠率咸思

攢矢於是刑科傅櫆借汪文言爲兵端首攻大中與光斗櫆最憸邪士也時正人多在列文言雖下獄卒無所牽累會楊漣攻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之具疏也光斗力贊之使上故內衛之深又南樂奸相與內媾於是遂發難而逐冢卿趙南星等因吏侍郎陳于廷會推郎於陳疏以黨比削陳幷及漣光斗光斗歸禍益大作凡善類無一得免者矣未幾以五虎梁夢環追論汪文言逮治光斗漣大中等六人幷以他贓追治趙南星等十五人光斗下鎮撫坐受楊熊贓銀二萬具全刑與六人俱

死獄中十五人者爲趙南星鄧漢毛士龍王之宷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揚繆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盧化鼇也趙王繆三人別有傳初光斗之爭移宮也未嘗一不言安選侍因邪臣姚宗文造爲選侍投繯八妹入井之言於是賈繼春具揭安選侍而楊左移宮遂爲敵國後羣邪附逆者即借移宮殺楊左然難於坐贓故又入封疆一案追比逮其死光斗死踰年今上雪其冤爲贈官廕其子

天下稱楊左並矣而多有絀左者何歟豈非以二十

四罪之疏左實贊之是禨禍也吏科給事之缺左有
所予奪其間是擅權也且王魏等之通王安交文言
而左不能引決是比匪也若然則必廣微也傅櫆也
爲得策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其必繇此言哉
夫王安不可附矣中心藏儲而用以安天下之本此
豈不同符文襄之用汞鰥文言之起也誠微賤然甘
五毒而辭無他引是烈士之行也覘之讀聖賢書起
家甲第忍奉一閹以驅除善類率皆誣陷致之死嚮
文言而在必以爲徇幾不食而唾其面矣論者乃必

欲借寇兵而助之攻也悲夫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陳公傳

公諱于廷字某世所稱中湛先生其號也其先爲宋儒陳止齋有倉四者始繇永嘉徙宜興湖南故世爲宜興人倉四五傳至衞輝丞宏甫自湖南贅亳村因家焉又七傳至憲章號古愚者以博洽聞即公祖也娶于邵邵方娠而古愚死于父桐廬丞任所邵聞以刃剌頸一指不死生公父所謂懷古先生也有欲奪邵志者邵抉目以矢後以節受詔封懷古先生長讀父書教授里中稱

經師人師焉娶雷夫人有婦德實生公公生之前一日雷夫人夢天日朗霽有虎生兩翼上飛天門及公生手足結毛成麟文五歲就外傅屬對奇警師大驚時懷古先生甫遊庠序客有持羊酒賀者聞公穎因攜之遊南山公問土何色赤客曰嶽位離故赤公應聲曰然則四嶽土何色客益大驚十二通經學十七娶張夫人操作相莊有梁孟風隨補博士弟子員時公父以居邵節母喪極哀痛廢舉業公于是益發憤課藝無閒晝夜甲午舉于鄉夜聞報偃臥不起無幾微色喜人以是卜大受

器明年乙未成進士授光山令光故多大豪行錢縉紳門爲先容以交令民有乘公交疾獻入參者公婉卻之候門即縛以法入于是股栗而私交之風絕性慈惠操下不假東溼治獄必求其生但無敢干以私者俗大化之戊戌入覲迂道歸省復任則雷夫人訃聞公號慟不欲生水漿不入口七日人稱純孝服除補秀水秀葢才區也公至聽政之餘專務作人後所得士皆以文章科第顯政成俗化猶光山焉以治最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懷古先生移誠曰若起家寒素通籍至近侍國恩渥矣

毋沽名毋阿徇方克乃職公佩受教時科臣汪若霖忤
輔臣意外調公抗疏論并劾王錫爵以密揭助虐及黨
輔者趙拱極吳有孚若而人坐罰俸輔臣等罷于是直
聲震長安冬奉命巡河東鹺時張忠榷晉稅爪牙吏多
虎而冠撓鹽政公劾忠抗命不法狀乞除去閣稅及陳
鹽法善後五事詔置閣他所公復蒐鹽羨及贖鍰易粟
飽三晉饑民賴全活者無算己酉四月京師正陽門箭
樓災公疏諫陛下深居已久不復當陽實之不存名于
何有故天怒而百尺爲傾十一月上總憲懸缺疏力薦

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諸名德舊臣庚戌報命南還途
聞父疾星馳入門乞養乞休俱不報更嚴檄督之官公
卒不行辛亥六月懷古先生歿公毀不欲生居喪盡禮
如居母憂時乙卯服除巡按江西會淮藩者晉獻在上
恭世子在下庶子常洪出而圖國蔑令甲增益護校藏
匿逋逃慢吏虐民爲南州大患公奏洪謀不軌置大辟
及從逆者罪有差囙覆藩宗之庶代嫡死作生幼冒長
及詭養異姓一切爲宗蠹者使祿無闌出復請節顃稅
數萬兩輔宗祿所不贍又日與諸名賢砥修理學問民

閒疾苦時湖口有潘璫榷稅桀黠害人商民至激變公申律令三疏請罷稅撤璫辭義慷慨上特可其奏人稱爲眞御史焉舊制御史巡方期年代比多不得代故公按江西滿年方報命歸已趨按山東詣孔廟問禮樂器登泰岱作詠懷諸什寓志時民閒傳青龍神吐火自焚耳食者因妄讖朝事一時以災異聞葢方在梃擊告變之後也公廉得妄男子鑿空語下禁嚴止之作詩辨誣譌遂息歲饑發贖鍰俸薪賑之所全活如三晉時庚申八月晉太僕卿辛酉冬入朝轉太常佐郊廟儀時紅丸

議起不能成獄公慨然建大議略云李可灼非御醫紅丸未審何藥必謂誤而非故百口難代解卽誤矣從無誤殺人主之律如律于父母止有謀弑凌遲一款更無別條減等崔文昇李可灼爲誤爲故總無逃于大辟議出獄乃定壬戌秋刑部尚書王紀奉嚴旨爲民公疏救奪晉大理卿治獄多平反稱廷平轉少司農時宮殿土木煩興倖上鼓鑄十議稱旨歲得金錢數十萬國用賴焉甲子晉少宰高邑趙公向人言冢宰不足喜得陳公同官爲可喜耳時逆璫魏忠賢陰賊方挾天子作威福

公每與賢晤語不勝憤也何借山西巡撫謝應祥之推罷司官夏嘉遇而太宰趙公總憲高公相繼逐去公攝部推部院大臣輔臣顧秉謙面語璫所屬意某某以利害恐公公正色拒之曰干廷知有宗社而已遑恤有他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璫怒以所推猶高邑私人也坐大不敬削公籍及御史大夫之與推者陞辭單車就道時楊公漣左公光斗亦同日削公日與並轡連吟步屋北鹿獨宿韻以見志蓋先是無敢與璫抗者自公等數人首攖禍然後忠義之士益爭奮起至甘遠死

不悔者皆其所倡也公歸鍵戶著書一語不及朝政未幾諸君子就逮公擬弔古十首悲之丁卯緹騎四出喧傳逮公及晉陵孫公公聞不爲動固已甘心從諸君子地下遊矣戊辰今上御極于諸死罷者皆有簡恤于是言官交章稱公攖禍先而蒙恩獨後上命起公總憲留臺朝野胥以潞公復知諫院爲慶己巳正月力疾赴院當內計與攝南冢宰鄭司農公忠並矢嚴黜幽之典無失入倖免者時謂南察爲近代未有也太學生有鳩材爲璫祠者頗有時名公下獄置之法留都倉庾久空軍

民待哺至不能朝夕公與司農會建太平倉請敕各御史及各衙門罪贖兵餉外俱令輸穀實倉除改折禀庾漸滿南御史差竣例考聽北公念南北各有職若然則是長臺者守文移漫無賢否請先就南考庶幾耳目近而綜核直御史思盡職上報可著為令冬口騎薄都城公首倡義臣大司馬簡練將卒刻日赴援捐俸具牛酒享士北征者南都風習靡麗居官者亦多長夜犖酒遊秦淮間至荒厥職公約法數章尤勒飲遊之戒禁臺官無妄受民詞清城鋪淹抑嚴寒甚暑尤務矜恤歲暮令

出寃獄都人感之以南憲自海忠介後始見公出則多焚香迎拜云庚午請告不允辛未北總憲缺公得副推上特簡用再乞骸不允七月北上蒞院先一日陳申大議以勵晚節疏再疏條陳諸御史有不敢模棱以博渾厚亦不掊擊以傷元氣語時稱爲得體見銓輔無他語惓惓以起用名臣如孫淇澳愼行惠元孺世揚劉念台宗周諸公爲最急歲暮武闈更制下監場御史獄疏救不允又閱月使中貴出監戸工居左席公袖疏將上値曹郎金鉉首痛哭上言公曰大臣不言而君言之吾愧

若矣壬申三月考滿詔加太子少保辭不允六月巡鹽御史祝徽戒飭武弁有旨著堂上官考覈具奏公援先憲臣孫丕揚題例具覆云巡方按臣煌煌代天將命而戒飭撓于武弁何以戢驕慢疏五覆不奉詔八月御史畢佐周亦如祝徽事仍著考覈公堅執不阿有尼之者公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徒令從諛承意緘口如聾喑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卒又數不奉詔于是犯上怒竟削籍命下舉朝錯愕時論救者爲祁御史彪佳周饎部鑣湯節推開遠皆不報嘉善錢相公方

爲南宗伯語公季子曰尊公白首一節驢背兩番此自增光史冊耳公陛辭即日就道歸營草堂額署賜逸昭君澤也癸酉叔子水部君迎養南都徜徉名勝有前後歸來草嗣歸里足跡不入城市甲戌感風疾少閒即強起自删平生所著書敘及先節母及懷古先生甄貞狀輒雨淚也又日究心性理諸書即嚴寒指墮不爲輟其季子以公病後節勞爲諫公曰吾樂此不疲耳顧一生强半宦遊而于學未得即死何以入聖人廡下十一月疾再發乙亥春聞流賊震陵咄嗟歎憤顧其子曰此鄉

大夫之恥也吾無可報國矣汝曹勉之言竟安坐而逝公諸子多賢長貞貽才而早殀貞達以公任爲水部季子貞慧負文章名節尤有聲先是公父懷古先生以爲先王訓俗家有塾塾有田嘗欲倣范文正意行之公卒成其志公所養內外孤成就者甚多公他無嗜好歸來卽林巒觴咏亦不數數其甯澹天性也遁跡荒村老益好學所著定軒諸集傳于世吳生曰當癸酉秋先生在南京時予從其季子定生遊因得覲先生于寓屋頎幹偉度望之使人意失卽與語氣溫然忘其尊貴也視世

之外示伉倨其立朝卑疵至不可令人見者何如哉予猶記是時客偶問當世賢有品者先生歷述所知無遺遐隱于人之有風烈者尤不容口其留意人材如此當璫禍之興先生豈意其後猶以身忤明主哉名節重而身輕國體重而官輕跡其所先後歸來者有以也世安得盡如先生者而為大臣也

康氏清姑傳

姑康姓清姑其名也為康紋次女世居池州江口之清溪鎮姑生而慧敏寡言笑事親極孝紋絶憐愛之為簡

配未偶正德壬申姑喪母兄揚亦失偶病篤姑侍紋居時年十六越明年流賊劉七齊彥名等繇黃州濟江舟行剽掠沿江上下皆被其害賊舟突泊清溪紋聞扶其病子揚爲避賊計姑抱揚之嬰女隨出門不數武賊追及之紋被執賊以刃傷紋背入膚寸流血至踵姑前跪泣而紿之曰吾父老兄又病甚盍舍之願以身隨賊悅遂釋紋紋懼姑果沒於賊欲還奪姑急以目止之潛然泣下紋于是忍痛楚攜病子去姑故徐行度父去遠乃解衣裹嬰子道傷賊促行急姑佯謂賊曰若欲我何

往賊大叱曰女言釋女爻女以身事我當隨去復何辭
姑乃笑曰吾惟有死而已甯以身見辱于女耶賊衆强
姑登舟鄰婦女被擄者先在舟咸呼姑曰來我等皆在
毋畏也姑罵曰若廉恥喪盡甘心從賊胡敢招我我身
可執頭可斷志不可汚復罵賊曰女輩害人多矣亡在
旦夕敢我辱耶遂躍投水中賊使鉤挽之姑聲愈厲其
黨相謂曰此必不能奪者也酉之軍氣不揚莫若殺之
賊怒亂刃交下姑罵不絕口賊斷其肢爲四以死後賊
至采石盡縱婦之被擄者來歸悉以其事告敘且言姑

不聽我故遭此禍今得生還者何若紋惟笑而不答先是鄰人有逃匿棘中者亦見其死狀甚悉賊退始抱嬰女及姑遺裳哭報紋紋遂覓殘骸江邊見血聚屍傍經日不散與水不渾因焚而葬之吳生曰予聞清姑之名烈矣今距其死時已百三十年而姑之五世孫艮儒從予遊乞予文傳之予觀今之流賊其禍蓋百倍于劉七時而江北婦女以賊死者不可勝記非無節烈多泯沒無聞則姑之得傳至今非不幸也然賊禍之興也隨和者多男子而婦女往往以節死豈天地貞氣獨鍾之婦

人女子歟夫姑之紿賊者智脫父者孝全嬰者仁駡其里婦者義而死以禮故姑之烈而死也與夫不可奈何而死者異雖然人至死則無爲多求矣況如姑之死者乎而予又曷能已于傳乎

柯宜人傳

柯宜人峽川柯氏女而劉觀明公之配也父柄從父都御史相嘗見之于庭除謂家人曰吾宗女德無踰此女郎柄任遼東衞經歷攜家出塞外年十一喪母十四歸劉劉三世姑章存堂上白髮旅坐柯咸善事之中其懽

劉氏是時家中落觀明公兄弟惟誦詩書又兩繼姑多旁潤以故益貧柯晨夕瞻奉如禮恬然而勤婦職裕旨甘勿愠也劉本服緦親戚中表朝夕吉凶昏嫁悉貲給于觀明公柯必萬方竭有無以助焉終身無德色觀明公與人和婉而治家嗃嗃柯事之益恭謹公屢下第抑鬱致疾則理裝送之遠游旬月而瘳公通判處州署青田縣督漕船內外斬斬無官謗及擢養利州守乃止公勇退而理田園振貧乏掩骴備槥爲常傾筐倒庋弗之顧初柯歸劉十年未舉子即爲公買妾妾十餘卒無子

以公同産弟子城爲嗣城就外傅柯夜必欹枕歷數里中盛衰古今家國成敗城既寢則數數視其寒暄不輟既日又誨迪之然後起其于所撫育諸孤女亦然與城無異視天啓中聞寧錦亂柯語其孫廷鑾曰吾兒時從先參軍蒞其地守土者率賈參貂以奉內買首級以希功疆場之事無一問者鄉得不有今日崇禎已巳冬聞諸將勤王京師又指廷鑾曰吾老矣猶見中國強盛而享餘年然流離奔竄若其能免乎舁寢疾取附身襚服更迭著之凡歷三月而終何其達也柯未嫺文史而強

記通鑑綱目書輒舉其略善敘前言往行以戒內外子姓年八十眼耳神明略不與人隔柯族大從兄弟子孫凡紛爭致訟之事每以宜人片言而解因有聞其傳訊而相化于讓者吳生曰古之傳列女者以德以才以學豈特矢節然哉以觀柯宜人善事上孝也順夫子禮也撫孤仁也好行其德不計財義也明治亂達死生智也閨房之秀數者有一傳矣後之修史者采焉當以予言益信

吾樓山兄先生生平所作傳不止此有為于非

曾手錄者天啓死臣傳一帙楊忠烈公漣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高公攀龍萬公燝左公光斗周公朝瑞袁公化中顧公大章李公應昇黃公尊素周公啓元繆公昌期周公宗建劉公鐸蘇公繼歐丁公學乾夏公之令吳公裕中王公之家趙忠毅公南星諸公也附入國朝紀事本末集中未編次乙酉兵餘從敗紙簏理之僅存楊左二公傳稿耳傳從史大學青城公稿亦逸其爲子屬未見者當散佚多也劉氏族譜

有柯宜人傳予亟鈔以入焉弟非識

記

暫園記非注在城西南一百七十里

予家秋浦萬山中深林碧澗所在而具予曾祖則倚山爲廬今歷代者四而爲年百餘矣山之枝獨饒右故屋西頗紆僘祖委土焉其勢隆起望之又一山也女貞松柏可數百尺蓊蔚無間冬夏有桂數株皆合抱梅數本如之花之日香數里人頗稱異然爲數百年物無怪也予生在別宅此屋已出易萬歷戊午不戒于火復贖此

屋居之予以奔走衣食視家爲客每歸而散步林中則襍處于雞犬糞草之間而已歲癸酉予苦屢試罷第因浩然有閉廬著書之志于是隨山勢營爲園壘而週之園林其中林際搆亭對亭爲堂亭側列舍數間貯所讀書旁爲廊入梅桂環擁然後掃除荆棘翦滌蘊叢而向之森挺盤曲棄置草間者盡爲檻楹間物蓋凡兩年而園成成而自題之曰暫客謂予曰子築室著書非旦暮事意將久于其中向使書成則子園亦千秋百世矣何暫也且天未卽以此園老吾子使予遂其經營四方之

志名成身退而此園固無恙耳前此予未爲園而予之
先人壘土植木以待之園成而益無披折摧敗之虞又
予族多賢子即入官而遊涉觴咏可使園不荒寂又爲
園在萬山中雖易世後無豪右侵奪之患天下有壽如
予園者乎而暫之也何居予曰使予誠著書乎不必園
也果名成身退乎不必園也木之成毀時也非園之繫
族即無園而遊涉觴咏者不乏之人雖微侵奪吾見人數
代之業者寡矣況區區一園哉予偶念至而園成園成
而復念園可不必有也故曰暫也

相公墩記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三里而近南唐湯悅未第時讀書于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及十畝隆起不過數尺從城直視形爲最下然春夏水起四周瀰淼而墩故突其中歲大浸至于溢城郭沒堤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沈者所謂地肺也當非妄語墩故有院荒寂已久萬厤閒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有明上人如是者益廓治之高閣巍廊垣階相接又叢篠森植環於左右墩之勝遂爲吾郡獨絕予遊於墩者三十餘年矣歲

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焉或淹至數月嘗試月夕雨晨登閣而望水烟吞互至不見涯際指視城郭屋廬蒼茫數點而已及乎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之如人在霄漢中飛行絕迹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于檻前危帆指於簷隙坐察聲勢意恐身安而鐘磬之音時相答也其或水落烟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間故墩無杭西湖之豔冶其疎澹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奇有時能極其勢高不及培塿以上而有雲崖石屋之幽近在人

閒閒有至者則足音跫然其隆起者大如掌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于墩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予也一日明儈請曰予豈獨習墩乎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予也予感其言記之崇禎某年月日

南岳看月記

東南園亭之勝予遊者十之九予鄉多山三吳多水故所居在山水之間者爲少卽有之多以人力位置若自據林泉之絕而幽深曠敞常與天氣通又去人間不遠者予未見也至中秋看月所在皆然若特入山中又偕

良友信宿者予生平亦以此始先予聞南岳之勝吳氏別業在焉過宜興即擬往定生曰待之已八月十四天日空霽定生約徒治具自亳村挐舟行四十里過西溪淪漣一碧遙映山色如杯几間物至山足復輿登焉入谷口則澗迴徑曲使無導者此即桃源斷津處矣渡藤橋有塘可數畝山之水所滙也塘之上列舍數間舍前爲溪循溪皆透迤修竹中折而登水聲淙淙時十餘旬無雨江河爲枯而斯流不絕若居常則觸激而鳴者與谷相應可以意狀其音勢也益進數百步水洄爲潭潭

上爲瀨潭底見石魚穿石罅可數而得瀨上則亂石若蹲若墜皆水所從出枕潭有樓蒼崖古木交橫其間徙倚久之輒不欲去樓在溪之右遵而入有梅數百本交枝倚幹可謂梅埜溪左竹十餘萬竿蔽不見天日從此把臂入林仰視所築舍又出竹杪盖山之麓矣舍臨空爲廊人皆行竹上穿廊得門則軒宇虛徹遙視兩溪直在堦下而太湖縹緲在窗楹中故奇絕也所搆屋不多俯仰開蔽曲極意態長松列于檻閒怪石臥于松下于與定生方踞石仰睇而松閒月影已歷亂在地矣舍傍

有小菴僧聞客至供茗茗數巡定生設酒酒倦復步廊

閒看月聞空中有聲似雷而非者僧曰此天愁也聞則

占兵荒予異之夜三鼓倦而寢晨興卽出遊林外予語

定生曰世所謂園者方百計以求其似山水安有卽山

水爲園者哉此殆爲僅見矣于是定生强予作詩詩有

泉壑原生戸川原已達墀又有屋從林杪出石自檻中

蹲萬竹靑雲覆雙溪匹練明諸語皆實錄也而直薇其

美曰名節存三世東南第一園以其擅有天勝稱爲第

一不虛所謂三世名節者吳自安節徹如兩先生以理

學氣節著名至問卿已三世問卿即園主人也予與定生來遊初不使知自予書詩壁上始有傳之問卿者問卿即移具至是夜十五予兩人看月幾達旦擁被對談見月色淸苦殊甚然非深山坐永不能知也早起即理歸棹方出谷而問卿至至則强畱之又大治具自晝達夜酒間多談義興先哲及問卿先世事問卿曰子所謂第一吾不敢知然所謂三世者則命之矣所不拜子意者有如此月因極歡而散定生曰此佳事也予盍記之是歲次崇禎戊寅

陳定生書畫扇記上

定生所藏扇最富自言少時購求不遺餘力自宏正以來吳中賢哲墨妙亦略備矣予展閱數次擇其蹟最眞而人品書畫皆可傳世無疑者爲記之沈石田西軒坐雨圖自跋爲擬王叔明筆而徐髯仙書杜詩爲一周東邨觀潮圖則吳文定書元墓詩爲一唐伯虎一畫自題詩豪放爲本集未載三扇絕奇生平所未一二見也文衡山畫扇凡十小圖大抹淺絳深染春華寒林幽潭碧嶂無所不具斯美備矣書亦各體有之而細書落花十

律尤精甚有四面非自書則王雅宜行楷居二周公瑕擬黃山谷者一其一爲玉女潭圖小楷書玉潭詩十六首者彭隆池也陳白陽畫六皆花草其畫墨菊者卽白陽草書九日自酌詩也書奇肆詩亦眞率可誦畫茉莉者彭隆池題其上右面書爲文徵仲梅花詩書其水草圖者周公瑕其著色茶花水仙者文文水而淡墨水仙尤佳絕有周公瑕小題右面書者文君元發也仇十洲畫五皆工緻煎茶圖陸本仁書觀蓮圖錄愛蓮說者爲王子卿採菊雪景二圖皆無書畫碧梧修竹者殊有筆

意書爲文三橋江南春四首此詩盎和倪雲林者其卷藏洞庭許氏吳中先哲和韻殆遍歲壬申予在吳門借閱之許氏曾索題其後今觀此扇亦頓還舊觀矣文文水山水圖二一文三橋倣懷素草一王百穀細書茉莉曲文五峯畫五有無書者有文文水書者有王酉室及王百穀書者陸包山畫三有山水樓待月圖最精文衡山有題而楷書月賦者許高陽也謝樗仙畫山水者二其一無書其一則王麟洲書其答屠長卿歸隱七絕王夙無臨池名此書亦遒而有致錢磬室錢滄洲畫扇各

三滄洲爲陸士仁書者一公瑕書者二磬室則一爲百穀一爲皇甫百泉而山水圖則王弇州書也陳括山水甚奇有文衡山書王繼山寫臨雲臺者則唐甯菴書荆川詩姚俊有歸去來圖書歸去來詞者王百穀也段紫峯畫四公瑕書其二一王百穀一顧霞山作蕉葉圖者爲周少谷有張某書其一扇而書畫全者居商谷也此皆隆萬以上人凡畫之面五十有一書之面四十有五書畫兼者惟文氏父子爲多而有畫無書者六畫面別有題跋者亦數四要之皆可傳也近代書畫扇不勝載

別其尤者張萼石近二十書者多董元宰孫淇澳陳眉公孫文介詩扇五其書未知于八法何如然風骨稜稜望而知爲端人介士也董宗伯書三皆其自書其爲修微校書作者題跋皆微詞閱之可一捧腹米友石松柏齋圖卽書松柏齋詩趙文度山水一乎宰書項日新蘭石圖鄒愚公寒林圖各一李長蘅陳百室畫者各三張鶴澗二多陳眉公書范長倩書者一黃貞父婁子柔楷書各一文湛持則留其楷者亦一周仲馭二有陽羨歌贈定生及歲暮風雪中寄定生兼問朗三者詩佳絕定

生以爲此豈以書畫論哉吾傳其人耳因與孫文諸公弁珍之扇共五十餘書畫各半兼工者無如董宗伯而按其款識皆爲先宮保及定生作宮保者即中湛先生也吳子曰吾記定生諸扇而不勝今昔之感焉今之存于記中者其書畫不知于先賢何如觀其扇制而精堅脆薄其爲升降也具矣觚不觚觚哉觚哉定生其謂之何

陳定生書畫扇記下

天下之物其至者皆可傳也而傳有大小以百工技藝

等之則書畫最矣上之有詩賦焉彼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曰詩賦其小者也而修名節立事功者又以博學能文爲後則書畫爲益不足道然而能文章有氣節者亦遑遑不厭其事而具鑒賞者且出財力購求之豈非以其爲物清而不俗其置此也不猶愈于積猗頓之財蓄金谷之聲伎哉定生今所稱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也于詩賦且薄而不道卽當世事功節義宜無他屬者而顧好此何歟定生曰子且記之吾將盡散諸扇扇散而子記存扇猶之乎有也定生之言如此定生豈好是

者哉予以爲物之聚也以好亦不以其好而不散予少時嘗有是癖一散于火已稍購聚之其精者至挾之以遊而又散于盜予之散不以不好定生卽不好又能使其盡散哉物之至者必傳扇之爲定生有也無假予記也其聚散有數則亦不繫于定生之好不好定生盍求其大者而小者卽不棄可矣崇禎十一年八月某日

高田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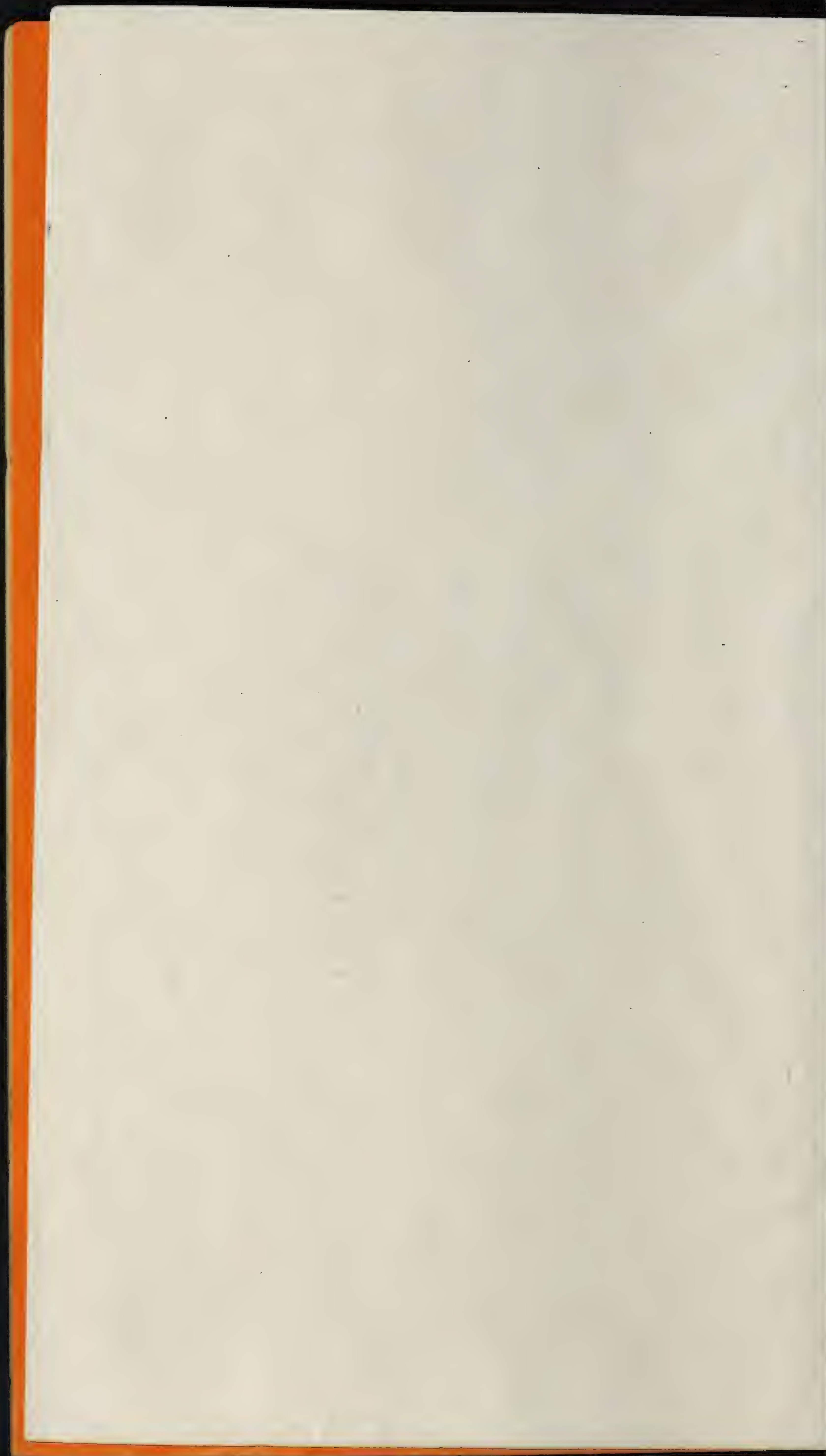
高田者予所居之里名也先世無植茶者有之自萬厤末年始然不過閒見于園圃中時採以啜新而已十餘

年來種者數家然合里計之茶之草以石量者不盈十焙而成茶者觔不及百實佳物也焙茶同徽法然色清質厚而氣芬則過徽遠甚其土性異耶天下好茶者無如予自晨至夜啜不去口無則悶不能開懷抱食飲俱無味家人嘗私為記大約日用炭六斤水二十升而茶至二兩予蓄茶自遠近有名者皆具嘗亦自為品目岕宜甚暑宜獨坐宜苦吟積想之餘虎邱宜偶嘗松蘿宜對客及寐起六安宜飯後天池龍井宜尋常應酬而予里者無不宜又最宜殿若先以是而前諸茶繼之皆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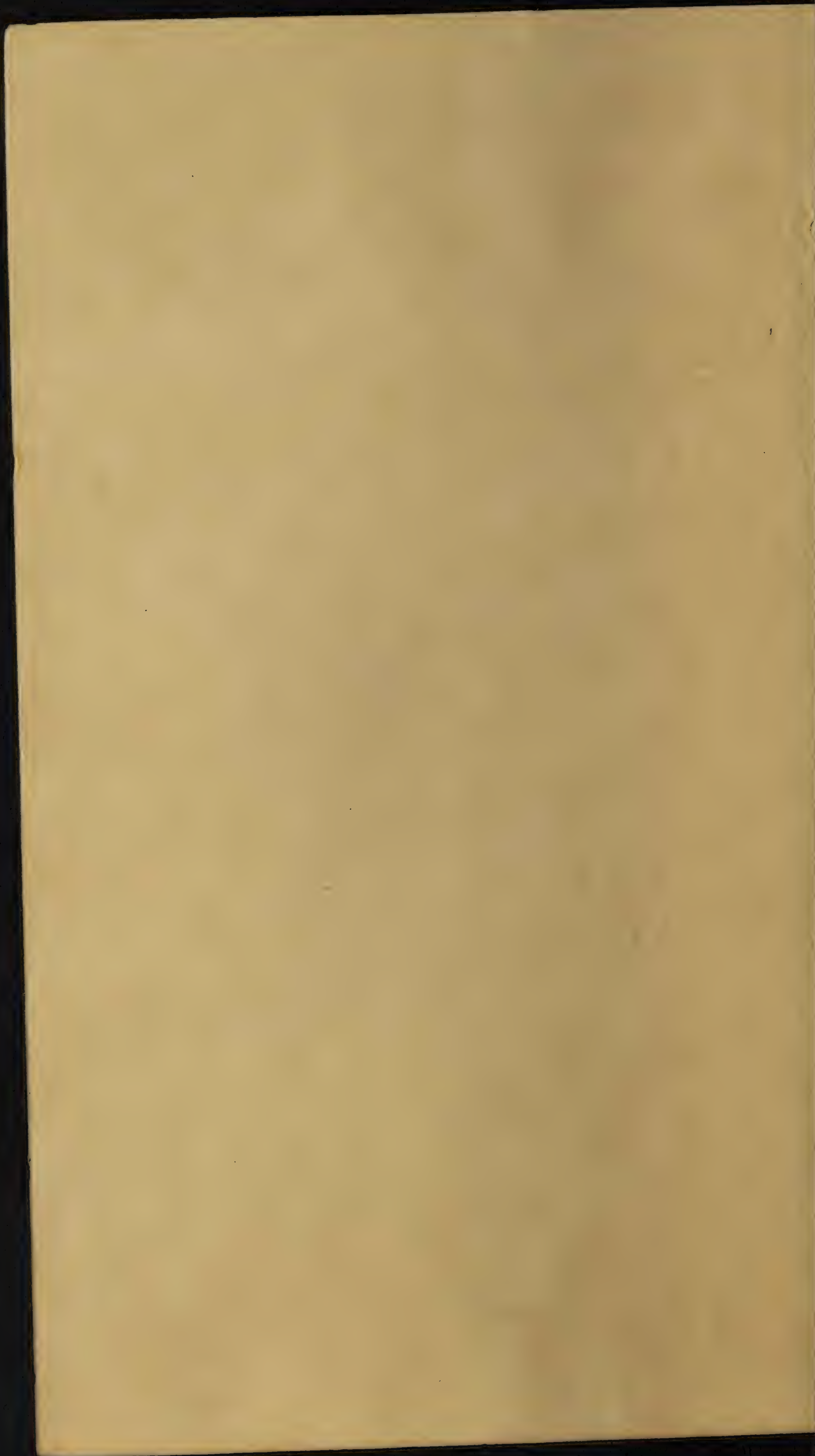
廢矣其茶至精者僅不及諸方半或三之一或五之一而俗或疑其太昂耀聞疑覩茶亦有之無怪也茶之名不出于邑豈茶不幸生于里于亦不願里有茶名也然獨怪今之所取于茶者名焉爾矣則茶將終不以于里名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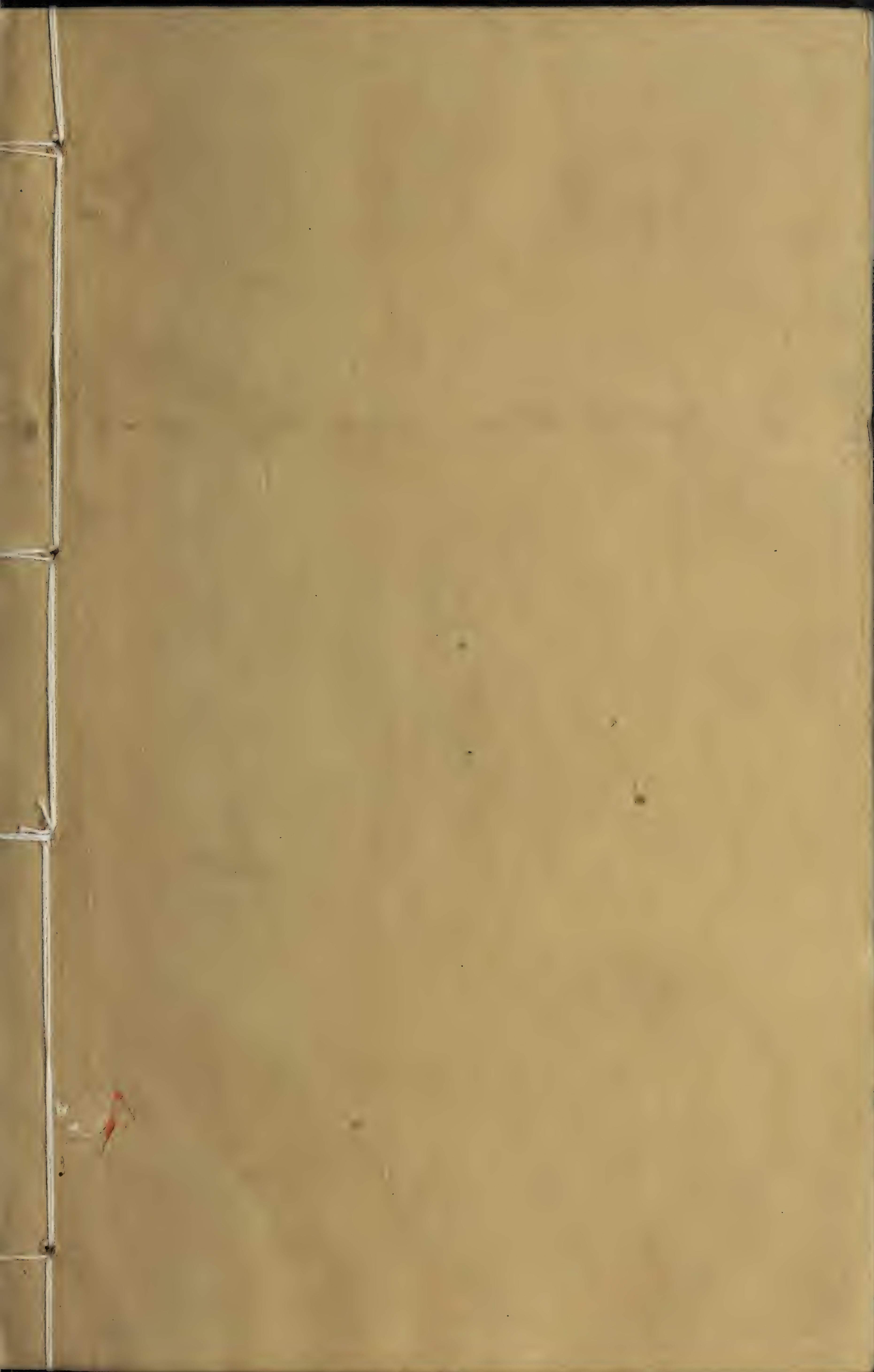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第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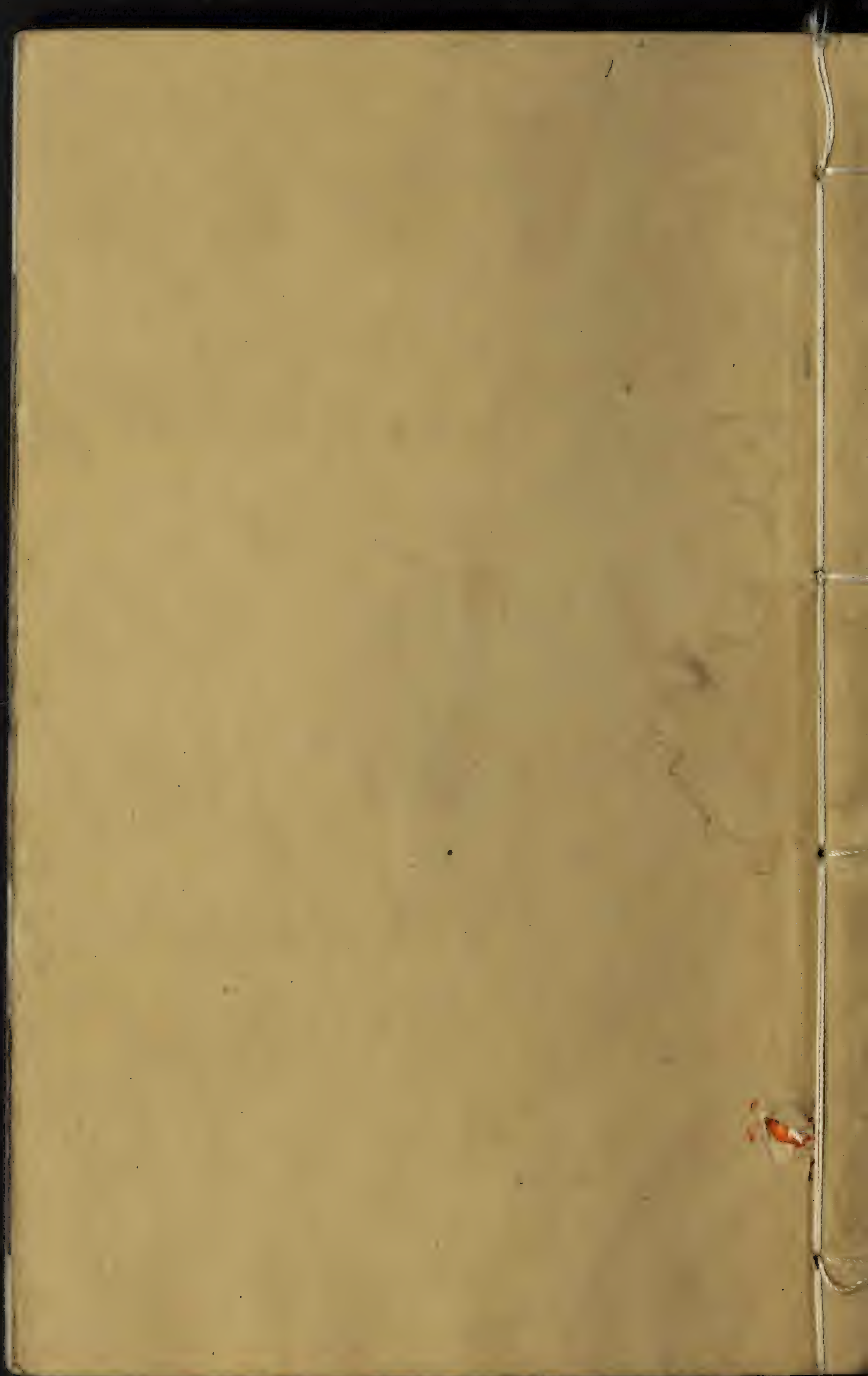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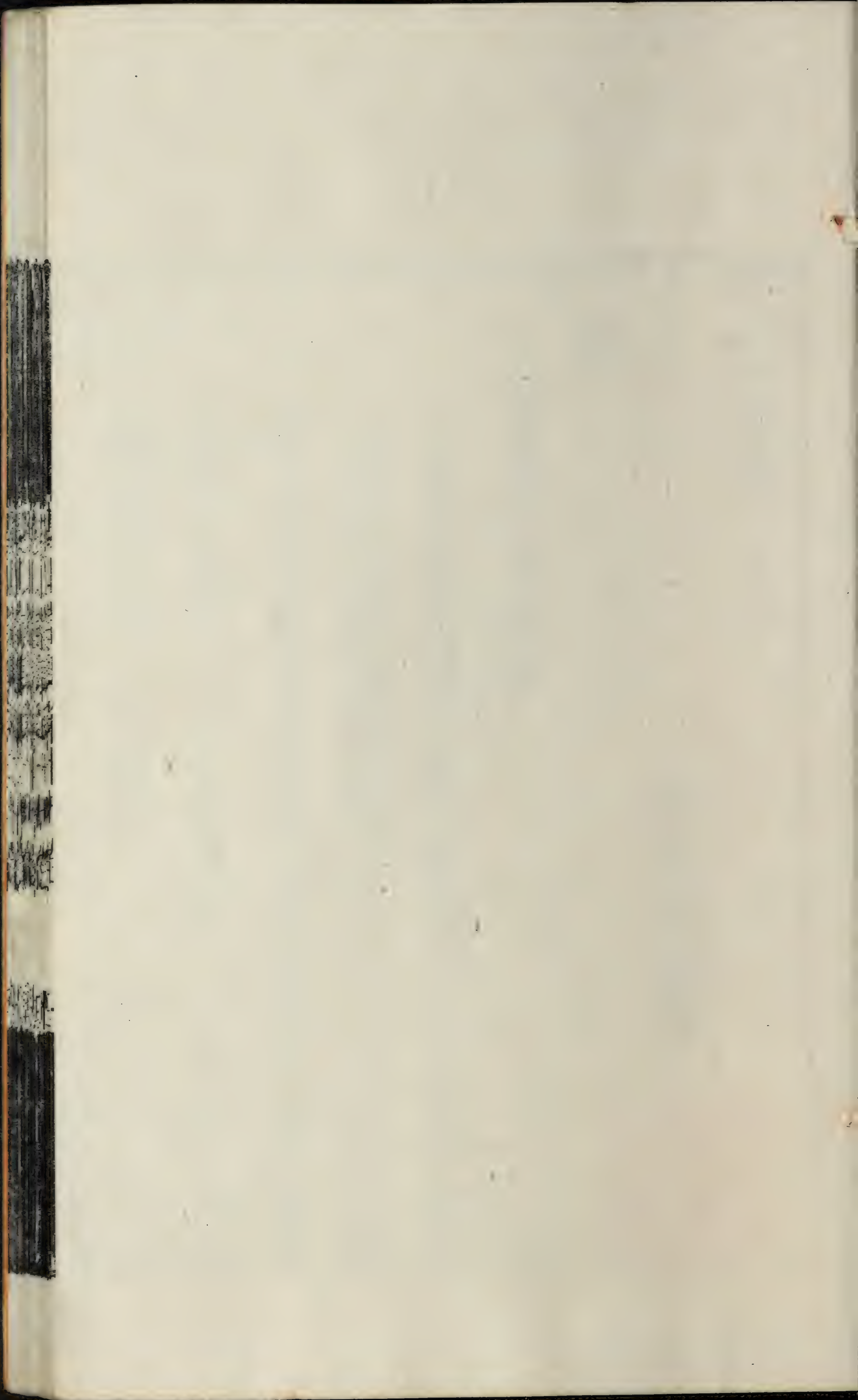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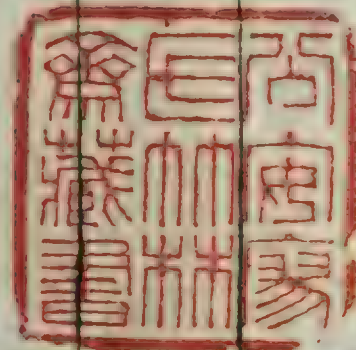






樓山堂集第十九卷

貴池吳應箕著



檄

爲翟義討王莽檄

予讀漢書至東平太守翟義舉兵討莽移檄郡國未嘗不壯而義之惜班史未載其檄故代爲補之若莽篡後罪惡則後漢書隗囂檄爲詳此故條其居攝以前耳中閒禹光云云私謂討賊者當如是因附以見檄曰

東郡太守翟義謹奉聞漢諸侯王大臣將相及天下郡國守令三輔豪傑反賊王莽倚外氏之曲庇席四父之餘寵匿情盜名飾詐躐位傾邪背亂文以術數始者希奸大柄謬爲遜謹及至秉政奮其狂狡脅持上下暴諸父之惡傳致諸外屬之罪欺惑太后誣蔽愚民本危社稷反滅其愧怍受安漢公之號畏天下議已先涕泣固讓以蒙當世其腹心爪牙之人諂頌功德妄言瑞應莽復不已賂遺絕域益爲誑燿進女后以增固其威重而居攝之勢成矣計莽階亂之事方故萬端莫能殫白夫

周公大聖也其徒頌之而莽安之聞者掩口謂莽一騃
豎子耳何圖包藏禍心毒弑主上謀立孺禖僞附符命
南面踐祚稱假皇帝此豈待不利孺子然後知其潛移
宗社哉夫天下高皇帝之天下也起徒步而奮之掃滅
暴秦驅除强楚皇天眷命宜以世世加文景積累之仁
武帝征伐之烈孝宣之後皇嗣屢絶而天命所佑海內
晏如漢之爲漢歴可知矣中間雖以諸呂之極勢吳楚
之悖逆霍上之邪謀然皆不旋踵而滅未有身比上聖
竊據大寶又制辭背謬動作乖張滅非劉不王之約愚

公卿如兒童弄社稷如反掌公然弑主如莽之極者也
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父子之閒亦骨肉天性始者矯
情殺其中子及隔絕衛氏又子宇懷忠悟莽反遭屠殺
今上春秋方富莽酖弑之以幽其女后夫居攝本謀也
而故爲讓避弑逆顯僇也而安頌功德自生民以來比
奸較惡如莽者不可有二緣其所起張禹以名儒帝師
希合固寵植立王氏之根株今已前死不足辱誅孔光
聖人之裔又名臣子及爲丞相苟容貪位頌莽功德其
承望風旨無所不至劉歆以經術著名叛父篡經代典

文章凡莽書告誣亂之詞疑皆出其手此二子者辱先聖羞宗社恥儒士春秋盾不討賊書爲弒君二子讀書而未之聞顧乃黨助大逆罪與莽比哉其餘豐邯平晏孫建陳崇之徒以材能幸莽皆罪在不赦夫朱虛侯年二十耳又侍中少與猶能激發勇義首誅諸呂條侯爲絳侯之子當吳楚有天下之半直乘傳誅夷之今莽惡比前浮以萬萬而強劫之勢曾未逮半羲父身爲漢相世受國恩誼與莽不並世立義身典大郡勢得自爲加宗室抱憤入思漢德向者頌莽之徒直其要結之亂民

耳今宜曉然共見大惡東平王爲漢親屬大統未絶明德宜嗣義與王傅蘇隆中尉皐丹共立爲帝義受敎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勒車騎材官士郡中勇敢共數十萬舉兵而西討不當攝者反正乘輿繕脩宗廟以此誅莽宜如拉朽但恐莽計窮勢蹙又與其黨與造飾言語迷亂天下曲釋己惡覬或見免今告天下宜無聽莽所在毋爲莽城守其故漢將吏斬莽首獻者封萬戸殺逆黨孔光以下一人封侯勿絶其爲莽愚惑罣誤者赦其前罪殺賊自效前安衆侯與其相張紹首舉大義爲宗

室倡紹兄竦詣闕歸葬遺其殘虐深可哀痛竦反受封爲長安所譏刺其殺竦者亦爵闕內侯夫弒主大逆也誅逆大順也舍順從逆兵加其頸生爲大僇死爲愚鬼苟識理勢知必不然天下其共聽義言毋忽

公討從賊逆臣檄甲申六月

竊見三月十九日之禍古今未有之痛也以先帝之焦勞圖治十有七年嚮使在位之人不相率欺罔如先帝遺詔所云天下事何遂至此卽使寇至門庭先事有備則石城百仞帶甲十萬何至不崇朝而卽下故諸臣之

誤國無論死與不死罪皆不能贖然事已至此亦惟有以死抗賊從先帝于地下庶足葢愆雪過用以激發未死者戴天不共之心而明讀書者委質無二之義奈何君死社稷臣不死君又反顔事仇如今先後所傳某某輩言之令人齒頰爲污然亦安可不臚列姓名以聲其罪于天下也先是聞都城不守聖人蒙難憤泣之餘郎共以所知諸臣私相較量如某某者必死今果死矣某某者必不死果不死矣又有某某者人咸疑之或謂此屬郎立名非眞素無血性然旣稱時譽又擬巍科且其

中有世受國恩及家傳忠孝者事急之際或多求死不得未必卽甘心口口而今竟何如也叔夜之子頸血不濺豫州之兒抽刃可爲李陵隤其家聲王沈豈非名士况先朝不次之擢不過假爲勸進之階而南宮有聲之人亦復矜其美新之作又有其人雖在下中而食祿多年受恩深厚乃相率投名爭先朝賀且其貪者爲賊所鄙至于拷死而黠者以受僞牒之任始逃入里門諸如此輩所謂負朝廷羞先聖恥辱儒生殆豬狗不食其餘矣而迺有出疏以爲之地出揭以揚其波者夫人生乎

流覽史傳見事有類此宜腐心切齒恨不推刃九原而況生同斯世親戴國仇見其所爲忍但付之浩歎欲絕而已哉嗚呼本朝以制舉取士而制舉之報如彼士人以文章進身而文章之效若此此眞可使起家科第者反而自愴其冠裳廁身宮牆者退而欲焚其筆硯故願凡今綴文之士盡以此曹爲戒感激同讎申明大義從南國賢公卿大夫之後誓掃賊氛共雪國恥敗朱泚于奉天僇黃巢于虎谷然後執源休陳希烈之類而剸其屍數崔璆皮日休之倫而拔其舌用以成今上中興之

盛治且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答聖祖列宗數百年養
士之報庶幾我輩不爲虛生而死忠者亦不爲徒死矣
謹布從逆姓名于後與天下共誅之
近又有爲從逆解嘲者借名三學實皆一邑之人偷
籍四方皆絕不相聞之士尤爲可恨并付公糾
客問
國家之難發於戊午而迄於甲申儆始漸而不知
所竟悲極勢而忘其繇致是以客疑而問也予懼
今不晰而使後之考者貿所衷焉援所信以答之

原君

客曰古有君明而國亡者乎予曰烏有是哉夫主貴明而忌察察則傷明也故多恃恃而莫予抗也于是下務爲蔽匿則生疑疑而莫予當也于是上益務夫操束則滋擾卒于法不必信用違其才朝出令而夕責成前見賢而後獲罪奸雄適以藉資庸下趨之仆負譬之木必已蠹而枝葉尚在力以爲此翹然者可資棟梁而假廕庇也詎知大風過而幹摧根拔遂已全無木哉客曰是則然矣然以先帝之憂勤猶無救覆亡則豈有荒暗淫

唐者而足乂安保世乎予曰崇替者運也廢興者數也天之所去誰能留之且夫以昌啓之末運而承閹禍潰決之餘丞輔覆餗列職負乘獨恃此一人者兢唐業虞摰此將羸極獘者以纍存枵枝于十七年之久嚮令宣明易地而肅代異時彼其雄姿英度豈難揚建武之烈而承業貞觀又令建安貞元諸君居崇禎之一日方且視蔭不及其不爲懷愍徽欽之事者幾何又豈能毅然身死社稷其風烈足以視一帝三王而無愧哉是故國不幸而亡也非主明而亡也然而吾君非亡國者也客

曰子之言也信

原相

客曰安危視所任任孰重于相哉崇禎十七年所置相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專不久豈無專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予曰昌啓閒相予不忍道之卽崇禎時謂之無一相可矣何謂數十人哉夫非翰林不得入內閣此制也創于守制之不得人于是擇之諸卿而亦失故事閣臣敗鮮極刑者及以極刑懲之而敗有甚焉卽閣臣鮮有罷敗者于是拜自廉吏而敗又有甚于

其罷凡此皆數十人之爲也嚮令得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夫此數十人者豈不巍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久遠也而今舉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名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問賢否而任不專專不久吾無責焉矣任專且久而不能治又致覆亡焉使不臚其奸貪數其欺罔以示戒于天下萬世則聽過信失罪將專自上乎夫蒲州豈非君子哉先帝初立卽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憚者則道不足而術疏也于是烏程以矯行愎而見謂清忠陽羡以柔濟貪而舞其機用武

陵貪悍以兵敗而計窮韓城意忌卒讒行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列下之天下士大夫附之所謂專且久者是也挾全盛之餘資負英主之方嚮豈難強國庇民創弊夷患而乃強敵在門重寶入室封疆日蹙門戶牢持跡烏程之八年蘊崇滔天之大變武陵臨戎遽增餉至七百餘萬用兵無絲毫功豈惟藩國覆巨寇張驕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韓城未窮厥慝卒蒙惡聲而陽羨再召則憪然自以爲姚宋而不疑方其起廢籍蠲積逋撤內緝出久繫採懷納說捷若轉圜豈不

亦救時雅望哉而牢籠翕張以恩爲市如京師大賈所居積轉販傾天下天下廉耻益以隳壞于是使人主切齒以爲人臣無一可信故一切按誅而國家之事去矣嗚呼則將焉用彼相哉其餘所置相若居傳舍都無所輕重卽彈射亦多非其實予故不備論論其足以風者則江夏吳橋爲有餘烈矣彼有甫釋褐而大拜拜卽遇難不能死又以賂受拷行若犬彘而固向者所云相君也客曰若然誠予所謂無一相焉可矣

烏程者溫體仁陽羨爲周延儒韓城辥國觀武陵楊

嗣昌江夏賀貢逢聖吳橋范景文蒲州則韓爌也他所云賢者長山劉鴻儒華亭錢龍錫香山何吾騶長洲文震孟嘉善錢士升皆在事日淺又罷且死故不及

原將

客曰語有之天下危注意將今從戎者遍天下而儼然稱方鎮者有人矣曾何救于危又益亂焉果將非其人耶抑不可以成敗論也予曰將何易言哉今武臣之有總有副者將也文臣之爲撫爲督即身爲大帥而將將者也武以材勇跳盪于彊場文以方略發縱于帷幄如

是曰將也然如是者自萬厤戊午以至于今廟堂之所擠撥與夫天下士大夫所推轂信其必能有成者不知幾十百人而卒不得一當何也予嘗妄論之以爲國家所置將名焉耳其武者以賂陞而文者以資轉其急也以資轉者投之死地則皆用其所忌以賂陞者冀幸其用命則一切不受節制以縱之使驕彼始而養賊自重已卽自爲賊而兵又甚于賊其爲撫督者卽大半死于敵死于法不則旋罷去此無言功效足紀卽求一首領全者不可得葢將不知兵從古來未有若今之甚者且

將之知兵豈必久歷行陳固亦有天性而不可強而今皆起于賂拘于資以死擠而以驕敗之無論材本下中卽挈四者以求知兵之士能乎然則將亦不幸而生于今世耳何也誠使遵稟于廟算之既定而又不至肘掣于樞部之受成一如宣帝魏相之任平羌憲宗裴度之規淮蔡毋信誕詞毋倖速效毋監軍容毋易將于臨敵毋以瑕釁而生疑毋玩之使不可制則國家之敗何遽至是是故袁崇煥之誅五年平遼之對誤之也楊嗣昌之死八月滅賊之期促之也有高啓潛之分道而後死

象昇于賈莊有張若麒之督戰而後失承疇于關外信熊文燦之招降致賊獻不復可制勒孫傳庭出關外而後宗社隨之彼市城畔弁單騎可縛自馬士英誇大其捷報賞踰分卒酉江東之禍此數人者方其以名見推或急而相求豈不以爲能勝任而愉快而違器爽分一敗塗地卽宿號能戰如左帥者豈不足以憚敵自襄陽違誤之後諸將遂不稟奉至朱仙戰敗卒于不振而亂卒流毒遂爲天下切齒忠勇如黃得功又鬱鬱未展其志氣而其他未受一級之勛濫受五等之爵此其智詘

遂至此哉則亦所以御之者未盡也故今之將無足比數于世或亦不幸而生于今之世也

原用兵

客曰將不知兵以卒于敵固然然國家用兵三十年無論不得兵而坐消轉輸行肆淫掠其害又甚于賊此何也予曰其害有三增兵調兵降兵此三者敗天下之物也夫自將不知兵于是推一帥焉輒請增兵兵增而餉亦增又特設督餉大臣及司屬以治之其數幾三倍于原額而有司徵納之耗義堂司移節之經費含承提解

之騷擾不與焉水旱盜賊之連年蠲貸不聞督責日急天下堪之乎是故自熊廷弼增遼餉七百萬行二十餘年而楊嗣昌則又增練餉七百餘萬各方鄉勇城守等費又私增至數百萬而國遂以隨之則增兵之禍也自將不知兵于是一方敗衄輒行調募中原盜熾則調京邊之兵京師告急又調各省守勦之兵黔人則思用黔楚人則思用楚浙閩之水卒滇粵之土司無所不調所至又無不糜爛言事者方以此爲得計此調兵之禍也自將不知兵于是勦功未著而撫議先行夫不創而撫

之賊終賊也其賊帥益縱之以自張何知紀律急則叛耳何知戰鬬掠則勇耳故自左良玉渡江之後江南已無完邑自高杰渡河之後河南北卒無遺民則降兵之禍也夫三者足以敗國如此當事者迄于亡而不悟可謂世有人哉吾嘗以兵雖大事要之亦明白可見未有不論强弱而但務多其數夫弱兵客兵與新募之兵多益爲累此不但智者而知之也吾戰勝而賊降則吾重而降者可爲用吾本弱而借撫者以爲重則吾爲彼用而吾兵皆賊矣又安能殺賊至于人情不甚相遠也今

使中人之家有十金之產誰肯遠出應募而爲兵其應者必其惰而不足用者也况又使之間關跋涉此未戰而氣已消矣又安能得其死力獨怪癸未甲申之際寇在門庭而言事者一募兵西粵一募兵浙東蒙不次之擢而盈廷未有折其謬者是故行未至路而京師陷矣由此言之謂世無一知兵之人可也

原亂

客曰今夫亡國家者賊也或有言賊非能亡國而廟堂之議滅賊與封疆之任殺賊者自亡之其說可得聞乎

孑曰其說亦著于吾所謂三者之禍矣而其原繇于議多而任襍蓋議多則足以撓任而任雜益足以招議于是有蘮米乾墨而射已盈章者亦有功垂眉睫而節移千里者甚則擠所惡而强以所不堪甘敗利禍用自幸其言之中者凡皆議之爲也至任則如治亂絲卒于糾結不可理則委而棄之而已何也夫邊方最急者也自甲科擇善地則邊缺守令盡置疲癃所謂適足以葬矣監司巡撫以才推者也今用兵之地黠者以破甑轉身鈍者以孤蹤授命事益不效則益務多其員有監有撫

有督有理而又有文武之相格以呼吸異勢道而文移曲折非請命隔屬則待發旬時至其操束有司莫知從適則下之方故益不可言迨其後也創多員之不效則愈欲收之于他端營進殊途蒙擢非次賊已至門庭而京東西開屯之官江嶺海募兵之使方相望於道也利不盈眥禍滿于世豈非皆任者之過哉當賊之初起也廟堂之上簡一渤海朝歌之令滅之而有餘迨其後也誠懲前事之失甯議而任無任而議又甯難于任無易于議則不過用一二巡撫數十員守令厚之以事權而

寛之以期責無召客兵無逐流轉而一切盡罷監臨督理之官及驕惰不用命之總兵則天下之禍何遂至是吾故曰賊非能亡國而滅賊者自亡之非過也雖然害生有基國家自黨禍興歷五十年而後社稷隨之故前此任議之分皆此屬爲之也譬禦盜之家謹捍內室而堂以外置而不問于是不盡亡其家不止嗚呼近日門戶之禍何以異此此亦後之有國者所當深鑒也

對

令文士試騎射對

崇禎九年御史有言吏不知兵請令文士得習騎射因詔提學官試士及春秋兩榜非兼通騎射者不舉諸吏士多言不便者臣因覽吾邱壽王禁民毋得挾弓矢對因擬其詞

臣聞射爲六義之一古者文士所習非獨以厲武備患也懸之始生以示有事行之澤宮以觀有德及至後世儒術衰微士無兼學選舉之途襍仕進之路分兵革日煩文武異用而行師克捷多資馬力于是騎射之制專以精簡武科文士不與焉文士閒有習者以非制所在

故不精見繇此起家者曾無益于勝敗又其技易習而邊徼之士伍官府之隸卒率以能是故著籍于是庠序之士益鄙棄其事而不問非盡繇天性以國之興亡兵之强弱故不係此即號爲材武通兵者重謀畫而簡技能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憤□未大□盜賊日多破資格廣選舉厲威武誅怯懦督撫諸臣時賜上方總兵之官日加禮數至與文臣等又加意武舉益進使勇然而亡失愈甚功效陵遲者積弱之氣未能卒復文武吏士欺蒙牽制之罪非士不習騎射之過也語曰以書御者

不盡馬之情則能執弓乘馬者非即知兵者也高皇帝嘗詔郡國生員習射又嘗於士策名之後試以騎射書算五事未幾輒罷知不能兼也國家畱計邊務所置經督必以文臣貴方略也臣見先朝之臣有以兵名者矣未聞騎射之必優也且以此爲試者欲文士繇此進取騎射之進取已有科然而不效者武試之兼策論爲已龐也臣恐武人試文而將業不知兵文士又以試武而蹈覆轍是混法制而益貿士趨也江東地既少馬士之貧者不能具弓矢又安得良馬而日習之竊以爲無益

于戰勝亂祖宗之典使學者不得精專其業大不便惟
陛下罷其議天下幸甚

書後

書姚孝子傳後

嗟乎仲宣雖孝豈不以子雲哉顧子雲語予則謂予非
爲仲宣也仲宣所以祈死而得者母也母非一人之母
則仲宣代母者母也卽兄也夫仲宣以死代兄而子雲
不能以生報弟無論子雲死無以見仲宣其得生而見
仲宣所代者此誰爲爲之也故仲宣雖孝以子雲著仲

宣葢不幸而以孝聞者也今子雲猶幸而以孝名其弟此爲足畢子雲之事哉子雲事尤有仲宣所不能代者吾方恃子雲代仲宣用以全仲宣所代之意而後仲宣爲眞足以死則仲宣又幸而先以孝聞者矣嗚呼爲仲宣兄者難哉諸傳記言仲宣事頗悉要皆以子雲信仲宣子獨因仲宣益有信子雲者非獨以其能不朽仲宣也夫仲宣則固已不朽矣

題交遊書牘手卷後

予雖未登仕籍然亦嘗竊浮聲又嘗好言當世之務于

是與予遊者皆名人傑士及公卿大夫賢而有度畧者也書之往來最多一月所積或至一簏積至數年都無置處因而散失者多矣暇日稍一整理因簡予所交最暱及素所嚴事心服者得三十餘人手書中閒有多至十餘章及數十幅者其所與書或上論往古近稱當世又或憫時病俗談道論文亦或寄意風騷敘傷寥闊其人意思宏放草筆淋漓若雅念端謹則蠅頭可數間有代書者然其文實佳則亦存之予于是加詮次焉裝潢爲一卷置之几上時一展翫有如面談雖其人之精神

意氣可彷彿見之嗟乎此書牘往還曾幾何年而其中升沈得失離合聚散已多可感者況後此數年或數十年或傳之子孫覽而追念當時情事其爲感悼當有甚焉者矣予擬此後三年爲一卷則未知一生當積幾許卷也崇禎十一年月日

書王弇州外集後

元美之言曰子長不絕也史記絕矣卽後世而有子長亦不能成史記近代京師郡邑其名不雅馴章奏竿牘賦頌之類鮮足褒者予以爲此言非也後世子長絕耳

史記豈絕哉史記之佳豈以京師郡邑之名章奏竿牘之詞而佳乎果有子長不必以今之京師為長安也不必以保亶諸府為宏農馮翊也不必以今之內閣為丞相以左都御史為御史大夫也無班馬賦頌則缺之無誼錯之章奏則擇之且東漢之京師官名非盡改也其能為賦頌章奏者非乏之也而范史不及馬遷抑又何哉夫製錦者釋機杼之拙而罪絲構屋者寬斧斤之不能而責木當不其然元美亦幸不為史耳假使為史必將飾其不如史記者而斤斤焉以求肖史記夫為明之史

而尺尺寸寸惟漢之省烏在其史之足信乎無怪乎元美之于詩文見一能綴古詞者便以爲兩司馬復出矣嗚呼元美之言非矣乃有職號爲史者求能與史記之詞焉者則鮮則史乎史乎吾未知此事果安屬也

書篴弟篆刻圖後 非注此崇禎甲申作非原名篴

刻印一技耳然非窮六書之蘊究秦漢以來所留傳之玉璽銅章不能得此中之髣髴故雖技也而理寓焉往予尚在明昧閒後得雲閒顧氏印藪原本觀之乃知其理近又得南京俞光祿藏印與山東王副戎所藏者通

觀之而識世人所刻皆未合益歎古今之不相及也譬
之學書終日臨摹墨本而未見眞蹟卒不知古人用筆
之意耳文壽承何雪漁兩家之作予俱有藏者亦頗能
辨之而何氏弟子如杭州之顧新安之陳論刀法精甚
考其篆每與古人離彼古人天鏤神劃自有不易者在
而今反以用意失之故知技也而進乎道則能精其理
者爲深遠矣予弟筵詩文之餘私嘗作此與予談輒出
意表又好學不倦一準于六書之義非是者不苟以己
意屈曲也奏刀砉然動與古合卽所爲予刻數印自成

大家固必傳之技也予篋中曩所給用者多可廢嗟乎

伯宗謂當今此事舍嘉賓誰歸其信然夫

書事

杭州書某孝廉事

崇禎丁丑七月予自嚴江抵杭州暫寓湖舫見湖有坐

樓船者僕從輿蓋甚盛心異之客有過予者予問爲誰

客曰此某孝廉也爲司府及關使者重客干請所得數

千金語次爲歎羨久之有頃船主人知旁舟爲予卽持

刺通謁視其刺則猶制中也過予舟所隨僕六七人皆

衣青紗白裏半爲執手帨及麈箑者主人衣素綈紗至
巾襪皆然語移時鄙穢不足聽別去客覘予有傲色問
曰子豈有不足于孝廉者乎予曰天下有不孝不廉如
斯人者哉客曰孝廉者其應得之名也子以實求固宜
見輕耳予曰客以此名爲應有乎夫孝廉者古取士之
一如所謂賢良方正及漢末經明行修者皆是今之世
未聞以此取人也士以制義起家闈三年有春秋二試
別以鄉會之目雋于會試者曰甲榜則舉于鄉者宜別
之以乙矣即質言之亦宜曰鄉舉耳而今概稱曰孝廉

於義則無取於制則悖舉世相循莫有知其非者毋怪乎斯人也而有斯名也予何爲不簡賤哉客曰若然則豈獨孝廉者非也府而曰太守州而曰刺史副使曰觀察布政曰方伯等而上之及于公卿其見于稱謂者皆非也何獨孝廉予曰然使世皆因名求實則天下無實而有名者當亦有反而自悔者矣況又卽其名而非者哉客喜曰吾乃今知名之不可苟也子曷書其事以使世共觀之

虎邱書禪僧講經事

禪學吾不知也然見士人之好禪者亦未嘗加詆獨於聚衆講經以爲此敗風化而兆亂端非獨排斥不遺餘力亦嘗以所在不能禁絕爲恨崇禎己巳□□都城此不獨卿大夫之恥而數天同恨者也以南京根本重地未聞綢繆兵食而延江西法師某講經于南門聽者數十萬人男女夾雜至不忍言于是勛臣爲之倡率御史爲之護持祠郎爲之贊導此其勢之傾動何如哉予聞之扼腕謂使身爲執法之官必先置僧于理而後露章劾諸在事之人不獨維風實以防亂卽使天下有深明

佛法者必不以予此舉爲過也甲戌過杭州聞事有類于南京者士夫顛倒殆有甚焉予趨而避之丁丑寓虎邱適有茲役予同舍弟筵往觀僧俗各半而婦女尤多至繞臺攀座無非是者其耳目眩亂使人見之欲嘔而講者之高下姑置不論嗚呼此又無問風化矣其以穢褻佛法有甚于此哉還念鄉者二事亦大略可覩耳夫愚民不足道獨怪士大夫當多事之日豈無職業而遑盡心于此卽儒者讀孔孟之書初未聞于師友質疑問難有所發明而學爲科舉之文者于一先生之業尙多

漏而弗精乃于此茫無有得者而隨俗跪拜冀有徹悟豈不悖哉書此以使世之好禪學者覽而有所感焉

書木末亭酒間語

崇禎丙子秋月尚寶卿徐公虞求招予與張子爾公飲于方正學先生祠堂中旁即所謂木末亭也浙有沈某者亦在坐予與徐公縱橫談天下事甚悉時北京方有警徐公曰今安得有于少保其人者予曰于公功雖在社稷然某生平所不足者易儲事少一爭耳公曰當以功恕過予曰我輩論事政宜責備賢者公曰然益予與

公先論江陵太倉併及嘉靖議禮萬歷國本事多所指
摘故厚求少保耳忽沈某曰君言非也以當日事勢論
之儲不得不易使少保爭之何爲少保乎予因以大義
言之爾公是時佐予辨甚力沈益刺刺不休予因起謂
徐公曰是不過强作解事者然若輩萬一以文字取富
貴其意將何所不至且公亦安得有如此客哉于是遂
罷酒而散翌日徐公柬予曰酒閒小論遂同殿上之爭
不有惡客烏聞正論張子曰其斯爲吳子哉予答曰予
過矣予過矣然予雖砍頭陷胸安能如客之云云者哉

說

賣櫑說

癸亥十月予在郡中偶從市見賣櫑者櫑鉅如斗計一櫑可當土產者五六許往在南都亦見之計尚小是之二三也予質所來則曰洞庭洞庭蘇產也旁有人曰此河南種然賣者操吳音其爲蘇物無疑問一櫑幾錢則曰三十文不答僕追之還强其必賣然增錢不滿三遂爭予呼僕曰與之此欲歸遺太孺人者使驚爲目所未見手搯皮而數其實博慈顏一快也豈重數錢哉予固

作鄉語也賣者聽之若解若疑顧其色和矣問僕曰若所言云何僕再理予說賣者曰異哉予嚮是久矣未聞有念母者信是予豈計直哉敬奉五櫃置錢而去予邀僕償之益相讓久而後留其半問其姓名又不答後予跡之不可得儻所謂櫃隱者非邪夫予以懷橘一念得異人于市井間幸矣卽使果常人也然其言誠有可感者因作賣櫃說

祭文

祭周仲馭文一

乙酉五月二十三日從山中得邑子劉廷鑾書謂予友周仲馭先生于四月初八勒死獄中予聞即爲位哭之先是甲申八月先生被逮遣急足報予予立起赴其難居白下一月貴人銜之使大金吾諭意趣予出京予走獄中別先生先生飯予談笑甚歡良久將去先生泣予亦泣予慰先生曰無自苦今二患甚急不久獄自解先生曰二患急恐予益急耳嗚呼詎知此語遂成讖也初先生以禮部郎奉使至南京聞三月十九之變時南工部主事周鼎瀚痛哭將投河先生持之泣遂歸臥句容

山中忌者謂先生意欲迎立疏藩以事不成而哭其不起者不欲爲之臣也當事聞而憾之及馬相援起大鋮欲以次第翻逆案修要典舉朝號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遍布歌謠有殺馬阮之語忌者又謂先生實使之二人恨切齒然高密爭時出倉卒先生原未知而諸謠至事後先生猶未聞也于是馬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盡不根究迎立疏藩之謀則殺仲馭爲無名于是士英首劾從賊者而以仲馭爲周鍾兄法當從坐大鋮又自爲疏購無賴子

上之則謂仲馭爲興化居停爲山陰屬草又引先帝時
建德主察所擠仆皆出仲馭意而一時附奸及奇貨仲
馭者如張明弼曹宗璠羅萬爵及其兄周銓舉人虞植
等先後論劾以驗成其罪予謂先生曰盍辯乎先生曰
無益雖然知予者子也子辯亦無益予益心悲之于是
移書袁州大略謂以鍾相坐則羊舌之禍不及叔向王
敦之惡可原茂宏又移書東平假如興化亡命而仲馭
藏匿天下後世猶當誦其高誼況無罪避亂之大臣投
而拒之此必非人類今忍以此加之罪乎山陰與仲馭

雖號同心實未識面無論山陰以正直聞天下不受人指使就使仲馭代爲疏今旣不用言者之身矣而又罪以非其身之言乎至于建德統內仲馭在途此自可以不言于是袁州曰惜乎仲馭吾難以口舌爭也東平曰冤乎仲馭要當少俟之蓋時方求多袁州故袁州恐言益爲累而東平素無嫌大鋮以山陰疏侵東平故謂仲馭屬草者冀以激怒東平而東平意漸解于是先生寄謝子曰嗟吳子亦心苦而力盡矣然子猶持前意以二患急則獄必解詎知左師東下適以急先生之死哉夫

自古忠臣烈士負竒冤遭酷禍如先生者不少獨念江東立國之始其諸將相以爲得君而事之方可上跡建武下陋建炎乃積一年之久未聞創一口逐一賊恢一州一邑用一正人行一善事獨能辨先生一人之死則先生之死爲古未有矣而知先生無如予予之後先生死者以予不可遽死先生者也非先生又誰知之嗚呼

祭周仲馭文二

嗚呼仲馭而死也從仲馭一身言之則死爲可傷而從天下言之則其死爲可感仲馭矢志忠孝林臥十餘年

甫出山遽遭大禍未能報國此爲可傷者一也尊公方伯之喪仲馭悲痛三年不入內其侍太夫人伺顏色惟謹報補官太夫人甚喜今以饑死不克盡孝養此爲可傷者二也仲馭每恨早登第未得盡讀古人書及抗疏削歸益發憤下帷攻詩文研精理學嘗語予曰子才可名世予亦欲著述數書以附子傳今未竟厥志此可傷者三也生子未及朞而遘難盡落其產妻子不免凍餒此可傷者四也至若所云可感者則尤甚矣仲馭爲南戶部督稅蕪關時權差創設羨入無幾方七閱月卽轉

禮曹而急窮交餽故友者至數千金歸垂橐不自言也今誣其贓數十萬而當時受惠者亦多攘臂反脣此可感者一也仲馭意氣傾東南士有急則歸之至再三求請不厭嘗薦士不令其知數科來繇之得第者先後幾百十人卽縉紳先生以名高相攀附者日不絕于是朋黨之名遂盛及被逮無一過問者憶予視仲馭獄中閒及一二位高有力者仲馭笑曰天下之孤而無黨者莫予獨也此爲可感者二也仲馭初削歸時授徒講業不出里中後因其多所薦達于是遊其門者幾數千人而

天下遂有周夫子之號袁江州張芑山嘗規之而宣城沈眉生屢有諷諍其徒不悅反煽爲異言今號爲弟子者相見但字仲馭而不先生也且有辨其未嘗委贄者舉人某某侍仲馭最久蒙薦拔最深以北部磨勘謂不先爲之地遂呈身要人反持蔬相喝此爲可感者三也嗚呼以其身之可傷者如彼而天下事之可感者如此此眞欲令人砍頭陷胸有善不可爲之悔而仲馭至死無是也故天下之可感傷未有如吾仲馭者也

祭周仲馭文三

嗚呼哀哉兄之生于世也四十有六歲而其死也卒浩然畢命于圜扉方其生也朝廷之上無爲之暴謗而雪冤今其死也南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爲之巷哭而途悲既名高而忌集實道大而身危昔神祖之末年海內正人有朋黨之號至熹宗之七載諸附閹者周內諸君子于三案而靡有孑遺追乎先帝英烈爰定丹書雖歷祀十七而嚴黨逆之誅屹然如山嶽而不可移不幸鼎湖方泣羣醜彈冠既快心于老成之日謝顧獨不利此薤陽一席猶儼然爲後進之師于是貴州肆其猘

噬懷寧布爲險巇追遡先世之牛李蜀朔共攢矢于一人而爲之瘢索爲之毛吹嗚呼哀哉吾不意五朝之久天下之大其以尊奉兄者遂至于斯也本非湯武而叔夜遭其幽縶未嘗不身任名教而李范蒙其誅夷然吾又念之嚮使無兄今日之死則南國之立社稷者已及一碁覺諸君寂寂遂無一事之可傳而自神宗皇帝以來其所號爲賢人君子者何限恐門戶亦自此而衰矣是故兄之死死先帝也死五朝之賢人君子也而豈區區一二亂臣賊子所能殺之自快其私也哉

祭外舅李首川先生文

先生於予戚則舅也義則師也而情則知己也予能已於悲哉方予少賤家方落而先生字之女予少無師友先生教之授以作文之法予困於場屋先生嘆惜有加謂予有才無遇夫人於生死之際意有相屬輒爲感動而況予與先生甥也弟子也受知也予能已於悲哉予益悲先生未可以死而死與死非其地也先生少負異姿長延盛譽其於科名猶掇之耳不幸僅以貢薦甫拜一官未抵任而遽捐館故曰未可死而死也此死之所

以可悲也人孰無死上者殺身成仁次亦忠盡身瘁最下如世人所謂老死牖下妻子視訣而先生遇寇長途奄忽旅次此爲非所矣則死不尤可悲哉然予猶謂死卽非其地而處死者爲難人卽未可死死而不死者尤難先生孝友敦於家行誼聞於國自少至老雖言笑取與無分毫苟者又能以其學傳之其子故長公舉於鄉爲世知名士而仲季鴻藻並著今談者皆曰先生爲有子矣此豈與夫生而無聞沒而冥冥者哉先生卽遺疾於途而遇患能免又從容義命死不及亂此又與夫素

不聞道之士及一旦遇有變遂神駭意劚冀偷生於須臾之爲快者故曰先生能處死者也卽又未嘗死者也而予之終不能已於悲者感於戚激於義綢繆於情之不可解也故悲先生之死者未有如予者也

樓山堂集第十九卷

譚瑩玉生覆校

樓山堂集第二十卷

貴池吳應箕著

賦

予早嗜賦而未嘗爲然不讀漢以下賦昔人云漢無騷而有賦騷不可再也則近騷者猶漢賦耳予性眞率偶然抽毫取于申意而已嘗歎古之賦家勞寢興著藩溷以祈可傳而予但取給興會且謂吾不讀漢以下賦此毋乃擬跡而却步乎賦成復不自棄要使觀者知予之好妄也應箕述

禿筆賦 并序

予春秋三十族子諸文學觴之旣醉卧齋中欲起而攬筆攄文顧視其毫則已禿矣感爲之賦

遇注是年爲天啓癸亥

予幼好弄此柔翰兮喜匾理之分曹精喻麋與側理兮湛几研之淸肴餚中山而及鋒用之兮良工惠予以修毫予方齒盛而氣鋭兮緒坌湧其靡撓腕疾書而如春蠶之肆嚙兮文肥脫而嚴霜翮之厲霄冀旦晚簪而比安世兮庶進前誦而雲氣之飄飄夫何三上不行十年

末字窮歲月之矻矻日晷削而焠記徒渺慮而覃精兮紛材竭其智覆也匪處囊以立見兮似魚含而內悔也朝穿墳而墮指鼠鬚告予以偃蹇夕辨亥而吮墨胎髮離披以憔悴于是和凝捧色而無徵王珣受掾而匪瘖孟公卷舌於憑占楊雄攡指於油素定遠志慷慨而輕投左生置藩溷以雕賦辭宣炙勤思於納新丞師冢十甕而念故子既感此精爽之易消又重悼夫年華之不駐物無用而不敝理有貞而自恕阮託醉而倭工董奮筆而直著予昭晰於寸心每躊躇而慎步敢溢文之不

恭慈鄙懷之所寓

弔忠賦 并序

弔忠者弔天啓時死璫禍諸臣也或曰諸臣豈必忠死者然死則忠矣弔其已諸

今皇上超代潛而纘統卻日中以御極神武并包皇仁洋溢五辰墜而復敷百位顛而斯秩夔魖揃獝狂抶三仁封四凶殛祀犴狴之沈涸雪壤泉之義喟覆露逮嗣卹愍加謚斯固含氣感而矢激聖風樹而靡替者矣然而佚能慮艱安則念危痛定不忘事久增繫是故感壬

午之鼎革者忾誅夷之酷烈也考獄禮之異同者莊死戌之芳蹤也遡嚴張之抗挺者景杖謫之貞秉也況夫薰灌勢窮邑遠理繆踤之立靡觸焉莫救而乃逞烺怒之不量跳雄虺之九首豈非人臣之至忠極愚而予能已於欲獻而憑究者乎自夫鼎弓再泣皇沖深拱腐夫據僥鋸餘煽寵遇注敘璫禍自起始叢借以戢翼毉狠顧而吻聳目瞞曦於文書口呀喝於衙捧三楊殂而振張亭彪醯而祥肆直仗鉞以熹勳瑾矯旨而戕士蓋將攢諸厲於一身逡巡嚄唶而得志觀其奸羣望也遇注進香徵夜繡

今來許戒清塵嚴設柢乃載雲旂六白虎驅蒙公負玉弩羽騎縱橫鼓鐃轠轆猋拉雷厲駢衍從路出入警蹕聲敢齟齬其弄禁旅也（遇注內操）褻尊邃狎威嚴虓虎舉燧煙授甲大內介馳帝前霹靂缺烈塌地崩天九廟驚而皰疱三軍易其喧闐於是勢既凝而漸逼益謀狡而恣歡爰糾妖姆（遇注客氏）（遇注通）褁表傾儇孫程極𥕛燒聖工讒前星在襁而沈矐椒媛秉介而埋魂乃示侈大用恢肯構（遇注建三殿）勞神駭人搜宇括宙蕭何慘澹於未央楊素靡敝於仁壽肆閶闔其肇開紛袞章而迭授因緣圭茅

張皇帷幄桓桓階除黯黯韎韐斬斬樓蘭者子虛答中行
兮戲謔增飾赤丸之一命於赫黃口之五爵遇注錫爵然而
趙馬未同雲劍開請芮城攻其壁淫應山臚而骨鯁福
清恃權智之足籠眾正誓夬決而交儆於是瑞挺走險
飛而攫食頓綱期空懸幕誘入時則逆樞衣短後以請
成舒輔冒同宗而前滕遇注外廷附為東人猶惱惻以攄忱西
獒忽豜豨而反噬乃若蚋附翕遝狐假猖狂睚眦必售
爪距競張彪虎齗齗而列衛雲仍媤媤以稱觴遇注諂頌誦
莽德之比旦講姬歷而誕昌呼九千歲者拜舞傷僭祠

百二所者膏血輝煌眇蒙落而易宏獨招麾之難汲仁去殷墟老存周熾非彈焚坑之殘忍奚改玉步于呼吸遇注正人受禍逐宰衡更揆席首垣驅長憲逸矯詔旨工羅織計郎抗疏而廷縻楊尹感吟而伏鑕然猶以爲不坐之朋黨不可得而芟盡也周內清流於僞錄鍛鍊要典爲陷穽遇注逆璫翻三案以殺諸臣斥鳳凰以爲梟指麒麟而曰貙夷惠爲跖逢干則佞翊東朝者窮奇阿後宮者秉正驪姬之菀可集鱄諸之匕聽進止秫不必書呂王不當諍寃平反爲鬻獄蔽講學以逆命乙丑搒者六君丙寅逮者

七姓遇注敘諸姓臣之死爾其甯郅伏鷙俊興奮虎并而蒞者睽睢而受櫝囚而伏者匍匐以陳詞或仰天而呼聖或搶地而飲洟或噴血以肆詈或垂首而甘笞莫不三木橫加五毒歷苦長貫鋃鐺動遭捶楚拉骼折脅穴胸斷股腦塗脈絕肌坼骸腐酷等屠切慘均醢脯血沁萇碧魄沈圜土此固卒隸見而椎心行道聞而泣雨者也若夫粱溪赴汨羅而從原高邑禦魍魎以遂志中州義壺飧而繯投朝邑功曲從而櫬寄諒逝者含笑於九京奚生者聞風而不噫未幾閹運既去聖德方升蚡呼服而見

厲卓然臍以作燐高引璽而殿震新移席而斗傾覯陵谷之易變耿忠義之必申騎箕尾以歸天駕霆電而協靈肆肅將於上帝縛豚犬而嬰刑繇此觀之世無常治而士有恆期子不可以敎貳臣不可以懷欺雖刀鋸鼎鑊之必蹈無天地日月之或移況夫天有扶槩人執褒譏吾其彰往而著後誰謂忠臣不可爲

述歸賦并序

神宗皇帝朝箕應試南京至崇禎己卯爲年多矣秋後被放溯流東歸追感前事歷然愴懷舟

中無事賦此述之

惟神皇之季歷兮予捧檄而觀棘時藹氣以厲發兮冀承蜩而掇第遽一試而輒靡兮蹇予放乎中流聞人聲而畏惡兮志悢愴而離恸夜轉側而不寐兮朝趨棹而靡留攬山川而增其邑鬱侘傺兮魂惝惘焉徬徨四顧而無儔次家舍而交承慰藉兮父老告予以盛年挫伏屈抑非不幸兮何霄路之終邈然予回意秉志而勵激兮肆貫邱窮索而墳穿謂大道貴而鶱堂奧兮狹辭瀾之汎濫而登炎炎笑庸夫猥鄙跼蹐而靦腆膴兮賤小

儒卑疵攘竊而喧闐詎予志遒而遭下兮奄再試焉猶不振曷暾杲杲方上進兮雲披離而蔽屏魑魅伏道而揄揶兮黿鼉傷柁而側影飄風磕而解纜不前兮嚴霜下窺篷而薄寢爾其酌樽酒以攄嘯兮精爽頓而內隱方鼎革交而世變兮憫予遇之迴殊□得氣而彊壓兮閹作逆以危都隼據高而攫人肉兮屋干誰止而瞻烏閱子卯五禩之顛覆兮何名位得失之足爲有無紛蠻觸而自笑兮悵禍機之駭圖恥反志以干進兮信被褐之可娛欣聖人之再造兮亶誼舒之志申媒阻絕而不

通兮羞理弱之自陳齊虜奮舌而得官兮得意亦薦達其邑人予固珍吾鼎而自愛兮抑何持素絲之紛紜叩天閽而窅窅兮捫白雲之磅礴進不入以邅迴兮退予將覽夫遐荒膺載籍而方東上兮擊船舲以相佯臯木脫而蕭瑟兮鴻鴈叫而翱翔歷天門而信梅根兮情憺悅其故鄉㑥蘊倫以省往兮逝日月其江河循鬒黟之漸變兮惜予年雖壯而坎坷事有感而難忘兮學有厲而如磨敦予志之匪懈兮將千秋百世者其如何

非注梅根池州地名

園居賦 并序

予爲小園不能百武然據高爲亭夾以修木夏月居之可以忘暑予數年來困於遊歷園居就蕪今歲五月來歸翦滌掃除又廓理之仰偃其中者五十餘日展卷抽毫適有餘矣過注是年爲崇禎庚辰

遵江路之奧阻窮秋浦之崖谷林莽互而若迷原田衍而愈複仰崗嶺之蝡蜷相流泉之瀰洑予高曾爲營塋信美土而可築宅餘右而紆勢瞰山趾之獨崇植離離

之殷果輪落落之長松女貞經霜而茂密梅本撐拄而
難容予思列楹以室隙爲之庀材而鳩工垣以周壘繚
以槿荔土緣剝而不磢木層升而隨制承構櫨於窈窕
檻開薇而鱗次容一膝之易安虛四望而攢至東朝瞰
之彩升西平疇而綺竟北飃飂而盪披南爵鬻之交并
灌寒吟於遠峯禽變聲於近聽林霞窺而倒影夕光沈
而薄映俯潺湲之寫音藉森蕭之疏陰惟暑月之偃息
焦金石而致潤翔高鳥之嘯喧戢潛鱗而不競夫何汨
虛名之馳騖紛極意乎遨遊朝稅驂兮復駕夕弭枻而

夷猶金陵悉相爲縞紵吳會總攬其就流區袞鉞於不
律被丹黃於九州視吾廬其蘧宿緬竹樹之徒修眇載
酯而寂莫疇不問而徑投於是嗟室斯邇悼人則遐倦
翼知息夷外反家鬱三伏之酷溽美重陰之交加信吾
亭之憑倚躋曠敞於淸華爾乃燔而蘊崇支其墜倚蛛
裊戶而掉空草沒齒而加蘿陳几研之淸適架縹緗而
肆啓涼颸徐來高蟬靜語卻箑不揮散髮躡步寄宴覽
於微吟憺相忘兮容與頤情志於羣籍玩沈精乎遵渚
道卷舒而惟適遵崇替其難期縱馳心於域外躭高蹈

而鶴枝久客張衡之歸賦通人長統之致辭吾誠知夫紛糾擾攘之無用樂夫園居亦奚疑

木山蜂房賦 并序

予几上有木假山嶙峗其外而空洞其中土蜂窒隙以為房壘泥周固牖其兩旁開蔽之巧疑乃神鬼子感而異之 遇注庚辰七夕一日作

夫何枯株之離奇兮不假琢而成山勢窈窕而岃崱兮復洞豁其中閒蜂蹈空而循覽兮爰銜泥以漸塡始懸仰而垂壘兮繼背曲而列闠連峆岈之斷續兮隨旖旎

而如環級層設其軒上兮牖銳孔於一偏雖營衛之徑寸兮備儇巧之千端匪斲輪與刻楮兮疑窮倕而勞般相出入之斂螯兮時迴遭而肆翾竄物生之有託兮何纖鉅之異霢詎限秉之利拙兮實覘覺爲危安鱗潛穴而被餌兮鳥增巢而蒙樊信忘機之欲下兮樂不競而何患攬高深於把握兮甯直以爲目觀俾翹動之得所兮意者畜四靈而猶寬

憫亂賦

自江之北十年於茲矣□□既再寇燹無時人生覯此

其能已於悲乎既予摧悼於厥心爰作賦以惘之曰自
皇帝之載履也在璣衡而歷紀殫睿謨於條疆軫蔀併
而望理篙虎叔以專麾企遂霸而賜璽湯懷襄爲唐憂
屯桑林而夏傒豈蘊久之生孽抑櫛密焉多蠛蠓尤既
亙槍欃復厲幕紛列於近闕丸傳飛於內地撐犂孤塗
之種落青犢銅馬之疇類莫不觸山射天禹嚙堯吠嶓
冢之封狠跳梁莽坎之短貍撩撇夷康居而迎日逐者
伊誰馴渤海而募朝歌者隔世去病子公之屬每鉅鹿
未嘗忘義眞然明之倫屢回谿而垂翅烽火徹於甘泉

棘門悚其兒戲夫不創而僥得氣去者己巳之欵捍禦也深入而無一矢遺者戊寅之蒙茇夷也薄九門躐三輔震寢陵沒卒伍墮名藩瀦大府斥候蹢伏麕載颺舉積顱平城漂膏盈濟蛾眉曼色污淫蹈藉鬖首丁年係縲藍縷悲銜刀於東莞壯死綏之陽羨中行翕侯導之先驅李陵衛律從而解辮馳代將者騎劫之輿尸驕不戢者宿沙之爲殿焭焭孑遺猶狎口而苦軍犺犺師徒獨勇標而怯戰使非仰天子之神武仗廟算之濯靈四海九州攄其憤懣二祖列宗式其精英值口口之旣奪

資聖德之方升則銅駝敢云不棘而天步亦扼焉其傾者也然議者以爲急安攘者貴翕謀張撻伐者期并力遼海雪屢世之逋誅燕雲卜姬年之過歷苟痏瘨之猶存何鞭長之必及夫孰知胡笳之吹方悽而米賊之氛轉熾者乎方其起闗隴轉河朔歷齊晉流楚蜀馳騁梁豫之郊轥轢江淮之域莫不招隨和肆焚掠殘官府破邑郭窮抓扒恣戲謔剖孕戟嬰然臍烙膕穴胸秣馬塗腦淬鍔震動發祥之宮倍蓰赤眉之惡其人皆豨□逋囚畔戍悍卒徭苦則挺斂急而遁債帥墨吏爲其獺鸇

梟人黠夫用而雄虓原滔天與燎原實薪焦而蟻隙其號則闖天掃地混世過星九龍隻虎老回丈青闖索曹操俚怪不經惟穀城之反覆誕僭號而猰犺其騎則追鳧企鴟鞭景翳雲以閭闔為外廄以搜括為空羣無駿不攫遇駒必攖上山下坂超窩逐林圍窮則突伏發斯騰卽有時以駭散邀難及而追奔其流劫則兔起鶻落鹿奔烏聚十五翢來百千猋至投暮則營遇兵卽逝如河決而勢駛厚隄防其難制於是畿輔為之震鄰郡國胥而增壘蒐邊乘發禁旅厲虎帥崇軍使惠文易而兜

鍪殿閣出而列棨必彗掃而蟊滅幾授劍而賜履甯銘
勒之有期卒尾隨而不已然而西北之原埜其空東南
之轉輸曷鑒矧鞠凶之洊臻屬羊舞而蝗蔽塞溢其繙
畝增而稅民饋胡癉吏呼何誶惟多難之滋興匪所恃
之必儆側九重之德音願扶觀而流涕渺予惻兮忡惙
緯不恤兮心憂恥多壘兮傷卑賤慷擊楫兮游中流懷
餌表兮邑鬱志澄清兮氣遒赧卿士之縻祿虛明聖之
殷酬哀此鮮民之莫拯曷予敢辭夫幻譸

非注闖踏天掃地王混世王過天星九條龍一隻虎

老回回一丈青花關索曹操皆賊名穀城獻賊復叛處

旅中除夕賦 過注崇禎庚辰池州郡邸作

憔下里之多盜予躑躅而遷延雖邑郡之僻陋暫棲止以卒年童子告予以除及紛市閭其喧闐伺頤指爲陳設何廚爨之索然時三春之已上予猶擁絮而高眠察言者之色爲未愉亟起攬衣而呼前告之曰女不見吾終歲之勞擾乎酬答至暮穿究達曉窮力矻矻猶苦不了身泛泛如不繫頭岑岑而欲掉悲年華之易逝非復

還於少小幸此日之蘧居鮮禮俗之涸𠢕趄敲冰以瀹茗勝華筵之圍繞步空亭之清嚴羞洞房之窈窕盼梅枝之參差助幽懷之杳渺予非楚次與喪僕冀爾測素心於言表予語未歇爰有良友憫予獨客餉予旨酒盤出高門菜傳纖手持盃自酌繇未訖西無管絃之嘈雜無子女之狎狃無逋索之紛紜無衣食之奔走肆傾觴以舒嘯更發篋而享帚悵此夕之不駐數街漏而相守於是童子樂焉召呼其侶醉我餘醑飽我賸饈前剪予燭泰然而哆曰吾儕小人屬厭而已今夕何夕馨𩟔其

聦奉令則從聞教而喜人生世間有如決駛非此達觀
奚暢邈旨飲酌自定流行坎止强營豪口胡不準此萬
物革故君子覩履夜其未央主人以起

所懽賦并序

所懽者志刺也

昊有貴公子以好色聞天下但投厥嗜不恤厚貲狎客
滿座曰舉所知兼金麗幣麾之如遺於是燕趙之豔質
楚越之妖姬莫不窮妍逞態輦而致之備寢御侍燕嬉
睇蛾眉之月朏擁纖腰而柳垂亦有平康妙妓輸藝陳

餙蘭浴初歇微澤薄施沈焚晝杳筵列夜遲悤歡極蘂意不自持燭殘人散懼未卽私然而公子始未嘗不顛倒淫蕩而厭棄曾不踰時也傷惶悵惘忽忽不懌屬目意盡詬厲其客曰何嚮者之費靡不經卒有美而弗獲乃竭誠屏意廣求幽索穿窮閭巷不衷微僻睠浣紗於水湄跕羅敷於桑陌適有婦人蓬扉半辟有望未諧聲含嗜嗜介紹初通意已先劇身呈遽前自迎而覤公子見之飛魂越魄揖而問焉有夫簡斥悅我則容敢辭當夕然其爲人也態雖善冶貌實不揚色在中下體未芬

芳狐媚驟襲狠戾中藏持雕曼詞發人猖狂而公子惑焉趣爲之裝焉曰美矣昌矣天下無雙矣吾不遇子空流淚矣生平所幸蕩若亡矣自今而後寵專房矣爰告其族賀得新婦開別館築邃戶爇異香盛歌舞服飾炫燿鏤犀藉黼明珠綴帷文絲罩廡洞房窈窕雕窗髹堵飲食珍奇傾膏錯脯駕言出遊莫敢撓忤輿馬侍從駭聞動睹顛囊罄庾唯其所取懶益增嬌悍愈見嫵承奉靡匱猶懼逢怒吾老是鄉視他如土曾未踰年身儆氣亟諸姬解體物力耗息魄降將歸猶不愧暱於是天下

聞而笑之曰公子非能好色也特好婦人之姣而無行自媒而醜者耳古固有見似人而卽喜下眞龍而反走者矣信崇替之無常而何所懽之足負乎

老娼賦并序

崇禎十四年六月偶有見夫爲娼之事者矣然娼實有之用述爲賦

金陵有娼焉其起甚微賤固無瑕跡其從前也娼色素麗歌舞亦閑畧涉書傳應對敏便放蕩淫佚機利輕嬛坐而引睇流波漪漣貌若不屬意已微牽其家倚恃目

爲金泉未十四五遂稱待年時則有公子王孫富商大賈甘餅重幣輻輳其戶娼曰無遽歸白吾姆故爲愆期而始首俯及其瓜破定情而見狎於所懽也惟力是視莫不窮殫羅綺稠沓珠翠闌姍陳牀几之璀璨垂幃幕之琅玕衣薰龍腦湯浴麝蘭聞香澤而意亂忿都盧之千端巧窮烟戲蠟映冰盤度歌珠串角飲飛滿顏酡鬢嚲履錯帶寬東暾既上宵膏未殘西陽已落曉妝方闌極晝達夜但有慦懽或詭帨辰而觴祝或指笄及而簪冠或終身託而誓天日或一朝別而涕氿瀾或浮慕名

士而目攝或妒談他妓而意酸隨其聰明豪俊無不入其陷阱起居言笑習爲誕謾如是者蓋數年於茲矣娼曰人生極奉吾已知之矣送往迎來安有斷時呆雲忽散柔柳易衰朝朝暮暮樂此爲疲於是發憤委身而擇其生平所最私者焉去樂籍遠狎邪謝絃管洗鉛華衣素茹淡習爲人家閒及往事叱咄悼嗟如是者亦十有餘載而孰知其故〻心之尚在也不復視夫以如賓愁所居而怫愷無事不乖有言必悔主人亦撫膺而歎曰吾畜此婦厥家將殆縱其所適喜不能待然而色既衰落

世亦以更今之憔悴昔爲驕榮新知不可得故交無幾存意悵惘其誰語日徘徊而倚門少年掉臂不顧蕩子羞與爲婚恐沒齒其悵惘徒有恨而自吞嗟乎淫女不可以爲婦貪人不可以爲友知止有戒鮮終足醜疏廣之乞歸觀者爲之歎息而華顚之嬰僇不過自喪其所守而已

雪竹賦并序

偶過當塗爲吳合君所留不得去見邸舍堦前有竹一叢可翫而爲雪所壓覆地予有感焉遂

爲之賦

遇注作於崇禎辛巳冬暮吴令君名韓起

嗟草木之多靡無此君之挺特雖寄生於荒堦亦不扶而自直惟松柏之同心歷歲寒而徵力瀉琴瑟之清響漾琅玕之碧色亭亭數竿若俟予來直造其下不問誰栽有友好我時遺酒醅詎湏笑傲對之輪杯予譽此竹舉不可枚蕭澹韻遠清苦思哀出羣高節利物美材匪風雨之異度無塵土之纏絃興淇澳之足寓儼渭川之在偎夫何寒風晝積愁雲夜繁俄而雪下漉灑瀰漫緣

豈冒棟平墀塞闌干林變色萬物改觀曉起開戶竹亦摧殘體若拘繫狀如平攤勢類強抑意不肯安葉搖搖而欲訴枝拂拂而如搏然其伏而不屈困而不折非尋尺之較直枉聊衣裘之相襲裼鶴沖霄而鎩羽驥千里之在櫪魏徵以倔僵而轉媚嫵姬聖處讒譏而懷憂惕汲黯抗揖於將軍蘇武秉髦於夷狄潛甯爲米而折腰侃以習勞而運甓冀太陽之呈暉聽空庭之滴瀝挾枝葉之扶疏表性姿之儻傚諒體骨之不柔何污下之可溺始吾致慨於霏霏卒焉詠詩之籊籊

詩

風雅體

旋斾

旋斾憂兵也

旋斾搖搖戴矢橐弨豈無超乘未險而噐胡敢束經匪日而驕

子之遠征不飽半菽相其爰止我妻我屋爾有酒漿爾有田畜胡不曬我賊來則逐胡其遁我而必賊僇

民遁其賊去則安之民邇其兵來則殫之國之衞矣亦

孔桓桓民之疾矣溺其洸瀾

旌旆三章一章六句一章十句一章八句

繁星

繁星憫賦也

繁星在天出自南門行有擔負居有原村嗷嗷不絕累

累者存

五穀不登歲曰大祲無食無衣實惻我心睠彼飛鳥歸

猶擇林

林有鳥宿野有狐嗥中原有屋棄爲蓬蒿棲遲我野我

心忉忉

墟其屋矣棘其土矣民之相失無孑孓矣令之苛急何其怒矣賦不可無民可𠧪矣

繁星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雲垂

雲垂望雪也

雲垂其野我心洋洋載馳載驅旭日其光日之烈矣其何及矣

既蝗既瘦哀此窀穸民之無聊有霰其陌慌其白矣盈

階尺矣

冬雪其凝夏旱其徵瀌瀌奕奕厥類若崩有暾杲杲密
雲不應哀此饑民螟螣其興

雲乖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白雲爲沈士一先生七十初度賦也

英英白雲露甘如飴天星錫祚旨酒平匜瑤笙錦瑟三
以爲釐

行依于素無色賁只儉德之共胡甯易只幽而獨芳芬
可藉只

鶴鳴子和厥聲載路嘉謀入告弼我元后綱紀萬類引之勿替

士則有師師則令子咏勺歌雍洋洋盈耳用聚歡心將宏燕喜

帶經挾策晨夜領頷豈無萬鍾豈無千陌匪我所受匪親所懌

白雲五章章六句

樂府

香囊曲

妾有百合香製爲小錦囊未敢邀郎佩情知已斷腸

聽歌詞

楊歌未及聲儂意忽不樂甯使歌未終不忍儂淚落本自合歡曲翻爲腸斷聲不知歌欲罷儂意轉難平

猛虎行

豈不知山有虎我不往山何逢彼怒奈之何猛虎來市中哮咆欲食人張牙露爪助其雄我手無劒擊之不中不如走告泰山君路難至言難通猛虎猛虎爾有知我命在天爾何爲嗟嗟猛虎非惡衆狐假之肆爲虐

敵臺行

五里一敵臺望賊來不來若使臺成敵不來區區民力曷計哉

敵臺高望見江北草搖搖北人乘馬南人舟高臺不及長江流

敵臺何巍巍乃在江之南可憐江北破城郭賊至城下不鳴柝登臺知有江南樂

苦熱行

今年苦熱鑠石流金雖有高堂無風披襟火雲垂炙揮

汗成淋何以永日散髮閒吟我觀四野翹首甘霖熇有
餘伏木無積陰吳姬揚紈纖羅難任吳農作力日趣釜
鬵炎炎弗絕實惻我心

遠征人

自注鄰寓有夫從征者聞其婦言可悲也因述為曲

三更聞柝聲淚下不能止君行遠戍邊夜夜宿空壘
半菽苦不足遠征君獨難妾即忍饑死敢為行路看
賤妾守門戶老親與小女君為備賊行賊來妾誰拒

